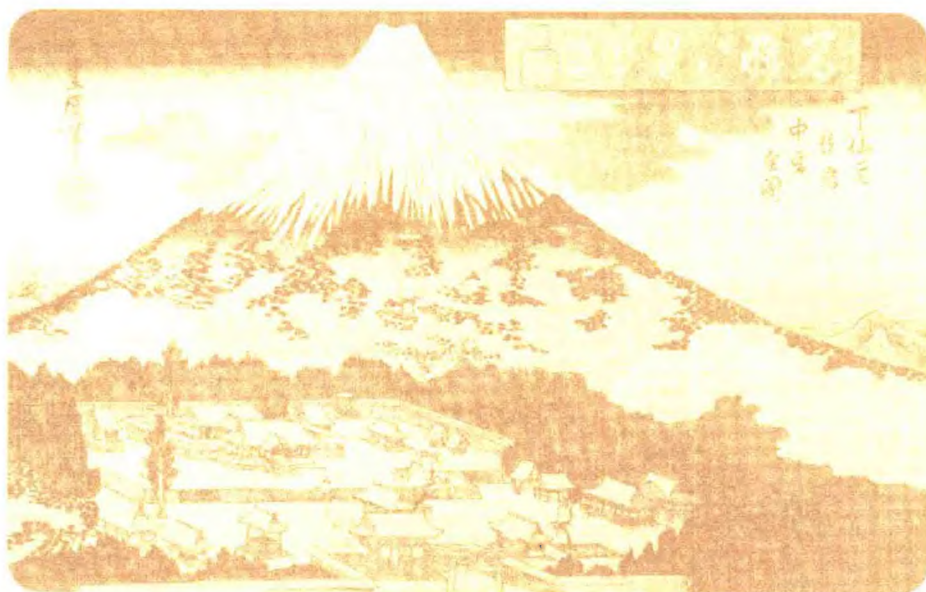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二輯

雜史

二十五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第二十五册目錄（總第86册）

左京大夫氏政　上總介氏眞
氏眞來奔
修好謙信
義勝逃歸　久松豐前守

點註標記

與武田氏構難
元龜二年　從五位上侍從　小笠原與八郎　秋山伯耆守　菅沼新八郎　青山善大夫
山縣三郎兵衛
信長不來援　去歲之勞謂姉川之役有功勞

日本外史卷十九

德川氏正記

德川氏二

初信長深畏武田信玄事之甚謹而信玄常欲西其兵議曰信長使家康當我而自取易取之地以致強大今先獲家康則信長隨手而亡當是時與信玄勍敵者唯有北條氏康及越後國主上杉謙信是歲冬氏康卒子氏政立請和於信玄信玄以其姪今川氏眞難之使氏政殺之以長意氏眞懼航海來奔大夫給以邑善遇之氏眞素與謙信通好勸大夫修幣焉謙信喜答之約夾攻信玄大夫與父弟久松義勝質駿河數年爲信玄所

奪幽于甲斐至是逃出踏雪而歸足指皆墮大夫厚視之信玄於是決意絕我而德川氏與武田氏始構難矣二年正月大夫進從五位上遷侍從二月信玄入遠江三月攻高天神小笠原長忠堅守乃引兵去令其將秋山晴近侵東參河招降三族獨菅沼定盈不降四月參河諸城多陷我民叛應信玄欲襲岡崎侍從遣青山忠門擊平之忠門戰死侍從出陣于吉田遣兵擊信玄將山縣昌景走之信長聞我與信玄交兵甚危之而不敢來援使人來言曰聞信玄數侵貴國某當赴援以報去歲之勞而以西事殷未之果也願濵松當敵衝宜避徙岡崎侍從謝曰某請徐計之使者出侍從笑謂近臣曰

去此胄躡折刀劍
三年　謙信爲聲援
內藤三左衛門　大久保七郎右衛門
本多平八郎
截蜻蛉　刈草之間信成軍與甲斐軍之間也

點註標記

過分者二　伊奈四郎勝頼　馬場美濃守
備中守清善
信長遣附來援　佐久間右衛門佐　甲平手甚左衛門

吾而去此常躡折刀劍不復用焉信玄何足畏哉十二月信玄兵侵吉田掄木侍從自將拒之不敢戰而罷三年正月侍從入駿河三月上杉謙信將兵入信濃以爲我聲援十月信玄將兵三萬餘來侵拔鞴飯田二城陣于袋井見附內藤信成大久保忠世將四千人至西島與信玄遇信玄曰敵兵輕出勿使一人還麾兵來逼信成曰濵松八千之兵其半在於此而衆寡不敵一敗塗地也何以再戰乃退侍從聞前鋒危自出陣馬籠使本多忠勝率精騎往援之忠勝至一言坂信成等欲退甲斐兵尾之結而不解忠勝善用槍所愛一槍名曰截蜻蛉於是忠勝戴鹿角冑提截蜻蛉單騎馳入兩軍之間

兩軍乃開終收兵而退命卒積薪坂頭而伏銃其側敵至銃發火起敵不能復躡時我兵多蒙唐首信長所貽也甲斐人爲之語曰家康有過分者二唐首也平八也已而信玄遣其子勝頼等攻二股馬場信房備我援路侍從赴援渡天龍河不敢戰歸敵結筏河上以絕城汲道守將致城收入濵松我諸城多叛降信玄信玄合兵逼濵松乃令松平清善往拒宇津山濵松諸將勸請援於織田氏侍從不欲之諸將曰信長富五倍於我而連請我援我以二國抗強敵未嘗請援今而一請何不可也侍從從之十一月信長乃遣佐久間信盛平手汎秀等來援相持踰月十二月信玄部兵四萬陣于三形原

信盛牽衣諫　三形原之役　鳥居四郎右衛門　命將挑戰　渡部半藏授忠右衛門　大久保治右衛門　柴田七九郎　石川伯耆守

點注標記

榊原小平太　小山田備中守　酒井左衛門尉　大須賀五郎左衛門　我軍大敗　紀伊守家忠　成瀨藤藏　本多肥後守　安藤木工助　夏目四郎右衛門　槍鐓策馬　畔柳助九郎　正吉代死

縱火濱松城外。侍從怒。欲出擊之。信盛牽其衣諫曰。寡君戒臣等曰。信玄老將也。其兵精強。天下無敵。德川欲出戰。汝當固止之。侍從曰。嚮信玄入小田原。逝摩其門。而氏康不出。世傳以嗤之。今敵踏藉我城下。而不敢發一矢。非丈夫也。果然則吾當削髮披緇耳。諸將固諫而止。二十二日。信玄退入井伊谷。侍從遂北出陣三形原。日已晡。分兵八千。為九隊。遣鳥居忠廣往覘敵狀。返報曰。信玄返軍而來。陣堅勢鋭。戰必不利。請速收兵。侍從不聽。更使渡部守綱往。亦報曰。勿與戰。侍從叱曰。人入我室。蹴我枕。猶有臥而不較者哉。命大久保忠佐。柴田康忠往挑戰。守綱止之。不肯而馳。與石川數正本多忠

勝。榊原康政。共擊敵將小山田昌行。走之。侍從以麾下與酒井忠次大須賀康高擊山縣昌景。亦走之。追北而進。勝賴與馬場信房自傍進逼我麾下。昌景昌行皆返之。信玄自縱奇兵擊我軍。軍亂。信玄乃鼓全軍而徐進。山岳為震。我軍終大敗。信盛走。汎秀死。數正與松平家忠止戰不支。侍從切齒。口出涎。厲衆返擊。成瀨正義本多忠眞。安藤基能。鳥居忠廣等死者凡二百餘人。敵兵益逼。侍從自度不脫。欲返決死。士多喪馬步從。夏目正吉在濱松。聞急馳至。諫曰。勝敗常事耳。此非大將授命之日。君第速走。臣請代焉。乃扣其馬南向。以槍鐓策馬。馬走。正吉呼畔柳武重曰。子以我君。免。武重欲止。共

高木九助　兜首貫刀　為尾張人所沮　尾張人謂信盛等　都築宗左衛門　秀綱妻煮粥　開門儲燎　鳥居彥右衛門

點注標記

本多作左衛門　重次儲糧仗　天野三郎兵衛　兵何強項　石川日向守　富永討敵　富永孫太夫　北首俯南首仰　德川氏之兵向北逆戰無一背於敵　而走者故死尸俯　而鬪者首在北仰　而側者首在南　天正元年

死。正吉揮而去之。自奮槍拒敵。苦戰而死。侍從得間而走。使忠世樹旗于犀崖。以收敗軍。敵以為大將。爭赴之。侍從因得達城。城門闔。武重大呼曰。君歸矣。盍開門。而入。一城聞敗大擾。高木廣正得一髡首而還。侍從命貫之刀鋒。徇曰。兩軍鬪亂。吾獲信玄矣。衆乃定。侍從下馬杖槍慨然謂從者曰。吾恨為尾張人所沮。戰失其時。乃取此挫衂矣。取腰間瓢以賜武重。都築秀綱妻鬻煮粥以犒士卒。賜之衣服。時已昏。或請闔門。侍從曰。彼者安歸。且示敵怯。非計也。命開諸門篝火。而自飽食酣睡。鼻息如雷。敵方追北。逼城見門開。恐其有伏兵。不敢入。鳥居元忠渡部守綱等三百人。出門而戰。敗兵自敵軍挨

譟而還。信玄乃退舍。忠世康政行破敵兵入城。本多重次喪馬。殪敵一騎。奪其馬還。初重次多儲糧仗。於是衆賴以安焉。侍從召諸將。議守禦。忠世曰。敵新勝。當挫其鋒。以振我軍氣。侍從然之。收城內銃手得十六人。以忠世及天野康景將之。五更登犀崖。亂射甲斐營。營亂多陷谷死。信玄曰。家康兵何強項也。會石川家成自掛川入援。我軍稍振。侍從上城樓。望甲斐軍。顧富永某曰。汝以為敵去留何如。對曰。軍無輜重。竈不見烟。是必去矣。明日。信玄果去。陣刑部。馬場信房謂之曰。臣檢敵屍。北首者俯。南首者仰。可以見家康訓鍊矣。向使主公與家康和。結以婚姻。以為先鋒。則天下何足圖乎。天正元年。

鼇注標記

與一郎忠正
鹿砦擇堅木如鹿角者連植之以閑人馬足也
村松芳休
鳥居三左衛門
吹笛發銃
定盈忠正不屈
奥平監物貞勝号道文
伊豆守正貞
刑部定榮
平岩七之助
久能三郎左エ門
信玄卒

正月。將軍足利義昭下教信玄。使與信長及侍從和。信玄不肯。引兵攻野田。菅沼定盈與援將松平忠正堅守。敵蒙竹楯。用龜甲車。外城陷。乃退保內城。敵環鹿砦。鑿地道。以絕井泉。侍從自將救之。甲斐軍不可犯。退次吉田。馳使乞援於信長。信長不敢出。城中有善笛者村松。善銃者鳥居。村松夜上樓吹笛。敵數騎來城外聽之。標竿而去。鳥居晨起見之曰。聞信玄嗜音。得非是乎。密定準安銃。逮夜使村松復吹笛。敵復來聽。銃發墮一騎。且日。敵中傳言信玄有疾。來諭致城。定盈忠正請出城自殺以免士卒。信玄許之。比出城。伏起被虜。囚于長篠。誘降之。二人不屈。初奥平道文。菅沼正貞。菅沼刑部。置質

於濱松而叛降甲斐。於是請歸二人。以易其質。信玄乃使人來言。侍從許之。嘉二人守節。加其采邑。二月。信玄病劇。分兵而去。使我叛將守七城。以逼濱松。侍從曰。可使敵在我近郊哉。三月。使世子信康石川家成平岩親吉久野宗能。復其五城。餘皆解走。四月。信玄創復發。歸國。途卒。勝賴當國。秘不發喪。五月。侍從徇駿河。六月。巡二股。壁于城山。七月。攻菅沼正貞于長篠。以火箭焚其城。正貞退保子城。乃築壘熊山。留兵而還。八月。勝賴來援。攻熊山。侍從自將邀戰。甲斐諸將退保險阻。侍從伏兵而佯遁。敵不敢出。遂去。城陷。正貞出奔甲斐。敵將還助之。戍鳳來寺。又助奥平道文。戍筑手。道文之叛也。其

鼇注標記

美作守貞能
九八郎信昌後美作守
繇卦兆之占辭也
蛇年之人死
武田左馬助
貞能戒從者
本多豐後守
主殿助伊忠
二年
進正五位上
勝賴大舉來攻
信長聞信玄死乃來援
與八郎長忠
信長贈金
三年

子貞能諫之。及信玄去。道文危疑。貞能子信昌略涉書志。爲筮之。繇曰。蛇年之人死。道文謂信玄生歲辛巳。必旣死也。遂決意歸款。勝賴在黑瀨。徵質於貞能。貞能不能拒。遣其少子。或告貞能有異心。武田信豐召之。貞能即往。戒從者曰。未見我首。勿動。入見信豐。信豐詰之。貞能笑曰。公莫信。又問。信豐意解。與之圍碁。畢局而出。勝賴軍監城道壽招之飮。又往。道壽使人出呼曰。奥平氏被誅。從者不動。貞能出而歸。城乃舉族來奔。甲斐戍將追之。侍從遣本多廣孝松平伊忠迎之瀧山。擊破追兵。進戰築手下。又破之。勝賴怒。殺其質。十月。勝賴遣諸將擣濱松。留守本多重次等。迎擊卻之。侍從乃還。勝賴出

陣見附。不戰而去。二年。正月。侍從進正五位上。三月。上杉氏來修好。侍從修長篠城。復諸亡地。四月。攻乾城。遇雨引還。城兵尾擊。殿軍多死者。五月。勝賴大舉來攻野田。城壁未修。菅沼定盈棄城退。六月。勝賴進攻高天神。侍從乞援於信長。信長聞信玄定死。乃肯來援。勝賴疾攻。以利誘降城將小笠原長忠。長忠遂降。信長聞之。止次吉田。侍從赴謝。信長亦謝其扞信玄之勞。贈黃金二袋而去。侍從以長忠邑。賜大須賀康高。使守馬伏壘。九月。勝賴將兵二萬來侵。侍從將兵七千。陣于天龍河。我兵分為二。一在上流。一在下流。欲俟敵渡夾擊之。甲斐諸將視我陣不可犯。勸勝賴退去。三年。正月。天野康景

清景獻吉夢
肥後守直親
井伊直政
後兵部大輔
松下源太郎
以長篠賜奥平信昌
外記伊昌
彌四郎懷異圖
文無害謂能守文法而不刻害人也
小谷近左衛門
倉地平左衛門
山田八藏
山田自首
反接縛兩手於後也
二城岡崎濵松也
鋸彌四郎
長篠之役
乞援信長
鳶巣武城也以形名也
環繞塹柵於城也
强右衛門

有吉夢以為克甲斐之兆獻之二十日因命連歌會著為恒例二月侍從出獵城下見一成童容貌秀俊問之對曰井伊直親孤子名直政幼字萬千代育於繼父松下清景侍從曰仕我否直政曰奉命乃載歸遂賜其舊邑井伊谷統故部曲是月以長篠賜奥平信昌井伊氏奥平氏皆南朝時屬官軍者也侍從知信昌可用使松平伊昌助之益修守禦以備勝頼四月勝頼侵宇理我吏人大賀彌四郎者以文無害起岡崎晉從至司二十餘邑租務竊懷異圖與其黨小谷倉地山田三人謀通款甲斐曰臣掌岡崎管鑰城之所有世子與諸將質耳請啓大師挾質以臨濵松無不降矣勝頼大喜刻期來襲山田中悔自首世子使人伏其卧内聽之盡得其實急報之濵松倉地小谷知事覺逃捕斬倉地終執大賀窮治服罪乃反接馬上徇之二城先磔其妻子然後生埋之地而鋸其首勝頼潛兵至榆木聞大賀敗轉掠榆木牛窪侍從拒吉田世子拒法藏寺擊卻之五月勝頼大舉攻長篠築壘于鳶巢山分兵絶其饟道信昌與伊昌厲衆堅守侍從使小栗大六乞援於信長信長不果出奥平貞能自往固請信長許之未至信昌出戰卻敵焚其竹楯勝頼攻奪兵甕城益修攻具鑿地道環塹柵攻擊連晝夜信昌謂其衆曰孰能出促援兵者鳥居勝高素倔強稱強右衛門進曰臣請往矣信昌許之

鉛彈丸也硝火藥也
勝高仰城大呼
金七齎書
小栗名稱未詳
授密謀于卒
兵庫頭信實

夜縋而出至侍從營致信昌命曰城兵未疲鉛硝亦具所欠者糧耳不急救之則信昌自殺以免士卒侍從召見慰勞之曰信長既在途吾亦將以明日出因留勝高自從辭曰城中延頸遲報臣不忍留也即夜馳歸將踰柵入城為敵邏兵所執勝頼命解縛諭之曰汝往語城兵信長家康不能來宜速出降也則吾厚賞汝矣勝高曰諾乃使甲士十餘人露刃擁之至于城下勝高仰城大呼曰諸君努力大兵來援不出三日言未畢刃叢而死勝頼益嚴防備張索濠上以防城兵逃出十八日侍從以騎卒二萬先進陣高松信長與長子信忠合五萬衆陣設樂信昌望見之作書曰城猶足堅守請勿輕進損兵敵若急攻當鳴鐘報之使鈴木金七齎往夜踰濠以短刀截索泅而來達侍從獲書以告信長信長甚憚甲斐人植重柵穿塹守以鳥銃使侍從亦倣之大久保忠世其弟忠佐奉命以銃手三百為先鋒參河卒小栗某奔在甲斐於是為勝頼使上國而還竊懷歸志過本多忠勝忠勝携謁侍從授之密謀使歸告勝頼以援軍易與狀勝頼大喜欲戰將佐皆諫弗聽乃分兵當城使武田信實守鳶巢山而自進渡瀧澤勒兵為十三隊本多廣孝酒井忠次相謂曰我誘敵入死地矣成瀨正一嘗在甲斐記敵旗幟侍從召之指甲斐軍問曰左者為誰曰山縣昌景也問其右者曰馬場信房也問其中者

忠次請焚鳶巢壘

撈蝦舞

戒嚴也
伊忠戰死

突騎謂兵騎銳可以衝突敵人

蝶爲兄鏡爲弟

曰公族也忠次因說曰敵鋒鬱戈銃甚請分兵遶出其背焚鳶巢壘使敵顧後則克矣侍從曰善未告信長信長數發候騎候敵皆曰兵衆而整不可犯也一軍失色二十日信長召諸將問計諸將氣沮莫敢言者忠次進曰臣使人間覘敵兵寡羸敗死皆備請明日決戰信長曰汝之勇果如所聞因命酒觴忠次使傳之信忠曰聞汝善撈蝦舞爲我一爲之忠次起舞衆敲箙和之舞畢復議戰忠次復進曰是役係寡君國事臣不敢辭讓因進襲鳶巢之策信長心善之而恐其漏泄佯叱斥忠次忠次怫懌罷已而信長陰召還之附兵五千使行侍從命松平伊忠其子家忠本多廣孝菅沼定盈阿部定次

與平貞能率三千人助忠次約曰至則擧燧忠次不歸舍而發秉夜踰險五更達壘下伊忠謂家忠曰我必戰死汝全軀以事上公家忠泣請共死伊忠叱曰國恩未報又絕先祀忠孝安在乃分兵附之訣飲而去昧爽忠次擧燧大喊逼壘信實惶遽出拒伊忠力戰死之終破殺信實遂焚諸砦甲斐軍驚動我兵覩燧大喜織田氏將挑戰忠佐謂忠世曰我主彼客使彼先戰我之恥也忠世曰然乃共出柵外誘敵敵左陣突騎三千先縱我銃隊擊卻之敵中軍繼至忠世忠佐周馳健鬪信長望其背旗徽號使人來問曰一人以蝶爲徽一人以鏡爲徽其將衆也如臂使指敵乎我乎侍從對曰蝶爲兄鏡

點注標記

發銃用槍

武田氏宿將精兵畧殲

勸來勝長驅

賞信昌及將士

侍從信長互謝

長鬚將何不來

左近忠次
名城曰牧野
周武王率諸侯敗紂王於牧野

爲弟皆僕家舊臣也信長歎曰德川氏何多佳士也當是時爲二人所擊破者皆轉赴信長前軍敵右軍亦冒銃直進信長前軍走入柵內柵殆破敵逼其麾下侍從馳騎告信長曰公令諸隊齊發銃我軍用槍橫擊可以克也信長傳令敵兵大沮本多忠勝松平忠正鳥居元忠榊原康政等攢槍接戰甲斐諸軍遂大潰信昌伊昌出長篠夾擊幾獲勝賴勝賴僅免是日自卯至午戰凡五十八合斬首一萬餘級武田氏宿將精兵畧殲於此侍從往說信長曰今乘大勝之威長驅追北則甲斐信濃可一擧取也羽柴秀吉從在軍中亦勸之信長弗聽而去侍從見信昌賞其堅守加賜采邑許以女妻之遂

大賞將士數日親往岐阜謝信長信長亦謝曰卿之君臣以寡擊衆爲吾扞東面數年矣不則吾安得定京畿哉今勝賴一敗褫氣不能復出頭卿宜取駿河遂及甲斐信濃吾亦當相助焉因見扈從將士曰長鬚將何不來盍謂忠世也忠佐在扈從對曰家兄有故不得拜趨信長曰吾子兄弟長篠之戰可謂絕類逸羣矣手賜衣服又賞忠次功賜薙刀侍從辭歸六月侍從攻二股使忠世守蜷原砦以當之轉至掛川攻光明城使諸將逼其前而自潛兵襲其後下之七月與世子信康攻諏訪原至八月下之城在田中高天神之間難其守松平忠次請守乃賜偏諱改名康親稱周防守名城曰牧野以武田

忠次勸戢兵
二城光明諏訪原也

自是世子常從軍

岩村在美濃
水野下野守

信長賜死信元
季子後稱土井大炊頭利勝

四年

久世三四郎
坂部三十郎
渥美善五郎

納氏真於駿河
安倍大藏

五年
宂山伊豆守

從四位下右近衞少將

六年

氏比殷紂也。自是勝賴數出。遂不能深入。侍從遂攻小山。酒井忠次曰。我已得二城。師暴兵疲。不可不戢。勝賴慓悍過父。我攻小山。必來援之。前有堅城。後有強敵。取敗之道也。康親勸往。遂往。九月。勝賴募兵二萬。陣大井河上。侍從曰。果如忠次言。乃循河班師。城兵出躡。世子信康殿而退。勝賴不敢逼。自是世子常從軍。十月。使大久保忠世榊原康政攻二股。踰月下之。遂取伯耆塚八荒山。信長復下岩村。佐久間信盛與水野信元有郤。譖信元通岩村。欲殺之。信元懼。來奔。侍從固請宥之。信長弗聽。遂賜死。使信盛取其邑。盡逐信元族人。獨其季子留匿參河。四年。春。侍從築城横須賀。使大須賀康高守

焉。以久世廣宣坂部廣勝渥美勝吉屬之。勝賴納糧于高天神。侍從自出。相拒芝原。欲戰。内藤信成諫而止。乃交綏。上杉謙信出兵上野。遂爲應援。勝賴不敢南出。侍從乃納今川氏真於駿河。使松平康親松平家忠並視其政。八月。自將拔樽井砦。使安倍光真守之。五年。八月。侍從入山梨。撃甲斐將宂山信良。破之。甲斐兵又攻樽井。光真撃卻之。十月。侍從修築濱松城。十二月。侍從進從四位下。遷右近衞少將。六年。三月。少將徇駿河。攻田中。井伊直政從軍。毎戰先衆。與諸將破其外郭而還。八月。大須賀康高破甲斐兵于國安河。少將侵掠駿河。至持舟而還。過田中。恐其兵出尾。爲攻城狀。敵不敢出。我

七年
長丸生
長丸台徳公

土井利勝

信康剛厲

關口氏妬悍

姑氏關口氏也
織田氏疏世子罪

母狀無行狀也

誅關口氏

世子自殺
少將意不在殺也

荻丸
後越前中納言秀康

立長丸爲世子
三郎景虎

兵乃還。十一月。勝賴陣小山。少將陣馬伏。從于總社。世子夜潛濟水。覘敵營。歸。欲撃之。少將曰。據險之敵。不可輕撃。復交綏。七年。正月。勝賴又入遠江。聞少將出。乃去。四月。三子長丸生于濱松。母西郷氏。以故水野信元孤子土井利勝爲其侍臣。利勝從其母依土井氏。遂冒之也。初世子信康爲人剛厲。至手刄近臣。酒井忠次大久保忠世數諫。不聽。所生關口氏。以妬悍被廢。居岡崎。其婦織田氏亦妬而無男。又爲姑氏所離間。憤怨。是歲七月。織田氏遂作書。以姑氏陰事告信長。因疏世子十二罪。會忠次赴安土。信長示而問之。對曰。信。信長怒。使歸告少將。關口氏與勝賴通。欲除卿以立世子。遂滅我也。

卿其亟計之。忠次過岡崎。不入。世子憂悸。八月。少將至岡崎。放世子于大濱。使俟後命。其明。世子親來哀訴。弗聽。平岩親吉爲傅。請曰。世子材武。今遽殺之。後必悔焉。臣爲傅。毋狀。願斬臣首。以謝信長。少將泣曰。喪我良臣。而兒終不免。悔更甚矣。數日。遷世子于堀江。遂遷二股。令忠世護焉。誅關口氏。信長意未解。九月。望。終使世子自殺。年二十一。世咎忠世輩不曉少將意也。初少將姬人永見氏孕而獲罪。出産於其鄕。世子潛舉之。呼荻丸。三年而見之。少將不子也。本多重次抱持而賀曰。酷肖君。君處戰國。宜多子矣。臣請育焉。世子卒時。荻丸甫六歲。而立長丸爲世子。先是上杉謙信卒。義子景虎與從

景虎次男勝使會津子納首　三國交驩　八年進從四位上　岡田竹右衛門　九年　岡部丹波守　大河内源三郎　政局守節　少將與織田氏大舉攻甲斐　十年　長坂血鑓九郎

子景勝爭國。景勝賂武田勝頼。合攻殺景虎。景虎北條氏政弟也。氏政怒。絕勝頼。遂來修好。於是三國交盟約。曰。武田侵伊豆。則德川出兵駿河。侵遠江。則北條出兵上野。侵美濃。則德川北條並向甲斐。使織田毋東顧也。是月。勝頼氏政相持于黃瀨河。少將聞之。自將入駿河。酒井忠次諫曰。踰險深入。其危不測。少將曰。約不可違。且二人相持。而我乘其弊。必有利矣。使忠次留陣瀨戶。而進逼田中城。攻持舟拔之。縱火至由井。勝頼引兵來迎。氏政不敢尾。少將欲逆擊之。諸將諫曰。勝不可必。而敵城在背。乃還。忠次為殿。十一月。松平家忠伏兵瀧坂。擊破甲斐兵。八年。正月。少將進從四位上。三月。攻高天

神。連砦逼之。五月。攻田中。侵掠而還。持舟兵出躡之。返戰大破之。七月。復攻田中。岡田元次曰。天將雨。大井必漲。請速收兵。少將乃濟河而還。其夜果雨。勝頼聞我攻田中。疾驅而至。河漲不得濟。九年。二月。高天神兵力屈而逃。我兵邀擊斬守將岡部與行。初小笠原氏叛降甲斐。我監軍大河内政局不從。武田氏以利誘降政局。啗罵不顧。幽于石窟八年。至此得出。瘠不能起。少將賞賜之。少將遂與織田氏議大舉攻甲斐。十年。二月。信長遣信忠將前軍入信濃。而自繼之。少將將騎卒三萬五千。入駿河。陣牧野。分兵攻遠目。鞠子持舟久能諸城皆陷之。甲斐將穴山信良在江尻。少將遣長坂血槍說降之。

依田右衛門佐　武田上野介　加諸勝頼首　五州駿河甲斐信濃上野下野也　庇武田氏諸將　長篠之役武田氏宿將精兵皆為我軍所殲故曰奪其爪牙也　寓公謂失地之君寄寓其國也　河尻肥前守　森武藏守　織田氏諸臣受我節度　往安土

信良潛來謁。走還其邑。乃進陣江尻。遣人降田中守將依田信蕃。不肯。乃使信良以書諭之。三月。信蕃致城而去。府中守將武田信龍棄守逃。少將以信良為鄉導。自市川入甲斐。所過毫毛不犯。沿道望風歸降。當是時。信忠已下信濃諸城。進入甲斐古府。北條氏政以兵三萬臨境上。勝頼逃無所之。乃以殘兵據天目山。織田氏兵逼殺之。獻首信長。信長罵曰。豎子使乃公不得高枕數年矣。今果何狀也。傳至我營。少將下胡床加禮曰。公以五州主將而遂至於此。豈非天哉。甲斐信濃士民聞之。皆竊歸心於德川氏。信長初誘武田氏諸將使叛。及勝頼死。皆誅之。下令逮捕。期無遺類。少將潛庇之。多得免

者。依田信蕃久守田中。以抗我兵。少將最嘉之。收隸部下。於是少將會信長于諏訪。賀戰捷。信長曰。長篠之戰。奪其爪牙。今日固易為力。皆卿之力也。遂分武田氏地。使少將取駿河。少將曰。今川氏真寓居僕所。願割其半予之。信長不許曰。子以兵力取駿河。何分之一寓公乎。遂割甲斐一郡。賜穴山信良。使我統屬之。置瀧川一益于上野。經略關東。置河尻鎮吉于甲斐。森長可等于信濃。皆使受我節度。四月。信長焚惠林寺。鏖其僧徒。遂自海道西歸。少將供給甚豐。五月。少將西往安土。穴山信良從焉。信長命吏除道。使明智光秀掌饗于高雲寺。親饋之。使信良及酒井大久保石川井伊本多榊原六

長谷川藤五郎
茶屋四郎次郎
經京師至大坂及界
有
光秀之亂
十騎聚馬首

光成之應出於少壯
吉川猶吽未詳
高力與兵衞河内守
普賢谷在山城
草内渡在木津川

將侍食。召優人。爲樂。因謂少將曰。卿盍遊觀京畿。吾亦當踵往。少將與信良以小隊發。信長使長谷川秀一京商茶屋晴延從之。經京師。至大坂。織田信孝將略南海。屯于大坂。迎饗焉。少將遂往界府。遣晴延入京師以候信長。六月二日。將還入京師。本多忠勝先發。至枚方逢一騎來。迎則晴延也。因指謂忠勝曰。公不見夫烱乎明智光秀作亂。右府已被弒矣。忠勝大驚。回馬返報。少將已至飯盛山。望見二人。察其有異。留從隊。獨與五將挺前。二人告變。少將前。晴延進問之。秀一亦來。十騎聚馬首。計無所出。少將曰。吾義當立討光秀。而從兵至寡。今獨有入京自殺而已。乃引隊北上。使忠勝前行數里。忠

勝回謂五將曰。僕欲諫。興議今光秀方得志。擁大軍。據要地。吾浪戰貽禽。徒取笑天下。曷如歸國。擧兵徐圖誅討哉。願公等勸之主公。酒井忠次石川數正曰。老成之慮。乃出於少壯之人。吾輩慚愧。乃勸之。少將且曰。光秀已扼衢路。宜取間道。少將曰。我不諳地利。必爲土寇所困。終不若自殺。秀一曰。此間士民。素慣臣。使令臣能使之導。晴延亦散金募之。大和人越智玄蕃。使其臣吉川某爲鄉導。土寇乘夜起。侵我輜重。高力清長數返戰攘之。穴山信良自懷猜疑。不欲同行。自普賢谷。分道而去。至草内渡。爲村民所殺。明日。少將至木津。不可渡。有二舟來。呼而欲乘。舟人不肯。忠次擬銃脅之。舟人怖。

檥載破舟
山岡美濃守
本多佐渡守
鯖尾四郎兵衛
正信鼓筆重有
達於參河
永井傳八郎右近大夫
欲兵討光秀
二國美濃尾張也

班師論功
扞衛扞禦護衞也
凌轢蹂躪也國人謂甲斐國人也
百助信俊
甲信無主
成瀨吉右衛門
岡部次郎右衛門
招來甲人
横田甚右衛門
城織部後号齋藤
大村伊賀

艤而載之。既濟。忠勝以槍擞撞破其舟。以防追者。織田氏將山岡景隆帥衆來迎。已而光秀覺少將逃去。出兵諸路要之。本多正信聞少將當厄馳至宇治。與景隆議。諭茶商上林發上人。護入信樂館于鯖尾氏。使土人馳還。設篝火河上。宣言德川公將來於此。光秀兵聞之。並以俟焉。而少將已入伊賀矣。初信長虜伊賀人。獨匿我管内者得免。於是其父兄相告來護。入伊勢自白子浦上舟。七日。達於參河大濱。入永井直勝家。將士迎賀。即日。少將徵兵管内。討光秀。美濃尾張將士。使使送款。或勸急取二國。少將曰。右府故國也。吾可乘亂利之乎。十七日。進陣于熱田。聞羽柴秀吉以山陽兵入討。光

秀已伏誅也。乃班師。論賞鐵道扞衞之功。當是時。四方聞變騷擾。河尻鎮吉初藉信長威權。凌轢國人。每事行新法。國人囂然。及信長薨。鎮吉恇怯欲走。不敢。少將至參河之日。遣本多百助護鎮吉曰。予欲西歸。宜借道於我國。人流言曰。本多圖河尻鎮吉。乃饗百助。醉而殺之。國人乘之攻殺鎮吉。森長可等皆棄守西走。於是甲斐信濃空虛無主。上杉景勝北條氏政並出兵爭之。少將聞鎮吉死。遣酒井忠次大須賀康高成瀨正一入甲斐。以武田氏降將依田信蕃岡部正綱爲介。豎旗於栢坂嶺。以招來國人。武田氏骨鯁之臣横田尹松城昌茂等相連來歸。凡千餘人。少將皆予之印信。安堵如故。大村

石川長門守
諏訪安藝守
小笠原掃部助
親將入甲
六將更殿
六將皆大久保忠[illegible]川氏伏氏奇内求[illegible]
柳原也
水野藤十郎從日向守
松平備後守
三宅揔右衛門
點注標記
左衛門佐氏忠
左衛門大夫氏勝
豆生田子新府郊外
曲淵庄左衛門
美濃守氏規
真田安房守
保科彈正忠

某者欲導氏政兵入甲斐北山氏部兵擊平之又遣大久保忠世石川康通本多廣孝將兵繼往招諏訪賴忠小笠原信嶺皆降之七月少將留兵守駿河諸城親將入甲斐甲斐父老爭供芻糧進陣于古府撫循降附分守諸要遣忠次忠世以下以兵三千徇信濃圍高島城八月氏政遣子氏直將四萬騎入佐久郡諸將聞之退屯音骨遂引還初諏訪賴忠不服忠次少將更遣忠世乃服二人頗有郤於是爭殿不決衆和解之六將更殿而退氏直尾之行七里十餘合我兵不損一人氏直止陣若巫少將乃措伏自將數百騎出淺生原氏直不敢進少將使鳥居元忠水野勝成松平清宗三宅康貞守

古府而自陣新府氏政遣弟氏忠族氏勝將數千騎入郡内氏直潛遣使告焉曰古府兵寡子攻取之則新府隨潰家康當自下山邀乃夾擊殲之古府四將諜知其謀以二千人邀擊之氏忠氏勝大敗遁去少將望塵曰我兵勝矣已而四將以首級三百還獻命梟之新府郊外氏直兵覘之皆其子弟親戚也乃悲駭不欲鬪少將賞四將賜元忠以郡内氏直砦于豆生田參河人久世廣宣甲斐人曲淵吉景皆有功焉氏政又遣弟氏規窺駿河松平康親守三枚橋本多重次守沼津擊氏規破之氏直數招甲斐人甲斐人斬使者獻其書信濃人真田昌幸保科正直初降北條氏九月少將使依田信蕃

招降昌幸
氏政請和
甲信豪傑盡屬
因武田氏舊制
苛煩細也
點注標記
弔勝頼
嘉内膳忠節
內膳名友信也故謀勝頼逆毀鋼勝頼走天目山也進及共死焉見武田氏記
井伊氏赤隊
十一年
松平康國
依康親例
[illegible]有功賜姓名松平康國
宇佐美民部
北條氏迎女
正四位下中將

招降昌幸合兵屯碓氷嶺絶關東糧道正直因酒井忠次來降以高遠兵取箕輪招諸戍以屬我氏直益窘十月氏政乃使氏規來請和曰公取甲斐信濃我取上野且請為氏直娶少將女少將許之十一月氏直撤兵而修平澤砦少將使人誚之曰我初欲取上野遇和而止今既和而築是為和也使諸將發兵赴之北條氏兵懼毀砦而去是時上杉景勝既取河中島築砦門外少將遣依田信蕃柴田康忠菅沼大膳等攻前山高棚小田井諸砦拔之於是甲斐信濃豪傑盡屬我部下少將撿其釆邑或依舊或削之使平岩親吉鎮甲斐大久保忠世鎮信濃務因武田氏舊制無所更變獨除其厚斂苛

刑建寺于田野以弔勝頼嘉小宮山内膳忠節召其弟又七祿之以其季弟為僧者為田野寺主收山縣土屋原一條四族之兵屬於井伊直政軍裝皆用赤色井伊氏兵自是勁矣十一月少將乃還濱松以降附四人掌採訪北條氏使使納幣織田氏故將柴田勝家亦使使賀平定十一年閏正月賞松平康親功賜河東二郡二月依田信蕃攻拔岩尾而死之少將祿其子賜姓名松平康國依康親例也乃命大久保忠世助康國攻拔小室走守將宇佐美定行景勝不敢援七月北條氏迎女酒井忠次護送之八月少將如甲斐修法令賜真田昌幸以上田昌幸侵上野取沼田十月少將進正四位下

遷右近衛中將

日本外史卷十九終

點注標記

日本外史　卷之十九

○十九

天正十二年 五國將士盡賀正 參議從三位 與秀吉通好 秀吉欲傾信雄 岡田長門守 津川玄蕃允 多宮俗朔 池田勝三郎也伊守勝入 稻之太郎左衞門 稻葉伊豫守 蒲生忠三郎飛驒守 信雄乞援 和泉守忠重 日向守勝成 北面上杉氏由東 西北條氏也

日本外史卷二十

德川氏正記

德川氏三

天正十二年正月。朔。參河遠江駿河甲斐信濃五國將士。盡賀正于濱松。謁中將及世子長丸。二月。中將遷參議。進從三位。當是時。故織田信長將羽柴秀吉。為政於京畿。略有十餘國。威權獨熾。參議亦與之通好。信長二孤。信雄。信孝。皆出秀吉下。信孝興兵圖之。不克而死。其黨柴田勝家等。皆為所攻滅。諸宿將梟傑。皆俛首事秀吉。信雄孤立無援。秀吉復欲激而除之。故遇之亡狀。誘其驍將岡田重善。津川義冬。淺井多宮。使叛降。已信雄怒。三月。召二將誅之。分兵攻其邑。遂與秀吉絕。池田信輝。與二婿森長可。堀秀政。在美濃。信雄秀吉並招之。秀吉特啗以利。乃附秀吉。瀧川一益。稻葉通朝。蒲生氏鄉等。皆黨之。信雄益窘。乃來乞援於德川氏。參議曰。吾待信長厚。詎視其孤之傾危。而不援焉。將何以對天下。即諾之。遣石川數正。水野忠重。及其子勝成往助。信雄攻拔星崎。勝成先登。秀吉陰誘諸將。忠重不納。而獻其書。忠重。故信元弟也。於是四近城邑。交相攻擊。迭有勝敗。參議聞秀吉大舉且東下也。欲親將援信雄。慮北條氏抄窺其後。使大久保忠世備北。而松平康親。平岩親吉。鳥居元忠備東。而十日。親將發濱松。酒井忠次。與平信

見信雄議戰 小牧山之戰 本多豐後守 長篠之役勝賴渡瀧澤而大敗 搏鬼武藏使知技倆 入清洲 秀吉軍于犬山 陣小牧山

昌等。以前軍先發。敵攻城邑者。聞之往往解圍去。參議四月而至清洲。見信雄。信雄謝之。參議曰。公安之。某在焉。秀吉之兵雖有百萬。不能以病公也。乃引諸將議戰守之策。榊原康政曰。宜進取小牧山。以瞰國內。莫使敵據之。參議然之。本多康重曰。往年勝賴侮敵。踰川而進。終以取敗。今盍監焉。酒井忠次曰。勝賴之敵我。我之敵秀吉。不可比也。參議遂命忠次修小牧故壘。十六日。自攜信雄往駐軍焉。發間使入南海。招雜賀根來及阿波土佐諸豪。使並起圖大坂。秀吉患之。未果來。遣令池田信輝據犬山。森長可陣羽黑。以拒我軍。長可稱武藏守。以驍勇著。有鬼武藏之目。忠次請曰。嘗試一搏鬼武藏。使京兵知參河技倆也。乃與諸將進。縱火誘之。長可出軍八幡林。隔水挑戰。與平信昌單騎先濟。衆從之。擊走長可。斬首三百級。信輝與稻葉通朝聞之來援。或止之曰。敵兵乘勝。未可與爭鋒。宜按兵憑高。待其來而下突。信輝從之。參議諜知其謀。令諸將收兵。終留康政於小牧。而自入清洲。使本多廣孝築城小幡。以便參河往來。秀吉聞羽黑之敗。大怒。置戍南海。而自將而來。軍于犬山。兵凡十二萬五千人。分為十五隊。自按視地形。仰視小牧山曰。吾後矣。乃穿空濠二重于山前。使數千人守之。起壘植柵。以隔諸軍。軍營彌亘數十里。參議聞之。留內藤信成等守清洲。而自攜信雄。合兵一萬八千。復陣

康政移檄　鬼蜮短狐也又謂射工一名射影含沙射人爲災蜮伏水中人影殺人　身首異處猶分其死也　秀吉覽檄　弊邦之士有進無退　信輝說秀吉　長谷川藤五郎　孫七郎秀次僭關白　秀吉戒信輝　勘助氏次　二郎三郎氏重

小牧。康政爲信雄移檄敵軍曰。秀吉故棄君恩。爲鬼爲蜮。加兵於君之遺孤。天下之人。孰不切齒。汝將士嘗與之比肩。以事先君。乃爲其所驅役。果何心哉。德川公受依託。圖征討。盡發五國之卒。親將至此。仗義所臨。必梟豎子。汝將士苟改過歸順。皆聽其自償。不然則併誅戮之。身首異處。其勿悔。秀吉覽之。乃購康政首千金。參議上樓櫓。望見塹柵笑。謂信雄曰。彼襲尊公長篠之策。豈以我比勝賴乎。乃下令軍中。禁擅進。秀吉遺書參議。請戰曰。且日吾欲背塹柵進戰。使士無退志。公亦盍倣我所爲。渡部守綱以鎗長。任前部。私答書曰。來諭所言不足以聞寡君。寡君固欲與君樂戰。敢不奉約。至斷後之備。君自爲之。弊邦之士。有進無退。不必須此也。秀吉獲書大恚。欲進戰而不敢。乃上邱而罵。四月。秀吉兵益至。充滿山野。而我兵無繼。四日。池田信輝說秀吉曰。敵悉銳拒此。料參河必空虛。我潛軍出敵背。擣其窟穴。則彼必顧而潰。因夾擊之。可以獲其渠魁矣。秀吉沈吟不答。明日復說曰。公速斷之。遲二三日。敵亦爲備。秀吉乃許之。信輝將前軍。森長可將二軍。堀秀政將三軍。長谷川秀一將四軍。秀吉甥秀次將五軍。兵凡三萬。翌夜潛發。秀吉戒曰。愼勿侮敵。信輝諾而往。至篠木柏井。誘土寇。以向參河。織田氏將丹羽氏次爲岩崎城主。時從在小牧。其弟氏重居守。信輝等欲先取岩崎。以及岡崎。岡

酒井備後守　傳發起軍　倉皇急遽貌　勝川　長湫　康政歸謁　高木主水正清秀三郎　勝機在此　褥擁籌也　葵章白旗金扇馬標

崎貫人聞警。走至丸根。告之守將酒井忠利。忠利單騎來小牧。白之參議。發諜覘之。悉得其實。八日晡。秀吉陣燧起。參議曰。是爲號也。乃密戒諸將。夜半傳發。選輕騎四千人。自將之。皆卷旗裹馬啣。尾信輝軍。而馳榊原康政水野忠重等爲先鋒。至小幡。若遣斥兵五十。詗敵。敵前軍襲取岩崎。斬氏重。信輝撿其首級。大喜。報捷後軍。遂向岡崎。黎明。我先鋒至稻葉。則敵後軍頓東山下。傳餐而坐。我兵急擊之。秀次秀一倉皇起鬭。終大敗。走於秀政。秀政報敗前軍。而自回擊。當是時。參議爲信雄至勝川。問其地名。而喜之。謂其兵曰。吾勝矣。擐甲而進。途得捷聞。遂至長湫。有來告者曰。先鋒再戰大敗矣。我軍危懼。已而康政歸謁。參議執其手。泣曰。汝得無恙乎。康政曰。臣等一捷而兵疲。爲秀政所乘。以君在也。忍恥至此。秀政已與信輝長可合。追北而來。或說曰。敵大衆來。勝勢不可抗。不若速走保岡崎也。參議哂而不答。渡部守綱還報曰。敵亂次追北。以麾下迎擊。必克。高木清秀捷敵首而還曰。勝機在此。急擊勿失。本多正信侍側。進曰。是行危徼幸也。盍就萬全之策。清秀守綱怒曰。子坐褥擁籌可耳。何沮戰機乎。參議曰。二人之言然。乃命幢主擎葵章白旗金扇馬標。遶出山後。敵兵望見驚沮。參議乃麾軍而進。井伊直政自南山下。以銃手挾擊敗秀政軍。奪其陣據之。長可信輝與麾下相挑。勝敗未決。安

安藤帶刀　二將既敗矣盍擊破阿翁　二將秀次池田也　阿翁信雄也　永井傳八郎　紀伊守之助　内藤四郎左衛門　收兵入砦　忠勝與秀吉並行　具華實者　二魁織田徳川也　紐勝必危　秀吉還樂田

藤直次獻計循左麓發銃長可拠進指揮小姓而斃其陣大亂參議大呼曰二將既敗矣盍擊破阿翁我兵爭進陷池田氏陣永井直勝覘信輝據胡床也舉槍刺之安藤直次斬信輝子之助諸將追走斬首一萬五千級而日已加午高木清秀内藤正成白曰我兵疲矣卒與生兵遇必敗參議曰然即收兵而退入小幡砦秀吉聞敗大怒獨度以為我兵恃勝懈備也以數萬騎疾發酒井忠次石川數正本多忠勝松平家忠留守小牧忠次欲乘虛襲其營數正沮之而止忠勝曰敵大兵赴援主公必危自率兵五百追及秀吉與之並行相距可四百歩秀吉問曰彼為誰左右曰本多平八也秀吉曰名不虛已每兩軍相近忠勝輙發銃其騎逐馬追入敵中忠勝獨騎馳取之援騎共還秀吉兵請擊之秀吉不肯遂至長湫則僵尸蔽野而不見隻騎問偵人曰敵安之曰入小幡矣秀吉歎曰家康可謂具華實者也乃欲遂攻小幡以日暮兵疲乃止下令曰二魁在一砦是天所予日日闔而取之遂舍龍泉寺忠勝見參議于小幡說曰臣不與於戰人馬皆鋭秀吉之兵衆而不整臣遣老兵覘之悉其可擊矣願主公益臣一隊兵夜襲敵軍走之必取秀吉首于大山以南致之麾下參議曰吾得大勝紐勝者必危且秀吉未可侮也即夜取路於平戸以歸小牧且日秀吉來攻不及曰家康何神也乃引兵還樂

點注標記　日本外史　卷之二十　（一）五

赤鬼　秀吉西還　入清洲　九鬼大隅守　山口長次郎重勝甲斐　可字沮兵機　成瀨隼人正　小吉　勝成惣兵衛　安倍弥十郎　岡部次郎内藏正　一益乞降

田益增壘柵使堀秀政蒲生氏鄉等以萬人守重樂參議出勸兵濠前氏鄉等馳使中軍請戰秀吉曰俟彼來攻整隊防之不然則勿出參議亦下令曰敵未渝濠勿戰西軍最畏井伊直政以其裝赤色目曰赤鬼五月朔秀吉留戍樂田撤軍西還自度大舉徒歸恐取人笑乃攻取美濃二砦入大垣六月參議使酒井忠次留守小牧而收入清洲信雄亦歸長島是時織田氏故將瀧川一益九鬼嘉隆皆黨秀吉一益將略最著侵信雄統内誘蟹江及下市前田三城降之又誘大野大野守將山口重政拒戰不屈一益將以舟師入蟹江城中舉烽為應參議望見之急發兵赴援呼記室作檄有吾可親往之語參議曰可字沮兵機命削之即締衣上鞍奮鞭而馳井伊直政成瀨正成内藤宗成水野勝成等追及於路信雄亦來俱至蟹江江潮方落一益舟膠不能進我兵急追之一益兵潰僅得以身入城我兵隨攻之別使石川數正安倍信勝攻拔前田走其叛將岡部長盛山口重政又擊嘉隆于下市走之參議與信雄以小軍攻下市城城負大澤澤多蘆葦參議曰蘆葦蟠根或可踐而行使人試之果然乃徑澤逼城城兵不備因亦拔之斬其守將乃合兵圍蟹江榊原康政起土山下射城中城中大困嘉隆以大艦來援我兵迎擊復走之一益終乞降參議曰斬叛將獻之盡致邑於信雄則宥死一益

點注標記　日本外史　卷之二十　（一）六

秀吉復入尾張
金扇復至矣
保科彈正忠
相持屢克多來通款者
元親貞政約夾擊
長曾我部土佐守
畠山左衛門佐
秀吉乞降於信雄
使此書在十日前則秀吉可生致
凱旋濱松
秀吉請和
富田左近將監
津田隼人正
雄利下總守

盡如其命。七月出城遁去。秀吉在大垣。得警。急報悉
軍來援。不及。乃也桑名。参議進至神戶。修築諸砦。聞秀
吉引去。乃還清洲。八月秀吉將兵八萬復入尾張。前軍
至樂田。参議出陣岩倉。信雄陣氷村。九月秀吉卒茂呂。
参議與信雄援軍赴之。觀出巡師。西軍觀我馬表曰。金
扇復至矣。相驚擾不可定。大久保忠佐率騎兵之。秀吉
夜退軍一十餘里。砦于大野。奈良自入大垣。参議乃還。
是月。信濃諸將攻妻籠。聞西軍來援。解還。城兵追躡。保
科正直殿戰却之。十月参議留酒井忠次守清洲。神原
康政守小牧。松平家忠菅沼定盈守小幡。而收兵入岡
崎。德川氏羽柴氏相持美濃尾張之間者幾乎一歲。天

下聞德川氏屢克羽柴氏不競。多來通款者。南海兵信
奮屢侵大坂。土佐國主長曾我部元親與故紀伊國主
畠山貞政皆應於我。欲刻期夾擊秀吉。而未果約也。秀
吉懼。十一月將兵入伊勢。信雄與之對軍。参議聞之。赴
援。秀吉遣乞降於信雄。信雄許之。秀吉面謁獻誓。馳歸
大坂。参議至清洲聞之。憮然。使石川數正賀和成。十六
日。還岡崎。而土佐紀伊書至。参議慨然大息曰。使此書
在十日前。則秀吉可生致也。今已後矣。勞使者。遣之。南
海之兵所在皆解。居六日。参議凱旋濱松。論賞長湫戰
功。秀吉遣富田知信津田信季來請和。信雄亦遣瀧川
雄利介之。参議召詢之諸將。石川數正嘗爲秀吉所誘。

問義如何耳
土方勘兵衛後河內守
異知道荻丸
隱岐守定勝後叙
名少將
備父松長勝質駿
河數年又爲信玄所
參州子甲斐徒
歸
越前中納言秀康
清洲薩摩守忠吉
武田万千代丸信吉
成政來見
佐々內藏助後陸奥守
十三年
参議患疔重次憩吉

心竊嚮之。進說曰。主公之國不能當秀吉之半。而氏政
叔其背。景勝逼其肩。三面受敵。事不可爲矣。宜速聽和。
以爲國家之計。参議怒曰。問義如何耳。至勝敗之數。則
乃公自計之。乃遣歸三使。秀吉復使土方雄久數來請
焉。十二月。信雄自來濱松。謝出援之勞。且謂曰。公與秀
吉素無仇怨。特爲援我構兵耳。今我已與之和矣。公獨
何自執乎。宜聽其所言。秀吉以無子。欲養公之子。公宜
予之一人。参議不得已聽之。欲遣異父弟松平定勝。母
水野氏泣曰。渠兄嚮質於今川武田。已極艱楚。其忍復
之乎。参議愍然乃止。時世子之外有三庶子。曰秀康忠
吉信吉。秀康乃荻丸。忠吉嗣東條松平氏。信吉嗣穴山

氏。乃遣荻丸。時年十二。本多重次石川數正皆以其子
從之。秀吉大喜。養爲子。稱羽柴秀康。給邑萬石。後任参
河守。是月。織田氏故將佐佐成政自越中來見参議及
信雄。請戮力攻秀吉。信雄不許。参議單遇之。諸將忿成
政倨傲。交勸勿援。曰北地阻絕。不可赴援。参議乃謂之
曰。吾不必與秀吉戰。即戰亦不必借子力也。雖然子之
來意不可不答。他日有緩急。當爲之聲援。成政謝而去。
十三年二月。城吉良。三月。参議患疔。危篤。臣民憂懼。本
多重次造枕請曰。臣嘗患此疾。有一醫治之而愈。君請
命焉。参議曰。毋爲也。吾已決死矣。重次懣曰。君自絕命。
臣請先焉。乃趨出。参議驚命左右止之。重次不顧。強而

折股拜謁也

瘢瘡病也

彷徨猶徘徊也。失吾與失措同

根來部

點注標記

昌幸叛降

取償於內地。以甲斐都留郡信濃佐久郡換之也

秀吉景勝援昌幸以圖我

率至參議曰。汝何得此言。吾賴有汝曹也。以瞋也。汝曹宜全軀撫循子弟。以保我家。汝何得此言。重次泣曰。否。否。臣不欲生也。臣近覩甲斐將士喪其首領。折股於我門。情狀可羞。今臣喪主公。亦將如是也。臣少小從軍。面目創。手足鈌。一瘢瘡翁耳。特以主公眷顧。頗爲人所畏。主公一瞋。鄰國四襲。我子弟沮喪不支。事可知矣。當是時。臣彷徨失吾。人將指曰。彼瘢瘡翁何不恥之甚。臣故寧速死。不欲生也。參議曰。然。吾能從汝意矣。汝亦能從吾意。爲吾忍恥乎。否。重次曰。君苟聽於臣。臣豈敢違。乃召其醫。醫曰。宜炙。重次手灼艾。進藥。其夜。疛潰而發。重次喜極而哭。是月。秀吉南取紀伊根來。僧兵來奔二百

人。乃置根來部。五月。參議巡甲斐。先是。眞田昌幸侵上野。取沼田。北條氏直請還之。參議諭昌幸使還之。取償於內地。昌幸不奉命。終屬上杉氏。因降於秀吉。大久保忠世。鳥居元忠。平岩親吉。率將士攻之。八月。秀吉北取越中。降佐佐成政。上杉景勝又舉越後降之。秀吉密與景勝議。使援昌幸。以圖我。閏月。我兵攻上田。不利。敵追至利川。忠世以十餘騎殿。而濟。陣南岸。欲逆擊。二將不肯。明日。忠世濟。統率川陣八重原。昌幸陣手白塚。忠世使柴田康忠還告二將曰。公等壓河而陣。與我夾擊。必殲之。二將曰。吾暗於地理。不若持重。忠世怒。又使謂曰。公等怖敵。猶當來我後。以爲聲援。亦不肯。往復之間。昌

脫籠禽

左衛門佐幸村

修築府中

北條氏尋盟

攜貳謂有貳心也

重次取兒而還

點注標記

歆羨慕也

數正送款出奔

小笠原右近大夫

近正部使斬書

五左衛門近正

臨忠次第張散樂

幸已退陣于城下。忠世切齒曰。脫籠禽也。於是諸將列壁相持。昌幸不敢出。參議遣井伊直政等援之。昌幸出兵犯康忠營。康忠擊走之。岡部長盛要其歸途。又敗之。九月。聞景勝大舉且至。解兵而還。直政康忠爲殿。昌幸子幸村請追之。昌幸曰。將勇陣整。不可追也。忠世於是留守小室。以備景勝昌幸來襲。參議欲徙國都于駿河。命諸將士修築府中。北條氏聞景勝與秀吉連衡也。大懼。十月。使將士來尋盟。益固從約。本多重次自度曰。物情恟恟。而我兒在上國。恐受攜貳之疑。乃使使大坂曰。兒之母有篤疾。請使一訣。因取其兒而還。石川數正守岡崎。其兒亦在大坂。秀吉資望日隆。位至關白。賜姓豐

臣。諸名族大邦入謁者。皆被恩榮。數正竊歆之。秀吉亦以八萬石邑招之。數正遂送款焉。與眞田昌幸及小笠原貞慶通謀。又誘其部將松平近正。近正怒不肯。曰。使者再來。斬之。因獻其書。十一月。數正挈家出奔大坂。時將士孥多在岡崎。松平家忠自深溝馳至。護其四門。酒井忠次亦至自吉田。馳使上變。中外動搖。參議行放鷹。至岡崎。即日。臨忠次第。命張散樂。人心即定。乃召大久保忠世。忠世曰。景勝日伺我隙。而貞慶舉兵應之。又聞昌幸迎故信玄孽子某。以煽將士。吾一動。則甲斐信濃皆覆沒矣。弟忠教曰。敢請代守。生死以之。忠世喜。乃發。會大雪踰歲。景勝昌幸不能出兵。忠教得代而歸。參議

內藤彌二左衛門　秀吉遇數正甚薄　秀吉使來議和　長湫之捷信雄長可等也　命重次守岡崎　內藏助成重　十四年　秀吉使復來　織田有樂齋　可一搏擊不能就人儀制　儀制猶爲人也

修岡崎塹壘厚褒近正以數正部兵屬內藤家長於是
諸將皆獻質參議多還之數正既至大坂秀吉遇之甚
薄或榜其門嘲之數正益縮不出秀吉既定南海北陸
以爲我已奪德川氏左臂矣景勝脅之其國又有內
訌於是時而與家康和和必成家康必來天下莫足復
圖者乃與信雄議使羽柴勝雅土方雄久來議和成使
者曰德川以數正故也意必不平汝輩善處之二使來
岡崎卑辭厚禮陳秀吉信雄之意請參議入覲京師參
議面論曰長湫之捷皆秀吉所愛重其欲甘心於我久
矣吾不敢往至旗鼓相見敢不努力二使乃去或諫曰
主公不往則次郎將不免參議曰羽柴秀康爲其父所

殺我何與焉遠近傳言秀吉大舉東下參議乃修守備
問群臣曰岡崎我墳墓之地而當敵之衝誰可使守者
本多正信曰緩急能手刃妻兒據城而死者而後可參
議曰作左衛門其人也乃以精兵數百屬本多重次往
守之重次辭出意色甚決參議乃約其子成重襲封給
以手書十四年正月參議適岡崎秀吉復使羽柴勝雅
來固請入覲信雄亦使其叔父長益來慫慂之參議不
肯使者不敢去在其館候之參議獵于吉良使者承間
來見參議臂鷹而顧曰可一搏擊不能就人儀制明日
復見參議曰若未去乎吾不欲復聞若說勝雅進曰願
君侯少容之使臣得終其說夫關白以百萬之兵翼天

秀吉能來則來不能往　以妹繼室以母爲質　堀尾茂助後帶刀　生駒甚助後樂頭　佐治自殺　天野佐左衛門　秀吉使來議婚　馹音日驛傳也

子出令西有毛利之援東有上杉之助彼雖蒙塵爭爲
之用復何欲而不致而屈節招君侯使者三反矣君侯
不思安危之決徒以放鷹逐禽爲事臣視君侯境內城
壘不問溝池不浚關白一舉則上田之南鳴海以東
非君侯之有也臣竊爲君侯危之參議起色曰咄咄
也秀吉兵雖衆不過十萬我兵雖寡可得三四萬要客
兵於熟地邀險而擊之何難之有歸語秀吉能來則來
不能往也勝雅長益返大坂慮秀吉怒聞伏復命秀吉
徐曰家康言良然極秀政蒲生氏鄉等爭勸東伐秀吉
不聽沈思竟日其夜四更急召勝雅及信雄被衣而出
曰吾業已使家康來矣二人驚問故曰彼亡室吾以我

妹繼之彼寧不來國人猶有不安則以我大廳爲質堀
尾吉晴生駒親正侍坐問曰尊妹何在曰佐治之室是
也初秀吉有異父妹適佐治日向者秀吉欲奪之改適
於我也明日使吉晴親正諭告佐治佐治勉强聽命遣
妻而自殺二月乃使長益勝雅及富田知信天野雄光
來議婚別授密旨於淺野彈正少弼繼發四使至因酒
井忠次求見參議不見忠次告故固請數日延見之四
使曰竊關白無子得養君侯子聞君侯亡室欲進關白
妹參議曰好意乎此吾豈拒之獨有三事約之而後婚
請聞不答使者曰淺野彈正帶密諭在清洲乃以馹召
至參議書三事示之曰新婦有出不可爲嗣故嗣子不

三事暗合

與氏直盟示意外部而示無異心也

秀吉請見家康

秀吉願釋昌幸

議西上

秀吉遣親書與送質

大和大納言秀長

秀長諫

詔遷參議中納言

彼亦有天命當助之定亂

石川日助

點注標記

可出質吾或蠻世不可割寸地彈正少弼曰某被關白手書亦有三條出而視之皆暗合焉參議怡然遂許昏信雄求賀北條氏間之意頗希疑請盟三月參議與氏直盟于黃瀨河抵歡而止遂毀沼津郛以示意四月納幣京師秀吉使彈正少弼送女參議使榊原康政往告禮成館于富田氏秀吉就見曰吾欲見子面久矣小牧之役醜詆我者非子乎吾嘗購子頭千金今德川已爲我婿我婿有材臣如子者吾所喜也七月參議將自將討上田秀吉聞之使使來言關白爲昌幸請願釋之八月昌幸及小笠原貞慶來謝罪焉參議遂議西上酒井忠次曰彼雖婿未可輕信宜確得其情然後往是月

秀吉遣親書固請九月使彈正少弼以下六輩來約送大媼爲質秀吉弟秀長諫曰以母爲質天下後世謂之何哉何不征伐之秀吉哂曰汝何狹中是非汝所知也十月詔遷參議中納言秀吉奏請之也中納言遂決意入朝諸將皆諫曰秀吉威名如此豈眞以其母爲質恐有詐謀吾儕其計中雖悔可追願君勿往秀吉怒而來臣等當以死拒之中納言曰吾亦不保其非僞雖然彼百方修好至以母爲質而吾猶遲回世謂吾怯也且彼亦有天命吾當助之共定天下之亂今復與構兵則亂曷有止乎捐我一人之命以救億萬生靈不亦多乎乃令世子留鎭國大久保忠世石川家成輔之井伊直政

秀吉母至

秀吉與見

爲天下屈節

所在天下從之

秀吉請枉意而降

聚樂延見

點注標記

館外積薪

有短長有變故

大媼馳書

乞指袍

助本多重次守岡崎而親帥士卒萬人西上至岡崎遇秀吉母至迎夫人見之信矣秀吉命沿道諸國修橋梁供帳二十七日至京師館于茶屋清延秀吉與弟秀長及彈正少弼以下來見曰自長篠之役不相面且十二年矣今吾子一爲天下屈節吾事成矣遂見扈從諸將謂本多忠勝曰小牧之役汝與我軍抗而行可謂一騎當千者也遂命酒饌自嘗而進贈賄極厚如是者連日因從容問曰我起微賤諸侯多不心服奚爲則可中納言對曰公第莫違義義所在天下從之秀吉曰善既而曰明日見子于聚樂子枉意降我以視諸侯十一月二日入聚樂第秀吉大會諸侯延見如儀中納言拜跪甚

恭諸侯皆改容其明日大饗當此時秀吉母在岡崎岡崎役卒日積薪其館外其侍婢怪之召役卒問故對曰作左遷中納言歸也曰若有短長焚殺大媼此老性急今旦已欲縱火井伊公留之而止婢大怖相謂曰往年參河任子來關白指其一人曰彼鬼作左之兒也今其鬼乃欲殺我輩遂白之大媼大媼憂悸馳書秀吉促中納言歸中納言方受秀長之饗宴酣秀吉至指袍默若曰請祖於聚樂乃與偕出諸侯皆在門外秀吉曰吾欲我母之早歸故使我婿趣就國秀長躡中納言足中納言進乞其指袍秀吉曰此戎衣也中納言曰家康在焉不使公復戎衣秀吉笑脫而附之因左右顧曰吾得快

黑沚標記

起第于一作　藤堂和泉守初佐渡守　進正三位　元忠辭爵又養子　左京亮忠政初名新太郎　歸參河　送還大廳

直政不與數正　多佳士可羨　菅沼定政後土岐山城守　徙居駿府　勝重爲奉行　板倉四郎右衛門後伊賀守　八右衛門好重　爲僧也　四郎右衛門忠重　勝重與妻計　內謁婦女請託也

婿矣。假誰然。蓋使秀長豫敘中納言也。秀吉遂起德川氏第于二條。賜酒井忠次宅。命秀長部將藤堂高虎監役。以近江地三萬石。爲湯沐邑。賜忠次。仍品之。中納言進正三位。井伊直政任兵部太輔。榊原康政式部太輔。皆敘從五位下。其餘將須受官爵。自若鳥居元忠以爲。是秀吉假朝爵。結納我輩也。乃辭曰。臣關東野人。創夷之餘。不便辨起。豈任衣冠哉。後秀吉使羽柴勝雅以女妻元忠子忠政。因養爲子。忠曰。臣兒不可使有二君。亦辭之。十四日。中納言歸參河。重次以下從焉。乃令直政送還大廳諸侍女。饗直政有禮。秀吉喜饗之。中納言之在京師也。秀吉請許石川數正謁見。及饗直政。又使數正接伴焉。終饗。直政不交一言。指數正謂衆曰。彼人面而獸心者。一坐失色。大廳侍女又恐重次亡狀。請加罰。秀吉笑曰。家康多佳士。可羨。十二月。駿府城成。中納言留菅沼定政守濱松。而徙居駿府。以板倉勝重爲奉行。勝重幼爲僧。喜讀書。父好重弟定重皆死事。兄忠重亦無子。中納言乃令勝重蓄髮爲吏。終識拔之。勝重固辭。不許。乃請曰。願得歸家與妻計焉。中納言哂許之。妻欣迎曰。有人告。夫婿有慶事。何也。勝重脫朝服坐。謂之曰。吾受奉行之命。欲與汝計之。且辭而歸。顧汝謂何。妻驚曰。是公事也。妾何得辨之。勝重曰。不然。自古爲吏者誰不以內謁敗事。自今以往。汝於我所爲。無一

日本外史　卷之二十　○十五

黑沚標記

勝重與妻誓　衽　十五年　秀吉征伐九州　本多廣孝攻岩石城前之閒　轉大納言進從二位兼左近衞大將左馬寮御監　十六年　辭兩職　秀吉從西征有功　天皇幸聚樂　會　提

浮田中納言秀家　班清華之上　秀吉責北條氏　氏政內我請和　大納言夫人赴京師　九月　酒井忠次致仕　伊達氏通好　左京大夫政宗　十七年　昌幸送質　源三郎信幸　土屋惣藏昌恒

有議於外人。皆宜拒。一有受。則吾拜命矣。妻曰。敢不唯命是聽。勝重與之誓。復被朝服。率妻送見。其衽後勘也。呼返欲正之。勝重怒曰。何背誓也。妻惶恐謝。於是任。拜命就職。訟獄平允。百事大治。十五年。三月。造駿府二城。秀吉既與我和。不慮東面。於是大舉西伐。中納言遣本多廣孝勞師。師攻岩石城。廣孝力戰受賞。七月。秀吉定九州而還。中納言赴大坂賀之。八月。轉大納言。進從二位。乃還。十二月。兼左近衞大將左馬寮御監。十六年。二月。辭兩職。三月。大納言朝京師。秀吉以從西征有功。進左近衞少將。我諸臣多遷任者。四月。後陽成天皇幸聚樂。大納言與內大臣信雄等爲先驅。關白秀吉爲後乘。秀吉要大納言以下盟。辭將詔。大納言與信雄秀長秀次及浮田秀家。班清華之上。禮畢東還。於是秀吉以北條氏未至。乃遣使責其不來。北條氏遷延意欲得婚及質。如德川氏。而秀吉不加於意。閏五月。氏政使來間我請和。六月。大廳有疾。大納言與夫人赴京師問之。九月。留夫人而還。十一月。酒井忠次請致仕。大納言優旨容之。固請。乃詣其第。盡驩竟日。使其子家次襲封。是歲。陸奧伊達氏來通好。十七年。正月。眞田昌幸。以子信幸質於我。是月。大納言獵于中泉。息清見寺。有一兒捧茗而出。問其名。僧曰。甲斐人土屋惣藏之孤也。惣藏事武田氏。死於天目山之難。大納言喜得其胤也。載歸。

日本外史　卷之二十　○十六

一口護身刀　氏部少輔出直州　三郎
左兵衛佐晴朝
秀吉遣秀康爲結城氏嗣
氏政請得僕地
秀吉入朝請東伐

熙注標記

拙行萬國可也
十八年　夫人卒
修理亮正成
變野樣爲京樣
不留我兒欲借我城
伊奈熊藏使備河守
於富士川

謂世子曰吾與汝以一口護身刀拉兒附之後賜名忠
直常侍世子時少將秀康在京師益長有與氣嘗習騎
秀吉牙騎失禮秀康馳斬之秀吉不問是時關東諸家
往往因我降結城晴朝亦降請得豐臣氏族爲子秀吉
乃遣秀康三月大納言如京師兩月而還先是北條氏
政請得我僕地沼田而後入朝秀吉不懌曰吾欲伐北
條氏以其爲德川姻戚姑假之耳七月秀吉發二使求
請大納言乃使人諭眞田昌幸致沼田而就內地償之
因說氏政以順逆勸其入朝亦勸伊達政宗皆不聽沼
田守將亦侵其傍地十二月大納言如大城秀吉入朝
請東伐詔許之以大納言爲前軍秀吉謂諸將曰家康

爲前軍秀吉爲後繼雖横行萬國可也況於北條氏乎
令大納言還國治兵十八年正月夫人病卒于京師以
東事興秘不發喪大納言遣世子如京師井伊直政內
藤正成等從至聚樂秀吉喜迎曰佳兒也執其手入內
使夫人淺野氏結其髮更衣袴親取金飾刀帶之携出
謂直政曰變野樣爲京樣大納言見之必驚喜大納言
抑實其送幼兒蓋以與北條有姻故以此擬質也吾豈
有所疑哉宜速護去世子還至大納言曰秀吉不留我
兒是欲借我諸城也乃命本多重次本多正信拂除海
道諸城命伊奈忠次造浮梁于富士河居三日秀吉使
者至果如其言二月大納言發兵二萬五千誓師而發

直次不迎謁か
三成耳語　石田治部少輔
淺野長政
直次罵叙述　出此不之者也

熙注標記

喋懼辟也
翻言也翻人稱求也
秀吉就我營視軍事　諸與會同謀也

俱了長淀三月秀吉發京師入岡崎本多重次留守焉
不肯出迎秀吉召見之重次曰非我居何謁爲辭不入
秀吉至吉田伊奈忠次曰天雨河漲請待霽而行秀吉
曰吾聞兵行臨水宜亟涉不則後者病焉對曰是所以
行寡兵耳以行大衆則溺矣秀吉從之留一日至駿府
將入石田三成耳語曰聞德川與北條通謀勿入秀吉
猶豫彈正少弼諫浮言勿信乃入二成自童年以面首
承寵及長慧巧過人秀吉以爲奉行任治部少輔與少
弼同僚自是浸有釁隙大納言聞秀吉至留兵而來會
與上國諸將皆在其次本多重次以事來謁自後罵曰
出主公爲此大怪事主於國者豈有空其城假人哉如

是則人或欲借夫人亦許之乎且罵且出諸將相視而
嘻大納言謂諸將曰彼本多重次者僕舊臣也自僕幼
時從而百戰僕亦愛憐之也然天質頑縱及老益甚今
於稠人中詬僕如此諸公可以想其平時矣衆謝曰聞
此老之名久矣今乃得見有臣如此眞可倚賴已而大
納言復至其軍秀吉至沼津二十八日親巡敵寨就我
營諮曰諸將皆說我曰氏政父子擁數萬精甲而不出
戰是欲誘我於險而四襲之也卿以爲何如大納言對
曰以某觀之是畏我焉爾今自爲二軍一攻韮山一攻
山中彼或來援則以一軍邀擊之秀吉曰彼果來煩卿
邀擊對曰請某當將一萬與彼之四萬戰於甲斐信濃

二城韮山山中也
中村式部大輔
周防守康重
戰袍尚錦一領以賜中村一氏見松蒙記書付言
秀吉取偏名者冊子
秀忠約我盡領北條氏地
修理大夫康國
木村常陸介重茲
美濃守忠政

上杉勝固易與耳雖然今彼據險以守恐未易下利公
宜繼之秀吉曰謀是以勝之計也雖然彼不肯出則奚
爲曰二城必取一其則以千軍自古道出於酒匂驛陣
于早川以扼八州樸路而公以大軍自插小田原敵必
不能支焉曰酒匂之道得無城寨乎曰有鷹巢足柄新
莊三城曰何以踰之曰彼不能守也武田信玄嘗以二
萬入小田原如行無人之地今兵什倍信玄其不能守
必矣曰焉知無鯁將拒我者乎曰能然我所欲也其嘗
攻而殲之秀吉乃還其軍夜發令且明攻二城豐臣秀
次中村一氏攻拔山中北條氏不出大納言則以別軍
出古道松平康重本多忠勝等爲先鋒攻鷹巢陷之足

柄城潰進攻新莊守將拒戰不支而走秀吉纔至與諸
將相見于湯本出戰袍三領使大納言取其一且使以
其一授秀次因戒秀次曰汝宜學德川也又使大納言
召世子於駿府秀吉自取甲被之曰宜類我也自取其
偏名名曰秀忠秀吉蓋以事勢未定務結納我也四月
松平康重等攻宮城野破之湯本竹浦解走二日大納
言先諸軍至於酒匂城中讋怖我兵復伏衢路要擊敵
援兵多所俘斬秀吉大喜約我事平盡領北條氏地我
將松平康國鳥居元忠平岩親吉助前田上杉氏入上
野武藏下諸城本多忠勝酒井家次等助淺野木村氏
會前三將徇上總下總還入武藏攻岩槻陷之本多忠

總北下總
將門大夫康貞
名政宗使者見
左衛門大夫氏勝
黑田勘解由孝高
綸降氏勝
遠山右衛門尉
隱岐守信丹
大谷刑部少輔
三成忍城
左馬助嘉明
是歲年八十有三也
中山勘解由
織部正勝正
若
助大郎照守信吉
解由
大助信吉使備前
守
兩軍禁戰

勝予出攻千斬首級成兵就本忠降六月康國次總社
爲降將所戕弟康貞斬千餘人定之大納言以康貞
爲嗣是月小田原城兵夜出襲蒲生氏陣轉赴我軍陣
堅不動乃收入六月大納言召伊達政宗使來見秀吉
城主北條氏勝初守山中敗保其邑秀吉遣黑田孝高
說降之弗聽大納言使本多忠勝諭之乃降江口城主
遠山景佐初守新莊爲我兵所敗走入小田原其弟川
村兵部其姪遠山丹波與眞田信尹處守江戶丹波信
尹納款於我大納言遣兵部收其城石田三成大
谷吉隆攻館林不拔氏勝諭城兵乃降三成等轉攻忍
城彈正少弼助攻將諭降之三成忌其多功給以城兵

已有内應者請分隊攻之城兵怒而戰三成曰内應敗
矣遂引水灌之不得地利而罷前田上杉氏以降附萬
餘來謁秀吉不賞曰彼無血刃之功或屠之或降之可
也西將加藤嘉明竊言曰是豈主天下者言乎二將遂
攻略八王子守將中山家範狩野一菴等死之大納言
索一菴子主膳家範二子照守信吉祿之時小田原固
守數月兩軍禁戰徒以弓銃相挑先是我軍從子孫地
鑿地道入城未達井伊氏營前有敵別壘一橋通城城
兵時出戍堡直政私計以部下子弟襲之會暴雨地道
壞城樓崩陷直政設伏斬外而追攻輒取堡直政手擒
自發銃銃所傷寸進而不已士卒力戰斬首四百級火

點注標記

紀伊守家忠
少年輩乘雨入城
丹波守廣勝
諭降氏規
氏直乞降致城
與八郎長忠
氏政自殺
徙氏直
秀吉陰謀徙我於
關東以豐饒啗之
我
里見安房守
宇都宮三郎右衛
門
結城左衛門督
佐野修理大夫
皆川山城守
蘆名平四郎又川
內守
八州非我宗故國

下城城兵益出而我兵無繼乃收兵卻城兵追躡過伏
敗還於小軍望火而悍松平家忠曰少年輩乘雨入城
耳捷聞至秀吉大喜賞之是役得城中首級是爲始也
織田信雄及西將數人攻韮山數不利大納言遣了笠
原廣勝視之廣勝怒諸將退撓自進奪其門無繼而死
七月大納言又遣內藤信成諭城將北條氏規降之五
日氏直遂出就我營乞降致城大納言遣井伊本多榊
原三將與西將二人受城嚴禁抄掠盡出氏政以下
我救將小笠原長忠自甲斐亡依小田原於是執誅之
十日大納言入城其明氏政自殺秀吉遣四使大納言
遣榊原康政蒞焉徙氏直高野厚給之德川氏於是鎮

關東八國近江地九萬石爲朝宿邑海道地萬石爲舊
徽邑凡二百五十五萬七千石秀吉害我國逼京畿而
人心固結日久也乃衆事徙之以八國之名啗其心其
實武藏相模伊豆上總下總上野六州而已安房有里
見氏下野有宇都宮氏其他結城佐野皆川諸族割據
方隅者頗多而北條氏餘黨所在潛伏兵燹之餘城邑
荒廢乃趣我使徙居焉而以駿河甲斐信濃遠江參河
割予於親臣宿將故織田信雄奪尾張伊勢予之於甥
秀次以拒塞我陸奥會津蘆名氏故國也爲伊達氏所
侵請復之秀吉不許予之於蒲生氏鄉以鎮壓我五國
士民大失望諸將亦怏怏不樂大納言曰可也關八州

點注標記

振旅入于江戶城
即八日振旅者稱
攻也
論功分地
主殿頭家忠
周防守康重
河內守清長
丹波守康長
內膳家廣
相模守忠鄰
河內守重忠
掃部助信嶺
玄蕃頭清宗
七郎右衛門忠世
佐渡守正信
豐前守信成
彥右衛門元忠
信濃守秀政
因幡守康元
山城守定政
千次郎義就
中務少輔忠勝
五郎左衛門忠政
左衛門大夫康通
彌次左衛門家長
宮內大輔家次
主計頭親吉
右馬允康成
小大膳定利
新八郎定盈
和泉守家乘
美作守信昌
右衛門大夫康貞
豐後守康重
式部大輔康政
兵部大輔直政
此他賜采邑者尚
有三十餘名皆爲
一萬石以下故不
書不載

亦我宗故國自古稱用武之地養士撫民足以觀天下
之變矣乃發兵四出伐諸城邑兵服皆盡定之遂相地
建都將士以爲非小田原則鎌倉也大納言乃與秀吉
議營于江戶八月朔振旅入焉即論功分邦賜武藏忍
于松平家忠其私部于松平康重其岩槻于高力清長
其東方于松平康長其松山于松平家廣其羽生于大
久保忠鄰其河越于酒井重忠其本莊于小笠原信嶺
其八幡山于松平清宗相模小田原于大久保忠世其
甘繩于本多正信伊豆韮山于內藤信成下總矢造于
鳥居元忠其古河于小笠原秀政其關宿于松平康元
其相馬于土岐定政其蘆戶于木曾義就上總緒瀧于

本多忠勝其久留里于大須賀忠政其鳴渡于石川康
通其佐貫于內藤家長上野碓氷于酒井家次其廐橋
于平岩親吉其大胡于牧野康成其吉井于菅沼定利
其阿保于菅沼定盈其那波于松平家乘其宮崎于奧
平信昌其藤岡于松平康貞其白井于本多康重其館
林于榊原康政其箕輪于井伊直政直政康政忠勝皆
食十萬石忠世元忠康元食四萬石其餘有差總內外
士八分爲五隊以直政忠勝康政康通親吉領之更番
京師北條三浦木曾保科久能岡部諸族皆給封邑乃
促就封焉命吏度遠近輕重以給資用衆皆忘其遷徙
之勞十月遣使京師致五州地秀吉賀其速遷江戶之

熙注標記

地東帶隅田川南控海灣西北接武藏野上杉氏將太田道灌者始城之而平衍沮洳蘆葦叢生城郭臨陋至用船板為階本多正信白曰是不可以視外賓請更之大納言哂曰汝乃執此婦女之見乎土木之事徐議之耳乃因地勢區處士民賜大番士以西北地難高阜界以置第宅東南鑿渠疏於葦泥土起街市以通運漕之道復以板倉勝重為奉行諸制度盡因北條氏之舊而除其煩苛者國內大服秀吉之東下有人獻佐藤忠信冑曰今日當被之者本多忠勝也乃賜之忠勝忠勝妾子忠政謂其父曰忠信源九郎從僕耳大人以德川氏將領而被其冑以為榮乎亟還之秀吉之西還衛本多

重次無禮諷我罰之大納言不得已置之上總小原潛給三千石時使人慰問之尋病卒是月陸奧出羽寇起伊達氏陰助之蒲生氏鄉等來乞援於我彈正少弼西還途聞變亦來乞論乃遣結城秀康榊原康政赴之十二月秀吉遣甥秀次東伐使石田三成來請親出是歲世子敘從四位下任侍從秀康襲封食十萬石忠吉敘從五位下任下野守信吉封下總小金食二萬石以故世子信康女妻小笠原秀政秀政貞慶子也十九年正月八國將士皆賀正于江戶大納言覲出至岩槻聞亂平乃還勸伊達氏入謝閏月如京師二月天子賜之御香勅入朝觀花禁闈三月東歸五月陸奧復亂六月秀

熙注標記

吉復使人來請節度東北諸將七月親征井伊本多榊原各將一軍從焉八月軍于岩手九月盡定陸奧十月還江戶最上義光世主出羽山形通於織田豐臣氏大納言輒為說其名家使善遇之義光深德之於是請以其次子臣我乃賜名家親屬之侍從是月侍從轉左近衛少將兼武藏守尋遷右近衛中將於是海內盡定將休息於無為而秀吉汰侈喜事諸輕銳小人承旨進說會其愛兒死欲用兵朝鮮以自遣浮田秀家首慫慂之乃讓關白職于秀次自稱太閤建行營于肥前使人來告我令來會爲伐木伊豆以造舟艦海內騷然諸將皆心知其非莫敢匡拂十一月中將陞參議帶前職文祿

元年二月大納言命榊原康政輔參議處守而自將兵萬五千西行率伊達佐竹南部最上諸將會于肥前是月徙松平家忠于下總小美川以忍封下野守忠吉三月徙五郎信吉于下總佐倉各食十萬石尋封外孫奧平忠明于上野小幡四月浮田秀家等將兵入朝鮮七月大納言遙命松平家忠修拓江戶城參議如京師九月參議遷中納言進從三位十二月還江戶先是京師儒人藤原肅忤秀吉避之肥前豐臣秀秋與之有故迎客之大納言聞其名時延之幕中諮詢古道二年三月江戶上功告捷先是外征諸將取朝鮮所過殘滅明氏出軍援之連戰不決黑田孝高在行營議以為元帥不

堪其任。堪其任者新田公。不則前田利家若孝高而已。秀吉又慮功不成而有内變。會諸將宣言。欲自與前田利家蒲生氏鄉。將三軍入朝鮮。而留大納言守國。大納言卽奮辭色。願從行。彈正少弼極諫。秀吉秀吉怒欲手斬之。諸將救而止。秀吉斥少弼不許見。會肥後冦起。秀吉乃悟。大納言携少弼入謝。令少弼長子左京大夫討冦。以本多忠勝助而平之。淺野氏嘗坐其臣僞造金幣獲罪。大納言潛往其家。審實爲白之。事得以寢。日益親善。八月。秀吉憮子秀賴生。秀吉大喜東歸。大納言自西中納言自東皆往賀之。豐臣氏將吏在朝鮮。竊懷歸志間啓秀吉。曲成和議。弭兵而還。十月大納言還江戶。聘

藤原肅。待以賓禮。講論益力。三年。春。秀吉大城伏見。課諸國助役。大納言令榊原康政諭管内將士。貸緡錢出役丁。尋自西上監視。秀吉要之共遊吉野。四月。永井直勝敘五位。爲右近大夫。大納言之在肥前。秀吉過其營與語。直勝出進茗。秀吉問知其名。曰是往年獲池田者乎。因問大納言曰。爾時吾與卿對壘。卿何以不攻我重濠之兵。對曰。慮樂田兵夾擊之也。抑公亦何以不來戰。秀吉拊掌曰。吾誠置餌兵于濠。欲俟卿來。夾而殲之。故不往戰耳。諸將傍聽者皆悅服。秀吉於是來請冒直勝以豐臣氏。遂有斯命。大納言一女。適北條氏而寡。秀吉自媒再嫁於池田信輝子輝政。以釋其憾。次年又以三

女嫁蒲生氏鄉子秀行。九月。大久保忠世卒。子忠鄰嗣守小田原。兼世子傅。四年。大納言中納言少將共在京師。大饗秀吉。秀吉既生秀賴。欲廢秀次。秀次素啗石田三成增田長盛等。從而構之。五月。大納言東還。留中納言于京師。戒之曰。秀次將及禍。卽來誘。愼勿應之。七月。秀吉自伏見使使京師。就聚樂第詰秀次。秀次誓而遣之。以事已迫。欲取我中納言爲質。因挾我兵自援。卽夜五更。使人來告曰。關白欲供朝餐。請速來。土井利勝答曰。世子未起。當俟起告之。使者去。利勝告大久保忠鄰。忠鄰使之奉奔伏見。從者六人。議取間道。利勝直由大路南馳。使者復來促。忠鄰故留之。度中納言已達。乃

出見曰。世子早有茶會之約。赴于伏見。秀次聞之大悔。秀吉見中納言來。悅曰。眞新田公之子也。乃以書告變江戶。大納言卽發途。聞秀次已被殺。兼程而來。秀吉大喜。秀吉素嗜刑殺。及老喜怒不則。至治秀次獄。尤極慘酷。三成既陷秀次。遂欲連累諸將異己者。誣伊達政宗爲次黨。秀吉大怒。欲徙政宗于伊豫。政宗在京師第。使人往伏見。就請大納言營救。大納言不答。賜使者食。食畢請對。大納言罵曰。而主怯懦。不足與言也。且若輩欲徙伊豫。餒於魚乎。死京中。餧於狗乎。必居一焉。因召而前之。授對。遣歸。既而伊達氏兵皆裹甲。而譟京師大擾。秀吉聞之大驚。使使詰問政宗。政宗便服出迎。言曰。臣

最上義光 睚眦 相視 三成獨畏
中納言娶淺井氏
京極高次子三位宰相
點注標記
小西攝津守 大野修理亮 加藤主計頭 福島左衞門大夫
北廳出勝 慶長元年 詔為内大臣敍正二位
秀吉再征
忠次卒 周防守康親 和泉守家乘 大番頭
五將更番伏見 三年

僕從皆曰失果此之國漂泊客土不若死也臣制止之輒斥為怯夫在目下者猶如此留在國者不審其為何狀使者還報秀吉患之會大納言親往申雪事遂得擇最上義光女嘗侍秀次及敗被併殺三成又誣義光亦為大納言所救衆皆睚眦三成而秀吉寵之益甚三成專權無復忌憚獨畏德川氏九月我中納言以秀吉旨娶淺井氏淺井氏有二姊秀吉自取其長者生秀頼稱淀君少者嫁京極高次後稱常光皆故織田信長外甥也秀吉夫人淺野氏稱北廳及淀君專寵北廳失勢石田三成增田長盛小西行長大野治長等皆附淀君加藤清正福島正則等為北廳親屬不敢附清正與行長

並為外征將爭功相惡内旨各有所助及秀頼生諸將益黨淀君大納言亦與之有姻戚而獨禮北廳慶長元年五月詔以大納言為内大臣敍正二位後二日入朝是日秀吉亦以秀頼入朝敍從三位任中將九月明及朝鮮使者來謁秀吉以來辭非其所望復大徵兵以明春濟海而置吏行營不復親出十月酒井忠次卒十二月以松平康親松平家乘為大番頭初内大臣置大番五隊以内藤永井栗生三家子弟為頭皆不滿萬石者於是諭二人曰吾以此職累子子必不欲心雖然世事未定中軍之鋒非子不可又令井伊本多榊原石川平岩五將更番伏見頓于藤杜以備非常三年正月二日

感吉夢
黧面翁可畏且首坐 指德川公
殿下獨不記小牧之事乎
點注標記
秀吉倦軍事
秀吉疾篤
長束大藏少輔 前田德善院 諸侯與麾下有郤 沖子幼小也曰秀頼

内大臣感吉夢詣石清水祠當是時内大臣及前田利家毛利輝元上杉景勝浮田秀家等為居藩大老秀吉嘗會諸侯而抱秀頼自室中闚視問曰彼列坐者誰最可畏輝元狀貌尤魁偉秀頼指之曰彼最可畏秀吉哂曰吾首坐黧面翁可畏耳秀吉欲試内大臣從容語諸將曰弓箭之事方今莫及乃公者諸將皆伏曰誰敢望殿下内大臣作色而毀曰某在於此殿下未可出此言殿下獨不記小牧之事乎諸將相顧駭栗秀吉默然起入内諸將交謂内大臣曰適所聞公戲言之邪内大臣曰否否雖太閤有天下至弓箭之道僕不肯讓一步雖觸譴怒所不避也頃焉秀吉復出談他事而罷諸將

皆謂内大臣善直言也秀家等再伐朝鮮與明人戰不決自外師興至此前後七年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漕秀吉亦自倦乃置軍事於度外獨與秀頼及諸姬妾日為宴樂窮極奢侈偷取快一時性素喜土木天下未定時建方廣寺造大佛索材諸道費累鉅萬金遇震而崩是年五月欲復更造之罹疾而止於是豐臣氏紀綱寖弛其中軍將士與諸牧伯互相讎視六月秀吉疾篤召奉行淺野彈正少弼石田三成增田長盛長束正家前田玄以曰如聞諸侯與麾下有郤是大亂之本也宜使相協和以翼沖子十六日五人乃大會内外牧伯將吏傳旨衆對曰協心奉嗣君則敢不奉命至於私憾各有

公等責家康擧案抗敵

秀吉名將不能過

秀吉託後事

秀吉因三成等言

石田大野氏有甲

所由不能輙聽從。告諭再三。終弗肯也。秀吉乃召內大臣告之曰。願以煩卿。內大臣乃出而諭之。衆對如初。內大臣作色厲聲曰。公等已言協心奉上。協心奉上者猶挾私怨乎。果挾私怨。是懷貳也。安在其奉上也。衆屈服頓首曰。唯唯。謹奉命。內大臣入報。秀吉大喜。命五人大饗衆。衆復爭坐位。雜席而食。及酒行。皆離次怨譁。中村一氏生駒親正傳旨周旋。不能定。復入告內大臣。內大臣復出。踞而按劍曰。公等責家康乎。家康以公等言報太閤。太閤乃喜賜此饗。公等猶尚如此。非責而何。舉坐皆我仇敵。我誓不鏖一人。因顧五人。趣關諸門。一坐讋服。莫敢出聲。淺野中村自傍慰藉之。使衆謝罪。更獻酬

爲讙而罷。明日秀吉聞之。召內大臣曰。疇昔之事。雖古名將不能過焉。非卿威信素著於衆。則安能如此哉。垂涕謝之。秀吉已憂內難。又悔外征。欲班師鎭國。而兵連弗解。又恐明朝鮮乘喪來侵。計不知所出。七月。終召內大臣。盡以後事委託之曰。秀賴當立與否。一在卿之心。內大臣謝不敢當。秀吉曰。天下莫若卿者。故不得不煩卿。內大臣固辭而退。秀吉召石田三成增田長盛議之。二人素有異謀。因大諫以爲勿專託德川。秀吉然之。乃定五大老三中老五奉行。使前田利家輔秀賴。已而伏見城下一夕大擾。井伊直政自藤杜馳至。內大臣使直政與天野康景出詗之。還報曰。石田大野氏有甲。諸將

日向守勝成
和泉守忠重

秀吉薨

三成若長盛

班外師令諸將

有訛言

內府一動則海內搖矣

相告自備。故致此騷擾也已。而事定。人莫知其故。若水野勝成爲父忠重所逐。歷游西國。聞警來歸。請自效。內大臣悅。諭忠重宥之。八月五日。秀吉召內大臣曰。以卿固辭。前列老奉行。今則悔之。而令已布矣。雖然雄武強任。誰若卿者。卿當冠諸人。統軍國事。乃要諸將盟誓。旬餘。薨於城中。遺命彈正少弼及石田三成。秘不發喪。三成素惡少弼之善內大臣也。乃紿之曰。秘喪當以計吾與子貽魚於內府。以覘外人。少弼從之。其明內大臣以中納言入城問疾。途與三成遇。三成使人密訃之。內大臣還數曰。治部疎於我者也。猶告大故。彈正何以外我乎。人心固不易測也。即夜命世子治行。且日遣歸江戶

以鎭本國。九月。命少弼及三成。以遺令。赴那古邪。班外師。遣德永壽昌。濟海密令諸將。十月。有訛言。明大舉扼我歸路。內大臣曰。我不可不親往。前田利家寢疾。聞之曰。內府一動。則海內搖矣。我當輿疾往肥前。指揮諸將。衆皆止之。以藤堂高虎習外事。請遣之。內大臣曰。然。乃使高虎代往。外師已大克而還。十一月。盡至伏見。內大臣與諸老俱慰勞之。

日本外史卷二十終

慶長四年代決天下事

淺野長政

征之功
忠恒贈從四位宰相
義弘
大隅守三位中納言
家久初名忠恒

三成長盛謀離間二家

密移密書也自此
移設使彼且知政
言書付曰文移
越中守家政三位

日本外史卷二十一

德川氏正記

德川氏四

慶長四年正月內大臣在伏見代豐臣秀吉權決天下事與大納言前田利家中納言毛利輝元中納言上杉景勝參議浮田秀家式部少輔中村一氏雅樂頭生駒親正帶刀堀尾吉晴彈正少弼淺野長治部少輔石田三成右衛門尉增田長盛大藏少輔長束正家法印前田玄以俱論外征諸將之功奏請天朝以島津義弘全我國兵功最大任參議其子忠恒任左近衛少將加封四萬石賜刀劍其餘行賞有差豐臣秀吉之薨也嗣子秀頼猶幼內外疑懼口耳相屬石田三成增田長盛相與謀曰德川與前田協心出政我輩徒為其所驅役方今之計莫若離二家二家已離乃可以逞二人乃為相惡者長盛事我三成事利家利家嘗欲饗內大臣期已定長盛遽來警曰大納言將不利於公乃託疾辭饗他日長盛謂利家曰義有流言內府是以辭今事已白矣公復請之利家曰前日之事吾辱已甚吾不堪再被辱長盛固請曰內府悔不來也苟請之必欣然來利家從之長盛馳見內大臣曰利家姦計既成公慎勿往內大臣曰吾不忍再辱之及期將駕長盛復至出密移於袖示之內大臣驚怪乃託事不往利家慚慍細川忠興與

忠興後號三齋

利家奉秀頼徙居大坂

天下牧長豪傑皆忌我

玄蕃頭四位侍從
有馬豊氏
兵部大輔四位侍從
直政
和泉守四位少將
高虎

點注標記

陸奥守三位中納言政宗
福島左衛門大夫
因幡守康元
阿波守四位侍從至鎮
信濃守秀政
岡崎三郎信康
諸老奉行連署來請

三左衛門三位宰相輝政
若狹守三位宰相高次
源五郎四位侍從長益
加藤主計頭
左馬助四位侍從

利家有姻利家召而語之曰吾衰老為人所侮何面目立世乎吾將歸國也忠興曰公之憤固宜然廢遺命棄冲子而自引之國是自舍威權而取嗤於人也利家乃止而終與我有隙是月利家奉秀頼徙居大坂內大臣送之而還舟至平潟見岸上有兵衆失色以為大坂人追躡也或曰得非井伊兵來迎乎近則果然乃使般而還當是時天下牧長豪傑人人有自立之志而概皆忌德川氏相與欲圖之一日內大臣觀散樂于有馬氏井伊直政來請間曰今日外間騷擾恐有變宜及未昏還也藤堂高虎繼至密語久之共扶而出關東士氏在京畿者更相告言曰我君將有難盍往護之來護第者數百人先是伊達政宗以上總介忠輝為女婿福島正則以松平康元女為婦蜂須賀至鎮自娶小笠原秀政女康元內大臣異父弟之子秀政者故世子信康之婿也諸老奉行使人讓三家私婚背遺令三家介恃不服諸老奉行遂連署來請使解政柄內大臣曰我固不欲執政也諸公厭我我當引去於是我諸將以前日變故皆有蹤跡反詣之京畿騷然黑田孝高其子長政福島正則池田輝政藤堂高虎細川忠興京極高次織田長益加藤淸正加藤嘉明蜂須賀家政森忠政有馬則賴金森長近山岡景友新莊直頼等獨歸心於我每夜來護議事或勸入京極氏大津城內大臣不肯曰當是之際

嘉明　左衞門阿波守　家政　美作守三位中將　忠政　中務大輔則賴　金森出雲守　山岡宮內法印　新庄駿河守　進一步得勢退一步　失勢　榊原式部大輔四位侍從　康政塞關　本多佐渡守　伊奈熊藏備前守　延正信問謀　調和也停安定也　居間和解也　長政知爲三成所賣　肥前守三位中納言

點注標記

進一步、得勢退一步、失勢乃止、榊原康政以吏番至勢多、聞警疾馳至大津、故止不進、塞關以塞行人、行人頗悶、乃開關通之、京師以爲東兵大至也、驚々之計以故大沮、本多正信、伊奈忠次等適監新西上、亦兼程至、內大臣延正信、問謀、且曰、三中老調停尋盟、要我於大坂、可往否、正信曰、不可、因問曰、淺野彈正近爲何狀、曰、亦負平生、久不來、此正信即赴淺野氏、與俱來、內大臣讓曰、吾與子親昵日久、太閤之喪、治部猶計於我、子何獨欺我乎、彈正以卿始知爲三成所賣、流涕陳謝、自是徙傾心焉、而三成等務推戴前田氏、勸除德川氏、利家嗣子利長密告之細川忠興、忠興曰、吁、子亦爲治部所安

忠興諫利家

傾其頭也

蓑笠操舟

也、利長色變、忠興曰、子悔告我乎、前田氏存亡、將決於此、不敢不忠謀、生死必與子俱、子勿憂、利長大悟曰、微子、我殆不免、請煩子諫家君、忠興乃入諫利家曰、治部推戴公、公知其情乎、彼欲專事權而憚內府、與公、乃欲假公力以除德川氏、今日除德川、明日及前田公、獨暗於此乎、公總知其計、今乃在其計中、而不自知也、夫內府雄資智畧、諸將無出其右者、彼輩百計圖之、適覓自禍耳、公與彼輩共被其禍、不若自結於內府、以爲子孫之計也、利家領曰、然、唯子爲我計之、忠興即夜赴伏見、比曉來入我第、具告以故、自是忠興屢往來兩府、而憚外人指目、被蓑笠自操舟、時利家有疾、忠興與淺野加

利家請托兒

三成縱流言

越前中納言秀康

藤孝侍舟中　兵部大輔四位侍從　從我孝曰幽齋

點注標記

藤等俱勸其力疾、造伏見、面內大臣、利家從之、內大臣乘輕舸迎入邸、手設饌、使坐利家於諸將上、行密謀、勸我從向島第、以絕猜疑、曰、吾百歲後、公幸撫我兒、內大臣許諾、利家喜而去、忠興又請我往答之、內大臣許之、三月內大臣欲赴大坂、三成故縱流言、以沮其行、欲使利家怠之、福島正則又諫曰、大坂奸人巢窟、不可輕入、內大臣曰、並相來、吁不答哉、吾有警備、奴輩何能爲、十一日遂行、以將秀康留守、加藤、池田、細川、福島、黑田、淺野諸將皆從、以舟航、護水陸、細川忠興以與利家有姻、進父藤高、侍舟中、其實質之也、舟至大坂、岸有一女輿、一人自輿中出、視之、藤堂高虎也、進曰、道路恐有變、宜

女輿入第終詣利家

利政有異心　孫四郎利政能登侍從

日攝

諸奉行會于　小西攝津守

無噍類

玄以沮行長

御此而行、內大臣從之、入高虎中島第、終詣利家、利家喜、扶起迎謝、利家次子利政有異心、爲兄利長所制而止、及饗、諸將皆侍、利政佩刀、將近內大臣、利長目攝之、利政不敢發、其夜內大臣復宿高虎第、諸奉行會于小西行長宅、獨彈正少弼以我館伴辭焉、托也、三成議曰、內府託相復協矣、我輩將無噍類焉、之何如、行長建策曰、吾請今夜襲藤堂氏、縱火攻之、不則要之歸途、可以獲志、前田玄以、素歸心於我、因沮之曰、嗣君未長、我輩受諸老之令、同其命也、今私動兵、背天下約、縱使得志、豈能安然哉、且諸宿將皆護內府、不可輕、得志交戰不決、而結城秀康、以東兵來援、必大敗矣、增田長盛亦

歸伏見第

忠興探謀

宮部長熙房　福原右馬助

爭議天明

徙居向島

諸奉行著僧服謝罪

七將連署請誅三成

利家卒

然之。長束正家曰。且諜之。諜還報曰。中島列炬如星。乃止。明日。內大臣北還。榊原康政爲前驅。井伊直政爲後拒。遂歸伏見第。三成等悔恨。又謀襲擊我第。以爲非據忠興則事不可成也。乃因玄以請忠興啗以大封。忠興僞告之諸將。諸將曰。且可佯聽以探其謀。忠興乃與三成會于長束氏。問三成曰。欲除內府有何策。三成曰。我諜其邸。兵僅二千。邸側宮部氏福原氏皆爲我黨。而其宅頗高。我率衆據之。際放火箭。俟其避火迫以鳥銃可以鏖之。問其期。曰。今夜矣。忠興憂之。而不動辭色。徐曰。內府素訓練其兵。二千人決死出鬪。公保必勝之乎。且放火箭何論地高卑。彼苟諜知我計。則我能放之。彼亦能放之。是非策之得者也。我有一策。我以我兵二千爲子爲先鋒。突入死戰。而公等以大衆承其弊。克之必矣。三成等不肯。忠興力爭。議未決。而天明矣。忠興走告之加藤清正。並馳來白內大臣。曰。吾亦非不覺之也。奴輩來攻。則吾自焚第出東北廣地。決戰耳。忠興等促徙向島伏見故城址也。乃修築之。以二十六日。徙居焉。諸奉行知事泄。皆著僧服。要謁于豐後橋。以謝其罪。物情稍定。池田黑田淺野細川福島兩加藤七將。皆與三成有仇隙。於是遂連署請誅之。內大臣不許。時三成依於利家。七將遂赴大坂。請之利家。亦不許。閏月。利家病卒。七將議伺三成出要擊之。毛利。上杉。浮田。島津。佐竹。五

右京大夫四位中將義宣

三成女裝乞命

主公已思之臣不必言

中村式部少輔　酒井河內守

三位中納言景勝　景勝會議

三成就邑

家素善於三成。三成於是乃間行入浮田氏備前島第而以五家兵自衛。秀吉在時。佐竹義宣嘗賂三成得以兼幷其國。深德之。義宣是時在伏見。聞三成急馳見之曰。衆怒不可犯。能制之者。獨德川翁。治部宜自歸焉。乃使女裝而往自入乞命。內大臣許之。七將追至伏。治兵各第。而固請焉。內大臣心自許之。寢而不寤。本多正信入謁。欬曰。何亟就寢也。內大臣自中呼而問爲誰。曰。正信稟事。曰。所稟何事。正信曰。謂治部何。內大臣曰。吾方思之。正信曰。主公已思之。思則得焉。臣不必言也。趨而出。且日。內大臣使伊奈圖書出諭七將曰。治部窮來投我。我不忍與之諸君。且諸君欲以私憾戮重臣。吾何得許之哉。諸君必求逞其意。吾當助治部。而與諸君決戰。七將大驚。勉從之。乃使中村一氏。酒井重忠。諭三成曰。衆情恟恟。子盍解職就國。是爲幼主屏。以靖國家之亂也。三成謝曰。當熟慮而答焉。三成乃潛馳使大坂。謀之於上杉景勝。景勝大會諸藩主。議之。謀曰。治部宜聽命就邑。退伺世變。然後上杉佐竹皆歸藩聚兵。不復來覲。下兵於八州。以撼其根本。則內府必自將進討。毛利浮田以下。乃羣起其後。裏內府而東西擊之。從征諸將。置質大坂。必不棄此黨。彼內府孤立。服背受敵。雖有男智。無復所施。竟窘蹙而乞降矣。天下之事。皆可圖也。乃使使者還密報之三成。七日。三成聽命。十一月。就其邑

入伏見城

諸將就國

悉熟知也

伊集院右衞門大夫

點注標記

源二郎久直

高據其京城北

山口勘兵衞

寺澤志摩守

入朝京師

赴大坂見秀賴

三成投計於長盛正家

大野修理亮

土方勘兵衞河內守

澤山。內大臣慮七將要擊之。令少將秀康等護送之。七將不能發。三成既被擯。而諸奉行皆不自安。內三中老請內大臣入伏見城。以鎮京畿。許之。六月十三日。自向島從焉。諸藩主皆來賀。威望益重。七月。命諸奉行。令征韓諸將皆罷就國。上杉景勝請曰。去歲從封。未及施政。奧地難服。君所悉也。請一往措置焉。佐竹義宣請曰。統內寇起。請往定之。前田利長亦以襲封後未視國啓。請歸。皆許之。於是前田氏歸加賀。佐竹氏歸常陸。上杉氏歸陸奧。毛利氏歸安藝。浮田氏歸備前。而黑田氏歸豐前。加藤氏歸肥後。細川氏歸丹後。其餘諸將皆就國。是歲春。島津氏重臣伊集院忠棟有罪。島津忠恒誅之。伏

見邸。衆尤其擅殺。忠恒懼。屏居于高雄。以俟罪。內大臣遣伊奈圖書。率兵數十。迎還其邸。聞忠棟子久元在國擧兵。令忠恒歸討之。至是又遣山口直友勞之。賜以衣物。并遣寺澤廣孝。諭降久直。八月。內大臣入朝京師。九月七日。赴大坂。欲以重陽節見秀賴。三成在澤山。聞之。遣投計於增田長盛長束正家。長盛正家乃就館。告內大臣曰。加賀黃門與淺野彈正通謀曰。內府入城。則彈正伴與之博。因拉其手。令大野治長土方雄久搗刺之。內大臣與從者議。本多正信曰。宜稱疾不入。而徵兵伏見。以歸井伊直政本多忠勝榊原康政曰。不入則曲在於我。臣等從焉。以死衞之。內大臣兩用之。乃徵兵。兵來。

野人不知禮節

託言觀大紙鳶

酒井與七郎備後守

北廳淺野氏

入西城

放治長雄久於長政就國

點注標記

加賀守三位宰相長重

忠興爲利長白寃

橫山山城守

命判長賀守

故府武羽守

广川肥後守

關越前守

阿波助兵衞

長船越中守

居之位

三成定將御爲謀主

五年

鷹巢馬尾

文治中平氏家有鷹巢馬尾謂我欲大也

者三千八百。九日。率而入城。升堂。從升者十餘人。備七欲止不納。直政厲聲曰。內府有戒心。關東野人不復知禮節。內大臣入見秀賴母子。直政忠勝康政隨。障而坐。彈正少弼聞有讒言。稱疾不出。內大臣出至中廚。託言曰。爾下大紙鳶。東國所無。當使從者觀。酒井忠利出招從兵護衞歸館。內大臣曰。吾子在此。而我居伏見。其勢隔絕。非所以易入也。吾將從居與之鄰。遂長盛正家請以西城。奉之秀賴嫡母北廳。時來寓西城。於是去歸京師。內大臣代入焉。使秀康留守伏見。十月。與正信議。放治長雄久。使彈正少弼就國。不敢就。而赴武藏府中。以依其子。內大臣遂下令擊前田氏。前田氏治于金澤。丹

羽長重請曰。臣邑小松。與金澤隣。北伐之役。願爲先鋒。許而遣之。細川忠興聞而來見。爲利長白寃。因馳書加賀。使其老橫山長知來謝。內大臣命以利長母爲質。利長聽命。是月。浮田秀家將坂崎戶川岡花房四人。計攻嬖臣長船某。秀家欲誅四人。內大臣制止之。以四人附吏。時關東喧傳上杉氏有異圖。石田氏亦招四方有名之士。島勝猛嘗仕甲斐山形氏。稱爲知兵。三成延爲謀主。修繕守備。內大臣使人詰之。答曰。澤山當衝路。其荒廢不可不修也。五年正月。內大臣在大坂。受諸將參賀。二月。中納言所騎有鷹巢其馬尾。人異之。或引文治故事。以爲亂兆也。是月。內大臣令增田長盛大谷吉隆

東北諸國上變
直江山城守
親將東征
監物直政
彼執一槍吾亦執

纂注標記

保科彈正忠
筑前守四位侍從
長政
佐野肥後守
元忠留守伏見
鳥居彥右衛門
元忠
五左衛門近正
內藤彌[illegible]
主殿頭家忠
永訣足痛

促景勝入覲。景勝稱疾不來。而東北諸國爭土。變亦累
勝有反形。乃令伊奈圖書再往詰之。景勝校格不服。四
月復令僧承兌以書諭景勝老直江兼續。五月兼續復
書。書辭悖慢。內大臣大怒。遂欲親將東征。中老奉行並
請命將代往。弗聽。乃大議軍事。按東國地圖部署諸將
所嚮。伊達氏自信夫。佐竹氏自仙道。最上氏自米澤。前
田堀村上溝口氏自津川。自餘侯伯從內大臣自白川
進。堀氏老堀直政進言曰。白川之路絕險。所謂一夫當
關。千夫不過者。恐難於進。宜爲之計。內大臣曰。彼執一
槍。我亦執一槍。何難之有。乃下令諸侯伯治兵以來月
會江戶。石田三成佯請自從。不許。乃徙前田氏質于江

日本外史　卷二十一　〇九

戶。養保科正直女以妻黑田長政。十五日。秀賴來祖。明
日。內大臣留佐野正吉于西城。而自至伏見。以鳥居元
忠爲留守。以松平近正內藤家長松平家忠副之。元忠
嘗從三形原之役。傷股而跛。及老益難步履。於是聽堂
上用杖。望夜入謝曰。留守之任。臣與近正足矣。會津事
勢重大。家長家忠皆宜扈從。內大臣曰。京畿不保無變。
四將吾猶以爲少也。元忠曰。無變則已。苟有變。則此城
先被兵。而四無應援。臣當死以報國。他將帥不宜留以
貽敵也。內大臣慰勞之曰。吾童時質于駿河。汝自參河
來侍。蓋十二歲矣。今何老也。留而與談。夜已三鼓。元忠
曰。明朝早發。君少就寢。因辭曰。臣以此爲永訣。亦不可

高發伏見
丹後守高知
乘轎入夜過水口
彥右衛門忠一榮
大久保相模守
至江戶
三成候東下事
中當也
大谷刑部少輔
樫原彥右衛門

纂注標記

國棋出奕家
中手匹敵手也。國
手一國中之奕手也

知也。將起足疵。內大臣命侍者扶出。目送而入。
且日。爲發伏見。諸將將兩在者盡從。至大津。見京極高
次。賜物及其諸臣。以其弟高知而行。及石部。水口城主
長束正家請饗之。會有告其異謀者。乃乘轎入夜過
城下。正家驚追及於土山。謝罪。內大臣溫言遣歸。諸侯
伯相踵來從。得兵五萬餘。道將士以次饗之。至駿府。府
主中村一氏篤疾瀕死。使其弟一榮從軍。至箱根。中
納言使大久保忠隣本多正信來迎。七月二日。至江戶。
七日。大饗內外諸將。休士馬數日。下軍令十三條。使前
部先發。三成候內大臣之東也。曰。吾計中矣。乃議舉事。
會大谷吉隆自其邑敦賀將會東師。三成使其老樫原

日本外史　卷二十一　〇十

某要之垂井。吉隆問知其故。詰樫原曰。治部雖有才。而
不爲衆所善。今舉大事。誠能推戴秀家而自下之。令
其軍以懲景勝。或可僥幸萬一焉。雖然。我軍未合。而內
府久練。則所嚮魚潰矣。予謂以此諫治部也。乃至澤山。
問三成曰。子何以克內府。三成曰。山道豪傑皆應嗣右
之令。當不日會大坂。而東北諸國。擬通於景勝。景勝業
內府數月。而我舉西諸侯。扼驛路箱根。可一舉而克。是
諸老所定議也。吉隆曰。是亦可謂善計矣。而吾不保其
中也。子獨不見夫奕棋者乎。中手相對。善成者勝。即遇
國手。其所爲皆出我意表矣。內府國棋也。吾恐其出子
之意表也。且子舉事有不可者五。內府以小角武田北

三成舉事五不可
上圖者一國十九人
膠漆謂人心固結也

條諸豪老於兵機。以故大閤之英畧、終不能加焉。況於今乎。其不可一也。內府國富兵強、諸大國莫敢當。其不可二也。內府資望重於諸侯、而予以卑位微力有事。其不可三也。內府多熊虎之將、在昔織田右府選諸家將、率圖繪其像、時德川氏有參州一國、而上圖者十九人。今又不知其幾倍。我將士有類之者乎。其不可四矣。德川氏撫上非一日也。部屬精銳、義與國始終者、不可勝數。即有死事、諜其孤於繈褓、士之親附如膠漆然。我乃以瓦合之師抗之。其不可五矣。有五不可。子必止焉。三成曰、我已定約、其可止乎。且諸大國皆沉內府。內府不足畏也。吉隆大息曰、吁、子而有此謀、盍蚤告我。我

黑注標記

放虎還山
吉隆不忍棄三成
立花左近將監
小野和泉
跋躐也疐躓也老狼之頭下有懸肉進而躐之則退而踏其尾也言進退不如意也
立花參河增時入道宗賀
將勝無形
如水孝高
孝高清正不應檄

託送內府、率兵從之、與長東大藏夾擊之、可一擊而獲。今已東矣。是放虎還山也。乃辭出。既而不忍棄三成、遂還佐其謀、與俱至大坂、移書遠近、誣內大臣不利秀賴。所留西諸侯赴江戶者、立花宗茂在柳川、從大坂檄。其老小野某曰、內府雖握兵、不能敵西軍之衆。前跋後疐、不過保守箱根之險。而天下皆歸豐臣氏矣。不若速就大坂。衆皆是之。立花增時曰、公等所言、皆其形也。吾聞智將勝於無形。內府之東、必豫知西之有變。聞變之日、即還軍矣。且黑田孝高、加藤清正、在我近地、而素與諸奉行不善、必應內府。我宜與之俱進退。宗茂終從小野所言。孝高、清正果不從大坂之檄、曰、三成籍口幼主、以樹

義弘應西軍
小早川金吾中納言
秀秋陽應西軍
三成收質于城內
和泉守忠重
忠興妻自裁
正吉奔伏見
輝元入西城

私擅。不可與也。乃勸島津義弘、令歸東軍。而三成急使義弘。義弘終應西軍。孝高、清正又諭小早川秀秋。秀秋嘗為三成所讒、獲罪於秀吉。以內大臣救之、乃得免。常思報效。其從母北政氏又戒勿負內府。而諸奉行陽推奉之。秀秋亦陽應之。三成議收諸將孥于城內、以為質。遣兵諸邸取之。池田輝政妻為內大臣女、加藤清正妻水野忠重女、與黑田長政妻、並為內大臣養女。其族人留守者、皆以計脫之。細川忠興妻明智氏、使其婦前田氏先遁、而圍已合。乃下令禁鬪、縱火自裁。三成懼而截兵。使人入西城、諭佐野正吉。十四日、正吉以諸姬待自奔伏見。毛利輝元入居西城。於是侯伯會大坂者四十

黑注標記

元忠答長盛
馳使告變
鍋島加賀守

餘人、為應援者三十六國。乃議引軍東下。令增田長盛遣使伏見、諭鳥居元忠曰、大兵東下、將先攻伏見城。城本豐臣氏之有也。子棄而東、誰得詰議。吾受內府眷顧、又與子親善。故相告也。子速決計。元忠與三將答曰、我知受君命而守、不知聽他人令而走也。足下識念寡君之顧乎、則當見勉厲。今乃示以走路、殊非所望。德川氏不乏於人、而我輩將受此任、固決意於死。雖有百萬敵、不敢逃避。請速來以試我鋒。使者再至、有刃而已。乃馳使關東告變。事二十日、浮田、小早川、島津、鍋島等十將軍、合兵四萬、來攻城。兵纔二千、元忠盡焚城下街市、謂諸將曰、吾與諸君以寡兵守大城、不可相救、各守其所。

木下若狹守　正吉入守明志　日後日也　上林竹庵　茶匙爲獻　西軍別攻藤孝　至小山聞報

取天下在今日　傳命客將　情受質子之情也　義令知之之義也　頤指以動頤指使　則乃叙前事如意也　正則前驅

死而後已。乃命酒訣飲，分門而守。木下勝俊自城內不
自安，而出。佐野正吉請入守內。康家長辭曰，今日俱
守者，正吉曰，我日東大坂者，以諸姬庶出，我將外于此
以明我志。乃納之。茶商上林政重素受我眷顧，亦請而
入城，以茶匙爲獻。秀秋義弘送欵於元忠，請入城俱守。
元忠不納。諸軍乃圍城，松平家忠出戰不利，乃收兵固
守。大坂兵乃別攻細川藤孝。一旦伏見受圍之前日，
中納言發江戶，其明日內大臣繼發，行四日至小山，而
伏見使者至，內外大驚。中納言自宇都宮還，與將秀康
自結城來。觀信將士皆會焉。本多正信曰，從征諸侯，其
質盡在大坂，必不爲我用。爲今計者，宜盡歸之，而獨

與諸舊臣固守四疆，爲衆多。然之。井伊直政進曰，德川
氏取天下，正在於今日。臣聞天與不取，反受其殃。盍速
反大旆，掃蕩群雄，區區保一隅，臣所不知也。作色而出。
秀康曰，直政言是也，宜留要將而擧西上，內大臣
曰，然。使秀康出迎直政入，畢前議，且曰，下令盡會諸侯
于小山，使井伊直政本多忠勝傳命曰，大坂將吏與景
勝通謀，濁而大亂，彼挾諸質子而託言於如上，諸君縱
知其奸，亦情義之所難違也。即欲歸而畢者，宜速解去。
吾毫無所憾焉。當資其糧送而達之。諸將相目，未有
所答。福島正則進曰，三成首事，非如主所知，臣等焉受
其頤指，以敵於足下哉。願充前驅，殄滅賊黨。淺野左京

壽昌知勝　德永壽昌勝助　平天下不出五六十日　騮赤馬黑尾也　驪黑色馬也　二將請問

不使景勝出白河　義宣觀望

大夫與黑田長政池田輝政細川忠興加藤嘉明等皆
贊其議曰，吾曹從足下，固不顧妻孥。內大臣稱賞之。使
人問曰，東山受敵，我將首所嚮，先東乎，抑先西乎。諸將
答曰，西哉。正則引滿觴，長政曰並日西，一矣相約
爲下物。內大臣出而謝諸將，諭曰，公等先行。我亦當繼
往。因謂德永壽昌曰，子知兵矣。今日之事，勝敗如何。壽
昌曰，雖諸侯伯擧敵足下，而各自爭威，歸於不一，敗形
已觀矣。內大臣曰，然。凡勝敗之決，在於元帥，我雖無似，
又更事者。諸君尚聽我約束，平天下不出五六十日
矣。即賜壽昌驪馬，以爲鄕導，賜正則驪馬，以爲先鋒，直
政忠勝請間曰，諸客將之意未可測也。請令無他，

此輩下于以待成功異日。必曰我輩取天下以授德川
氏。臣爲主公，姦之。請以臣等充監軍，當率以往焉。乃許
之。諸將將發，皆獻誓書納質。於是擇留守之任，本多正
信薦秀康，乃召命之。秀康曰，兒願效力而討。何留守爲。
內大臣曰，汝年少，不知留守任重耳。且諸侯首質江戶。
非汝莫以繫羣心。秀康猶不肯。內大臣心曰，汝畏景勝
耶。秀康乃頓首曰，兒留矣。苟許兒以大將，則不使景勝
出白河一步。人人勿復憂。正信從其勝，曰，壯哉，郞君。
無論爲大將。內大臣脫所服甲擐之曰，是我少小所
被，未嘗視背於敵。今以附汝也。秀康拜辭，以爲之陣于
宇都宮令東北豪傑皆受其節度。初佐竹義宣觀望兩

東丹陵

平岩主計頭　松平勘四郎伊豆守

主税密旨使于政宗

虜者我疆後有政宗也　此城謂白石

政宗乞百萬石印信

最上出羽守　以伐少將　丹後守直寄　溝口伯耆守　村上周防守

端。陰遣身將平猶虎率兵救景勝。及西事作。糾修守備。內大臣使人詰之曰。子擁四萬之衆。無一人東馳者。不能無疑。苟不懷他心。則速擊會津。且糾質焉。答曰。渠於足下素無怨仇。何有他心哉。至若妻子盡在大坂。無復可糾者。諸將請討之。內大臣曰。且置。諸上國本也。東鄙末也。苟獲其本。末不患其不靡矣。乃使平岩親吉。松平信一。統下總諸豪以備之。初伊達政宗在大坂。請先馳歸以備會津。內大臣笑曰。子又發故態乎。事平。當賚以地。慎勿遽戰。政宗歸國。即襲取白石。內大臣使中澤主税往告。而爭問其去就。政宗誓不貳。主税曰。內府有別命。使公君臣熟議三之。而後告之。政宗請速聞之。不

答。明日。問請乃答曰。內府使謂公曰。吾留兵宇都宮。而西上。公收兵退守其疆。彼慮其後。不敢尾我。我捷而軍而來可也。而職之。政宗曰。吾力戰取此城。曷可遽棄之。從來勢入會津。主税曰。是內府所以丁寧也。勝敗不可必。苟有敗衄。適張敵勢。以他皆叛翼而向衛其鋒。豈劣過乎。願熟思之。公苟聽從。寡君更有審旨。政宗沈思久之。乃問曰。審旨何如。主税附其耳語曰。事平以會津白萬石附公。政宗大喜。使之送至小山。乞印信。收兵歸。大崎最上。義光素戴內大臣。則首攻會津。率東陲諸侯。臨米澤口。堀直政。其子直寄與溝口村上氏。擊越後人應會津者。內大臣皆下令禁戰。於是東事處置畫定。乃

而往諸將發小山

長政任正則

生駒讃岐守　九鬼長門守　雅樂頭近正近江　阿波守　長門守　大隅守嘉隆　山內對馬守

堀尾信濃守

刈井彌八郎

水野和泉守

日向守勝成

田中兵部大輔

中村甚兵衛　千村平右衛門　遠山久兵衛尉　而尾雲後守

使而往。諸將以二十八日發小山。當是時。天下劇擾。而間者來往如織。而父子兄弟分處兩地者。往往懷危疑。訛言沸騰。內大臣使召還黒田長政。謂之曰。世謂正則之心如何也。答曰。臣保其無他。即有他。臣擊之。乃馳長政。諭旨進之。生駒一正。蜂須賀至鎮。加藤貞隆。其父皆在西軍。內大臣留之不進。既而一正父近正。至鎮父家政皆送款。貞隆亦固請歸志摩。料其父嘉隆。分背遣之。山內一豐之家自大坂馳使告事。以聯經略中聚書。爲質。料一豐得之不解而獻。內大臣嘉之曰。猶觀也。一豐又問堀尾忠氏曰。子何以表忠。忠氏曰。欲納城。一豐曰。善。乃自納其掛川城。是忠氏父吉晴受內大臣命。

自濱松赴越前。將守其別邑府中。途過所知。刈井重茂者。與俱至刈谷。刈谷城主水野忠重饗之。卒爲重茂所刺。吉晴驚。立斬重茂。重茂石田氏所使也。報至小山。曰。吉晴殺二人。內大臣不懌。衆欲執忠氏。中納言曰。吾諳彼父子爲人。是必謬傳也。已而得實。遣忠重子勝成。還撫其衆。而忠氏首發納城之議。一豐既納掛川。忠氏亦納濱松。中村一榮納駿府。有馬豐氏納橫須賀。池田輝政納吉田。田中吉政納岡崎。福島正則納清洲。乃令諸舊臣代守焉。海道於是闢。而山道未闢。本多正信建策。擢木曾氏遺臣山村良勝。千村吉晴。歸徇木曾。肅遂西走。命遠山友次徇東美濃。取其故邑。而屍光教以美濃

昌幸幸村而走
信幸之妻命士卒乘陴
分軍由二道
徵淺野等前利長
富田信濃守　稻葉典通
道通　伊勢道通是也
見後
秀秋送書
伏見諸將捍禦不屈
亦書付卒
甫安稱左衛門尉

兵來歸。眞田昌幸以信濃兵叛去。昌幸長子信幸忠定
我眷顧。固諫之。昌幸使之赴小山。而自與次子幸村西
走。使過沼田。沼田信幸邑也。欲入見其婦。婦本多氏忠
勝女也。辭曰。良人不同歸。是必有故。妾不敢私開門。欲
見其子。曰。公欲抱孫。何必今日。遂命士卒乘陴。昌幸不
能強。兵歸。七日。勵兵以俟我軍。我軍分爲二。內大臣由
海道。中納言由山道。令會于木曾。內大臣乃徵淺野等
上方三人。以上方雖久與前田利長有姻。違之。川隔。
利長。使發兵拒越前。令富田知信。稻葉道通等。就固伊
勢。各自爲守。又發間使。予書于黑田孝高。加藤清正。遙
致方略。使統山海將士。以撓西軍之後。孝高答以書。諭

小早川秀秋。歸款於我。秀秋自伏見。送書小山。謝曰。僕
發筑前來。已本將會於東。而不圖爲賊所要。共攻伏
見。勢不可獨異。請俟大師來。倒戈償前罪。初西軍向伏
見。以爲當一鼓而收也。已而我諸將捍禦不屈。敵益用
大礮巨熕攻擊。十書使城中有甲賀人。長束正家部兵。
與之相識。得田秀家命。射書於城。以誘其內應。曰。不聽
則磔汝孥。八月朔。甲賀人縱火於城。西軍乘之。秀秋逐
召越。從松平家忠。松平近正力戰死之。島津義弘逆西
從內藤家長開門而射。殺一條人。被創退入仆書附
卒。山口汝消闕世之關東。遂縱火自殺。其子小郎與安
藤定次。佐野正吉。山岡甫安。皆死之。外城陷。鳥居元

七合七退
雜賀孫一
元忠自刃
質人稱首埋葬
質人佐野山內
衛門
是日東軍迎發
親憲有憂色
杉原常陸介
竹柄紙麾亦毋用矣
三成遺書昌幸

忠之卒勸其自殺。元忠曰。未也。殺敵人。亦非報國乎。
乃登壁。亂射殺傷過當。敵發火箭。焚樓櫓。隨撲隨燃。
忠知不可守。率兵二百。開門而戰。七合七退。敵兵益進。
我兵皆殲。主從僅餘卒。無不戰死。元忠杖鎗少憩階側。
息。敵人雜賀重次進欲擊之。元忠曰。吾本城大將也。汝
汝首重次。拔槍揖曰。僕豈敢。君請自裁。元忠乃使重次
釋已鎧。自割腹而死。年六十二。重次刎而裹之。手爲函。
首傳于大坂。質人其鎗元忠首葬之知恩院。是日。我前
軍發江戶。內大臣發小山。四日。至江戶。得伏見之報。哀
慟憫戰死者。子皆令襲封。米澤曰。諸侯聞伏見陷。亦
比歸江戶也。疑懼引還。越後諸侯亦收兵自保。越後人

應景勝者。亦收入津川。上杉氏將士請追擊內大臣。景
勝不敢許。其將士竊相賀曰。內府西顧。狼狽而回。我勝
必矣。獨杉原親憲有憂色曰。內府回軍。非不得已也。內
府若勝。則我公何以獨立乎。初內大臣之赴小山也。遺
其軍麾中路。覺之。從騎欲馳歸取之。內大臣曰。無以爲
也。命伐道傍竹篠爲麾柄。取紙手裂之。束於柄端。試揮
之者再。曰。如景勝者。用此而足矣。及發小山。擲之地曰。
此亦毋用矣。石田三成遺書眞田昌幸。報知上國大捷。
轉致會津。且曰。內府分兵守管內十餘城。與上杉佐竹
相持。焉能歷二十日程而來上國哉。即能來乎。邀之
海道。擊而擒之耳。子善守山道。諸老皆欲賞子以信濃。

利長不應三成　吉隆守入越前家等
入勢
脇坂中務少輔
朽木河內守
赤座越中守
小川左馬助
毛利甲斐守
長曾我部宮内少輔
秀信拜吏出平
岐阜中納言
氏家内膳正
羽柴下總守
岡部孫次郎
青木紀伊守
山口玄蕃允

也。呂宋島征治兵三成等又遣書北陸數招前田利長
利長不應大谷吉隆導京極高次及脇坂朽木赤座小
川諸將入越前長東正家導毛利秀元及長曾我部守
入伊勢中納言織田秀信在美濃岐阜介居東西衝要
之地西人誘以大封秀信欲應其臣諫曰豐臣氏實負
於德川氏嘗以我宜以今日決去就焉前田女以爲宗
師所司代亦教其歸東軍秀信弗聽終爲西人城守氏
家行廣以桑名羽柴勝雅以神戶九鬼嘉隆以鳥羽岡
部某以龜山丹羽長重以小松青木一矩以北莊山口
正弘以大正寺皆應西軍西軍總十八萬騎其圍伏見
者引而東下入美濃修大垣城以爲根據使四近將士

標注標記　日本外史　卷二十一　○十九

內大臣舉動如常
前軍三清州相持
市橋下總守
吉直御命而至
村越茂助
解體有離叛之心也

砦于犬山以援岐阜十一日三成先入大垣以迎諸將
警聞至江戶者項背相望內大臣曰我已處置之矣舉
動如常十三日我監軍井伊直政本多忠勝引前軍二
十七將騎卒五萬至清洲距大垣七里相持未戰毛利
氏前部攻阿濃津城富田知信受東命固守不下
伎出擊敵將長束正家走之我將德永壽昌與市橋長
勝攻福東高須二砦取之以絕大垣桑名糧道而大垣
兵日加我軍有流言前軍諸將與敵通款二監數返使
江戶促內大臣親出欲以鎮軍情不報命十九日村越
吉直御命而至二監迎問其旨吉直曰稱疾不出耳二
人大驚曰予慎勿將此命累將則諸將解體矣因私改

嘉明悟者
不進取

其命授之且曰會諸將而引吉直吉直心竊謂二監所
言主公豈有不知中汝衷以寧直名而特覺此命者收
代不朴其言也乃言於諸將曰內府言諸公久也吾
吾有寒疾不可遽出二監失色諸將黙然加藤嘉明曰
臣聽命矣福島正則曰何謂也嘉明曰吾曹與敵對無
未嘗出戰大帥之不西上不亦宜乎正則衝掌曰然然
遂議進取正則曰岐阜兵衆而阻木曾川未易攻我望
言攻犬山則彼必分兵援之我則進岐阜岐阜略則く
山自潰二監從之織田秀信果分兵來援二監乃部署
諸將留藤堂高虎黑田長政等備大垣犬山令福島正
則涉尾越川出其西池田輝政亂河田渡出其背諸將

標注標記　日本外史　卷二十一　○二十

監諭二將
悻悻然很恚也
一柳監物
淺野也
右近先登別堡

分隷之兵各萬餘正則以河田上流路捷欲自赴之以
先諸軍輝政又以出敵背爲恥二監諭正則曰公已受
先鋒之任誰敢爭之但公主本州舟楫可辨池田不然
也諭輝政曰公德川氏之婿當務利其翁何悻悻然與
衆人爭尺寸乎二人乃服岐阜人聞警請援兵以俟大
垣援秀信不聽出兵阻水二十二日輝政亂流過敵于
米野破之攻北門正則攻酚竹鼻砦攻南門城兵善拒
不可拔淺野左京大夫與一柳直盛等攻其別堡堡險
而隣左右泥淖大夫老臣淺野右近率長美濃諳其地
堤踐田而先登揚徽于壁上大夫望之曰不逮不可士
由馬上揮槍身先士卒士卒皆奮攀壁而入斬城將南

岐阜陷
二監折二將
加藤左衛門尉
竹中丹後守
關長門守
犬山潰
合渡即河田渡字相通
三成等還大垣
藤堂玄蕃
高政或作良政

部遠山以下五百人。餘兵走城。城中驚擾。諸將鬪入。拔
秀信遂降。逃入高野。正則與輝政爭功。欲鬪。二監折
之曰。以私忿忘公事。曾辭之實安在。二人服而罷。犬山
敵聞敗而懼。城將加藤貞泰與竹中重門關一政皆降
歸我軍。自餘諸將皆通。大垣敵聞我攻岐阜。出援之。
島津義弘石田三成陣呂久川。遣三千人進至合渡。長
政高虎等謀知之。相謂曰。是吾曹任也。乃分道而渡。天
方霧。敵兵不覺。諸將急擊敗之。追北至呂久川。義弘曰。
前軍雖敗。吾與子整兵橫擊則勝。三成曰。敵兵銳進。岐
阜既陷矣。吾已不能援。何可當銳勝之鋒乎。收敗兵俱
還大垣。高虎族高政進至赤坂。諭居民使安堵。諸將繼

據軍赤坂
秀家為元帥
三成退戰
參議秀元也
中納言輝元也

至。止舍定為頓軍之地。南與大垣對。會浮田秀家至。自
伏見三成迎而犒之。推為元帥。秀家曰。敵兵戰疲深入
客地。吾乘夜襲之。以逸擊勞。必得大利矣。三成曰。當與
島津小西議。秀家曰。貴神速。何議之為。吾獨出戰。
明日三成止之曰。島津小西皆以為地勢沮洳。不便夜戰。
且夜戰以寡擊眾者也。今以眾擊寡。何必於此。今日利
參議在伊勢。安藝中納言在大坂。俟其盡到。合軍決勝。
秀家曰。我軍盡至。則敵軍亦盡至。勝其可必乎。雖然。予
搆老輩之言。吾後生也。不敢違焉。惟予勿悔之。乃入大
垣。小早川秀秋自伏見至高宮。稱疾不前。三成等疑之。
使人往議事。內判之。秀秋竟不出。於是稱疾愈甚矣。

左京亮光嘉
興山高野木食上人
細呂木在越前

濃。不收入大垣。大垣草帥以岐阜陷。召伊勢越前之軍。
毛利秀元長束正家等再攻富田知信。知信堅守累日。
上野城主分部光嘉棄城來歸。與俱拒。知信妻有勇。冀
夫而戰。其郛已陷。嬰守內城。於是敵使僧興山入諭。致
城。不聽。強而後聽。秀元正家等乃入美濃。秀元族將勸
秀元歸東軍。遂陰遣質。大谷吉隆數誘前田利長。利長
不應。與弟利政攻拔大正寺。進至細呂木。欲攻北莊。將
聞東軍敗于海道。乃退過小松。兵于淺井畷。力戰而還。
吉隆與京極高次等。取大正寺府中。於是引入美濃。高
次素歸心於我。欲城守大津。故遲回不發。脇坂以下先
發。亦已通款焉。而吉隆不知也。使之陰備。秀秋秀元也。

秀元屯于南宮山
秀秋屯于松尾山
曾根在大垣城東北
中納言秀忠
因幡守康元
日向守家成
丹波守康直
親將發江戶
酒井作右衛門

于南宮山。秀秋屯于松尾山。皆在大垣城西。島津義弘
屯于城東。城北有長松砦。將某為西軍守。及我軍至
赤坂。某守遁。二監遣一柳直盛守之。旗幟張疑兵。又
遣水野勝成守曾根砦。為其聲援。西軍眾議不決。我軍
亦以敵兵聚盛。不敢出戰。日俟內大臣至。內大臣得村
越吉直之報。大喜。乃命榊原康政輔中納言。以兵三萬
西上。以二十四日發下野。直出山道。間日。得岐阜捷報。
使人轉告東陲諸國。賜書正則輝政以下賞之曰。且勿
戰以待我出。命異父弟松平康元及石川家成留守江
戶。九郎信吉及松平康直留守其所城。遂命諸城留任。
九月朔。內大臣親將發江戶。酒井某村中某擎金扇馬

村串與三右衛門　近藤登之助　大久保彦左衛門　伊奈圖書助　成瀬隼人正　安藤帶刀

西方塞擊而開之

絡繹屬道布陳連續也

秀康挑景勝

堀左衛門督

表葵章白旗。在馬前。近藤秀用・大久保忠教掌之。渡邊守綱・伊奈令成・成瀬正成・安藤直次等十五人。爲弓銃隊長。下野守忠吉以下。親衞將領三十餘人。兵凡二萬五千。石川家成白曰。臣聞星家之言。今歳西方塞。請避方而發。内大臣曰。西方塞。則我擊而開之。遂發。自東海道鼓行而西。近畿西國將士。爭發使者。迎拜馬首者。絡繹屬道。而東北空虚。宇都宮軍中訛言。會津悉甲南下。少將秀康使人言於景勝曰。小子受父命。居守於此。不能從上國軍。甚苦無事。願與公一戰。公能來乎。抑小子當往也。景勝辭。邀兵北攻山形。最上義光・伊達政宗與之對。守堀秀治聞岐阜陷。大軍西上。乃攻取津川。前

利政叛

高次守大津

藤孝守田邊　内記忠明

清正奪還爲肥後

大友修理大夫義統

山道軍不至

大垣落手

至赤坂

田利長將會大軍。發兵復攻小松。小松既通款。乃攻大正寺。逐部守兵。遂招北莊。會前田利政以能登叛。乃不敢進。京極高次守大津。西軍三萬攻之。不能拔。細川藤孝守田邊。與西軍二萬相持兩月。加藤忠明迎擊毛利氏軍于伊豫。加藤清正攻小西氏於肥後。黒田孝高攻大友氏于豐後。迭有勝敗。十一日。内大臣至清洲。召直政・忠勝於赤坂。賞其功勞。止軍二日。以俟山道軍。軍不至。内大臣決策獨發。十三日至岐阜。或獻巨柿。内大臣戯曰。大垣落我手矣。擲之地。使近士爭取之。蓋以垣柿國音相通也。十四日。發岐阜。前軍諸將迎謁呂久川上。内大臣面褒岐阜戰功。遂率諸將至赤坂。當是時。天

入下之兵東西分屬

赤坂多白旗

踏躡欲行不行之貌

大垣壯固秀家非暗者

建旗鼓于岡山　岡山令呼勝山蓋由戰勝也

東軍壓外

下之兵。美濃以東者。概屬我軍。美濃以西者。概屬敵。四方豪傑割據方隅者。皆觀望其成敗。而東軍以内大臣來。士氣大振。而西軍偵騎走報大垣曰。赤坂多白旗。得非内府來乎。秀家・三成等陽大言曰。彼方畏上杉・佐竹。踏躡不進。焉得遽來此乎。我諸將請乘機攻大垣。内大臣曰。大垣城雖壯固。兵食皆足。秀家雖少。非暗者也。而義弘・行長・正家・吉隆。一心戮力。持重不出。攻之必損我兵矣。獨三成輕而恃衆。若誘出之外。使秀秋・秀元撓其後。則可一戰鏖也。我且動軍以試之。日午。建大將旗鼓于岡山。令諸將少移陣而前。三成邀秀家登樓而望曰。東軍壓外何也。偵騎爭報曰。内府來矣。諸軍聞之恟懼。

式部一榮也

田邊大津之兵攻細川京極氏之兵也

島勝猛曰。是張聲勢以怵我耳。我當乘其動搖擊之。秀家曰。然。藉内府來。亦吾所期也。吾與治部當以先鋒挑戰。勝猛建策。設伏於一色村。而遣輕銳涉株瀨。挑中村一榮陣。一榮迎戰。有馬豐氏在其傍。分兵援之。西軍走。一榮張左右翼追之。内大臣自中軍望見。謂侍臣曰。式部嘗鍊兵。隊伍可觀也。追者渡而進。内大臣曰。噫。敗矣。果遇伏。走者皆返。我兵不得退。内大臣命直政・忠勝往收之。二人則馳左右指揮。自殿而退。敵兵不能尾。收入大垣。大垣諸將會議曰。内府來惟也。何以決勝。秀家曰。彼必悉銳來攻。我守備既具。足以待之。田邊・大津之兵。將不日來會。安藝黄門亦當繼至。我擁敵于堅城之下。

三成沮秀家之策
中納言指秀家
宣言直取大坂
西軍決議出戰

點注標記

宰相也
三國備前安藝薩摩也
中務大輔家久
勝猛沮夜襲
皈已爲知
皈已爲知便識也已止也可以用取
皈知止方之則也

而內外擊之。其勢如鷹鸇之搏烏雀。是今勝之策也。三
成曰。不然。今敵兵半於我。吾聞倍則戰。未聞倍則守也。
我輩擁大兵征伐關東。而坐守孤城不敢出戰。天下之
望我者。皆沮喪矣。往年小牧之役。太閤過慮。當戰不戰。
終成內府之名。今豈可貳過哉。諸將負勇者多右其議。
吉隆正家爭之曰。當今之世。誰與內府決勝於野戰者。
獨有持重以疲之而已。中納言謀慮深長。宜聽從之。議
未決。內大臣媺知之。乃宣言曰。敵不敢出。我將置兵而
西。直取大坂矣。皆束裝。大垣諸將聞之。終決議出戰。曰。
備前中納言出陣關原。安藝宰相以前軍邀敵。薩摩參
議自菩提山赴赤坂之北。遶出敵背。三成以下分爲三

軍。皆纖合擊擒東軍于呂久合渡。乃下令治兵。使人出
戍三國之軍。即夜島津義弘使族家久入說曰。東兵遠
來。衆心未定。請今夜潛兵襲擊。吾爲先鋒衝其壘。下必
利。不利乃赴關原。爲未晚。島勝猛曰。詰旦之事。吾將再
見德川甲背。何必草草爲也。三成曰。然。家久顧勝猛曰。
子嘗見德川甲背乎。對曰。僕少仕甲斐。嘗追之遠江矣。
家久曰。今德川非舊德川。子同視之。可謂皈已爲知也。
不辭而出。毛利秀元素通於我。乃託言不欲爲秀家先
驅。三成親往諭之。不肯。三成乃約曰。吾輔浮田君與敵
交鋒。而公橫擊之。吾皆其時擧烽爲號。秀元佯諾。三成
乃赴筑前軍。見秀秋最之。遂北赴小關村。大垣諸將纖

西軍布陣分也
有馬修理大夫
河兄肥後守
糟谷內膳正
石河光吉
布施飛驒守
玉置小平次
平塚因幡守
戶田武藏守
鍋島信濃守
長曾我部宮內少
輔
祖父江法齋
馬矢皆濕
敵墮術中
下令部署諸將

點注標記

中驅第二陣也
戶川肥後守
津田長門守
京極丹後守
稻葉右京亮
遠藤但馬守
小出遠江守
龜井武藏守
赤座長門守
松下右兵衛
西尾豐後守
津輕右京亮
左衛門別家
本多豐後守
大須賀出羽守
奧平藤兵衛
貞治監秀秋軍

發。設大炬于衆原山以燎。斷路隘。隊伍不紊。久之雨收。
甲皆濕。五更而達。浮田秀家島津義弘皆天滿山東向
而陣。小西行長陣其左。石田三成又陣其左。有馬則兄
糟谷石河布施玉置氏陣其右。大谷吉隆與平塚爲廣
戶田重政又陣其右。小早川秀秋屯松尾山。脇坂安治
小川祐忠朽木元綱赤座久兵在麓。毛利秀元屯南宮
山。鍋島勝茂長束正家長曾我部盛親安國寺惠瓊在
麓。皆北嚮而陣。騎卒凡十二萬八千。福島氏候吏法齋
者走報曰。敵出矣。正則問何以知之。曰。臣擬馬矢皆温。
是以知之。正則乃使人赴岡山告之。既而長松曾根諸
砦皆上狀。內大臣哂曰。敵墮我術中矣。乃下令軍中。部

署諸將。以福島正則爲先驅。下野守忠吉與伊井直政
本多忠勝。爲中驅。黑田長政加藤嘉明細川忠興田中
吉政生駒一正竹中重門戶川達安等。爲右軍。藤堂高
虎山內一豐織田長益津田信成京極高知等。爲左軍。
蜂須賀至鎮筒井定次稻葉貞通遠藤慶隆小出秀家
龜井茲矩寺澤廣高等。爲游軍。淺野左京大夫池田輝
政與中村彼永市橋有馬金森等。備南宮山。水野勝成
松平康長與一柳松下西尾津輕等。備大垣。內大臣自
以麾下爲中軍。酒井家次居前。本多康重大須賀忠政
居後。騎卒凡七萬五千。遣奧平貞治潛赴松尾山監秀
秋軍。使俟戰酣爲內應。黑田氏將毛谷主水使至中軍。

鬪士三萬耳
擐甲不冑
南宮之敵謂秀元
賜忠勝三國驪
天霧迎于關原
忠吉先馳
東擺衝陣 出雲守忠朝 義弘手力戰
正則督戰
長政先勝猛
吉隆健鬪

呂問敵數。對曰。三萬。曰。我候騎皆以十餘萬告。汝何所見。對曰。臣算其鬪士而已。内大臣大悦。十五日。黎明。親擐甲不冑而巾。上馬。率諸軍進在桃配野。召忠勝問南宮之敵可疑。忠勝曰。彼若挾詐。當下山陣。今猶在頂。是無怠也。内大臣曰。然則忠勝以名馬三國驪者。進之。曰進軍可半里。家次以白旗十二旒先行三百歩。會天大霧。咫尺不可辨東西之軍。遇于關原。日加辰。而天霽。敵諸將。概我軍已近。欲誘致而夾擊之。未敢挑戰。忠吉時年十二。與直政以兵三百踰正則陣而前。正則臣可兒才藏詰何之。答曰。下野公子井伊侍從。自爲斥候也。曰候騎不可多。直政乃附兵於其老木俣右京。而以十餘

騎馳。既而中軍吹螺起。諸隊大鬨。弓銃已交。忠吉親冒義弘陣。與一驍騎搏。墮馬。命從兵斬之。復進。被創。直政扞戰。右京尋至。忠勝來。三國驪。横衝敵陣。陣皆披靡。其子忠朝。手斬二騎。義弘行長戰甚力。秀家亦擊正則。殺傷數百。我衆將御。正則叱咤督戰。會游軍來援。合兵疾擊。我右軍自菩提山南。併轡而進。長政隊。揀死士千餘自從。欲必擊三成。先諸將迫其柵壁。三成將島勝猛。吉政一正與三成將蒲生備中北川十郎戰而不利。嘉明忠興擊其横。吉政等返之。左軍諸將自道南進。直擊吉隆。吉隆與爲廣重政健鬪。我兵不可進。時日將午。兩軍迭進互退。勝敗未決。西軍數擧烽。秀元不敢動。秀秋亦

試礟松尾山 平岡不見 稻葉佐渡守
傳令齊進
西軍大敗
將帥無一人死者
勝而緊冑綦 然堅結冑綦謂不驕怠也 擯與儐同擯介也 主國之君所使接賓者在主曰擯在客曰介 中務忠勝也
視創注藥
鷹之俊者其雛亦俊 直政以雛鷹之俊比忠吉故内大臣謂縱獸爲因直政之發縱指示得宜
何醜駭也
雉而遇鷹固宜如此

不敢應。東軍來軍發礟松尾山以試之。與平貞治自伐之。秀秋乃以兵八千下山。平岡重定稻葉正成爲先鋒。迎吉隆之右。不利。貞治戰死。脇坂朽木小川赤座諸將與我左軍相翼而進。信成長益斬重政。小川氏部兵斬爲廣。秀秋返戰。三而合擊。於是内大臣傳令諸軍鼓譟齊進。聲震天地。西軍大動。我先驅乘之。擊走秀家。我左軍既獲吉隆。進與右軍夾擊。走三成。斬十郎備中。行長之軍望見擾亂。欲御而整。我中驅迫擊走之。義弘以一軍東南走。正家盛親等皆潰。西軍遂大敗。我軍乘勝追北。斬首四萬級。原草爲之赤。未時戰止。我士卒死傷不滿四千。將帥無一人死者。盡赴中軍效首虜。内大臣據

胡床。顧左右取冑。左右怪問故。内大臣笑曰。諺所謂勝而緊冑綦者也。乃以忠勝爲擯。延見諸將。忠勝贊曰。列侯今日之戰。皆絶類離群矣。正則曰。中務用兵。乃過所聞。忠勝曰。敵脆弱。不足較也。忠朝來謁。刀反不入室數寸。衆壯之。忠吉直政裹創而至。内大臣起。視直政創。手注藥。以其餘賜忠吉。直政告忠吉戰状曰。鄙語言。鷹之俊者其雛亦俊。臣於四郎見之。内大臣曰。發縱者得宜。前秀秋秀元疑懼未至。内大臣使人召秀秋。乃與脇坂安治等來謁。膝行而前。莫敢仰視。正則耳語長政曰。黄門何醜也。長政曰。雉而遇鷹。固宜如此。内大臣使秀秋攻澤山自效。以小川赤座有罪。奪邑放之。秀元使使賀

決天下勝敗於一日

心未降心未安者也
取客將家室而後凱

含膝川

旬月閒海內畫服

熟注標記

族誅石田氏

懸令索渠率

福原右馬介
熊谷内藏允
垣見和泉守
相良宮内少輔
秋月長門守
高橋右近大夫
丹後守康長

備中守長吉

獲正家捕行長三成

捷以為其父押元在大坂不敢先謁引而西歸池田淺野等亦徹備上謁正則進而言曰足下決天下勝敗於一日振古所無也岡江雪曰譬之猶昏夜向明也盍凱內大臣曰諸君為我努力得以取此大捷而諸君家室皆在大坂吾心未降也不出數日吸附之諸君然後凱耳諸將聞之有感泣者於是從使井東柴捷於中納言及水將秀康使直政忠勝西次令循自以諸軍止含膝川內大臣既大捷西軍崩潰散之四方四方豪傑莫不震慴旬月之閒六十餘國盡服於德川氏先大捷四日田邊圍解細川藤孝徙龜山先大捷一日大津陷京極高次之高野敵圍二城者或奔或降大捷後一日內大

日本外史　卷二十一　○二十九

臣進踰磨鍼嶺陣正法寺山使直政忠勝率小早川脇坂以下攻澤山澤山兵已逃殘黨死守明日直政自城後水道入縱火焚之諸軍繼入族誅石田氏遂徙陣永原明日又徙八幡山懸令大索諸渠率我軍留備大垣者聞關原戰作進薄其陣城將福原長堯石田氏戚屬也與熊谷垣見相良秋月高橋等同守不下松平康長令銃卒以銃代招破陣而入奪其外郭議曰大師既捷是何足損我兵乃緩攻之四日相良以下素通款於是斬熊谷垣見以降福原削髮遁尋賜死我軍留備南宮者奉命追擊多所斬獲池田長吉龜井茲矩遏水口獲其家還報以城內貨財賞賜之近江人捕行長獻之田中

大使來勞

宗涉賴母子

怖服安定也

昌幸不應答康政以

戶門一西

熟注標記

仙石越前守

森右近大夫

怒山道軍之愆期
怒遲西川失期
酒井備後守

彌縫彌補合也
牧野右馬允
本多飛驒守

吉政捕三成于伊吹山中獻之十九日內大臣幕于大津天皇使使勞之內大臣拜謝曰小人挾中擾亂天下臣家康賴諸將吏之力得以攘除之四方殘黨當不日來降幸勿勞聖慮焉乃命池田左衞門尉福島左衞門大夫淺野左京大夫先入京師鎮撫士民以聞比報氏大坂聞敗內外失色輝元長盛馳使乞降內大臣不答使大野治長往諭秀賴母子曰近日之事吾明知不出冲子也今亂人既獲宜安堵如故於是眾情大安京畿悅服而山道軍亦至山道軍以是月二日至小室使真田信幸招其父昌幸昌幸不肯紿辭康政曰彼必復來敵備以待昌幸果起不敢迎本多正信勸攻之戶田

日本外史　卷二十一　○三十

一西爭之不聽六日攻之不利乃令小室城主仙石秀久川中城主森忠政備之而西十七日至妻籠遇報捷使者兼程以至內大臣怒其愆期擯不見中納言埜泣而出康政正信與大久保忠隣酒井忠利請見亦使井伊直政辭之直政素受寵任又為公子忠吉婦翁於是出傳命因婉言曰儲君遲撓不及大事公等亦嘗得不分責也諸將惶恐而退獨忠利留謂之曰儲君後期以攻上田爾主公不必深尤于何遽訴之為直政曰吾為儲君歎恨不能不言忠利作色曰藉令儲君夫雖於主公子默賊也宜彌縫之令乃衆彰其過果何意乎願得聞其說焉扣刀而進牧野康成本多成重救解而止

舌戰勝武功 舌戰以口舌爭也。
上野介正純。
爲天下猶奕棊 敵子者敵碁子也。
譬言幸等 凡攻戰棊勝曰贏、負曰輸。
褒一西
命長政助秀康
令弟謂利政 利長囁嚅不對 囁嚅欲言不言貌。
尊公謂利家
山岡道阿彌
福島掃部頭
坂倉四郎右衛門 後伊賀守
加藤喜左衛門
大久保十兵衛 後石見守
遣吏行所司代事
中納言入京師
內大臣入大坂
梟三成等首

衆指忠利曰、彼今日舌戰、過往年武功萬萬。本多正純入白曰、慾期由於正信也。願罰正信以警儆君之無過。內大臣意稍解。二十日、至大津。召見中納言、謂之曰、爲天下猶奕棊也。能勝其全局、則雖有敵子存者、何足較輸贏哉。汝未聞吾說乎。中納言曰、爾時戶田左門諫紀勿以小失大。誠如大人所言。曰、彼微者也。故其言不行耳。乃召一西褒之曰、吾使汝言、可行矣。命爲大津留守。淺野彈正少弼、奉命從中納言而至。內大臣召而謂之曰、西面之事、我與秀忠能辨之。東面獨有秀康、子任助之。以經理奧羽。彈正少弼乃東。於是兩道之軍盡萃于大津。侯伯將士來謁者如雲。前田利長、圍青木一矩于

越前、數日而捷聞至。一矩懼降、納質及賂。利長受質郤賂而來謁。內大臣慰勞之、問曰、令弟何如。利長囁嚅不敢對。內大臣曰、子安之尊公嘗以子兄弟託我、我豈忘之哉。使能俟命。山岡景友奉命徇伊勢、拔福島正賴守長島。及捷聞至、出兵要南宮敗兵、擊走之。取桑名龜山神戶諸城、而來謁。內大臣乃遣奧平信昌入京師、以坂倉勝重加藤正次大久保長安爲副、行所司代事。捕僧惠瓊。二十二日、遣直政忠勝率列侯臨大坂。輝元長盛復乞降、不答。二十四日、中納言入京師。二十七日、內大臣入大坂、遠近屛息。十月朔、命奧平信昌徇石田三成小西行長僧惠瓊、斬于六條河原、併長束正家首梟

放長盛
勘兵衛了、一名吉光。
削輝元六國 六國備中備後安藝伯耆出雲石見也。
三國備前美作出雲。
秀家之臣以兆聞
修理大夫龍伯義久
許義久之降
中津在豐前
中川修理大夫
太田飛驒守
大村丹後守
水股在肥後
久留米侍從秀包
筑紫上野介

于三條。磔伏見城中應敵者十八人于粟田口。遂下令伐西南諸國未定者。以中納言爲大將、刻期發軍。十九日、中納言入大坂。輝元長盛乞降益力。乃放長盛于高野。使藤堂高虎收其郡山、釋其留守渡邊了。高虎削輝元六國、收浮田秀家三國。浮田氏臣某來告秀家既死。而潛使秀家奔依島津氏。島津義弘之歸自關原、其兄義久因之而乞降。內大臣曰、我初遇義弘父子甚厚。何所負而黨亂人。其國在所不許。雖然、吾不忍復勞兵。乃許其降。義久欲來謝。會疾作、伊集院族亦爲亂、以故未能來也。初豐後故主大友義統應西軍、欲復其舊國。首過杵築。杵築告急於黑田加藤氏。黑田孝高方以募

兵萬人、發中津、南伐。聞之、赴援。與杵築兵合、擊破而降之。轉攻熊谷垣見氏邑。偶得關原逃卒、縱入其城。城皆降。遂助中川氏、攻下太田氏、盡定豐後。還入豐前、攻香春小倉、踰月皆下之。轉入筑前。加藤清正援杵築不及。乃攻宇土八代。肥前大村氏始不應西軍。於是發兵助清正。清正亦使關原逃卒入諭焉。二城皆降。薩摩兵援八代。至水股而遁去。清正乃與孝高約、來攻筑後。鍋島直茂舉兵應之、擊立花宗茂。宗茂既降東軍。孝高清正和解之。召立花增時、行成宗茂乃出面曰、公等豫知內府必勝、非我所及也。清正置之熊本。遂與孝高徇下毛利秀包筑紫廣門邑。十一月、合二肥二筑二豐兵、臨薩

伊東修理大夫　定九國　佃四郎兵衛　鈴木平兵衛　定四國　賴明重勝　小野木縫殿助　石川紀部郎[illegible]　[illegible]　藤孝長詞學

點注標記

谷出羽守　[illegible]　呼乘本壽寺　守隆乞父命　信幸乞父弟命

摩境。七日向伊東氏世與薩摩仇。攻取宮崎佐土原。兵來會。内大臣聞之。下令於島津氏。既降。許其兵以定九國。初毛利氏遣將侵伊豫。攻鎮崎。加藤忠明爲尻。嘉明留守與其將佃一成。隨方防禦。大破之。長曾我部盛親還自關原。因井伊氏乞降。許之。盛親有廢兄與藤堂氏善。盛親恐其代已。迫使自殺。内大臣怒遣井伊氏將鈴木重好。奪其封。以定四國。初福知山城主小野木重勝與圍田邊城。既解。據其邑。及大捷。細川忠興以其父仇。請而討之。重勝自殺。石川賴明與圍大津。及捷而降。其父數正爲我叛臣。以故不許。當斬。井重勝。自梟之。細川藤孝之守田邊也。以死自矢。藤孝長詞學。受古今集

日本外史　卷二十一　○三十三

於西三條氏。敵將谷衛友等。其弟子也。陰通款。不丸於銃。朝廷恐其學絕傳也。遣廷臣諭使行成。及聞捷。藤孝自挽適高野。京極高次亦愧。不敢來謁。内大臣使人諭高次曰。子守孤城。使數萬敵衆不及於事。功亦多矣。乃召見之。以前田玄以坐視田邊大津之難。黜之。並使封丹波八上。青木一矩。丹羽長重等。亦坐觀望失邑。九鬼守隆初與其父嘉隆。嘉隆不肯。守隆乃山陣于畔乘。及大軍西上。恐獲罪。乃進戰。效首級於途。内大臣不憚。及大捷。嘉隆懼奔新宮。守隆爲乞命。得允。馳使迎之。未至而嘉隆自殺。眞田昌幸與少子幸村。求乞命。不許。長子信幸因井伊榊原二氏。固請。内大臣使言之於中納言。

東北亦稍定　賞天下有功　根本八國　宗族舊臣　外藩

點注標記

出雲守可重　古田兵部少輔　池田備中守　木下右近大夫

中納言曰。我失關原之期。實終身之憾。而致之者昌幸也。必處之死。信幸固請曰。觸也。臣寧負父。不能負君。今也寧死殉父。不生事君。榊原康政入白。兩公壽之。爲貰死一等。放之高野。先是。關東之報至陸奧。上杉景勝大驚。急召還山形軍。佐竹義宣亦懼。請降。東北亦稍定。十二月。内大臣與中納言。及諸親信議。曰禍亂略定。當獎天下賞有功。乃以關東八國。立爲根本之地。居江戶城。如故。以越前尾張近江伊勢。封宗族舊臣。其餘爲外藩。賜加賀能登越中于前田利長。爲一百萬石。賜肥後于加藤清正。爲七十萬石。賜備前美作于小早川秀秋。安藝備後于福島正則。筑前于黑田長政。播磨于池田

日本外史　卷二十一　○三十四

輝政。並爲五十萬石。賜豐前于細川忠興。爲四十萬石。賜紀伊于淺野左京大夫。筑後于田中吉政。並爲三十萬石。賜丹後若狹于京極高知。因幡伯耆于中村忠一。出雲隱岐于堀尾吉晴。土佐于山内一豐。阿波于蜂須賀至鎮。讃岐于生駒一正。伊豫于加藤嘉明。藤堂高虎。並爲二十萬石。賜飛彈于金森可重。丹後福知山于有馬豐氏。美濃高須于德永壽昌。伊勢神戶于一柳直盛。其阿濃津于富田知信。其松坂于古田重恒。伊賀于筒井定次。信濃上田于眞田信幸。因幡鳥取于池田長吉。備中庭瀨于戶川達安。豐後日吉于木下延俊。或益封或依舊。賜肥前西萬石于寺澤廣高。美濃二萬石于西

降附改嗣

以三國隸大坂

先外藩後舊臣

入朝告成事

冒豐臣氏者復本姓

定皇嗣

六年

辭大將軍拜

中納言爲大納言陞從二位

使大納言往平關東

佐竹義宣請降

尾光數以信濃之邑賞木曾諸士諸將附之閥以次其勳。賜薩摩大隅日向于島津忠恒爲七十萬石賜長門周防于毛利秀元肥前于鍋島勝茂並爲三十萬石以攝津河內和泉六十餘萬石隸大坂賜越前于秀康爲六十七萬石。賜尾張于下野守忠吉爲二十萬石賜近江澤山于井伊直政爲十八萬石賜伊勢桑名于本多忠勝。併舊封爲十七萬石賜美濃加納于奧平信昌其大垣于石川康通賜上野高崎于酒井家次駿府于內藤信成濱松于松平忠頼岡崎于本多康重增酒井忠利秩爲萬石餘各有差。外藩以令歲發命爲臣以明歲發命乃使中納言入朝告成事令諸冒豐臣氏者皆復本姓。豐臣氏嘗立皇庶子良仁爲太子而非天子意也。於是欲立皇嫡子政仁。諮於內大臣。內大臣對曰是非臣所敢議也。嫡庶之分。唯帝心裁之。天子卽以政仁爲皇太子。六年正月。內大臣在大坂西城。中納言在二城入見秀頼于本城列侯諸將盡朝西城。然亦先是修伏見城三月成徙焉。朝廷欲酬內大臣勲勞擬以大將軍。大將軍之拜自足利氏亡後。莫復舉其禮內大臣不敢當且恐其勞費天下也。固辭乃以中納言爲大納言陞從二位。下野守忠吉叙從四位下。任侍從。舊臣多進爵者。於是以西事既平。使大納言往平關東諸國。四月。發伏見歸江戶。佐竹義宣懼討迎之品川謝罪請降

觀望可鄙之甚

許景勝降

蒲生飛驒守

部命獨日據勿譲職之命也

南部信濃守前約賜日賞以與〔百萬石之約〕

戶澤右京亮本堂源七郎

與此謀者豈獨一兼續

遣歸利常　小松中納言利常前利常初名利光後改名利常

延藤原肅

信勝稱道春號羅山先生

向派

蓮如兼壽號如光佐

使往伏見請之於內大臣。內大臣曰來時舉事非止之常不足深咎也。獨覬望兩端。若可鄙之甚。故合贈義宣過於景勝。乃不許見使謝。第使罪景勝屢因少將秀康謝罪。秀康以爲景勝方失勢。來之非武。因爲請納其降內大臣許之。七月。景勝來謝伏見。八月。收其會津一百萬石。賜米澤三十萬石以會津賜蒲生秀行。食六十萬石伊達政宗藉大捷之威。數侵上杉氏。違節命。又誘南部及臣和賀忠親作亂。及事不成殺忠親滅口。乃奪削約割上杉氏地十二郡六十二萬石賜之。加封上義光興秀治之封。命二人率南部戶澤本堂村上溝口氏擊于會津城邑未服者。會津之老直江兼續初與石田三成定密謀。本多正信請特加刑。內大臣曰。與此謀者。豈獨一兼續。吾蕩滌天下。何必介介也。釋不問。九月。召前田利長。任于利常冠之。遣歸。以大納言女妻之。內大臣方銳意求治。時藤原肅猛有名。石田三成嘗欲聘之。不就。寄應茂野氏之招。至是內大臣數延之諮問太平之策。後聘其門人林信勝爲博士。以備顧問。是歲見參加供御之地及廷臣食邑。給豐國廟以萬石。其他寺祠皆給采田。初本願寺祖姓藤原氏。稱親鸞。創一向派。畜妻食肉。八世孫兼壽始建寺于山科。寺徒大盛。其曾孫光佐與織田信長搆兵。所在門徒爭戰不已。後助豐臣秀吉西伐。誘其門徒通薩摩之道。以功建寺于京師六條。

熙注標記

叙如光壽　順如光昭　東伐討上杉氏也

以武定天下何借浮屠力

東西本願寺

勝重專任所司代

大番士戍二條城

牧長請朝于江戸

清成爲關東奉行　内藤修理亮　青山播磨守　奥平大膳大夫

内大臣進從一位大納言進正二位

利長朝江戸率先也　利長先朝江戸爲天下諸侯率先也

擯諸書儐通　聯翩羅列相次

賜銀時服下所獻此文錯誤

適大坂賀正

光佐死。二子光壽光昭。光昭母美秀吉納之。因立光昭。内大臣之東伐。二人皆送之江戸。爲石田氏所沮。光壽獨間行而逆歸。隱京師門。而大軍西上。黑田長政請誘門徒撓京畿。内大臣曰。吾以武定天下。何借浮屠力哉。乃止。大捷後。光壽迎賀大津。内大臣曰。光壽本當嗣也。乃爲建寺于六條東。令天下門徒分屬東西。以板倉勝重加藤正次爲京師所司代。掌獄訟及寺祠事。尋罷正次。專任勝重。亂後物情不定。事務棼紛。勝重詳雅強毅。人人無不厭心。其他大津草津界浦尼崎等地。皆置吏。吏皆稱職。又城膳所。使戸田一西守焉。遂命關西諸侯。城于京師二條。以爲駐駕之地。以大番士人更戍之。

十一月。内大臣乃歸江戸。尋使大納言居牙城。而自居西城。天下牧長請朝于江戸。辭不許。先是以本多正信内藤清成爲關東奉行。以綜庶務。於是命青山忠成爲副。賜奥平家昌以宇都宮食十萬石。七年正月。内大臣進從一位。大納言進正二位。前田利長請朝江戸。以爲天下之率。自山道東下。内大臣避之京師。留大納言當之。利長至。大納言親迎之于板橋。待遇甚渥。利長喜出望外。乃就第獻名刀馬鷹金百枚。且日入謁大納言。出坐前殿。諸將群臣左右臚列。擯者出延利長坐之下坐。尋行饗禮。賜名刀一口金百枚銀千枚時服百領遣之。利長遂赴伏見謁内大臣而去。三月。内大臣適大坂賀

熙注標記

入朝請香

水野氏卒

詰浮田氏臣

宥秀家

直政卒

右近大夫康重

收義宣與從封　常陸介義重　忠次郎貞隆

康政辭徙封

正。尋還伏見。後以爲常。四月。賜島津氏印信。島津義久既平國内。反者欲興。疾入謝。反者復起。不果。五月。辨内大臣入朝。二日。朝皇太后。因留在京師。六月。奏請剪南都黄熟香。天使來蒞。本多正純掌其事。八月。生母水野氏卒。爲建傳通院。十月。内大臣歸江戸。十一月。復至伏見。十二月。島津忠恒盡平國内亂。來謁謝且嘗緩之罪。先是。前田利長告浮田秀家未死。乃召浮田氏臣嘗告其死者詰之。告者請死。内大臣嘉其忠。赦之。於是忠恒白曰。秀家實在臣所。彼爲關原渠率。天下所不容。雖然窮來投臣。臣不忍殺。願幕下枉包容之。乃宥死一等。流之八丈島。以明年赴配所。是歳春。井伊直政卒。直政以關原功。首賜石田氏故邑。居于澤山。尋奏命城彦根。未成而歿。其子直勝襲封。是歳夏。内大臣欲廢佐竹義宣爲庶人。以其父義重乞哀。乃收其常陸八十萬石。賜出羽秋田二十萬石。收其弟貞隆之岩城。賜出羽龜田。以秋田氏不從關原之役。收其國。賜常陸宍戸。命松平康重據常陸地。佐竹氏將車猛虎作亂。襲水戸。康重豫知之。迎擊擒猛虎。是歳冬。小早川秀秋卒。無嗣。收其備前。以其老稻葉平岡氏嘗有功于關原。召而用之。内大臣欲賜榊原康政以水戸。辭曰。臣有罪於關原之役。免罰受賞。臣所不安。臣邑密邇江戸。緩急得以致身。不可徙也。遂馳還館林。本多正信使人止之。不聽。於是封五男

封信吉忠輝
上總介忠輝
鳥居左京亮
酬元忠死節
天下大定
詔爲征夷大將軍右大臣淳和奬學兩院別當源氏長者
朝拜命
天皇賜酒諭旨

鼇注標記

永井右近大夫
就藤孝諮禮式
封忠輝義直
尾張大納言義直
西道牧長朝江戸
以孫女妻秀頼

信吉。以水戸二十萬石。以其舊封佐倉。封七男忠輝。以岩城。賜鳥居忠政。食二十萬石。以酬其父元忠死節。自關原之役至于此。賞罰略畢。天下大定。八年二月。天皇詔以源家康爲征夷大將軍。進右大臣。兼淳和奬學兩院別當。補源氏長者。賜隨身兵仗。十二日。大納言藤原兼勝。參議藤原光豐。以傳奏司奉詔書。詣伏見拜焉。少將秀康進參議。叙從三位。其餘麾下將吏。叙任有差。二十二日。入朝拜命。井伊直勝。本多忠勝等十餘將。騎從輿儀。參議德川秀康。參議細川忠興。參議京極高次。少將池田輝政。少將福島正則。爲後乘。獻白金萬兩。皇后皇太子。及宗室百官。皆有贈遺。天皇賜之酒。曰天下之

亂久矣。汝能略定之。朕勤汝功。使舉乃祖之職。宜統我師以鎮護王室。大將軍稽首曰。家康雖不才。敢不服膺王命。禮畢而出。文武扈僚悉詣二條城。賀之。大將軍初捷於關原。即使永井直勝就細川藤孝。諮室町禮式。於是又與藤孝議禮。是歲春。封七男忠輝于信濃川中。封八男義直于甲斐。義直幼。未之國。使平岩親吉攝其國事。徙川中城主森忠政于美作。加其封。三月。西道牧長盡朝江戸。四月。大將軍還伏見。時豐臣秀頼爲内大臣。年已十一。大將軍欲以孫女妻之。六月。大納言使夫人淺井氏携女赴京師。七月。使大久保忠隣送女于大坂。黒田長政以弓銃手三百。衛之。大將軍聞之。怫悖。豐臣

大將軍辭右大臣
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補右馬寮御監
信吉卒
封賴宣
紀伊大納言賴宣
召直孝
掃部助直孝
九年
定道程置堠樹
堠樹封土爲埒植樹以記里也
淺井氏生家光
高虎使諸侯置邸及質于江戸

鼇注標記

孝高卒
以孝高比張良
紅毛安南諸國來貢
松前伊豆守
朝鮮使使請入見
十年

氏素内奢華。於是欲以白綾覆城内道途。片桐且元白德川公不喜此等事。遽撤之。婚既成。秀頼不妻視之。淀君不婦視之。使福島正則密徵西諸侯誓書。十月。大將軍辭右大臣。尋歸江戸。十一月。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補右馬寮御監。先是。水戸城主信吉卒。無嗣。封九男賴宣於水戸。是歲。召井伊直政遺腹子直孝于江戸。九年二月。令東北三道。定道程。置堠樹。以三十六町爲一里。用織田氏故法。既而西南四道皆倣之。三月。大將軍入京師。六月。入朝。七月。大納言夫人淺井氏生男家光于江戸。大將軍授其幼字。呼竹千代。是歲。藤堂高虎倡議。使諸侯置邸及質于江戸。相良氏首納其母。衆繼之。是

歲。黒田孝高卒。關原之事。孝高之計居多。其定九州。不妄戮一人。既而告老。謝絕世事。大納言比以漢張良。及卒。殊悼惜之。自關原之捷。德川氏威溢海外。紅毛安南諸國皆來貢。而松前慶廣奉教旨。約束蝦夷。先是。大將軍謂對馬守宗義智曰。豐臣氏伐朝鮮。非我所知。我與彼皆無怨仇。彼苟欲入貢我。當許之。然非自我求和。子體此意。往試計之。義智之國。遣使諷之朝鮮。朝鮮苦明人來戍也。欲速成和。然猶懼相半。是歲。使孫文彧等來對馬。請入見。且求還其俘囚。義智馳使報之。大將軍答曰。明春吾父子將入朝。卿率詣京師。以俟。義智如其教。板倉勝重受旨。館之大德寺。十年正月。大將軍入京師。

見韓人于伏見　大納言入朝　載途也　大將軍辭職　拜秀忠爲大將軍遷內大臣陞正二位　大御所　諷秀頼使入朝

點注標記

修伏見城　池田武藏守　松平隱岐守　命定勝娶二氏　造方金　佐渡鑛先次　石見守長安　造金幣鑄新錢　十一年　修拓禁廷

二月、見韓人于伏見、令諸道撿韓使往返。謂義智曰、吾將老矣、貴使來致之江戶。又曰、吾欲擧鎌倉禮使右大將拜賀、期在近矣。宜留韓人觀其儀衛。乃賜義智邑于肥前。三月、大納言率上杉・佐竹・伊達・最上氏、由山上道赴、鳥居忠政爲後殿、仗戟載途者十有七日。先入伏見。遂入朝、拜大將命。四月、大將軍奏請辭職、優詔許之。且欲遷爲左大臣。固辭而還。十六日、詔以源秀忠爲征夷大將軍、遷內大臣、陞正二位、仍帶舊職。弟忠吉進三位中將、弟忠輝任四位少將。十日、入朝拜。命東諸侯及前田・毛利・島津氏、盡從。自是世號前大將軍曰大御所。五月、前將軍諷豐臣秀頼使入朝、淀君性猜忌、固執不遣。少

日本外史　卷二十一　○四十一

將忠輝奉命往告襲職焉。六月、大將軍歸江戶。七月、課諸侯十餘名、重修伏見城。十月、前將軍歸江戶。十二月、養榊原康政女、妻池田利隆。又謂異父弟松平定勝曰、島津・淺野、皆與我結婚。汝二男皆已可有室矣。宜使長男娶島津、次男娶淺野。定勝承命。是歲、令金工光次更造方金。初、上杉氏有佐渡、毛利氏有石見、皆出白金。然不能多鑄。迨豐臣氏收佐渡、亦無大利。及前將軍收二國、使甲斐人大久保長安掌之。居二歲、得數萬斤。長安又採於伊豆、其利亦等。乃因豐臣氏故制、造金幣。次年、又鑄新錢、民皆便之。十二年春、前將軍建白、禁廷狹隘、不可行朝儀、選課天下侯伯、修拓之。各刻名于礎。參

修江戶城　康政卒　遠江守康勝　賜忠恒松平氏及偏諱　江戶城成　封頼房　水戶中納言頼房　忠輝娶伊達氏　安藤對馬守　十二年　城于駿府

點注標記

忠吉卒　徙義直于尾張　秀康卒　三位宰相忠直　大和守直基　前將軍徙于駿府　韓使入貢永爲屬國　博士掌書信

識秀康掌其事。秀康尋遷中納言。又大修江戶城。使藤堂高虎率池田・福島・加藤・黑田・淺野・細川等十九姓助工。三月、前將軍赴京師。五月、榊原康政卒。命子康勝襲封。九月、賜島津忠恒松平氏及偏諱、改名家久。自是諸藩多賜氏。是月、江戶城成。宏壯爲天下第一。藤堂氏以功賜備中地萬石。其餘有差。十月、前將軍歸江戶。是歲封十男頼房于常陸下妻、食五萬石。爲少將忠輝娶伊達氏。罷內藤清成・青山忠成奉行職、以安藤重信代之。徙駿府城主內藤信成于長濱。十二年正月、課海道及畿西諸國城于駿府。前將軍嬰疾、昏倒既而愈。有訛言。二月、乃張四部散樂、下令縱觀。前將軍將軍率諸侯臨

日本外史　卷二十一　○四十二

觀。訛言立止。先是中將忠吉有疾、以聞。來江戶、寓大久保氏。三月、忠吉卒。無嗣。徙義直于尾張、食六十萬石。令平岩親吉居犬山、中納言秀康爲伏見留守。是月、以疾謁歸。兩月而卒。秀康武而善政、內外惜之。其子忠直襲封、後仕以將。次子直基繼結城氏。七月、前將軍徙于駿府。以松平定勝爲伏見留守、以井伊直孝副之。先是韓人歸其國、說我新政、韓上心嚮之。九月、遣使者尚祐吉等入貢、請兩府。自是每將軍嗣代、輙來、永爲我屬國。兩將軍奏宗義智之功、爲四位侍從、比十萬石。前代外國書信皆委僧侶。於是命博士林信勝掌之。是歲課東北諸侯作江戶天主閣。十月、前將軍之江戶。擧西城府藏

茶會招將軍
十三年再城于駿府
上勝正利宗
周防守康重
城于篠山
十四年
封高虎比勳舊之臣
按治姦淫
封賴宣
徙賴房
諸侯妻子至江戸
新納刑部
樺山美濃

既將軍又設茶會而招將軍以上杉景勝佐竹義宣伊達政宗爲接伴皆手賜茶當是時兩公數臨諸侯邸每極歡焉十二月前將軍還駿府府城災十三年再城之三月成九月將軍率諸侯往賀焉自是兩公往來二府而豐臣氏以下歲使使駿府賀正是歲筒井定次以淫虐前田利宗以貪心並收封以利宗邑八上從封松平康重以其地形不足以阨山陰乃改城于篠山課藤堂及池田福島加藤淺野氏十四年正月義直之國前將軍送之二月歸九月徙脇坂安治于大洲富田知信于宇和島以伊賀伊勢二十三萬石賜藤堂高虎治于阿濃津比勳舊之臣先是廷臣有結伴奸淫者前將軍奉

勅命板倉勝重按治之十一月誅其首罪一人流竄其餘十二月封賴宣于駿河遠江五十萬石治于濱松徙賴房于水戸是歲諸侯妻子盡至江戸令其會同者留期年而去著爲永制禁西諸侯多造戰艦先是島津家久奉教招琉球琉球不至請而討之是歲春遣其將新納一氏將八千人南伐樺山久高爲先鋒抵叟求島執琉球戍兵三百夏攻那巴津虜以鐵鎖聯舳扼守津口而津傍有山險多蛇蝎虜恃不置兵我軍放火諸山而上進奪陽睽灘戰于千里山不利轉攻朝築城拔之琉球王尚寧使其弟具志求乞降不許五戰而至國都擒尚寧及王子大臣數十人而嚴禁抄掠安撫國民以六

長谷川左兵衛
阿媽港人來謝
十五年
志摩守忠重
左衛門大夫正綱
伊豆守信綱
備中守正次
豐後守正秋
越後守忠俊
監物直清
丹後守直寄

十日定琉球秋幕議以琉球賜島津氏爲其臣款先是我賈舶至阿媽港皆見誘殺其三人潛逃歸告之是歲港人二百至長崎幕府命原城主有馬晴信助長崎奉行長谷川藤廣擊鏖港人後二歲其大人來謝乃給印信許互市十五年正月將軍以內藤忠重爲嗣子傅松平正綱子信綱阿部正次子正秋爲侍臣二月將軍適駿府先是堀忠俊之宰堀直清專政讒廢其直寄遂之直寄奔訴之駿府閏二月兩公親聽之直清辭屈放之山形放忠俊岩城封直寄于信濃飯山以越後封少將忠輝徙舊封爲五十萬石治于福島尋遷高田是月將軍大獵于遠江本多忠勝自桑名來謁曰往年老僕從

郎君之衆什倍信玄矣
城名護屋
獻土木者宜就國俟旆
琉球王來謁

太公拒武田信玄于猿爾時以信玄兵爲衆盛不可當也今郎君之衆什倍信玄矣是春爲義直城名護屋課前田氏以下十七國助役諸侯助篠山役者告瘁命助名護屋福島正則謂池田輝政曰土木荐興我輩困敝若夫兩府所不敢辭此等私役復驅使我輩何也子爲駿府愛婿盍爲我輩說之清正奮臂曰左衛門何出此言不欲助役則不如速反不能反則何出此言乎輝政大笑而止前將軍聞之使輝政言諸侯曰獻土木者宜速就國高壘深溝以俟我旆諸侯大懼併力就役數月而成八月島津家久攜琉球王來謁駿府獻方物遂造江戸九月將軍釋王使復其國命島津氏歸俘虜十月

忠勝卒　五十餘戰不被一創　長子忠政

十六年

後水尾天皇　修上皇宮

往年前將軍使秀頼入朝淀君固執不遣故曰不可再違命

秀頼詣二條城

點注標記

長政卒不復奕　以眞壁予長重

清正卒　肥後守忠廣　角倉了以

通漕　水運曰漕

入貢乞互市二十餘國

贈書於明

長崎互市

耶蘇于上變

禁耶蘇教

本多忠勝卒。忠勝自十四歲從軍、大小五十餘戰、每戰皆捷、而未嘗被創。前將軍殊悼之。使長子忠政襲封。自是藤堂高虎代忠勝鎭伊勢。十六年三月、前將軍如京師。先是朝旨欲以爲太政大臣。固辭不拜。是月、皇太子受禪。是爲後水尾天皇。前將軍命諸侯修上皇宮、及置供御地。前將軍使人謂豐臣秀頼曰、自結婚未相見。恐生物議。願一來、以定衆情。秀頼年十九、驕逸不知外事、事皆決於淀君。淀君欲不遣。嫡母淺野氏使使諭其不可再違命。乃遣之。四月、詣二條城。前將軍饗而還之。遣義直・頼宣往大坂謝之、遺白金一萬三千兩。乃歸駿府。是月、淺野弾正少弼卒。前將軍最與少弼親善。以常陸眞壁五萬石爲其湯沐邑、而時召見與圍碁。及其沒、不復奕也。乃賜眞壁于其季子長重。五月、加藤清正卒。嗣子忠廣猶幼。幕議使藤堂高虎往視國事。十一月、兩公借獵于上野。先是京師富人角倉某上書言便宜、請通丹波之漕。許之。尋命通甲斐・駿河之漕。是歲又請引鴨川通伏見。又許之。當是時、蠻舶入貢者乞互市者二十餘國。前將軍命史贈書於明福建守、因故事請勘合印。少疑懼不答。而其商舶來者益衆。乃以長崎爲互市地、禁他泊。初豐臣氏禁耶蘇教、既而禁弛、至是蠻人耶歟于上變告、倡蠻教者皆覬覦非望。乃令海內檢蠻人盡逐之。我民奉其教者、命僧諭之。不聽者處流斬罪。耶

告修蠻教者本多正純家吏岡本大八也

賜死晴信

十七年　親吉卒

修春日祠

禁新立祠

本多飛彈守

下野守忠明

點注標記

十八年　修皇宮

輝政卒

帶刀判官正行　紀伊守恒利　武藏守利隆　左衛門督忠繼　宮内少輔忠雄

幸長卒

前將軍嫌避幸長

玄番頭康長

歟了于江戶東郭。厚視之。又有告有馬晴信潛蠻教、次作欺情信、下甲斐。尋賜死。其子爲前將軍義女孫婿。因得襲封。十七年正月、中岩親吉卒。無子。親吉爲義直傅。父以故不收立後。前將軍適尾張。二月、歸。六月、徙京識豪商于江戶。七月、修春日祠。先是祠樹折。朝議以爲凶兆。來諮前將軍。對曰、是神欲以修祠耳。乃有是命。因給錢穀、准伊勢大廟。又嘗與朝臣議、制天下寺祠修造之節、而嚴禁新立焉。是時越前列卒爭權來愬。十一月、兩公在江戶、聽之。一人坐不直處流。一人慚恥自殺。前將軍遣本多成重爲宰、與舊宰視國事。成重、重次子。幼仕秀康者也。是歲蒲生秀行卒。子忠明以我外孫嗣會津。十八年正月、命三十七藩修皇宮。是月、池田輝政卒。池田氏實楠氏。楠正行之死節、遺腹子教正育於攝津池田氏。其裔恒利始徙尾張。恒利孫爲輝政。輝政助德川氏定禍亂。以爲不辱其祖。長子利隆襲封播磨一郡。忠繼・忠雄也、以我外孫分領備前・淡路。八月、淺野左京大夫卒。關原之役、大夫首破岐阜、功最大、而保護豐臣氏不衰。前將軍心嫌避之、遂約以其女妻義直。未成婚而卒。無子。有二弟。仲長晟稱但馬守、以在大坂、國人避嫌、請立叔長重。前將軍命立仲襲封。是歲大久保長安奸利事覺、會病死。誅其七子。故石川數正子康長連坐奪邑。以康長邑深志賜小笠原秀政。復其舊封。

富田信濃守
高橋右近大夫

江戸老中
駿府老中

中原在相模
忠時初告忠隣
馬場八左衛門

加賀守忠常
但馬守重政

正信忠隣有郤

里見安房守忠義

尋之正成
南光坊天海

[illegible]

刊謂[illegible]遺書

是歳冬。富田知信・高橋元種皆有罪収封。是時大久保
忠隣・本多正信・土井利勝・安藤重信・酒井忠世為
老中。本多正純・成瀬正成・安藤直次為駿府老中。分治
天下諸政。是歳秋。前将軍適江戸。十二月。将還駿府。
中原中其人馬場忠時上變事曰。大久保忠隣謀不
軌。馬場嘗蒙譴。故小田原請忠隣中雪。不見省。怨望。告
是忠隣喪其子忠常。乃稱疾謁歸。又與山口重政婚。吏
劾其不告。奪重政封。忠隣謝罪不報。乃杜門不出。馬場
時之也。又聞正信與忠隣有郤。遂因本多氏。誣吉前将
軍。驚還入江戸。令忠隣如京師撿耶蘇教蹤。於信傳
命京師。放忠隣于彦根。毀小田原外郭。逐其七臣。設兵
備于箱根。前将軍乃歸駿府。板倉勝重奉命詣忠隣館。
人走報忠隣。方與客奕。徐斂局而出聽命。京師驚擾。忠
隣乃縛鎧伐送之板倉氏。終赴彦根。其族皆連坐。叔父
忠佐卒。亦除國。毀城。安房守里見氏坐與忠隣交通奪國。
忠隣自配所上書駿府曰。臣繼代誅而明無反心。有司
不敢通。獨成瀬正成為通之。借天海以密數。是親近。亦
從容申救。以将軍怒不釋。乃止。及井伊直孝鎮彦根。勸
忠隣内訴。辭曰。是顯君惡也。亦止。兩将軍思大久保氏
舊勲。使忠常子忠季襲其封二萬石。後竟復其爵。前将
軍素留意學術。捷於關原之年。即取經籍未經刊行者。
盡上之木。以修禮文。為志自讓職以來。徵令天下購求

親試頌賦
爲政以德草尚之
風必偃出論語

遺書。引廷臣諳典故者與林信勝等講究於前。又令
僧又招文學之士。然緇素皆禮重之。是歳親試以為政
以德頌。将軍亦試草尚之風必偃賦。

日本外史卷二十一終

點注標記

慶長十九年
大將軍陞從一位遷右大臣
納孫女爲中宮
治長等陰謀
大野修理亮
織田侍從有樂齋
加賀中納言利長
福島侍從左衛門大夫
利長獻書

利長卒
肥前守中納言利光
光後改利常
且元常諫秀賴
片桐東市正
今川治部大輔義元
今川上總介氏眞
織田右大臣信長
織田內大臣信雄
大坂群臣猜防且元
高山友祥
內藤飛驒守如安
吏二名一爲川口但馬守一爲間宮權之助門
大坂有訛言

日本外史卷之二十二

德川氏正記

德川氏五

慶長十九年三月。大將軍陞從一位。遷右大臣。天使就拜焉。四月。天使歸自江戶。過駿府。諭內旨。以前將軍爲太政大臣。准三宮。辭不敢當。又諭納孫女爲中宮。乃奉詔。當是時。豐臣秀賴已長。其臣大野治長等。陰謀舉兵。復其舊業。治長有姿容。密通淀君。所言莫不聽。與淀君季父織田長益議。遺書前田利長曰。先君有遺命。君盡來輔嗣君。城內甲仗豐足。福島正則等所貯穀粟積至數萬石。足以有爲矣。利長以疾辭之。以其書來獻兩府。

五月。利長卒。命子利光襲封。秀賴傅片桐且元常諫秀賴曰。德川太公不失義元之誼也。而納氏眞。不遺信長之好也。而助信雄。先公知其然。故臨終託孤。君務不失其驩心。則可以長久矣。不則禍將不測。秀賴頗悟。而群臣不悅。以且元數使關東。意其有私。稍猜防之。先是秀賴造方廣寺。以繼先志。至是畢功。又鑄巨鐘。乃使且元來告。請慶之期。以七月。秀賴親往。是歲高山友祥內藤如安等。以奉耶蘇敎。下京師獄。前將軍遣吏二名。往與板倉勝重議。放友祥等于海西。流餘黨於是界浦。有犯人一吏押卒往。按之途經大坂。自部言曰。且元候秀賴出。導東吏取城。秀賴懼不出。一吏既按界浦。遂之長崎。訛

點注標記

鐘銘觸忌諱
林羅山
南光坊天海
且元治長等來謝
二女使不問銘詞
上野介正純
責且元以輸誠之實
且元三策
勝重飛書來報
大坂冬月之役
諸侯罷就國
勝重請從不聽

言乃止。將慶之。其鐘銘觸忌諱。類呪詛者。上棟牌亦不如式。林信勝僧天海等交言之。前將軍怒。乃馳使傳其慶八月也。且元治長等來謝。女使二人。又奉淀君命至前將軍所。二女使謂之曰。右府吾孫女壻。淀氏亦吾婦之姊。吾豈相負哉。吾視右府猶子。而右府視我猶仇讎。如聞大坂日招士。繕甲多。峙糧餉。吾未知其何謂也。今吾在猶如此。況後世乎。雖然是非出於右府母子。蓋爲奸人所詿誤焉爾。苟悛非輸誠。則國家無事矣。不復問銘詞。二女大喜。遂趨江戶。候夫人氏。九月。使本多正純僧天海責且元以輸誠之實。且元請其旨。不答。且元乃與二女偕辭去。行思之。得三策。曰。納淀君爲質。曰。使秀賴

居江戶。曰。避大坂徙他國。密啟曰。質母於德川氏者。先公所嘗爲也。是爲上策。或謂且元賣君。淀君大恚。與群臣決議誅且元。且元舉兵。且元奔其邑茨木。遂近縣兵。板倉勝重飛書來報。十月朔。報至駿府。前將軍方與諸子觀散樂。得報曰。孺子終不悟也。不得不除之。乃撤樂。使報之江戶。是春。課東諸侯。城于高田。是秋。課西諸侯。修江戶城。於是皆罷就國。以備大坂。秀賴亦益徵兵。關原餘黨。若諸藩亡命者。四集大坂。號稱十萬。又四出抄掠。以聘軍須。東府穀五萬石在其城下。板倉勝重使人謂大野治長曰。聞之道路。諸公將有旗鼓之事。不勝弊邑之穀。敢納從者。治長辭不敢取。勝重乃使買人。漕送

點注標記

京師不勞一兵。伏見留守松平定勝。井伊直孝。與勝重議。遣諜大坂。悉知消息。輙報之東府。置關於淀葛葉。以檢兵仗往來。尼崎城主建部秦。關原降將也。與池田氏有姻。前將軍命池田利隆。遣其臧鸞下間重景將兵援守。片桐且元已納降於我。將自茨木赴界浦。與大坂兵戰尼崎下。求救於重景。重景疑其僞。不肯救。且元敗走。大坂兵始合。而捷氣倍壯。大藏守備其城。故秀吉所築。窮天下力。壍壘壯固無匹。西北帶水。東南多池澤。於是益設重塞。置守兵。遂發間使。招諸侯。伊達政宗遇之小山。縛送江戶。島津家久卻其幣。馳告駿府。且請師期。淺野但馬守國富兵強。而與大坂相爲脣齒者。以爲大

患。已而大坂果敗。遣使誘其君臣以利。但馬守答曰。我父兄所以報故太閤足矣。吾於東府恩而非輕。今無故倍之。以賞鬻人。不義孰大焉。使者猶來。白封勸說。但馬守乃欲斬其使。懼而止。前將軍得諸報告。乃下軍令於伊勢近江美濃尾張越前等兵。急扼淀勢多。大和兵自守其地。北陸諸國兵陣大津坂本。中國兵陣池田。南海西海兵泊和泉海濱。通峽入軍。勿輒戰。東海東山將帥皆隸前將軍。關八州及陸奥出羽將帥皆隸將軍。而世子家光與少將忠輝。及酒井重忠。其弟忠利等居守江戶。蒲生最上氏以下隸之。賴房與其傅中山信吉留守駿府。義直與其傅成瀨正成。賴宣與其傅安藤直次。皆

點注標記

從軍。義直加爲右兵衛督。賴宣爲常陸介。並敍從四位下。後進從三位。任參議兼右近衞中將。賴房初爲左衞門督。後敍從四位下。任右近衞少將。於是分賜白銀於義直賴宣諸營吏。豐臣氏將恩者不許從。十一日。前將軍以數百騎發駿府。大坂遣刺客入京師。欲狙駕且燒二條城。板倉勝重覺之。盡捕下獄。二十三日。駕至京師。傳奏司傳勅勞問。少將忠直以二萬人。前田利光以三萬人。皆會焉。居三日。召諸將開大坂圖議戰。自西南兵未至。宜以先鋒挑戰。井伊直孝藤堂高虎爲先鋒。松平忠明本多忠政輔之。忠明奥平信昌少子。以外孫故賜氏。封龜山。是歲其兄忠正卒。代領其衆。故亦屬將[illegible]。

於是先鋒自南而進。以北面難濟。令伊奈忠政探淀川于長柄。獲大和川于鳥飼。尋使毛利福島氏助之。十一月。高虎至大仙陵。時城將薄田兼相。山口弘定扼平野。望之而走。城將大野道犬焚天王寺。以撓我軍。自東不動。於與直孝進陣住吉。城將[illegible]氏弘掠界浦。聞之而走。過高虎軍前。前部渡部了患其有伏。不敢擊。淺野但馬守將兵發卻。伊打擊十兵懲大坂者。來與高虎議事。遣陣大鳥。池田利隆與二弟忠繼忠雄至神崎川。城昌茂奉命監其軍。二弟涉下流。利隆涉上流。進至長柄川。城將織田長益等以萬人守天滿中島。利隆欲濟。昌茂止之。以使二將復渡下流。遂守兵以取中島。前將軍以前將

上杉中納言　佐竹右京大夫　相馬彈正大弼　秋田城介　堀尾信濃守　京極若狹守　伊達陸奥守　金森出雲守　淺野但馬守　蜂須賀阿波守　鍋島信濃守　加藤刑部少輔　山內土佐守　森美作守　有馬玄蕃頭　九鬼長門守　向井將監　不遺尺地　使人議和

鼇頭註標記

軍入京師之出發江戶兼程而進十日至伏見其明詣
除議事十七日前將軍陣住吉將軍陣平野義直賴
宣陣住吉北少將忠直前田利常陣岡山井伊直孝藤
堂高虎陣天王寺上杉佐竹相馬秋田堀尾京極諸將
陣平野西伊達金森諸將陣今宮淺野蜂須賀鍋島諸
將陣今宮北池田加藤山內森有馬諸將陣中島九鬼
向井諸將以兵艦泊傳法口兵總五十萬人攻城四面
不遺尺地前將軍度城中必悔使人議和不肯已而往
吉邊觸夜捕一卒曰欲過藤堂陣誤至此也檢其懷得
秀賴書書曰二軍深入我地矛計中矣宜速令東國歸
欲諸將斷其後路事成則加封如約前將軍寘書哂曰

彼欲離間我諜伺我也召高虎賜書及卒高虎訊得其
實乃斷其手足指縣額曰秀賴縣歸之城兵又誘也出
利隆上事戚封以備前播磨美作利隆固使者獻之兩
將軍終議進取阿部正之安藤直次永井直勝小栗忠
正等數十人為巡使大須賀氏部下久世廣宣坂部廣
勝議罪出亡以老兵事被收錄及役皆為巡使傳令諸
軍進退條議與不如意蜂須賀至鎮攻取穢多崎寨九鬼
守隆向井忠勝以水軍會敵獲船數十艘上杉景勝以
鴫野佐竹義宣攻今福皆破其柵賊兵分道出拒戰
銃手出其中間力戰交鋒已而賊兵以柵雜竹束之而
退將軍令斥柵且行代入也備前島以其最近賊場以

忠總欲以功贖父　不愧忠世之孫　諸將爭進　旗植而無烟　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　二寨脆薄　道頓堀

鼇頭註標記

銃手諸將攻博勞淵二寨北寨下有洲生蘆葦皆以
銃卒守之淺甲欲先取蘆洲洲不容多兵兵寡者又不
可守石川忠總實大久保忠隣子也欲以功贖父乃請
以手兵往得舟二隻以棉為楯而濟敵守洲皆走上
寨發銃忠總仰攻連晝夜九鬼氏給舟數十助之拔北
寨又得蜂須賀氏援兵遂拔南寨進取上佐港阿波坐
港還放首虜前將軍曰不愧忠世之孫矣於是諸將爭
進池田忠繼臨蜆川而陣部將花房職之望野田福島
寨曰旗植而無烟是已逃也使人伺之不見一人乃
濟中島諸將欲繼濟城昌茂止之曰太公命我護軍戒
其將勿公等違我言乃違太公言也諸將乃止已而中

軍傳令責諸將退留諸將答以昌茂前將軍召昌茂使
林信勝讀孫武傳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乃讓昌茂
曰汝拘我命見機不進何也因遂之令諸將進入福島
淺野氏以船兵至海口為其聲援阿部正之白曰西北
諸砦相連陷淡川崎天滿二寨脆薄背水必遁其夜果
棄寨而退賊將大野治房守道頓堀亦驚走入城蜂須
賀氏兵追獲其旗幟十二月忠總至鎮與淺野鍋島九
鬼諸將進入川崎利隆等進入天滿東南諸將亦進逼
城伊達政宗至川崎井伊直孝藤堂高虎至生玉隔空
壕而陣城兵燒外城諸橋獨存淺路本街高麗二橋石
川忠總與城兵戰于高麗橋欲使敵不得燒諸巡使請

救之。前將軍叱曰。止矣。我軍欲登城。何惜攜戟。彼自斷出路耳。令忠總退。告遂令諸將曰。鼓鉦列牌。侯令而進。勿妄鬪以損一卒。又以大寒增糧食。本多正純受命。以金工光次為介。遺書城中。使織田長益大野治長議和。將軍聞之。使來請曰。圍合矣。請令諸軍四面齊登。以天下兵攻一城。何難拔之有。和議若成。不可及已。前將軍曰。未也。將軍不懌。本多正信曰。大公必有神算。願少俟之。藤堂高虎私射書城上。誘南條光明。使為內應。光明約期。事覺被殺。藤堂氏兵不知而進。井伊氏兵繼之。加賀越前子弟亦進。逼玉造貳城。故秀康季子直政先登。建幟濠上。而城將真田幸村善拒。我兵死傷頗多。前將

軍憫怒曰。奴輩敢破我令。顧安藤直次往收之。將軍請罰破令者。前將軍曰。破令者亦不可得也。兩公屢巡視諸營。前將軍未嘗衷甲。被袭號戰袍。上馬從十餘騎至北玉口。城兵望觀識之。叢銃兩注。衆爭請避之。前將軍不顧。按轡徐行。横田尹松從其排衆而進曰。此公善當矢石。矢石之來。與甚於川場。請往焉。乃抑馬而西。使去城遠。他日將軍巡至天滿。登有馬氏壘。撲城兵相發大熕。從者請去。不肯。水野勝成曰。元帥巡帥。與斥兵異。不當專視一處。乃肯去。城將後藤基次曰。兩帥皆大拔。且可徼倖掩衆。勿妄發銃。六日。前將軍徙陣茶臼山。將軍徙陣岡山。築連珠砦相持。壅河之功既竣。淀水多涸。

城兵大驚。我軍以土囊填湟。列竹牌。排鐵楯。起壘塹。地道而發銃。鼓譟者每夜三次。使城兵不得休止。前將軍令諸將則書曰。降者有賞。城中人人相疑。將軍復請攻城齊登。前將軍曰。吾聞良將不戰而勝。日損兵而得城。吾無取焉。復使金工光次入城議和。城中衆議不決。多願和者。大野治長等建議曰。德川翁旦夕入地。損哉。西吉東以日約和。以為後圖。乃勸秀賴請和。前將軍曰。右內誠自欠。則吾其復介意。城內客兵。皆釋不問。因約三事曰。塡濠池。曰從大和。曰以淀君為質。必居一焉。歡月。答聽塡濠池。而請為客兵加食邑。前將軍怒曰。釋之亦多矣。尖勝養之乎。議乃輟。乃命工。益造攻具。或謂井

伊直孝。議事直孝方睡起。揩目而出。或曰。子何懈也。曰。我慮敵出襲。夜不交睫。唯晝間得睡耳。城將大野治房愧道頓港之敗。欲有報之。時阿良兵陣本街橋西。治房夜出襲之。阿良兵亂。死傷頗多。人乃服直孝也。先是。天皇使大納言藤原兼勝。大納言藤原實條。來勞於是。復來傳詔旨曰。卿以耄老。冒風霜于戎間。宥。晏軍事諸將以還息於京師。即欲和議。將詔秀賴成之。前將軍稽首曰。臣少慣軍旅。且職分所存。不可獨逸。勿勞聖慮。於和議臣自修之。不足以煩大詔。使秀賴奉詔則何待於今。詔適增其罪。否則不得不誅。養之是以。敢辭。乃令女臨阿茶如京師。説常光氏。常光氏京極忠高母。而淀君

奴也。使之入城、勸和、綱下場而往。工人十百成群、登諸役。且與樓櫓櫓幅、皆以十數。常光入城、具說淀君。淀君初與秀賴俱巡視城內、見守兵頗精銳、大喜。遂上天主閣、以望東軍、則旌旗際天。淀君色動。已而備前島軍發大熕、中閣第二層、二女震死。淀君始大驚、勸秀賴成和。而會常光至、則喜懼交集。常光傳命曰、右府必欲居大坂、則於其舊封、一無所闕。將遂諸客兵、使東軍毀外城、堙闕池、以昔和親之實。秀賴謀于諸將。議未決。本多正純使人言治長。長益曰、公之議已成矣。子等遲疑、罪將至矣。二人大懼、急因後藤光次、質治長欲遣其幼子。光次斥之曰、稚弱者何用。乃舉其家

子而還。十九日、和成。納旗、周旋速客兵。二十日、敕倉重昌入監秀賴誓書。秀賴問曰、兩公何可。呈重昌私。對曰、呈二公。持書而歸。前將軍目逆、而問曰、爾遣汝、不喻其所以。如何。重昌告狀。前將軍喜曰、非汝不能辨也。城將度我恃和而懈也。欲襲我營。岡山夜使人候視、見其嚴備、乃止。初、兩藩獨島津氏未來會。二豐二姓將帥受密命、亦不發。於是以兵艦三十餘艘至兵庫、則和成已四日矣。前將軍使人勞而罷之。遂令諸軍撤關、將留熟舊之將塡塹。以本多正純、安藤直次、成瀨正成等之。諸侯爭助役。伊達政宗、藤堂高虎等請曰、秀賴聽命、終不可保也。恐遺後患。不若及今除之。前將軍曰、吾與豐臣氏

以義合。首亦長秋凌。後聽和入京師。始助仙代終受託關原之役。乘勢屠大坂、事固非難。今彼乃以怨報恩、吾猶欲除之。其侯卿等言哉。吾特念太閤舊好、以保全之耳。彼復負我、敢行不義、則自取之也。卿等且勿言。大坂諸將欲要擊前將軍。二十四日、前將軍與數十騎夜發行營、比曉入京師。衆以爲神。初、前將軍之出京師、命林信勝等索御府及公卿家典籍、命五山徒開局校讐。在大坂軍中、遣督其役。使者往來不絕。至是畢功、爲三本、獻納其一、置二于駿府、江戶。二十八日、入朝上皇。大皇慰勞懇至。命識正朝廷爵位與諸節會。時京師流言池田利隆懷觖望、逗留中島、故其尼崎戍將不救目元。

前將軍怒、欲奪其封、以與其弟忠繼。利隆之老番氏明來陳謝之。不聽。而入、氏明書語號哭、以死爭之。初氏明父大膳爲國人。長湫之役、池田輝政見父兄俱戰死。大膳扣馬過之。輝政怒、以鐙賜其頰、血被面而不縱。遂存其祀。前將軍記之、嘉其世忠節也。乃釋利隆。次年、忠繼母于晉卒。命利隆攝備前國事。伊達政宗長子秀宗幼質於大坂。關原之役始得放還。政宗遂立少子忠宗爲嗣。於是秀宗從軍、前將軍愍之、封以富田氏舊邑宇和島、食十萬石。筒井定次遣多攻大坂、繫以故、賜自次死于配所。將軍在岡山、功論賞、諸將十八員從井伊直孝以早直勝發疾不勝事、代攝其軍。有功、將軍遂

直孝等論說之者

謂池之事

元和元年

大坂冬陣

小幡勘兵衛

景憲著書

命訓民國自等辭曰。直勝雖無有先臣業。自當自君事臣撫馬而從。可矣。今以叛擊先臣。臣所下安也。又內安藤直次力請。將軍嘉賞。而不許。乃賜彥根十五萬石。別賜呂丁直勝。例直孝有故。育於民間。比十一歲。自強法一入其家。擬拔刀斫人。父直政命名見。以第所執卑捉之。而及長。名用爲書院番頭。稍進。入眷頭。於是既以命次日入謝。徐進坐。執政本多正信之上坐者納然。色既鑑謂正信曰。今日之狀。頗不恭也。然已承故。侍從之後。不能不然。正信曰。公唯能然。所以自是。命吾竊愛郎君知人也。當是時。諸侯中已與外濠。遂及內濠。城中詰之。曰。初約填剧池謂西南外濠也。今及於此何也。成輔止成對曰。謂之周者。周內外也。且和親已成。何用濠爲。今欲存內濠。其意如何。城中不能爭。遂最夜督役。遂城而舉獨餘丁城。一濠。元和元年廿月日。前將軍發京師。十九日。將軍入京師。盡罷諸侯戍兵。使安藤直次、遠及岡崎告功。翌日。告大城。自內擧之計屬。五日。入朝。又九日。東二月。會前將軍于中泉。密議。而行。十四日。前將軍歸駿府。將軍歸江戶。江戶之士。有小幡景憲者。有罪出亡。仕前田氏。五遣之戰。先與其閣。城將之野治房識之。及和成。稍誘以學計。景憲佯德之。入見治房治長。告以內擧之計。因約期。遣歸。景憲歸間報伏見守松平定勝。啓之將軍。將軍與前將軍議。爲

不知者。以候其動息。大坂益召募客兵。以間使探景憲勝重定勝問之。曰。兩公再來。諸軍復集。不出五十日。其間城兵戍役京師伏甚衆。以事鄉則懸賞力也。治房退之景憲謀而往。城中諸將有議。治師者。治房兄弟用之。就不聽信景憲之說也。或說治房曰。景憲猥賊也。請殺而之。治房驚疑。甲閣其舍。景憲笑語自如。治房召之。卽從一奴入治房門。入言果不可悉也。乃置之界浦。俟時來見兩將軍已熟知敵情。而今猶未知之。三月。使青木一重及二女使來請曰。兵荒之後。食祿不給。請賜賞之。將秀議遣直將寮故淺野左京大夫女。前將軍謂二女使曰右兵衛督、成瀨在近吾。亦將往吾東國女子。不樂處汝等幸往。俱之縉事則吾自適京師。以對聯捨之事。乃遣之。是張。已而京師報案曰。敵兵發大城者十四五萬兵衆十倍前後。前將軍笑曰。多多益可殺。不必禁之。路下令諸侯。皆如前役。先命井伊直孝、藤堂高虎率兵。往護京師。京師乃訛言。大坂兵來。且燒伏見。武人、闕門。又公卿宅。板倉氏保衞禁廷。爲兵備勝重。十四日。諸。乃使派遣行。于興平日十八日。備安島。由諸將。井直孝、陣東寺。高虎陣定長歲之役。山口重政欲以功自償。至留我不得出。於是聞。行觸井伊氏。藤堂氏將渡淀之上。敢於竹島。高虎自若。侯疑其請。了舊從小山。于前之救。人也。子請上不許。四月八日。前將軍下尼崎。派人。收使首。伏兵閒右

點注標記

所復募兵。兵多則食乏。困民嘗已。吾將往驗其虛實也。
因留使者不遣。遣常光氏丙論請兵居三日成義直轄
又三日。發尾張。十八日。至京師。常光氏來報。秀頼不聽
命。又使後藤光次往。亦不答。乃御戲內應入城募者。收
其妻子降者。有。將軍以前將軍至尾張之日。發江戶
少將忠輝與黑田長政加藤嘉明皆自請而從。二十一
日。至伏見。明日。來謁二條城。前將軍欲以二十八日出
師。將軍以兵未全集。請少俟之。前將軍曰。此役當決於
野戰。野戰不用多。乃公以是氏先往。汝合大衆繼之。將
軍曰。兒在此。使大人先往謂之何。前將軍曰。吾老矣。不
復可遣事。必先衆。衆戰本多正信侍側曰。臣聞軍之

日本外史　卷之二十二　○十三

先後在地之遠近。太公在京。郎君在伏見。其次已定矣。
太公甚無道理。前將軍乃止。召藤堂高虎諮攻城方略。
高虎對曰。利於速。不利於近畿兵挑戰。俟其遠出擊之
則敗卒之餘無復守志。前將軍然之。曰。子言如出我口
也。遂定諸軍所鄉。石川忠總守高槻。池田利隆池田忠
雄守尼崎。其餘山陽山陰將士自神崎進澳野。蜂須賀
以下南海將士自和泉進。而大和伊勢美濃諸部自大
和口先進。少將忠輝伊達政宗爲其帥。水野勝成爲其
先鋒。前將軍召勝成曰。我大和口先鋒。非汝當可者。汝
新入和將士有不用命者。先斬而後聞。與直寄高虎相
議。須應期其全勝。慎勿作　除掾故態。勝成感謝而出。

點注標記

井伊直孝藤堂高虎以近江伊勢兵爲中軍先鋒。榊原
康勝松平康重與小笠原仙石諏訪保科丹羽諸將繼
之。自河內口進。先是城兵侵大和。大和法隆寺有工人
中井正次。前役爲東軍造攻具。城兵怨之。圖法隆寺。焚
之。二十六日。大野治房於郡山守將筒井定慶棄去。
遂。水野勝成進至長池聞之。謂部下曰。敵始焚南都。犯
恥也。疾馳赴之。治房至不敢逼。遂退去。勝成追躡至法
隆寺。會淺野但馬守以兵五千出和泉至佐野。治房
等謀紀伊土寇使起其後。而以兵二萬逆之。紀伊將亀
田高綱曰。平山之戰。寡者必敗。宜退至樫井。設伏要擊
而陣。但馬守從之。明日黎明。治房先鋒塙直次岡部則
綱谷輪重政等爭先而進。高綱以鋭卒要擊。傷則綱。紀

日本外史　卷之二十二　○十四

伊將上田重安與直次接戰。傷而交退。多樹其射。斃直
次。遂獲則綱重政。治房在貝塚。聞敗走。而紀伊土寇亦
平。但馬守復進。勝成分其部下爲一隊。以繼南都。於舍
重正爲左右隊將。重正不告而進。直寄路民間捷
路。對曰。臣有所最捷。然昔物部守屋由此路敗。武人
相傳以爲不吉。高虎曰。吾既從軍。此其分也。守屋以
敗。吾知吾不以勝乎。遂踰嶺。此乃關公嶺。已而勝
成引諸軍踰。少將忠輝從神崎部兩將軍以四方兵
新集。遂戮。出會大坂細川。一字。師欲攻。從禁內及二條
板倉勝重捕下獄。前將軍以故傳行。五月五日。乃發令

默注標記

大坂戰　渡部內藏助

勝成在嶺頭

日本外史　卷之二十二　十五

諸軍持三日糧食以赴戰。欲自徹籠肩輿而行。將軍發伏見。杉景勝留守京師。陣于男山。前田利光少將忠直以下皆從。即日。前將軍舍星田。將軍舍角南。城中聞我大軍至。乃議戰。後藤基次薄田兼相渡部尚出陣平野。大野治長眞田幸村木村重成長曾我部盛親相繼而出。兵各萬餘人。討邀擊我先鋒。基次乘夜潛甲而南。勝成在嶺頭。謂諸將曰。炬火北來者。至道明寺而滅。是敵欲出我不意也。乃嚴備以俟。而馳使告之中軍。直孝高虎亦起中軍。取節度。而將軍曰。事如我意。六日昧爽。與將軍俱發。至平岡。勝成進自寄中卅等赴道明寺。過基次于片山。重正不利。直寄進擊其横。重正突之。兼相尚來救。基次勝成擊敗之。本多忠政松平忠明與伊達氏將片倉景綱擊基次兼相。亦敗之。大野治長眞田幸村等。自道明寺以一萬餘騎援至。景綱與幸村戰不利。陸奧銃隊發之。幸村卻。於是勝成與諸將齊進合擊。伊達氏銃手殺又市。射基次。斃之。水野氏騎士河村新八獲兼相。亦斃之。本多松平兩氏繼左右翼大破治長。治長尚皆走。幸村退保南阜。勝成馳使從伊達政宗曰。公自進中軍以備幸村横擊。則吾追其北。不使隻騎返也。本多忠政亦從之。政宗以兵疲亡盡辭。一柳直盛在越後部下。請進從前軍。忠輝不肯。本多與尚遂更致而退。藤堂高虎自千塚南趣道明寺。凡族將

默注標記

高刑良勝

長次郎弘隆

勿亟用槍

日本外史　卷之二十二　十六

高刑良勝先進渡溝。自爲斥候。還報曰。道明寺異聲漸西漸微。是敵已敗也。乃舉鞭左指曰。矢尾若江有敵。高虎使人過先鄉。轉鄉而左。曰。茲地沮洳。請由別路。乃馳傳令。高刑良勝不顧而進。至矢尾堤。遇敵將盛親伏堤下。一人死之。盛親急進。了等力戰。收兵據高阜馳從高虎。高虎怒其不救。二將不肯。井伊直孝赴道明寺。亦轉而左。與木村重成戰于若江堤。其將長坂某曰。先得堤者勝。皆銃隊奪堤據之。銃隊欲進。老臣菴原某曰。勿亟用槍。亟用槍則敵近。而勢竭。衆冒進不利。敵爭變之。菴原乃麾而進。山口重政與次了弘隆。奮戰被創。長了重信深入斬一騎。進與重成鬭而死。直孝麾下蹤進。菴原剌殪重成。安藤某取其首。敵兵皆潰。井伊氏兵追北里餘。其游兵見藤堂隊。撤追之。渡邊了亦見。亦揚采也。乃奮擊走盛親。進于平野。稍後使人促高虎欲遂道明寺敗兵。高虎曰。斯奴不死於死處。今何曉曉乃嘯歸。卿勿追。宜速收兵。會有一騎使至。了迎而告曰。陪臣敢有請。盛親雖遁。幸村等將至。要擊之。則大坂之陷不小。今夜使人入城。則明日之戰。又將費力。爲臣策之。至熟如和泉守。佛駭。何監使然之。往說高虎。高虎不答。以日已暮。促了收兵。了遂縱火而退。後直孝赴高虎營賀戰捷。高虎曰。我自悔夫多喪我良臣。爲憾耳。直孝曰。僕自昔亦赴矢尾見貴部。將樹靡幟追敵。指揮甚可

惰夫畏怯不達事

觀斯人亦死。高虎默然。了見曹進曰。所謂帷幄印臣也。因呼其屬兵曰。柳邪若有嗣我輩。不徒勞矣。然了終以徼殺見黜。是日。榊原康勝等至菅江。擊敵將木村宗明。康勝忠職騰流至。鎧氣不爲挫。奮戰破之。與小笠原秀政等進赴若江。監軍藤田信吉把之。而止少將忠直與其先本多成重等陣四條畷。在井伊氏後。皆不逞事。兩將軍聞先鋒既酣。欲以中軍繼之。而捷報累至。初首虜於馬前。日已暮。前將軍次千塚。將軍次道明寺下。令曰。詰朝攻城。先鋒戰疲。當以他軍易之。忠輝忠直皆以逗留失旨。本多成重以忠直命來稟曰。明日之戰。越前兵何陣。前將軍罵曰。惰夫畏怯。不達事。尚何言哉。成重等惴恐還報。曰。君努力。忠直乃御其士曰。明日我不先登。則先死。怖死者自此去。小笠原秀政亦恨爲監軍所訴。出雲守本多忠朝。其戚屬也。秀政夜往見之曰。明日吾有尺前無寸卻。忠朝曰。了得我心。初忠朝父忠勝臨死。囑長子忠政分遺財於忠朝。忠朝曰。宗家多費。用吾已辱分地。不敢受。忠政固予之。忠朝曰。且貞之兄氏以俟我需。及彼忠政問焉。答曰。既辦之矣。及在大坂病其營處多沮澤。請易之。前將軍曰。乃父爲戰。未嘗問險易。若何不肖。焉忠朝慚恨。以故終與秀政約死。既而前將軍部署諸將。前田利光爲右先鋒。本多康俊。本多康紀與遠藤慶隆。片桐。石川。蒔田等在其右。本多正信。士井

青山因幡守　阿部備中守　高木主水正　內藤若狹守　植村出羽守

利勝。酒井忠世。本多大隅。黑田長政。加藤嘉明繼之。少將忠直爲左先鋒。本多忠朝。小笠原秀政。與秋田。六鄉。淺野。丹羽。仙石等在其右。榊原康勝。松平康長。酒井家次。稻垣重綱繼之。大將軍親將右軍。水野忠清。青山忠俊。松平定綱。以書院番頭。高木正成。阿部正次。內藤清次以大番頭。並在其前。安藤重信在其後。前將軍親將左軍。本多正純。植村家次。板倉重昌。本多信勝。內藤帶部等衛之。參議義直。參議賴宣在其後。井伊直孝。藤堂高虎與細川忠興。在右軍之左。水野勝成與松平忠明。本多忠政。伊達政宗。少將忠輝在左軍之右。陣既定。遣偵騎候戰地。而城中未之知也。以大敗後。衆心悔懼。會議決。計曰。東軍來逼。不出二三日。欲誘之於南郊而自西橫擊之。天未明。使人出爲斥候。候者東南望見衆落如常所無者。或以爲曉霧。及日出視之。則皆軍隊也。乃大駭。馳還告急。乃傳令諸將。眞田幸村陳茶臼山。以當我左。大野治房陣岡山。以當我右。森勝永。竹田永翁。大野治長及七隊長。陣其間。明石守重等。以別軍出于今宮。而秀賴親將繼之。鎧仗旌旗皆極嚴整。城兵悉銳而出。其將帥人人欲必當兩將軍。將軍候騎來白。於左軍曰。大兵出矣。請速進。前將軍叱曰。敵空城而出。不過亡虜。何謂大兵乎。及住吉。乃命與守護左右進鎧。斥之曰。汝奴輩。何以鎧爲。許衣黃掛而上馬。其騎與前軍

而電掣。小川於蛸命横田尹松。尹松進呼曰。騎兵重
行道險而行。使人走騎告義直賴宣曰。速來戰前行也
二而千市傳呼將軍卒矣。長政高明亦謂隨將軍中
而不皆單騎從一二人。餘卒巡歸見二人。乃馬損之二人
進執其衛曰。時皆欲速出戰其勢。入也而今又大出戰
揮其首幕下之事無不如意也。將軍肯肯曰。今日之戰
之本多正信等與從馬搾帯衣持開扇拂塵。而過長政
嘆曰。何不類乎。日成藏也。嘉明曰。東於常而輕於變總
川氏之獨長政。ヒ可謂俊爽矣。將軍行乎前部。命令而
歸。兩軍既近。左先鋒隊將本多成重一身候戰。忠朝秀
政與勝永。永應以銃手挑戰。戰少不利。幸村聞之成重

日本外史　卷之二十二　○十九

頗覺我軍。軍乃進。忠直曰。吾自此直入。開藍也。因呼
從之而食之。一人降從。一人持曽食畢而背謂左右曰
我所食矣。必本營鐵炮道騎而直前。軍聞而從之。忠直
弟忠昌手斬二人。成重與吉田修理敦田ヒ又々各鐵
幸村軍終敗走。追至安井。西尾又作與幸村斷斬之
忠朝見其軍卻。乘嘆馬白里馳且呼曰。出雲守在此也
問戰敵聞之。四集。忠朝執槍槍二人。一人以鐵追之射
洞其腹。忠朝跳而下馬。拔刀斬斬者。其闘進鐵槍乃左
奮擁右揮刀殪八人。身亦被二十餘創。瑜滿而仆。敵爭
其首。從騎大半戰伏屍上。打敵而死。秀政亦躬自力戰
然外之其長子忠脩外於擂槍下。少子忠真被創欲死

點注標記

其臣勝多見氏安積氏扶而還。右先鋒隊將伴八彌安
見右近等進衝治房。軍者院丹三隊繼進。決育勝敗。本
多速泰諸將横擊之。治房敗走。返戰一稍後又敗擒。惟
入城中。軍已而左軍將仙賓孝高虎。以助左軍。酒井捌
原諸將方承敗進。而戰未決。直孝高虎横斷森氏軍後
破之。與七隊長過不利。安藤直次以前將軍令至。督衆
逐擊破之。勝成率所部奉命赴住吉。望左軍戰作。轉向
天王寺行破敵兵。而過川場。與明石守重邁交綏而北
大將三隊以將軍令。邀擊守重。于勝重走之。時兩軍轄
戰埃塵大起。彼此紛擊不可辨。阿部正次以爲東兵冒
着違來而目皆黒。城兵則否。乃令曰。面白者敵兵也。因

日本外史　卷之二十二　○二十

物色斬執小級。諸隊相傳做之。斬獲無算。秀賴欲親出
闘城中有反者不果。又以前將軍敎遣人。諭和呂遣大
野治長等。治長等走還。敵軍皆潰。我軍乃乘之。遂大
敗之。斬首一萬五千級。前將軍進上於岡山。將軍進上
岡山少將忠直進至川場。縱火市舍。城中自爲内應者
忠直兵乃自高麗橋破京口門而入。植儀城上。是爲先
登。吉田修理將自天滿濟溺死。水野勝成繼忠直
山入。忠直分兵焚櫓。櫓終及天主閣。煙燄衝天。諸軍
歡呼皆破門而入。秀賴避火于櫻月樓。淀君及夫人德
川氏以下皆從之。池田利隆致甲。嚮路望其煙。乃馳濟
御前監軍數人。多得首級。小川忠總與永原忠高馮知

點注標記

仙石宗也　加藤式部少輔　和泉守秀重　遠地侯伯皆不及　可謂乃公孫　右衛門大夫正綱　吾復有十四歲乎　堀内主水　坂崎出羽守　木村喜右衛門一　作木村　直與乃夫俱死　秀賴入倉　石川八左衛門　加々爪甚十郎　太閤舊好吾竟不能忘

發高撫與敵將仙石某戰于備前島敗之毛利秀元及加藤明成以水軍至傳法港口松平忠直自森口金森可重自岸和田至皆獲首級淺野氏蜂須賀氏最後至其他遠地侯伯皆不及也前將軍據胡牀望見火起左右有更關原之事者乃顧謂之曰吾復捷矣已而將軍來賀前將軍曰汝之功也使歸陣本營忠直來見乃執其手曰可謂乃公孫也忠直見不顧義直賴宣自後軍馳見諸軍輜重屬途爭進賴宣曰是軍既捷將舍也已而天主烟舉賴宣咄嗟而進義直從之至茶臼山則諸將賀者大聚賴宣攬涕曰大人畫兒後軍使不及事松平正綱曰君十四歲矣前途脩遠不患不建功賴宣變色曰吾復有十四歲乎前將軍曰汝此言足以當首功也時秀賴猶在樓上大野治長欲免夫人以成和也使諸姬侍擁而出蒙葵章衣竄步亂兵中城將堀内氏久覩之進當其前辟人而出呼我將坂崎成正護送之治長遣木村某追及因本多正信言其意正信來啟前將軍前將軍肯曰吾且遂免其夫與姑也正信又啟將軍將軍叱曰盍與乃夫俱死秀賴遂入糒倉中益發使乞命而日已暮將軍遣井伊直孝及安藤重信石川正次等守糒倉以俟命八日前將軍遣本多正純及加加爪某往賜之旨言曰事已至此無復可言太閤舊好吾竟不能忘尚母子皆出乎置秀賴于鳥野給流君以萬石

軍中唯一輿　豐臣倉中　秀賴以下自殺　大戰後當雨　前將軍入二條城　將軍凱旋伏見　新盛親藤道見　伊藤丹後守　古田織部正

治長入告出某曰謹拜命未辱當往謝之獨萬兵所注目願得一輿而往直孝疑其詐乃使某曰軍中唯一輿右府請騎往復不決直孝謂重信曰大旨雖仁恕貽禍之道也是在我輩耳乃發銃倉中者二秀賴以下知絕皆縱火自殺前將軍方進至櫻門以待秀賴出直孝等來告狀請罪前將軍頷之即日午時還命駕獨從板倉重昌北歸京師曰驅之大戰後當雨從者不信已而雨大至上下沾濕及淀取兩夜夜二鼓入二條城而大坂諸軍一無知之者將軍令阿部青山水野高木四將守天王寺下遣青屋京橋四門又令安藤重信留西面四道卒以修埋城壍收屍于岡山以祭軍神九日凱旋伏見諸侯爭捕殘黨來獻十五日捕長曾我部盛親于京師斬于六條磧後二旬獲大野道見于界浦大坂將伊藤長實奔在高野請得監使自裁前將軍曰治長等誤國盛親等煽亂皆所不宥也其他豐臣氏舊臣盡忠所事者我皆假之長實及青木一重岩佐正壽等改圖而仕者數十人古田重然通大坂事覺伏誅細川忠興庶子獲罪於父奔歸大坂及敗被捕幕府宥之忠興賜之死冬役忠興以備藩寧不來會及夏役興前將軍謂近臣曰忠興必先衆至駕次星田忠興果至七日之戰與有功焉於是西南諸侯後至者相繼謁兩公兩公收大阪金賜井伊藤堂氏金馬首大鈸千枚者各二六月賜

大坂。于松平忠明食十萬石。忠明修荒殘。緝田里。期年而殷實如故。十五日。前將軍入朝。告成事。獻白金千兩。二十八日。將軍來二條。議賞罰。加封直孝高虎。各五萬石。後並至三十萬石。水野勝成。進救有功。自接及故不賞。後封郡山。遂移備後福山。食十萬石。本多忠朝死事無子。以兄忠政子政朝襲封。小笠原忠真襲父秀政封。榊原康勝殤。創而卒。大須賀忠次實康勝兄子也。命復本姓。襲其封。以大須賀氏眷屬於賴宣。責藤田信吉失事機。收其邑。令池田忠雄襲兄忠繼封。以其舊封賜蜂須賀至鎮。少將忠直遷從三位。進參議。前田伊達淺野氏皆進官爵。前將軍季女嫁於蒲生氏者。再嫁淺野氏。至次年成婚。閏月十一日。將軍率諸侯入朝。獻白金萬兩。二十七日。兩公偕觀樂于二條城。奏猿樂延壽樂太平樂諸曲。天下大亂。伶官離散者數百年。前將軍招撫有年。終復舊職。朝廷之樂。自是興矣。於是前將軍參考貞永建武式目。與林信勝等議定新式十三條。七月七日。會諸侯于伏見頒之。曰。文武之道。勿不修。佚遊群飲。勿不禁。犯法者。勿舍。諸反若殺人者。勿不告。諸國民勿移其所。勿私築城郭。立異結黨者。勿不告。勿私結婚姻。侯伯會同。勿衛從過節。衣服之等。勿紊。無爵位者勿乘輿。諸將士勿猷儉約。國主任人。勿不擇其器。又與關白條昭實等。議定朝廷式十七條。其略曰。天子

宜因寬平遺誡。專學古道。而傍習和歌。見任三公。宜班諸王上。武家官位。宜在公家員外。廷臣繼嗣。不宜取異姓。諸服章。不宜踰等。才藝異等。若累功勞者。其超遷不宜拘門地。諸僧官不宜濫授。諸州士違關白及有司者。諸浮屠妄冀官達者。皆宜處流竄。是月。封織田氏于大和上野諸邑。本多正信請毀豐臣氏祖廟。前將軍不敢私斷。終與諸王公議。請爲有祁廢祀。與任其頹廢。十九日。將軍發伏見。八月四日。至江戶。是月。前將軍發二條。二十三日。至駿府。初少將忠輝受封信濃。漫驕縱。樂善鼓者花井某。遂委之政事。有三將屢諫。不聽。乃許之駿府。忠輝馳至。誣三將有罪。賜死。及徙越後。益驕。及大坂夏役。行至森山。縱兵與將軍旗騎鬪。殺三人。長坂信政之嗣在焉。已而向大和口。聽花井言。逗撓不進。前將軍東歸。過森山。驗實大怒。遂使人往。詰其罪有二十。自誣以解之。前將軍不信。遣吏按之。且詰其逗撓。花井歸咎於山田將監。逐之。次年。前將軍召忠輝母茶阿。曰。少將醜詆吾。期其成立。不圖荒情乃爾。又擅殺長坂血槍之黨。在吾在時如此。將軍時何如。吾不得不絕之。茶阿懼報之越後。忠輝惶懼來謝。不許見。遺命將軍放之伊勢。後遷飛驒。遂遷信濃。卒十月。前將軍遊獵關東。遂如江戶。最上義光先大坂役而卒。其子家親嗣。庶兄義成陰懲大坂事。覺命家親討夷之。十二月。前將軍歸駿府。途

賢量着賢公使 改武門服章 二年

前將軍將疾

天使就拜爲太政大臣

天下非一人之天下

天下將大亂矣 治天下在於慈

經伊豆泉頭以爲退老之地期以明年營焉是冬以天下盡平令五畿七道毀諸壘砦賢公使巡察諸國二年一巡又以武門服章不備因明者正章改之二年正月朔侯伯將帥隨爵位具衣冠賀正兩府二十一日前將軍獵于田中得疾留四日乃歸將軍報大驚兼行二月朔至駿府日夜看護衣不解帶諸侯伯捐趨來候前將軍自知不起卻醫藥不用三月天皇使廷臣二人就拜前將軍爲太政大臣二十七日前將軍力疾衣冠拜命尋使將軍饗天使四月前將軍疾篤乃屛婦女不許入侍十四日召諸侯伯諭曰吾老病旦夕將入地吾既平定天下將軍執大政有日吾不復以後事爲憂雖然

吾死而將軍或失政則侯伯當其器者宜代執天下之柄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吾何恨哉乃分賜遺物令罷就國以俟後命初諸侯各度有如不諱當拘留累年於是皆出意外既而召將軍曰吾諭諸侯曰將軍失政善者取之汝愼其政治勿毫有私曲而天下若有方命者雖親戚勲舊宜速加誅伐將軍欽欽而退召義直賴宣賴房誡以善事將軍召其傅成瀨正成安藤直次中山信吉勗以輔導十七日疾革乃顧將軍曰吾將死汝謂天下何將軍答曰將大亂矣前將軍曰善吾可以死也召嫡孫家光曰汝他日治天下者也治天下之道在於慈乃薨壽七十有五葬于久能山天皇賜那典甚厚賴宣

七郎右衛門清政

權大權現 三年 改葬是新廟

贈位賜號

親王護廟

詔改大權現曰宮 用兵如神好學愛人

就建廟焉初榊原康政兄清政輔故世子信康及世子敗棄官出亡晩依康政前將軍召賜祿守久能壽卒長子清定留仕宗家乃令少子照久襲父職祿親近之臨終枕其膝以絶將軍因使照久掌祠事僧天海請號爲大權現三年將軍以遺命改葬于下野日光山就建新廟四月八日畢事既望移主正殿天皇遣廷臣三驥宣命贈正一位賜號曰東照是日將軍自江戶來六日祀焉梶井親王尊純掌禮後三世益修祠宇天下侯伯主諸外夷皆獻器材而親王更來護廟以爲常後三十年詔改大權現曰宮東照公爲人沈毅有大略用兵如神而好學求治愛人善容處事必規百世之慮其事朝廷

恭順殊至以鎭護王國爲己任自執儉約不敢驕侈最重稼穡之事雖至微細無不諳知稟性遒敏以訪疾苦其爲政務養士氣開言路防巧佞浮華之習公幼質於尾張有獻百舌者卻不受左右問故公曰吾聞士將不取小慧者其在岡崎有犯禁者二人其一亡于圃其一網于濠皆被拘繫乎兵鈴木某欲誅之未有路乃故自矯令取池鯉之鯉煮而食之他日公覵於池問守者守者告故公大怒欲手斬鈴木鈴木入張目罵曰噫暗主以禽魚易人惡乎得爲天下公大悟擲刀而入遂釋前二人召鈴木褒之後語人曰直言之功愈一番搶犯敵者賞可倚犯君者罰不可則也公在濱松召三士入命

點注標記

事其一人。留請曰。臣承聞。故有自出一蹄丁懐獻焉。公使其讀。而聽之。毎條輒善。讀畢謂之曰。爾枝有所見。勿憚於言。其人頓首曰。才多信侍。敢問彼何經卒也。且其所言無一可取者。君何優之。公曰。吾優其志也。且使無可取者。則可取者至矣。公嘗欲官一士。問之於土井利勝。利勝曰。彼不常來臣家。臣未知其如何。公乃悟曰。汝宰我家。務在致人材。材者豈致附勢哉。如彼所言。則知恥好義者。將日遠。柔媚不知恥好義。國家之元氣也。元氣消。國家衰。老其能久乎。昔酒井正親。以神谷某不禮已也。謂我曰。彼真可用者。因請信康使近親爲公。忘私擧薦士風。汝輩何不類焉。又嘗論將軍近臣

大意。謂天下安危。在將軍之心。宜留思焉。旌節義。擯輕薄。愛士民。信賞罰。賜賚勿濫。濫則士怠。用人勿偏。偏則國危。國之有臣。猶木之有枝也。枝偏大。則蹙其根。猶鷙鳥之有爪翼也。愛其爪翼。所以期搏擊。臣之用舍。可不重哉。足利尊氏之任高師直。豐臣秀吉之用石田三成。皆以取人怨矣。我亦誤用大久保。殆陷危禍。可不戒乎。小天下之亂。起於主將驕欲。而宰臣專權也。茨氏胄血盈之兩輩。曰。諸臣是爲君舊怨耳。日恃才能者。必以舊法爲迂拙。動欲更改之。武田上杉今川大内氏所以卓亡。皆由於此也。政自因其舊。我嘗赴陸奥。見謝賴朝墓。碑已辭曰。國事皆以衆衛之爲言。信賴朝之能定

點注標記

東陸也。夫介冑之習。如鐵。衣纓之習。如金。金可以爲虚飾。鐵可以爲實用。國家將衰。必有喜衣纓之習者。建主新法。務其華飾。是大患也。我家法度。皆與祖考舊議。深謀遠慮。期其無弊。勿有所更變之。刀鐵錬一成。傳之子孫。子孫各異好尚。數附治之。則刀終不可用矣。凡所貴於故家者。以其存舊製。養舊臣焉爾。侯伯將士。昔與我同苦勞者。子孫亦宜與同富貴。勿無故滅絶之。所以酬其祖先之忠也。凡所謂忠者。豈獨忠於德川氏哉。乃忠於天也。我亦忠於天者。故天授之以大柄。然自有其納驕者怠惰。以虐士民。則天將奪之矣。故吾主岡崎。患隣國攻守。上關東應三道。治亂定天下。患內境安危

未嘗一日懈怠。大抵衛禦侮。以守王國。武官之職爲然。武臣而遺武。是竊其職也。可不懼乎。公嘗與武田氏遺兵。使講武備。多取其法。或諫曰。武田之讐。必甘其遺使中人而難之。公叱曰。諸故之公敵則已。豈敵非天下之民。因令曰。德川之前。必固其遺使中人。而易拔也。公如爲今川氏所育。今川義元之甚在于桶狹。公過必下拜。其十日。義元大性也。將軍嗣職一奉其訓識。以驗撫天下。五年夏。將軍入朝。收稲富。則封。正則關原之役。負功驕擴。嘗救伊予成。大坂之役。陰通謀城中。又擅增築城郭。酷虐僣國民。不卿。生於是將軍與井伊直孝決策。使爲告忠勝。則十江戸。部傳命從之津

三家　賴房冠諸第將帥　大坂城代　六年　大番頭　毀伏見城置奉行　七年　納女禁內　女御和子　八年　源五郎義俊　放正純　正信辭加封　傷倫要名必不令終　康景忠良之死　告晴信陰事

輕以其太僻改放信濃給七萬石邑舉其舊封賜於淺野氏徙封參議賴宣于紀伊所食如故自是尾張紀伊水戶稱爲三家諸侯無敢抗禮義直慈仁賴宣雄豪賴房謙遜賴房特不之國冠諸第將帥以護幕府是歲復立花宗茂舊封徙松平忠明于郡山以大坂爲鎭府遣勳舊一將守之稱爲城代六年置京橋玉造兩戍遣大番頭率部衆更戍與二條城同於是毀伏見城獨置奉行比於界浦奈良長崎佐渡七年將軍納女禁內備女御後進中宮稱東福門院是歲田中氏無嗣國除八年秋最上家親從嗣義俊以不能統族屬國除冬本多正純有罪放于出羽初正純父正信爲老中東照公嘗欲增其封辭曰臣叨恩眷而無矢石之勞加之封上誠不自安願以其賜臣者益養材武以鎭平天下而臣得送老於其間何既若之遂以二萬石終後東照公者五旬而沒正純嘗於關原之役請斬父以解將軍之過頗有得色安藤直次語人曰傷倫以要名必不令終也及爲駿府執事興國寺城工卒誤殺公邑民邑宰求償於城主天野康景康景不肯乃因正純訴之東照公素知康景忠良不輙決正純誣康景令速斬卒償之康景不忍殺不辜乃棄封出亡東照公欲復之會其病卒而止世寃之有馬晴信之誅阿媽港人正純僚吏岡本大八揣晴信之希賞也詐取其貨事覺按罪在獄中告晴信陰

見前卷　三弥正重左衛門　九年　上書致事　世子入朝進正二位　遷內大臣任大將軍　放忠直　寬永元年　三位中將越後守光長　宰相伊豫守越前忠昌　四位少將出雲守直政　兩將軍入覲　天皇幸于二條城　前將軍遷太政大臣　將軍遷右大臣　駿河大納言忠長　夫人淺井氏薨　四年　下野守蒲生忠鄕　中務大輔忠知　加賀守長重　七年　天皇讓位　明正天皇　酒井讃岐守　伊豆守信綱

事晴信以故敗大久保忠隣之寃世亦以爲正純父子所爲也正純時食小山三萬石及將軍時食宇津宮十五萬石安藤直次曰正純將及於禍是歲奉使赴山形以其增壘擅殺部屬收封被放其子前後皆死獨叔父正重之後存焉九年七月世子家光覲京師將軍因上書致事世子時爲正三位大納言八月入朝進正二位遷內大臣任征夷大將軍先是參議忠直負功缺望數不奉法又縱酒色殺不辜幕府數以密旨勗之不悛是歲放之豐後荻原剃髮號一伯寬永元年徙封其子光長于越後後三世以不能取其下徙之美作食五萬石其弟忠昌直政皆有功於大坂之役忠昌封于河中尋徙高田於是封之越前食三十萬石直政初支封于大野後封出雲十八萬石一伯之敗本多成重復歸幕府列爲諸侯三年八月前將軍將軍共入覲九月六日天皇幸于二條城兩將軍率諸侯伯饗之前將軍遷太政大臣將軍遷右大臣於是義直賴宣忠長並累遷大納言賴房及前田利光伊達政宗島津家久並累遷權中納言忠長將軍弟也是歲前將軍夫人從一位淺井氏薨四年蒲生忠鄕卒無嗣國除後數歲弟忠知卒亦無嗣國除以白川十萬石封丹羽長重七年九月天皇讓位於皇女諱興子德川氏出也是爲明正天皇將軍遣酒井忠勝松平信綱賀之詔以忠勝爲少將信綱爲

八年置少老職
九年前將軍薨
贈正一位大相國諡台德
孝敬
忠隣光嘉嗣
自今以往撥亂之才不若守成之器與唐太宗所謂與我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創業之難徵與我共安天下常恐驕奢生於富貴禍亂生於所忽故知守成之難然創業之難往矣守成之難方與諸公愼之者同一意矣

點注標記

公不啣二臣忠吉亦避忠隣之愛
信不可失
崇儒術武

侍從皆不敢拜告幕府而後受八年始置少老職副老中掌諸雜事九年正月二十四日前將軍薨壽五十四贈正一位官至從一位太政大臣葬于增上寺前將軍位至從一位官至太政大臣贈正一位大相國諡台德台德公爲人勤謹和厚朝廷以外舅故禮秩異等而公益小心嘗在禁内獨休于便室或闚之公衣冠肅然莫有惰容其事東照公盡心承懽至纖細事無不咨稟關原之役公不及事而凡秀康弟忠吉皆有功其歲東照公召諸大臣問曰吾欲定繼嗣誰可者井伊直政布忠吉本多正信布秀康大久保忠隣曰冢子資望已定不宜動搖且自今以往撥亂之才不若守成之器也東照公頷之公聞之不啣直政正信而

忠吉亦避忠隣蓋與之厚每來江戸輒館其第公以同母故最愛忠吉忠吉疾病公親往其館候視使者日夕往來減食隨報加損又以庶兄故最重秀康凡西諸侯會同者不得齎火器秀康嘗赴江戸具銃隊入碓氷關關吏呵禁秀康曰汝不知越前宰相乎公聞而驚命吏勿問自迎謝之及其卒悼惜殊至東照公嘗以義直賴宣賴房屬於公曰我百歲後善視之公常念其言故特愛重三家凡公每聞宗族功臣之喪雖燕樂之時必變容愼潔其出行既戒駕而止則親面徒御罷之嘗戒漏刻報期公方食舍箸而出曰信不可失也居常無所賦嗜特崇儒術好書及歌諸武技皆究其精而不以傲

家君喜使人
三傅
備後守忠利
面諭侯伯

點注標記

置大目付
從封光政
新太郎少將光政
相模守少將光仲
美濃守侍從忠政
放忠廣
加藤肥後守
徙封忠興
信濃守長次
存二氏祀
收忠長封

臣下以故諸宿將豪傑皆馴服焉嘗謂其下曰織田豐臣二子喜爲人所事家君則喜使人矣所以異也以故諸政治皆效東照公而最愼於選人將軍之幼以雅樂頭酒井忠世大炊頭土井利勝伯耆守青山忠俊爲傅忠世以嚴利勝以和忠俊以直共盡心輔導焉利勝常侍燕樂乘間說曰願聽伯耆言不則雅樂謂之何將軍敏悟酒井忠利子忠勝自尾從爲側用人公又以爲傅亦大稱職焉公既薨諸臣欲秘之忠勝以爲不可即夜發喪於是將軍下教盡召諸侯伯親出面之曰前將軍薨矣諸君或冀望天下則唯其所欲然家光既係軍職當以弓箭授受之諸侯瞿然未答伊達政宗進而言曰

孰不被德川氏恩澤今日有敢挾異心者政宗請先往蹂躪之衆同聲答曰誠如中納言所陳乃退是歲始置大目付專掌監察六月徙封池田光政于備前初光政父利隆封播磨叔父忠雄封備前皆卒於元和中光政嗣徙于因幡伯耆至是與忠雄子光仲易封先是台德公女適大坂而寡改爲本多忠政之婦生女於是以其女妻光政是月加藤忠廣有異圖發覺國除放于出羽徙封細川忠興于肥後割忠興舊封賜小倉于小笠原忠眞中津于其兄子長次追賞大坂之功也後幕府索加藤福島二氏遺胤召而祿之以存其祀十月收大納言忠長封忠長與將軍同母幼字國松爲母氏所鍾愛

將軍爲此｜將內外廣言將有易嫡之意止了邦安
春日局者杜較肩告之居數月東照公使人言將軍曰
久不見幼孫者使來見兩公子乃來見公迎世子于上
座忠長欲踵升公叱｜此｜汝敢欲升斯座乎坐定供饌
公取其一命左右進於竹千代取其一投與忠長曰
阿國與之衆望於是定矣卯了爲大納言在西城城中
多黠忠長手發銃獲一鳥爲以供夫人夫人悦甚命中
之侯台德公入爨爲曰阿國所獲也公悦喫之問曰
何處得之具對以實公吐哺怒曰何得此大怪事謂西
城譴所居乎乃罪其從者忠長既長亦和中封甲斐寛
永中增封駿河遠江既而驕恣失職於台德公公損之

就國及公有疾田獵自如公疾病將軍爲請召見之不
許及公薨忠長怨咸咨嗟發言怨懟常於是將軍削除
服乃收其封置之高崎內城以安藤重長忠長不悛次
年重長受命諷使自殺自是駿河甲斐直隸柳夫付府
氏是時有大番及書院屋從兩番更戍駿府一年越尾
氏無嗣國除次年從封宗拙氏焉後一年則無嗣收封
各具爵了賜播磨曲六萬石一年將軍入朝遂徙
促還右大臣始置宗部回奉行斷市人訟獄一四年十
月熊小西氏餘黨以邪蘇教煽民據肥前島原作亂將
軍下救兩海諸侯護援各事片臨其軍剋之尋遣松平
信綱命求野勝成贊謀爲未十一月日以重昌戰

死信綱代城陷討賊梟叫｜餘人斬首以獻由此解禁
於海內一六年始置大老職以一｜川利勝爲之更老中
連署以猶參人議一｜九年生駒氏無嗣國除一八年將
軍生長子家綱是歲始滿勘定奉行職員萬錢穀以松
平正綱告老中日綱實郡吏大河內秀綱皆了昌松平
氏長於理財職事　世常爲度支嗣了信綱秀綱無孫
而養於正綱二一年九月天皇讓位於皇女一世爲
後光明天皇止保元年將軍生子綱重後爲參
議封甲斐一年生一子綱吉後爲中將封了館林慶
安四年四月一日將軍病卒年四十八葬于日光山贈
官位如前代諡大猷人猷公幼此偉東照公器之於台

德公門易嫡嗣之本由日竹千代後必成明將宜速定
儲貳爲設其保傅門下父必求其子類以見不協之像也
市因凡器成就之告於一郎有終身之感決非先使將
軍內燃而及長聰明勇決恩威並行東照台德之世諸
侯藩各自假賓其會同皆將軍或郊迎之禮分庭亢文
大猷公時嘗盡召天下侯伯一大城自諭之曰我州考
因卿等力定天下日以其嘗比肩同等故加禮待不敢
比諸等將一至於我則襁褓之主天下自有與州考
異者今一吾統卿之於前了事惟非所予而今待
卿等諸同於諸等將矣願以其各之國紛諸　哉熟思
以決上諸諸侯皆逡巡曰敢不聽命公乃起入於內聽

以次延諸侯賜佩刀。公便服解半袴所佩諸侯刀。
拜。公曰、據坐。諸侯悚息、抑引許敢。遂自是德川氏權
既諸定。然而其事皇室恭順如故。其有入朝。朝廷欲以
為太政大臣。公固辭曰、先臣嘗叨此職。幸得全首領以
沒。臣敢復哉。公甚敬祖先諸老臣。侍燕閒言及家康之
事。公輒曰、少俟之。乃改衣帶盥漱、然後聽之。善摘發臣
下是非。而不輕發之。日過有熟防之議。輒曰、某頗知此
性。如此其所知。過於諸老。久世廣宣三子廣之為側衆
自權寵。公一日卒問之曰、汝今朝得諸侯贈遺乎。廣之
弁而對曰、然。問贈者姓名及其物件。廣之條對。公曰、未
盡也。廣之取簿記於懷。檢之。果然。因愧折而退。史相告
警。堀田正盛太田資宗等以春日局緣故。皆貴寵。往往
不至横邪。時承平既久。天下風習漸靡。奢侈往往不能
自給。台德公之薨。頒賜遺金。又聞加其俸。皆喜躍鼓舞。或
皆得償於官。而稍告困之。世子生之明年、有執[illegible]
下士人及諸吏。衆皆謂當有賚錫也。公出日息頗備以
千而均頒。扶杖而出。諭衆曰、聞汝等困之状矣。即明日
有緩急。出汝品川之不可戦也。如是則汝等欲置吾於
何地乎。因大息泣下。衆皆俯仰視掛羿也。勝者側聽言
曰、諸君侍仁、猶恩怠幸下之遺從。今以往、不容假貸。各
自量度。以勞公之意。衆心服。而罷。已而下令、諸士子
第并良川皆賴并留一內給俸之。置斷皆以大略了

[illegible]又遣使諸鎮問戸勞苦、衆[illegible]
時青山忠俊獲罪放于遠江。及公謝世、未及復之。而元
勳所以名用其子宗俊、號紫陽邑。一信濃面謁門、曰、吾
之幼。汝父盡忠輸誠。吾然不爲意。使之乖所守。悔無
及也。猶將報之於汝。為無負其先。自今事我。
猶汝父事我也。君臣皆嗚咽。又賜大保忠孝。世那地
八萬石。及其子忠任於其舊封。內藤小川原以、自又阻
之。先天下悅服。嘗公之時。名臣盡謝。服後守松平甘之
掃部頭井伊直孝大炊頭土井利勝讃岐守酒井忠勝
周防守板倉重宗伊豆守松平信綱豐後守阿部忠秋
等為其最焉。自公為世子時、信綱忠秋為侍臣。公嘗見
屋上雀。命近臣往捕之。保將軍然求。為其最往。乃
推信綱曰、汝年幼體輕。宜往。信綱私旅命、夜潛家堕
索之。失足墮庭中。驚然自磚將提之。夫人既聞。出
見信綱、問其來由。對曰、臣觀雀兒愛也。竊來捕之。將軍
因言是必有主使者。窮詰再四。而不告。將軍怒。囚信綱
於巨囊中。而織其口懸之柱。曰、汝不肯實、不許出。信綱
自囊中爭之。一歳日日。將軍出。見朝夫人、觀信綱之志
而愍其飢。私賂囊口。以飯食之。復識其如初。日中將
軍入。復譴之。終不改辭。夫人固請而赦之。將軍日與爲
謂夫人曰、稚子能如是。後必將爲我良。如其言。信綱
警敏絶人。而能下於人。公嘗欲急改造。欲權信[illegible]

下一背而成以白氏斷然如新斯見利勝據之曰不成則已是使人上責難於上也信綱謝以僕請終身以爲戒信綱嘗如京師朝旨有所徵求雖上件條信綱奏辨其不可而遂微稱氏欽忠勝據之以列世幹顧之旨子豈不知乎何必盡折之哉信綱驚悔無措公之始親政也天下牧伯大小之事盡歸東照公初伊達政宗上狀曰東照公嘗約封我百萬石不願如約幸議病之利勝曰掃部頭能辨之乃命直孝直孝退朝直詣伊達氏面見政宗曰聞公舉前代約請封信乎曰信曰所謂約有印信乎曰有曰益僞也政宗曰何謂僞乎吾且示之即出示之直孝受而熟視曰是故紙耳乃扯裂投爐火中政宗色然而駭直孝笑曰此紙益出一時權宜且事既往矣今乃持以要利何計之淺也政宗以其夫識矣因笑而止福島氏之收封也輩議不決板倉勝重薦直孝曰掃部頭不識人足踏者乃召直孝議遂得決當勝重爲京尹年久元和中以老辭職於德公德公使舉自代勝重曰臣若臣長子乃命重宗重宗慎密廉平日以嚴不憾此父公嘗有疾閒到達近疑懼謝而愈爲使宗師報之重宗答書平日臣遊獵親川而歸以致奉答錯懼公覽之曰宗師勤慎可知也明以忠勝八事與書曰京師驚擾可知也侍者無解其意疾忠勝退問之對曰周防守務示戰豫非貌樂情乎侍者乃服其上下一心概

如此忠勝由考推薦爲大老信綱忠秋自少老進老中而正之持位了諸老之上正之爲台德公孽子公侍婢有身而出生男於其鄉邦保科氏有男兒者撫育職于門婢家職用煥章史請得其故自言遂以聞保科正光以無子請得爲嗣命名正之大猷公立而未達也公嘗放鷹於驪郷憩某精舍而自息公與近臣數人微行入邑中佛寺寺僧誰何公曰吾幕臣也願少息此僧與坐而談公觀其壁畫頗雅謂之曰貴寺在僻何以得諸是畫有大檀越邪曰無有也唯有保科氏亦貴之不足有爲吾聞保科君將軍親弟也小民猶知恤只恭貴人何情薄如此公色少變目從者辭謝而出厥之巷將至宗將軍問之僧僧曰將有數少年未息將曰是將軍也僧大驚懼謀屈無何有教增封正之了山形十萬石賜松平氏給驪郷寺書火邑從正之後繼會津累遷四位中將性敦實好學公特親重之公臨終召諸老而爲世子家綱北了襲職甫十一大賓仁恕時利勝已卒正之以下受遺命輔佐幼主不敢尚康謙以侯其民人納言長直皆公而平頻宜顧房酒德國多流言明暦二年江戸災嘯歳不滅城郭邸舍延燒略盡物情惆然信綱忠秋指麾内外事皆立辨忠勝等協輔盡罷諸侯就國各嬢其代經理上木盡復舊觀天下不復動搖厥而親藩老臣前後皆卒而將軍疾彌甚諸侯皆在城中者于

默注標記

皆錦幣殉死。在職三十一年、薨。葬于寛永寺。諡嚴有。自是之後、寛永増上二寺、為徳川氏塋域。初東照公事祖先甚謹。後陽成帝嘗欲賜公以菊桐章。辭曰、此已賜足利氏。非新田氏之榮也。臣自有英章焉。天恩苟欲酬祖勞、伏願録臣祖。乃所贈上総義重從四位下鎮守府將軍、父廣忠正一位大納言。其歳與台徳公偕襲、于上野使土井利勝等、抵新田世良田徳川諸邑、問其父老、得義重義貞故址、建一寺、曰大光、以奉昭蕭與參州大樹寺、皆飛勅願寺。台徳大猷二公、益欽祖宗、以故謁以親拜、而塋為常務、如上野參河則遣使修祀、而在職之中、必一再詣日光、歟以為重典。嚴有公薨而無嗣、弟中

將、諱綱吉、自館林入、紹職、二十九年薨。諡常憲。從子中納言諱家宣、自甲斐入、紹職、四年薨。諡文昭。世子諱家繼襲職、四年薨。諡有章。無嗣。穎宣孫中納言諱吉宗、自紀伊入、紹職。大修曾祖之政、屬精為治、多所釐革。天下號為徳川氏中興之主。三十年辭職。後六年薨。諡有徳。世子諱家重襲職、十七年薨。諡惇信。世子諱家治襲職、二十五年薨。諡浚明。浚明公以上、至嚴有公、歿任官位、無有常例。為世子時、叙正二位、任大納言。及襲、任將軍、進從一位。累遷内大臣右大臣、兼右近衛大將。及薨、贈正一位太相國。賜諡。其軍職所帯、皆同。大納言以前叙任如源氏足利氏故事、而天使就拜命、告天下、自大納

默注標記

言始。初有徳公為後世、深慮、就世禄中、立官俸増減法、及録其二子、不復建封、給廩米一萬石、賜第于田安一橋。惇信公又沿例、録其一子、第于清水。皆為卿、及浚明公無嗣、令公自一橋入為世子、而家齊實有徳公曾孫。及襲職、復修其政、任賢使能、白廢悉舉、在職最久、累遷左大臣、終拜太政大臣。固辭不得命。又以世子家慶進從一位内大臣。於是使掃部頭井伊直亮、越中守松平定永、入朝謝恩。源氏足利氏以來、在軍職兼大政官者、獨公而已。蓋武門平治天下、至是極其盛。

外史氏曰、吾嘗適江戸、觀其城闕之壯、侯伯邸第之盛、既而歸東海、彷徨尾濃之間、北望信越常山、綿亘重疊、

而來、迤赴京畿、而其南沃野洪潮、與參遠接、真天下之衝路。想見千軍萬馬之馳驟今之市邸列築者、其初皆決鬪角於此也。蓋源平以還、治少亂多、羣雄並峙、分裂梗塞、不知其閲幾百歳。而今吾綫帶中、衆不齊種、而行焉。則誰之力邪。世論者、或病大坂之事、為累於公之徳。是不知時勢之論也。古今之取天下、不在大坂、而在於關原。不在關原、而在於小牧。夫公織田氏與國也。而太閤其將校也。太閤以織田氏將校、起身、而賊其君之遺孤、欲加之以兵。諸同列畏其力、私其惠、逡巡而莫敢爭、而公獨毅然扶弱而抗強。野戰獲其一號將、問罪以檄、歛雄之膽、而服天下之心。當是之時、太閤所

操不過近畿諸州可合烏集人懷觀望而公以參遠勝滌之氏加以甲信之精鋭數喬忠義如雲如雨使和親不成兩姓構兵天下之事未可知也昔者曹操謂劉玄德天下英雄唯君與我袁本初輩不足論今以太閤視柴田勝家等猶操之於本初而其憚公也不啻玄德矣其卑辭厚禮百方請和是太閤至計所以速取天下而天下之權已在於德川氏矣何哉我戰勝而彼求和求者在彼許者在我我欲和則和欲戰則戰安危禍福一取決於我我不已有天下之權也邪唯夫權在於我是以班爵之崇封上之隆不得不置之天下侯伯之右太閤末路兵連于外亂于內而莫之能定能定之者公

而已矣太閤一瞑制取天下者非公而誰是其勢不待智者而後知特未有實耳關原之事是群雄相聚推天下而貽德川氏者也何則彼自開釁而使我乘之我有辭於天下天下誰能禁之於是朝廷授之上將之任以統天下侯伯會同朝聘莫不於東則大坂徒一侯國之坐食者耳公已不忌織田氏之孤寡復忌於豐臣氏之孤乎蓋思有以善處之而彼不察焉專挾猜疑再自開釁而速其覆滅於公何累焉公之雄武老練雖太閤非其所畏况於當時群雄直兒童視之而何有於孀婦稚孺哉而謂公當謀猜忌而斃之皆不知時情者也公自小小轉質諸國以撫數虞及其主國又接境勁敵百戰爭錙寸攘尺取彌定方州而織田豐臣氏以其間世有近畿暴致強大並無不以公爲遲鈍而不知天之所以成公乃在於是二氏之於天下唯速得之故速失之公未嘗急於取天下也而天下之實無足以間公嗚呼是其所以長有天下以基今日之盛業也歟

日本外史卷二十二終大尾

明治八乙亥年二月刻

吉原呼我標注

關機　校訂

開心庠舍藏版

勝村治右衞門
柳原喜兵衞
北畠茂兵衞
稻田佐兵衞
牧野吉兵衞
牧野善兵衞
世古六太夫
栗原宇兵衞

馬杉繫　著

續日本外史

明治九年（一八七六）東京府阪上半七刻本

據明治九年（一八七六）
東京府阪上半七刻本影印

明治九年九月廿七日版權免許

續日本外史

續日本外史序

馬杉文苞續日本外史稿成矣萬里郵遞屬余校閲且請序文余受而讀之其自序首言所以續成余先人所著外史之意焉次讀目次為巻凡十其第一至第三署曰徳川氏正記其第四第五署曰徳川氏後記附以三徳川氏一曰名護屋二曰和歌山三曰水戸其第五附兩松平氏一

曰越前二曰會津其第六至第七署曰天皇前記附錄島津氏蜂須賀氏鍋嶋氏兩池田氏及細川氏而附記毛利氏山内氏淺野氏佐竹氏第八至第九第十署曰天皇正記以見統屬焉凡嘉永慶應之事皆以至明治復古之隆運所繇來合叙而為記焉以見世態事状此文苞所以苦刻著此書也如其序論若論贊不

敢放言高論。記中所附以照應叙事。如其署題記者所最加謹焉。此二者何其與我外史相似歟。一至於此邪。余既讀至崇於天皇前記。叙現今十氏也。是猶外史外史各家記。記中求孫元編問群雄割據之蹟。記中與將卒興敗之事。交錯照應處。雖似類三國志。至其論則倘何低回逼肖五代史論。文文苞之命意匠心。可謂勤矣。

余因歎曰。著續外史之書者。豈非余任乎。而文苞創著。代余爲之。以継先人志。此余所大悦。又莫擇嗣子與他人乎。俾先人知之。其掀髯泉下。何足云哉。抑又有可稱道焉。昔者先人之著外史也。叙以武盛時。是以不之所可免嫌疑在在焉。文苞自序不言乎。有所忌事。没而不書。人存焉。有其人没而其子存者。意者文苞撰著此書之時。事迹紛錯。愛憎係焉。其刪修之苦心。殆乎有甚於先人者也。在昔北魏崔浩修史。直書而不諱。遂取奇禍。唐韓愈懼人禍而不修史。並速物議。蓋今叙目前之事蹟。安得不速奇禍而來物議哉。而文苞際會昭時。著史而不諱。又裨益於世教。而莫崔浩韓愈之累。雖謂時運使之然。亦可不謂文苞之至幸也哉。遂書爲之序。

明治十年五月十有二日識于

平安鳥中河之山紫水明處

文峯賴復

續日本外史緒言

繫嘗讀賴子成上松平樂翁公書，以爲子成自
比擬懈，以公比齊魏公，其賢與才，如魚水相會。
者然子成素無求於公，公詢求於子成，則以有
外史之著也。繫伏在筆硎間，竊賀子成之得知
已矣。其修外史，有自言，司馬遷官太史，總領天
下文籍，以作文，猶不免疏畧輕信之譏，況以寒
陋一書生，獨力網羅古今，其不自揣而招大方
之嗤笑必矣。顧繫不才無識，妄修近世之史，其
不自揣而蹈子成之喻耶。而所以有此著者，繫

實以天保壬辰四月生於京師，子成以斯年九
月歿於京師。其生與歿，雖固異途，而其地與年
同之何也。乃繼子成之遺意，以作此書，尚然近
世之事，實無好筆錄足據者。其間所傳稗史
野乘，左支右吾，大率多可疑者。今也有其事沒
而其人存焉者，有其人沒而其事存焉者，質之
言談，聞微之實踐，隙則寸吾益紛出，不可復收。
也使人擱筆一歎不已。何以垂信於後世。況繫
獨力網羅，亦不免疏略輕信之罪，必矣。嘅止乎。
繫實遭遇嘉永慶應之事變，際會

明治復古之
隆運，而目擊耳聞，蓋不爲尠焉，其間事故萬
狀循惜，始終二十餘年。積爲一篇書，乃是也。未可
以謂修史矣。然外史即野史也。叙其事，叙其言，
約無義例焉。故斷然銳意，徵之稗野史乘，諸於
諸家筆錄，凡係國事者，摘採繫之所自信與筆，
之書，其引據剪裁，皆成一家私乘之體，亦之以
貽淺陋之嘲矣。而叙言叙事，一傚子成所修外
史之體貌，以故稱謂論說，亦如大父尊崇，況
叙。

朝家之事叙，
天子之言，頗失恭敬。然依事表名分，申成敗興衰之
狀，與謀戰忠邪之跡，以明大義之所繫，乃條理
截然，讀者自能看認之。其附將家武勇之後，以
天皇記者，蓋皆於子成之意焉。雖然近世之變，起於
勤王攘夷，終於朝敵亂賊，要之皆係
國家之興衰，而其議勤王攘夷者，必承
詔敕之意，矣出於宗，掘要以討亂賊者，亦皆由
詔敕，非肯出於人臣之私意也。親王大臣奉
錦旗，討賊於百里之外，建武延元以降所未曾

有關見焉則亦應永天正間諸氏如互相關也
況文久元治際
朝權幾乎復矣天下之
大政出自
天皇則不可記之武門諸氏款內矣故特創
天皇記謹詳
天旨之所繫與
朝威之所振起使人知挽回將泯滅之
皇權於千載之下
明治

隆運之所由焉是繫區區修史之衷意不可不
為大方一言之然繫才不辨菽麥學亦未識徑
庭何以褒貶世故貽後世之勸戒也繫實無求
於大方大方或求於繫未遑待知己焉慨歎
官準以公諸世嗚呼繫之著續予成之史所謂
貂不足狗尾續者也而續者少矣固不待言焉
大方諸子其諒之
明治十年一月書於東京錦巷之寓廬
馬杉繫文苑再拜

續日本外史凡例

一[illegible]書崩太子攝[illegible]如[illegible]下自[illegible]位
[illegible]亦書薨四位以下書卒[illegible]者
[illegible]偶書或獨[illegible]命則雖[illegible]書
[illegible]也此書從之

一[illegible]城邑山河皆以近世所[illegible]如其
[illegible]書之以名字書之大率無[illegible]當
時[illegible]書其姓戶必書[illegible]者從大政維新
之制度也

一[illegible]叙將門興廢政統沿革以形治亂變故
[illegible]天皇記者所以[illegible]叙政[illegible]而
[illegible]故自明白爲故以德川[illegible]與天皇
[illegible]君[illegible]臣下繫之於[illegible]者
然[illegible]不得不如斯也

[illegible]德川家齊生誕聞筆於朝鮮信使來
聘[illegible]氏各家祖蹟[illegible]故[illegible]事[illegible]於[illegible]
而[illegible]遠者具叙之[illegible]
[illegible]朝事蹟而[illegible]然啓端於孝明天皇
亦如[illegible]者乃所以爲野史也

一尾紀水三氏及越會二氏倣武田上杉二氏傳例
而薩長二氏倣楠氏傳例蓋取法於外史

一大凡事係兩氏或涉數家者文書之故[illegible]一揆於
兩所又書同件於數所事見複出如可厭者然不
悉於甲而悉於乙略書於彼而詳書於[illegible]亦皆取
法於外史

一編頭所揭之各家者係嘉永以來馳集闕下贊勲
掌王事之諸氏矣非敢依氏族之大小尚古也其
僻處於一方蹴外上國之擬議者雖曰藩舊族而
不叙次之

一事故之無可援引者又無可訂正者或書焉或不
書焉其隱僻不可徵者錯雜難理會者皆闕如焉

一諸氏各家系譜及公卿將士生卒叙任之類他日
附記標註之令讀者詳其始終顛末

馬杉繫識

續日本外史引書目録

（一）

古事記　日本書紀
逸史　日本外史
東照宮遺戒　東照宮遺訓百箇條
東照宮年譜　東遷基業
武德大成記　武德編年集成
[illegible][illegible]成績　大業廣記
三王外記　續三王外記

續太平年表　續々太平年表
藩翰譜　續藩翰譜
文恭公實録　視聽草
東藩野乘　北陲杞憂
天明録　天保日記
清々舍日譜　今日鈔
不恤緯　懲毖録
松前紀行　金桂叢[illegible]
接鮮紀事　征韓要略
竹堂日録　羽山日記

列侯事蹟　常山紀談
天草軍記　中山問答實録
休否録　松陰年録
白頭翁　近代月良
營中日記　蝦夷之夢
柳營婦女傳　一橋儀同公執仕記
柳營略辯　續柳營略譜
難波物語　大塩後素日録
[illegible][illegible]物語　樂翁公略譜
[illegible][illegible]大秘録　要筐辨志

[illegible]家秘鑑　尊王廷議
西山遺事　桃源遺事
銀臺遺事　南紀君臣言行録
水戸之花　景山遺文
明訓一斑抄　常陸帶
田天詩史　弘道館記述義

（二）

大系圖　大成武鑑
知譜拙記　雲上明覽
續王代一覽　正保遺事

公卿補任　武家補任
槐記　百數
天文間記　修學寺行幸記
和漢年契　新選年表
華族名鑑　島津家系圖
島津家譜　島津家記
毛利家系圖　新編纂圖
家忠日記

○

近世觀聞録　近世野史

近世史略　續近世史略
近世事情　國史擥要
慶弘紀聞　采華新話
皇國太平記　續國史略
名山史料　南山踏雲録
照顔録　坐獄録
幽囚録　留魂録
有節録　闢邪小言
松陰文抄　東湖遺文
立志詩抄　星巖集

夢路日記　英烈遺墨帖
奎堂文稿　奎堂遺稿
蘐園遺草　春雨樓詩鈔
象山詩集　大和勇士傳
星巖詩存　紅蘭集
骨董集　殉難遺草
歎涕和歌集

○

櫻田春廼雪　進取餘篇
南山日記　大和日記

大和軍記　銀山雜誌
筑波日記　耕雲齋行軍日記
歎廼重荷　鐵石醉話
幕罪録　幕罪略
三田尻日記　筑紫日記
甲子戰争記　馬關軍記
小倉戰争記　天理可樂譜
無根草　雨窓筆談
函館日記　純義隊日記
佐賀征討記　台灣問罪録

台灣征討記

○

外國年表　外國往復書

荷蘭國王書翰　合衆國大統領書翰

陂理上書　陂理日本紀行

下田港應接書　蕃書調所應接書

○

杞憂新篇

○

政體　布告全書

太政官日誌　大阪行在所日誌

鎭將府日誌　東京城日誌

東巡日誌　函館賊艦征討日誌

還幸日誌　集議院日誌

續日本外史

目次

續日本外史 卷一 目次

續日本外史卷之一

馬杉繋著

賴復閲

德川氏正記

德川氏一

續外史氏曰、明治二年、鳳駕之東、東京也、余以微官、從之、途經三河岡崎、入東京、因觀德川氏之遺址、乃歎曰、其盛如斯、而其衰如斯、何也、余觀之、以為盛者、非高城深溝之謂矣、余觀以為衰者、非婦女計籌之謂矣、初家康在岡崎、僅食西三河、務從節儉、艱苦以養

慓悍、夫西三河之為地。南瀕海。北接山、而其野狹隘。不可驅馳萬馬千兵也。岡崎最瘠、而其城郭亦狹小。而紛敵隣、未嘗有間暇之歲。家康孤立守之、亦忘於天下、問其大且壯乎。遂戡定五州、以覬覦河越、佐倉、關宿、古河。高崎。宇津宮。小田原。諸城、為外郭、開府、江戶、江戶天下之心胸。居心胸以制頭足、焉得不不震矣、可以想見當時之盛也。昔日秀吉攻小田原城、據家康登函根、下視關東八州、問君嘗觀地圖、曰非、過東州一里。有地曰江戶、襟帶河海、地濶千里、即取以為卿卿宜居于此。由是觀之、秀吉已知江戶之為勝地、而不自居之焉、以老於京攝間矣。所以為家康所籠絡也。古人有言、制馭天下、莫善於形勢。苟失形勢、不致分裂者鮮矣。家康注眼於此歟、可謂能察天下之形勢者也。家光承家康之遺業、恃勝地、而倨傲其為政、武斷亦雖曰承戰國之餘風、激失天下人心。家光不之察。吉宗惕然身居將軍之位、綿長三十年。務從節儉、以慰撫侯伯、乃有家康之遺風矣。然武斷之政。遂不能更革焉。家齊承家治秕時之後、衛於松平定信。松平信明輔佐、雖無事終世、而政益武斷、務衛虛飾、蓋不過恐嚇愚夫愚婦耳。何其志之淺且

小乎。世之論者當時已惜其尾大不掉矣。然麾下將士皆忘其所向。惰遺協從、就取安逸、至其甚則視藩風之盛衰、為所政之盛衰、脅肩諂笑、豈知德川氏之衰態在諂笑之中哉。如家定家茂、風承累世之餘弊、不能力田之世譽之、足利義晴義輝未可謂過也。其麾下將吏亦浮薄為風、以狡黠為才、而西騙東從、不嘗知大義之所繫矣。偶有忠慨論事者、則抑壓貶黜、以防其口、遂使家康之遺業無問、足論者由是言之。江戶之盛、得之於家康艱苦、而失之於寧靖安逸、其出自収入十剝葉之難、家康已嘗之、而驕奢生於

當世侯伯中，亦所忽。守成之難，家齊不能慎之以貽後嗣者，[illegible]其家齊所謂將軍也，非小。不知當時其傳[illegible]可不勝歎哉。賴子成脩外史，[illegible]於家齊[illegible]其家[illegible]，以續之。後之論德川氏者，[illegible]其所以[illegible]，以[illegible]則庶幾乎。

德川氏出自新田義重。義重[illegible]七世[illegible]家康[illegible]中[illegible]，[illegible]江戶，任征夷大將軍，累遷從一位右大臣。家康[illegible]秀忠，生家光，家光生家綱，家綱無嗣，[illegible]綱吉[illegible]入紹職，無嗣，綱[illegible]家宣，自[illegible]紹職，家宣生家繼，家繼無嗣，家康[illegible]十子賴宣[illegible]紀伊，入紹職。吉宗生家重，家重生家治。[illegible]征夷大將軍，累進從一位右大臣，兼淳和[illegible]兩院別當，源氏長者。家治無嗣，養吉宗曾孫[illegible]第四子豐千代為嗣，是家治[illegible]內室，於[illegible]酣宴，羅列婢嬪數十人，令[illegible]擇其[illegible]儀[illegible]，[illegible]小[illegible]乃指[illegible]女，使[illegible]加裝飾[illegible]，[illegible]治濟親之，則非[illegible]所指[illegible]以為[illegible]有[illegible]生一男，豐千代是也。天明元年五月，聘[illegible]女茂姬配豐千代，茂姬實島津重豪女也。是歲十二月，家治賜名豐千代曰家齊，[illegible]二年四[illegible]人，呈使由小路[illegible]前人，我信通賜命家齊叙[illegible]人納言，以加首服，井伊直幸為加冠，松平[illegible]為理髮，皆如前世故事。六年九月[illegible]將軍家治薨，[illegible]小[illegible]教賜諭，以[illegible]明家齊[illegible]承傳教[illegible]將軍[illegible]氏長者[illegible]於[illegible]松平[illegible]起[illegible]命之[illegible]家齊猶幼，[illegible]居忠意，阿部正倫，松平[illegible]武，于為人[illegible]度明敏，以與忠意[illegible]以[illegible]之為[illegible]，故將軍既知之，然止[illegible]嗣[illegible]猶幼冲，未及知其險詐[illegible]中之[illegible]也，以[illegible]斂侫巧[illegible]，累進為老中。[illegible]七[illegible]與[illegible]提[illegible]而[illegible]行[illegible]其馬[illegible]天下[illegible]其今也，漸罷職[illegible]其不良皆[illegible]惟二三有司[illegible]不為[illegible]以[illegible]田沼意次[illegible]七千石，毀其相良城，[illegible]名龍助[illegible]行為和歌山藩吏，及吉宗入紹職也，意行從之命，列近侍[illegible]而意次襲父職，仕家重，家治，家[illegible]

治寵之進為側用人寶曆中賜封二萬石班列侯威焰日熾意次嘗謂不可使將軍讀書且不可使之知關外事也若使知前代得失目今利害則吾輩威權恐墜矣將軍幸好畫可以消日乃薦畫師侍之戒其近臣與語外事有近臣小村良旺者好論學嘗語三河風土於家治家治喜之良旺乃每宿直懷三河後風土記而入讀之家治前家治拱手聞之歎曰何圖世有如此書意次聞之不懌俄貶良旺於是斥近臣悚懼無敢語外事者雖有水災飢饉家治不嘗知之自以四海無事矣世子家基卒也世或曰意次使

醫為之府下士民視意次如豺狼上下苦其虐政先是諸藩財用不足則借金于大阪富商至近歲奢侈日長以闕用不給多不能償之以故無敢貸者諸藩大窘意次下命大阪富商輸金于幕府幕府貸之諸藩而收其息七分一于幕府稱曰融通金富商等不懌輸無餘金者意次又課諸國社寺及農工商收稅時水旱災異之餘正租尚不能貢況額外之稅乎衆心洶洶怨嗟大起當是時鬻削利策者皆寵用於是遊談無座從事議功利鬻油醯藥魚者悉課其稅遂至填印旛湖沼為田府下囂然愁苦之聲滿巷意次之罪也府下士民投瓦礫其門以辱之其卒也無收舁輀者而擲瓦礫其柩者幾萬人以散積怨云八年正月罷老中阿部正倫以松平信明為側用人家齊造假山於庭中植竹樹設池沼貯朱魚及珍奇物翫極人工巧信明謂曰頃者孤有假山之樂汝以為如何信明對曰殿下職在經濟治國安民可以怡心目何愛一小假山為聞者握汗信明時年二十四世稱其骾直不避而家齊亦虛懷納忠言特以松平定信充輔佐職輔佐之為職古今難其人先是松平正之以將家懿親且耆老輔佐家綱定信壯歲充其職世

以為異數老中水野忠友松平康福相尋罷以側用人松平信明為老中收小堀政弼封一萬六百三十石錮政弼於大久保忠顯邑小田原政弼為伏見奉行嘗納賄意次驕奢凌民及意次見黜俱謀不良至是載其罪二月京師大火松平信彰自其邑丹波龜山馳入京師護衛鳳駕避火家齊聞之賞其忠誠賜信彰物且遣松平定信於京師督營宮之役三月定信至京師尋巡視伏見八幡大阪籍豪商賑窮民召見大阪人中井積善問以政事得失積善著草茅危言呈之又就通史上之定信感其學術淵深有懷請

家齊賞之。寬政二年。琉球聘使義灣王子來朝貢方物。是歲皇宮新成。殿堂門廡窓戶陛階。悉倣舊制。尺寸不差。天皇嘉賞。賜御製詩五言一章於家齊。家齊拜戴焉。手親摸寫宸翰。賜定信。天皇亦賜名刀及明詠集三十六歌仙詠紙於定信。賞其營宮督役之勞也。

仙臺人林子平者。著海國兵談三國通覽等書。以講海防。當是時太平日久。將士忘武。而游惰阿諛之風。遍于天下。子平獨以邊防為己憂。幕府諸有司聞之議曰。子平張無根之說。煽動人心。擾亂太平。罪固不可宥也。乃禁其書梓行。四年五月。命錮子平於其邑

仙臺。子平為人慷慨負氣節。嘗歷游諸州。覽攻城野戰策。尤留意於邊防。而持論與時不相協。遂及竄而死。後未數年。魯西亞人寇蝦夷。將士狼狽不應機變取敗衄。世始服子平遠識。先是。後桃園天皇崩無子。立閑院典仁親王第五子兼仁為嗣。是曰光格天皇。歸藤以下諸縉上表。請尊皇父典仁親王為太上皇。天皇允可焉。五年八月。使大納言中山愛親大納言正親町公明來議之。老中松平定信戶田氏教。松平信明等咸謂。典仁雖父臣也。天皇雖子君也。今也尊典仁為上皇。名分紊亂。恐開諸王覬覦之心矣。不可以為萬世準則也。家齊然之。乃迎愛親公明於幕營。使定信等傳命曰。天子無父母。以日月為父母。典仁親王雖天子父。亦人臣也。不可尊以上皇矣。愛親答曰。天子無父母。豈有外舅哉。天皇以外舅故稱將軍。將渥以日月為父母。則將軍亦人臣也。外戚之義。恐絕矣。定信等愕然不知所答。於是愛親公明等反覆討論亘日。德川治保居間諭愛親公明。遣還京師。家齊因執賀茂八幡臨時祭。及修學寺離宮修繕等之費。典獻典仁親王為湯沐邑。以答愛親公明之使命。下赦免定信職。蓋以失朝命應答之義也。無幾閑院典仁

親王薨。於是上皇推尊之議遂罷。已而列定信於溜班。參與幕議。定信素宗漢學。而闇朝家典故。至是深悔前日應答之非。專讀國史及朝家典籍。大變革幕制。七年。世子竹千代卒。以次子敏次郎為世子。八年十二月。賜名。敏次郎命曰家慶。時年四歲。九年三月。天使來。傳勅世子家慶。叙從二位。任權大納言。加首服。如前世故事。家齊嘗憂時曆踈駁。奏請改之。乃以大阪人高橋至時長推步。擢為曆官。命開曆局。校訂參攷。作新曆以上之天朝。七月。天皇敕頒行新曆於天下。家齊又嘗憂蝦夷地方不明。制使有司巡視測

量十一年五月更命伊能忠敬測量蝦夷地方東南
沿海以定地度忠敬奉命巡視南蝦夷著度數譜及
行程記以上亨和元年正月遣松平忠明石川忠房
拓蝦夷地尋置箱館府羽太正養戸川安倫並補奉
行奏請任正養於安藝守安倫於筑前守以管蝦夷
地方文化元年九月魯西亞商船送致我漂民四名
於長崎且呈其國書請通欵曰自國遼遠不與貴邦
接交者久焉然自天視之四海一民萬物同體宜修
隣交俱謀通商之利也長崎奉行肥田頼常馳檄於
肥筑諸藩發兵艦備警報變於江戸家齊聞之遣目

附遠山景晋等諭魯人曰往年諭以國制禁通商命
勿至内港而今復來呈國書何其强梁乎若不從我
國制則擊斥之耳魯人怏怏不得要領而去四年四
月魯西亞軍艦時水海瀲蕩來侵蝦夷地方窺越關
魯勿無戍劫掠民家奪婦女及錢穀衣食遂縦火村
落箱館奉行屬吏戸田茂太夫關屋茂八等率土兵
拒之土兵概無膽勇一敗塗地茂太夫茂八狼狽失
度魯兵放賊解舍燹之是月二十四日邊報始至適
南部利敞在江戸即日奉命上程津輕寧親亦入覲
未一日即田鶩遣兵援之五月朔魯兵叢銃來薄茂

太夫茂八與津輕氏兵單越關魯勿茂太夫恇弱畏
魯兵勁銳走逃窪姥伊無人之地明日衆忽失茂太
夫四捜得屍蓋慚愧自殺也是夜我衆至弗污概拙
與南部氏兵會十九日魯兵進窺函館視我兵守備
整嚴輒去六月魯人放還前日所捕戍兵八名附以
一書曰曩者我具禮義議通商隣交貴邦峻拒之明
歳大舉將譲其無禮焉我兵獲書憤恚使作報簡責
其猖獗江戸人平山潜者上書曰夷狄猶禽獸矣固
不可以常法制之也請驅酒徒博漢及囚有罪至大
辟者當之邊戍其有功者各減罪一等如斯則喜應

命必竭力成役如楠中將用山賊恐嚇宇津宮公綱
是也蘢勿遜田貽禍于他日後數日又上書曰前日
戸田某自及醜虜所致也若無報此怨則大虧國體
威權沮縮土崩瓦解之變將在旬月間願選一將帥
有偉略者出擊賊虜則天下士氣奮躍無復北顧之
憂已而家齊遣若年寄堀田正敦巡視松前目附遠
山金四郎使番菅猪右衛門村上大學等屬之發兵
二千人擊魯寇乃下教奥羽諸藩受正敦節度八月
九日正敦閱兵于立石是時魯兵已去因對函館奉
行羽太正養指麾失宜奪職關屋茂八兒玉嘉内等

以怯懦逃去收係放之更以川尻肥後守村垣淡路守代之左衛門尉渭川忠器等以兵備整嚴而所行宜賜獎辭賞之尋遣目附井上左太夫巡視下田浦賀及安房上総沿海撿禁煩臺地命伊達齊宗和守容衆還兵備北邊於是閑東諸侯大修沿海守備七月琉球聘使谷山王子來朝貢方物九年二月命浦賀奉行岩本正倫再巡視安房上総沿海築煩臺十相模三崎安房洲崎八月外國軍艦抵長崎洋皆謂和蘭歲額船也已而碇于高鉾長崎奉行松平康英還和蘭譯官問其事由外虜數人跳入我船以叉劫

之船中擾亂遂執譯官二人康英憤怒將將兵撃之無幾外人於所執二人附以一書曰吾將艤廣東舶水欠乏乃仰給貴邦若不允則吾自有所為矣康英益怒其侮傲令屬吏諭之曰汝等宜速去也居及遲緩將加大法外虜不應因給薪水鷄作等外虜又益謀兼康英以是侮我也不可不戰矣欲求夜襲之是歲鍋島齊直當長崎戍役康英乃命鍋島氏戍將整之戍卒以兵寡請待藩兵至而擊之康英以令使風烈乘以送火攻機不可失也戍將未來命只曰外虜艰以自幽書抱怨於和蘭遣回擒和蘭譯官意在

窮詰甲乃抗鍋而去康英召戍將責以兵械定額不能應急是使康英自剄腹而死蓋不能速斥外虜而贈薪水物品辱國制故自引罪云後數日老中牧野忠精召鍋島直溫傳命讓宗家怠戍罪俾其入見幽齊直一百日於是其將士候編引罪皆死者七人十二月命南部利敬津輕寧親鎮戍蝦夷初賊出正敗之巡視蝦夷也利敬請曰僕封土稱十万石其實不下五十万石而班猶在津輕上杉諸氏下願與諸侯議進吾班位陽增封額稱為二十万石則吝勸於邊事若大封頭不大則不足以督衆也幕府果允

僕所請割封内田名部八千石獻之正敦徹誓書而還棄之家齊家齊允利敬所請爵為二十万石利敬拜命召諸臣告之僉曰田名部雖偏小侯家世業之地也而以二十万石虛封換八千石實封則何面目見先侯下地下乎然台命既下無復奈之何唯遣精忠重學上極言分疏不如以謝前日過言也時有八戸美濃者年幾過弱冠前曰臣雖不敏請作說幕府苟係於命則不生還焉衆壯之遂遣之其僕乃至江戸謁正敦曰寡君曩日呈誓書請獻封地然無一老臣與議者今也聞台命闔藩愕然不知所為且臣等

未知其書果爲寡君手筆乎否。請一見之。正教赧出所藏書。美濃陽爲諦視。其書遠久而[illegible]之。正使大怒。美濃不答而告正教語之諸老。諸老皆曰。京[illegible]欲固執前議。收田名部地。而南部氏臣民擾亂。[illegible]爭則外患纔息。内訌又生。非良計也。且隣國有[illegible][illegible]如此士皆非幕府之議。解乎。因罷獻封議。而皆賜[illegible][illegible]如其請。今年二月。皇子惠仁爲皇太子。家齊遣井伊直中於京師獻賀。十月家齊及世子家慶獻金帛于後櫻町太上皇。賀其懸弧辰。八年二月。接韓使小笠原忠固。脇阪安董及林衡。以下赴對馬。先是。以經費甚

繁。停朝鮮聘使來江戸。而受聘禮於對馬。以爲永制。至是朝鮮信使金履喬。李勉求。以下屬官三百三十六人。抵對馬。忠固安董等接之。其饗餞皆議一從前世故事。林衡以謂從前接見筆語際。彼我[illegible][illegible]押險韻。競長句。以互相誇。是白面書生之所爲耳。二國修好。宜專厚勿損國體。因上書請廢從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幕議然之。於是簡略大變革舊式。九月忠固以下諸有司自對馬歸。是時下野人蒲生秀實悼山陵[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撫近畿諸陵。作山陵志上之。於是天朝幕府俱圖其修繕。而事遂不行。秀實又著不恤緯五篇以獻。大忤幕

吉。林衡素知其學行。爲救解之。因得免罪。十年十一月。太上皇崩。葬泉涌寺。奉諡曰後櫻町天皇。家齊遣兵部大輔有馬廣壽弔大喪。命列侯從四位及秩十万石以上者獻賻銀十二枚。四月家齊陞右大臣。世子家慶轉右大將。遣使于京師謝恩。十四年二月。天皇賜有帝有德惇信浚明及孝恭簡顯各四大字宸翰。孝恭者家治長子家基也。家基幼而英敏。敘正二位。任權大納言。薨。年十八。世悼惜之。至是天皇賜其廟號。二月皇太子惠仁受禪。即天皇位。尊先帝曰上皇。家齊遣松平賴儀于京師獻賀。四月天皇賜黃櫨

染單衣及大褂各一襲於家齊。賞獻即位經費。文政元年六月。家齊生父一橋治濟削髮。號穆翁。二年十月。以孫嘉千代。爲家慶嗣。三年三月。嘉千代卒。五年三月。家齊陞從一位左大臣。夫人島津氏敘從二位。家慶進正二位。夫人有栖川氏敘從三位。遣使於京師及日光廟謝恩。六年二月。徙白河侯松平定永于桑名。桑名侯松平忠堯于忍。忍侯阿部正權于白河。桑名定永舊邑也。有故移封白河。至是復其舊封。蓋賞父定信勳也。七年九月。上皇幸于東山離宮觀楓觀紅葉色深和歌。屢從有栖川韶仁親王。關白鷹司

政通左大臣二條齊信前左大臣一條忠良以下諸縉紳和之。事聞中靈元帝嘗幸于此觀花賞月爾後以內費太繁奏請廢行幸。典家齊盛意再修離宮獻上皇寢游經費益。敬戴天朝之意不減於有德公云有德公八代將軍吉宗也。八年二月家慶夫人有栖川氏薨無嗣子。養家慶弟政之助為嗣。八月一橋穆翁准內大臣時人稱儀同殿初欲迎穆翁於西城尊稱大御所。諮諸松平定信松平信明等皆以為不可。家齊意猶不已。一日召定信於便坐强欲下命定信固執前議。家齊變色入于內。已而拔刀出將斬定信。

近侍平岡賴長在坐為不知其意者。呼曰賜雄刀一口于越中守宜拜寵恩。家齊聞之棄刀而入。後青山忠裕為老中家齊又議之。忠裕對曰定信之言萬世公議也。殿下用其言實社稷之福矣。抑殿下欲尊一橋侯為大御所雖固出天倫至孝然事悖國制也。清揚甲公之拜大相國也。蓋薨後追尊而有德公生父紀伊侯光貞薨後猶無贈官。是可法焉。況一橋侯春秋猶高。如天下萬世何。議遂罷。先是家齊欲謁日光廟。使老中水野忠成若年寄植村家長巡視沿道。諸驛村落忠成復命曰沿道鄉村累罹洪水凶荒不聊

其生者已。數年人民頗有菜色。請姑緩其期。至是止謁廟。十年二月准大臣一橋穆翁罹病。家齊以生父之故躬臨其邸省之。是月二十日穆翁薨。葬寬永寺更造一廟。私謚曰最樹院。三月天皇賜家齊除服宣下。為太政大臣。世子家慶遷內大臣。家齊家慶遣使於京師及日光廟。並謝大拜之恩。源氏足利氏以來在軍職兼太政大臣者獨家齊而已。世以為異數。六月遣老中青山忠裕于京師獻金二千兩於天皇銀若干錠於上皇以慰宸慮。且贈俸米五百苞於關白鷹司政通資其職經費。其他贈遺諸縉有差。天皇命

忠裕縱觀東山離宮。又命陪蹴鞠宴臨東歸賜御衣一襲勞其行。家齊亦賜良硯一枚於忠裕勞之。十月陸奧守伊達齊義卒。嗣子未定。因私喪老中水野忠成召齊義老臣大條監物告曰聞汝主侯疾病而夫人年猶少。乃請幕府公子配之以為嗣如何。監物對曰寡君雖疾未死夫人雖少既嫁自嗣侯視之則母也。臣未聞奪母為妻者也。且寡君若死則擇諸族為嗣乃藩制也。忠成勃然曰老臣豈汝一人而已。宜協議以對。監物對曰。縱令闔國議之亦無或渝矣。請辭焉。忠成憮然而起顧謂左右曰監物雖少偉器也。

巨濟蕃卜可知巳議遂罷十一年四月天皇詔叙家齊慶副于政之助正二位任權大納言時年五歲家齊賜名政之助以家齊後改家定加首服如前世故事是歲定府下敘聞天下民口男一千四百十六萬七百二十六口女一千二百四萬六百六十四口總計二千七百二十萬一千四百口而廷臣諸侯及僧藩籍者不與焉因賀其落息十二年二月天皇詔白贈正一位太政大臣一橋治濟後四年涂宸翰大書最樹院三字賜之為其廟額天保二年遣西城留守居石川忠房于京師為家定聘鷹司政通女三年四月

家齊召若年寄堀田正敦於便坐曰汝為參政勤恪奉職四十餘年始如一日都下亦禁約就緒實因汝訓督之力也乃賜名刀一口時衣六襲賞之正敦拜戴而退是六月而卒先是西城老中闕一員青山忠裕憫正敦純忠而久不遷職將薦之因微諷其意正敦固辭焉或譏而問之正敦曰欲顯其身獲罪於人哉願以老職閑之詩罪于政廷守拙二字是吾之護身符也皆以謂列相位則論重素餐罪為所以辭青山氏之推轂也其人惻而退其純厚如此水野忠成以藩府多難費請致加賜二万石特有弗允因請

獻金資日光廟修繕費允之三月天皇賜寄竹祝言御製和歌及四季勝概畫屏賀家齊六十懸弧之四月命鳥取川越小濱笠間延岡諸藩修理日光廟藤堂高猷酒井忠器亦特獻金供修廟資家齊賜名刀一口于老中大久保忠眞賞日光修廟督役之功其他奉修廟役者賞賜各有差閏十一月琉球聘使覲見城王子來朝貢方物四年三月青山忠裕雖減上疏請免職家齊以忠裕精勤視事數十年頗稱政府之望宜加攝養力疾以復職亦孤之願也賜物慰撫之無幾忠裕卒十一月命井伊直亮班老中上議幕

政六年十二月削仙石久利封二万八千石梟其族仙石左京放其子小太郎于海島處宇野其助岩田靜馬於斬初左京以侯族擅藩政圖立己子小太郎為侯嗣遂藥殺先侯久道將及久利其助靜馬等陰贊之其非之者或戮焉或幽焉閤藩側目有神谷轉者亡命請寺社奉行脇坂安董訴之安董為人方正聽訟號稱平召左京等與轉對勘嚴加糺察事即白家齊以安董裁斷得其宜賜物賞之八年二月大阪町奉行屬史大塩平八郎與其子格之助及其黨數十人誘同近郊農民數百人將以巨礟燒町奉行

郎及天満市坊進屠大阪城城代土井利位發兵防天満橋中八郎等轉渡難波橋行縱火商家煙焰漲天死者無數明來行跡部良弼率部下禦之遇平八郎于淡路街部下阪本鉉之助者鳥銃一發斃平八郎黨梅田源左衛門斬之梟頭懸上以徇於是餘衆潰散松平忠誨致仕在尼崎發兵入播攝河泉諸侯亦各發兵來援物色平八郎太嚴已而有告膳三好屋其家者町奉行堀利賢遣兵執之平八郎自縱火而死餘黨亦悉伏誅初平八郎為獄吏深文酷烈人皆畏之文政中致仕讀書與海内名士周旋意在

受施捐也然官不譽問焉平八郎憤恨彦根人卯木則之丞者遊平八郎門平八郎之舉事也竊諫則之丞則之丞苦諫其非義平八郎不聽則之丞以為禍終不可免於作書致鄉里平八郎聞之懼密遣黨於外使人誅則之丞遂舉事即敗家齊賞酒井忠等於下侍阿部長慎松平忠誨等應急之功其他賜賚有差德川家齊奏請辭職天皇弗允乃優詔補准三宮賜乘輿東家齊固辭曰准三宮東照公猶且辭焉何所敢當遂讓職于世子家慶老于西城家慶已紹職詔任右大將軍轉左大臣兼淳和獎學兩院

別當源氏長者家慶世子大納言家定兼右大將十一年三月皇子統仁立為皇太子家慶遣使於京師獻賀十一月上皇崩奉謚曰光格天皇家齊使大藏大輔織田信敬弔大喪列侯各獻賻銀於是天皇欲舉觀幸儀典徵其費于家慶家慶獻金一万兩應敕會上皇登遐遂不果觀幸焉十二年閏正月前大將軍家齊薨壽六十九二月葬寬永寺三月天皇遣右大將花山院家厚少納言石井行光賜謚曰文恭追贈正一位弘化元年三月和蘭使節抵長崎呈書曰嚮大日本政府全權德川家康親賜信牌許通交互

市爾來受待遇不淺且甲必丹以時賜謁厚意有餘感豈可無一言答恩義乎抑方今有不可默止一大急務是非特關兩國交際體制以關貴國政體之故豫未然之患以聞冀因此忠告欲使貴國封内且其民庶安寧其一曰往歲英國師攻清國大戰於廣東清國不利且視歐羅巴人長軍事心信懷慘怖終請和開五港以為交易地由是觀之清國政體錯亂可以知也其一曰經其禍亂原由距今三十年歐羅巴大亂既治平諸民浴德化如器械製造及合離術日發前古未發不費人力以製幾多物品於是乎商賈

延蔓於諸國。却至財貨之料也。夫英國土地豐饒。人民繁庶。而其國時耗乏。特甚焉。是故不循常正路。動開爭端。以侵外國。清國禍亂為根。於此而清國之失利也。其兵數千死之。英人乘勝。奪其數府。蹂躪無所不至。清人悔悟。遂償數百万金。以請和云。其三曰。貴國亦將罹如此禍亂也。禍亂關發於急卒。請詳議其以備不虞。邀自今後。外國航船到日本海漸應多矣。輒與貴國人民開爭端。遂釀禍亂必矣。是所以為貴國宗社也。貴國全權。運高明資早議之。方略可以建安寧策。其四曰。客歲因長崎奉行所宜請。令書審

貴國今權甚明且外國船優遇之意。然有所未盡矣。願其所令。常謂漂泊船楷當也。已若夫不察外國人表章。演脈。貴國之意。安在之則恐開爭端。爭端必釀兵亂。兵亂或招衰弊。自國人民受貴國待遇。二百餘年。今將獻禍亂預防策。以報優恩之萬分。古賢不言乎。欲平易則勿臨危險也。欲平穩則勿致紛亂也。其五。曰通觀古今東西之形勢。汎愛衆以結好於四方。是為一大用矣。歐羅巴人創製蒸氣船。以米風波之險如坦路。萬里之遠。似比隣而。各國相往來。以結和親。當此時獨鎖其國。以失衆心。豈不迂乎。貴邦猶且

仍舊嚴禁海外通交。歐羅巴人之所遍知焉。然智者在位。能保治平。謂之至智。貴國勤從前法。或釀造禍亂。因非至智之所為也矣。是故反覆丁寧。所以敢忠告也。冀弛從前禁。當以消衰弊之憂矣。夫治平在通親信。四方通親信。在俱取交易之利。是非敢謀自國之利。謹請諒察。其六曰。方今所告事情。無所敢疑。則貴國全權可賜親筆。以表誠意也。自國亦奉既近臣。以具狀緊要。如此書。僅舉其概畧而已。其七曰。雖自國在遠隔地。日夜議其方策。過要貴國治平冀熱慮此事情。以共憂歡。其八曰。贈此書。以軍艦欲護至

誠答書也。且呈國王肖像。表懇切意也。其他所呈物品。自國學術精究所致。以謝二百年來之恩遇也。其九曰。貴國全權以高明資治平永久福德圓滿大日本國萬歲靜謐敦和是祈焉。家慶獲書。意頗逡巡。猶且奉鎖港舊典。而未議之。警備。二年家慶奏請建學校於京師建春門前。使諸縉紳就學焉。天皇嘉之。賜名學習院。三年正月天皇崩。奉謚曰仁孝天皇。家慶遣使於京師弔大喪。諸侯上賻。皆如前世故事。五月。北亜米利加軍艦二艘到相模三島洋。將入江戸近海。浦賀奉行大久保忠豊稟急於幕府。家慶使松平

齊典松平忠國戍其海濱齊典陣相模觀音崎及大津忠國陣下総富津及竹岡以備不虞忠固使屬吏抵米國軍艦糺問其事由米人答曰北亜米利加合衆國大統領欲與貴國結好和開通商使僕等直謁貴國今擁以請所欲故至於此而已米艦縱凡四十五間横凡十二間艤然繋於海上外面貼以錬鐵而巨砲九十四門列其兩舷戰士各八百人二艘拊御而碇焉宛然如鐵城我兵爲之愕然不知其所守忠豊已知米人所請概意乃報曰我國有禁外國船擁兵器者不許入近海先收之于我而後審汝所請焉

米人不答忠豊又報曰外國通交我國所禁汝請之亦無益如其薪水食料欠乏者敢餽之米人頷焉乃給薪水鶏猪及菜瓜若干以遣還是役也米人倨傲視我國人如嬰兒凌侮無所不至戍兵憤怒殺氣塞駒忠國建議曰我國輕舸薄弱不利於砲戰如巨船進退不適意以之當渠進退如神者不啻勞而無功使我兵空葬魚腹臣未知其可也且我兵船數百圍守虜艦盛則盛矣而自非青天白日不能爭其鋒也若夫風波晦冥退避之濱港足自示恇弱臣竊視虜艦不避風波不厭晦冥東馳西馳如行坦路左顧右眄似手舞足蹈而砲戰之利非我舟船之比矣故嚴備海岸待彼就陸而後擊之則其名正其事成寧進自受凌侮不如陸戰保必勝也忠豊不可已而米艦解纜轉瞬間不見其帆影四年六月和蘭人呈書於幕府條舉亜米利加歐羅巴諸州政體教法及通商景況以聞家慶弗報九月皇太子統仁即天皇位五年二月改元曰嘉永元年家慶令列侯減其騶從以充海防而自屢獵于駒塲野及小金原以試旗下士卒武技且下敎許列侯鍊兵于江戸近郊二年七月聘前関白一條忠良女爲世子家定繼娉蓋以家

定夫人鷹司氏卒也五年使井伊直弼築熕臺于大森六年六月北亜米利加合衆國軍艦四艘來泊於浦賀浦賀奉行戸田氏榮使其屬吏糺問事情往復數次諭以國制米人答曰僕等奉國書至于此者欲徑呈貴國有位官員也宜報僕意於政府如屬吏臣不敢接也氏榮太苦焉於是井戸覺弘遽賜爵任石見守補浦賀奉行與氏榮偕議其措置目附戸川某松本某代官江川某等與焉家慶下敎大發諸侯兵戍其海濱老中牧野忠雅下令使麾下士卒嚴幕府守備若年寄遠藤胤統本多忠徳爲司令世子右大

將家定爲元帥以備緩急江戸府下騷然老幼逃散
避變於甲信間家慶遣使於伊勢大廟及日光廟祈
外患掃攘雖然將士怠戰日已久東守西備多艱兒
戯未足當外兵也乃使氏榮學弘受米國書牘氏榮
告米人曰汝所奉書牘吾將受焉汝米就于陸可以
呈也米人難之曰僕就于陸則恐有變願有位官員
來就吾艦可以受之不然使貴國貴族爲質氏榮嚇
怒報米人曰汝犯我國典抵於此而其言亦不敬吾
擊却之而已米人恐怖遂就于陸是月九日氏榮學
弘襲正服迎米國使節於栗濱受其所奉書牘其書

曰北亜米利加合衆國大統領皮兒設美耕達使提
督陂理謹呈書於日本國王陛下蓋陂理若海軍第
一等船將而航到貴國一隊軍艦總督也今吾更使
陂理對貴國政廷告明懇切至情又吾使陂理航到
貴國非嘗有異志也欲報合衆國與貴國久結好和
開通商之至理耳余特下令使吾民人嚴守基規莫
妨他邦政教是所以要貴國安穩也夫我合衆國封
境自大西洋達大東洋而達禮言洲及角里伏尼亜
之地正與貴國相對蒸氣船發角里伏尼亜經十八
日得達貴國焉而角里伏尼亜大州者毎歳産黄金

六千萬元白銀若干水銀若干寶石若干及其他幾
種物件貴國亦豐富肥沃而産幾多貴重物品其人
民亦長諸般技藝是故欲使二國民人共其利貴國
從來除滿清和蘭之外嚴禁他邦通商其制度固所
吾知也然觀宇内各國其規隨時勢而變換互採其
宜以行新政貴國鄕建法制也自今而觀之太古矣
歐羅巴人始開亜米利加州也或名之新世界曩時
原民甚稀少戸口亦貧陋而方今民口蕃息通商甚
盛大是以陛下宜改準舊律允準兩國通商法制以
謀其利也若不欲廢舊律則限以五年或十年監其

利與不利果不利於國則再復舊律而可也凡合衆
國與他邦締盟約預限以數年兩國互觀察其利而
後以再尋盟約爲常今航到貴國水師之提督陂理
者其爲人誠實而才能周密是所以吾委令權奉使
於貴國也貴國亦命有位官吏一員若數員與之會
同數次以交語言議定兩國和親貿易航海及其他
兩國民人切要諸件書之信牒欲以固盟約是我合
衆國參政所合議也且爲證吾使節捺合衆國印信
以附之請諒察諸陂理亦上書曰外國臣陂理統帥
東印度支那日本海屯在之兵海軍提督也方今受

向國帝王命握航到貴國結好意之大權臣等欲親
對貴國合議參謀以應其便宜願陛下速期會同曰
與貴國有位官吏交語言焉夫合衆國者雖與歐羅
巴諸州不肯合從如其政律縱國人各隨其意奉各
國教法是以如他邦宗旨教法無肯是非之也抑我
亞米利加大州交涉亞細亞與歐羅巴間而往昔歐
羅巴人發見日本之際始發見我大州爾後歐羅巴
人移家來住焉當時民口稀少貿易未開既而創造
奇巧器械不費人力以製幾種貴重物品田野亦隨
肥豊且封內產金銀寶石尤多以故方今貿易已恢

弘人民亦繁庶街衢縱橫達南太平海岸而封內建
幾多大都府自角里伏爾亞府駕蒸氣船航到則十
八日若二十日而得達日本封內由是觀之自今後
自國商舶粟散於貴國封內不出于數年也然貴國
從來禁與他邦結交和是故大統領特呈書於貴國
帝王陛下以通厚誼臣聞貴國人民對亞米利加人
猶視仇讐請弛從來法制無速禁其風習則兩國厚
誼恐不得保永全也抑貴國始建外交拒絕之法制
也在昔日則可也方今各國通商非復昔日之比而
貴國獨欲閉守舊制亦不可得也外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區區[illegible]以濟[illegible]嚴仍願陛下令[illegible]防衛國人民[illegible]爭
開之[illegible]亦於大[illegible][illegible]合衆國以誠實友愛之情宜
速與[illegible][illegible]以締盟約是[illegible][illegible]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而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小船航到貴國者表友愛之[illegible][illegible]情
也貴國[illegible]議[illegible]度數日則合衆國事務[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神
軍艦數艘來[illegible]問貴國異志臣等亦增加軍艦數艘
再航貴國而已事態或至於此恐有[illegible]勝之悔願陛
下速表好意採公平友和策[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臣等再航則[illegible]
敢詳悉兩國[illegible]商法制以祈貴國帝王陛下寧[illegible][illegible]
福萬壽無[illegible][illegible]已武深獲書稟之幕府乃[illegible]告[illegible]理

曰自今九閱月後宜航到於長崎港我將有所答焉
汝勿妄犯我國典再到於此矣彼理見之往復數次
事未決我艦鋪而發是日南風猛烈再碇於武州本
牧本牧係細川齊護戍衛即放狼烟報警於諸營諸
營遠彈巨砲應之彼理乃恐悸引艦遁走不知其所
去而砲聲猶震海岳家慶愕然以為兵端已開報急
於旗下諸將士將士奔馳府下騷擾已而獲其實因
下赦解守備罷戍營是月廿四日家慶薨天皇勅賜
諡曰愼德世子右大將家定紹職家定家慶庶子也
家慶以無嗣子立為世子天皇詔任家定征夷大將

軍進從一位内大臣兼兩院別當。源氏長者皆如前世故事。亦前權中納言德川齊昭憂外虞。屢陳廟上書。嘗詣衆議。不果。上表於天朝。奏外國不可和之狀情。天皇嘉納焉。家定亦使齊昭議海防。禦外舶入近海也。於是阿部正弘單騎詣水戸邸。竊問防禦策。齊昭憤然謂正弘曰。卿等握國家政柄。當以制内治為自得也。未嘗察外國窺窬之情。采如海岸防禦之度外。今日之事。果出於不虞。何其倚乎。今而議之。抑晚矣。然非吾無策。請為國家陳之。方今宜求之。以國論。速以百方獻諭。極延締約期。及其未來侵。可急整

武備。而吾輩視諸軍戍衛。旗幟甲冑。足則美矣。而乏海防之策。顧我兵不長於海軍。且舟船薄弱。何以攘外寇乎。當要之以製軍艦。習海軍為國家急務。故屢上書。諫幕府。當時幕議因循。謀不出於此。以至於今日。宜速使海國諸侯製軍艦。習海軍。以禦彼之入寇。是為方今一策。卿等其勉之。正弘拜謝而退。乃謀諸老。諸老紛議不決。因問列侯以和戰。當時德川慶恕。松平慶永。島津齊彬。毛利慶親。細川齊護。鍋島齊正等。僉曰。外國不可和也。而勢不可開也。方今窺窬之情狀。豈獨合衆國哉。若約和於一國。則各國並來。可知焉。夫欲以孤立小國。與數多大國同利也。抑難矣。臣等知其有害。而未知有其利也。寧自因循取衰敗。不如奮戰拒絶之也。然我國太平日久。將士忘戰。加之舟船薄弱。武備廢弛。未保必勝之利。是故報外人以國典。使彼往復數次。以引時日。而開鎖和戰未決之際。急制海岸防禦策。以有名國。待無名師。與之決戰。上報神皇在天之英靈。下答祖宗建國之遺意。臣子以死護國。固其分也。夫敵國外患者。國家之大幸。苟臨有為之時。徒建姑息策。貽毒於邦國。臣等不知其可也。且合衆國書中所載。暴慢不敬。欲以威力制

我。而一不見其真理。臣等所以肯上言也。書已入。弗報。其他侯伯亦多言。和約通商之不利。諸老有司以為虜情已迫矣。顧方今武備衰廢。整之不易易。且戰鬪之利。不可預期也。不如權締和約。與民庶同安穩矣。如其拒絶。待我武備整嚴之日。然後議之。不亦晚也。麾下將士。亦眩外人劫制。心抱畏怖。乃無戰守志。曰。不如和約之安穩也。七年。改元。曰安政元年正月。米將波理再帥兵艦七艘。入浦賀。家定遣大目附伊澤政義。浦賀奉行戸田氏榮。井戸學弘。及林健。鵜殿長鋭等。按問之。米艦進入本牧。達發虛礮。偶會米將

陂理羅疾氏榮學弘等贈食物數品以問其病且諭而退答曰遠洋航到苦曠日請入江戸上書氏榮等弗允米艦制將阿單須呈書氏榮已而進入品川海伊澤政義等至神奈川接米使諭以國制二月細川齊護請發兵擊米艦弗報家定遂遣井戸學弘林健等饗米使於橫濱陂理等上書曰謹承兩國和親之命外臣與有榮焉即欲締條約因制三條曰請求菜肉薪水則取直給之曰許士卒就陸養生曰測量海岸以供通船之便家定皆許之賜米百斛毎苞入五斗使力士搬運之有力士白眞弓某者躬擧八苞頂

戴一苞掌踊一苞米人觀之愕其怪力乃出米國力士二人請其當小柳某者當之角觝少時小柳抶一人蹶一人擧一人米人易米不已云家定下教撫諸藩戍營自去年六月徴兵三十餘萬至是皆罷歸阿單須饗政義學弘使等十餘人於艦中三月學弘使等會阿單須于橫濱許其碇下田箱館二港納直購欠乏物件且約貸下田沙子島方七里及箱館若干地是時川路聖謨筒井政憲自長崎歸聞米國和約已成乃謂老中阿部正弘曰僕等嚮至長崎諭魯國使節却之蓋奉台命也而與幕府今日之議事旨頗

支吾皆使魯使聞米使之所得必謂幕旨許之而僕等沮之乃欲獲僕等而甘心也必矣僕等固非所惜避焉然事至於此不啻損國體天下志士憤怒必釀喪亂矣故僕之到長崎也告福岡藩曰魯不奉國制皇張則須誅殺僕等二人魯使得挫僕等使命而後通幕府事或決也已然僕等苟生猶且苦諭以拒絶外交乃所以答台命也因與魯戮力唯使命是奉何圖幕府使有司接米國使節允其所請貸以砂子島七里地僕等固知不可以古律今矣然米國書中無請地之言豈非米使所私耶而幕府與所命僕等者

既二其旨議魯米事情措而不問其如内國紛論何僕等所以肯上言也正弘不答德川齊昭聞之入諫家定曰外國和約事旨重大宜經天朝奏可而後決也不然則破君臣稟行之大典戻人心歸向家定亦省焉遂制定十二條規約其第一條曰日本國與合衆國約永久和親與有背渝且自今後兩國人民協[illegible][illegible]一要無差等第二條曰方今新開伊豆下田陸奥箱館兩港欲以給亞米利加人欠乏物品也而下田者即時開港如箱館則以明年三月可始開港凡如兩港所給物品使日本官吏平其價亞米利加人

償之，以金銀或錢亦無妨。第三條曰，合衆國漂船到日本近海，則爭加救恤，送致難民於下田或箱館，可附之合衆國官吏。如其費用，以兩國互相救恤之故，更不及償之。第四條曰，待船到或漂到人民，兩國宜互以寬優，雖然其人民亦不得不遵兩國法制。第五條曰，合衆國官吏及商民漂民等，下田箱館滯港中，港内凡七里地，可隨意得徘徊。第六條曰，兩國要需物品，經公撿而後可得互市。第七條曰，宜以合衆國船舶所載物品，換日本國所產物品。日本國人不欲購船載物品，則以金銀或錢給合衆國人民所要請物品價値亦無妨。第八條曰，合衆國人所要請薪水、口料、石炭及其他物品，則經兩國官吏公撿而後可給之。第九條曰，以當今日本國所禁之條件，他日許於他邦，則合衆國亦可得速受其許可。第十條曰，合衆船，亦除下田箱館之外，不許碇泊。第十一條曰，因兩國政府之事故，合衆國官吏可得航到于下田箱館兩港。然自今後不閲十八月，則不許其滯在。第十二條曰，方今所約條件，兩國互相確守，以不可違亂。然自今閲十八月之後，兩國君上更可互呈信牒。以上十二條締約已成。老中阿部正弘、牧野忠雅、松平乘全、松平忠固、久世廣周、内藤信思連署捺條約書，於米使。九月，外國艦一艘來碇于大阪海，測量其近海。京畿騷然。攝津、和泉、播磨、大和、近江、丹波諸藩，出兵備禦焉。若狹人梅田雲濱，豪宕好謀，嘗憤外人凌侮，[illegible]其欲藉十津川鄉兵擊斥之。議未發，外國艦經紀伊海而去。十二月，魯西亞國使節布恬廷艦到浦賀，請通商。家定使筒井政憲、川路聖謨議和親，締條約，大凖如合衆國締約。又令開之，禁外人犯國典。欲收諸國寺院梵鐘銅器，鑄造大小砲，以置海國樞要之地。敕下太政官，符使家定管其事。延曆、寬永、

增上諸寺僧徒上表沮之，家定亦遂不奉勅。二年三月，合衆國領事航到下田，請沿海測量，曰，合衆國與清國貿易已盛，而其商船經過日本海甚多焉。不測量暗礁島嶼，則難破之憂不少也。夫合衆國與日本國已結好和，表誠實友愛之至情，以締條約。是故測量沿海，使商船經過，豈不善哉。家定遂允之。四年七月，合衆國使節巴理航到下田港，請直謁大將軍，呈國書。下田奉行井上清直、中村時萬沮之。應接數次，辯論懇到，巴理不敢服。清直等報狀於幕府。家定乃會老中以下諸有司議之。百口紛然，未輒決。焉齋昭

上表陳夷狄無饜之情請俾外人勅謁列侯亦各上
書請俾之。廼曰。外使賜謁。事體太重大。宜經奏可。而
後擧行焉。家定非報已而踏覽永以前舊蹤遵聽巳
理謁見。齊昭慨息請辭參豫政事。九月。巳理來江
戶以蕃書調所爲旅次十月二十一日就老中堀田
正睦邸論各國交際及通商情况曰方今所申明特
係伸大要務是故自國火銃鎭之用意亦非輕也頗
以支便惻誠之衷情敢保將軍閣下安寧卸肯剛之
與外國締條約以合衆國爲嚆矢臣請詳說明各國
事情。歐羅巴州之發明蒸氣船也欲以五大州化爲

一族矣。故與他邦遍結交和。以互通有無。期通商貿
易之盛大。乃使兩國事務宰相互管之。亦出于不可
巳之時勢。且英國之以兵威屢劫奪他人之邦土。將
軍閣下所審知焉。豈可不議保護預備之策哉。是臣
爲閣下所敢忠告也。請考察之。正睦等服其學識。十
一月十五日。岐賴禮川路聖謨等就巳理旅次反覆討論。
以審查事情。是月廿一日。巳理謁大將軍家定呈國
書。其書曰。北亞米利加合衆國大統領觀呈書於日
本將軍閣下。修正合衆國與日本國所締條約。更要
通商安寧。是故欲使巳理表懇篤之至情。互謀盛大
之利。閣下可親接吾使節。信任其所陳之情狀也。家
定優待米使。概如朝鮮人來聘之禮。然外人之術數。
素非朝鮮人之比。而其暴慢狡黠。加不敬于我吏員。
凌辱我八氏。以蔑如我國體。不違枚擧。於是人民憤
恚。擬以死復外人。是月水戶亡命士信田仁十郎堀
江芳之助蓮田藤藏等憤其猖獗。欲斬除理叩國家
之衰運。事覺。捕仁十郎等三人刑之。十二月。老中堀
田正睦延見巳理。應接米川。逐修正條約。更爲十六
條。且製貿易定則。是月老中連署贈書於京師。使所
司代脇坂安宅告傳奏廣橋光成東坊城聰長曰。北

亞米利加合衆國使節所陳述。實係國家重大之典
型。然方今世界形勢一變。各國割據四方。恰如戰國
七雄。而互結好和。通有無。以憂歡相恤。同其厚誼。非
昔日之比也。由是觀之。我國亦不得結好和通有無。
以不同憂歡。當此時。固守舊制。則國勢漸萎薾。更不
可興挽回也。夫立非常之功。在非常之時焉。恢弘偉
略。更張國威。以是時爲一大機會。是故斟酌取捨。思
惟內國人心之向背。以欲一新舊制。卿等請領之。乃
使林大學頭津田半三郎等西上。申白事狀。光成聰
長等延見大學頭。質其事由。大學頭答曰。比年合衆

國使節屢呈國書於幕府事太重大其所陳述條件亦頗繁多且開港開市地彼之所請及十餘所京師大阪亦在請中將軍深憂之將以兵力擯斥矣然不獨今也因而以歐羅巴諸州群雄併來則我國取敗既必矣以故參考各國形勢僅約十數條以江戶兵庫長崎新潟箱館五港爲開市地限以各港地方七里許外人徘徊且時論或以幕府爲了擬然其意在專要理世安民將軍殊使臣等奏告忠告兼請察內外事情得取達天聽則不獨將軍之幸亦國家之幸也光成聽長稟之關白九條尚忠太閤鷹司政通尚

忠政通入朝以聞天皇愀然宸憂不淺曰將軍已締條約而後奏焉則失君臣稟行之義嗚呼幕府專斷一至於此乎朕恐國祚不安尚忠政通惶懼不知所對而使光成聽長傳旨於大學頭以報家定同前日所奏條件天皇甚不悅焉宜下旨于諸臣播擬衆議而後決之今也宮闕守備不嚴勿使外人妄抵近畿海防大學頭憂苦急報於江戶家定驚悸俄使老中堀田正睦西上取進止五年二月正睦至京師迎傳奏光成聽長于旅亭開示外國事情諸以安宸襟曰嚮和蘭國使節齎其國書來呈我幕府告明各國形

勢咬𠺕吧國使皆亦來呈書謂變革舊制不開商港則難保永久安寧也抑近時歐羅巴諸州大率漸及治平諸民樂太平五大州共締交易和親之約當此時清國獨建鎖港議與各國連戰遂大敗卹乃輸巨多償金請和爾後亞米利加及歐羅巴諸州商船經過日本海尤多是故合衆國爲之斡旋使節來請締好和此際用許多應接各國事情始氷解乃擬締條約以下田箱館爲商港也然同港風波狂暴不便于滯船以故頻請代港此年獨乙人英吉利人亦連來請通商和蘭國王再致書於我以廢鎖國舊制爲

然也若墨守舊制則受仇四方必陷不可救之危機魯西亞人亦特來報日本大患逼咫尺之形勢箱館港滯留亞米利加人竊告我國人曰近日英國軍艦數艘航到日本將以有大所請若拒之則欲以兵威下手於無人境漸然蠶食逞吞併之勢皆不爲之備恐有噬臍之悔以上外國事情之要領昊日大學頭等已雖進言今又續述其遺漏雖素有可疑條件然外國新聞紙及舶載器械書籍其他參考實地景況則未可必謂虛喝也初抱疑惑徒漸次會心了悟者今已十八九雖然非舉用之也謹陳外國人所說明

以聞而已如其處措臣等雖無似敢竭股肱之任斟酌事情以安國家光成聰長以正睦所說入聞焉天皇宸憂益深矣已而使光成聰長就正睦旅亭傳勅旨曰方今與外國權締條約事情似不得已雖然往往無釁夷情漸然增長脅制皇國之深謀已發露彼之言下是故奉容冬十二月所勅之旨須禁開攝州兵庫港且皇城及近畿守備不嚴速下命大諸侯數家可使以嚴守備一旦受彼之凌侮則對神宮及列聖朕意不安又曰速徵三親藩及大小侯伯讜議可以達天聽當是時家定賜書於京師使正睦以聞曰

如外國措置蓋非輕易也實為國家一大重事臣家定深所苦慮焉然至如內國人心家定雖不肖肯綏帖之其勿煩叡慮是月大阪城代土屋寅直呈書於正睦曰大阪之地近接京師殊係南海鎮西之要津矣若夫開商港於此地恐釀天下中斷之患害而西南侯伯必唱運輸不便抱異心亦未可知也嚮幕府與米國使節所約不過于下田箱館二港而彼復請開大阪兵庫二港彼已背條約其賊心可知耳請禁外船入攝海以安叡念且町奉行久須美佐渡守等所言亦頗得其事理冀卿其省之無幾正睦命大學

頭及半三郎巡視兵庫港大學頭至大阪寅直說之曰嚮呈書於正睦粗報該地景況僕久奉職於該地以察人心物情也若夫可開商港則有僕等在焉豈特煩了之巡視哉於是大學頭遂不視港而去寅直相模守彥直子為德川齊昭從兄夙懷尊王攘夷志故及之云三月廿日天皇召正睦於朝使人納旨中山忠能傳旨曰頃年外夷之來也實係國家安危宜擇採列藩讜議以奏拒絕策正睦惘然不知所出廿六日正睦入朝希旨曰幕府已締條約如拒絕恐非輕易也且生奇變於邊海未可測也則幾猶何以處

之天皇使光成聰長傳敕曰如外交朕之所弗肯允矣若生奇變則宜竭國力以剿掃攘也四月正睦歸江戶家定傳敕意於列藩以井伊直弼為大老特使正睦謂已理曰方今所以條約之難確締者內國人心不一且京師情狀亦然也已理答曰內國論議已締結約而後以人心不一延定則為國之所照而史其所不見也大府若不能讜信則僕等直請京師決之而已五月家定賜書於陂理報國情於米國大統領曰甫復亞米利加合衆國大統領皮兒設殿下貴國屢求兩國修睦交懇弗辭且現今派領事官陂理

爲使節齎書，諭彼兩國人民，共通貿易，以保永寧，意旨懇款，盛荷無已，乃宜以章程草案相示也，然則日不得不錄者，以有我閣國會同商議之事也，幸諒恕之。巴理斯嘗次下田港時，魯國軍艦入神奈川，米國軍艦入小柴，永井尚志，井上清直，堀利熙，岩瀨忠震等往檢問之，巴理斯曰，英佛乘勝清之威，將來逞其所欲，幸聽僕所請，速署前約，則僕敢諭英佛，一艦保其無事，清直等乃還，屬吏報狀於京師，往復淹遲，緩巴理怒，擒我吏員二名，清直懲前恐懼，遂參酌前約，定互市規則十四條，署印，授之，六月堀田正睦以下老

中連署，奏外事切迫之狀於京師，德川慶勝，齊昭，慶篤，慶喜，松平慶永等建議曰，寧破條約，敢不可違敕旨矣，於是家定遣松江，松山，高松，安濃津兵于京師，備前，因幡，土佐兵于大阪，長門兵于兵庫，柳川兵于堺浦，越前兵于神奈川，二本松兵于富津，各戍外寇要衝，是月罷堀田正睦，脇坂安宅，以太田資始，間部詮勝，水野忠精爲老中，罷本多忠民，以酒井忠義，再爲所司代，先是以家定無嗣，子慶勝，慶永等憂之，欲立刑部卿慶喜爲嗣，以更張國威，慶喜年長有賢望，衆庶屬意，慶勝乃欲謁家定，決繼嗣，大老井伊直弼沮之，將迎宰相德川慶福爲嗣，慶勝，齊昭，慶永咸曰，慶福猶幼，今也，朝命深嚴，外事急迫，立慶喜總征夷職，以慶福爲之世子，則世次得順，機務萬全矣，直弼固執舊制曰，幕府故事立世子以親，疏何得犯舊規，即稟之家定，家定遂以慶福爲世子，更名家茂，先是和歌山氏無嗣，家齊第六子齊順出襲封，齊順生慶福，是爲家茂，直弼以家定命召慶勝，齊昭，慶永等，告繼嗣已決，慶勝等憤直弼奸黠專事，然直弼勢威日熾，[illegible]可以加焉，直弼亦漸疎慶勝，齊昭，慶永及持議，[illegible]謀其擯斥，七月五日家定遂黜慶勝，齊昭，慶

永，是時天皇敕徵三親藩及大老，家定不奉敕，乃遣老中間部詮勝西上入京師，六日家定病篤，是夜薨，時年三十五，直弼等秘不發喪，以中納言田安慶賴爲後見職，至八月八日始訃四方，天使權中納言廣幡忠禮來傳敕，贈家定太政大臣正一位，賜謚曰溫恭，葬寬永寺，十月詔任家茂征夷大將軍，轉內大臣兼右近衛大將，進正二位，補淳和奬學兩院別當源氏長者，亦如前世故事，家茂時年十三，六年二月，老中太田資始稟家茂曰，臣聞各國鍊武事，稍有異同，近時幕下諸士專鍊銃法，如不省我劍槍者，若夫執

一[illegible]余[illegible]失機[illegible]

我[illegible]家[illegible]講[illegible]鋤[illegible]技以[illegible]始[illegible]講武。

所[illegible]伊達[illegible]城[illegible]豊

信[illegible]田[illegible]始[illegible]慶勝[illegible]昭[illegible]議繼嗣也宗

城世[illegible]力欲以[illegible]愛喜[illegible]遂

遺[illegible]家[illegible]奏[illegible]獻[illegible]兩[illegible]朝[illegible]

供[illegible]御[illegible]闕[illegible]

臨[illegible]以[illegible]尊[illegible]之意是日[illegible]

乘[illegible]卿[illegible]之[illegible]私奏京師[illegible]使安

島[illegible]卿[illegible]府[illegible]判部卿也夫卿

之[illegible]作[illegible]而失[illegible]者何也遂錮齊昭

於水戶[illegible]愛[illegible]喜及太田資始黜出石瀬慂。

永井尚[illegible]路聖謨淺野長祚鵜殿長銳及齊昭家

宰中山信寶[illegible]而慶勝慶永宗城豐信亦皆被幽。先

是捕與齊昭議者安島帶刀鵜飼幸吉小林氏[illegible]

大輔[illegible]數十人下獄。是時資始在職乃建議曰此輩

所爲蓋出於憂國之至情宜從寬典也板倉勝靜亦

曰若處之極刑則衆怨凝固恐生禍亂直弼弗聽是

歲十月家茂下教竄戮安島以下數十人。

續日本外史卷之一 終

續日本外史卷之二

馬杉繫著
賴復閱

德川氏正記

德川氏二

萬延元年正月遣外國奉行村垣範正新見正興以下二百餘人於米及英佛諸國修交誼二月十日水戶人佐野竹之助黑澤忠三郎蓮田市五郎大關和七郎森五六郎杉山彌一郎關鐵之助森山繁之助岡部三十郎齋藤監物山口辰之助鯉淵要人廣岡

義次郎稻田重藏金子孫次郎高橋多一郎高橋莊左衛門海後嵯之助及鹿兒島人有村次左衛門等要擊大老井伊直弼於櫻田門外殺之是日大雪不辨咫尺佐野黑澤等數人蓑衣奴裝各踰路傍僞爲訴事者狀以偵直弼登營蓮田齋藤關森等數人直衝直弼前衛所十餘人從士狼狽佐野黑澤等窺間忽然突起斫輿丁刺輿窓直弼被創將逃走有村進而截之大聲呼曰獲矣衆聞之一鬨而應將率而去直弼從士追蹤有村等逆鬬佐野黑澤等提直弼馘而去從士益憤怒急追之佐野黑澤等返戰斃數人

遂被創有村亦已受重創自殺不可逃生和田倉門外而自截佐野黑澤蓮田齋藤等數人逃詣老中脇坂安宅邸而自首佐野病創絕數日而死大關森杉山森山等數人亦逃投細川齊護邸白事之顛末餘不知所之初佐野黑澤等之自首也條舉直弼罪曰挾幼主擅行黜陟罪一也苞苴私謁無所不至罪二也黜尾水越斷幕府羽翼罪三也遣間部酒井等誣罔關白九條公幽青蓮院宮及諸公卿多殺亡辜罪四也爲洋夷所恫喝不請敕裁而締條約罪五也是數者神人所與憤僕等一死爲天下誅之安宅愕然

急使寺社奉行牧野貞明鞫問曰汝等莫乃奉前中納言命乎不然事不必至於此黑澤等對曰前中納言數上書諫外交而奸吏沮之未有鎖絕之實是故僕等欲首誅奸吏以副天下士民之望豈特前中納言意哉前中納言德川齊昭也直弼從士等殊愧之宣言爲直弼未死作書上幕府曰臣直弼登營之途兇漢凡二十餘人發銃拔刀以襲臣前驅從士等防戰殺傷過當兇漢逃走乃欲追捕其徒臣躬爲之指麾遂被創頗不能登營焉敢以聞家茂聞之以爲直弼未死也遣使慰問其創且賜人參半斤求贅藥時

人竊相謂曰、而輩生已奸黠矣、死亦狡詐矣、乃[illegible]議之曰、而輩何知、愈敝不愈敝、服人參而[illegible]無頸已、而家茂知直弼死于道路、命論其罪、日[illegible]其拙政。橋慶喜有[illegible]、期年七月、削井伊氏封十萬石、屬黑澤等多人[illegible]。是時老中安藤信正據直弼貴權擅專[illegible]外人於私邸、使侍姬戲之、遂[illegible]教命許築[illegible]山天皇宸怒、信正聞之、陰謀廢天皇[illegible]史[illegible]以[illegible]前田謙助參其陰謀、外國奉行堀利熙[illegible]知之[illegible]為愉歡、托事諷信正、弗省、利熙憤懣、乃[illegible]信正身稱[illegible]職、僅為外國尹、其權力威望、固不可抗

也、遂[illegible]為國家官吏矣、甘受信正凌辱、從其[illegible]技不獨乎之辱、亦國家之辱也、是歲十一月[illegible]作書條陳其罪、以諫信正、是日自伏劍而死、議者[illegible]之。二年[illegible]改元曰文久、元年五月、德川慶篤報曰、吾藩凶徒凡[illegible]自人亡命樹黨、據長岡驛、[illegible]言、故中納言遺志將擴斥外夷、納金四兩者聽從軍、又諭[illegible]衆[illegible]尚慕軍須、於是游士惡漢嘯集殆二[illegible]人、起寨於筑波[illegible]野下總要衝、方成犄角之勢、因使人採偵其謀議、凶徒分作海陸二軍、曰一自海路進[illegible]橫濱、火[illegible]館燔夷屬、一自陸路進入江戶、誅吏綿外交者

濟世安民、更振皇威、以[illegible]中納言志、雖事似[illegible]當、其情不測、敢以聞、於是江戶及橫濱嚴戒、[illegible]教使慶篤追捕其徒、姬田正頒岡部長實鎮焉、而[illegible]直賀自北道進、榊原政敬鎮焉、姬川浦之水備[illegible]戶田忠[illegible]備于南道、各發兵、通常野要衝、家茂更部署麾下士卒、扼江戶諸橋、[illegible]橫濱[illegible]鳥輪[illegible]等外國人旅舍、三月、家茂自西城從牙城、以備[illegible]變、益發兵追捕激徒、激徒有賀重信等十四人、潛圖入江戶、襲高輪東禪寺、斫英卒二人、東禪寺英人所舍、看護郡山藩西尾藩兵與麾下將士俱擊之、激徒

建[illegible]我兵多死、重信亦遂死之、餘或就擒或逃、因置有榊鉞三郎者、自言、僕等不忍坐視神州為夷狄所辱、已決心於尊攘之大義、然不足以震國威於海外、故表微忠於寸武、以開攘夷之緒也、彼死報國志士之常耳、請諒察之、家茂命郡山西尾二藩發兵、捕餘黨。英國領事聞變、讓安藤信正曰、日本政府無規制士民、橫逆至此、不可復說也、乃與米佛諸州合兵、將以問激徒罪、信正等苦之、百方說論、領事不服、乃迎英兵於橫濱、都鄙恟恟、因賜洋銀三千元於英卒遺害者、責彼使信正謝激徒罪、事乃平、十一月、英人請曰、自

神奈川至長崎箱館洋中多暗礁、乞共測量、[illegible]略以
使航海。家茂然之、乃遣吏與英人俱測量船、[illegible]副
將之諸島。是月、英人築館舍於禦殿山上。一月、仁孝女親
子內親王東下、尚家茂。其生母觀行院、又與上、乃遂
田氏從之。觀行院故大納言橋本實久女、[illegible]
受寵、生親子。帝崩後削髮、稱觀行院。至是與親子同
東入幕府。二年正月、激徒河野通桓、平山繁義、小田
朝儀、高畠亂正、黒澤保高、河本親忠、河邊元善、大橋
正順、兒島強介、横田祈綱、横田昌綱、石黒簡齋等十
餘人藏刺議、曰、安藤信正紹井伊氏遺意、親昵洋夷、

伏之驛山地、使京尹酒井忠義幽公卿正言者、而陽
奉擁夷命、矯降皇妹、其實係威力播奪、以[illegible]權威。
厭民心、尚且矯令搆次郎、前田謙助等、謗[illegible]帝故
典、大逆亡道、遂使大幕至奉外夷正朔、受其政必也
必矣。豈忍坐視之哉。寧一死爲天下驅除、乃書之。
第十五日黎明、通桓、繁義、朝儀、亂正、保高、親忠等六
人、各懷匕首、詐爲[illegible]者、伺候坂下門外、以俟信正登營、
要擊之。信正從士力拒、通桓以下健鬪、皆死之。信正
被創、僅以身逃。元善悔後期、詣毛利氏邸、因[illegible]於
桂小五郎、自裁而死。小五郎後稱木戶準一郎、爲人

慷慨、愛士、元善憑以死焉。蓋欲發其私也。而正順以
下、或就縛、或逃亡。通桓初仕[illegible]、[illegible]之子也。
謂通桓曰、君[illegible]、[illegible]之、通桓[illegible]合之。予
是[illegible]志云。明年十二月、有人斬[illegible]
次郎與前田謙助、承安藤信正意、搜索不可謂之
故典。其罪當死、因加天誅也。當是時、激徒嘯集京
畿、[illegible]自古武[illegible]亂[illegible]
一[illegible]供御[illegible]官闕不完、勘吏等因緣爲奸、以自利。
公卿困乏、手力糊口。何其久耶。乃謗同公卿、將以舉
兵、京畿騷然。於是毛利慶親上書諫家茂、弗省。二月

增井伊直憲封一万石。罷老中本多忠民、以水野忠
精、板倉勝靜爲老中。釋慶永及山內豐信、伊達宗城
罪。[illegible]
職。[illegible]上書曰、膠柱之說、不足以制人也。而
初拒外國要請、及其劫請、皆許之。遂開港於近海、建
館於內地、始陷[illegible]所以[illegible]也。
[illegible]其闕下、人[illegible]向背、於是乎可見矣。側聽
天皇[illegible]大使將東下、雖事係外務、顧君臣之義、闕
家安危、亦與焉。間除舊弊、作新[illegible]運、上下[illegible]之大
策、實在今日也。[illegible]亂階、應仁覆轍、亦在今日。

也事機易失間不容髮請選非常之人以處非常之
事矣如松平春岳鍋島閑叟藤堂高猷伊達宗城皆
有所長而閑叟殊有賢明之稱宜使之參與議廟下
亦不乏其人也。故德川齊昭島津齊彬等才識不
凡當所建議必有可參酌者矣且採三家三卿意見。
諮詢列藩究明公私二字可以伸朝廷尊奉之大義
也昔者北條時宗以鎌倉執權擯斥蒙古入寇全金
甌。其功勲不為小也矣。今也。將軍在征夷之職功烈
不及時宗豈可不慨嘆耶。敢陳管見以備采擇曰將
軍宜入覲謝皇妹降嫁之恩曰頻年物價騰貴皇宮

續日本外史 卷十一 七

供御不得無欠乏也。宜進獻倍舊額。曰。宜修歷朝山
陵厚忠孝之風。曰。四方激徒憤受外侮故妄唱攘夷
犯幕法其跡雖可憎。而其情可恕矣。今也重罪之恐
激生奇變請寬假之使激徒各安其所是亦以權制
宜也。曰置蕃館於攝山使彼占據要衝掎角海陸矣
而我品海砲臺屬贅疣非計也。然業已許之請諭以
他地代之。曰。增築內海砲臺設林藪溝渠於諸港以
備火攻曰江戶人口倍息家屋稠密每有火災請下
教使寄寓者各歸原籍。則游民省焉物價低焉曰參
酌古今兵制賦課万石出士卒幾人馬幾匹合之麾

下兵將軍時觀其都雄宜罪督之曰海防至重乃托
海外各國造數十艦使麾下士卒就彼學操船或北
巡魯西亞國境或航朝鮮廣東香港呂宋以時諸島
自我開貿易以償損費曰置造船鑄砲場於各藩也
道使人習熟技巧書已入而弗報毛利慶親子定
廣藤堂高猷等亦上書請將軍入朝以副中外之望
也弗報是月。脇坂安宅再為老中六月左衛門督大
原重德及島津久光奉敕。來傳家茂入朝之命。且議
外國事務家茂拜天旨因怒老中內藤信思久世廣
周及所司代酒井忠義等。嘗誤朝廷尊奉之大義以

續日本外史 卷十一 八

貴已並免其職以松平宗秀為所司代宗秀稱病不
赴任遂辭職家茂使延見慶勝慶喜慶永與議國事
七月家茂命老中板倉勝靜等大行黜陟慶喜為後
見職慶永為政事總裁蓋奉詔旨也八月牧野忠恭
為所司代赴任京師九月以松平容保為京都守護
職給官俸五万石容保辭以國在東僻家茂使慶永
諭拜命是月。家茂命井伊直憲刑其臣長野主膳等
免直憲京師護衛初主膳之仕直弼也遊佚於黠以
得寵於政中受直弼密旨潛入京師主膳以善和歌
結懽京師大夫士。遂與九條氏侍臣島田左近謀矯

言朴串以剛制吉變更且放陰謀拔止議征於是激
徒等憤恚竊糾土聯而木復至是被刑當是時列藩
困凋幣家茂下教緩其會同則使其妻孥各就于國
又省華衣服制度務省華飾十一月德川慶喜任權
中納言家茂下教削安藤信正封一万石久世廣周
間部詮勝酒井忠義封各一万石黜堀田正睦松平
賴聰松平宗秀松平乘全等以下嘗阿黨井伊氏者
數十人以謝幕議失當罪於朝廷請自貶官天皇優
詔弗許其貶官是月中納言三條實美少將姉小路
公知土佐守山內豐範奉敕來宣曰宜除舊弊發華

政体以安宸襟曰以明春朝於關下可會同諸藩俱
議攘夷策家茂拜詔以重禮遣歸實美等乃以戶田
和三郎補山陵奉行令修理其荒廢和三郎西上直
興工說任和三郎大和守賜封一万石和三郎名忠
至越前守戶田忠恕支族也十二月松平容保赴任
京師是月激徒縱火於殿山燬英館家茂驚悸命德
川慶篤奉行戊午敕旨慶篤曰至今奉之抑晚矣因
辭命焉家茂乃使一橋慶喜請京師候朝旨且遣榎
本武揚赤松大三郎內田恒次郎等於和蘭傳習操
船術二年正月以鍋島齊正爲文武總裁初齊正以

議國政於幕府使罪致門與關東至是奉職是時慶
喜已入京師館於東本願寺激徒等憤攘夷則不決
責慶喜慶喜乃報曰吾待將軍入朝而後決也於是激
徒等不可焉當是時游說者以激烈爲正義以排幕
府爲勤王以依舊拘法爲門循守者呼之後者和之
曾將相架慶喜容保等憂之謂幕政失當之所致也
然攘夷主難而勢不可回也乃欲賴島津久光謀開
港肥後人轟武平聞之與長門人久坂玄瑞等過關
白鷹司氏促攘夷期是時四方激徒聚京師者數千
人以慫慂攘夷慶喜益苦之乃議曰激徒之情在憂

國宜辨其志而戒其行也三月家茂入京師館於二
條城尋入朝獻金銀貨幣及器具以慰宸意且親王
公卿以下獻遺有差寬永中家光入朝儀衛太盛方
今天下多事國家疲弊以故朝儀多從省畧先是慶
喜入朝將有所奏請國事局議員沮之已而天皇賜
謁公卿羅列慶喜進奏曰肯請國家事務依舊委將
軍不然則將軍不必朝天皇制可焉慶喜拜謝將退
敕曰事務委將軍須勵精速攘外夷也慶喜拜命而
退由是家茂名望稍宗初待家茂入朝將褫其職慶
喜謀知之故有此奏請云是月天皇幸于賀茂南觀

祈攘夷家茂率諸侯扈從家茂未內也以攘夷期已迫自限以在京十日德川慶勝時在京師上書留之家茂從巡德川慶篤亦奉詔西上拜攘夷命無幾賞江戸出羽人清川八郎江戸人安積五郎等唱攘夷于江戸編新徴隊其部下五百人將襲橫濱外館逐近騷然扈家茂在京師者日夜內勸或勸家茂東歸慶喜容保憂之因鷹司輔凞三條實美等請留家茂是時島津久光松平慶永山内豐信伊達宗城相繼就國以攘夷期已迫也四月天皇幸于男山將授攘夷節刀於家茂家茂心憂之乃以病不扈慶喜代

之扈焉亦稱病俄發至庭而還天皇不懌而攘夷詔令益急先是薩人殺英人於武州生麥至是英國領事來責其罪徵償金亦太急慶喜乃曰用戰何以償金臣容保曰可正名而後攘斥之也然償之有限不可使彼饜其慾諸老皆然之島津氏聞之請與英人戰在廷公卿亦多執不可償之議時有流言英佛欲攝海家茂危懼奏請至大阪巡視紀淡攝播沿海議把要衝修守備有人說姉小路公知曰將軍之南也陽爲毎岸巡視終稱病歸其東歸也公知驚愕以達天聽帝詔公知及毛利氏偵其舉止家茂輒不得

東也已而詔以五月十日爲鎖港期大納言德川茂德留守江戸致書家茂促其東歸東人皆謂朝旨多不便將軍久留京師徒損幕威耳已而英人與佛人帥兵艦來徵薩人償金五十万元諸老皆之曰待家茂東歸聞攘夷期已決皆稱病無一人視事者茂德欲西上今將償金慶勝聞之使人留茂德于途茂德遂入名護屋城稱病不出慶篤致書關白鷹司氏叙其状於不償鷹司氏奏之老中松平信篤井上正直在江戸將授償金於英人會老中小笠原長行至自京師長行謂先鎖港而後償金信篤正直等不可長

行乃至橫濱説各國領事曰國人素不好外交動殺傷外人天皇憂之欲鎖諸港絶外交卿等其諒之領事對曰條約已成誓以莫或渝今輒渝之以生毋望之事則恐有毋望之變吾儕奉本國命而來安得縱斷大事退謀之本國如其裁決僕唯從本國議耳長行憂苦遂決授償金議當是時慶喜奉鎖港勅東下途聞償金議決急至江戸召老中及神奈川奉行等論駁之諸老無敢應者神奈川奉行某陳其状勢不可回慶喜聞之以其出于不得已使人沒洋銀四十万元于英人以償薩人罪五月家茂自大阪入京師

時攘夷期已過而東報未至傳奏廣幡忠禮飛鳥井雅典責家茂曰攘夷期已過而未奏拒絕之實宸襟不爲安也家茂不知所答慶勝等奏曰嚮遣使關東以督促而其報未至請姑恕焉若夫遷延不奉命則將軍東一覲圖之耳時慶喜在江戸不能拒絕外交乃致書于京師奏請曰賤臣無似叨蒙朝眷而未決攘夷勝算覼爲七次所跡臣日夜黽勉欲以報万分而才短智淺然不能審勢知機唯恐不堪負荷因辭幕府後見職以謝尸位罪帶命六月小笠原長行率關東兵千餘人海路西上將入京師朝廷聞之使忠禮雅典謂容保曰宜出兵留之容保對曰圖書頭非必抗命者何用兵爲已而長行率兵至淀淀人拒之長行不肯朝廷驚愕詔停其入京板倉勝靜馳至淀按問長行意長行曰事已迫矣請見將軍陳之顧鎖港太難欲陳臣所視形勢以定廟議家茂怒其暴慢命却長行于大阪乃奏請東下親決外事天皇允可焉八日家茂發京師至大阪將海路歸江戸會外國奉行柴田貞太郎來稟英事家茂益怒使慶勝容保等按其罪十三日家茂航歸江戸尋免長行職幽之大阪黜其屬吏水野井上等數人以答敕意先是歳

稟鷹司輔熈曰幕府授償金於英人遂誤鎖港期皆長行之所爲而自率兵欲劫制朝廷以逞私議宜爲之備也輔熈危懼朝議紛擾遂及之亡無幾英艦入攝海鳥取兵擊之英艦不戰而去是時幕府諸老尸與米英佛以下七國私締盟約天皇宸怒不已乃詔責之曰鎖港自今可限三十日七國不却則宜擯斥之勿使億兆蒙戎風靡也信篤正直等皆謂事難施行且併絶和蘭何也衆議不決天皇勅容保東下策之容保辭以京師守護一日不可欠也因使禁裡守衛小栗政寧齎詔東八月詔大阪城代松平信古曰夷艦入于攝海則速可擊却之遷延勿失機信古拜勅意謂幕府嘗下教勿浪戰焉今也朝命幕令不一吾何以酬國家乃稱病不視事是月十二日詔布大和行幸令容保等沮之十八日更詔停行幸令九月詔以熾仁親王爲特命攘夷敕使使池田茂政從之茂政上書奏曰將軍與慶篤慶喜等皆奉攘夷詔而不奏實功者事体至難矣今也親王監軍必奏實驗然臣與慶貞等爲戚族如嫌疑何請免此行更命臣以備邊海守衛必嚴防禦以贖今日之責於是朝議遷延家茂聞之急馳使奏鎖港已決於是詔停

攘夷特命使是月家茂賜金五萬兩于容保充在職經費是時鎖港期復已迫江戸戒嚴家茂命關東諸藩備海岸且下敎沿海村邑使老稚婦女避變先是松平慶倫欲東下從攘夷至是停其行蓋以攘夷議已決也十月松平直克爲總裁職城上野前橋關東激徒集于江戸者貼書各所歎訴德川氏祖業將墜家茂以新徵隊屬酒井忠篤命捕激徒十一月江戸本城罹災家茂避火于清水邸尋徙田安邸關白二條齊敬憂京師動靜不定與容保及所司代稻葉正邦等議使永井尚志促家茂西上家茂命慶喜先詣

京師視事爲日遣外國奉行池田筑後守等於歐米各國議鎖港事筑後守眡英佛國俗之壯麗遂不俟命而還家茂怒辱使命命賜筑後守死十二月家茂下令諸道曰行旅不擁契符者勿許往來矣以備激徒横行

續日本外史卷之二終

續日本外史卷之三

馬杉繫　著
賴復　閱

德川氏正記

德川氏三

元治元年正月家茂西上總裁松平直克人於酒井忠績以下從焉天皇使中納言野宮定功賀其入京十四日家茂率諸侯入朝獻真劍一口白銀千枚綿千把皇子准后親王公卿以下獻遺有差天皇召家茂於簾下賜宸書書曰嗚呼汝視方今形勢以為如何內則紀綱廢弛上下解體庶民苦塗炭國家將傾而外受驕虜凌侮殆難呑併之禍其危如累卵又似燃眉朕思之日夜不能安寢食也豈不堪咽嗚乎汝以為如何是非汝罪也朕不德所致而其罪在朕躬矣天地神人其謂朕何焉如此而安得見祖宗于地下哉朕愛汝猶子也汝須視朕猶父也其親睦學溥爲闔國勢挽回之成否豈非重耶嗚呼汝夙夜焦思苦慮所以副天下人民盡望也夫醜夷征服者國家大典遂不可不興膺懲師也雖然無謀之征戰非朕所好也議所以然之策可以開焉朕詳論其可否欲

以定之良圖矣顧自占振起大業皆先在得其人朕視凡百武將雖其人不少焉而如會津中將越前中將島津少將伊達前侍從土佐前侍從等忠實純厚思慮宏遠足以任樞機也朕愛之猶子汝等宜相親昵與計大事也朕與汝誓欲挽回衰運上報先皇在天之神靈下救萬民塗炭之愁苦無其功績則朕與汝之罪也耳汝其勉旃二十七日家茂入朝再賜宸書曰朕夙踐天祚忝受萬世無缺之金甌每恐背皇民之心就中嘉永六年以來洋夷來港妄逞猖獗國體殆不可言也而物價騰貴生民有菜色是誰之過乎雖然昇平二百年武威不足以制壓外寇矣欲俄舉膺懲師恐罹叵測之禍是以擴充朕意釐革幕府十餘世舊典使各藩省冗費造巨砲堅艦則非獨朕之幸亦國家萬世之幸也然三條實美等信匹夫激說不察宇內形勢不思國家危殆矯朕命恣布攘夷令將以親討幕師也且毛利慶親臣宰等愚弄其主妄砲擊夷舶殺幕使私誘引實美等於其國狂暴無所不至皆朕不德之所致焉實不堪慙悔也朕又謂我國所製砲艦未足以挫夷膽焉莫天下一敵懦待他艦製備之日而後絕外交以副朕意家茂拜

宸書。乃奏曰。嘉永以降。國難萬狀。乃反求于聖躬上。以諭臣家茂。家茂感泣。顧以不肖之資。夙辱重任紀綱不振。內外紛亂。致惱宸衷。悚懼何已。臣家茂嚮承鎖港攘夷敕。而未奏其實功。屢蒙譴責。焉豈有容身之地乎。而尚辱宸顧。與天下士民同心戮力。以盡臣民之道。洗除二百餘年舊弊。整嚴威武。撫馭侯伯欲務。禦外夷輕侮。以副敕意。臣家茂謹請安宸襟。天皇嘉納焉。時人聞之。稱曰。反覆綸旨。蓋與往日所出詔令大異。其旨以故西南諸侯多疑之。是月。詔拜家茂右大臣左近衛大將。右馬寮御監。尋陞從一位。二

月。家茂增容保封五万石。命爲軍事總裁。以海陸軍屬之。以松平慶永爲京都守護。十八日。家茂下教。斬大和五條。及但馬生野俘囚平野次郎等三十餘人于京獄。是日雷雨晦暝。暴風發屋。京人以爲忠士刑死之祟焉。詔曰。沿海守備攝播尤急。宜整內政定民志。以嚴海防也。家茂拜詔布告列藩。當是時毛利慶親使人詰詔令前後變換。家茂拒之。於是議翻覆綸旨者。遍于西南。家茂容保及尊融親王等憂之。先是池田慶德。秋月種殷。長岡護久。長岡護美。德川慶勝等。皆欲執前敕。謂事皆出于容保。尊融等意。於是南

海鎭西侯伯多通意毛利氏者。家茂不知之。皆容保尊融欲以遂天下之大籌。慶喜慶永等亦皆然之。毛利慶親使人謂家茂尊融等曰。詔令前後。其旨背何乎。世未保無如右撒搆者。請辭之。家茂而□之。討德川茂承備大阪。以慶喜爲禁裡守護。又攝海防禦使。免其後見職。乃宣言曰。是擧也。奉詔令。蒲□□其□□自知毛利氏也。當是時。毛利氏臣僚脫其藩。竊入于禁闕。容保亦懼。托病請辭職就國。四月□罷守護職。家茂使容保再先之。以稻葉正邦爲老中。松平定敬代。牧野忠恭爲所司代。有人誣尊

融行咒咀。而薩人會人干豫其事。朝野繹騷。是時。伊達慶邦以下諸侯多就國。乃敕家茂曰。汝入謁列藩亦宜當特使政令歸一。以鎭人心也。然則國家大計□□宜奏可。而決也。如其鎖港攘夷。則義勿必擧武。列□□其處實美慶親等也。一切委之。汝須以寬典靖其局。以安人心。家茂奉詔。已而上新法十八條。其畧曰。年獻米二千苞于神宮供御。曰。將軍絲職諸侯襲封。各自入朝謝恩。曰。諸侯貢土物於朝廷。曰。西藩會同者。先朝于京師。曰。親王大臣之黨也。四海道密青而曰。廣拓內裡。曰。停皇子皇女爲僧。天皇嘉納焉

家茂又奏請獻米十五萬苞充供御詔許後命五月。家茂發京師十人巡視海岸赤入京師請辭還江戶詔允之是月家茂還江戶水戶人藤田小四郎田丸稻之右衛門等舉兵於常野間欲除其黨市川三左衛門朝比奈彌太郎等關左騷擾[illegible]戶藩主德川慶篤又其他藩俱討之[illegible]鋒其鋒[illegible]兵沮喪不敢前水戶藩士武田[illegible]戶[illegible]川當[illegible]波山閣之率兵援伊賀[illegible]及[illegible]月長[illegible]利氏藩老福原元僴等率兵[illegible]伏見清[illegible]三條實美等七卿及慶親父子入京弗省元僴乃[illegible]罪上書請清君側容保與慶喜相謀使永井尚志及容保臣飯田某諭元僴以汝等率兵抗疏事體不安宜速撤兵不然則當有[illegible]元僴怒七月十九日昧爽與國司親相分兵入京師直犯禁闕我兵[illegible]島津氏兵援之擊元[illegible]之獲慶親父子軍令狀且[illegible]長門[illegible]其藩狀伊[illegible]藩臣慶親情[illegible]心不和[illegible]前[illegible]其本和泉[illegible]慶親[illegible]徒衆之[illegible]國者稱為因循安招集游士托

擴張編制新兵呼曰奇兵隊其教[illegible]使此皆之所為也又曰三條實美等七卿在三田尻中山忠光亦時會之忠光今在長府又曰支藩長府德山等亦[illegible]不能制事而清末微弱無自守之心又曰長門兵卒殆數萬而精銳者不滿一萬餘其他皆烏合鳥集而已又曰益田右衛門等沮吉川監物宍戶備前忠諫思弄慶親父子遂斥備前[illegible]志會明倫館作書諫慶親父子弗省容用福原越後之說也使僕往之僕不審事情敢與越後俱至伏見[illegible]與暴徒並死世謂之何乃忍辱[illegible]欲以陳國情雪主冤如十九日騷動實慶親父子之所不知也然叛臣犯闕追討固不可逃矣。願僕先於大師與在國忠臣戮力以誅姦人表[illegible]之志容保等弗聽命刑殺伊助詔曰毛利慶親使其老福原元僴托言控訴敢謀不逞國司親相實進[illegible]擾皆出慶親父子意其追討[illegible]伊達宗城傳命于毛利氏曰慶親父子當[illegible]待命焉慶親乃使其族毛利元純[illegible]元僴等十餘人[illegible]詔削慶親以下官爵家茂下教討毛利氏乃部署肥筑薩藝以下二十一藩兵海陸所向以德川慶勝為

總督松平茂昭松平康恭副之命先發而家茂亦將親勦之乃毀毛利氏第邸在江戶及京阪者捕其邸吏九月家茂下命諸侯兩致書幣于江戶是月給容保月俸一万兩定敬五千兩以充京畿支費附而家茂將朝京師當是時西有征長師東受常野亂幕議紛紜十月慶勝茂昭等入京師尋至大阪置本營於安藝廣島下令山陽山陰南海以十一月十一日會師廣島十六日慶勝至廣島以十八日為攻擊期先是慶親致恭順謝罪意斬元僴以下十餘人請還三條實美以下五人于京師慶勝召吉川經幹等令四

事曰可速毀山口城曰宜出實美等五人於封外曰慶親父子可自來謝罪曰可鎮激徒以禦國亂經幹拜命而退因處其事十二月經幹至廣島本營告四事皆奉命毛利隱岐等亦尋至呈慶親父子及三支藩謝罪書於是慶勝使其老成瀨正肥率兵千餘人巡視長防二國及山口城而撿慶親父子恭順狀傳命諸軍解兵是時水戶藤田黨及武田伊賀等將西上訴於京師連戰破沿道諸藩兵至越前敦賀慶喜自將出屯近江海津金澤會津桑名福岡小田原兵屬之且命其近傍諸藩出兵守要衝伊賀等不知

所為遂投前田氏陣呈書請哀慶喜弗允乃命前田氏幽伊賀等八百人於敦賀凱旋于京師明年二月命前田氏悉斬之慶應元年正月慶勝以下發廣島抵大阪征長兵皆就國先是家茂欲航至大阪自處長門事而幕議不決乃曰長門事已定將軍在江戶處之亦無不可也遂不西已而慶勝入京師以慶勝之在廣島也小倉人探長防二國內狀報曰慶親父子陽為伏罪以緩其攻擊期未審其情如何是故慶親等面縛降陣門致城地以待命則可也若納支藩末家分疏請哀而緩戰期曠日彌久恐諸藩解體士

氣沮喪遂不可挽回也一旦失機則恐有噬臍之悔宜速收其城地也不肯則急討之機不可失也請熟計之慶勝不省至是長門人高杉晉作大田市之進山縣狂介等舉兵于赤馬關誅佃藩威事關京師朝議紛紜欲徵列藩再議長防事容保等因此請東下促將軍入朝而後議之不然則事機失支吾詔曰方今物情洶洶不可守護職去闕下也因使人召家茂是時薩摩人土佐人暗通于毛利氏而我未之知二月老中松平宗秀阿部正耆率兵入京師關白二條齊敬見宗秀正耆曰詔召將軍而子等來者何乎宗

秀對曰常野之亂措置未了故來迎一橋氏也齊敬
曰慶喜代將軍爲京攝總督事係詔令豈將軍徵之
乎宗秀等恐怖不知所答只宜聞之詔曰數勞將軍
入朝然東西懸隔事情否塞豈得不召之乃勅宗秀
正耆東下促其入朝三月宗秀奉詔東下趣家茂入
朝家茂拜詔而未發四月下敎曰聞毛利慶親不悔
過更圖不良今將奉詔大擧征之沿道諸侯宜緩東
覲期以待命乃按長防地圖部署諸將所向都肆兵
于駒場野以大納言德川茂德爲先鋒總督井伊氏
榊原氏屬之時德川茂承猶少德川慶篤以藩內擾

亂措置失其宜屏居焉因命酒井忠篤留守江戸城
已而茂德上疏辭總督宗秀諭之茂德不肯五月更
以茂承爲先鋒總督以茂德爲後軍慶勝上書家茂
請止西征麾下士勝安芳亦諫師無名諸老怒黜安
芳十六日家茂發江戸以姬路爲行臺一番隊戸田
肥後守貴志大隅守以下步騎兵及河野伊豫守以
下砲銃兵以是月五日六日發二番隊米津丹後守
以下以九日發三番隊本多日向守以下四番隊渡
邊甲斐守以下銃兵以十一日發五番隊遠藤但馬
守以下砲銃兵及六番七番隊老中若年寄從兵以

十三日發八番隊山名壹岐守以下九番隊大老酒
井忠績老中松平宗秀阿部正耆松前崇廣松平康
英若年寄遠山友詳土岐賴之增山正修立花種恭
以下劍槍砲銃兵以十六日發其日家茂上途十番
隊水野伊勢守以下十一番隊米小若年寄從兵以
十九日發十二番隊十三番隊十四番隊砲銃兵以
二十五日發松平伊賀守松平彈正忠以下以二十
七日二十九日發十五番隊久世下野守以下砲銃
兵以閏五月二日發四日榊原政敬五日內藤政擧
松平光則井伊直安六日德川茂承各率兵發江戸

總軍七萬餘人乃議曰將軍屢入朝于京師今又奉
命京師自損幕威也因不謂上洛稱曰進發而發征
毛利氏之黨亦膳所人河瀨太宰給仕聖護院宮寓
大津竊通毛利氏乃與同盟二十餘人圖狙家茂於
膳所城刺之事覺就縛二十一日家茂次膳所開壞
餞之大津二十二日入京師詔曰先召慶親父子即
來汝宜按問之不來則其討之汝且在京攝諮于衆
經奏議而後處之家茂奏請討毛利氏朝議不決家
茂即發京師至大阪從兵皆披戰袍擁金扇馬標而
進是日霖雨未霽暴風卷地比至淀橋金扇折而墜

地金翁馬標者家康軍中數用以勝敵矣今為暴風所折狠以為凶兆矣家茂之發江戶也霖雨連旬河水瀰漫往來不便將士填咽驛路經五十餘日僅達大阪九月家茂自大阪入朝奏請再征長抵大阪下敕徵畿西南海將士不至辭以師無名家茂苦之是時各國公使自橫濱航抵攝海稱有所請老中宗秀正耆等憚其近京師諭知之不肯遂入武庫港佛國公使上書家茂曰今貴國形勢上之叡慮不定下之列藩不服二者國之禍也嚮大府違觀宇內形勢締條約于各國然朝廷列侯各持異議故國有內亂而

大府不能鎮之客歲各國欲討長防大府停之今薩長已通使於英約開二國港而大府獨議鎖港何也英國公使亦欲面謁將軍報之也耳大府不屑視之則不得不相率入于京師也僕等為貴國憂之若不允條約則各國不傳砲艦奇術貴國何以強兵不如獲敕許而固條約也夫兵強則天子將軍自貴矣開鎖之權固在貴國也速開兵庫港以解英人惑僕等之幸乃貴國之幸也大府其諒之家茂久在大阪西征議未決而內外不相協觀察國家土崩之勢深憂之乃奏曰臣不肖叨辱大任不能策富強輝威武上安宸衷下濟黎民臣族慶喜夙職闕下多歷事故必堪負荷臣將讓職於慶喜請視之猶視臣則臣亦竭股肱力以安宸衷又曰臣家茂察宇內形勢氣運日開萬國往來締條約通有無而皇國特拒絕之則如畏避者恐非皇國之體昔年米國使節入下田也參酌時勢以締約變鎖國舊制開富強基址爾後下詔拒絕外交雖然戒無謀攘夷今也會征長事起臣至大阪城何圖夷艦入兵庫更請締條約曰不得命則直入京師親請之臣卻之不肯我國雖武我兵雖強內憂外患湊于一時今與各國戰饒令一朝勝之環

海皆敵連兵結怨未知實祚安危則非陛下覆育意而臣亦失控御任豈不痛哭之至耶願得申約以緩外患弗報十月慶喜容保定敬長行等連署奏曰頃日外國至近畿更請締約敕裁且促兵庫開港曰幕府不能決則將詣闕說明之臣等多方緩其期然不得敕裁則不郤而勿卒動兵縱得一攘之彼必連衡來犯我彈丸之地安能支萬國兵乎伏願聖明鑑之速賜敕許詔問諸藩意見多可之者薩摩人上疏請以兵力拒武庫開港五日家茂將朝于京師東兵皆謂鎮西將士未至征長議亦沮且外國事狀切迫朝

議輒不決。遷延以亘時日。不如速治裝還江戶。乃勸家茂東歸。家茂欲輒東。容保聞之。馳至伏見。諫其東歸。家茂遂入京師。詔允外國條約。而特不許開兵庫港。自安政中擅締條約。物情洶然。至是始得締約敕裁。然家茂察內外紛議終不已。再奏請讓職于慶喜。天皇優詔止之。十一月三日。家茂自京師抵大阪。遣永井尚志於廣島。按長防事。尚志奉命。西至廣島。召毛利氏臣僚。條其八罪詰之。十二月。還大阪。二年正月。遣德川茂德從軍。更命留守江戶城。二月。增關白二條齊敬年俸七百五十苞。以充經費。是月。老中小

笠原長行西抵廣島。召毛利氏支藩及吉川氏。以三月十五日為期。而不至。更以四月二十一日為期。曰遷延愆期。則興師討之。已。因置牙營于廣島。四月。長門兵屯赤馬關者。聞東軍逗撓不進。欲絕其糧道。航海至備中倉敷。縱火侵掠。燬數代官廳所在。而擄粟已。揚帆掠島穀粟。無小獲。長門兵不得意而去。阿部氏池田氏出兵追躡。不及。長行遣廣島人櫻井與四郎寺尾清十郎于岩國。促毛利氏支藩至廣島。吉川氏遣其臣鹽谷鼎助等于山口。說諭奉命。長行更使人謂毛利氏曰。可其老宍戶備前毛利筑前。代慶親父子而來也。支藩亦各可使其重臣來矣。我於選其藩人拘于江戶者。二十三日。宍戶備前義子備後及小田村素太郎支藩老毛利伊織福間式部平野鄉右衛門等至廣島。吉川氏亦使其老今田靱負至廣島。督將德川茂承欲傳命于備後等。備後稱病不就謁。長行數召。備後曰。力疾可以就謁也。備後辭以病漸篤。長行乃召素太郎。對曰。僕且就謁于總督。不能東對其問也。詰辭焉。茂承乃召伊織等。使長行傳命曰。慶親雖已誅元僴以下。屏居謝罪。撫御失其宜。士民敢謀亂。豈得不罰之。因奉台命。處其罪。曰。削其封

地十萬石。曰。禁錮慶親父子。使族興丸承後。曰。絕福原以下後。可檻致高杉晉作等十二人。以上三條。汝等各傳其主。其主傳之慶親父子。限以本月廿日。可復命也。伊織等拜命而去。長行等以備後及素太郎遂不就謁。尚逗于廣島。疑其有異圖。發兵執之。且諭鹿兒島熊本福岡佐賀久留米五藩。護送實美等五人於大阪。客冬。實美之去長門也。三條西季知四條隆謌壬生基修東久世通禧及從士四十八人俱居筑前太宰府。五藩看護之。故有此命。而實美等輒不奉命。茂承下令諸軍曰。業已裁毛利氏罪。然士民沸

騰熵亂。其變不測。宜備不虞。馬伊織等已至高森驛。使廣島人報茂承曰。削封發亡令。已傳播國中。士民蜂起。道路梗塞。故淹留不得達命。茂承聞之。使人告伊織等曰。不許復命。後于二十日。若有梗道者。當以威力而過也。是時毛利氏聞備後素太郎之所拘執。使人問其事由。且托長防紛擾。拒削封發亡命。茂承報其學悍狀于大阪。六月。下令諸軍進兵于長防四境。二兵隊及和歌山彦根高田兵。與海軍合。逼尾瀨川。而和歌山別隊及鳥取松江濱田福山兵。逼津和野熊本柳川。小倉兵。與海軍合。逼赤馬關。參將小笠

原長行。航發廣島。二日。至小倉。看督鎮西兵。八日。部將河野伊豫守戸田肥後守。以海軍襲周防大島。松山兵繼之。適大島無守備。我兵上陸結營據之。十二日。敵兵來戰。互有勝敗。十五日。敵又挑戰。我軍追之。陷伏大敗。松山部將佐久間一擧死之。餘衆逃還廣島。十四日。昧爽。彦根高田兵分道濟尾瀨川。敵兵拒之。銃丸雨注。我兵沮靡。會敵兵襲我後。遂大潰退。次于大野。敵兵放陰諜挑戰。我軍懲尾瀨川敗。不輒進。老中松平宗秀。縱備後素太郎。還于長門。長行聞之。譲宗秀曰。子獨怯毛利氏乎。宗秀曰。非敢怯之。以其無可拘之。非縱之也。長行怒。督將茂承亦詰宗秀失軍機。報之大阪。家茂召宗秀詰之。宗秀對曰。臣敢行秘策。故不稟事由。督將請臣問其宜也。然臣使人諭毛利氏謝罪。而未得要領。乃縱備後者。欲以毒制毒。而獨斷行之。長行實所不知也。抑追徵諸藩兵。諸藩不敢應。或出之。多弱兵與農兵而已。至麾下將士。則務求軍需。而無鬪志。且我兵多用和銃。敵雖農兵。亦皆執洋銃。是以吾軍不競。而敵鋒太鋭。臣竊聞之。薩土七人互通欵。多潛匿三都。搜索我情。而無所遺。故授旨於備後。以緩敵鋒也。而事至於此。未見其成算。

詐作獨斷。縱俘罪。家茂免宗秀職。命幽于大阪。無幾釋之。命就國。十九日。敵分兵爲二。自四十八阪及松原進。縱横襲大野。我兵擊却之。二十五日黎明。敵再自四十八阪來襲。我兵駕大艦擊其後。會敵別隊自瀧口進。我兵在山上。俯射敵兵。不屈。我兵敗退。於大野。敵已畧大竹小方玖波。進據四十八阪。扼守險要。是役也。我軍銃砲多爲敵兵所獲。不能復戰。榊原政敬井伊直安。引兵還廣島。先是。山陰諸軍刻日而進。先鋒阿部正方。至石州粕淵。病俄發。輒不得前。遣其兵千餘人。陣益田。濱田城主松平武聰。出兵四百。屬

之敵將井上聞多以兵八百侵益田正方武聽兵邀戰却之是夜敵將大村永敏以精兵二千來襲勢頗猖獗正方武聽兵與戰不利軍監三枝刑部及武聽隊將山本半彌以下將士多死之遂棄益田退矣三隅是時軍監長谷川久三郎等數人在津和野城城主龜井茲監納款于毛利氏捕久三郎等押送長門敵兵已取益田榜曰長州領我軍日議攻擊和歌山老安藤直裕將兵二千餘人軍周布川鳥取兵軍長濱松江松山兵軍雲雀山而正方武聽兵軍當麻山七月敵兵將襲濱田來攻雲雀當麻二山正方武聽

兵力戰不利俱棄營而退敵兵乘勝自間道擣周布川軍後和歌山兵狼狽不戰而走敵先鋒千餘人濟周布川兵皆慓悍不可當諸軍悉投濱田以議守備直裕亦收兵至濱田濱田人拒而不納曰其兵甚弱不足恃也直裕憂苦退次鄉田村是時諸軍報急於廣島茂承遣講武所砲兵八百赴援永敏使人說武聽致濱田城武聽却之永敏怒是月十八日永敏大舉薄濱田鳥取松江松山兵邀戰不利武聽亦悉銳拒之而敵鋒益銳和歌山兵聞之悸怖無復鬭志直裕輒踰備後潛退廣島餘衆多逃散正方在粕淵以病稍愈歸備山武聽亦辭病不能親麾兵謂城遂不可保巾自縱火而逃海路走出雲講武所砲兵已發廣島聞濱田城陷途還武聽中納言德川茂昭第十子也為右近將監武成嗣至是亡其城地敵兵已拔濱田遂略大森代官廳盡略石見小倉兵將渡赤馬關敵兵卻過田之浦小倉部將島村志津馬邀戰破之敵兵不敵所乘走解上陸志津馬以兵二百擊之自後左巾敵兵沮靡燔田之浦奪我兵仗山大是時敵別將通門司關小倉部將澁田見某擊郤之我兵退扼大里已而敵將高杉晉作山縣狂介等率兵八

百出據大里田之浦小倉兵攻擊不利敵兵來逼熊本兵千餘人逆戰之赤阪殺傷過當晉作聞急自將來援敵勢復振會日暮兩軍交綏敵次于大里初參將小笠原長行指麾失其宜諸軍屢訴之長行弗省至是熊本柳川部將各引兵而去久留米部將亦怒其無為將收兵就國長行危懼是夜航海而走長崎久留米兵亦遂引去敵聞之將圖小倉城城主小笠原忠幹知其不可支八月朔縱火走香春茂承聞諸軍不振屢敗衂欲自督諸軍進戰適罹病而不果乃下令大議進擊二日我兵大舉縱左右翼進攻四

十八阪敵兵力拒。會霖雨泥滑。進歩太困。自巳至酉。左師先敗。敵乘之。右軍亦殆不支。俱收兵退廣島。是日和歌山彦根高田兵戰于松原及宮内。皆敗退保大野。八日敵分兵為三。乘風雨來襲。諸軍沮喪。無復戰者。遂焚大野。走廣島。敵已拔大野。放精鋭追躡。我兵所傷無算。時有流言。敵兵大舉來襲廣島。是時茂承以病稍篤。請辭總督。於是諸軍氣益沮喪。茂承遂移病退備中。先是家茂在大阪臥病。慶喜自京師來省。容保亦欲來省。京師有流言。曰公卿與激徒謀謀。將乘虛舉事。關白齊敬等憂之。俾容保去京師。天使

飛鳥井雅典就問家茂病。家茂上表。請讓職於慶喜。優詔弗允。乃使慶喜督征長之事。慶喜奉詔將西如廣島。而敗聞累至。慊輒奉詔。奏請召諸藩有資望者。議長防之事。帝允可之。慶喜乃移手書。召德川慶勝松平慶永黑田慶贊鍋島齊正山内豊信伊達宗城島津久光長岡護美等於京師。十一日大將軍家茂薨于大阪城。年二十一。勅賜謚曰昭德。移柩于江戸。葬増上寺。二十五日詔以家茂薨。班征長師。初西師之起。皆藏不支。而師亦不利。於是巨藩多不受我節度。十一月詔拜慶喜征夷大將軍。進正二位權大納

言。尋陞内大臣。兼淳和奬學兩院別當源氏長者。如前。仍從事。十二月榎本武揚等傳習航海術。自和蘭歸。是月二十五日。天皇崩。三年正月。皇子睦仁踐祚。四月小出大和守石川河内守等至自魯國。初文久中竹内下野守松平石見守等使于魯國也。嘗議及洲界。遣來人雜散居各處。是故欲以北緯五十度定兩國境界。作地圖。以紅青二色分之。魯人弗聽。曰何得以此地為貴國之有。以與論議之。謂之滿州總島。而可也。且四十八度以北。未曾見夔儻人種。豈以五十度南北分之乎。此地素無堺境可定。而強定之。則

兩國紛擾。然彼此接壤。而不界之。亦非我之所好也。故我吏員嘗在下田。請與貴國權締彼我人民雜居約。貴國措而不問焉。曰他日目擊實地以議矣。今也卿等來議境界。抑晚矣。然無已。則以阿泥和灣界之乎。下野守等察其言渉荒唐。遂有統全島意。然不知其地勢。故不能論駁之。乃約再就實地定之。交取券而歸。具陳其狀於將軍家茂。欲更遣使檢其地。而内國多事未果。居五年。魯國以我使節不來。大起土功。開拓樺太島。至是慶喜聞之大驚。乃遣小出石川二人於魯國。執舊券。更議境界。魯國為不知之。欲以千

島代樺太千島非與國之有而魯人陽為其有也小
出等憤怒潰其食言於人曰不可以口舌爭也今與
貴國借租之居之不亦善乎小出等意雖論辯盡力
魯人拓地已及五十度以南是我政府以精疏失機
也終約彼我雜居而歸五月慶喜奉詔開兵庫港是
時府庫已耗乏乃欲造交鈔補之還延未果以內外
事務不舉府庫不支意頗沮之乃欲辭職還政權
於朝廷九月山內豐信遣使在國使其臣寺村左膳
後藤象次郎齎書來上慶喜慫慂其辭職慶喜召象
次郎及薩摩人小松帶刀於二條城議之三人固執

本議慶喜意即決焉於是召親藩及列侯將士告之
曰昔自王綱解紐相家執權時運變遷保平以還大
政歸于武門吾祖特蒙朝眷子孫紹述緒業二百餘
歲傳至寡人雖寡人奉其職政刑失當不少豈非菲
德之所致乎況方外國交際益盛之日政令不出于
一則綱紀難立舊習不可除也是以奉還政權救周
皇國保護之基矣若夫竭天下公論與億兆同心力
則海外萬國之所服也必矣是所以寡人之報皇國
也汝等各陳所見勿以有所藏焉衆相視愕然咸有
沮色薩摩人小松帶刀大久保市藏土佐人寺村左

膳後藤象次郎安藝人辻將曹等在座側執本議乃
說[illegible]中[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部勝靜不知所答是定以帶刀等所
說其[illegible][illegible]慶喜慶喜御之時十月十[illegible]日[illegible]告[illegible][illegible]
表奏請辭職還政權詔曰[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職其由[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以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保[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閣[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抵[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大[illegible]是
我[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由大貴國諸侯之驅兵士也豈不壯一

有[illegible]人[illegible]在大[illegible]者或恐殺傷之禍是故使兵上各
執[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消禍于未然永全交際是吾所望于貴國
也將[illegible]答曰[illegible]國諸侯之[illegible]上閣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如撤
其中[illegible]政府不得制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亦兵
兵士[illegible]滿[illegible][illegible]勝靜不知所答[illegible]歸于京師[illegible]乘慶
喜慶[illegible][illegible]上書[illegible]勝靜[illegible]進[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九
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解其政權[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所
司[illegible][illegible]職而慶喜為內大臣如故容保[illegible]之[illegible]病
辭職[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日詔[illegible]容保定敬於其國[illegible][illegible]利慶
親父[illegible]官爵許其入京於是容保定敬等[illegible][illegible]慶喜

亦缺望。意不平。會容保定敬於二條城。議曰。近日朝議。不似往日。豈得無驕幼主謀私者耶。乃作書奏曰。臣慶喜謹領往日詔旨。侍加賀以下諸藩入朝。而臣不得與大議。遂廢幕府諸職。未知朝旨所在。而君巳入邪省。時薩摩長門土佐安藝尾張越前兵。入護禁闕。我將士憤恚不自禁。乃以步騎兵萬餘人擁二條城。將觀機而發。市民恟恟。避變於四方。或說慶喜曰。事已至此。宜自受節制。不如退保大阪城。扼咽喉以制事也。慶喜然之。乃宣言曰。退鎮將士暴動焉。十二日。上書稟意於朝廷。是夜率容保以下將士。及步騎兵萬餘人而南。先是關東激徒在江戶者。潛嗾島津氏邸。江戶監護酒井忠篤請逮之。時常野亦報土寇起。慶喜謂。島津氏鼓動朝議。嗾使激徒。以擾亂關東。乃下命追捕之。於是諸將士在江戶者。合忠篤兵。圍島津氏邸。縱火屠之。斬獲無算。慶喜在大阪城。日夜與諸將議後圖。乃上書奏曰。島津氏無狀不一。請黜其藩士參朝政者。弗報。是時。公卿諸將士俱奏曰。天子親執政權。宜徵之德川氏。以充經費。天皇然之。使慶勝慶永。抵大阪。具傳朝旨曰。宜獻管地。解兵備。以鎮衆心。如後事。則輕裝入于京師。可以請天裁也。慶喜拜命而心危之。乃曰。獻土地則何以養麾下八萬士卒也。請諒察之。慶勝等不得要領而還京師。初慶喜之南也。留新選隊及所司代町奉行部下數百人於伏見驛。以窺京師動靜。且徵備播南海兵。德川茂承。松平賴聰。松平勝成。酒井忠績等數藩出兵應之。諸將僉曰。勢已至此。豈可已乎。請進掃清京師。是月二十日。出兵數千。於伏見驛宣言曰。慶喜前京師。乃使之為先驅。慶勝臣田中不二麿等馳抵伏見。說其將永井尚志等曰。內府入朝。宜撤兵也。因陳得失利害。尚志然之。而不能行。當是時。慶喜差有東歸意。而將士不服。以觀機制變。將士之常耳。今也卻一步則輸一著。不可使內府東也。因分見兵一萬為二。東向京師。圖卻薩長土三藩。以復幕府。容保定敬部下為先鋒。明治元年正月三日。將入京師。為薩長土三藩兵所破。退欲據于淀城。城主稻葉正邦在江戶。其留守田邊權太夫以死拒之。我兵失其所據。三藩兵來擊我。部將佐久間久保田等數十人死之。督將松平信篤咄嗟麾兵。傷其馬。馬逸。即倒下地。衆視以為信篤死。退保八幡。敗聞時達于大阪。慶喜謂。事終不可為也。乃作手書。使人贈松平慶永。奏悚懼謹慎狀。六

日與容保。勝靜。長行。定敬等。航海而東。十二日達于江戶。我兵已失首領。而未知之。據八幡。橋本諸村力戰又敗。敗兵聞慶喜東退。經紀伊。伊賀而皆走。我將佐在江戶者。聞之不懌。乃相議曰。為今之計。宜藉外國力。擁輪王寺宮。以令天下。是所以東照公之貽謀也。輪王寺宮者。公現法親王也。或曰先拒函根。險下令關東諸侯。可以謀恢復焉。議未決。容保就國。松平定敬。板倉勝靜。小笠原長行等。潛逃東北。與我亡命將士謀恢復。紀伊。水戶二家將士在江戶者。亦竊通謀。勸慶喜畫戰守策。慶喜弗聽。乃召勝安芳大久保

一翁等。授手書戒麾下將士曰。謹勿抗官軍。輙抗焉。猶剌刄於吾腹矣。遂出城。屏居寬永寺以待罪。於是。將士或不懌。往往亡命。聚兵編隊。三兵隊黨之或潛匿江戶。或奔常陸上野甲斐信濃。三月。東海道先鋒總督少將橋本實梁。副總督侍從柳原前光。率官軍至品川。田安慶賴使勝安芳出迎之。因陳慶喜恭順狀。四月四日。實梁前光入江戶城。慶賴及我將士掃道迎之。實梁宣詔曰。宜致江戶城及軍艦銃砲。曰助逆者。特宥死一等。宜斷家奏罪。曰假慶喜死一等。宜屏居水戶。慶賴奉詔。居三日。慶喜退于水戶。已而大總督有栖川熾仁親王。帥官軍入江戶。以增上寺為行臺。尋徙西城。榎本武揚上書請留軍艦銃砲若干。以供德川氏使用。弗允。執迷者意不能平。相率奔東北。推大鳥圭介。古屋作左衛門。秋月登之助。土方歲三等為將。橫行兩總兩野甲斐信濃間。武揚亦與荒井郁之助等千餘人。以軍艦七艘。脫品川洋。慶賴聞之。遣人追之。不及。閏四月。左大將三條實美來入江戶城。召田安龜之助。傳詔。受慶喜後。龜之助慶賴子。年猶幼。乃命松平確堂攝事。而封額未定。初勝安芳之迎官軍也。麾下士卒怒。欲刺安芳及其獻城地兵

伐。益憤激亡命結黨。據寬永寺。五月。熾仁親王下令。討寬永寺。賊平之。無幾詔以駿遠與羽地七十万石賜龜之助。時有流言。賊徒將奉慶喜去。慶喜在水戶。恐有其變。奏請徙于駿河。屏居于靜岡城。於是士卒多從而徙駿河者。十月。詔叙龜之助從三位。任宰相中將。更名家達。後數年。詔宥慶喜罪。更叙從四位。以全家康之裔孫云。

續外史氏曰。天下之言武者。必先屈指於關東。而關東之武顯於世者。蓋久矣。自從天慶。馴致寬治。源氏數鎮東北。每用斯武。以奏功效。遂相率隸。如君臣然。

降于入正慶長之際。關東之武。多屬德川氏。以震懾四方。勢不可復振矣。夫勇悍趫捷。重恥輕死。我國俗所自有。而家康養之。以恩結之。以信。乃遂專權營吾利。無所為而不成。以此制天下之事。如鉞斧斷朽索矣。亦勢之所然也。後之論者。不詳於此。而特稱武門之專。皇威之衰者。謬矣。余嘗讀藤原豫樂公之論曰。當時使德川氏開府於京師。則皇威之衰。不止於此。而今與幕府東西相距。百有餘里。朝家或存告朔之餼羊者。蓋僥倖而已。嗚呼。公之論。可謂能察當世之勢也。然時勢之推移。有難固制者。家康朝侯伯於江

戶。以充國役。而麾下將士。漸驕慢。大率以任俠成風。任俠猶可矣。久之。為浮薄輕躁。乃眞率朴素之風亡焉。於是乎。關東之武。始衰。遂成不可回之勢。譬如齊桓晉文之業已衰。釀成強秦也。豈知銳斧卻為朽索所斷哉。伏見鳥羽之一敗。可以見矣。魏相不言乎。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人民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德川氏之舉兵於大阪。以逼伏見鳥羽。

豈非爭恨小故。矜人民之衆乎。其驕且忿可知矣。乃不免敗滅而何。然前內府為人明敏。西在京師。殆十年。嘗審朝旨藩情。輒奉還政權。如朕弊展矣。天下誰不欽仰其明敏也。以之躬先列藩。布倶奉王政之大議。則可謂不辱為新田氏之胤者也。何圖為麾下所煽惑。取反逆之名於天下。豈可不謂暗且愚乎。冀所謂明敏者。果安在焉。是時薩長土三藩。乃官軍也。應兵也。以薩長土。不可見焉。德川氏。乃賊軍也。忿兵也。以德川氏。不可見焉。以賊犯官。以忿兵當應兵。其彼勝我敗。千古瞭然。雖鄙野小人。而亦皆知之。縱令僥

倖一勝之利。官軍不必棄天子而走矣。挾以據西南。則不免前內府為尊氏之亞。乃奉諸王。立為天子。亦不免其為潤位矣。然則指前內府為明敏者。謬謬歟。曰否。其指為明敏者。果不亡矣。乃悟驕且忿之遂取敗滅。自悔其過。恭順謹恪。謝罪朝廷。有或勸之逆者。亦皆卻而弗納。務鎭制麾下狂暴。務其不忍之心。屏跡忍之。罔無復抗衡意。則所以前內府之為明敏也。麾下或不之察。輩悍傲慢。偶欲張關東之武者。亦皆探方向。而抗救亂誅暴之王師。擾幾乎婦人之勇也。關東之武遂亡矣。嗚呼悲矣哉。余非特為關東歔欷

焉。爲天下悲之。

續日本外史卷之三終

續日本外史卷之四

馬杉繫　著
賴復　閱

德川氏後記

名護屋德川氏
和歌山德川氏
水戶德川氏

名護屋德川氏

名護屋德川氏。出於大將軍家康。家康第九子曰義直。居尾張名護屋城。母志水氏。稱阿龜。男山祠官志水宗清女也。初嫁山城人竹腰正時。有一男曰正信。

正時歿。後阿龜給仕家康。有身。生一男。義直是也。義直同母兄正信。冀竹腰氏亦給仕家康。義直受封尾張也。正信隸之。食今尾三万石。任山城守。義直以慶長五年十二月生。稱竹千代。時家康城江戶。乃謂曰。築城郭。不以巨石。則不固也。治天下。不以英俊。則不保也。人以石英俊。皆爲國家之基礎。是以呼生兒竹千代。可更稱五郎太丸。我邦俗呼巨石謂五郎太。以名兒。則其英俊亦不可耶。五郎太丸年甫四歲。賜甲斐五十万石。爲采邑。慶長十一年八月加首服。名義利。任右兵衞督。敍從四位下。後更名義直。其弟賴宣亦賜常陸五十万石。任常陸介。無幾。移紀伊。增采邑五万石。義直傅成瀨正成聞之。請增義直采邑。家康意不決。以諮諸老。諸老皆曰。以移其邑。特增常陸君采地耳。今也增右兵衞督采地。臣等不知其謂也。議乃決。爲傳命正成。正成曰。如此則宜移義直邑。以增采地。以兄居弟下。如倫理何。家康聞之。遂增義直采地五万石。移邑尾張。命城名護屋。課其經費於諸侯。十六年。義直進從三位參議。兼右近衞中將。已而會家康討豐臣氏。乃率尾張美濃兵。赴大坂。居數月。豐臣氏議和。因引兵入京師。時後水尾帝幸家康二條

城。義直率部下兵。及三河寄騎衆。護衞之。步騎號三万人。遂併寄騎衆采地。領六十一万五千九百石。於是賴宣老臣等憤之。賴宣曰。汝等勿歎焉。孤而食五十五万石。乃足矣。豈有弟犯兄之理哉。事慨定。無幾。義直歸名護屋。家康尋發京師。歸江戶。遂入名護屋城。賞其郛郭櫓樓壯麗。元和元年五月。家康再討大坂。義直率兵從之。是歲七月。豐臣氏亡。是役也。義直在後軍。以故不接鋒於敵。深悔不爲先鋒焉。已而從家康入伏見城。尋歸名護屋。歷中納言。至從二位大納言。義直生一男一女。男光友襲封。累進至從二位

大納言。女某適大納言廣幡忠幸。光友生四男三女。長子綱誠襲封。至從三位中納言。次義行。居美濃高洲城。食三万石。任攝津守。綱誠生六男一女。長子吉通襲封。有一男。曰五郎太丸。早逝。以綱誠弟繼友為嗣。繼友襲封。已而讓於弟宗春。吉通以下宗春並拜從三位中納言。宗春為人放慢不羈。好華奢。及襲兄繼友封。寵用胥吏星野彌右衛門。與藩務。與之議。彌右衛門所言。無不聽焉。彌右衛門累獻阿諛。創游郭於名護屋。做京師大坂。娼妓居之。絃歌之聲達四境。宗春微行。留連盡其歡。乃稱病潛遊京師。宿島原及祇園妓樓。攜妓觀四條橋納涼夜景。尋抵大阪。投新町遊郭。京阪娼妓陽為不知之。使宗春恣其淫遊。宗春遂攜京阪娼妓五百人。選名護屋。置之城中。日夜淫宴。委藩務於彌右衛門。彌右衛門專橫。自逞威福。於是士民困苦。訴哀於宗春。宗春弗省焉。已而之江戶。屢遊芳原街。寵娼某。遂賜扁諱。曰小春。元文三年。十二月。宗春遊芳原。日夜沈醉。行人旁午從其歸至。明年正月元日。而違故事。是日列藩登營。獻賀將軍。宗春宿醉未醒。以故不能登營。將軍吉宗聞之。命錮宗春于江戶麴街邸。宗春無嗣。吉宗使其族松平義

淳襲封。因謂義淳曰。卿勿與宗春以父子相接。吾特命賜封於卿也。改名宗勝。宗勝高洲城主松平義孝子。義孝綱誠第二子也。宗勝既入名護屋城。進從二位中納言。初宗春襲封也。正德中。將軍家繼薨而無嗣。宗室及諸老議之。德川綱條年最長。位在宗室第一。專主繼嗣事。曰。德川繼友為祖家康孟孫。宜紹職也。時家繼母勝田氏猶在焉。乃曰。吉宗賴宣孫。為東照公曾孫也。而有民望。且富春秋。不如立也。側用人間部詮房亦以為然。繼友聞之。謙辭以多病。詮房等遂迎吉宗為嗣。於是勝田氏與詮房用事。無幾繼友薨。宗春意吾以繼友弟襲封。夫尾紀水三藩。幕府之柱石。而尾為伯氏。紀居仲氏。吾兄繼友謙讓。吉宗乘之。終以仲氏侵伯氏。何其驕乎。吾與吉宗。俱宗室族華。有何面目。北面事之乎。縱令不能富保四海。樂不可不極也。日夜宴遊無度。遂被廢黜云。宗勝有五子。長子宗睦襲封。累進至從二位大納言。宗睦有五子。長子治休。次子治興。早逝。其餘三子亦皆夭。宗睦弟治行襲封。至從三位宰相。治行無嗣。大納言一橋治濟孫齊朝襲封。拜正二位大納言。次齊溫。次齊莊。皆以將軍家齊庶子相繼襲封。並拜從二位大納言。齊

壯無嗣。田安齊匡子慶臧入襲封。亦無嗣。以族義建子慶恕入襲封。後更名慶勝。累進至正二位大納言。嘉永六年。將軍家定下米國上書。於列藩議之。慶勝曰。合衆國使節所要請條件。僕通覽之。衆狀與祖東照公法制。旨趣非輕也。幕府所不允。僕固知之矣。縱令謀一時無事。僅允之。彼之貪欲無限。竟不棄不饜之情況。瞭然乎言下。雖然粗暴抑之。然非良策。為僕意不如正信義。温言謝絶之也。如此則縱令挾鄙野兇心。豈有無名師來伐有名國耶。若夫不服吾國制。來侵邊境。則盡闔國之力。決安危於一戰。亦

不可耶。往年魯國之要通商也。幕府不允焉。輙與米國結通商約。魯國必謂疏於甲而親於乙焉。如此則信義果何在乎。且我民心之所不歸嚮。是故斷然謝絶。以全國制。庶幾乎不背祖宗建國之意也。如其漂船流民。付之和蘭人。送還其郷國。亦無妨焉。又曰。大凡守禦術不保。必攻之勢。則不可也。然以吾脆薄木船。當縱橫自在鐵艦。其勢固不可較也。於是速命和蘭人造鐵艦。且購大砲小銃。使列藩及麾下士講習其術。協心戮力。誓保護國家。是僕之所願以聞而已。然事關係皇國之安危。如其裁斷則宜奏以仰天旨。

也。家定詢之諸老。僉曰。慶勝所言。不為無其理。然事情切迫。何暇大裁之仰。且我國太平日久。武備廢弛。未可遽得整頓也。不如姑許彼之所請一二。待武備整頓。而後謝絶矣。終約和親通商。棄出家定及諸老專斷。慶勝歎曰。嗚呼儒子誤國。乃與德川齊昭。松平慶永。山内豐信。鍋島齊正等議外交。[illegible][illegible]。安政五年六月。家定病篤。閣議定繼嗣。慶勝請一橋慶喜長且賢。衆望所屬。立以為嗣。皇張武威。亦非難也。乃登營將謁家定決事。大老井伊直弼沮之。以將軍寢病不可以聞焉。如繼嗣臣請當其議。於是慶勝不得

要領而退。直弼稱謂。幕府置大老。以將軍幼弱也。若立慶喜為嗣。則吾輩為尸位必矣。不如擁幼主。以全自己威福也。遂迎德川慶福為嗣。更名家茂。時年十二。慶勝稱語人曰。直弼專横可憎也。直弼聞之。漸疏慶勝。已而家定下教黜慶勝。因命慶勝弟攝津守義比。自高洲入襲封。更名茂德。拜從二位大納言。天皇深愍德川氏内訌。詔宥天下罪因。家茂危懼。乃釋慶勝幽囚。稱前大納言。命參大議。於是慶勝屢登營。與家茂設計移暴。文久三年三月。家茂西上。慶勝從之。乃説曰。君臣和而外夷可攘也。請曰去者日遠矣。今

也將軍速歸江戶臣恐天幕間生隙總史師當此時英國使節迫江戶責薩人殺英人罪促其贖金曰急江戶為之騷擾東人思歸乃勸家茂東慶勝遂之奏請停其東歸天皇優遇家茂使慶勝輔鎖港攘夷議茂德留守江戶城東人咸曰朝命多不利於幕府將軍久淹京師恐損幕威茂德乃與幕府諸老謀致書家茂促其東歸已而江戶諸老多稱病不視事茂德憂之將西上有所奏請慶勝在京師聞之使人留茂德於途茂德遂入名護屋城稱病不出尋致仕以慶勝子元千代為嗣慶勝亦移病就國元治元年十

月慶勝奉家茂命使長門讓其國人罪獲罪魁福原元僩等首級而還無幾長門人再搆兵事聞幕府家茂欲躬討之慶應元年四月命茂德為先鋒總督茂德辭曰去年慶勝奉命使長門今以吾代之如不喜慶勝者設辭焉老中松平宗秀說茂德曰非謂兄氏不善處長門事將軍優慰不欲再勞之耳卿即避嫌將不利於幕府也若使兄氏奮起從軍將軍喜可知也茂德不聽於是乎家茂再下命以中納言德川茂承為先鋒茂德為後軍慶勝乃上書於家茂曰毛利氏已刑三渠帥謝罪而今殿下親征之何也彼即有著罪則天下共討之若信細作言加憤於彼彼或有辭慶勝不肖猶且恐宗家隆替在斯舉願殿下熟計焉家茂弗報茂德遂辭命不從軍二年七月家茂薨於大阪城無嗣中納言慶喜在京師奉家茂遺命紹職乃移手書召慶勝以參大議慶勝竭股肱力而謀多不協將就國天皇慰諭留之三年十二月慶喜在京師辭職尋抵大阪天皇勅慶勝及松平慶永收幕府歲入於朝廷慶勝奉命抵大阪說慶喜曰朝廷斷廢幕府政權歸一宜納其歲入以充制政經費不然則列藩將不利於我德川氏且朝廷更議祿制將班

宗家於列藩上公勿惑之慶喜有沮色是月廿八日慶勝還京師以聞京師戒嚴居數日慶喜將率兵入京師慶勝乃與慶永謀使人諭止之曰聞公將入京師宜輕裝副朝旨願勿用兵馬公若有戒心僕等以尾越兵抵死護之慶喜弗省於是慶勝遂與慶喜絕曰大義滅親盍率兵護禁闕時尾張人私結黨欲以援慶喜慶勝發之賜渡邉新左衛門榊原勘解由等十三人死褫鈴木丹後成瀨豐前等十七人秩以示大義之所係

家康第十子曰賴宣居紀伊和歌山城是為和歌山

德川氏賴宣母正木氏。稱阿萬。上總人。多喜城主左京大夫邦時女。仕家康。受寵。稱後築山殿。生賴宣及賴房。賴宣幼名長福丸。長福本為叔父松平忠輝幼名。家康嘗欽忠勝勇壯。因襲其名云。長福丸甫一歲。慶長八年十一月。賜水戸二十万石。為采邑。明年加五万石。十一年八月。加首服。稱賴將。任常陸介。叙從四位下。十四年十二月。更賜駿遠兩國。食五十万石。元和五年。移於紀伊和歌山城。更加五万石。已而更名賴宣。叙從三位。任宰相中將。先是家康攻大阪城。賴宣時年十四。從在後軍。將進戰。會聞城陷。戰亦已

罷。馳詣家康陣。告曰。是役也。以兒在後軍。不得加一矢於敵。豈不多憾耶。言未畢。揮淚而泣。松平正綱諭曰。如斯攻城。豈何今日而已。卿猶幼。更可期他日也。賴宣變色曰。攻城更可期。焉幼不可再得也。家康聞之。喜曰。賴宣今日之一言。實勝萬矢功。水野勝成細川忠興等。亦在側。心服。賴宣謹言。乃歎曰。虎兒喰牛。是之謂也。賴宣官至從二位大納言。有三男一女。長子光貞襲封。累進至從二位大納言。次賴純。以左京大夫賜邑伊豫西條。食三万石。一女適左衛門督松平信平。及相模守池田光仲。季子稱修理。早逝。光貞

長子綱教襲封。累進至從三位中納言。弟賴職賴方。賜邑越前。並食三万石。綱教無嗣。賴職入襲封。未數月卒。無子弟。以賴方為嗣。賴方更名吉宗。拜從二位中納言。當是時。幕府無嗣。吉宗以賴宣孫。出繼之。拜從一位大將軍。兼左大臣。於是賴純子宗直自西條入襲封。拜從二位大納言。宗直子宗將。宗將子重倫。相繼襲封。並至從三位中納言。重倫為人放縱酗酒。數反側臣。遂致藩務紊亂。藩老憂之。時宗直二子賴淳在西條。任左京大夫。沉勇愛士。用意民事。令聞四至。至是藩老等欲迎之。因與重倫女婿一條輝良議。

請廢重倫。迎立賴淳。將軍家治聽之。乃賜賴淳名。治貞。治貞入襲封。為政深沉偉斷。闔國向化。先是燕室禦寒。設爐四邊。治貞厭其侈。止設一爐。餘悉給侍衛直房。其儉德愛人如此。頗有懋績。世稱之紀麟公。累進至從三位中納言。而無子。重倫子治寶襲封。累進至從二位大納言。治寶無嗣。家齊第六子齊順自清水邸入襲封。官至正二位大納言。齊順未有子。養其弟齊彊為嗣。齊彊至從二位大納言。已而齊順生慶福。慶福立。為齊彊嗣。拜從三位宰相。無幾。慶福出。為將軍家定嗣。更名家茂。拜正二位大將軍。兼右大臣。

於是右京大夫頼學子茂承自西條入襲封拜從三位中納言文久三年八月茂承率兵入京師館二條城是時中山忠光擧兵大和稱曰天忠黨茂承奉詔使老臣水野多門率兵伐之我兵屢失利多門傷走茂承欲自將出討天忠黨無幾大和平十月獻捷京師慶應元年家茂征長門也拜茂承為先鋒總督二年六月茂承出陣廣島長門人慓悍奮戰破先鋒井伊直憲榊原政徹兵將來襲廣島牙營勢殆不可支時家茂在大阪城罹病茂承危懼遂引兵還大阪頃無內顧之意明治元年正月前內大臣慶喜擧兵

大阪茂承欲佐之出其兵三千陣天王寺無幾慶喜東走其將佐臣僚亦皆逃散或南入紀伊乞哀茂承事聞京師天皇詔問其嚮背茂承恐懼上疏表其無異志

頼宣弟曰頼房居常陸水戸城水戸德川氏是也頼房頼宣同母弟幼名鶴千代生甫四歲家康授常陸下妻十万石為其采邑慶長十四年更賜水戸城食二十八万石十六年加首服名頼房叙正四位下任左衛門督兼少將後陞參議至正三位中納言頼房有十一男十五女庶長子頼重任右京大夫氏松平

別賜常陸下館城食五万石後徙於讚岐高松城食十二万石頼重弟光圀為頼房嗣累進至從三位中納言次頼元頼隆頼雄亦賜封有差光圀英敏好學勵精圖治上愛民蓄書数千卷皆傳於世風采森伯之風嘗謂頼重有疾廢兄別賜封上而不襲本封也心甚不為安之乃納頼重長子綱方為世子頼世後賜名綱方拜從四位下左衛門督未幾而卒年二十三於是養綱方弟綱條為嗣因出長子頼常為頼重嗣寛永五年加賜光圀秩七万石併食三十五万石明暦三年光圀始有修國史之意乃置彰考館

招才識之士慕求天下遺書閲歷搜撿列神功皇后於妃傳帝大友於本記以南朝為正統匡正舊史誤謬因建碑於攝州湊川封楠正成墓使人知其所向焉後數十年史成名曰大日本史天和二年朝鮮國使節詣幕府賀將軍綱吉紹職書辭驕慢光圀怒却其書使節逡巡謝罪事乃平三年光圀奉靈元帝勅作硯銘乃賜備武兼文絕代名士之寵語元祿元年村民殺園鶴獄已決明年光圀在那珂別館主刑所欲手斬因擲刀擬其頸曰惡奴殺鶴與刑所不宥也乃為斬之忽呼曰新八來焉新八者侍臣中村顧

言也顧言愽趨進光圀曰今殺此囚死鶴不可復活且爲一鶴殺人我所不忍因欲釋之如何顧言俯伏連稱贊盛德光圀遂釋之他日從容謂顧言曰殺鶴者死焉國有常典況殺我園所養者乎然人命至重禽鳥至輕揣其輕重法亦行其中而不忍之心油然而生故釋之。顧言對曰此乃邦家無窮之福傳至他邦聞此盛德比例纂効則免於刑戮者或有其人仁愛之至其所關係亦大焉。光圀自喜其爲善見歲光圀年六十三。結廬於水戸西山衛門茅屋不設墻垣。侍臣止數人耳。而人見壹辻達。中村顧言。栗山愿。安

積覺等數人尤被親昵。十三年十二月。光圀薨。詔贈從二位大納言。綱條累進至從三位中納言綱條子吉孚早逝。養松平賴豐子宗堯爲嗣宗堯子宗翰相繼襲封並至從三位宰相。宗翰子治保治保子治紀。治紀子齊脩。皆相繼襲封。至從三位宰相。或權中納言。齊脩無嗣弟齊昭襲封。亦拜從三位權中納言。先是齊脩罹病藩老議繼嗣將迎清水恒之丞者將軍家齊幼子後改名齊彊時彰考館總裁藤田彪者資性英毅峭直頗負氣節慨然奮曰東照公之所以立三親藩欲廣其血胤共輔幕府保宗社磐石之安也不幸而台德大猷二公及尾紀侯之胤既不可見則東照公之統僅係於紀龍侯與我威侯之胤萬一喪威侯之統則獨存紀龍侯之胤耳何不副東照公遺言之甚今而有敬三郎君在焉若奉清水君則奈威侯之統何。已而十月朔根本敬義寄書於彪曰青山延于亦憂儲嗣不定清藩老榊原淡路守以台命之所係淡路曰子何不通事理之甚二藩均是東照公之胤我侯萬一有不可諱則奉幕府公子。繼統何不可。之有延于怫然而出云又曰郎中用事者日夜出入閣老水野忠成第。事情不測倘使山野

邊氏在江戸則足以破有司之姦書辭甚激烈。彪得書謂是乃我藩之大事志士損命報國之秋也直詣山野邊義觀家稱示敬義書且謂曰事急矣夫子盍謀焉義觀乃領焉義觀稱兵庫主水正義質子以門籍別受俸祿列老班彪即會二三同志川瀨教德。會澤安吉成信貞飛田勝鈴木宜尊等來集杉山忠亮亦與焉乃議馳赴江戸之策蓋不稟而出境者國有典刑以故其議紛紜不決教德長於決斷難曰使吾輩幸不死而蒙出境之罪則社稷之福也大爲議遂決矣時義觀父義質執藩政告以實則不獲發也乃

陽爲訪侯病於靜神社義觀身易而出於是彪及川瀨會澤於山吉成等皆裂衣而出矣時既五更至長岡驛則吉成後矣蓋迎要戸田忠敬也忠敬深沉有義氣即振衣偕共上途三日抵江戸皆謁藩老有司下足忠貞而輒惟有支藩守山侯耳是夜義觀詣小石川邸候侯尚彪等四人請守山侯邸請謁侯出之其得遂塚九二八周旋尤力侯遂延四人於燕室而見之具陳飛語紛紜事情不測之狀因請立敬三郎君爲世子侯謙遜持重不肯爲果斷之言徐曰宗藩大事吾不敢竭力然若其成否則非吾之所可豫言

也辭意懇懃四人感激而退然猶竊憾其自任之不腆也請且俱詣小石川邸陳所以不稟而出境狀辱叩根本敬義家敬義沈毅尤重節初有侍讀岡井翁者憂君侯無儲嗣屢諷言請立敬三郎君爲世子齊脩頷之然議未決因親裁其事由賜翁及翁病將死以爲敬義可托大事竊示侯書於敬義曰吾老病交至予其議我侯繼嗣有以紹吾志則幸莫大焉敬義感激誦諾至是日夜憂苦雖身在下僚自任之厚可想也時桑原信毅吉田令世高須榮清吉村榮藏等至皆有志之士時吉成信貞亦來會於是忠義慷慨

議論奮發水戸同志士不期而南上絡繹相踵者三木之則跡部正生淺利定應鵜殿熊吉戸田忠敬支部好生增子敬茂大嶺六八白石又右衛門小原忠次郎山中市郎右衛門坂場時敏安島彦之允石河幹忠金子微孝村田彌一郎秋山盛恭太田致德池原六作岡野軍藏馬場盛岡本秀倹菊池彦助後藤安兵衛小勒軍藏等皆一時之英俊而其留水戸抑而不發隱然致衆侮力者不尠亦無幾所僭憂諸士相與號慟欷耳侯命未有命令之鎭人心彪等復謁守山侯說曰事太迫願勿猶豫也侯曰戸田吉成桑

原吉田諸輩來責吾亦若子之所言吾不敢竭力予等勿憂也彪因舉義之所在反覆陳說不遺餘蘊既而幕府下令立敬三郎爲嗣至是群議始平敬三郎即齊昭也齊昭爲人英敏有大志竊憂國家形勢曰趨衰頹然抑而不發者有年於茲一旦受齊脩遺緒入纘其統數月之間奸臣廢黜無遺佞倖便嬖驅除既盡更舉方正材能士任用耆舊故老不一年奢侈頓止質朴之風被於市野齊昭謂大將軍春秋既高諳熟故事而水野忠武林忠交徒威權赫灼天下之事不易遷挽回也無已則匡正我封內俗修文奮武

禪衛幕府以爲中興當矣則足矣於是日夜孜孜從事於此者十六年如一日也常慨山陵荒廢奏請圖其修繕廼欲先修獻陵山陵以序及他陵據下野處士蒲生君平所著山陵志謂知其方位遠近土地高低適藩人與原信毅從役於京師躬自歷訪山諭諸士人或參考舊記以貝原篤信所爲可據始辨山陵志謬篤信時山陵雖廢其趾猶存至若平時其遺趾殆亡所以有謬信毅筆其說爲一卷以上齊昭齊昭建議於幕府謂自神武辛酉元年至今二千四百九十餘年而近及庚子歲將盈二千五百年宜及斯

時修其山陵以明忠孝於天下令議者或曰尊天朝則幕府失威德是何言也山陵荒廢日久或唱忠義者孰不欲澆一抔報國恩而不爲之者蓋憚幕府也若夫謀禍難者修山陵以唱義於天下則非幕府大恥耶是故明忠孝以絕非望之念則天下人民將服幕府忠義何失威德之有幕府遂不能用焉既而天保十一年太上皇崩齊昭又建葬祭之議於幕府且寄書關白鷹司政通以言其志政通深感齊昭之忠誠取其書供天皇乙夜之覽政通以爲葬祭之禮難遽復古然若謚號則不可不奉也因議之將軍家慶又使所司讚成之家慶不敢違遂奉謚曰光格天皇蓋安和天祿以來不奉謚者殆九百年至是始復古儀齊昭與而盡力焉亡幾京師泉涌寺災泉涌寺者歷朝山陵之所在齊昭欲因以發其佛剎請其地又謀之閣老及關白事遂不果先是齊昭屢陳請講兵於野幕府允之乃大蒐於水戶城南仙波原以爲例十三年幕府下令瀕海諸藩備外寇齊昭欲毀銅佛及寺鐘鑄造熕銃議者難之齊昭曰昔者大猷公使松平豆州毀京師大佛以鑄錢是亡他變無用爲有益也且謂銅佛能濟衆生銅鐘能戒怠惰今變

之用諸海防以鏖腥羶夷賊濟神州之生靈振起天下之怠惰則其功德不亦大且廣乎遂稟之幕府幕議逡巡不決齊昭夙有興隆神教之志蓋藩祖賴房之遺意而光圀之所紹述至是神祇混祭於浮屠者務要區分明晰遂破戒僧者若干其畏罪自逃者亦若干其所謂修驗虛無僧者或轉爲祠官或降爲農商幾千人也因創弘道館使士民徧就學初齊昭在世之季年財用不足諸吏皆謂元和建藩之日藩祖威侯猶幼倘使東照公迨見威侯之成長則其增封也必矣而我藩地境比之尾紀二藩廣狹懸隔而儀

仗鹵簿及百般事務與二藩頡頏成鼎立之勢所以
常苦於窮乏也及齊脩黌則用益窮諸吏慨歎請增
封齊昭曰增封者所以賞有功也夫三百諸侯之浴
恩澤者皆非其祖先踏鋒鏑冒矢石則以有勲勞於
社稷也今吾蒙父祖餘澤雖備員三藩未嘗有毫髮
報幕府而徒以窮乏望增封何以示訓於諸侯無已
則蝦夷地方乎有司愕然齊昭正色曰昔者天文中
南蠻人航海抵大隅種子島是為洋夷窺窬我邊陲
之始當時稱南蠻者伊斯把尼亞杜爾土瓦爾之種
屬而其針路皆自南方通故稱南蠻也所謂南蠻人

者乘我國兵馬擾亂屢航海而來於二肥大隅諸州
漸布其邪教至弘治永祿際若大友宗麟小西行長
唱其法布諸我西南諸州織田氏亦嘗試其法而以
聰明資遂察其奸邪非正教欲禁之而不果豐臣氏
始設其禁務驅除邪教之徒而洋夷狡黠潛匿各所
者未盡除也東照公察其大害於國家嚴令天下搜
索追捕命板倉勝重等按撿畿內及西南諸州苟奉
其法者皆執而斬之京師四條河原斬而又毀其教
寺在京師長崎及其他西南各所者破壞其佛像及
什器矣而邪教之蠱惑民心者牢固不拔至寬永年

間遂有肥前島原之變凡內地之民奉邪教遭刑戮
者[illegible]是前後二十八萬人云其禍毒可勝言哉大猷
公修東照公舊典益明邪教之禁凡橫文之國一切
拒絕焉於是洋夷不得復窺窬我邊陲也而獨以和
蘭教法與羅馬諸夷異許時往來長崎通有無以為
西洋諸夷間諜使其每歲報告於幕府也然虜之殊
終自頑者猶或犯我禁來窺邊陲不啻一再當是時
國威方熾必火其船必幽其人於是乎不敢覬邊陲
者殆百五十年以承平日久武備稍弛近時鄂羅斯
英吉利二夷復注目於我而我苟一日之安或慰諭

遣之至其甚則給薪水雞菜今也撤文政攘夷令則
東照大猷二公之貽謀殆荒矣夫洋夷之出沒海上
禍必不測是故其武備不可不嚴焉其分畧不可不
審焉是吾慨然所以日夜憂苦欲以體祖宗之遺意
也縱然彼侵沿海之地燒我村落傷我人民其勢不
必深久彼若擾內地逼要衝則我人民必憤怒激昂
勇氣百倍苟為之將帥者蓄其銳因機制變以我所
長制彼所短則我可以得大捷矣抑又使彼日往來
海上數千里間連艦鳴砲張虛聲以震驚內地其始
也斷海騷擾如不耐奔命者其終也肅然不動使彼

自披於往來則勢必不得不就陸地決戰至是始可
遲我志矣是雖其大勢亦可以察其細理也由是言
之洋夷之出沒海上非不爲憂而其禍未必爲甚大
焉若夫蝦夷地方神州北門鎖鑰而委之一小諸侯
不敢問其人民及經界諸侯亦委之商賈以網羅不
之利豈知今而不問其經界與人民他日必來國家
大害耶自開鄂虜開府於加摸沙從加進據宇留都
府而其先鋒既逼惠登呂府之北宇留都府之地舊
爲蝦夷人漁獵之場近時鄂夷亦來互相漁獵遂就
其地爲廬舍於是蝦夷人不得漁獵其地寬政中幕

府吏員近藤守重按檢蝦夷地方北至惠登呂府則
鄂夷既建十字柱於是地時我藩士木村謙者亦從
守重而往守重命謙拔十字柱換以木標乃大書曰
大日本惠登呂府距今四十餘年而鄂夷用意既已
如此嗚呼謂北虜無圖南之志耶他日蠶食不併我
蝦夷地方松前失其守則恐函館以北皆爲鄂地是
其喝與覬覦邊海者不可同日而語矣因吾竊講其
策皆日以久往時大猷公戒長崎奉行曰內地爭戰
彼勝我敗亦皆一家之幸不幸耳苟寸壤尺民沒入
之外夷則我日本之國辱國害孰大焉是故雖寸土

尺民可以死守之也夫蝦夷千島本係我神州之地
如其加摸沙徒加亦既用蝦夷言語則明知在源豫
州經略範圍之中也世傳源豫州實不死於奧州竄
逃於蝦夷今蝦夷俗極愚戇而因義經則尊崇不啻
安知世傳之非偶然而今鄂夷傲然據其地千島之
多我僅保久奈志利惠登呂府耳而所失之地何啻
一寸一尺是爲千古悲憤也是故綏撫術不可不講
焉開拓策不可不畫焉而議者或謂蝦夷地瘠鹵不
可耕氣候極寒陰霧四塞僅有沿海諸港之可居而
其人暗愚柔弱不知禮義縱令拓其地不得種穀殖

財得其人不得施教爲治以故幕府措而不問之也
是信尋常迂腐之論倘使有偉畧雄斷如舜禹者隨
山伐木疏水得源直踏其中央大移內地之民冀其
田疇其野以銷其陰霧變其氣候則愚者漸智弱者
日强不出十數年而宛然爲一大國也必矣而非擲
風沐雨凌寒冒雪辛楚艱難從事於死則其大業
不易致也故雖請此地於幕府無愧於心矣因出所
嘗講之策及地圖一通示之諸吏益恐怖齎臨遂書
其由以謀於老中大久保忠真忠真獲齎臨書亦大
驚然忠真近時良相也常慨洋夷跋扈文政擢夷令

蓋出忠真裁斷云以故深感齊昭用心出意表廼往復辦難者數矣以爲往年幕府以松前氏微弱不能當折衝之任徙之於梁川新置松前奉行從事於鎮撫開拓已而復委之松前氏今也欲嚴北門鎖鑰則在再修往年故事耳然長崎奉行二員才得其選而更置松前奉行恐乏其人齊昭答曰昔日東北海路未通外夷之患獨在長崎然而蝦夷直與鄂夷接境既通舟船路則今日之患在松前而不在長崎也幕府再置松前奉行鎭之則社稷之福何加焉既不能置奉行徒以苟安姑息拒吾說不亦異乎忠真持重

未有遽所對也亡幾忠真卒齊昭又謀之於老中水野忠成忠成陽是其說忠成沈鷙有智畧慮齊昭之鋭氣不可尚聲避其鋒也而齊昭自信愈厚有暇則按地圖審地形或托田獵放鷹習身於祁寒霜雪居數年忽有流言曰英人將護送我漂民而至又曰清國爲英人所侵大坂敗衄其說皆出於蘭人於是乎幕府遽變文政攘夷令瀕海之國不得輙碎虜船天下有志士索然解體矣齊昭歎曰天下之事不可爲也然若我藩不得不以盡力焉廼稟狀於幕府謂封內民俗愚頑曰布攘夷令猶恐結交外夷今廢攘夷令則姦商乘之貿易之弊害遂不可防也請襲文政令以全我民幕府不能報也齊昭益修武備造船艦新鑄大砲者數百門議者或諫之齊昭哂而不應蓋齊昭志在極北千里之外不啻封內二十里海港也而封內人猶不能察其遠畧則譏閒之所由生未爲亡其謂矣弘化元年四月老中阿部正篤召我老中山信守詰以七事其一曰中納言君未絕蝦夷之念耶由是觀之齊昭大志所以來幕府大疑也而蝦夷之事尤爲有司所忌云是月十八日老中土井利亨阿部正篤牧野忠雅連署傳幕府命召齊昭齊昭時

在國報已至乃謂諸老臣曰吾以庚子歲就國例當以翌年請江戶而如正封內經界建學校事頗繁雜因更乞暇適文恭公薨吾請奔其喪幕府有旨遂不果亡幾幕府大張紀綱廢政一新翕然有中興之勢越一二月牧野忠雅寄書慫慂吾請江戶意使幕府用吾耶宜老中連署傳招令倘使其忌吾耶吾既不奔故將軍喪今因忠雅一人言自請請江戶則恐招躁進之謗不如恬退自守以俟命也廼以實答忠雅何圖旬日間忠雅免職賜吾五六年之暇適水野忠成寄書曰君固不欲請江戶故有是命焉嗚呼吾雖

無似以懿親備員於三藩將會中興之運豈無迷詿江戶以補消埃之志耶自徹唐突進取徒爲小人所譏是所以其持重而忠成誠以不欲存詰江戶不亦異乎吾嘗上中興之議首論日光廟不可不升也時有外虜之警幕府令諸侯嚴修兵備夫我邦承平日久金革銷腐兵銃不完一旦補修其費不貲内上自幕府下至諸侯及麾下士傾拜廟費以充金革兵銃之用待風俗儉素財用漸足然後欲議日光之行也而老中皆謂君若不能與日光之行則宜辭以窮乏嗚呼吾藩雖貧豈少數十里行旅之費耶且吾所議

固非一國一家之事而老中疑吾之託正議以營私顧封境已正學校已就器械甲兵頗得繕備國中子弟亦漸知所方而佛教蠱民心者未除僧徒害風俗者未汰神祇荒廢者不復昔日義公定一村一祠之制毀淫祠沙汰無賴僧徒遂毀佛寺者蓋以千數矣自歲之久其弊復生焉豈可不脩遺緒以對幕府盛意乎乃發令致神祇尊崇之誠若浮屠則其如法也資之其破戒也罰之伽藍傾頹無由其修補者毀之僧侶強壯請爲武者髮之有害於俗無益於民皆務除其弊未能行義公十分之一而羣議聞沸僧徒得

罪者極口誹謗至其甚則以吾爲懷異志此吾之所爲動涉羣疑如此吾不復經意自信愈益其所講武備戒不虞者所謂外諸侯之事耳至於親藩則固宜公然示治不忘亂效忠宗家之意於天下方銷兵於郊閲兵於野責臣庶以實用實効毫無有隱諱也何圖讒人肉以間之抑亦危矣然大將軍英明絕倫豈信讒而疑骨肉之親使破戒不如法之僧徒甘心於吾哉汝等以爲如何諸老臣惶懼不知所對齊昭曰台命至嚴不可依違於是執事結城寅壽番頭雜賀孫市側用人藤田彪等從焉故事三親藩之詣江戶

即日大將軍使老中就第賀之而是日闕焉邸中失望皆曰公必獲譴時中山信守戶田忠敬藤田彪等在座齊昭反覆談論大率如曩日與諸老臣所言信守感悟將退齊昭改容曰吾不肖不能撫育士民以獲罪於幕府固所不辭但以懷異志藏禍心受譴責則不啻吾之辱父祖相承之志廢矣使吾不幸無壽則彼吞冤懷恨而死苟天假餘年則必洗雪辱然後已汝等其體吾意聲色俱勵信守等揮涙而退詰旦松平賴胤松平賴誠松平賴縄及老中阿部正篤牧野忠恭就小石川邸傳台命曰中納言君近來

藩政錯雜驕慢自用大將軍不懌之乃退老屏居駒籠郎宜悔悟恭順嚴加謹戒若其襲封則命諸世子鶴千代焉齊昭拜命藤田彪亦引罪屏居乃賦詩曰白髮蒼顏乃死餘平生豪氣未全除寶刀難淬洋夷血却憶常陽舊草廬是使齊昭移駒籠郎鶴千代時年十三襲封賜名慶篤敘正四位下任少將後至從三位權中納言已而封內士民詣尾紀二藩及老中邸分疏請宥齊昭屏居事太宣撫齊昭聞而憂之移手書諭之是歲九月家慶下令釋齊昭屏居然不得與藩務嘉永六年六月米國使節已理奉國書方物

抵相州浦賀乞通信互市幕議紛紜不決家慶賜命齊昭起參幕議齊昭輙拜命將有所議是月家慶薨家定紹職安政元年正月米使再抵浦賀齊昭發兵護衛江戶城累獻外交拒絕策家定弗省焉遂決通信之議五年八月家定寢病先是齊昭竊謂家定不肖不能耐征夷職且以其無嗣子謀立一橋慶喜為嗣以張國威慶喜齊昭第七子頗有聲望大納言德川慶勝越前守松平慶永等亦屬意乃欲謁家定定嗣而不果家定歿幽齊昭及其子權中納言慶篤刑部卿慶喜黜慶勝慶永先是詔召三親藩於京師至

是家定前以其幽黜不可應勅因又詔召大老井伊直弼不應齊昭不能自已共臣安島帶刀鵜澤伊太夫及越前人橋本左內薩摩人日向部伊三次等詣京師為齊昭竊請攘夷詔旨且謀以慶喜為家定嗣左大臣近衛忠煕右大臣鷹司輔煕內大臣三條實萬青蓮院尊融法親王以下公卿大夫士多應之遂為奏請天皇乃賜書齊昭曰幕府與米國使節私締條約事情出不得已然未嘗執進止既贈信書於米使則失天朝尊奉之義往日徵三親藩於輦下且勅使奏列侯意見將軍依違不奉勅如斯則不獨外夷

之患恐生燃眉之禍夫所以徵三親藩諭列侯意見者一要公武協同國內治平也雖老中間部詮勝入朝奏事情議不與朝旨合況際外患切迫之日黜尾水越三藩是自斷羽翼也汝宜竭股肱力糾合群議以禦外夷侮齊昭已拜詔書大老井伊直弼等聞之相議曰水戶氏將以不利於幕府乃馳使關白九條尚忠尚忠大驚即奏曰凡詔令之下以經關白內覽為朝典臣雖不肖職拜關白內覽而如賜水戶氏詔書臣不嘗豫下問豈得非出於左大臣以下之私意耶於是朝議紛紜遂欲使齊昭收詔書直弼等謀

而之。使其中安藤信正來傳旨於我。我藩驟然。齊昭嫌極命其黨論與衆稍服焉。乃致詔書於幕府。萬延元年八月。齊昭薨。齊昭剛直。議論或與時中諸老不合。再生中[illegible]而終。後數年。天皇追賞齊昭忠節。詔贈從二位大納言。文久二年。詔[illegible]修[illegible]求[illegible]。壽等激[illegible]。是我藩亡命徒擾長岡。驛謂亂。乃是慶篤乎[illegible]命[illegible]於諸藩出兵討平之。[illegible]下一月詔。以學篤[illegible]稱[illegible]代奏。以攘夷討策。慶篤卿奉詔。初。齊昭擢藤田彪。戶田忠敬。今井惟典等。釐革藩政。藩老結城寅壽爲人慧黠。忌彪新進用事。齊昭乃黜寅

壽。寅壽[illegible]齊昭修武備。毀不良諸僧侶。亦憤。齊昭議[illegible]有異志。由是齊昭幽黜。彪等被罪。寅壽所[illegible]逐彪。寅分黨相軋。彪者稱正黨。寅者稱奸黨。及齊昭起參幕議。再罪寅壽。用彪。而二黨如水火之難。彪死。齊昭亦尋薨。寅黨市川三左衛門。朝比奈彌太郎等。復執權。彪子小四郎及其黨田丸稻之右衛門等憤之。欲紹齊昭遺志。除寅黨。是歲五月。小四郎等戴齊昭木主。率兵三百。唱尊王攘夷。於四境。自宇都宮抵大平山。行募軍須於據太辟辟。氏下變。幕府下令其近傍諸藩討之。不克。寅黨

詐[illegible]節於幕府。幕府發兵討之。彪黨縱火。焚[illegible]下[illegible]筑波山據之。稱尊攘者四方來投。見兵[illegible]太[illegible]幕兵與寅黨日夜攻之。不克。然[illegible]兵皆烏合。號令不肅。行[illegible]不[illegible]也。寅黨市川朝比奈等執。彪黨在藩者。彪黨[illegible]一時詐[illegible]慶篤時在江戶。於是彪黨南走至小金者三[illegible]幕府出兵拒之日。命慶篤鎮之。[illegible]伊賀亦在江戶[illegible]鎮。彪寅二黨。伊賀夙[illegible]爲齊昭所寵。八月。慶篤遣其族松平賴德鎮之。伊賀從焉往。至小金。與彪黨共抵水戶。寅黨將市川朝比奈等

出兵拒之。伊賀軍亂。乃奉賴德走磯濱。大議戰守。或曰[illegible]山。寅黨所據。而守備不嚴。不如急擊之。議決。其[illegible]伊賀自將襲磐舟山。寅黨將士多死之。餘兵潰走。入那珂湊。伊賀乘勝追擊。濟川。拔港。據之。寅黨將市川等訴於幕府。太急。而幕兵三面環攻伊賀。逆戰。殺傷相當。小四郎時在筑波山。欲出兵援伊賀。而兵[illegible]相謂曰。吾儕所以至于此者。意在攘夷。而已[illegible]彪寅私鬪。相率遁去。幕兵乘間遍筑波。小四郎等[illegible]之。率殘兵二百。至那珂港。投伊賀軍。[illegible]小四郎舉兵也。伊賀憂其轉縱將爲之。謀而爲寅黨所沮

不得志至是伊賀奉賴德擁那珂港合彪黨日與寅黨及幕兵戰恐宇都宮新發田二本松高崎佐倉壬生福島棚倉諸藩亦出兵討彪黨彪黨慓悍其鋒太鋭幕兵藩兵共沮寢寅黨退保水戶城已而温言招賴德賴德欲輙往伊賀曰渠獨招公而不容臣等者其意不測竊爲公危之賴德不聽遂與從士數人至城下寅黨數賴德曰公受鎭撫命而與賊何也乃矯幕旨自裁賴德不知所爲遂伏劍而死賴德賴房第五子賴雄裔受封宍戶食一万石至是罹奇禍可憫也伊賀益怒焉曰逆豎敢爾乎因與小四郎及其黨

合兵一擧將誅滅寅黨幕府遣參政田沼意尊監軍以討伊賀等伊賀與小四郎急襲幕兵幕兵屢不利壬生兵善戰延代幕兵四面環攻會伊賀糧竭且有內應者藩兵大擧乘之伊賀謂事皆係私鬪縱令血戰仆逆豎終無益於國家不如西上入京師投一橋氏以奏請朝裁也即以見兵八百潰圍走世良田時十月十三日也幕兵追躡伊賀等擊却之是夜濟刀根川取路東山道將赴京師沿道諸藩出兵討伊賀不克伊賀進至越前時一橋慶喜在京師田沼意尊等馳詣京師惡伊賀於慶喜十二月慶喜與松平容保大發兵扼敦賀海津二道慶喜出陣海津容保留守京師以排伊賀伊賀苦之投前田慶寧陣乞哀慶寧不能濟遂奉幕旨斬伊賀及小四郎等八百人於敦賀至是彪黨畧盡慶應元年正月慶喜之敗市川朝比奈等竊謀恢復率其黨四百人自上野轉戰五月至越後爲松平容保守長岡小千谷諸道爲官軍所破退投會津藩扼官軍九月容保降於官軍市川朝比奈等逃歸水戶據弘道館水戶人攻之不利乞援官軍官軍輙赴討市川朝比奈等大敗僅以身逃匿下總水戶人追躡斬市川朝比奈餘黨悉伏誅至

是寅黨亦盡先是彪寅二黨相亂慶篤不能鎭之詔讓慶篤不耐藩務幽之已而憫水戶氏累世之忠特詔赦慶篤罪

續外史氏曰尾紀水三家之於德川氏猶魯之有三桓也而魯之政不振威權遂歸三桓可勝歎哉如德川氏則不然使三家輔翼宗室以置三百諸侯上尊則尊矣而不使之執政柄丁國役故寶永明和之政雖宗家不振威柄稍傾而未嘗聞權歸三家矣是所以與魯之三桓同其趣而異其勢也可謂德川氏之馭三家獲其術矣余修史續德川氏以尾紀水二家

續三家以越會二藩而所謂德川氏三卿者余不別敘之所以不敘者三卿爲内族未嘗營十七八氏每仰給於宗家乃尸位而素食無足因敘者然德川氏之置三卿蓋在保亂統接續而已抑家康之立制也以德川爲宗族以松平爲支族而得冒德川氏者特尾紀水三家耳其餘子弟雖受封分族而不得冒德川氏焉秀康爲家康第二子統譜在三家上而冒松平氏蓋有以也夫三家如三桓而其勢不同越會二藩實爲幕府柱石而班在三家下勢不得相拮抗也益德川氏之立制大率如此則非不獲其術也雖然

及近世幕政衰憊褒貶失當所謂三家二藩者不得相拮抗不以竭輔翼柱石之力也然而紀伊氏獨不容喙於其間然視世變如不敢知者豈非因家茂入紹準職之故哉不然堂堂巨族烏有視世變不爲織之如尾水越則首唱攘夷而其所建議皆無非佐幕勤王矣因其分也當慶喜辭職尾越二家周旋苦議爲宗家運籌策慶喜不敢應於是二家慨然奮曰大義滅親焉相率護衛禁闕以諭其部下衆辨公私以勤王事而如紀水二家亦非不辨之然其部下或有桀悍敢抗王師者蓋在獎勵如何歟顧臨大節忘義者鄙野小人固不待公私之辨也然業已不辨之余恐有異日誤方向者遂不得不論之夫幕府天子之公廳也將軍朝廷之公職也特非德川氏私有之物矣其興廢與任免皆在天子之大權天子詔廢之免之誰敢拒之雖三尺女兒亦所能知焉況幕府諸政刑喪人心非一日慶喜辭職之初已自知其非遂上疏辭職可謂察大勢者矣鄙野小人不悟之或言薩長土三藩恣謀之以逞私意何不知大勢之甚輒亡命所以敢抗王師也爲其主宰者雖曰非所與知焉而亦不得不負醜名之幾分也世之識者爲紀水二

家惜之然如紀之龍侯水之義侯偉業有遠光於後世者庶幾乎二家之醜美適足以相償焉

續日本外史卷之四終

續日本外史卷之五

馬杉繁　著

賴復　閱

德川氏後記

越前松平氏

會津松平氏

越前松平氏出于大將軍德川家康。家康第二子秀康。母稱阿萬。給仕家康濱松城。有身。初家康夫人關口氏以今川義元養女入侍。稱築山殿。生一男。曰岡崎三郎。後改信康。關口氏性妬悍。會家康出向東駿河。關口氏時之。褫阿萬衣。夜逐之城外。時本多重次。

留守濱松城。夜中聞女聲太悲。俄起詢女所。則姙娠赤裸。泣于外郛樹間。重次憫之。質其事。獲實。因竊置之參河有富見村。民家供給頗至焉。有富見後改產見。無幾阿萬分娩。獲孿子。而失一子。存一子。秀康是也。秀康幼名荻丸。重次取養之。居三年。信康與重次謀。欲使荻丸謁父家康。四年家康會入岡崎城。信康時之教荻丸。詣家康燕寢。叩其屏障。呼父君一再。次家康陽爲不知。信康請曰。信康有弟。今將執謁父君何不省之乎。家康乃端坐召荻丸。於是信康攜荻丸

詣膝下。家康執其手。愛撫移時。荻丸時年三歲。家康命重次勦育焉。蓋避關口氏之憎妬也。及關口氏及信康皆死。家康寵荻丸。太閤豐臣秀吉欲獲家康子養之。天正十二年。使人請之。家康欲以其弟三郎四郎應。其母不聽焉。遂使荻丸赴大坂。秀吉義之。是歲十二月。加荻丸首服。稱曰羽柴秀康。授河內國一萬石爲采邑。明年七月。秀康拜從四位少將兼參河守。初家康爲織田信雄拒秀吉。秀吉攻之不克。遂與信雄和。日就信雄請家康子以通信。然家康猶猜秀吉。於是秀吉恚怒。將殺秀康。家康謂繆應秀吉請。出

秀康以爲其子矣。則義既非家康子也。然而今將殺之。是秀吉自殺其子也。家康復何關焉。秀康母氏憂之。將西上。共安否。其族村田意齋從之。竊入京師。是歲十二月。信雄使羽柴勝雅來說家康曰。卿與關白非有宿怨也。且爲吾拒關白。吾既與關白和。而卿猶東西相猜。吾不知其謂也。卿若爲吾與關白解。則幸孰大焉。家康首肯焉。十四年正月。勝雅又奉秀吉命。來問我安否。家康延之燕室。歡語移時。勝雅從容謂曰。公不西入京師已久矣。方今都下形勢非復昔日之比。則一遊覲關白父子。對晤以罄其歡。不亦樂耶。

家中四日[illegible][illegible]見秀康、余亦何[illegible][illegible]分此[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昔
從[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西上[illegible]水嵐峽之勝、頗極覽觀、[illegible][illegible]内遊
六[illegible][illegible]日放鷹逐狗、馳騁山野、何嘗加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為
朝[illegible][illegible]欲[illegible]、小拜其門也、家康[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汝[illegible][illegible]之圖
内[illegible]猶恐[illegible]曰[illegible]特僕之微衷[illegible][illegible]出關[illegible][illegible]意也
乃[illegible][illegible]去[illegible][illegible]年、秀康從秀吉西[illegible]島津氏[illegible]之時
年十四、下野人結城晴朝無嗣[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近為
嗣、十八年春、使其臣多賀谷安藝[illegible]秀吉曰、晴朝年
既[illegible]十餘矣、有嗣子、賴賜殿下[illegible]以為嗣、秀吉欣然
謂安藝曰、宜納秀康為嗣、安藝心喜之、乃陽問曰、秀

康者可[illegible]之子、秀吉大聲呼曰、秀康亦秀吉子矣、亦
何[illegible][illegible]安藝拜謝而還、是歲、秀吉東伐北條氏、平之、
八月、[illegible]送秀康于結城、次其館[illegible]日、晴朝[illegible][illegible]之裔、
世[illegible]結城、任左衛門督、食十万[illegible][illegible]、先是北條氏與
秀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東諸將多為之附、晴朝挺身應秀吉拔
下[illegible]諸城、秀[illegible][illegible]其義、遂出秀康為晴朝嗣、以鎮關
東、[illegible][illegible]秀康受晴朝讓、襲封、稱結城殿、文祿元年、征
韓、[illegible][illegible]秀康率兵會秀吉于肥前名古屋、無幾、韓人
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還伏見城、秀康從之、築邸伏見大坂、時相
往來、[illegible][illegible]年還結城、慶長三年、秀吉薨、秀康[illegible][illegible]過

豐臣氏、家宰石田三成、嫉其幼主秀賴、專擅[illegible]自
逞、[illegible][illegible]秀康憤怒、將討三成、豐臣氏諸將[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二
成、[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乃謂秀康曰、使三成解職則何[illegible][illegible]肖、
汝且勿[illegible]焉、已而家康與諸將議、解三成職、[illegible][illegible]封
佐和山、[illegible]諸將猶不能忍、欲遮擊之、家康聞之、[illegible][illegible]
諸[illegible][illegible]成[illegible]佐和山、以故諸將遂不發[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然
封[illegible][illegible]九月、家康赴大坂、三成黨與憤家康[illegible][illegible]欲
乘間擊之、家康危懼、時秀康留守伏見城、家康[illegible]伊
奈圖書馳抵伏見、發兵赴難、我兵聞之、將赴難[illegible]大
坂、秀康諭曰、止矣、我内府乘天則赤騎百万亦不足

以救難也、吾別有策、汝等且勿憂焉、乃手錄其方略、
使圖書急上、家康家康視其書、歎曰、秀康智勇至此、
乎、已而還伏見、四年、家康將伐上杉景勝、陣下野小
山、時有飛語、豐臣氏將士作亂、陥伏見城、家康即西
上、將[illegible]之、呂本多正信問于卽内、上景勝必追躡以
踵、亂[illegible]東不知誰當之者、正信對曰、智雄不動者[illegible]
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耳、秀康時壁宰相任參議、乃使正信召秀
康、[illegible][illegible]號諸小山、家康告之曰、今也東西俱起、予將
伐西、汝且當景勝以鎮關東、秀康正色曰[illegible][illegible]不肖
何留[illegible]後軍、為賴從父自效力、西討、家康叱曰、西軍

皆烏集瓦合圖非勁敵也如上杉氏則坂東豪族景勝幼長軍事今既老成其勇冠于天下未可容易接鋒是所以使汝當之也秀康拜命率萬人陣宇都宮景勝將重不敢來侵當是時家康討西軍于關原大克之景勝畏怖倚秀康請降東輿乃定家康時館伏見秀康西上獻捷家康感泣乃賜越前七十万石賞之六年五月秀康城福井徙居焉尋陞從三位中納言兼三河守如故十二年閏四月秀康薨年三十四秀康有六男一女長子長吉丸襲封十六年春長吉丸加首服于大將軍秀忠前賜名曰忠直拜從四位

少將兼三河守是歲九月聘秀忠第四女勝姬爲夫人十七年十月忠直黜其老本多伊豆守久世但馬守弓木左衛門牧主殿上田隼人岡部伊豫竹島周防伊豫欲訴冤于幕府主殿贊其議竊倶出福井忠直驚怵使清水丹波今村掃部追伊豫等伊豫不肯馳詣江戸已而主殿謂是露主之疾惡也遂與伊豫訣入高野山爲僧忠直宥伊豆守罪命討但馬守多賀谷安藝屬之是月十九日伊豆守率千餘人攻但馬守但馬守恚憤屠腹而死弓木左衛門上田隼人竹島周防亦皆自盡前將軍家康聞之召伊豆守及清水丹波于幕府糾其事遂流丹波及今村掃部使伊豆守佐藩務伊豆守名富正爲人深沉有器度無幾藩論復起將士多訴幕府家康與秀忠相議謂忠直幼弱越前連亂非老臣宿吏得其人則不易鎭定焉因舉藩政托伊豆守使族本多丹下佐之丹下名成重重次子至是賜丸岡城任飛彈守元和元年五月忠直從軍攻大坂城獲眞田三省等首領三千餘級以功拜從三位參議忠直缺望自謂我父秀康爲前將軍次子乃可紹職也而僅領越前一州吾又秀康長子就封越前纔令無大功亦可以拜參議幕府

奏請官爵如此何卑吾一至此乎心深恚之時前將軍家康薨忠直縱酒放淫數殺亡辜而不朝于幕府者數年諸老臣條諫之弗聽越前大擾大將軍秀忠憂之優以密旨勗之忠直不悛九年五月遂被放豐後荻原剃髮號一伯一伯子光長賜封越後光長子綱賢綱賢子綱國共不能馭其下天和中其老小栗正矩嗾謀不軌將軍綱吉召綱賢及正矩親決其獄賜正矩死幽綱賢於伊豫松山其子綱國於備後福山越後國除光長從弟大和守直矩在姬路坐聞越後國亂而不能治削其封十五万石之半徙豐後日

田而幕府，附士及越後國人連累獲罪者多。先是忠直弟忠昌有功于大阪之役，受封信濃居川中島城，尋徙越後高田城。至是承秀康後，食越前五十万石。忠昌歷從四位侍從兼伊豫守、宰參議、正四位。忠昌子光通襲封，拜從四位少將兼越前守。而無嫡子，以弟中務大輔昌勝子為嗣，賜名綱昌。光通有庶子，曰直堅，廢棄不得為嗣。出陰侍浪竊詣江戶訴將軍綱吉。綱吉怒，廢綱昌。光通病之，因失心自殺。綱吉乃命光通弟兵部大輔昌親受後，削封邑之半，為二十五万石。賜直堅越後糸魚川一万石。昌親後賜名吉品。

吉品九世齊善，以將軍家齊庶子入襲封，而無子。中納言田安慶賴弟慶永入襲封。嘉永六年，慶永上疏曰：外國貿易蓋係國家大禁。除深民撫恤之外，速固辭之可也。彼以兵威來侵，則策在必戰耳。抑外患防禦策在元帥得其人也。苟得其人，則收天下銅器以造銃砲，專嚴兵備，固守沿海，皆在元帥經籌之中。若夫締假約，以幾數年，則我國家之命脈庶幾乎頹廢。其莫遲疑。書入，將軍家定弗報。已而天皇詔拒絕外交。家定依違不奉敕。慶永乃稟曰：縱令破假約背夷情，不可違敕意也。家定首肯焉。即部署諸藩兵，沿海。家定幼有疾，身體痿痺，不能耐軍職。安政五年七月病革，而無嗣子。慶永憂之，與德川慶勝、德川齊昭及山內豐信、伊達宗城等相議，欲立一橋慶喜為嗣。爲井伊直弼所沮，無幾，德川家茂立為嗣。乃幽慶永等數人。慶永屏居，自稱春嶽。文久二年六月家茂奉詔釋其屏居，擢為政事總裁職。是時浪士嘯集，竊往來縉紳武弁間，京阪縟騷。三年二月，慶永入京師，與一橋慶喜、松平容保議其鎮定。於是浪士益憤激，苟佐幕議者多罹其殘害。慶永怒，欲逮之。或曰：所謂浪士者其黨不一，若急之，則井伊氏之亞耳。慶永逡巡。

或又說之曰：攘夷期已迫，閣下職在總裁，而不速決焉，恐生奇禍於蕭墻。慶永答以攘夷至難，無幾稱病辭職，未得允可。徑發京師，還越前。朝議詬其輕忽。時將軍家茂在京師，奏請宥之。是歲七月，慶永將率兵入京師，館東山高臺寺。浪士等疑有異圖，放火高臺寺以拒其入京。且榜大津驛曰：撒越人輜重者天誅不旋踵。於是慶永不敢前。元治元年二月慶永入京師，代松平容保為守護職。三月，朝廷創置參與職，詔慶永兼之。已而廢其職。慶永乃以病辭守護職。尋就國，因留兵於京師護衛禁闕。初慶永之致仕也，族

松平直寬入襲封直寬日向守直春子初襲直春封拜日向守後爲越後糸魚川城安政中爲慶永嗣賜名茂昭拜從四位少將兼大藏大輔尋轉越前守是歲七月長門人侵國司親相等衆兵犯京師家茂遣慶勝及茂昭於長門譲其罪茂昭爲收慶爲獲親相等首級而還慶應三年十二月德川慶喜退于大阪也慶永與慶勝奉詔抵大阪諭收其八百万石慶喜逡巡不輒奉勅而其將佐憤恚將有所爲慶永悟之是月二十八日還京師率兵入護禁闕明治元年正月及慶喜兵敗使人致書慶永以奏曰臣將詣京師有所

請何圖途上生紛亂惶懼無已是以東退表恭順意焉慶永獲書以聞已而慶永拜議定歷從三位中將轉從二位中納言進叙正二位歷任民部卿大學別當。

會津松平氏本姓保科氏掃部助源賴季裔世居信濃天文中有筑前守正則皆稱保科氏其子彈正忠正俊隷武田信玄數樹戰功世稱鎗彈正正俊子正直稱越前守天正中織田信忠徇甲斐信濃也正直與仁科信成守高遠城爲信忠所破信成死之正直潰圍北關東已而爲北條氏直先導入信濃復高遠

城尋降德川家康屢破氏直將小笠原貞慶軍家康賜書及刀賞其功後移下總多古食一万石正直初生正光正重妻某氏早沒後聘家康異父妹爲妻生二男四女而正光以嫡長受正直後叙從五位下任肥後守慶長中爲家康守濱松城轉守北莊城以功賜高遠城再移信濃食三万石元和元年從將軍秀忠攻大坂有功正光迎秀忠第三子幸松丸爲嗣幸松丸更名正之冒松平氏拜從四位下肥後守兼侍從寬永十二年正之賜山形城食二十万石先是秀忠侍婢有孕而出生男於其鄉邦俗端午節有男兒

者樹章幟于門婢家幟用葵章吏詰其故有證左遂以聞正光請得爲嗣正之是也正之母氏嘗祈江戶城西成就院因爲檀越大將軍家光放鷹於驪鄉叢騎散而自息家光與近臣數人微行入成就院寺僧誰何家光曰吾番東也顧少息于此僧與坐而談家光視其壁畫頗雅謂之曰貴寺在僻鄉何以得若是豈有大檀越邪曰無也唯有保科氏亦貧乏不足有爲吾聞保科君將軍親弟也小民猶知他兄弟貴人何情薄如此家光色少變目從者辭謝而出頃之群騎至索問之僧曰適有數少年來息騎曰是將軍也

俄大驚懼誅居無何家光下教徙正之于山形以賜其封於成就院香火邑云已而正保元年正月正之以受封會津食二十三万石慶安四年家光薨正之以其戚族嘗舊受家光遺命輔翼大將軍家綱於懸中累進正四位左中將既在幕府諸名士州教實好學家綱親重之板倉重宗嘗問正之曰余在京師日與諸儒論湯武放伐之事而諸說不明晰焉足下以為如何正之曰桀紂誠暴主也然放伐之事不可用之於吾邦矣夫文王伯夷可以為我師而湯武不足則也重宗大感悟正之生正賴正經正容正純及三女

子而長子正賴早世次子正經襲封任筑前守而無子弟正容襲封拜正四位左中將兼肥後守正容生正邦正甫容貞容章及二女子容貞襲封拜從四位少將兼肥後守容貞生容頌容頌襲封拜正四位左中將兼肥後守為人溫毅恭謹行政慨然封內多險隘不便運搬於是疏瀹一水以達越後至今民利之容頌有女無男養叔父容章子容詮為嗣任駿河守早卒子容住襲封容住子容衆襲封大將軍家齊名容衆謂曰卿祖容頌積歲勤恪奉職弗懈實為列侯袖領今捨寡人而退卿能聿修祖德勿墜家聲亦寡

人之願也容衆拜恩言孫自奮勵文化五年正月出兵于蝦夷備魯冠陣列整戰世稱其武容衆聘家齊女元姬為夫人元姬有姿色家齊夫人島津氏鍾愛之嘗謂家齊曰願為元姬擇婿家自大城臨觀者也妾朝夕望之以遣惓惓之情於是家齊嫁元姬于容衆蓋以其邸在和田倉門內也而無子弟容敬襲封容敬無子播津守松平義建第六子容保入嗣封任肥後守拜從四位下中將當是時外患內憂頻切迫東西往復使者櫛比文久二年五月容保參與幕議閏八月幕府創置京都守護職以容保拜之容保

上疏曰臣采邑在東僻不便于京師請辭之將軍家茂使松平慶永諭之曰卿幕府懿親豈可坐視近狀耶藩老橫山主稅亦說容保曰今日之事當從義所重成敗非所問也容保意決遂拜幕命自揣曰當審大計而後從事近時輿論紛起要之不出尊攘二事乃首陳尊王鎖港論而參酌時勢議纔開三港家茂納之初容保拜命也使一士先入京師觀察時勢無幾二士歸報曰臣等入謁三條公公曰關大原重德之東下也幕府待敕使典禮不備今吾奉敕東者期在近幕府因循不改舊禮恐人心向背因以判耳竊

爲危之。汝速東歸。宜報中將。以改其禮。至京師事吾將軍。勉彌縫之。容保因緣西上。則制幕府待敕使之禮。十二月。西上入京師。館黑谷光明寺。時公卿諸侯多唱攘夷。浪士慫慂之。橫行京攝間。容保憂之。以謂幕政失當之所致也。因下令曰。論國事者莫取避忌諱。宜就我執事建言討議焉。獨且避嫌者。吾面詰之。有肥後人轟武平者。說容保曰。將軍業已奉攘夷詔。總裁守護諸職備。而幕議紛紜。蓋有沮之者也。其可最疑者爲一橋公。且詔召將軍。將軍依違不來。西如此。則分崩離析。其如天朝幕府何。吾請說一橋公。

以促將軍入朝。容保陽諾焉。是夜使人執武平不獲。先是小笠原長行入京師。詣姊小路公知邸。談及攘夷。公知誘以甘言。長行乃告幕府陰事。故武平疑一橋氏云。是時。慶喜慶永等在京師。憂浪士橫行。容保乃曰。諭浪士。各歸其主。其無主者幕府養之。以備國家不虞。不亦可耶。因命京都町奉行。搜索之。更置文武場。爲浪士容身之地。浪士聞之喊曰。豈食醜幕之食。以求活耶。唱集數十人。入西山等持院。毀足利尊氏等三世木偶。梟其首。三條磧。揭示曰。我國尚義之風已久矣。而賊魁賴朝啓不臣之端。北條足利罪惡

貫盈。當時干綱解紐。不能正名。誅賊。近日萬機復古。乃罪不臣之秋也。故先誅足利三賊。以正名。然而方今奸黨猶逋。足利氏者苟不悛。則天下志士大擧問其罪。容保議曰。浪士橫逆至是。不得不制。乃命捕之。獲其黨三輪田綱一郎師岡節齋等十餘人。容保奏曰。此輩外托尊王。內逞私意。結黨橫行。僇及木偶。其慘虐與發墓戮尸者同罪。尊氏等拜大臣大將。命朝廷詢議其位。有意見。即可以奏也。而借古誇當世。以蠱人心。幸不可釋矣。因下令曰。假名營私者罪之。其精忠正義。志在尊攘者。將與之同謀。大膳大夫毛利

慶親上疏。請釋三輪田師岡等罪。朝議亦然之。容保慶永等爭之。八月。容保下令曰。浪士橫行日甚。放火毀家。殺亡辜。企非望。夜夜爲警焉。因欲使此輩各得其所。下民勿惑無根說。乃發兵搜索其黨與。九月。家茂賜金五萬兩。容保以充經費。元治元年正月。增容保封五萬石。賞京都守護之功。尋轉軍事總裁。以海陸兵屬之。是月。詔以容保拜參議。容保固辭曰。臣紹述先臣正之之遺緒。以奉職輦下。明辨寬文之際學術未明。正之獨信皇學。表尊王之意。請移任臣者賜諸正之。何榮加之。朝議允之。至三月。追贈正之從三

位。四月容保由行守護職參與朝議。六月長門老福原元僴。率兵數百。至伏見。分疏藩情。容保命元僴撤兵。變宜亦恐其生奇禍。使人諭元僴。不肯。於是[illegible][illegible]入朝。與凝花洞亡巖長門老國司親相益田親施等率兵踵至。親相次嵯峨。親施次山崎。容保部署諸藩兵扼伏見山崎嵯峨二道。七月十九日。元僴親施二道[illegible][illegible]。親施[illegible]山崎以爲應援。是日昧爽。元僴自伏見入。[illegible][illegible]兵數擊不利。元僴鼓譟而進。[illegible]田兵[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銃手於道傍。瞷其近擊之。元僴兵驚[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元僴僅以身免。親相自嵯峨入攻蛤

中立賣門。京兵拒之。不利。島津茂久兵來援。橫擊確鬪。親相[illegible][illegible]轉自蛤門進。內藩攻之。門兵潰走。長門將[illegible][illegible]此久等禦戰。將取凝花洞。親相亦踵進。戰宜秋門外。我將淮田伴治揮槍力拒。死之。餘衆始敗。會島津氏將仁禮某以兵二百擊親相。後我兵亦交戰。銃丸雨注。敵兵遂潰。政久死之。容保乃與數騎出。凝花同潛入。于建春門。直昇紫宸殿階上。與[illegible][illegible]戮力。自奮兵護宮闕。時兩軍砲聲如萬雷。煙焔漲天。宮中雜踏。或欲遷乘輿于賀茂。容保進奏曰。臣等猶在焉。請無動。[illegible]當是時。益田親施部兵自山崎入攻

堺町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拒之。始收散將久坂義助入江九[illegible][illegible]和泉等壞鷹司邸後門。而入。因闕白邸[illegible]衣訴。未畢。諸門戰酣。乃進破堺町門。攻凝花洞。幕兵及井伊直憲。松平定敬兵力拒不利。我兵與島津氏兵。撓之。敵兵奮鬪突進。薄[illegible]洞。容保[illegible]之已。不知其所向。[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鷹司邸。我兵自後道進。放火。[illegible]邸。敵兵驚潰。其將長[illegible]九一[illegible][illegible]數創。不能復戰。自刃[illegible]而[illegible]和泉走。投山崎。報戰狀。[illegible]親施[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曰。予[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合大兵到。而後發。太爲[illegible]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則制人之說。以致[illegible][illegible]。各死無生還之道。奮血戰。[illegible]容保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川各唯有[illegible]死而已。和泉等不知所出。乃[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生。難[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難以闖。[illegible][illegible]且留死。於此[illegible]是親施與元僴親相等集敗兵。與俱西奔。容保乃分兵追之。島津氏兵向嵯峨。不見隻騎。乃火其營而還。我兵向山崎。和泉等數十人[illegible][illegible]其營而死。時藩兵縱火所在以追敵兵。[illegible][illegible]延燒文武[illegible]第及市街數萬戶。伏見嵯峨[illegible][illegible]元僴親相等之遁。京師由[illegible]利[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知　[illegible]條實美等相踵發。長門[illegible][illegible]中聞京師敗。逆[illegible][illegible]容保益嚴守備以護[illegible][illegible]將軍家茂在江戶將征長門。乃推容保爲

先降。容保辭其職。作京都守護職憂虞□□十一月容保
迎□。□□□□□□□□嗣容保。當然食言也。已而
武備。□□□自謂不肖。不堪大任。欲抑職□。□□句
者。以議軍職。勸部武其人也。乃將議一□國以諷
博。□□□慶德爲容保嗣。乃□以容保□□□望
參議□□慶喜上表請辭軍職。□□□□□及□□
諸藩□□復古。衆議曰天下將定。於□而□□誠不斷。
光失□。□激切論□與朝爲動。容保聞之。上書請朝
議。□□□□將□。而奏十二月八日□□□門。是日。
一門□□備兵拒容保。不納容保。退而歎曰。吾復。爲

續日本外史　卷五　七

髮跣所□悔何及。髮跣者指薩摩人。即上疏請辭
守護職。九日。□□□之。併免松平定敬。兵及我兵。讓衞
禁門。於是定敬亦上疏辭所司代職。定敬容保弟也。
遂相率入二條城。詰旦詔令容保定敬就國。當是時
慶喜亦已解軍職。怏怏不樂。容保乃說慶喜曰。在昔
數年努力遂歸水泡。不如決戰除君側之奸。答幕府
累世恩也。定敬在側亦然之。遽起部署。諸兵所向。慶
喜叱曰。□□□容保懇諭曰。事至此。不可以兵爭。
也。是日德川慶勝松平慶永奉詔來。議其鎮撫。於是
容保等不得發。□日慶喜引兵退于大阪。容保定

敬及松平容保等皆從之。明治元年正月三日慶喜
將入京。命容保定敬等發兵先導。進向伏見鳥羽二
道。與官軍鬪。拒奮戰不利。有□□神保修理名□源
曰。我兵衆敗。官軍太銳。不可復抗。因勸慶喜東歸。慶喜
會皇理裝。容保乃責修理誤事。修理遂自殺。容
保欲留戰。勝靜等諭止之。共航而東走。十一日達江
戶。東人不□。於其身而□□時論紛騰。二月容保辭居。
讓封。□□□□□□□□公理決□□王上書謝罪。無幾
□□□□□□不能□。容保憂懼。就伊達上杉二氏請
由救二氏。不肯。容保缺望。時關東亡命士累累來投。

續日本外史　卷五　八

藩論益激。□閏四月。伊達慶邦上杉齊憲奉詔。進兵
會津。容保部下出戰于上湯。不利。已而慶邦使其臣
玉蟲左太夫來。說容保以謝罪表。信齊憲亦使人說
之。自是使者傍午。容保致書乞哀。二氏乃解兵。是時
官軍督將九條道孝參將澤爲量醍醐忠敬率兵長
二藩兵。分道入奥羽。指麾東北諸藩。諸藩□□□令
不行。道孝與敬在仙臺。乃使參謀世良修藏大山格
之助等。糾合諸軍。慶邦出會齊憲于岩沼。傳詔命。四
方徵兵羽諸中南部津羽佐竹等十藩將佐會之。容
保憂懼。使其老梶原景武等因慶邦齊憲請誅首謀。

長信愛那將而首肯之以中雪容保[illegible]而[illegible]且孝
將宵之以詔告曰容保卯恤非輕擬則宜納[illegible]池[illegible]
使以表其實也而繕修守備使掠隣近今[illegible]分踪之
衰謝罪之道何在乃語上杉氏以下籍[illegible]以[illegible]
齊憲等不服乃曰督將細言而容謀[illegible]是[illegible]歟
遲私意而謗然參謀世良修藏以觸動南[illegible]諸藩致
是與羽連衡拒我者十有一藩遠近騷然[illegible]自新
署兵拒白川[illegible]關及[illegible]諸道以與官軍[illegible]木
攻不利我[illegible]可自幽掠以峙官軍須已而官兩攻
白川我兵邀戰自[illegible]至午勝敗未決官軍奮擊短兵

薄寨我兵隊潰之以小隊衝官軍後官軍前後受敵
不能支遂潰九月湖官軍分兵三道來攻白川我
兵守黑川口[illegible]命隊守江戶口[illegible]臺棚倉　藩守棚
倉口而棚倉口先敗官軍追躡棚倉兵奮戰各死之
於是黑川江戶二口亦皆敗官軍乘勢分入白川城
城兵[illegible]備使[illegible]我將據山王稜海[illegible]名[illegible]州[illegible]之山
鄉[illegible]要[illegible]以[illegible]自川與羽要衝[illegible]通八方據之則
攻守兩便與兩軍交爭之處是我兵遂失之乃拔大
田[illegible]小城[illegible]以[illegible]人[illegible]原[illegible]出而[illegible]官軍[illegible]拔白
川[illegible]之將[illegible]人田原我方寡兵寡終不可守棄城而

退守是[illegible]上杉[illegible]與我[illegible]以撤[illegible]境之戍專守三面時
水戶[illegible]衛門[illegible]余備太郎等率兵四百
自城[illegible]入援我軍容保使之拒長岡[illegible]谷諸[illegible]而
川[illegible]為官軍所破走投長岡時我[illegible]長[illegible]
軍已破小千谷進陣信濃川西岸我[illegible]守[illegible]峠如是
口及[illegible]山險[illegible]峠左川右山為長岡要路[illegible]而失
守官[illegible]之我兵邀戰不利走入長岡官軍追躡
攻長岡[illegible]有[illegible]十日我兵出關妙見口又潰峠
以[illegible]將黑田了介山縣狂介等[illegible]精兵
暗[illegible]將[illegible]奸軍太郎等率兵二百乘[illegible]霧渉

信濃川[illegible]水漲舟絕獲軍太郎等纔達前岸横
衝我[illegible]兵狼狽棄守而走當是時官軍別[illegible]二百
餘[illegible]濟信濃川於是榎峠妙見口官軍會
之[illegible]進我[illegible]不能支遂火長岡棄城走於牧野忠
恭[illegible]接[illegible]將略與[illegible]擊官軍于島崎官
軍[illegible]我兵[illegible]之時眾見附分兵[illegible]新發田上杉
氏將[illegible]口氏首[illegible]內[illegible]令而[illegible]之[illegible]
禍[illegible]山[illegible]米[illegible]及我兵[illegible]新[illegible]川城[illegible]溝
口城[illegible]將[illegible]清[illegible]日自出負手
我以長信也不然則[illegible]相見耳乃日試之[illegible]出城

舍清水谷將出爲質。於是我兵退次五十公野仙米二藩次松崎沼垂。時新發田士民四起、擲擲撓道、以沮城主且行。則日上氏數千殺謀塡咽城下、請以死守識之進父前主膳正直溥、饗清藏等、日上氏嚇聚、蓋有譏之者、而勢不可制也。〕其謀之清藏等沮議曰、士民不可以口舌服焉。九日仙米諸將會五十公野。徵新發田長溝口內匠等、議背約數事、且使之出其謀主。十日內匠等致謀主二人于我軍。乃就視之、陋劣不類其人。諸將怒其詐、遣歸。是夜內匠來約出兵會米澤將大瀧新藏至于軍。乃曰、新發田出兵、則何必取質爲。於是溝口氏獲不爲質。初與羽連衡、以越後事委上杉氏。越後爲上杉氏舊國。是歲係叢祖謙信三百年祭辰。有賑濟越人之意。故新藏等優待溝口氏如此。十一日溝口氏出兵數百會我師。是時官軍列寨出雲崎。我亦兵陣志戶橋及椽尾、相持涉日。十二日容保出兵襲白川城。城兵逆戰和田山。我兵潰。部將遠山伊左衛門奮鬪死之。餘衆保古天神及米村寨。城兵乘勝來攻。我兵屢敗、終棄寨而退。先是東台之敗、法親王公現逃投我會津。至是公現出於仙臺、以煽我軍威。而官軍與越二道來逼。我軍既

續日本外史　卷五　三

失白川長岡、而新發田亦屬官軍。官軍刻日將破越後口。忠恭部將河合繼助偵知之。二十四日將死士五百人、待夜潛過官軍列寨間、直薄長岡、縱火市廛。我兵望之、萬砲齊發。繼助乘勢猝突。官軍驚潰。詰旦我部將佐川官兵衛及上杉氏部將千阪某齋藤某等相議曰、河合孤軍深入敵中、不急援之、則衆皆鏖於敵。即起衝大黑寨。又出一隊間道襲官軍、幷縱火乘之、與繼助兵犄角、大破官軍、逐北斬獲亡算。是役也、繼助謂衆曰、義在見附、屢謀復本城、會河水暴漲、不能進兵。今而不據敵、士氣沮喪、大事恐去矣。願諸子乘機破敵、會師長岡、直濟信濃川、長驅踰米山、則高田以南可圖也。於是衆俱挺進搭鬪、遂復長岡。然繼助身被數創、數日而死。自是兵勢不振。二十九日昧爽、官軍乘大霧、自妙見口橫衍我營。我兵以復長岡稍懈、遂大敗。官軍乘勝、鼓譟來薄、縱火四方。諸營棄守而走。於是長岡復爲官軍所陷。長岡自五月至是、數罹兵燹、城郭市街延燒略盡、蕩爲荒野。當此時、官軍別部新自海路來據新發田、精銳不可當、連陷水原新潟、勢如破竹。上杉所處將上杉主水陣見附、松平定敬將山脇十左衛門陣日浦、酒井忠篤將石

續日本外史　卷五　亖

京多門及我將佐川官兵衛陣志戸橋。乃相議曰。敵已據新發田。絕我糧道。腹背來薄。則我兵寡不足以當之。為今之計。唯在退阨信濃川。出兵於若松米澤。以討新發田耳。衆然之。獨上杉主水奮曰。今我退一步。則敵進一步。不如擠川先拔與板。而後擊新發田也。議輒不決。於是告急容保以乞援。已而上杉氏兵在越後者。將撤守就國。先鋒已退過八十里阪。我兵馳要之於途。諭曰。貴藩撤守。則我軍孤。而川西之兵。懸餧於敵。我何以望他日耶。上杉氏部將千阪某曰。閒東北同盟諸城累陷。敵將入米澤。以故寡君傳命

班越後師。專守吾封境也。且先鋒已退。吾又已報警於川西。約其上途。度當漸東。請子等努力以拒敵。亦寡君之願也。是時川西兵退次加茂。蓋上杉氏知勢不可支。歸順意已決云。而白川口官軍分兵逼仙臺諸藩。容保以閒糾合諸隊。申嚴邊境守備。東則大平勢至堂石莚。西則八十里阪。南則五十里阪鹽谷板室。諸寨將士頗精銳。然新發田已歸順。米澤退兵。官軍乘勢。八月四日陷村松城。城主堀直賀出走津川。我兵漸退。屢扼赤谷石閒二關。官軍攻赤谷。我兵邀戰。官軍部將三宅小左衛門等督衆奮鬭卻之。詰旦

官軍大舉取赤谷。自川口道進陣諏方嶺。容保以兵五千扼會津川。別使兵三百守谷澤村。官軍在西岸。連日砲戰。互相持。二十日。白川口官軍發二本松。將發方成嶺。嶺在會津二本松閒。我兵偪擊之。官軍不撓。我將田中某分兵橫擊官軍。不利。石莚二枚橋諸寨亦失守。衝圍而退。是役多喪我良。官軍尾擊。二十二日進入猪苗代。我兵方在戸口。乃撤橋而防之。亦不利。部將秋月某死之。二十三日昧爽。官軍薄大野原。我兵邀戰。不利。部將上田某死之。餘衆退守瀧澤村。初容保編諸隊為四。曰朱雀。最銳。曰青龍。次之。而

老者為玄武。幼者年自十五至十七為白虎。是日白虎隊戰瀧澤。不利。或死或走。留者纔十六人。共戰移晷。知力不可支。馳登飯盛山。望見城外火起。以為城既陷。乃向城再拜曰。臣事畢矣。各剄刺而死。官軍乘勝直薄城。容保時在瀧澤村。收兵入城。官軍尾擊。拔我外郭。進衝南北二門。北門兵叢銃連射。無虛發。官軍沮餒。不能進。南門將入江總助安藤市藏等。與精兵數十人。揮槍突出。呼曰。薩長奸賊矣。奉代天誅之。直殪數十人。官軍辟易。終敗。當是時。我精銳多出戍。留外共在城中者。吏胥與老羸耳。然而雖致仕養

老者悉出守郭至是白髮禿顱皆揮槍死于敵先是
容保令曰衰老猶步者可出守郭不能者藏之於是
婦女善薙亦執兵而出戰無一不當十有小原右衛
門者勦戰白川被創臥於家及事急策馬將入城官
軍銃而斃之初右衛門守東面佐川官兵衛守西面
山川大藏守南面戰狀皆可觀云而我老田中土佐
神保內藏助出在北郭聞急剌腹而死西鄉賴母挈
其子入城母及婦女與族西鄉小森岡田等妻子縱
火于家皆伏刃而死容保爲京都守護日賴母勸其
辭職失容保旨得罪及戰守急出視事聞白川陷謂

事不可爲也乃主唱歸順說與諸將士議遂不合無
幾間行北走仙臺航至箱館及軍敗就降內藤可隱
上田爲閒野村監物等年可七八十皆刺其妻子而
死或婦女殺兒入城或在家自刃容保乃使城中婦
女看護創疾製造彈藥二十四日城兵出擊官軍互
有死傷中野平內女名竹者揮薙刀奮戰死之是歲
三月以來松平定敬牧野忠恭板倉勝靜小笠原長
行及亡命將竹中丹後大鳥圭介土方歲三等舉兵
東北抗官軍不利皆來投我會津至是定敬等以下
將士九十六人北走米澤尋投仙臺俱謀再舉於是

亡命烏合從及定敬等從兵亦稍稍出城北走圭介
再還會津謂曰吾扼石莚而失守無復面目見諸子
今方殊死血戰以謝之耳乃約曰吾率兵出突敵後
比砲聲震精兵出城爲入挾兵自西進三面掩擊之
則城下之敵可走也因約期會塩川村二十九日黎
明城兵出擊官軍於天寧坊官軍卻襲其後我兵不
利而退是夜復襲官軍官軍伏城北人家出沒發砲
城兵射火箭燒之官軍頗苦當是時越後以官軍據
平地我兵壘山上夾會津川相持官軍屢濟川來襲
我兵擊卻之於是乘勢欲悉銳力戰入越後適會津

敗報至二十六日焚谷澤村營引兵轉戰車峠野澤
皆不利二十八日退陣船戶及東芳賀阻川相持官
軍連射巨炮我兵結寨水岸鑿地穴居避丸船戶距
會津壘五里圭介在塩川村爲聲應是日官軍自猪
苗代進取小田山小田山瞰城其近可俯瞰城中乃
以野戰砲俯擊城兵力拒容保別出兵爭山官軍築
寨於城東南連射擊城兵官兵衛乃議曰願率精兵
千餘刻期以決戰容保然之乃賜正宗鍛刀於官兵
衛勞之衆感奮二十九日官兵衛率兵出城容保送
諸鼓門官兵衛乃分兵擊官軍寨官軍力拒官兵衛

博戰長命寺及檢多坊、伏兵林藪、狙擊官軍無算。我兵亦多死之。因修寨壘、分兵戍數所、以通西南糧道。容保出兵搬運米穀薪炭、村民亦負擔餉饋輸之、城中絡繹不絕。因是獲城中食不乏。先是城中撞鐘徹三十餘日未斷。我兵出在城外者、聞鐘聲知城未陷。城兵或放紙鳶於城上、以示我餘暇。初官兵衛刻期出戰也、遣使塩川村、豫約大鳥圭介應援。至是圭介不應。因以愆軍機。是夜官兵衛還城、譴責圭介食言。九月五日官軍自南者、拔大内・關山・長[illegible]本飯寺村。於是乎城中糧道殆絕。飯寺村距城半里。官兵衛

聞警出戰。市川三左衛門・朝比奈彌太郎等亦自城東來援。我兵戍材木坊者先潰。官兵衛叱咤使之反戰、據片原。柳原諸坊西守南境者、亦稍稍來援。官兵衛吶喊合擊、官軍潰走。時我西面兵尚守船戶。於是官軍自南突進、略阪下、横衝船戶軍後。我兵顧拒之、水南官軍掎其虛、我兵前後受敵、不能支。至是越後口亦皆敗、諸隊退入城、以固守焉。大鳥圭介察其不自支、棄塩川村、潛行至米澤上杉氏、不納、遂投仙臺。伐將七議曰、潛兵南出、以決戰、容保然之。官兵衛乃自南坊出、適我別隊自西來會、使之襲飯寺、不利。

而還。因部署諸隊、向大内。官兵衛欲別遣甲間行襲白川、以通仙臺。時城中糧方盡。容保乃使人招官兵衛、先開糧道。官兵衛分兵戍南方諸營、親率別隊至高田村、縱兵四出、聚掠糧、將破圍輸城。時環高田四面皆官軍。容保變出兵乘夜襲官軍、官軍不熟地理、殺傷過當。十四日、我兵出襲諏訪及小田垣、營不利。官軍以火箭連射城、城兵力拒、死傷頗多。十五日官軍大舉齊薄城。我兵嬰壁守之、官軍不能前。容保乃出兵、西與高田村兵夾擊破之。時上杉氏既歸順、出兵爲官軍先導。我軍援絕勢變、糧仗亦不支。且

聞仙臺諸藩不振、乃有請降意。將士相議曰、孤城受天下大兵、死固其分也。今日豈可談降乎。不如抗城決戰、慰死者於地下也。或曰、不如出首謀、以申雪君罪、救無辜之民。紛論不決。於是容保下令曰、敢抗官軍者、唯有死耳。老臣一瀨要人出戍一瀨、至是爲官軍所破、死之。十八日、官軍大舉圍高田村、我兵不能支、大内一瀨敗兵稍稍來聚。因屯田島、要擊官軍、斬獲頗多。然以勢不可終支、容保竊議降。十九日、手代木勝任・秋月胤永、面縛至上杉氏陣、請旨。上杉氏兵避嫌、押送之官軍牙營。勝任・胤永謝罪乞降。官軍參

謀黜之。乃授旨二人。使容保父子出降軍門於■地
兵仗。二十二日。容保命城兵樹降旗於西北門。是
日容保攜嗣子喜德及老臣萱野長修梶原平馬內
藤信節等出降。因上謝罪書。納致城地。既而妙
國寺以待命。城兵凡五千餘人皆降。佐川官兵衛猶
在城外擬戰。及容保手書至。就降於塩川。初官軍
之薄城下也。四疆險路不能遏絕。纔十二所欲年
故以大兵環攻孤城。經三十日不能拔。然官軍皆用
連發銃。而我兵多用火發銃。所以累戰敗衄也。十一
月。官軍檻送容保父子于東京。刑首謀萱野長修等

續日本外史　卷五

數人。十二月。詔貶容保。予烏取邸喜德于久留米邸。
後徙容保于和歌山邸。明年。詔賜斗南三萬石。于保
科容大。以奉先祀。容大容保子也。
續外史氏曰。越前舊係南朝統轄。而新田義貞死於
王事之地也。一旦為足利氏所攘奪。久之朝倉柴田
諸氏代領焉。於是乎州人絕無勤王事者矣。慶長中。
松平秀康受封越前。秀康為新田氏遠裔。乃追義貞
祠祀之。使人知義之所係焉。嘉永安政之際。有橋本
左內者。首倡勤王。為幕府所忌。遂死刑。越前氏慨歎
惜之。自是州人用意王事者不鮮矣。乃足樹建武延
元之旨也。嗚乎越前氏以新田氏之裔居義貞死節
之地。其不與於討敵亂賊者。是由之歟。會津氏之
先。正之為德川秀忠次子。亦係新田氏之裔。乃倡勤
王。志翊朝家。其輔翼幕府。所自守有大可觀者矣。而
子孫世居會津。獎勵部下申明大義之所存。何圖際
元治之變。機務或與而南諸藩不相協。其處浮浪志
士。極慘刻。以故議者或毀之。然廷議亦倚據不一。
及王政維新之際。怏怏不懌。終為奧羽亂賊之倡首。
蓋可惜焉。若移不懌之心。為相懌之心。俱起勤王事。
可謂不背正之之心也。謀不出於此。以取敗壞。雖勢

續日本外史　卷五

出於不得已。而識機務之所致也。詩云。靡不有初。鮮
克有終。會津氏之謂也歟。

續日本外史卷之五終

續日本外史卷之六

馬杉繁　著
賴復　閲

天皇前記

島津氏

蜂須賀氏　池田氏
鍋島氏　細川氏

續外史氏曰，遠察世故，近觀時變，未嘗不慨然而歎也矣。世道之不振，名實之不繫，以承久元弘為最。而新田楠諸族，奮然致力王事，將以濟世匡名，事或不成，使夫狐鼠之賊，遂吞噬中原。於是乎世道名實

幾亡矣。至於織豊二氏，世道益移，時變千狀，乘綱維之弛廢，逞鴟梟之貪慾，有暴悍無忌者焉，有雄猜叵測者焉。雖所為不同，其蔑世道紊名實，以營私利，乃一耳。及德川氏之籠絡英雄，開府於江戸，廼以規式制度，一傚足利氏也。嗚呼，是何之言耶。取法於犬羊狐鼠，所謂世道名實者果安在乎。爾後二百年，長當間有為之。討者如林子平、高山正之、蒲生君平諸士。雖唱義，其間欲以洗除宿弊，而不果。天下萬姓，不得仰日月之光者，蓋久矣。余觀夫世之時變[illegible]水安政之際，有不可勝言者。於是天皇宸怒，將[illegible]虜懲

之典，幕吏悖悍，其陰謀不忍復言。由八洲[illegible]不被先王之澤，況天日照臨。遂使幕吏[illegible]而幕議猶抱，朝青狐疑，尼及葛莫。天皇宸憂日[illegible]上，四方志士聞之，西東出沒，欲以安宸憂。然人率烏合魚集，紛擾不定，或羅幕吏恩怨，[illegible]各响後數百人，願書其慘辣，蓋德川氏之指[illegible]志！不當如馬屎牛尿惡之，如蛇蝎也，未嘗不毆而籠[illegible]，以為自上古來何其反耶。於是天下侯伯垂涎[illegible]息，莫敢言勤王之事者也。島津氏以英偉之姿，雄據當世之大勢，奮然挺身入京師，如揭炬，晴空地，欲濟世道匡

名實，維持下惠於萬世之下矣。毛利山内二氏亦相踵入京師，俱鼓舞四方志士之義氣，振起天下侯伯之誠意，使之與偕匡濟艱難之世道名實。其機會之來，間不容髮。遂贊成中興之天業，使天下萬姓再得仰日月之光，亦雖曰屬皇運之泰，而非島津氏為之倡，焉能至此。論者或有比之藤原鎌足者。鎌足昵近王室，用詭計，弊之如何其易乎。如島津氏則遂起於西南海陬，遠馭東中原，而堂堂之論，嚴然之議，獻替可否，不遺餘蘊，以拔千載之宿弊。當時公卿侯伯之勤王事，概聞島津氏之風而起者也。嗚呼，如島津氏。

可謂曠世之名臣矣故余敍天皇記以島津氏為前
驅六
島津氏出自源賴朝初賴朝在伊豆寵比企能員妹
丹後局局生二子為嫡夫人政子所嫉挈二子出匿
能員家畠山重忠憫之養其長子又三郎為女婿名
忠久建久七年忠久奉賴朝命出為薩摩守護以避
政子猜忌尋討平大隅日向城鹿兒島而居焉建仁
二年北條時政殺能員乃矯賴家命罷忠久薩摩守
護忠久不應命弟忠季在鎌倉折節隷北條氏承久
三年北條泰時犯京師忠季屬之戰死於宇治川忠

久九世陸奧守忠國有二子曰友久春久春久紹職
春久子忠昌忠昌三子忠治忠隆勝久相尋紹職而
友久曾孫貴久與勝久有隙舉兵討勝久勝久敗走
豐後貴久乃紹職有四子曰義久義弘歲久家久義
久紹職性豪雋有偉畧攻取筑後肥前肥後將入豐
後守護大友義鎮訴急豐臣秀吉先是日向守護伊
東祐丘為義久所逐弟祐友給仕秀吉屢謀其恢復
秀吉憤島津氏跋扈始有討平之意義鎮聞之天正
十四年正月馳入京師慫慂秀吉當是時義久遣其
争臣鎌田刑部於京師請為八國守護秀吉答曰薩
摩大隅為島津氏本領可以為其守護也如其他秀
吉別有意可給之伊東大友毛利諸氏耳刑部返報
義久大怒謂吾以積年勞力攻取之爭地聞兵令日
情狀豈受秀吉頤指哉因令諸將戢兵秀吉使仙石
秀久長曾我部元親復義久使地黑田孝高率山陽
兵繼之以備其變義久益怒捕秀久使者剿之乃使
弟家久將兵二萬急攻豐後元親合義鎮兵擊家久
不利元親子信親死之義鎮棄府內退入高崎城家
久已拔府內薄高崎義鎮不能支遂走龍王城義弘
自肥後轉戰亦拔豐後諸城於是毛利輝元與孝高

以山陰山陽兵入豐前援義鎮義弘家久等分兵逆
戰秀吉在京師聞之怒秀久元親輕舉取敗十五年
三月秀吉率畿內南海北陸兵廿五万抵長門先鋒
大納言豐臣秀長自豐前豐後秀吉自筑前筑後共
剋期而進義久聞大兵掩至使諸將退守日向秀吉
分兵來攻義弘等力拒涉數月一向門徒竊通意秀
吉薩隅大亂豐臣氏諸將乘間破我要衝直薄鹿兒
島義弘等苦戰屢失利伊集院忠棟詣秀吉牙營為
義弘兄弟議和秀吉輙聽之於是義久剃髮染衣出
降弟義弘歲久家久等亦皆降秀吉乃以薩摩為義

久木。領割大隅日向各二郡。分賜義弘以下忠棟等。九州悉平。十六年。肥後亂。義弘出兵與[illegible]諸[illegible]協成政。討平之。已而肥後復亂。其將宇土斷轍。據隈本。水山義久出兵擊之。斷轍善戰。我兵多死。之義久怒。自將二。面攘攻。遂斬斷轍。先是義久自號入道龍伯。至是叙三位法印。義弘拜從四位下。侍從。其子忠恒亦拜從四位下侍從。兼陸奥守。文祿中。秀吉伐朝鮮。義弘自將兵一萬。進戰泗川。大破明軍。明人畏憚。稱義弘曰武將石曼子。聞風皆走。石曼子者。島津轉語也。義弘在朝鮮前後七年。大小五十餘戰。不一敗。

勇名震海外。慶長三年。諸將七在朝鮮。聞秀吉薨。意頗沮喪。於是義弘快戰。大破韓兵。殺諸軍而還。德川家康與豐臣氏諸將議。以義弘功最大。奏請任參議。陞忠恒左少將。加封四万石。四月。忠恒在伏見邸。殺忠棟。恐忠棟之將擊忠恒。家康使人謂忠恒曰。聞子有戒心。若請出兵援之。忠恒自報曰。忠棟害受故太閤眷顧者。吾以其微賤殺之。始擾延譏過。歸於維成。輒屏居洛西高雄。以俟罪。家康為忠恒說豐臣氏諸將。明其不可罪。乃使數十騎迎忠恒於伏見城。發兵護送薩摩。時忠棟子久甫聞父被殺。據日向府内拒。要衝以攻。忠恒家康贈鐵二千。母衣白銀。使山口直友寺澤廣高勞忠恒。直友謂久直。為臣忠恒為信以臣恨君。理固不是。乃說降久直。於是義弘忠恒深恨家康。而義弘素善於石田三成。五年七月。及三成舉兵。加藤清正黒田等高說義弘曰。三成藉口幼主。樹私權。不可與也。義弘遲疑未決。三成乃收義弘妻拏在大阪者為質。以徵其兵。甚急。義弘終應三成。與浮田秀家小早川秀秋等。將兵四萬。襲家康伏見城。陷之。遂進陣美濃關原。家康時在宇都宮。聞變大驚。自將來討。義弘與三成等諸將逆戰。不利。唯島津豐久死。

之。從兵亦多亡。義弘曰。吾雖敗。不肯却走。乃以餘兵五百橫衝東軍。而南。井伊直政追之。義弘殆不免。阿多盛淳代死。義弘獲間。踰鱒尾嶺。行破上兵。而走大阪。欲與毛利輝元。增田長盛。俱城守。二人不答。因取其質。航歸薩摩。加藤清正黒田如水。將兵萬餘入肥後。陷小西行長宇土城。分兵陣津名木水俣。以薄鹿兒島。義久聞關東軍敗。三成等伏誅。不肯抗清正如水等。因福島正則乞哀曰。吾一族素無抗内府意。何圖義弘為三成所誘。出兵關原。而一敗歸國。吾不欲復視。義弘故幽之櫻島。以待罪。願使内府息怒於義久

之李英大焉。正則乃爲義久說家康。義久亦將覲中
請之。偶臥疾。因使其臣鎌田出雲往謝罪。於是家康
下敎。清正如水解兵。七年三月。家康宥義弘死一等。
剃髮遁世。以忠恒爲義久嗣。義弘退隱。自號維新。義
久欲力疾携忠恒往謝恩。會忠棟族復作亂。義久遂
不果往。十二月。忠恒詣伏見城執謁將軍家康。十一
年九月。忠恒再詣伏見執謁。家康待忠恒太渥。因改
忠恒賜名家久。命冒松平氏。家久乃請曰。我封境在
僻陬而山險地隘。將士俸祿不給。故將士賴兵馬以
仰食。僕以爲患也。若夫得伐琉球入我版圖。以給將

士。則備外寇防內亂。必矣。家康允之。十二年二月。家
久將兵萬餘伐琉球。琉球國主出兵拒之。戰於大島。
德島諸島。義久義弘亦發兵。三面掩擊。四月。家久進
至那覇港。大破琉球兵。遂獲國主中山王。而還。七月。
家康下敎。以琉球爲家久版圖。統轄之。賞義久義弘
功。十五年八月。家久拉中山王。詣駿河。謁前將軍家
康。尋詣江戶謁將軍秀忠。貢其方物。自是琉球王入
則貢方物。慶弔幕府吉凶。世爲恒例。十六年。義久薨。
十九年。家康伐大阪。家久猶憶豊臣氏舊誼。不肯出
兵。辭以海上風波險惡。家康亦不深咎之。元和元年。

豊臣氏亡。家久乃築邸江戶。携妻孥而徙居焉。是時
鎭西諸將。未有移妻孥於江戶者。秀忠嘉家久無貳
心。賞以諸役免除。三年。家久陞參議。五年。義弘卒。寛
永三年。家久進從三位。權中納言。有一男一女。長子
光久襲封。累進左中將兼薩摩守。義久從弟右馬頭
以久有三子。曰彰久。重將。忠興。彰久戰死朝鮮之役。
重將出爲伊集院氏嗣。忠興給仕家康。任右馬頭。賜
日向二万石。後加賜七千石。子孫世居佐土原城。慶
安四年。光久致仕。子綱久襲封。寛文十二年。綱久卒。
子綱貴襲封。綱貴五世重豪。累進左近衛中將。兼薩

摩守。有五男八女。而其第二女曰茂姬。幼而才思溫
秀。爲近衛經熙所養。天明元年。嫁一橋豊千代。初。重
豪寵妾市田勘解由女。生茂姬及豊千代爲將軍
家治嗣。茂姬入在西城。乃欲與生母市田氏偕。市田
氏辭曰。妾本卑賤。今一橋世子入備幕府儲嗣。姬君
寵如國姒也。若以所生故。携卑賤女。如天下笑何。乃
出鏡一奩於袖口。是妾晨夕所鑑也。儻欲見妾。宜對
見鏡。妾身即鏡中之影也。茂姬不能強焉。閣淚從其
言。七年。重豪告老。以長子齊宣爲嗣。重豪已致仕。猶
善理藩政。天保元年。將軍家齊奏請。陞重豪從三位。

而齊宣子齊興孫齊彬相繼襲封。齊興拜從三位宰相。齊彬拜從四位上中將。並兼薩摩守。安政二年。米國使節詣諸江戶。謁將軍家慶。齊彬等上書言其不可。蜂須賀齊裕亦入諫。家慶

蜂須賀氏。足利高經裔。天文中有藏人正利者。居尾張蜂須賀。因氏焉。正利子正勝。幼名小六。後稱彥右衛門尉。稍長放逸。為父正利所逐。在近江美濃間。與稻田大炊梶原彌人等結黨。鹵掠四邊。會織田信長西攻美濃。敵勢太銳。乃欲築壘於洲股河。以一將而守諸將上危之。莫肯當焉者。信長密謀之木下秀吉。

秀吉曰。僕有一策。請當之。信長喜焉。秀吉乃募藤木柏井諸村豪俠大盜。得千二百人。正勝與大炊等亦應募。屬秀吉。攻陷岐阜城。秀吉以伊勢長島為正勝食邑。天正十一年。以累功賜播磨龍野城。稱修理大夫。其子家政。亦以功別賜播磨佐用郡。十三年。秀吉弟秀長征四國。正勝家政以萬餘人屬之。攻讃岐諸城。進入伊豫。降長曾我部元親。秀吉感喜。以阿波授正勝。家政。十四年。正勝卒。家政任阿波守。朝鮮之役。與鍋島直茂安國寺惠瓊為軍奉行。出征海外。前後七年。秀吉薨。後家政子至鎮。屬德川家康。從抵宇都宮。尋西戰關原。擊走三成等。當是時。家政在國。或誣應三成。家政恐悚。遂讓封於至鎮。薙髮號蓬菴。至鎮任阿波守。慶長之季。至鎮從家康攻大阪。蓬菴自海路赴關東。為家康守江戶城。以功賜淡路。松平尋併淡路。凡二十五万七千石。元和六年。至鎮先於父卒。子千松丸襲封。賜名忠英。任阿波守。忠英十二世曰齊裕。大將軍家齊庶子。天保十四年。入襲封。拜正四位下左中將。兼阿波守。聘鷹司政通女。為夫人。安政五年二月。齊裕致書政通。附頂關林大學頭津田半三郎及老中堀田正睦等。相踵入京師。以奏米

國條約事。顧時運衰遷。實臨深履薄之世態。天皇宸憂。衆庶所知。齊裕雖無似。日夜不安寢食。屢諫將軍。輙為諸老有司所忌。雖然報國之微衷。確然猶存焉。若夫外夷適京師。則齊裕欲先於列侯。出兵護禁闕。願賜正睦等。以外夷拒絕之勅。庶幾乎安衆庶挽回時運。政通服齊裕忠誠。入朝以聞。當是時。鍋島齊正亦上疏。諫將軍家定弗肯。文久元年。再上疏。大論國體。說外夷不可親之狀。家定不肯納。以其忤幕旨。命黜之。齊正致仕。自稱閑叟。

鍋島氏與龍造寺。大友二氏同其祖。出於鎮守府將

軍藤原秀鄉秀鄉九世鎮西奉行藤原資頼裔茂尚者居肥前本庄稱鍋島平右衛門尉享祿二年土豪筑紫朝日諸族作亂池頭龍造寺家兼大宰少貳冬尚等討之殆敗倏有數十騎兵皆纓紅纈於胄鍪吶喊來援家兼屢獲克乃召問其名對曰鍋島茂尚與二子清正清房等樂族來援也家兼大喜遂以長子豐後守家純女妻清房授本庄八十町地為其食邑子孫世隸於龍造寺氏清房有二子曰信房信生信房稱豐前守信生稱左衛門大夫時外祖家純先於父卒弟家門繼家門養家純子周家為嗣周家早逝

周家子長法師丸受後曰隆信及家門卒隆信猶幼其母憂隆信早孤欲得壯士為傅乃召清房謂曰聞卿早鰥居吾請為卿謀之清房謹諾已而駕輿自隆信家至迎而見之則隆信母也清房驚焉母曰卿莫怪焉隆信幼而失怙卿二子皆英傑今吾醮卿欲以興龍造寺也清房意始解次子信生深沉有奇略與父清房兄信房輔翼隆信及隆信長慓悍好勇永祿六年有馬晴純與千葉胤連戰於肥前小代郡隆信信生率兵出援胤連因得破晴純蓋信生幼時為胤連所育至是報舊恩云於是隆信威名漸震九州元

龜元年春大友義鎮欲討隆信四月義鎮將十萬騎入肥前隆信聞之與信生逆戰於高尾破其先鋒八月義鎮大舉來攻其先鋒大友親貞陣今山進薄佐賀城隆信憂懼信生曰衆寡不敵將士沮喪孤城難固保也自坐受其敗不如出決勝於一戰夜率數騎急襲親貞營親貞驚走隆信追躡斬之義鎮聞先鋒敗不復來薄先是義鎮數攻高橋秋月諸族於筑紫諸族皆屬毛利氏者義鎮聞元就還諸將赴援遂來講和信生素有併鎮西志因勸隆信通好於毛利氏請西討命於京師二年毛利氏授肥前養父郡於信

生以厚情好隆信自恃勇武漸驕恣信生屢諫之弗聽憎信生資望已高陽贊其功陰圖其擯斥天正七年隆信城於筑後柳川使信生移居焉實遠之也十年信生聞織田信長被弑以為豐臣秀吉必併天下竊通款秀吉贈以南蠻帽時島津義久將侵鄰境秀吉乃欲討之而西陲諸豪應之者少焉及信生納款大喜使石田某齎書來謝十二年隆信將討有馬氏信生復諫曰討有馬氏則島津氏必來援吾闕義久兵強突衝無前請君勿輕擧取敗隆信不聽自將兵九萬陣島木郡進攻有馬氏義久果援有馬氏隆信

敗死。長子政家猶幼。而外受強敵。諸將士憂之。急迎信生於佐賀城。令董國事。信生收敗卒。固守。義久弟家久來攻。不克。拔信生更名直茂。稱加賀守。日夜勵精。輔佐幼主政家。欲以報隆信仇。雖乞援於秀吉。而大友立花諸族。亦送款秀吉。於是秀吉大議西征。下敎鎭西諸侯。俱固守以俟。十五年三月。秀吉自將。率畿以西三十七國兵。發六師。直茂聞之。欣然與政家曰。雪國辱。紓素懷。在今日。君其勉焉。秀吉進至筑前。政家與直茂。舉肥前兵迎秀吉。請為先鋒。秀吉許之。因與前田利家淺野長政。以五萬人。自大隅進攻佐

土原。家久出降。乃與諸軍南臨於鹿兒島。義久亦降。九州悉平。九月。秀吉凱旋。至大宰府。大論戰功。政家復舊領。使直茂攝國事。已而政家卒。直茂乃奉秀吉命。襲龍造寺氏封。直茂驍勇多機變。每戰未嘗敗績。而襲其封也。罷勉圖治。大得民心。於是域內鎭靜。文祿元年。征韓之役。直茂與相良定賴。屬加藤清正。直攻尚慶道。清正與小西行長爭先。議不決。遂怒欲鬭。直茂進解之。清正攻咸鏡道也。直茂留。永興自以其轄兵。攻拔七城。進逼京城。後及和議破。再與蜂須賀家政。監諸軍。戰伐與有功焉。直茂與德川家康善。

及秀吉薨。石田三成等。專樹私權。而嫉家康。[illegible][illegible]日隆。欲除之。京攝囂然。直茂聞之。往守家康伏見邸。家康大喜。直茂從容語家康曰。吾既老矣。終無成。[illegible]別使子孫[illegible][illegible]與公家共存亡也。公亦得傳我言於[illegible]子孫。直茂[illegible][illegible]執大焉。家康感賞之。慶長五年。家康東伐上杉景勝。三成等欲起兵擣其後。直茂遣長子勝茂屬家康。三成矯秀賴命。脅勝茂於近江。告曰。德川內府違故太閤遺命。不利於嗣君。吾輩將[illegible]之。卿若不忘故太閤眷顧。則勿與違命。勝茂答曰。[illegible]以告。援內府者為重。故太閤遺命也。今內府叛。而[illegible][illegible]救

援之。終應三成。直茂聞之。急使人謂之曰。大阪之募兵也。非秀賴命。三成等挾幼主。欲以逞私意也。我與內府有舊。誼汝謹勿過事。時勝茂驚曰。顧愚不知機變。輒陷三成等姦計。殆使家父負醜名。切齒嚙臍。慚悔不及。有何面目。復見父。乃欲自刃。從士止之。[illegible]謝罪於內府。弗聽則死焉未必晚也。勝茂乃[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伏見。因黑田長政請罪。長政以實告家康。家康曰。直茂曾致款於我。其兒當如此也。不復問罪。使令勝茂攻西陲諸豪應於三成者。勝茂感泣[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德報怨者。內府之謂也。奮然起。而西。乃與直茂攻。

立花宗茂柳川城而拔之。將問島津義弘罪進入日向。義弘不戰而降。十九年。大阪之役。遠地諸將皆不及事。獨勝茂東上會家康。明年。再起。勝茂以備薩摩。不會家康大阪之軍。元和四年六月。直茂卒。家康賞直茂積年功勞。使勝茂領其舊封三十七万石。勝茂長於兵馬。間勇敢善戰。而不背父之遺囑。以服事於德川氏。寬永三年八月。勝茂叙從四位下。任侍從。十四年。故小西行長部下芦塚忠太夫赤星内膳森宗意軒。大矢野作左衛門。千千輪五郎左衛門等逃散在肥前者。據島原作亂。土豪渡邊小左衛門者。

願得民志。與推其子四郎為將。四郎時年十七。自稱天草時貞。先是天草島民信耶蘇教。幕府以其害闕嚴制之。島民不肯。信之益篤。賊因以唱耶蘇教。煽其民心。於是四境翕然與賊相應。勢日猖獗。近藩寺澤堅高。松倉勝家出兵討之。不克。詳狀於江戶。勝茂時在江戶。聞變。直西。勝茂二弟紀伊守元茂。甲斐守直澄在佐賀城。以事急。自將兵一萬出援寺澤松倉二氏。賊徒聞大兵來。攻修原山占城而固守。十二月。將軍家光下教。鎮西諸藩出兵。使板倉重昌石谷十藏監其軍。已而諸軍並進。賊將蘆塚忠太夫千千輪五郎左衛門等。勇悍有謀略。用兵如神。屢破東軍。直澄自率兵。攻外郭。賊兵力拒。蔽山亂射。我兵辟易不得進。直澄瞋目曰。奴輩怯懦。勿為土兵所笑。乃單騎揮槍進。蹂殺數十人。賊楠浦某急薄直澄。直澄跳鋸其左肋。賊將五郎左衛門視之。挺身來格。直澄笑曰。野漢何知槍法。五郎左衛門大怒。槍鬪數回。直澄馬傷。怒判五郎左衛門。不當。五郎左衛門曰。今日之事須讓君非職決死之秋也。回馬而退。是日。立花松倉二氏大敗。殺傷過當。諸將報急江戶。家光召東北諸將議之。中納言德川光圀進曰。是非尋常土寇矣。唯恐

東軍輕侮取敗。宜揀親藩當其器者。以為之元帥。家光頷焉。諸老有司皆曰。藩兵討土寇。何用元帥為。更使老中松平信綱督筑前筑後肥後薩摩兵赴援。重昌謂吾督諸軍攻土寇。已有日。而戰屢不利。幕府使信綱繼之。吾何面目見信綱等。及其未來。一擊勦滅賊徒。十五年正月元日。重昌自率精兵千餘人。急攻平草小。直澄時攻牙門。聞重昌奮戰決死。單騎赴援。會細川立花二氏兵亦來。援賊兵不肯出。聚塀亂射。銃丸雨注。我兵不屈負楯而進。殆破外郭。賊將忠太夫指示曰。金甲黄裳者。東軍督將。衆徒擊之者。賊騎

木根八兵衛者。精究火術。兼用鳥銃。八兵衛乃注目。重昌彈丸一發。洞射其胸。重昌墜馬而斃。賊兵欲出。獲重昌首。重昌部下爭之。八兵衛連射斃其數騎。於是諸軍大潰。賊兵乘勝開門尾擊。直澄乘間橫擊賊軍。賊兵驚曰。甲斐守也。勿敢蹴敵。乃收兵而退。細川黑田立花諸氏。令兵進戰。欲乘城。城堅而不拔。是時。信綱在豐後府內。聞重昌敗死。馳至島原。與諸將大議攻擊部署。其所向。黑田忠之攻其北。細川忠利攻柵山及平草山。島津光久以海軍逼城背。毛利立花有馬相良諸氏兵。屬信綱備中軍。直澄與兄勝茂圍

外郭。城兵固守應機。善禦。數日猶不能拔。已而重昌敗聞達於江戶。幕府諸老始知非尋常土寇也。家光乃拜大納言德川光貞為元帥。樂山城以西兵赴討。光貞未發。使水野勝成先往。偵敵情。且贊信綱軍略。勝成沈毅善謀。幕府當初寄將獨倚勝成。明年二月。勝成至島原。乃謂衆曰。吾見城中炊烟。因知糧食已盡也。宜築長圍。待其自斃也。不然則多亡我兵。信綱弗聽。即會諸將。以廿八日為攻擊期。直澄先期一日乘曉霧。急攻外郭。賊將大江某殊死戰。直澄一槍斃之。從兵乘勢登城。拔其一郭。尋攻二郭。賊兵出戰。斃我

二將。部兵亦多死之。忽有一騎大聲呼直澄曰。吾郎左衛門猶在焉。嘗與君約死。請決鋒。揮長槍而進。直澄超衆當之。奮戰數合。遂斬之。賊兵潰散。直澄麾兵拔二郭。細川黑田二氏兵。視我先登。三面掩擊。欲進覆巢窟。賊兵殊死防戰。二氏兵被擊者數百人。品且諸軍齊攻。直澄先登。拔牙城。城兵潰亂。賊將時貞與驍兵數十人伏於叢神洞。欲待東軍過。決死。直澄知之。自開道進攻。悉皆殲之。忠太夫以下數十人。時貞衝圍。走平草山。細川氏將長岡監物斬之。諸軍併城中男女獲二千餘人悉誅之。報捷於江戶。信綱責直澄

違令罪。幽之。及光圍與諸將論功。以直澄兄弟功冠於諸軍。召勝茂於江戶。賜物賞之。直澄以其功最大。新受封於肥前蓮池。食五万二千石。子孫世襲之。十八年。勝茂奉家光教。與黑田忠之。出兵戍長崎港。以備不虞。自是世作恒制。明曆三年。勝茂卒。長子忠直早世。孫光茂襲封。先是光茂拜從四位下丹後守。家光賜姓及偏諱。命受勝茂後。任侍從。其九世曰齊正。拜從四位下肥前守。齊正聰慧嗜學。曾有藩政隆治之譽。天保七年二月。齊正就國。途宿於川崎驛。適一橋齊位出游。從卒觀驛頭揭松平某牌。命驛吏撤之。

賜[illegible]怒[illegible]使人
請[illegible]無狀[illegible]位[illegible]為不知[illegible]訴
[illegible]無[illegible]餘[illegible]
[illegible]赴[illegible]備[illegible]為
[illegible]告無所[illegible]則列[illegible]
[illegible]且松平者[illegible]諸[illegible]氏
門[illegible]難[illegible]何[illegible]賜[illegible]
[illegible]齊大[illegible]
之[illegible]有[illegible]
[illegible]藤[illegible]久[illegible]年十一月將軍家茂薨

[illegible]後更名直大[illegible]之賊
[illegible]名為[illegible]而[illegible]正敵愾之情日夜
[illegible]事[illegible]年詔[illegible]起[illegible]政[illegible]為文
[illegible]勳[illegible]張國威已而奉詔與池田慶德
[illegible]朝京師
[illegible]於攝[illegible]守[illegible]有[illegible]
[illegible]世居攝津[illegible]田內氏[illegible]十餘[illegible]
[illegible]定利[illegible]
[illegible]其[illegible]出[illegible]秀[illegible]長[illegible]以故
眼[illegible]輝[illegible]屋[illegible]之役信輝與[illegible]功

元龜[illegible]賜[illegible]城[illegible]万貫地天正六年荒木村重
叛信[illegible]信輝及其子之助討之信輝與女婿
森[illegible]村重以功加賜自闕[illegible]時[illegible]地[illegible]
而信長為明智光秀所弒是時信輝奉信長[illegible]信雄
在攝津因應羽柴秀吉於兵庫俱討光秀誅之遂與
諸將會清洲城議信長繼嗣及秀吉奉信長嫡孫秀信
為[illegible]以攝津[illegible]万石[illegible]信輝先是[illegible]長[illegible]信長
横死[illegible]之[illegible]秀吉[illegible]討
信[illegible]秀吉樹功秀吉乃[illegible]城賜信
輝[illegible]岐阜城賜之助十二年長湫之役信輝戰死之

助赴援不及亦死之弟輝政奉秀吉命為嗣居岐阜
城賜姓羽柴從吉田城輝政初娶中川清秀女
生[illegible]而中川氏歿再聘德川家康女生[illegible]二女
慶長五年為家康攻拔岐阜城進戰關原以功賜播
磨備前[illegible]進左近衛少將尋加[illegible]千石因
領[illegible]次子忠繼[illegible]子忠雄[illegible]位參議肖松
平氏[illegible]家康女婿也長子利隆[illegible]次子忠繼領
備前利隆子光政徙因幡[illegible]以忠雄為嗣
忠[illegible]從備前[illegible]年光政自因幡
徙備[illegible]忠雄子光仲自備前徙

因幡。併伯耆食三十二万石。自是池田氏分為備因兩家。光政拜從四位下左少將。世居岡山城。稱岡山新太郎。顯有政績。賓望冠[illegible]。時光仲亦拜從四位下左少將兼相模守。世居鳥取城。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靈政拜從四位下內藏頭。求[illegible]傳十一世曰慶德。[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上相模守慶德。德川齊昭第五子。嘉永二年入嗣。封

初。細川慶順曾佐藤虎。謂吾藩受德川氏恩[illegible]不少。而俄棄之不祥也。雖然方今國勢衰遷。不得不勤王事。乃諭藩老長岡監物等。監物答以天皇無虞狀。慶順意乃決。

細川氏出於源義家。義家曾孫義季。稱細川次郎。其裔元常養三淵晴員子為嗣。名藤孝。藤孝歷仕足利義晴義輝。以英才博識受寵。任兵部大輔。[illegible][illegible]。及義輝所弒。欲奉其弟一乘院覺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慶與藤孝潛逃。至近江更名義昭。依織田信長於美濃。信長為義昭復京師。義昭乃入朝。拜大將軍。然性暗弱。信細[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長藤孝數諫之。弗聽。[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欲規諫義昭。義昭怒。[illegible]擇[illegible]島[illegible]微[illegible]亦[illegible]藤孝諫。[illegible][illegible]判遂使義昭。[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信長感藤孝忠誠。擬山城長岡為采邑。藤孝乃以長岡為氏。居青龍寺城。無幾。義昭再擧旗

槇島城。將伐信長。信長大怒。率兵西入京師。攻義昭於槇島城。藤孝與其子忠興為信長力戰。陷槇島城。忠興稱與一郎。時年十一。忠興有弟曰興元。兄弟數從信長移[illegible]。陷[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感嘆。天正中封藤孝於丹後。[illegible]十[illegible]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其二子忠興興元功。明智光秀以[illegible]長[illegible]信長意忠興為吾女婿。豈有不應哉。使人謂忠[illegible][illegible]吾將除織田父子。請出兵副我。忠興不答。[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長為光秀所弒。藤孝大驚。薙髮。表無二心。自稱入道玄旨。號幽齋。忠興亦匿妻婦於山中。告急羽柴秀吉欲以伐光秀。秀吉時在周防。聞變東上。討光秀。忠興

乃率兵屬之。大破光秀。弟光春。自是忠興屬秀吉。屢樹戰功。拜從四位下侍從。兼越中守。文祿中。與諸將俱伐朝鮮。勇名大振。是秀吉欲以會津賜忠興。忠興辭曰。為國家守東陲。僕雖不肖。豈不拜命。閤下若欲酬臣寸功。則請割西國地以賜之。秀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慶長三年。豐臣氏家宰石田三成。痛與前田利家謀。欲伐德川家康。忠興長子忠隆。為利家女婿。而忠興嘗有恩於家康。乃與忠隆。為家康說利家曰。三成常先誅家康。而後欲戮及卿。以遂其私。必矣。利家然[illegible]。[illegible]成等所實利家頼。得之。三成不能輙發。秀頼聞之。責忠

興籟撫功。授豊後杵築五万石。五年。上杉景勝聚兵
將屠關東諸城。家康在伏見城。聞變東征。景勝忠興
率兵從之。時諸將士妻孥在大阪。三成欲取為質。使
人徵忠興妻明智氏。不至。三成發兵。圍其邸。明智氏
乃使上下拒之。手刺其二子。縱火於邸自盡。三成益
怒。發兵五千。攻藤孝於丹後。藤孝豫謀之。自齊宮津
城。保田邊城。以待。敵兵來逼。藤孝素長軍略。雖齡已
傾。勇武絕倫。傍長和歌。嘗傳古今和歌集秘訣。因自
謂。吾死矣。則非所憂也。然吾且瞑目。恐皇國闕有之
歌道亡矣。悉取其書。使人獻朝廷。無幾。敵兵薄城。攻

擊連日。藤孝力拒。多斃敵兵。事聞京師。後陽成帝深
惜人材之將亡。使右大辨烏丸光廣。諭三成等解兵。
三成即傳朝旨於丹後。藤孝已決死。戰方急。帝益憂
之。使參議三條西實條。馳至丹後。傳勅諭止戰。藤孝
感泣拜命。曰。決死弓矢。武門之常情。而藤孝微賤齡
亦衰頹。縱令逃一死。餘生復幾何乎。今將戰歿。留武
名於後世。雖然。率濱皆王土王臣。況拜勅諭於咫尺
豈不奉命。乃出城。赴高野山。當是時。家康將西討。二
成等使忠興先略美濃。忠興進陣大垣。家康謝不顧
忠興謂曰。聞乃父受敵兵於丹後。汝宜赴援也。忠興

對曰。已致身將軍。何顧父。為願賜先鋒。以報父志。家
康允之。忠興乃與弟興元。子忠隆。擊西軍於關原。西
軍潰。忠興突進大破之。加藤清正。黑田長政。池田
輝政。井伊直政等諸將。亦大破西軍。敵將小西行長。
島津義弘。及三成等皆逃走。是役也。忠興奮戰。為家
康破敵者不少焉。然意或持東西兩端。如忠興則父
子兄弟。樂以致身。及家康奏擬[illegible][illegible]賞前於忠興。
食三十七万石。忠興意藤孝在孤城受敵。宜快戰夕
陷而死也。何去城為。且吾妻明智氏在大阪死節。而
忠隆妻前田氏見義而逃。不亦戾乎。乃命忠隆逐其

妻。忠隆曰。兒聞。及事急。樂家狼狽。婦姑相攜而走。固
難矣。母氏命婦先逃。婦乃奉命。未知母氏果就死也。
如知果死。何逃之為。因為前田氏陳謝。忠興叱曰。止
矣。何待汝喋喋。自今勿父視吾。吾不欲復子視汝也。
乃併前田氏逐之。忠隆悔。曰。吾為婦人受父怒。如天
下笑何。遂逐妻前田氏於其兄利長。剃髮自稱休無
八年。忠興拜從三位參議。弟興元任玄蕃頭。賜封下
野茂木食一万石。先是藤孝逃在高野山。已而入京
師。結廬於仁和寺側。吟詠風月。逍遙自遣。家康已拜
大將軍。而幕府規式未備。謂藤孝少壯歷仕足利氏

詳花營故事。令幸存。宜就而問。乃使永井自勝傳習故事。於是乎幕府規式多係藤孝所制定云。忠興第二子忠利。初稱內記。為人豪邁。元和元年。為家康與父忠興叔父興元。攻大阪城有功。五年。忠興致仕稱三齋。忠利襲封。任越中守。拜從五位下[illegible][illegible]累轉從四位下左少將。寬永九年。徙熊本城。更受封肥後。併豐後高崎。食五十四万石。時肥前豪民天草時貞者據原山古城作亂。其徒二萬人。勢大猖獗。煽傍諸藩出兵討之。不克。忠利遣兵攻之。自秋至冬。連戰不能拔城。忠利怒。使其老長岡監物等急討之。監物少隸

忠興。嘗歷百戰。今已齡踰七旬。而勇武不衰。其子帶刀。亦慓悍。十五年二月。帶刀與監物將兵一萬自平草山進。拔其外郛。黑田鍋島諸將。亦環攻城。遂陷。監物進斬賊將時貞。十八年三月。忠利卒。子光尚襲封。拜從四位下肥後守。兼侍從。光尚子綱利。孫宣紀。宣紀子宗孝。相繼襲封。並拜從四位下侍從兼越中守。延享四年。宗孝為板倉修理所害。初。修理縣虐。上佐守板倉勝清欲黜之。修理憤恨焉。此歲八月。修理詣幕府。值勝清。是日宗孝登幕營。會如廁。修理誤為勝清。宗孝容顏肖勝清。其服章亦相類。修理以為千載之一時也。心中急迫如狂。終誤傷宗孝。翌二日宗孝卒。將軍家重下教。賜修理自盡。蓋家重為宗孝輕修理罪。以掩宗孝辱云。宗孝無子。弟重賢襲封。拜從四位下侍從兼越中守。明和六年。轉左近衛少將。重賢好學。及襲封。擢用堀勝名。大整理藩政。修文講武。士風一洗。與歸朴素。民亦樂其業。野酒村豪以祭重賢。稱其仁政。歲以作恒例。古者所謂生祠者是也。時德川治貞亦善理其藩政。世稱紀麟肥鳳。侍臣聞之。以語重賢。重賢聽曰。吾理我政。益欲酬父祖之恩也。何圖求此諛辭以誣吾。侍臣等畏怖。重賢好讀歷史。嘗

割記古今成敗。名曰紛冗錄。將軍家治賞其多嘉言善行。將奏請拜左中將。使人傳意重賢。重賢對曰。吾未有寸功之酬國家。況如中將。父祖猶不肯拜請。辭之。其人撫汗而退。家治益歎其英達。無幾致仕讓封。其子治年。老於江戶銀臺。治年三世齊護。累進拜從四位下左中將。兼越中守。嘉永中。米國軍艦入江戶海。齊護怒其犯國禁。與左近將監立花鑑寬等。請以部兵攘斥之。將軍家慶意不決。乃俟後命。安政二年家慶將見米國使節。齊護聞之。請止延見。家慶使老中阿部正弘。來諭旨。齊護不能自已。乃與島津齊彬

伊達慶邦等二十一人連署上疏曰。聞將軍歸寬永以前舊蹤延見外使。僕等謹拜命。然寬永以前諸蕃來朝。謙辭卑禮以貢方物。方今外使則不然。肆大驕慢。以蔑視皇國。幕府有司申諭國典。彼弗肯。以馴致今日。其辱國體孰大焉。吾輩深愧汚祖先之武。辱藩屏之任。然時勢之推移。有以口舌不可爭者。請吾輩亦依寬永以前舊蹤。就國以勸奬士民。家慶弗報。萬延元年。齊護致仕。長子慶順襲封。先是筑前人平野國臣。筑後人眞木保臣。肥後人轟武平。京師人田中綏猷等。以尊王攘夷於薩肥間。有鹿兒島人西鄉隆

盛者。性忠勇敢爲。頗憂時勢陵遲。與保臣綏猷等竊入京師。闚朝家動靜。屢與僧忍向忍海等交。僧東山淸水寺住侶也。亦慷慨頗負氣節。因共議時事。已而還薩摩。是歲幕府下敎捕尊攘徒。併及二僧。忍海走東國。遂就捕。卒乃自刃而死。忍向走薩摩。依隆盛具語上國狀。隆盛慨嘆曰。事已至此乎。吾輩然無噍類。自其死奸吏手。寧蹈海自致。遂乘夜相擕投於海。是夜月明。偶會一小舟來。舟人視嘆。急濟之。二人已瞑焉。舟人看護懇到。隆盛僅甦。而忍向終死。島津茂久聞之。頗憚物議。乃竄隆盛於大島。隆盛以事被放

大島者。至是三回。因變姓名。自稱大島三右衛門。茂久諭諸將士。勿輕舉誤大計矣。後數年。隆盛起參藩務。先是齊彬子虎壽先早逝。因以姪茂久爲嗣。茂久後更名忠義。齊彬弟久光子也。久光初名忠敎。稱和泉。安政五年。茂久襲封。拜從四位下左少將兼修理大夫。興機尊攘徒俊起。竊相議曰。不誅幕吏。則攘夷之實功遂不可奏也。幕吏聞之。陰捕隨駮。京攝間爲之騷擾。島津久光憂之。欲自詣江戶獻議。文久二年四月。發薩摩。途至播磨。國臣等謂爲合舉事。不如倚七藩也。乃與同盟三百餘人。詣久光旅次。請曰。近

者幕府蔑朝命。親外夷。天下殆陷鬼域。臣等憤激。欲戴公以解公卿大臣幽屏。據大阪彥根二條三城下。令列藩奉皇駕於函嶺。東問幕府罪。悉殲滅醜虜。願諒臣等微衷。奏上以策大計。則天下衆庶之幸莫大焉。乃出一書呈久光。久光危之。因慰諭使國臣等留大阪以俟命。自入京師。因關白近衛忠熙以聞曰。頃日幕府刑戮志士。而志士忿憤日甚於一日。恐釀國亂。或陷外夷術中。臣不忍坐視焉。將東上爲國家獻微衷。途遇平野國臣等志士三百餘人。國臣等欲擁臣與事。臣慰諭以俟命。請速得朝裁。以鎭國臣等

忠熙驚，乃併久光獻言及關白書，奏之。帝嘉納焉。然以事涉過激，詔使久光護京師。關白以下留大坂者憤激不能自已。有馬新七等廿餘人將入京師直訴於關白。久光聞之，使人要於伏見。新七等不肯，因拒闘。[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可代酒井忠義。俄入二條城[illegible][illegible]。於是乎叡威頓挫，而幕府代之風起。久光作中[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累獻謀議。帝嘉其忠誠，倣備後三郎時詔故事，和泉賜名曰薩摩三郎。久光深恩之，因說中山忠能以伐狄。是時，荊衞是慮，占典所載。況赫赫神州受外夷凌辱，四民咄嗟之聲滿於道。前年常陸人宮田瀨兵衞

謁老中內藤信思。縷縷所說，至誠徹於金鐵。且聞近時五六諸侯同心戮力，將以舉膺懲之典，非敢抗幕府，偏欲雪國辱。卿請察之。忠能曰，近時國[illegible][illegible]多艱。天皇深憂之，屢下勅幕府，問諸侯意見。幕府壅塞勅意，不詢事於諸侯。天皇叡嘆憂慟，意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數日夜。侍宮闈者忍坐視之耶。雖然，諸紳微弱，無肯輔之者。子等請努力。蓋久光拜謝而退。是時齊[illegible]在江戶，意身為幕府親藩之親，豈有默視時變哉。乃上書言朝旨可遵奉，外夷不可親狀，以諫家茂。老中井上正直、水野忠精等非之。於是齊裕竊憤幕吏專恣，漸絕

佐幕。[illegible][illegible]能[illegible]雖不肯為故家所[illegible]也。從[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村而幕吏却識其家臣[illegible]在焉。或抹吾一言。嗚呼[illegible]齊已[illegible][illegible]為不孝之子，不欲為不忠之臣也。遂致意京師。先是肥後人宮部鼎藏、長島一[illegible]等[illegible]十[illegible]村源[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米藩府私結外交[illegible][illegible]動旨入京。長州藩親[illegible]外交。與津茂久[illegible]利[illegible][illegible]山內豐範贊成之。伊達慶邦、黑田慶贊、鍋島茂實、蜂須賀齊裕、池田慶德、池田慶政、龜井茲監等皆相屬焉。豈袖手[illegible]觀之狀耶。乃說藩老長岡監物曰，時勢已如此。[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非哉。然人必謂我侯受幕府之眷顧

非一日也。今而棄幕府非義，是所謂犬羊之見耳。宜詳之。我[illegible]之所在，以答幕府盛意也。否則我侯雖奮武，何面目見天下之人。況我欲來自曾臣事將軍，譬如兄。天皇則得非我父耶。我父有患難，兄不援之，而衆弟援之，固無不可也矣。況朝旨非敢從幕府特欲誅[illegible]吏[illegible]，[illegible]以齊斯民。且我侯遲疑失機，則志士不肖萬[illegible]各自為所欲為，其將孰大焉。監物告之。[illegible]順[illegible]順[illegible]不決。其二弟長岡護久、護美等[illegible]諫之。[illegible]順[illegible]聽。於是[illegible]械二[illegible]武平、源造等亡命，倡勤王攘夷於[illegible]。[illegible]是鎮西諸藩為之[illegible]。六月，久光與左

衛門督大原重德奉勅至江戸為國家議大計至八月幕議猶決乃與重德發江戸途過武州生麥英人觸馬擁衛久光前驅從士叱留之不肯從士怒斬之英人叩求重德亦憤英人驕慢駐艦於品川欲問罪以幕府將軍家茂聞之使人諭重德曰勅使任重矣而外人闖入以損國體焉若欲護之則不如絕外交於是家茂稱不肯已拜攘夷詔豈甘外人之凌辱哉如然以物情始悃他日而訖乃與久光還京師十二月久光獻米萬石以資朝廷經費三年三月家茂朝京師詔從攘夷太急家茂輒奉勅而幕吏或沮之久

光奏曰臣連陳鄙見規時事焉而讒口間之謀不行議或曰滯臣強在闕下恐媒孽不虞之變且攘夷期迫矣願賜數日暇就國以養兵詔允之先是英人以生麥殺傷事詰幕府幕府不能制茂久乃使人稟幕府曰聞英人欲獲我族久光而甘心焉夫英人失禮於我我斬之曲在彼而彼求其償何其戾耶兵請用兵決之當是時公卿將士亦多執不可償之說於是乎詔以五月十日為鎖港攘夷期七月英國軍艦入鹿兒島海徵償金曰幕府既納四十万弗於我而貴藩未決之請得二万弗以養死者妻孥不然則得其罪者而甘心焉茂久使人答曰殺人者死焉我法也然犯勅使肉薄將亦我國有法也卿等宜歸我日本政府論之英人怒欲輒奪兵艦而去會大風雨我兵追之英艦七艘碇轉自什砲戰益拒我兵亦砲擊破其六艘英人死傷過多是其一將不能復戰我兵急擊之英人銜恨不復援艦錨纜絡繹而走我兵乃奪錨帶歸之是月十八日諸港外艦撤去後及和議成英人要先所獲之錨茂久輒還與之且各國爭闘洋中奪錨則備言之四方告戰捷及和成得償金還之以為法是從也英人不償金而得之以故

喜出望外亦已而帝憤幕議因循不敢應機欲親征外夷慶德時在京師上疏曰古者天子親下自為將帥耀武於海外國史所載雖然方今內有公卿外有幕府列藩選其人以征焉亦奚自不可也若我兵敗績不奏攘斥之功則親王為之元帥而後議親征是為得其序焉今也至尊出征臣不為得其機且小栗政寧奉勅歸關東促攘夷期幕府可必剛敢自斷莫輕舉誤大計則國家之幸孰大焉書已入或曰慶德通意二條齊敬及幕吏以沮親征又曰慶德悚惕豈沮親征者乎如其踏奏出於藩吏黑部權之助等意

其奸以口舌不可爭也同藩河田左久馬等二十二人竊相議曰不除奸吏遂不能見吾侯正議八月十七日乘夜刺黑部及高澤省巳早川卓之丞而兆加藤東次郎者亦嘗阿黨黑部聞變恐怖自伏劍而死先是天皇親征之議起或傳內旨徵久光久光以命之不公不敢應天皇欲詔召之時朝議疑薩人餘姉小路公知免禁門宿衛鷹司輔熙三條實美等亦以公知遇害之故沮久光久光固不知殺公知之事謂奸人作間也九月茂久與毛利慶親山內豐信率兵抵大阪上書請斥奸人十月茂久豐信入京師奏請

與家茂慶喜慶永等為慶親議事詔召家茂等元治元年正月茂久奏曰八月十八日之事臣不堪悲痛朝令夕革自古為衰世之弊習敢請天皇親與輔弼公卿俯察時勢人情以建不拔之基明遠大之謀臨事莫紛紜不然則良法奇策亦屬徒為傳不云乎本立道生如其大計宜下令列藩以採公議帝嘉納焉是月詔叙久光從四位下任少將兼大隅守二月茂久上書請建祠湊川祀親王護良源親房楠正成招其忠義魂以禱護國攘夷帝優嘉納焉命茂久董其事是月護久護美奏曰自要港已開激徒橫行有櫻

田以下變初毛利慶親謀朝幕協和而朝旨幕命未盡善也如進慶親官又賞馬關之擧皆稱為僞勅臣未知其詔也毛利氏問執舊詔以新詔為僞勅遂致紛亂矣請詔召慶親父子若其重臣於大阪說諭懇到使毛利氏信朝幕協和而後責其勾引七卿暗殺幕吏等罪則慶親必謝其過也若夫執迷違旨則天人所俱誅誅收振之今也廟算不出於此臣為國家危之於是朝廷置參與職以容保慶永久光豐信宗城護久充之三月池田茂政策九事一曰定國是和人心是為攘夷之基本二曰長崎新潟箱館三港之

外可禁外國船入泊也若犯約則擯斥之三曰可速緣橫濱鎖港之實四曰省江戶城營繕可以充軍資五曰將軍宜入大阪城以議海防六曰尾張前亞相館二條城可以守衛京師七曰募金於富商可以贍海力不支者若不修其武備者宜嚴加譴責八曰可禁藩士游說親王公卿九曰可許毛利氏入京師此數者今日之急務而一失機則國勢恐土崩不可復收也家茂頗悟而未能恨茂久又奏曰嘉永以來未見內備充實之功將軍推至誠一新天下耳目則攘夷國成亦非太難也願朝廷制大體而幕府不盡其

職掌矣。客年。弊邑與英人戰。以砲艦不完。不能盡粉
敵艦。遺憾何已。誠能充實軍備。振起士氣。則膺懲之
典可舉也。將軍既奉勅而來。下播海守備之令。使人
生疑惑。請速表實。以鎮衆情。四川濟裕慶德齊正等。
累遷參議及宰相。並叙從三位。慶應元年。家茂在大
阪。將伐毛利氏。徵南海鎮西兵。二年四月。茂久齊裕
等。致書京師。奏曰。征伐者天下重典。其名正理明。則
將士不待令而會焉。客歲。德川慶勝西問毛利氏罪。
觀察其悔悟恭順狀。解兵而還。今復將軍伐之。是曰
無名師。臣等不欲出兵以援無名師。請辭焉。使其臣

大久保利通至大阪。謁老中板倉勝靜。諫其征長。細
川慶順亦東。家茂曰。將軍道大阪殆一年。將士念歸
動欲擁將軍而東願。不徹將士之意。且在大阪而通
意西藩。以定人心。則今日之事可坐而制也。家茂不
納。命慶順出兵援幕軍。七月。慶順部將長岡監物溝
口藏人等。擊毛利氏兵於豊前破之。幕軍參將小笠
原長行。指麾失其宜。監物藏人等怒之。輙引兵而還
於是幕軍不振。長行航走長崎。八月。小倉城陷。茂久
聞長防士民激發。幕軍取敗。與久光等相議。以自國
家受外侮。殆十年。幕府失鎮御之術。國是未定。內訌

之機已發於櫻田。尋有五條筑波之亂。其肅整內政
急於救溺。而將軍不省。輙興征長師。何也。嚮德川慶
勝諒毛利氏謝罪。班師。乃毛利氏已有辭而長防上
氏所歎訴。幕府一切卻之。豈可謂公當哉。且疑毛利
氏使臣宍戸備後等。若夫糺問使備後等無容喙。則
其士民亦自知罪焉。今則不然。妄拘留使臣。箝其口
士民益憤恨。以幕府不為直。況如襲大島郡事。頗類
海賊。固不忍言也。不唯激其士民。國家治亂之所係
焉。不可以不審也。乃致書京師以聞。時家茂甍於大
阪。帝下詔慶喜議之。茂政及蜂須賀茂韶上疏。請黜

松平容保等。一新天下耳目。茂久亦使人謂山階晃
親王曰。宜以德川元千代為將軍。廢二條齊敬及朝
彥親王松平容保等。以寬典處長防也。不然。則干戈
無止時。王請計之。親王乃領焉。翌入朝召慶喜等議
事。十二月。帝崩。遺詔勿開兵庫港矣。且曰。可處毛利
氏以寬典。三年四月。茂久宗城入京師。慶勝慶永等
亦相踵至。俱請奉遺詔。將軍慶喜不肯。上書累奏請
開兵庫港。慶德茂政。茂久等。上書奏曰。兵庫港者京
畿接近之地。先帝深憂腥羶闌入輦下。遺詔勿開港
矣。今也將軍所奏事情似不得已。雖然先帝所肯不

制可。況陵土未乾。新帝猶在諒闇。職懷撫遺詔。何以示信義於天下也。臣聞外人重信義矣。果然則謝彼以此。亦何有不服從。知此則欒知陛下為幼子而將軍亦應衛為忠臣也。臣等欲請忠升二道之不淨族焉。當是時茂久豊信等議與慶喜不相協。各以病就國。齊正宗城等亦相尋就國。十二月茂久豊信又淺野茂長等奉詔入京師。無幾詔廢幕府。解慶喜容保等職。容保等弗懌。消茂久等所為也。乃欒兵大阪。茂久奉詔使部將西鄉隆盛伊知地正治等。率兵八百。守鳥羽。茂長豊範及毛利氏兵守伏見。明治元年。正

月三日。容保定數。分兵為二。遂伏見鳥羽。隆盛正治及毛利氏部將山田市之丞交野十郎等。要却之。適議久奉詔北上。至大阪。慶喜使人要之。答曰。朝廷傳旨。徵臣等若違鎮將旨則罪無所謝。況朝廷有戒心。何稽留之為。容保等亦使人百方說示止之。議久不答。乃率精兵數百發大阪。將入京師。賊兵遮路。議久大聲呼曰。臣長岡澄之助。奉勅赴京師。宜速開路。不然則當一擊破之。賊兵不能爭。議久即入京師。帝慰勞之。命議禁闕。乃日隆盛正治部下及諸軍並進。賊兵據淀城外設伏。挑戰。我兵知其有伏。不輙進。

隊長石川厚狄伊集院與一等。奮曰。彼示失機如其怯何。與敢死數人進伏即起。厚狄與一等數人血戰皆死之。正治憤激。麾兵大破賊兵遂取淀城。賊兵退保八幡橋本。我兵又破之。賊兵遂大潰。正治等乘勝與市之丞十郎等兵追北。十一日達大阪。將慶喜。容保以下已逃。其兵亦皆逃亡。正治等乃還兵縱火大阪城。奏大捷於京師。已而茂久議久慶德茂政。齊正等奉詔出兵討東北諸賊。連戰一年。遂平之。

續日本外史卷之六　終

續日本外史巻之七

馬杉繫　著
賴復　閲

天皇前記

毛利氏

小内氏　浅野氏
佐竹氏

續外史氏曰。長防之為州三。而皆海。而東控山陰山陽。其收穫之利。從踰百万石。昔日輝元之削疆土也。僅以長防二州。為其有焉。部下將士。或困跟縮。輝元。使從弟秀元。計其歳入。秀元答曰。大凡不下於七十万石。輝元曰可矣。由是觀之。當時二州之歳入已如此。爾來填海闢山。其贏利可知耳。毛利氏以累世勤王之數。舊受眷遇於天朝。特渥矣。嘉永安政之際。深憂國運衰邃屢。上書諫幕府。弗省焉。猶且欲匡濟之。百方苦議。與幕府諸老。反覆論辯。殆倅肝腦而議遂不相協。乃奉勅入京師。時島津氏先在焉。山内氏亦踵入京師。因勅三氏。挽回衰運。三氏協力以共馳驅。務。副宸慮。藩吏胥苦之。陰謀離間。島津氏素推中川王。毛利氏乃推三條公。勢以相抗。山内氏居間務謀以協同。而一旦分崩。釀成癸亥甲子之難。毛利氏

之窮厄。殆至不可救也。然而勤王之宿志。未嘗衰退矣。所以然者何也。蓋長防據山海形便之地。壌兵馬於南海。鎭西以扼山陰山陽之要衝。加之自高杉大村山縣諸山川兵。如神者其利不啻踰百万石。以通志於京師。而山内蜂須賀淺野有馬兩池田諸氏皆一時雄藩。俱懷勤王志。乃如晴相應者。島津氏亦復竊結款。以援我窮厄。於是乎幕府大兵英佛軍艦雖環攻之。不能遂抗長防矣。賴子成曰。大凡英雄成事皆以為智慮所致。而其事之合義。自能服人心者。而不自知也。論者徒視其成敗。謂盡成於智慮。而不知天下之事有出智慮所不及。余謂大勢一變。毛利氏之再得拜天日者。是不因其智慮。而因其地利與人和。不因其地利與人和。而因其事之合義。予成又曰昔者孫堅以英雄之姿。志鄕漢室。奮討强賊。出身不顧。又有兼雄之子。遂能據有江東。以耀武之勢。而不能取焉。余復從賛。今日之毛利氏。毛利氏守志於窮厄之中。以奉宸衷。可謂義之大者也矣。而明治之初出兵保護王室。討平東北亂賊。其功績非啻孫氏之比。況為國家畫其政維新之大策。其功之大成果。何如哉。亦以其事之合義也。

毛利氏大江廣元。爵大膳大夫慶親。十五世。祖曰元就。元就生隆元。隆元生輝元。輝元累進拜權中納言。慶長之初。降德川家康。康削其山陰山陽之地。更授長門周防二國。事皆載在前史。今不贅之。輝元生秀就。秀就生綱廣。更冐松平氏。綱廣而還。父子叔姪相繼襲封。並拜從四位上大膳大夫。文久元年。慶親養族淡路守元蕃弟定廣為嗣。任長門守。慶親後更名敬親。定廣亦更名元德。二年。元德與島津久光。山内豐範。在京師。俱議尊王攘夷。議以副敕旨。

山内氏出於鎮守府將軍藤原秀鄉。秀鄉十世孫首藤義通。居相模山内。因氏焉。其裔徙居丹波三宮城。

天文永祿間。有久豐者。稱山内孫太郎。其子盛豐。稱但馬守。仕織田信安。自丹波徙居尾張。先是。信安與族織田敏定。分尾張八郡為上下。敏定領下四郡。居清洲城。稱下織田。信安領上四郡。居岩倉城。稱上織田。盛豐為信安守黑田城。永祿中。敏定族信長。與信安有隙。攻拔岩倉城。尋攻黑田城。盛豐力戰不利。與長子十郎死之。次子一豐。時年十三。憤父兄戰沒之餘。流寓四方。不能自給。後數年。折節隸信長。稱猪右衛門尉。有賈人。自東奧來。鬻馬。其馬雄姿龍踏。稱關東無雙。而其價貴重。衆無購之者。賈人將牽而去。一豐意望殊急。而苦無其資。乃歎曰。吾新就仕途。未嘗表寸功也。乃騎如斯名駿。以入君家覽觀。則足稍表吾武。而貧困無其資。何遺憾之多。於世乎。其妻聞之。謂一豐曰。妾聞名馬價貴矣。不知幾許金乎。一豐曰。黄金十兩也。妻曰。然則可獲其馬矣。妾請給其資。輙開鏡匣。出十金授一豐。一豐大驚。罵妻曰。身運貧窶。有年於茲。汝有金。秘之以不救吾困苦。慳吝何如。其妻答曰。卿言信然焉。然妾初嫁卿也。父授此十金。戒曰。勿敢供尋常貧用也。夫士之苦貧。亦尋常耳。宜

臨夫婿大事。以供之也。妾守父戒。與卿共嘗艱苦。蓋久矣。頃聞京師有觀馬宴。卿騎此名馬以從君侯。則不獨卿之榮。君侯之名譽亦不為不多矣。是以供之而已。一豐因獲購其馬。已而信長入京師。一豐騎而從之。信長觀其馬而驚曰。騎之者為誰。左右對曰。山內猪右衛門也。信長乃召一豐。問其所獲。一豐答以實。信長感嘆久之曰。眞個良馬也。嚮使與人。牽而去。恐為信長家人不識馬。吾聞一豐流寓非一日。雖纔就仕途。家道貧窶可知也。何圖獲良馬以示我武威於京師。實吾良臣也。命屬羽柴秀吉增其給祿。一豐

從秀吉連戰力戰天正十一年賜羽柴氏[illegible]濱城[illegible]之
十三年從近江長濱城轉對馬守十八年從[illegible]從
遠江掛川城食五万石慶長五年家康之東也一豊
從至下野宇都宮其妻在大阪使人間行報[illegible]行
長等舉兵狀從家康在下野者未審[illegible]召
諸將七間其歸向衆不敢答獨稱[illegible]康
一豊亦因[illegible]人[illegible]報已審三成等狀[illegible]城
地在海道東上旅館及其妻等使以質于吉田兵
守懸河則以中間稍暇支數月諸將七間之議即決
於是西[illegible]成家康大喜嘉吉田者家康女婿

一豊乃委質於輝政與正則等為
先鋒馳下美濃大戰關原走敵將行長以功除土佐
守慶長七年始就國修高知城居之明年詣江戶謝
恩家康從容問曰土佐歲入有幾許乎一豊對曰大
凡可二十万石家康驚曰昔者長曾我部氏在土佐
日故太閤館之吾亦從至其國考察[illegible]以為歲入
不下百万石故賜汝以酬其勞何圖如斯其小也一
豊感泣拜謝撫之辱尋叙從四位下一豊無子養弟
康豊子為嗣大將軍秀忠賜名忠義前將軍家康養
松平定勝女妻之命冒松平氏已而忠義拜從四位

下土佐守兼侍從有四子曰忠豊[illegible]一安定豊而
長子忠豊襲封以[illegible]分受新地忠豊拜從四位下土
佐守兼侍從忠豊子豊昌襲封而無男修理亮豊
曾孫豊房襲封亦無男弟豊隆襲封[illegible]
八世孫豊敷襲封豊[illegible]無子[illegible]
拜從四位下土佐守兼侍從[illegible]諱
其[illegible]繼任土佐守叙從四位下兼侍從文
以[illegible]京師也淺野茂長亦使其義子長勲

淺野氏出於貞純親王親王第六子曰經基經基有

武於[illegible]為[illegible]臣賜姓源經基長子滿仲居攝津多田
任左馬頭滿仲長子賴光任攝津守相繼為禁中武
衛賴光七世孫美濃守光衡次子判官代光時以淺野
為氏其後[illegible]居尾張永祿中有長勝者仕織田信長
為弓隊無子養二姪女長女嫁木下秀吉[illegible]迎
族[illegible]子為嗣名長政以[illegible]妻之長政亦
以弓隊[illegible]信長及秀吉受封播磨信長命隸秀吉長
政為秀吉所[illegible]望[illegible]於與秀吉亦眷顧不為不腆
秀[illegible]長政[illegible]為秀吉屬策規畫後頗豊臣
氏[illegible]拜從四位下彈正大弼兼作[illegible]是

長政居近江阪本城。食若狹九万石。後以累功。賜甲斐國。食二十一万石。秀吉薨。後與石田三成。有隙。長政子幸長。惜惡將構三成。德川家康。居間解之。長政終老。辭職。赴其封甲斐。尋屏居武藏府中[illegible]川秀忠在[illegible]中[illegible]時使人慰問之。至長猶自[illegible]部以秀吉遺托。謂常此聽淺野氏。慶長五年。家康東討上杉氏。幸長率兵從之。及三成叛。幸長先驅至美濃。攻拔岐阜城。長政亦從秀忠自東山道西上。會美濃軍。幸長進戰關原。擊走三成。賞以功。更賜紀伊。食三十九万五千石。敘從四位下。任紀伊守。

十二年。長政致仕。家康特賜常陸眞壁郡。近江越智郡。以其五万二千石。為養老邑。長政乃攜其妻及次子長晟赴江戸。以老。為家康奏請。以長晟為右兵衛佐。以從備中二万石。幸長無子。長晟入襲其封。任但馬守。元和元年。為家康攻大阪有功。亦敘從四位下。二年。以秀忠命。娉家康第三女。為夫人。七年。賜廣島城。徙居焉。食安藝備後四十二万六千石。而[illegible]侍從自[illegible]。子因長治。光晟。長治以嫡庶不得為嗣。別賜備後五万石。居三吉城。次子光晟。以家康外孫。[illegible]為嗣。任安藝守。拜從四位下侍從。冒松平氏。尋轉左近衛少將。長子綱晟。襲封。拜從四位下彈正大弼。綱晟八世曰茂長。任安藝守。文久二年。詔召茂長。茂長會臥病。使其義子紀伊守長勳。詣京師。與島津毛利山内三氏。奉詔議國事。當是時。佐竹氏出兵。京師護衛禁闕。

佐竹氏。出於鎮守府將軍源賴義。賴義第三子新羅義光。孫昌義。甞領常陸佐竹。因氏焉。丈治之季。昌義孫秀義。率兵。會源賴朝於下野。討藤原泰衡。秀義旗幟皆用白。與賴朝旗幟無別。賴朝乃取月輪扇。賜秀義。為其徽号。秀義六世貞義。隸足利氏。其曾孫義盛

無嗣。以上杉憲定次子。為女婿。名義仁。勳舊將士弗懌。乃欲奉貞義曾孫興義為主。於是足利持氏。使岩松持國。攻興義。長倉城。將士不能支。遂立義仁。為主。應永之季。鎌倉亂。義仁率兵。援持氏。以功賜錦號。為關東八家之一。義仁六世義重。稱常陸介。當是時。管領上杉氏亡。關東豪族。悉屬北條氏。而常陸下野將士屬義重。北條氏直憤之。累攻常陸。義重力戰卻之。時有江戸重通者。亦為常陸豪族。以其通北條氏。義重攻滅之。尋取水戸城。使長子義宣。徙居。自老于太田城。天正中。豊臣秀吉伐北條氏。義宣率兵屬

之以功為常陸三十三館總督已而欲威三十三館
併其采地以領焉因石田三成而謀唯秀吉在伏見
城義宣赴請曰冀賜殿下信書撫馭本國而豪族并
兇暴不肯從指令是蔑殿下也令而不制之恐違戾
徒日多願賜其裁斷三成在側累贊義宣所訴秀吉
作色曰奴輩凌我固有罪卿為吾處之義宣大喜馳
就於國托事微豪族三十三人悉誅死遂併其地食
八十万石於是威權震關東蓋由三成贊成也秀吉
薨後三成將罹禍義宣率兵赴援三成屢得不死無
幾三成陰圖伐德川家康義宣在常陸遙應三成自

將步騎四萬餘出陣多阿郡欲與上杉景勝前後夾
伐家康家康時在宇都宮纔西擊三成等於關原大
克之義宣悵望不知所出族將東政義諫義宣降家
康義宣逡巡不決父義重憂懼遣重臣緒置大藏人
見土屋通意家康家康不答義重乃赴伏見謝罪家
康視其老悃可憫不肯問罪後數年義宣赴伏見謝
恩家康命收常陸國更賜出羽秋田二十万石國老
群馬丹波說義宣曰願我兵有四五萬糧仗亦應支
十年盡死守故土義宣曰今也天下將士悉屬家康
無援我孤國以受天下兵勢固難保也且三十三館

遺族兆機作亂必矣其死於輕卒手寧莫大焉遂率
七千餘騎從秋田群馬在常陸衆兵無幾敗死憂悵
之季義宣與諸將攻大阪大戰今福堤中諸將檢
津某等數人最有功家康賜感狀及絹帛賞之義
宣累進官至左中將兼右京大夫無子養弟岩城貞
隆子為嗣名義隆累遷官至左少將兼修理大夫義
隆十一世義睦無子以相馬益胤子為嗣名義堯拜
從四位下右京大夫兼侍從後陞從三位左中將先
是安政元年正月長門人吉田矩方在江戶疾外人
傲慢無禮凌辱我國體慨然講攘斥策意以進退不

使木船當鐵艦如神未可保必勝也乃謀佐久間修
理修理曰察方今宇内形勢自非周諳海外各國律
習軍艦蒸氣要術未可以講海防也矩方乃感發會
米國軍艦泊浦賀矩方欲駕遊海外觀其情勢乃與
同藩庶木某就米艦而告請艦將不聽許齎京作將
軍家使人捕矩方命毛利氏錮之居二年事乃解
五年老中間部詮勝請京師奏請開港締約矩方聞
之竊欲刺詮勝毛利慶親大驚使人捕矩方再錮於
長門幕府召矩方於江戶糾問數條矩方以實答焉
六年八月遂刑矩方矩方為人慷慨以國家憂為已

長慶親子寧川遂使之刑死矩方黨麻田幸輔高杉
晉作久坂義助入江九一等亦慷慨激誠愛親深勤
下懷慮羽慶親乃指江戶極論外夷不可親之狀家
茂邪省慶親謂幕府先締條約於外國而後奏聞朝
廷責其專斷吏指事左右不肯奉勅強迫出於不
得已而天下爭啟不以幕府為直也大割從蕃府相
和之本也而今港開鎖抑未也若是可自戢十室
失。是我國體合國體已定則開鎖之權在我因彼航
海之市西洋各國亦無妨也文久二年二月慶親說
者以久世安藤因承井伊氏擅政之後未能洗除餘

弊抑和宮之降嫁也將軍當入朝謝恩且如攘夷宜
勿以朝旨在將軍或食言於是天皇震怒世或以幕
府為違敕上時自然鍋島齊正山內豐信伊達宗城
等列藩缺望各為自守之計國勢已如此今而無大
處分則必有噬臍之悔也僕為幕府危之廣周曰
卿之所謂大處分者僕不知其為何物請受明教慶
親奮曰為今之計在以松平春嶽為大老以刑部卿
慶喜為輔將發當川路聖謨佐佐木顯發等以一新
大政不能則否欲與薩肥諸藩奉詔以令四方也廣
周愕然先是慶親使其臣永井雅樂撰上國狀至是

薦雅樂於廣周雅樂專主開港希幕旨廣周乃與諸
老議召雅樂授密旨西上說京師四月豐信宗城等
奉密敕解其幽屏雅樂既入京師說中山忠能說
以時勢不可已請得外國條約敕裁當是時京師邸
唱攘夷上下俱憑雅樂雅樂終不得要領而東長門
人在京師者欲陰刺雅樂要之大津驛雅樂諜知之
間行出京師取路東山道歷以身入江戶慶親怒絀
雅樂於長門遂命自殺乃使人謂細川齊護曰吾久
以來數說久世安藤二氏請定國是久世氏乃召我
臣其授密旨從說京師事非容易矣吾深憂之願盡

高議以觀眾心是月慶親移病就國留嗣子元德於
江戶以議國事元德乃說幕府諸老曰近日內憂外
患並至人心洶洶將軍宜朝京師會列藩以議國是
凡事之大者奉詔令天下則德兆七氏將知公議所
在矣諸老弗答五月元德留書幕府奉敕入京師帝
召之簾下詔曰乃祖元就勤王事已尚矣乃父慶親
嘗憂外患強梁欲佐幕府副朝旨其意可嘉焉今也
汝不忘祖先勤王之遺志奉勅入京師朕太嘉焉宜
在輦下與島津久光戮力以鎮衆心元德感泣奏曰
臣雖無似謹奉詔顧勿煩宸慮因拜謝而退自是元

德在京師與久光屢入朝獻攘夷策討論國是意謂幕府自締條約開諸港奸商投機恣昂低物貨世擧困之況京師三塞之地上民誥窮乏太切豈可坐視之哉乃使人諭京攝豪商勿恣昂低物貨於是乎京阪士民慕毛利氏如慈母四方志士亦聞其聲擧就入京師贊成元德議者殆千人是時故吉田矩方黨高杉晉作久阪義助入江九一山縣狂介等在長門日議攘夷策乃不論上民擇慓悍耐事者編入兵籍呼曰奇兵隊以備海防八月山内豐範奉勅入京師與島津毛利二氏戮力以鎭國是時人仰其威望凡

語尊攘者必先以薩長土稱天皇深嘉三氏忠誠詔曰家茂已奉詔解親王公卿及諸侯幽屛而士族罹縲紲者未解朕疑其意且如安島帶刀死國事者亦不斟酌今也欲招集其寃魂使子孫長奉祭祀也汝等以爲如何元德拜詔請赴江戸與家茂等議之帝制可焉八月元德赴江戸與幕府諸老反覆討論家茂乃奉叡旨無幾元德還京師以聞已而就國慶親代朝京師十月豐範與中納言三條實美少將姉小路公知奉勅赴江戸傳攘夷詔令家茂奉旨當是時朝彥親王及近衞忠熙等結於島津氏三條實美姉

小路公知等結於毛利山内二氏勢稍相軋松平容保爲京都守護陰謀其排陷天皇不樂焉三年正月慶親陞從三位宰相二月有人集唐橋村農總助首於豐範邸下揭示曰千種少將當助暴吏姦謀將以極不義之榮華遂與島田左近賀川肇等謀謀陷大臣公卿其罪跡有不可擧說者因乞首級至於此如其深旨天地神人所知諸諒察焉豐範大驚使人檢其首則非少將也蓋少將引罪屛居於唐橋村總助乃其里正也嘗得千種氏寵幸故戮之以諷云豐範頗有悟已而就國慶親亦奏請就國巡視長防海岸

嚴其兵備時將軍家茂在京師詔督攘夷期甚急家茂奉詔以是歲五月十日爲期帝乃下詔布告於天下於是列侯各就國以嚴海防幕吏不懌焉將擁家茂歸江戸帝震怒益疾幕吏横恣五月十日佛國軍艦自豐前海入周防海遂碇赤馬關毛利氏戍兵擊却之廿三日英國軍艦冒風雨來碇我兵在阿彌陀寺礮臺者砲擊破其艦英兵放輕舸來逼戍兵力戰英人死傷太多時英艦在龜山洋者突進來襲我兵死之者數十人英艦亦退去廿六日英艦更自玄海入我兵在觀音寺礮臺者逆戰英艦砲擊龜山礮臺

我兵不屈。三而合撃。遂破英艦。英艦逃走。六月朔。英艦又自周防洋進。阿彌陀寺。第小二臺兵巨砲連射。英艦破龜山礮臺。向南濱。元德聞警。率精兵三千。自八幡山下航。向赤馬關。英艦望見之。要擊元德於龜山洋。元德太急。赤馬關戍兵以甲眞虎勢二艦援元德。英艦砲銃連射以却之。元德益急。自麾兵取長槍。抛英艦。英將傷頸而斃。於是英兵沮。甲眞虎勢二艦來問。見英艦。英艦急彈甲眞艦。艦敗而沈沒。虎勢艦蹴進。英艦不能支。乃射火彈於南濱而去。元德駕虎勢艦。追躡至周防洋。不及。日已昏暮。元德選赤馬

關五日。佛艦二艘。自周防洋來。襲左京亮毛利元周以兵三百力拒。不利。佛兵駕輕舸。縱火前田村而進。元德以精兵千餘逆戰。大破佛兵。斬獲頗多。時幕吏數人在獲中。元德以為幕府唆外夷以攻我也。乃決戰欲鏖之。佛兵不能支。遂棄前田村而退。元德告急豐前小倉。請戮力攘外寇。小倉人不應。已而佛艦乘晴霧東去。元德使人謂小倉藩主小笠原忠幹曰。危急相援。鄰國之義。今也袖手傍觀。特背攘夷詔令。一旦有事。則對岸之地。吾不保彈丸不及。卿其領之。忠幹答曰。將軍在職。僕唯知奉幕命。未知奉詔令也。如

其受彈丸。吾不得從命也。忠幹官大膳大夫。食十五万石。其城地正與赤馬關相對。而忠幹一意奉幕旨。不嘗有異分之色。門物慶親。元德及長門人。繼讀忠幹之背大義。帝聞慶親父子先諸藩攘斥外夷。激感不已。中將正親町公董來賜詔。以慰勞焉。且下詔四方。速近藩互相應援。以掃攘外寇之制。而懲忠幹不援我之過也。是月。幕府使目附中根一之允來責妄啓兵端。慶親元德怒曰。將軍奉詔已布攘夷令。限以五月十日。吾不怠其期。黽勉以攘外寇。朝廷賜命。慰我軍勞。子等以幕府吏員。猥矯朝命。何其戾乎。因

拘留之。後有人殺一之允云。當是時。慶親將士深怨忠幹。依公董請。征小倉。公董報之京師。帝欲拜朝彥親王為將將。以征小倉。親王沮之。事遂罷。松平容保憎毛利氏過激。謂不除之。則難以掃田幕威。密與朝彥親王謀。毛利氏將士在京師者。不之察。八月十八日。容保下令。俄解毛利氏宿衛。部將高杉晉作入江九一等。憤怒不已。乃欲詣鷹司邸稟事。是日。禁門皆閉。不許毛利氏兵入禁中。晉作益怒。遂毀鷹司邸後門而入。謁關白輔熙曰。我藩誠忠。世皆知之。何圖俄遭擯黜。臣等不知其所以也。請蒙明示。而制部下。不

然則拘泥漢物照生匪則之變。輔熙曰，吾雖職居關白，十日之事，嘗不與知也。吾且入朝，希叡旨，汝等宜鎮撫部下，以俟後命。時前大納言柳原光愛傳詔，將輔熙入朝。輔熙驚愕，不知所出。會中納言[illegible]實美等掀之來，投曰，臣等聞禁闕擇騎將入，勅容保拒臣等，因制其下不得入朝。於是臣等不得入禁中，不知是那般之變。幽囚則皆以臣等爲[illegible]。輔熙答曰，余如其旨亦已傳詔，俾吾入朝，卿等請察之。旨作在臣下，忽臨斷耳。乃進言曰，奸賊果爲奸，臣請一死，欲以明叡慮之所在。諸卿之言未畢，實美諭曰，

汝且勿[illegible]，兵且愼熟計，以處變時。國事掛中納言三條西季知，左近衛少將東久世通禧，侍從四條隆謌，右馬頭錦小路賴德，修理權大夫壬生基修，主水正澤宣嘉，亦皆來在坐，乃相率投大佛寺廣寺。毛利氏兵二千餘人從之。近衞兵聞變馳集于廣寺者殆萬人。於是實美等，謀容保，皆作乃謀議曰，賊皆在禁中，不可輙也。請誘之部外，以決戰。諸子[illegible]乃急部署其門，向下。利氏督將益田[illegible]純，吉川經幹等，諭止之，以勤丁以權籌下，其罪不細也。不如退而謀之。實美等亦然之，謂自非還毛利氏，安得掃攘外夷，以安宸慮。遂相率而西。帝驚，遣柳原光愛留之，不及。詔削實美以下七人官爵。是月，詔召豐信與[illegible]禁毛利氏兵上入京師。九月，豐信與島津茂久[illegible]松平容保親[illegible]大阪致書京師曰，願斥[illegible]親[illegible]松平容保池田慶德，酒井忠績[illegible]正朝議，不然則[illegible]數久[illegible]相[illegible]上日，公卿危懼，莫敢奏達[illegible]與三[illegible]餘始者多，遂刑死。茂久等謂容保等[illegible]知也。十月，茂久與[illegible]率兵入京師，將有所[illegible]利氏國於[illegible]上書，請復實美以下官爵。慶親亦因[illegible]少[illegible]勸修[illegible]經理上書，請入京師，皆弗報。十二

月[illegible]浪[illegible]根[illegible]下總井原[illegible]計，伏見[illegible]總關[illegible]護久等，欲[illegible]而議之[illegible]之[illegible]薩摩[illegible]兵[illegible]長崎，豐前田野浦[illegible]戍兵[illegible]船[illegible]砲擊之，船中死者[illegible]氏[illegible]治[illegible]正月，將軍家茂入朝，詔曰[illegible]利慶親[illegible]攘外夷，固非朕所望。又曰，如容保慶永等忠慮[illegible]以[illegible]國家樞機，朕視汝等，猶子也，[illegible]視朕亦猶父焉。家茂感泣奉詔。茂久，豐信等聞之，謂前後相反何也。然今爭之不可也。乃罷宿衞兵，於

京師而歸容保益縱細作以諜其離間自是豐信稱病不敢入京師六月慶親使國老福原元僴伏見分疏藩情且部兵四百餘人從之一橋慶喜松平容保等使之諭序從兵不肯慶親使國司親相益田親施率兵五百相踵至嵯峨山崎助元僴長門守元德與實美季知等以千餘人繼之元僴親相親施鞠躬分疏并慶親父子寃併請復實美等官爵弗報元僴等憤怒謂爲朝彥親王及慶喜容保等所壅塞乃相議曰不進除君側之奸安得拜天日七月十九日昧爽元僴親相分兵三道入京師將有所請慶喜容保

等部署官軍二万餘護京師元僴親相等猝突奮戰殆破禁門官軍縱左右翼擊之元僴先敗半田紋吉死之紋吉名成久筑後人嘗在京師唱尊攘奉前侍從中山忠光舉兵大和軍敗與忠光等數〻走長門至是從元僴自伏見進與官軍戶田氏彬兵戰蒙銃傷死親相亦戰不利多失其良收兵而還長門家茂唱毛利氏兵犯闕罪奏請削慶親以下一族官爵以大納言德川慶勝大藏大輔松平茂昭爲總督部署島津氏以下二十一藩將士所向討長防二國歐米各國公使亦以軍艦十八艘來襲蓋報客歲之役也

八月五日歐米軍艦來攻赤馬關我兵礮擊却之詰日外艦數艘復來逼砲丸雨注我兵不能支遂棄礮臺而退外兵乃用輕舸就陸自板谷村進我兵還戰破之外兵死者無算而佛艦別隊自前田村進衝我軍後我兵敗績七日佛兵據山結寨以狙擊高杉晉作小田市之丞等分兵挌鬪數合互有勝敗慶親意令也幕兵在前而外艦掎我後是腹背受敵也我兵尚萬死未可保必勝也乃令諸軍以彈藥已竭爲名使人至外軍以議和外將責以客歲之舉慶親乃舉攘夷詔書及幕令爲證左外將觖首肯焉遂戢兵而

去無幾各國公使會橫濱相議曰宜徵償金三百萬弗也乃請幕府曰毛利氏所以鬭我者蓋奉朝旨幕令也彼已有其證左何獨以我爲讐哉乃幕府臣言以責我也宜償軍資三百萬弗以謝我勞也不然則吾藩兵抵長門可直議之已幕府諸老困之乃答曰幕府徵之長門可以致卿等焉請勿復煩慮公使皆頷之是月家茂使伊達宗城傳命慶親曰曩日其藩士恣入京師敢犯禁闕罪非輕也宜慶親以下一族屏居以待命慶親答曰嚮使福原元僴分疏藩情何圖元僴違節度率兵犯闕下亦敎戒無素之所致

也請以寛大至仁綏吾罪則幸甚因使族毛利元純拘執元僩親相親施以下首謀十餘人十月幕軍總督德川慶勝副總督松平茂昭入安藝以廣島爲牙營刻期逼長防慶親使人因淺野氏公疏曰聞征討期已迫聳懼不措願審吾衷情以得寛大處分乃慶親元德出山口城屛居天張寺謹愼以待命先是毛利氏將士紛紛議論不相恊遂分爲二黨吉川經幹宍戸備後毛利能登毛利伊勢等主恭順而麻田幸輔前田孫右衛門等唱戰守目備後等稱俗論黨備後等怒將捕幸輔等幸輔乃引罪自殺其黨三千人

相率投三田尻時三條實美三條西季知等在三田尻諭就恭順於是乎闔藩肅然經幹備後等毀封內柵門撤要衛守備閉將士邸宅謹愼恭順以表無他幕府大目附及軍目附數人來而檢按焉總督部將成瀨正肥率兵三千屬之我藩諸老有司迎之山口以示恭順之實已而大目附以下還廣島我老相議曰不如速刑元僩等以謝罪也十一月遂斬元僩親相親施等首謀十三人經幹使人至廣島因淺野茂長布旨曰征討日逼慶親父子一族闔藩恐懼泣血不遑待命乃刑首謀魁將以謝罪且實美季知以下

朝紳在三田尻者或從之封外或還諸京師唯命之從願爲我稟總督以申救之茂長稟之總督十三日我老志道安房携元僩以下首級至廣島稟總督曰如首謀宍戸左馬介佐久間左兵衛竹內庄兵衛中村九郎久坂義助寺島忠兵衛來島又兵衛等十餘人或已死京師或今誅之以表誠意無他耳時經幹及毛利伊勢相踵至廣島陳慶親父子謝罪狀十六日總督慶勝召經幹下令曰速毀山口城從朝紳於境外慶親父子退老可以族毛利興丸爲嗣以鎭撫士民經幹拜謝而奉命十二月慶勝傳令諸將

七班師而朝紳在三田尻者錦小路賴德以病已死澤宣嘉脫走不知所在至是三條實美三條西季知東久世通禧四條隆謌壬生基修出從筑前其從之者數十人島津細川黑田鍋島有馬五氏出兵看護之先是高杉晉作逃走筑前於是奇兵隊亦逃散潛匿於各所不復見其蹤跡及聞元僩等遭刑憤恚不已慶應元年正月晉作潛歸下之關傳檄四方唱義賞與一朝來屬者五百人皆嚮熟軍事者無一不當百也晉作急與其黨太田市之進山縣狂介等謀畧取下之關管廳奪彈藥峙軍資兵勢大振將逼萩城

序俗論黨[illegible]大敵訴急，幕府出兵擊之不利，部將
[illegible]之我兵乃大舉，討[illegible]作等連戰數日，我軍
大敗[illegible]出兵[illegible]介等乘勝[illegible]亂，
乘[illegible]皆作乃舉兵，突入城中[illegible]使[illegible]以
使[illegible]皆作乃[illegible]俗論黨[illegible]
軍[illegible]關當定，嚮背，國論始[illegible]
徹[illegible]成[illegible]降[illegible]備以幕府之[illegible]關
年[illegible]必出[illegible]問[illegible]
恩[illegible]其[illegible]久[illegible]
代[illegible]米通，好，曰，當今之時，結兵，邦

內[illegible]年之[illegible]有[illegible]，天下協和戮力，以護皇基，
也[illegible]京師[illegible]屬，我將士相議以[illegible]
國[illegible]條約之利，也。雖然，[illegible]力以[illegible]而[illegible]圖。
其分也[illegible]之秋，與他藩通，好[illegible]世其[illegible]之[illegible]
戎[illegible]也，然，[illegible]津氏學意[illegible]此而[illegible]則
理[illegible]不知協同，戮我之誠意[illegible]天下也，時七
[illegible]首為奇兵隊，部[illegible]大賛其議[illegible]與
島[illegible]而[illegible]府未之知也，聞長防二國內[illegible]毛利
氏[illegible]月，家茂大舉至大阪，將討誠氏，焉十
月[illegible]縣約，曰從前幕府所約，皆出於專斷私

議[illegible]中[illegible]端緒，則[illegible]以制其[illegible]家茂
奉詔下[illegible]民，[illegible]書
許[illegible]以[illegible]大[illegible]觀理天下之人，以[illegible]
於海外，而中葉以[illegible]強，自[illegible]
相[illegible]茂[illegible]無[illegible]德於海外[illegible]大[illegible]
條[illegible]使[illegible]軍[illegible]攻[illegible]
雖[illegible]之[illegible]內不過[illegible]
殊[illegible]
清[illegible]外定事出於一時[illegible]然而
以[illegible]古制者蓋[illegible]也[illegible]使節，

來[illegible]其[illegible]說，拒絕之，幕府[illegible]勅私
締[illegible]國中紛[illegible]唱[illegible]以副[illegible]議
斟酌[illegible]締約之制，則復[illegible]古之[illegible]也。吾
已[illegible]外交[illegible]又[illegible]接外人[illegible]其進退出處，一從
認[illegible]無不可也。蓋接之以信義，則彼應無凌侮我
交，雖[illegible]知此條[illegible]氏[illegible]實，武備，以防[illegible]侮[illegible]國
所[illegible]也[illegible]斷[illegible]以[illegible]論[illegible]氏
開之[illegible]謂曰[illegible]幕吏[illegible]計[illegible]食，
者，那[illegible]長門[illegible]月幕府大目附[illegible]井尚志，目
附[illegible]川[illegible]野[illegible]等[illegible]次廣島國泰寺，使[illegible]野茂長，

召毛利氏老臣宍戸備後木梨彦右衛門等數人至廣島尚志傳命曰聞長防士民情勢洶洶過激紛亂不少將軍深憂之若臣等以寬處之宜不悖宗旨。曰其實開後反覆辨論不遺餘蘊尚志乃從八事。當後開中答之其一曰今存士氏分黨相爭是時變閑父子屏居焉不得出制之下令鎮之其一曰慶親父子欲任罪於彼城關大師來征士氏必亂故在山口而鎮之勢出於不得已如其巡行封內無害有之其二曰山口城者以東照公有遺旨不可毀其荒廢乃芟草夷地已而悔之不復修焉其四曰外夷

遂逼近海慶親等不堪痛憤然不給欠乏物件則事不平豈有我士民怨結外交哉其五曰我軍艦已壞損不可復修也乃棄之洋中有人私移於他邦慶親非所與知也其六曰未嘗有恣購求銃砲於外國也其七曰客冬從朝紳五人於筑前也聞他藩士民有隨而跟者如我士民無一人跟之又無誓相從來者其八曰□召毛利元蕃吉川經幹於大阪元蕃等刻期而赴道者無他士民皆謂東則必死於相率留之元蕃等非敢背幕命且留撫士民亦非得已慶親父子及闔藩士民情勢不得已速處寬大典則恩威兩立長防二國士民孰不仰之尚志曰汝所訴合將之速稟顧夫於將軍及諸老以處之而已汝宜歸邑謹可待命十二月尚志以下發廣島先是有人投書尚志曰昔者正親町帝賜大膳大夫於毛利氏相近世今德公下命使吾藩士冒松平姓以寵其用今上帝亦特拜慶親於宰相令不問罪輕重依之何也夫中川氏以壯藩而會津氏乃城狐也兵勝不六年不除內奸焉能攘外夷故欲先清君側剛毅兼一旦通關果大不敬乃殺二巨帥謝罪總督德川慶勝察其衷情班師何圖權奸投隙揚言曰毛利氏藉外夷

力以企不良不得不征也因緣以制再討名云尊攘之念終始不渝豈有賴外夷力以討幕府耶吾輩聞之蘭人小倉人等誣我也又聞之英人幕府欲藉外夷力以討毛利氏而英人辭之何自蔽罪也責人乎初我之讎攘夷使人探虜情蓋在以□□□意也而幕府私中盟約關東軍器於外也亦何不自責而讒以宇武田伊賀大下名士銃波大平之弊難得讒於幕府而要之幕府蔑朝命以激其忠憤且後世修史者將書而曰德川氏不務攘夷而殺忠臣義士矣將軍欲召毛利元蕃吉川經幹以問事然事起於

尊攘幕府不自責背朝命。而責我背幕府何也。夫我長防二國。亦王土也。幕府得擅削之哉。及吾輩當與夷虜戰瀨海於戊焦土。猶且奉勅不渝。以死報國。欲以見藩祖元就於地下矣。而幕吏以虛威劫朝紳。人心疑懼焉。幸以聖明在上。公論徧於下。切望協同一致內訌。況天皇嘗賜慶親父子以公平至當四字。而幕府欲恣削我封土。廢我藩主。以舉不公不當之典。幕府處事公平。則吾輩自服而已。汝等阿諛權奸。來按事情。何足以服我士民。誠能解有栖川宮以下二十餘人幽閉。使三條公等還京師。而後擇其人來諭。則

我數百萬士民。汗顏退縮。以自服也。夫文久中。及攘夷詔下。以五月十日為期。然兵權在幕府。慶親特稟幕府不懲其期。擊外寇於赤馬關。其七月。勅使西下。賞慶親父子功勞。去年七月。與英佛米蘭戰。而幕府列藩傍觀不援。及東兵壓境。不得腹背制勝。以一時權謀。制其變。非如幕府犯朝命。申約開港也。客秋之變。忠臣所罪讒人執權。三百諸侯不奉攘夷詔。却征我。抑何心也。尚志獲書。心抱危懼。遂不得要領而去。一月。老中小笠原長行。率幕兵數千。來陣廣島。使淺野茂長。召毛利讚岐等以下。吉川監物。太急士民鼎沸。議不能決。或曰勿應奸吏命。或曰宜一舉擊奸吏長行等。却之。慶親從容諭曰。吾既奉幕府命。自表恭順。至今俄變之。則不祥也。四月。使宍戸備後毛利伊織。福間六郎。平野鄉右衛門。令田靫負等。至廣島。長行乃欲傳幕命。裁慶親以下罪。時備後臥病。廣島因召伊織等。授削封廢立命。曰。不許復命後於二十日也。長防士民聞之。悲慨不已。將大舉洩憤於長行等。長行謂備後等之所激成。發兵執備後及小田村素太郎。備後舊名。山縣半藏。素太郎舊名。楫取素彥。皆長防一時之名士也。長行乃托茂長。錮備後。素太郎。

於廣島城。初備後就執也。顧從士。諭曰。汝等恭順謹肅。勿敢抗幕命。從士七十餘人。皆揮淚而去。伊織等既發廣島。將傳命。慶親。長防士民遮路。伊織等不得達山口。慶親乃使野村右仲。飯田四郎兵衛。因茂長請曰。慶親已受嚴譴。而使臣亦見拘執。事皆出望外。是以國情紛紜。擬議無虛日。未遑拜削封命。請暫緩之。茂長乃告長行。長行弗聽。五月。先鋒總督德川茂承。率兵至廣島。召毛利氏重臣。急慶親及長防士民。因茂長乞哀。茂長居間屢說茂承。長行及松平宗秀等。請以寬典。處毛利氏。曰。竊聞督府裁毛利氏罪。太

深刻也。若果然。則長防士民沸騰。恐不奉命焉。夫長防士民。仰毛利氏扶助。殆三百年。遽削其地。斥其主。則將曰。君辱則臣死。焉幕府欲以天下兵勦滅二國。猶磐石壓卵也。然外有黠虜窺隙。內成列藩割據之勢。一旦動干戈。勢遂不可止也。顧天下治亂。幕府興廢。蓋在斯一舉。故慮之不寬。則事終難平。請審察內外形勢。再議之。茂承長行等。弗納。長防士民。又因茂長控訴曰。備後素太郎所拘執。未審其事由。臣之奉命於外。骨固無受譴之理。萬一有罪。則宜下鞫責其主。其主自有所處也。而事不止於此。何乃賴責藩力。

以望中救耳。是時慶親已傳削封廢立命。於封內。偏與士民議之。士民皆曰。幕府罪我。不公不平。豈有奉命之理耶。不如致身以殉國也。遂分兵扼要衝。大修守備。經幹憂之。百方說諭。衆不肯服焉。經幹乃致書廣島曰。國情洶洶。殆不可制也。請緩後命期。茂承乃使茂長傳命曰。慶親刻期。而遷延吾。唯有討而已。長防士民聞之。益憤恚。拒其後命。慶親與元德元蕃元周元純及經幹。相議曰。嘗欲勤王事。以安宸襟。不自揣力。獻替可否。遂為奸吏所忌。今也將軍來討。顧生存無益於世。不如戰守致身於社稷也。乃更名敬親。茂長曰。兵家自古臨戰。必先奏焉。故因卿以聞。六月五日。使人還付削封廢立令書。於廣島。茂承及諸者傳之。幕府以茂承為怒。乃下令。進兵於長防四境。十二日。東軍規我無守備。以海軍襲周防大島。據之。高杉晉作。小郡任介。聞變率兵五百。擊之。東軍不禁。晉作乃設伏。佯走。東軍乘勝追北。伏兵四起。鏖殺。將佐久間一學。東軍潰亂。棄其糧仗。航走廣島。我兵笑曰。東兵脆弱。不足共較也。十四日。東軍縱左右翼。逼岩國。我兵逆戰。脇村及八幡山。別將太田市之進。石川小五郎。率兵三百來。曉霧渡尾瀨川上流。衝東軍後。東

軍右將木俣土佐。戶塚左大夫。河手主水等。敗走。別將貫名筑後。截苦坂。而陣市之進。分兵自山上狙擊。筑後傷而退。左將原田兵庫。中根善次郎。建部造酒。亦已潰。海路駕輕舸而走。我兵取大竹小方玖波。東將榊原政敬。與井伊直安。陣四十八阪。市之進。小五郎合兵。縱火襲之。政敬直安不能支。退保大野。我兵進取四十八阪。據之。是日。斬獲頗多。已而贈書東將井伊榊原二氏曰。卿等太疎於武事。不嘗類乃祖。號勇何其怯乎。吾擒卿等兵極多。今視其尪弱。而不忍殺之也。乃每俘附金五兩。放還之。因榜大竹。久依曰

懲艦詫安藝侯嘆訴幕府幕吏弗納遂拘留我使臣其暴戾不可言也我將大舉東入京師有所奏因假道於安藝廿東軍旣累敗之餘衆意沮喪井伊直憲以下諸將罷兵於大野廿日市退投廣島老中松平宗秀在廣島聞警繼備後素太郎以幾我憤激於是二人得歸當是時我部將井上聞多大村永敏以兵千二百軍行見津和野松平武聰於平定於向部正外兵來逼我兵擊却之進拔濱田城盡略石見晦高杉晉作山縣狂介以兵三千守赤馬關先是佛艦自橫濱西過赤馬關致意曰自國已與日本政府締

盟約故不得不爲政府試敵者嘗落其計之乃留書西抵長崎佛作等相議曰及其不再來當舉事七月二十七日出兵拔豐前大里田之浦將襲小倉小倉城主小笠原忠幹不能支火城而逃我兵追躡日窪忠幹兵以敗績怨咋佛艦再來礮赤馬關款親使人謂曰東軍襲我大島火我裝落多殺亡辜而小倉背隣交從東軍攻擊日急我豈坐受兵哉應接論辨未了會英艦來居間和解之佛艦乃去或曰幕府嗾佛人以助我也八月我兵進拔大野廿日市據之茂承危懼遂棄廣島平營卝病逃大阪於是東軍悉退九

月忠幹因島津細川二氏乞哀二氏使人來解我慍敵親納之乃與忠幹議和忠幹陳謝豐前稍安而我兵屯大野廿日市幕將進逼廣島幕吏勝安芳者諭我部將廣澤兵助井上聞多解兵兵助聞多等以安芳何謂收兵山縣先是將軍家茂薨於大阪中納言慶喜以京師憂之故手書促豐信等入朝豐信辭以病漸第二年二月詔召之宗城入先發小松帶刀等皆應敕入京師豐信謂時勢切迫稱疾不朝以人得不獻卻見也乃令土氏曰容堂輒得已內二吾不幸罹疾不得以應命今也新帝在上而將軍亦新紹職

吾且力疾入京師爲國家獻一議而後已矣然事頗重大閣國士民其勿期吾生還四月與族山內整之助以兵三千入京師次大佛方廣寺朝議爲之動慶喜容保等憂惧避豐信不輒相見豐信遂不得與之議十月移病謝國憂憤不能自已九月致書幕府曰自外艦航内海物議紛紜東伐西討殆無寧日輒招外國侮者蓋因政令出於二途也而天下耳目之所屬亦不同終馴致今日之勢矣抑近時形勢一變不可復墨守舊規焉願可還政權於王室建萬國並立之基以應時變也乃使其臣寺村左膳後藤象次

郎等慫慂慶喜辭政權慶喜召象次郎及薩摩人小松帶刀於二條城諮詢之二人因執前議慶喜意即決豐信在幽閒之猶恐其生奇變益修方廣寺營遣輸軍須欲以大兵護京師無幾詔召前田齊泰伊達慶邦以下久光豐信等三十二將徵聞之十二月使藩毛利元功及國老毛利下原率兵千東上兵庫慶喜使人留之我部將山田市之進參謀定明十郎等帥背是月八日豐信與茂久茂長各率兵三千入京師是夜入朝朝議徹曉詔曰詔免慶喜及容保等職併廢幕府許毛利氏兵入京師慶喜快快弗懌其僚屬將士亦紛論激發將斥豐信茂久豐信與茂

久茂長自將兵入護禁闕十日詔補豐信議定職左勝象次郎等亦相尋補參與十一日元功工原等入京師詔復敬親以下一族官爵實美季知等五人在筑前者亦皆奉勅入京師詔復其官爵初文久中實美季知等奉勅議攘夷策為幕吏所忌逐奔長門倚毛利氏尋從筑前其在邊陲前後六年至是再得拜天日明治元年二月敬親元德相踵入朝謝恩詔拜敬親於從二位參議元德於從三位左近衞中將尋討與德川慶喜及逆者敬親豐範等奉命出兵東北

諸道進討與越諸賊五月佐竹義堯與伊達慶邦上杉齊憲等奉詔討松平容保無幾慶邦齊憲等皆叛獨義堯與相馬充胤生駒親敬謀出討容保賊將酒井忠篤等邀之義堯據秋田專唱勤王時四邊皆與容保無敢應義堯者從三位澤為量以討伐副將來在秋田城義堯與為量苦之慶邦齊憲遣從說將義堯義堯不應其部下亦憤激斬慶邦使者早等數人徇軍門以表勤王無二心慶邦乃發兵適秋田義堯與族義謀等擊卻之慶邦怒與齊憲忠篤及南部利剛等分兵三道來攻我兵連戰不利部下將士多死之至是充胤親敬等皆降賊七月義堯欲謀津輕承

昭夾擊賊兵會賊兵衆勝縱火我外郭求援義堯密迫或勸義堯降先是討會總督九條道孝參謀醍醐忠敬在仙臺以鎮撫東北而慶邦已通意於賊容保等誘殺官軍參謀世良修藏時有流言慶邦部下密謀害道孝等道孝忠敬怵惧逃至盛岡盛岡城主南部利剛亦欲與慶邦通拒道孝等道孝忠敬遂求救秋田報急於江戶乞援大總督府初義堯為幕之守秋田城也屢報急使者皆為賊所殺至是始得達江戶大總督熾仁親王鎮將三條實美等聞報大驚急

發廣島佐賀高知島原平戶諸藩兵[illegible]海路
赴。[illegible]是時[illegible]日蒲秋田攻擊[illegible]
至秋田[illegible]
宮[illegible]歸[illegible]於是長[illegible]
邦[illegible]驛[illegible]直擊退廣島[illegible]
走之[illegible]
於[illegible]是[illegible]
從[illegible]

續日本外史卷之七終

續日本外史卷之八

馬杉繫　著
賴復　閱

天皇正記

天皇記一

續外史氏曰我赫赫大八洲基於磤馭盧島磯馭盧之為島也與衆俱開之實成於天瓊矛乃我神威之尊嚴可知矣而傳之神孫名曰大日本其上環霄奔風氣清美而神孫萬世統御之凡四夷有識皆仰我東光偁曰日出之鄉為照延於我者有年於此其所以然者我邦已為日出之鄉而陽明正大之氣積焉勇武剛直忠愛之誠萬古凝如金鐵矣未嘗易於流寓藤原也源平也鎌倉也室町也織豊也德川也凡人臣之偷國權肯弄朝憲者蓋皆大海之涓埃耳彼何足論終能挺我國威於千載之下以致今日之盛者皆我勇武剛直忠愛之誠因萬古自素焉由是言之我邦尚武敬神仁以愛民智以明物者蓋列聖經綸之大猷遵之則天業恢弘逆之則皇化凌夷污隆之機捷於影響古者朝廷之祭神天子躬自親之而其征不逞也亦天子親臨之其治民理物也明名分慎

國體布公道以勵實効是天業之所以恢弘中葉以降資法海外佞佛抑儒天子居九重之深乃廢神征討之道衰焉而王公大人亦不知兵也於是乎尚武之俗移焉皆惕日於暖紋[illegible]而害民之仁亡矣淫風相煽守令不顧名實錯亂官失其守擲格附倚邊隔而明物之智蔽矣皇化凌夷國威不振百職從由之故英明之君一出能脩神聖之遺緒則法度紀綱翕然俱舉若光仁桓武宇多後三條後醍醐諸帝或總攬綱紀或殄滅兇賊其功或成或不終而其成者必能遵神聖之道也其不終者必反之也孝明帝以英明之資悶歎皇化凌夷將脩神聖之遺緒三條實萬中山忠能萬里小路正房嵯峨實愛大原重德諸公推我邦勇武剛直忠愛之誠以翼贊帝之英志焉於是乎朝憲國威俱張法度紀綱翕然並舉也因叙天皇記使人知我王政興隆之有素也矣

我大皇祖出於天照大神大神居高天原以照臨下土其五世孫武天皇以英毅資百戰不撓自日向進討東北兇酋平之乃併八大洲子孫統御之至今百二十餘世稱曰大日本帝國天保二年六月孝明天皇生諱統仁仁孝天皇第四子母新待賢門院

正親町氏弘化三年正月仁孝天皇崩二月孝明天皇踐祚時年十六四年九月即帝位鷹司政通關白太政大臣二條齊信左大臣九條尚忠右大臣近衛忠熙内大臣如故十二月右大臣九條尚忠女夙子入爲女御尋進准后嘉永五年九月第一皇子睦仁生稱祐宮母中山氏大納言忠能女名慶子權典侍相局六年米國使節航到相摸浦賀乞和親帝聞之宸憂不已勅伊勢以下七廟及七寺所禱七年米使帥軍艦七艘再到征夷將軍家定驚悸不經奏可濫締和親貿易條約帝聞之竊怒幕府專斷而未發

之傚弘安元寇故事勅慈性法親王祈其退斥當是時東北諸州地震百穀不登皇宮罹災帝益憂懼詔改其嘉永七年曰安政元年是歲十二月下詔於四方毀梵鐘佛具屬廢器者鑄造大小砲熕以備海防一年延曆寶永增上等諸寺僧侶上書哀訴曰竊聞近歲洋夷屢窺邊海事情難測天皇爲憂苦乃令諸寺院毀梵鐘鑄造砲熕以備海防某等伏惟夷虜猖獗凌蔑皇國國家之患無甚於此雖緇流僧侶無不爲之搤腕切齒者且僧侶自古職在禱攘妖氛此修其法之所護盡其力之所致以答國家若梵鐘則雖寺院不可欠什器苟爲國家有所用則無所顧惜焉然寺院獨僧侶而其實則僧侶之有關於大器鐘磬皆檀越所寄與檀越所施則僧侶所得而私也故鑄一鐘造一器或爲父祖懷舊之志或爲愛兒祈其後之福不顧其身之凍餓寶衣減食以助其鑄造是以一器一鐘皆千心萬魂所寓也而今將毀壞之雖僧侶盡力極口喩之賤陋頑愚之民不能知國家深慮而頑民或痛悼悲惜不翅恨現住僧侶亦將移恨於他矣頑陋之難喩如此而或將言觸恨我儕盡心力之物以造殺人之凶器也強喩之則恐致紛擾

矣蓋民心之所歸依信有不可動者於是乎聖主明公亦以佛教爲人心懷柔之助矣所謂懷柔人心者在今日最不可忽也而毀鐘之事恐非懷柔人心之助矣且夫寺院之設遍於天下而宏壯富有者寡而蕭散窮乏者十之八九未必寺寺院院具梵鐘雖盡數而取之未足以爲大益也而爲毀天下之梵鐘則其名大而其所得甚少所得少則不足以助國用也其名大則足以驚人心也況乎賤陋頑愚者多而智識聰明者少爲某等所以爲難喩者非乎伏惟謀天下寺院換梵鐘以金幣則贍國家急務也大矣願諒

察之書入朝議然之詔罷毀鎖而外事日切迫三年十二月幕使林大學頭及目付津田半三郎等西上就傳奏東防城聰長廣橋光成請奏外事聰長光成稟之關白九條尚忠前關白鷹司政通尚忠政通沮之曰外事太重大矣而幕府遣小吏奏之何凌朝廷之甚聰長光成懼乃傳旨於大學頭四年正月老中堀田正睦詣京師乃詳悉外事以聞二月尚忠政通奉敕旨使聰長光成齎書就正睦旅舍傳之曰方今所奏條件關國人心之所係焉天皇欲親採三親藩及諸侯意見以處事將軍其徵之以奏正睦觖望乃

請少吏書辭聽長然之是日入朝與諸卿議大納言久我建通前曰是書也雖出關白命即詔旨也不可更焉聽長語塞因報廷議正睦正睦遂奉旨致詔書於江戶三月家定使正睦奏曰朝議允當焉然不聽外使所請則必生禍害臣家定雖無似謹制人心向背以啓國家顧勿煩宸衷帝益憂苦大納言中山忠能正親町實德正親町三條實愛參議八條隆祐中院通富橋本實麗野宮定功等聞之上疏請徵諸藩意見而後決事詔召關白及諸大臣議之近衛忠熙三條實萬不朝使右大臣鷹司輔熙大納言二條齊

敬特命召之忠熙實萬入朝議乃定焉因草詔書示諸公卿詔書有外國事件一依賴幕府之語公卿多非之前內大臣德大寺公純獻曰此語宜削且勿復非之昨卿默然無肯議之者忠能進謂公純曰主上素憂祖宗神慮人民向背如何然而勅語如此則舉朝無人也公等何不思之耶大納言萬里小路正房亦同豈以外交爲不可臣等不欲杜衆口以媚幕府也諸卿以爲如何衆應聲贊正房議關白尚忠猶執前議忠能等不服詰且上疏請更詔案實愛亦與公卿八十餘人俱詣尚忠第請之禁闕騷然事達天聽

帝乃召納忠能等直言下詔更詔案初井伊直弼臣長野主膳竊入京師爲幕府謀朝旨變更主膳素與尚忠臣島田左近善因與左近說尚忠以利尚忠心動矣及之云是月二十日詔召正睦正睦與所司代本多忠民入朝尚忠忠熙輔熙實萬公純建通忠能正房光成實愛中納言防城俊克大藏卿裏松恭光等臚列忠能傳勅旨於正睦曰外國事件實爲國家安危對大祖以降歷朝宸憂殊不淺且變家康遺法以結外交恐難保其永全況如下田條約夷虜甚慢事情不測協議允之則國威不振於是將軍宜與群

侯議以副叡旨正睦拜命而退二十三日正睦入朝請旨曰夷虜頗猖獗及覃議未決兵釁逼我則寬猛何以處之詔曰外交不可結也條約不可允也夷虜若闖隙則將軍可出征焉正睦大驚然不得復爭之四月將東歸詔曰井伊直弼出兵護京師而其備不完宜命大藩嚴伊勢大廟及京師守備正睦奉命而東六月遣公純於伊勢大廟實愛於賀茂廟忠能於男山廟祈外患掃攘於是四方唱攘夷者漸多是月幕府爲魯米二使所逼私定互市規約十四條正睦以下諸老連署作書授魯米二使尋致書光成正房

曰幕府欲徵三親藩及列侯意見有所大議何圖外使來逼甚急若拒之則必蹈清國覆轍故欲先奏狀而後決焉外使不聽將軍憂慮乃參觀宇内形勢締條約救其危急也如我内國鎭護將軍謹制之策以安宸衷耳請勿復爲念書入舉朝驚愕皆曰幕府不待勅裁遽締條約其蔑朝廷至此乎帝亦宸怒詔召三親藩及大老井伊直弼等家定不奉命八月老中間部詮勝入京師奏外國締約狀當是時直弼竊結尚忠以謀朝旨變更忠煕輔煕實萬齊敬及有栖川幟仁親王青蓮院尊融法親王大納言一條忠香等憤之欲奏請罷尚忠而議未協帝已怒幕府違勅意乃譲詮勝曰嚮徵列藩意見豈啻一再次而幕議遽延以致今日是無天勅也況外事太重大有司已締約授信書於外使而後聞焉君臣東行之義何在幕府行政如此其疏放也故公武合議欲一其體制特詔召三家及大老則曰尾水越皆有罪不得應勅也朕雖不審其罪狀當外事太急斥親藩是自剪羽翼也朝廷所以徵三親藩者不獨外事欲協合公武以安萬姓也汝須速傳勅意於四方協心戮力折衝禦侮濟世安民可以答國家詮勝悚懼傳命直弼直弼

謂忠煕等所爲也是月家定薨宰相家茂紹職九月忠煕以下親王公卿以事所中尚忠乃奏請幽忠煕輔煕實萬建通忠香齊敬忠能德川齊昭慶篤慶喜慶勝慶永及尊融法親王等直弼亦下命執中山備前守安島帶刀鮎澤伊太夫茅根伊豫之鵜飼吉左衞門及其子幸吉小林民部權大輔高橋兵部權大輔春日讃岐守森寺因幡守森寺若狹守丹羽豐前守若松木工頭山科出雲寺藤井但馬守成就院權僧都飯田左馬三國大學兼田伊織入江雅樂伊丹藏人山田勘解由冨田織部橋本左內飯泉喜內日

向部伊[illegible]書門、送梅田源次郎賴一樹[illegible]郎
等[illegible]三[illegible]、由是京師江戶騷然。令則
年[illegible]頗極慘酷。世人比之明氏東林[illegible]
然。帝[illegible]攘夷之論、勝因奏曰[illegible]
衆[illegible]之而非朝廷幕府合體則事不[illegible]
緩之[illegible]七年三月詔[illegible]
外[illegible]迎[illegible]
氏橋本氏[illegible]尚皇妹[illegible]親子稱和宮。[illegible]適[illegible]
橋[illegible]故[illegible]橋本[illegible]固請不止[illegible]
[illegible]書奏請曰近來國氏不協和是[illegible]不

能舉膺懲之師也。若夫降嫁皇妹於將軍則公武一
和[illegible]力以掃攘外夷。又奏曰十年內必攘外夷。
願賜[illegible]向家茂聞乃與家茂及幕府諸老制攘
夷[illegible]降嫁。九月以皇子睦仁爲親王、立爲儲
嗣。[illegible]當其重命歲詔改萬延曰文久元年。四月
以[illegible]子補內親王。十月親子內親王東下[illegible]
少將岩倉具視少將千種有文中務大輔富小路敬
直及中將橋本實典侍庭田氏幕府老女姉小路氏
橋本[illegible]家茂奏請增尚
忠[illegible]成以下公卿十九人家祿。當是時四方激

徒聚京攝間倡尊王攘夷惡尚忠等納媚幕府。極
其勢利竊說忠熙輔熙等請斥尚忠所討伐酒井忠
義聞之發吏追捕激徒。激徒逃散多走鎮西四國島
津久光入京師激徒追隨至大阪將戮忠義寄居一
條城與尊攘師久光慰諭止之。激徒不納京攝間後
騷然。帝憂之勅久光護京師。詔召毛利元德山內豐
範。五月元德入京師。是月以宰相大原重德爲左衛
門督命與久光赴江戶詔幕吏逡巡不奉。勅曰朕惟
方今夷狄猖獗幕吏失措置天下騷然。万氏將墜塗
炭。朕深憂之。仰恥祖宗俯愧蒼生。而幕吏奏近來國

民不協和是以不能舉膺懲之師。願降嫁皇妹於大
樹則公武一和而天下戮力以掃攘夷狄。故許其所
請焉。已而幕吏連署曰十年內必攘夷戎。朕甚喜之。
抽誠祈神以待其成功。昨臘和宮入關東也使千種
少將岩倉少將諭天下大赦之事。且告曰國政仍舊
大概委於關東。然至如外交則我國一大重事也。係
其國體者咸問朕而後定焉。或使二三外藩臣預聞
外夷處置。幕吏亦宸意甚重大難遽奉行。請暫猶豫
既而有列藩獻謀議者如薩長二藩殊親來奏事。且
山陽南海鎮西之士既蜂起密奏云幕吏姑徒川多

正議。委地而蔑王家，睦視戎物，貨漏出國用之耗蔑
民困弊之極殆至疾而遂受夷戎紲轄也可知矣。其
擧旌旗奉鸞輿於函嶺誅幕府奸吏又云除太平游
惰之弊誅京師奸徒又曰朝廷直下攘夷令於五畿
七道諸藩以振皇威於海外如其衆議畢竟雖出於
忠誠憂國之至情事甚激烈便諭薩長二藩鎭壓之
且召幕老久世廣周往從府日未告唯諾而先行昨
臘所諭之大救大將軍猶弱何失之有蓋幕吏因循
偷安施行失術如此則國家傾覆可立而待也朕日
憂懼焉。所謂偷一日之安忘百年之憂者聖賢遺訓

永可鑒矣意内修文德外戒武備以要奏攘夷功於
是欲斟酌衆議使德川興祖先功業張天下綱紀因
策三事乃撰三事中之一可以擧行焉其一曰將軍
率侯伯入朝議治安上慰列聖神慮下從義臣歸嚮
啓萬民和育基可以比天下於泰山安其二曰依豐
太閤故事使沿海大藩五國稱五大老咨決國政議
防禦術則環海武備整嚴可必有掃攘夷戎功其三
曰使一橋刑部卿佐將軍補越前前中將大老職擧
幕府内外政勿以受左衽辱是衆人之所望朕意亦
與之不違是故下使於關東周詢群臣群臣無所忌

憚各啓沃心可以奏誠言家茂奉命黜久世廣周
酒井忠義等將入朝謝專横罪列侯亦多懲遜之六
月詔罷關白尚忠以忠熙代之。七月有人殺尚忠臣
宇鄕玄蕃頭島田左兵衛權大尉以梟二人首於賀
茂川大和人劉說父落魄流離從附京師爲
僧某少育稍長爲島田某贅婿給仕尚忠稱左近性
狡黠受井伊直弼安藤信正等内旨周旋内力直弼
信正等賄左近幾萬金左近竊與尚忠奪官玄蕃
頭謀遂使尚忠失其輕重至是遭禍害八月詔幽建
通忠能寶愛及卒相久世通熙等削其祖有文敬直

官爵放之洛外而黜宮嬪今城堀川二氏皆坐其接
幕府失當也是月山内豐範入京師詔同島津毛利
二氏入朝議攘夷策先是内大臣三條實萬中納言
德川齊昭痛國威不振人民殆陷塗炭屢奏議言以
誅其挽回而爲幕吏所忌屛居度歲月以終身而薨
至是帝追悼其忠誠詔贈實萬右大臣齊昭大納言。
帝又謂藤原之措置不一再乃欲遣使讓之毛利元
德奏曰臣先往說幕府以安宸衷帝嘉納之詔遣元
德於江戸十月後醍醐帝芳野山陵毀壞修是時
西南諸侯入京師者八十餘人上疏請勤王事獨修

理大夫中川久昭將東下。會過伏水。尊融親王使人責之曰。當今時。西南諸藩爭先入京師。子獨背之何也。久昭答曰。吾知奉幕命赴江戶矣。未知奉幕命勤王事也。尊融怒。將發兵要久昭於伏水。久昭懼。入京師謝罪。上疏請勤王事。帝不問久昭罪。而褫禁闕已。而召中納言三條實美。少將姉小路公知。土佐守山內豐範等於簾下。賜勅諭曰。朕嘗自愧賢不在位。未能必綏內外也。乃料不以還將士。凋太平二百餘年。游惰爲風。輙忘武備矣。卒然當外夷來逼。不能制之。嘉永癸丑甲寅之際。有司殊失制御之術。事頗多撰稜。是以夷虜不知所懼。屢來請締條約。通互市。幕府逡巡不能拒。其無饜要請。臨如此大事。輒以旗下小吏奏狀。爲朕知其誣罔。斥之。於是乎幕老堀田正睦及二三小吏來京。事情切請開港而不止也。夫夷狄之毀俗棄禮。以害於中國。千古不可勝數矣。一日親狎。則赫赫神州。陷腥膻域。神威陵沈。使斯民破忠孝義烈之風也必矣。當朕在位之日。或缺金甌。則何以謝先皇在天之神靈。是朕之所以憂懼也。因苦慮焦思。諮詢之群臣。皆奏外夷不可親之狀。列藩亦有上疏陳不可者。乃勅將軍徵群議。何圖幕吏不奉

勅。挑質促朕勅意。雖朕意怒之。思德川累世功業。不肯輕出於外。徒憂國威衰頽。日夜不能安寢食。群臣將見憂露於色。奮然奏狀以贊朕意者十八人。其意忠誠。其言亦正義。貞實朕甚喜之。何圖奸臣在朝揚言曰。朕若不從幕府所請。則必有承久元弘之變。朕益焦苦。意綸令爲武臣所遷。蒙海島塵。小宮司以一自曷由社稷哉。乃中明前令。使正睦東歸。遣使三人。祈踏弘安先蹤。全國體。保人民。當是時。幕吏不待朕令。陡締外國條約。許通交通商。以片紙奏云。時勢切迫。事出於不得已。朕雖殊怒其侮慢無禮。未輙遣責之。將召三家及大老訊亂幕意。幕吏謀知朕意。以事罰尾水越及二三藩主。因其臣屬以塞朕意。無幾。將軍家定無世嗣。子家茂猶幼。衆人危懼爲難。然朕不肯論其長幼。任家茂以重職。姑視幕吏所爲。當時幕吏柔情而逞自己威福。未曾顧國情如何。恣結親昵於夷虜。以排斥正議徒。其積鬱之氣激生奇變。外夷乘其間。以因緣巧利。朕深憂之。乃下特命於德川齊昭。使之與大小諸侯輔佐幕府。除奸正攘黜虜。以副人億兆之望。於是乎懼責及其身。東西奸吏謀合。不可言陰謀。使間部詮勝搆收議者。於幽親

王大臣以忠憤朕意論勝奏以辦締外國條約者一係先官堀田正睦所爲矣非方今有司所與知也而破條約止通市則何以示信於外國外國亦必激怒恐生不測之變今也環海守備不完且大奸在內一朝受外患則內憂必乘之實係國家存亡之秋伏願假罷於臣諭勝姑允幕府申請則不出數年以回復神州之正氣以掃絶夷虜朕熟思諭勝以奏姑觀天下大勢無幾浪士刺井伊直弼雖其所爲似暴慢要之在憂外夷跋扈以死諫幕府且如殺英人襲英館等其意皆基於此而外夷益強梁如對州之難豆州

之亂及自兵庫陸行至江戸海岸測量厳山借與類朕屢下勅幕府諭其不可幕吏乃奏云是皆一時之權宜而浪華開港延期之術策也又奏請云天下不協同則難以掃絶外夷故尚和宮於將軍以示公武一和於天下也不然則奸猾闚覦公武攘夷之功終至不可奏也朕謂和宮係先帝鍾愛且移皇女於百有餘里外以尚武臣古所未曾有也然幕吏陳述內外事情切請垂憐而不止朕意實難不忍亦難以易祖宗天下焉則斷然決意聽其所請將軍乃奏云速充實環海武備不出十年必掃攘外夷幕老亦連署

奏上皆請奉朕命意因使和宮東下以尚將軍何圖浪士復刺安藤信正蓋與往日刺直弼者意皆出於一而其視死如歸可謂義勇士也嗚呼使此輩少伸其所憤鬱諭以丁寧誠實姑儲其勇氣應異時非常之變用以衝堅挫鋭則其成功必有大可觀者幕府不省意於此日夜搜索其餘黨是徒構怨於人心也於事蓋無益焉況以威力制天下激生人變將軍幼弱非幕吏以忠實懇篤副德化之望安得挽回衰運是朕日夜所憂慮也自往年奉幣三大廟以來最夕禱諭神祇以期天下清平且去年改元與天下更始

一新釋親王公卿及二三藩主幽屏解連坐士民因獄其生存者扶持之其死亡者弔祭之天下同心武備充實而後可諭夷虜以國情斷然謝絶焉彼若不服則舉海內全力興膺懲師攻守應其機不失則庶幾乎可復神州之正氣也矣而幕議不出於此因循姑息屈膝溺夷虜術中印度覆轍殷鑑不遠也是故一也內幕府不舉膺懲師則朕踏神武神功之遺蹤師公卿百官及天下牧伯親征夷虜耳汝等體之往諭幕府以副朕意實美公知豐範等感泣奉勅是時毛利元德在江戸奉勅策攘夷十月實美與公知

豐範東下。詣幕府宣勅曰。將軍宜除舊弊。理革政體。以安宸衷也。且下敕諸藩。可速奏攘夷功矣。是時家茂猶幼。未解事理。然以委諸老吏。則無攘夷之意。然朝命至重。肯奉勅。於是幕老慶喜使人就實美公知。說攘夷不難之狀。實美等卻之。元德。豐範等亦諭幕老。懇到切實。議遂定。十二月。實美以下還京師。松平容保尋入京師。三年正月。近衛忠熙罷關白。尚內覽如故。以鷹司輔熙爲關白。二月。使尊融法親王蓄髮。尊融避嫌未敢奉詔。幕府諸老連署奏請。幽左衛門督大原重德。重德往日與島津久光奉勅赴江戶。久

光從兵怒英人橫暴。捕殺之。於是英國使節徵其償金太急。重德坐之。公侍從裏辻公愛亦引罪而蟄居。大納言正親町實德。中納言三條西季知。大藏卿豐岡隨資等。詣關白第。促攘夷期。肥後人轟武平。長門人久坂義助亦詣關白第。建言曰。請淘汰國事局議員。不論公卿士庶。舉賢明當之。且曰。不黜慶喜。慶永。則終難奏攘夷功。關白輔熙報之。中納言一橋慶喜。以促攘夷期。慶喜與容保。慶永俱對曰。待將軍入朝。而後議矣。先是。朝廷置國事局。以公卿有名望者。議員。而其擬未盡精選。以故二人論之。於是詔徵筑

前人平野次郎解局中使藩士及處士有卓識者入議國事。時幕府若年寄小笠原長行在京師。日詣姉小路公知第。說及攘夷。公知誘以甘言。長[illegible]振語幕府陰事。已而悔之。竊圖公知。公知未之察。[illegible]國使節航到橫濱議。薩人殺英人罪。帝聞之。詔急諭拒絕策。於是島津。毛利。山內諸氏以下在京諸侯多就國。嚴環海守備。三月。家茂入朝。慶喜等以爲須任幕吏失政刑不少。天皇宸怒。列侯亦多不服。於是幕府累世功業恐墜焉。乃及家茂未入京師。入朝奏曰。近時物議紛紜。臣等深憂之。請德川祖業。依舊委家茂

帝制可。乃勅曰。汝等與家茂宜勵精圖治。以掃攘外患矣。慶喜拜謝而退。由是家茂名望稍定。是月。天皇幸下上賀茂廟。親祈外患掃攘。家茂率諸侯扈從。詔課諸侯每萬石貢兵各一人。以當親兵。家茂奉命。當是時英人逼幕府徵薩人償金益急。東人內鬨。勸家茂東歸。詔曰。英人來寇。或不待期限也。宜使後見慶喜。總裁慶永東下。攘外寇。東人聞之益危懼。帝乃見家茂曰。業已委機務。當在京師以指揮諸侯也。德川慶勝。松平容保等請從朝旨。家茂遂奉詔。慶永察事體至難。稱病不朝。遂不辭而去。朝議譴之。命幽越前

尋罷忠興內覽。四月，天皇幸男山廟，欲親授攘夷節刀於家茂。家茂稱病不從。時有流言，前侍從中山忠光糾合西南浪士，以舉事。慶喜曰：將軍不可來，危也。僕請代之。乃臣鳳輦至淀城。或曰：浪士潛男山，以圖家茂及慶喜。慶喜惶懼，僞逃歸京師，乃奏以延四病發焉。四方志士聞之，嘆以東將畏懦不足與乘攘夷，乃上書請天皇親征。親兵亦請爲之先鋒。朝廷嘉納之，命實美管理親兵，專議親征。詔以五月十日爲斷然攘夷期，以布告海內，命諸藩益嚴其兵備。幕府諸老不奉詔，贈償金於英人，以全其交誼。幕老皆

續日本外史　卷八　十九

謂親征議起，係毛利氏所慫慂也。密囑米國軍艦藏長門赤馬關，長門人擊却之。詔賞毛利氏果斷。五月，家茂自大坂還京師，鎖港期已過。大納言野宮定功、中納言飛鳥井雅典傳勅，讓幕議遷延。先是，慶喜奉勅東下，專策鎖港攘夷。幕老以其太難，抗之，遂請慶喜。慶喜憂苦，乃致書關白輔熈，請辭後見職，弗允，使之務策攘夷。是月，有人刺姉小路公知於朔平門外。公知防之，終傷，而即歸家而斃。賊棄刀及木屐而去。刀用島津氏徽章，衆因疑島津氏。命松平容保捕薩摩人田中雄平、仁禮源之丞等。雄平自刄而死。於是

衆益疑雄平語羅島津氏宿衛。初，公知與實美等奉勅議國事，甚務然，議多與幕旨不協。幕吏將作訕紀。是歲二月，奏請二人東下。時朝廷多事，實美、公知不得與幕請，幕吏益怨二人。公知之蒞官也，朝務多般，是日入夜而退。賊譚之，以要於途。公知已死，實美益憤懣，日夜議機務。公知右中將，公前少將也，累進至正四位下右少將，時年二十九。帝哀其忠即斃於非命，贈參議左中將。六月，幕老小笠原長行率兵[illegible]大阪。朝廷命容保出兵留之，容保不應命。長行進至淀。於是詔禁其入京師，使家茂案其狀。或曰：幕

續日本外史　卷八　二十

府贈償金於英人，蓋長行專謀之也。又曰：長行欲張兵威，以破朝議。一時喧擾。家茂乃罷長行老職，拘之大阪，黜其屬吏數人。時幕府人心不一，家茂憂之，奏請歸江戶。詔以少將正親町公董爲監軍，傳旨於山陰、山陽、南海、鎮西諸藩曰：兵端已開，而有傍觀，皆朕特憂之。尚爲皇國人民者，見難互相援，勿以受外國凌侮也。又詔讓小笠原忠幹不援馬關之難。是時，幕府私訂七國盟約。乃詔曰：鎖港可限三十日，而七國不却，則擊却之，可以奏掃攘功也。家茂悚懼然事不終行，於是抗疏拒勅曰：天旨雖輙行也。因請增禁

中御門加公卿大夫上俸祿以表朝廷尊奉之意公卿益憤以幕府已違勅乃欲諭朝廷撤其罪旨不厭乎因使容保東下責之容保辭以職在京師不願遂使竹御守備士下總守小栗政寧齎御書東幕府邀延不報答。七月遣中將東園基敬侍從四條隆謌於紀伊及播磨。巡視海岸。紀伊人危疑曰本國懸人所監也。遂守京師。乃致書實美不待命而南。廷議責其私為和歌山藩主德川茂承。因實美謝罪事乃止脇自鎗六召池田慶德池田茂政蜂須賀茂韶上杉齊憲等相議。因島津毛利諸氏能斷而藩府不斷焉。今

有議親征若處之如何。慶德等對曰。主上公卿未慣軍旅當觀諸藩行軍而後議之也。輔凞入而以聞。八月詔出會津鳥取岡山德島米澤兵於建春門外。大皇與公卿觀其操鍊。先是使龜井茲監進請兵所至是欲以益鋭遂決親征議。十二日布令於天下以咸駕親率六師拜神武天皇山陵暫駐驛春日山以議軍事。乃命金澤鹿兒島以下六藩貢行幸資。大徵近畿北陸兵。使德川慶勝率美濃尾張兵凡人護海岸。時有議言俄徙驛以征幕府也。松平容保等憂之。自乃附論以諫。因親王公卿止親征。池田慶德亦

上疏請止親征。十六日尊融親王有所奏議。先是自嶋津氏罷宿衞。深自韜藏。至是入朝焉。叡問以是。使賜書於尊融曰。凡賴容保慶勝力以制事。尊融對曰濟事在名。而專恃力。則或取汚名焉。帝頗悟尊融意親兵及浪士等聞之。皆謂尊融容保及二條齊敬等左通意。以拒親征。乃請其第雄辯激說。請副敵首十七日尊融忠凞齊敬等入朝。朝議俄變。向實美以下議親征者未之知。容保及所司代稻葉正邦等及夜入朝。部署諸藩兵。命嚴禁門守備。是夜召大納言實德大納言實愛中納言光愛宰相中將公誠及慶德。

茂政茂韶齊憲等。尊融傳詔曰。議奏及國事御議員等妄信毛利氏激說。矯敕百圖不良。聖上震怒焉。且親征非天皇之素志也。顧激徒所慫慂。諸子其體之。勿以誤機務。乃停關白輔凞以下公卿十三人入朝。十八日昧爽。詔停親征。而罷毛利氏禁門宿衞。使其兵員送就國。毛利氏兵聞之。詣關白第分蹴激切親兵亦聚實美第訴朝旨變換者千餘人。實美將入朝有所奏議。馳詣宮門。則容保兵叱止之。實美怒乃詣關白第。禀之曾詔欲召實美。尊融容保等不可。忠凞爭之。時中納言一條西季知左少將東久世通禧修

理權大夫壬生基修右馬頭錦小路頼徳侍從四條隆謌主水正澤宣嘉亦相踵詣關白第憤奸人來間當是時親兵及毛利氏兵聚堺町門外兇萬人皆將毛利元純吉川經幹益田親施等亦將有所訴柳原光愛宜給諭止之不聽廷議欲恤幽官長等實美聞之益怒乃與季知等七人退次大佛方廣寺毛利氏兵將擊尊融容保等實美與元純等議以社鼠不可網爲城狐不可射爲其制敵首豈特今日而已是夜與毛利氏兵發京師親兵多請從而西實美揮而去爲不聽遂俱奔長門詔召實美等不及乃削實美季

知等七人官爵禁毛利氏兵士入京師尋幽公卿與親征議者數人先是備前人藤本鐵石三河人松本奎堂土佐人吉村重郷等唱尊攘於京攝間會親征議決乃因實美望爲先鋒遂奉前侍從中山忠光爲將糾合高知鳥取島原久留米福岡熊本刈谷下館諸藩雄士百折不屈者三十餘人八月十四日乘夜潜出京師十五日達大阪宣言曰中山前侍從奉勅赴長門也而大購求戎器彈藥急載之一舟俱駕發大阪舟到天保山下俄使之達堺浦時北風送帆影舳艫相啣衆相顧曰已致身命於國家豈有一人期

生還者耶乃斷髮投之海誓海神曰願掃攘外夷併誅奸臣賣國者以報皇恩乃北望內拜已而衆俱睨東方爲其意在征幕府以副叡旨云是夜達堺浦十六日入河內大徵兵仗糧食於是唱尊攘於京攝者稍稍來屬焉十七日衆詣觀心寺俱拜後村上帝山陵弔楠正成首塚奠緋甲一領以誓其神靈遂傍土民聞之來集者千餘人忠光與衆踰大巖嶺進入大和五條村襲殺幕府代官鈴木源內及其屬吏數人縱火其廳乃言討幕首途是日以櫻井寺爲營自稱曰天忠黨乃宣言曰嘉永以來天皇陛下屢下攘夷

詔然狃大平游惰之弊風坐貪榮利者不少焉是以天皇宸怒欲親征外夷併誅滅奸吏以一洗舊弊乃率六師先幸於此地決軍議於神武天皇陵下事在於近臣等乃舉義兵欲以迎鳳輦矣凡爲皇國人民者其體認斯意各自勵職業可以報三千年來之皇恩也近傍村民聞之納其軍須者以夜繼日於是數日間糧仗累累作堆時平野國臣自京師來告曰朝議一變雲霧蔽天奸賊容保等將黜三條公以下正義公卿令也爲國家舉義兵恐無益矣速解兵可以期他日也衆奮曰噫奸賊果爲奸乎僕等豫知之然

事至此不可復已焉乃勞國臣而遣歸久留米人鶴田陶司與國臣偕去偵京狀廿三日忠光結營天川據之遣吉村重鄉等數人往募十津川鄉兵廿五日十津川鄉士野崎主計田中主馬深瀬繁理等率銃手九百八十人來屬焉於是天忠黨大振詰旦忠光自將攻高取城城在山頂城兵據高所下射火箭天忠黨沮靡忠光吶喊麾之而山路險隘衆不能前城兵急擊之遂大敗忠光退據平阪嶺敗兵稍稍來集時有告城兵來擊者忠光謂我兵已疲不可復戰也乃引兵歸入川吉村重鄉陣御所村聞忠光敗率精

兵二百馳向平阪嶺時有一軍揭白旗來逼重鄉乃分兵扼要衝以待及軍漸近審視之則非敵兵爲藤本鐵石安積五郎那須眞吾澁谷伊與作等殿敗兵而退也即相見慨輕擧取敗重鄉因與中垣謙太郎小川佐吉等相議欲乘夜縱火高取城以雪敗辱是夜糾合壯士十餘人潛到高取偵之城兵出守外郭太嚴重鄉等間行至城下會城將杉野直助者率銃手數十人巡邏城下重鄉即自路傍揮鎗殺直助直助衆傷斃焉重鄉將進殲之忽彈丸貫重鄉左股重鄉即仰倒佐吉謙太郎等突進擊銃手銃手不能

支時天正曛黑邏兵互相擊遂自潰走於衆間縱火城下謙太郎佐吉等扶重鄉而退重鄉已蒙銃瘍就斃於五條村於是我兵棄平阪嶺悉歸天川乃相謂曰頃聞三條公以下正義公卿或脫走或幽屏朝權專落中川宮一條公德大寺公之手於是奸人恣矯叡旨以倖親征然則奸人必以我爲朝敵爲亂賊必矣當此時以孤兵挽回國勢抑難矣不如退入十津川鄉見機破紀州新宮航走鎭西以謀再擧也議乃決忠光率藤本鐵石伴林六郎以下壯士二十餘人及野崎主計田中主馬等鄉兵四百人入十津川

而松本奎堂牧岡鳴平安岡斧太郎等十餘人留在天川時安積五郎池藏太岡見富次郎澁谷伊與作等以河內兵數百出守和田村忠光贈書五郎等退守天川五郎不應命屢與井伊柳澤二氏兵連戰皆克進拔樋木下市斬獲無算因報捷十津川忠光曰我軍奮戰累克而棄之不祥也吾欲攻取五條村進路於大阪諸子以爲如何衆皆然之再至天川營是時和歌山氏兵陣富貴山藤堂氏兵陣五條村共剋期通天川忠光出陣北曽木以扼要衝使澁谷伊與作至藤堂氏營責其矯叡慮藤堂氏將藤堂新七佯

襲伊[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縛之。會我先鋒沖入日川。藤堂氏兵[illegible][illegible]戰移。騎天忠部將安田鐵藏受傷。而不[illegible][illegible]斃數人。岡[illegible]高次郎亦銃數人斃之。[illegible]氏兵[illegible][illegible]兵追躡斃四十餘人。遂大破之。[illegible]將忠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小連夜[illegible]篝火於數十所。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今那[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古川重藏田中樋之助等十餘人[illegible][illegible]兵[illegible][illegible]和田村聞忠光移營。致書諭其不可。[illegible][illegible]不聽。於是[illegible]之助以下十一人留書逃去。後數日皆爲和歌山[illegible][illegible]所擒。已而井伊藤堂柳澤植村諸氏大擧攻銀[illegible]山。忠光分兵邀戰。部將吉村重郷[illegible]衝出。

戰。[illegible]長[illegible][illegible]數人。日暮兩軍交綏。是日井伊氏別軍五百餘人以[illegible]市及椎原。守兵僅百餘人。部將橋本若狹[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助等奮戰。嘉助長銃法。乃狙擊井伊氏[illegible]將[illegible]人斃之。已而嘉助蒙銃傷。餘眾不能支。[illegible]守而退。井伊氏兵追躡。縱火丹生神祠。進陣下市。若狹窘[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謀。其[illegible]後。是夜森下[illegible]馬森下儀之助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騎次郎島村忠五郎荒巻半三郎[illegible]山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伏[illegible]田清馬尾崎濤五郎[illegible]田健二郎及[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兵十四人乘[illegible]間行。至下市。井伊氏兵寄。勝不備。皆[illegible]甲而眠。眾竊縱火於十餘所。大鬨斫

營。井伊氏兵以爲大兵來襲。匿以身逃。[illegible]馬以下奮戰。斬[illegible]無[illegible][illegible]市前臨吉野川。後負高山。大獄而井伊氏兵不[illegible][illegible]理。狼狽失走路。下津川銃手[illegible]據處狙擊。[illegible]二十餘人。井伊氏兵或投火。或[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使天忠黨僅以十餘人破井伊氏大兵。[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兵士甚[illegible]終不可守。收其[illegible][illegible]揺仗。話日[illegible]銀峰山。忠光乘勝將攻[illegible][illegible]條村。進於大日川[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戰而退。[illegible][illegible]日和歌山井伊藤堂諸氏[illegible]謀[illegible]欲大擧。自三道來攻。而以井伊氏下市敗眾[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不戰而退云。忠光進欲過路大阪時

遣[illegible]台[illegible]盡[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忠光歸天川。藤堂氏將贈書天川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勤[illegible]事。因其分也。雖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條代[illegible][illegible]山[illegible]動下。以[illegible]役人民。則不得不負賊名。矣。今也以忠光所爲論之。則爲其朝敵則[illegible][illegible]就。吾軍門[illegible]則[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爲之奏上。必有所救。諭爲卿等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縣[illegible]終不已。則吾曹大擧將勦滅之。忠光獲[illegible]人[illegible]使鐵石作答文。以贈藤堂氏營。曰方今奸徒[illegible]朝政。妄矯叡慮。然忠義士就吾曹彬蹤諭之。則似抗官軍。雖然吾曹勤王赤心貫天地。且鳴世。然所齒恥矣如[illegible]下則形蹤似官軍。而其實矯叡慮。以阿

黨逆賊松平肥後等。況於朝廷幕府之[illegible]等共[illegible]歎
愛之理義。足下有所謬焉。請熟思之。戰力我軍[illegible]
誅奸徒也。人曰，繼嗣伊與作使貴營。貴營拘留之。
不知何軍門如此之禮乎。足下可親臨我營以[illegible]所
之。已而忠光留壯士三十餘人於天川。自率衆八十
津川鄉兵稍稍叛去。忠光苦之。時和歌山藤堂井伊
三氏兵大舉。逼天川。鐵石奎堂等三十餘人力戰
衝。和歌山氏兵自留貴口進。奎堂邀戰。銃丸傷其左
目。奎堂幼眇右目。至是失兩目。不能復戰。退保池藏
太代。退銃和歌山氏將水野多門傷之。餘衆撤濟退

時藤堂井伊二氏兵自五條索垂。二道來。臨鐵石陣
長槍進。斃藤堂氏兵數人。遂與其部將某縱鬪數合。
鐵石槍法稍亂。其獲間縱鐵石。左助鐵石所蒙中瘡
遂死。之藤堂氏兵獲鐵石首大振。大忠壯士奮戰格
鬪。死傷過半。餘衆相顧曰，敵兵將絕我後道。衆寡
[illegible]不[illegible]敵矣。不如退與忠光戮力以[illegible]所[illegible]也。遂
火大川營。衆共[illegible]從奎堂以下傷者數人。乘夜走投
忠光營。忠光時在風屋村。從兵多逃。至是僅[illegible]精兵
四十餘人。乃欲南行破紀伊。木宮[illegible]路尾鷲。踰嶺涉
澗。晝夜兼程。至伯母谷。井伊和歌山二氏兵[illegible]百餘
人築寨固守。忠光決奮戰破之。自[illegible]兵而進。井伊氏
兵多亦[illegible]之。忠光兵亦死傷略盡。所餘池藏太[illegible]田宗
兒鶴田陶司寄[illegible]十餘人力戰奮鬪。忠光亦自揮刀
斃數人。然[illegible]忠光乃潰從十數去。自[illegible]
間行[illegible]河內。從之者上田宗兒伊吹周吉島[illegible]
半田紋吉及[illegible]松藏鶴吉而已。於是奎堂重[illegible]數
人病瘡[illegible]而死。餘衆悉逃去。實九月二十
四日也。忠光與數人逃至河內。自大阪航走長[illegible]
歟山藤堂井伊諸氏分兵捕餘黨五十餘人[illegible]
送京師。長[illegible]乃平。先是實美等至長門。欲[illegible]

攘外也。以謝衆。肯是時。前關白忠熙以爲謀叢不誠。
國體始頹。吾在重職不能濟之。恥亦大矣。乃[illegible]書輔
熙曰，熙任重職者。以議與薩長二藩相協也。今而雅
織也利氏罪。以[illegible]賓國賊臣。有何而目再見變親。又
屯等[illegible]請以[illegible]衣。微東輔熙復書大驚。馳[illegible]忠熙
第因[illegible]其死。乃[illegible]其不能[illegible]矣。因[illegible]下。已而
輔熙[illegible]之詔曰，近者[illegible]風
生物情[illegible]中如[illegible]八月[illegible]公等務佐朕。忘[illegible]以避嫌。
輔熙忠熙[illegible]天物之[illegible]在職如故。松[illegible]偷[illegible]山慶
德蜂須賀茂韶藤堂高潔池田茂政淺野茂勲等奏。

曰薩長二藩首唱勤王而遠之非計也請寬長人罪
召慶親父子一其敵愾以攘外夷時有詔曰鎖港事
太重列藩宜待幕府指麾而後攘外夷也勿輕舉誤
事於是唱攘夷者不懌曰朝議果陷姑息相率斥長
門時平野國臣在京師上疏請召眞美等七人及慶
親父子俱議國事弗省國臣謂尊融親王及松平容
保等沮之也乃去至長門猶唱親征議以制之策至
是推澤宣嘉爲將潛至但馬使荒川主計等說出石
城主仙石久利曰頃朝議俄變三條公以下七人奔
長門今將與毛利氏訴寃於朝廷澤公乃其一人也

今已上途而道梗不通恐生變故再觸朝憲故使僕
等先入京師探情願卿等速定志可以佐正義也久
利與之遂執主計等馳使京師報之容保時宜嘉已
至生野銀山從兵不滿百聞久利執主計等憤怒不
已乃襲銀山代官廳略取金穀以充軍須因移書近
傍村落曰幕府不奉攘夷詔或潛獻酖毒以圖至尊
然賴皇祖大神保護金甌無缺八月之變奸賊松平
肥後等猥閉禁門矯詔斥公卿正議解散親兵削弱
朝家於是天步艱難主上在賊中皇國人民誰不流
涕哉凡爲男兒者實扼腕抛身之秋也但馬國人當

南朝時不屑逆賊足利氏以揚皇威此名分乃忠孝
義烈之風其來也尙矣是以奮起戮力速誅奸賊攘
外夷可以副大息也書已流傳國中土寇四起欲戴
宣嘉東入京師容保急令其近傍諸藩討之國守意
兵仗未備進戰無利引兵據妙見山仙石氏兵來攻
國臣等拒鬪三日衆飢死傷宵竄衆潰分國臣已
黨鎗傷不能逃遂爲仙石氏兵所擒餘衆逃散但馬
鎭平十一月家茂奏增尊融親王俸二千苞廷臣皆
言親王爲條內矯飾肯與容保等相爲奸以故有此
賄遺逆者狀於宮壁以僞尊融非頗喋於內外時有

童謠曰柔首戴金柑兮得戴耶不得戴耶請試戴之
金柑音通金冠金冠者天子之冠也尊融以見邦家
親王子初入青蓮院爲僧是歲蓄髮稱賀陽宮更名
朝彥叙二品親王世因之還俗宮故童謠及之云慶
喜慶永容保及黑田慶贊伊達宗城稻葉正邦等上
書奏曰側聞宮中開朝彥親王臣等不堪驚愕也親
王進退係皇國安危豈有聖明爲流言所動耶然
衆口鑠金奸兇妨正人害骨肉者今古同其轍苟蒙
隙一生則不可挽回也臣等請以死保親王無他異
議頗寢衰於是朝彥威望益熾十二月輔熙遂辭關

白右大臣二條齊敬代之。左大臣内大臣德大寺公純爲右大臣。大納言近衞忠房爲内大臣。四辻正月勸修寺濟範奉詔蓄髮更名晃。叙二品。親王稱山階宮。以參與朝議。濟範伏見貞敬親王子也。有故幽於京師東寺多年。至是威望與朝彥比。會家茂入朝議事。實美在長門聞之。與李知等相語曰。聞將軍率諸侯入朝定國是立廟謨。而未見攘夷實効。終以失機。則不獨敵意爲空。天下士民失方向。邦内瓦解。陷夷虜術中必矣。僕等每一念至此。泣血悲歎。眷眷之情不可止。又曰。方今國家多事。當趨走闕下。勤

躬劃敵肯而進退不謹。妄踰疆以取罪戾。慚悔何已。懈不自儆。欲攘外夷以報宵壤之恩。然事屬忌諱。或以爲懷異志。憤恨何堪。乃齎手書。使其臣丹羽正雄及李知臣河村李興入京師訴情。八月正雄李興至伏見。爲容保兵所執。尋被誅。其所齎書亦遂不得達天聽。秋月種殷奏曰。往日幕府奏増朝彥親王俸二千苞。蓋酬其勞也。然名不正理不明也。夫皇國歲入。固非幕府之有。而親王受之幕府。如幕府私皇國而行賄者。授受兩失之也。若夫下勅幕府以賞親王勳勞。則其名正其理順。書入。弗報。立花鑑寛上疏曰。

頃聞有虜艦寇西海。如毛利慶親父子。雖竭死力。可以禦之。一旦失守。則皇國安危係焉。臣請就國擧兵爲之應援。書入。亦弗報。是月詔改文久四年曰元治元年。以當甲子歲也。五月家茂歸江戸。六月詔曰。將軍入覲。諸侯會同。國論已定。乃如我内外措置。数委之幕府。大小諸侯其體之。一條實良奏曰。陛下親禱攘夷於伊勢及賀茂男山諸廟。臣因信國論一定確乎不拔。然而依頃日所賜將軍之詔。則已變攘夷爲鎖港。夫鎖之與攘。如有逕庭者。然公卿諸侯。西馳東驚。鞅掌王事者殆十年。皆在期攘夷耳。而廟算不出

於此。今僅議鎖橫濱一港。臣不審其謂也。將軍與一橋慶喜業已奉攘夷詔。而未見其實。將軍知事不行。則當論之。其初也而入則奉詔。出則忌戰。何也。臣以爲大臣大將之出。厠班國事參政。而才淺識暗。未知幕意所在。罪亦大矣。請謹致職。大原重德亦奏曰。所以再召將軍者。在定國是。策攘夷。使四方嚮風也。而天下洶洶。疑敵志變換。獨有勅可以實心行實事。又曰。不待數年而可奏實功。將軍乃云必充實武備。可以奏實功。然則非敵志中變也。蓋鎖港與攘夷。名異實同。鎖之不服。必至交戰。若夫償金約鎖。則神州

暇攘天下失望臣決知其無之而將軍有言夷情難測如我環海與諸藩戮力勉勵以充實武備然則非內棄攘夷外議鎖港耶將軍　歲內朝會同諸侯議鎖攘其意在保國家慰宸慮耳果如臣所料度則攘之與鎖非二其意也是故不稱鎖港而稱攘夷布告中外以示必戰則天下有志之徒必請之先鋒又奏曰一橋中納言既充攝海防禦之任而未聞有折衝策請更命嚴之守備以定我民志折彼凶威帝聞之將有大所議會毛利氏將福原元僴率兵至伏見分疏藩情朝野驚然時容保兵捕浪士古高俊太郎獲

誣朝彥謀及書且激徒同盟欲縱火京師討朝彥事皆達天聽京師益戒嚴七月長門人致書所司代松平定敬條舉容保等罪請黜之以清君側定敬危懼與容保等入禁中備變毛利氏將國司親相益田親施率兵入京師攻破禁門將除容保等容保豫知之麾諸藩兵擊卻之帝下勅家茂曰毛利慶親使其臣福原元僴託言分疏肯謀不逞其陰謀著於慶親父子所授親施等軍令狀汝其追討之家茂奉勅日衆西征以見鎖攘之議稍弛米英佛諸國使節衆隊要請開港尤急已而慶應元年九月家茂奏請開港勅

許詔問諸藩意見諸藩或有以開港爲可皆茂久久光等執其不可乃使人奏曰請依前勅攘外夷帝憂苦不已十月慶喜容保定敬長行連署奏請開港勅裁益切初自嘉永中幕府私締條約物情紛紜至是朝議遂變詔使大納言飛鳥井雅典中納言野宮定功賜勅於家茂許其締條約命務薄爲之而不許特開兵庫港以其近京畿也家茂已得開港勅裁二年二月奏增關白齊敬俸七百五十苞以酬其勞帝憶長州代勤勞欲緩其罪西南諸侯亦多上疏請以寬典處之家茂不肯六月幕軍討長防二國敗績七

月家茂薨於大阪因罷西征師詔以慶喜爲家茂後實愛重德等二十餘人上疏沮之且請黜朝彥親王及齊敬容保等朝彥聞之與齊敬等議十月幽實愛以下是親王亦引罪屏居而廷議縱橫變遷一無規約帝深憂之且以素志多違快快不樂十二月二十五日患痘俄崩壽三十七帝爲人長大勉武而天資聰明英毅頗辨大體自外國事起以來以皇國危尊爲憂其所以爲社稷規畫皆至深遠爲天下悼其祚不長　年正月儲宮睦仁親王踐祚時年十六是月葬帝於東山後月輪陵奉謚曰孝明天皇以國喪

解親王公卿十餘人幽屏。皆嘗受嫌疑而被黜者。先是九條尚忠與井伊直弼安藤信正等通意。謀朝旨變換先帝宸怒。褫官爵。錮之。尚忠乃削髮。稱圓眞。屏居者六年。至是咸罷一等。左大臣二條齊敬爲關白如故。十二月詔許毛利氏及實美季知通禧隆謌基修宣嘉入京師。是時不知宣嘉所在。後奉詔入京師。又以次解其譴有差。敬直等數人幽屏。實美以下皆復其舊官。而廢幕府諸職及關白傳奏議奏等職。更置總裁議定參與三職。大釐革天下之政。

續日本外史卷之八 終

續日本外史卷之九

馬杉繁　著
賴復　閲

天皇正記

天皇記二

明治元年正月德川慶喜松平容保松平定敬板倉勝靜小笠原長行等舉兵於大阪將犯京師是月三日通伏見鳥羽二道官軍先鋒島津毛利淺野山内四氏兵擊却之追北至淀詔以仁和寺嘉彰親王爲征討將軍賜節刀錦旗四日將軍嘉彰發京師前少

將東久世通禧侍從烏丸光德少納言五條爲榮前侍從四條隆謌前修理權大夫壬生基修甲斐權介平松時厚前主水正澤宣嘉屬之兵凡二千餘人以東寺爲本營是日下勅曰會大政復古之際各藩已奉朝命何圖德川慶喜在大阪謀不軌大舉北上已開兵端終至不可已之勢是以爲明名分條理勤王事雖素不待論而當今之時各藩勉勵戮力以副朝旨也乃以少將橋本實梁侍從柳原前光拜東海道鎮撫總督令曰方今形勢切迫賊兵將犯京師速出陣大津驛可以嚴守備然詳悉賊之事情以平穩接之以示朝旨也若夫暴動拒令則宜討平之實梁前光俟命乃以膳所水口山德島彥根大村佐土原兵一千人出陣大津是日征討將軍嘉彰親王發東寺連戰數日進至河内牧方大破賊兵慶喜容保定敬勝靜長行等棄大阪航走江戸乃下詔於遠近曰德川慶喜嚮察天下形勢奉還大政併辭軍職於是朝議一決制可其所請焉何圖奉還大政者蓋虛稱而已是以使德川慶勝松平慶永訊糾其實慶勝等奏云慶喜雖已奉朝旨麾下士卒及容保定敬等不肯服及其暴動亦不可知也乃再使慶勝慶永鎭撫

之朕以爲慶喜恭順實奉朝旨因不問既往罪將處實典豈圖容冬退京師素出於詐謀而竊嘯聚近傍諸侯以麾下兵卒及容保定敬等爲先鋒大舉逼京師輒欲以兵威犯闕下由是觀之慶喜反狀明白始終欺罔朝廷大逆無道其罪不可逃也朕已絶宥恕之念因詔追討之且從來以德川所管之地稱天領者稱呼謬亂國無其謂也自今復古制可更稱天朝御領矣當是時不辨大義通謀賊徒者或使賊徒潛居者皆可以朝敵同罪處嚴科是以各藩將士吏卒以至各地人民速定方向爲國家可竭忠誠焉十二

日詔削慶喜以下官爵。令四方曰。客冬德川慶喜託事而南。其情不測。乃遣慶勝慶永諭其輕裝入朝。朕將有善所處。如會桑二藩已禁入京師。然慶喜使之突進逼京師。終至銃丸彈錦旗。而一敗東走。豈得不征哉。以有栖川熾仁親王拜征東大總督。授節旗節刀。大徵諸道兵。於是西南諸侯爭出入京師。官軍大振。是時島津毛利二氏兵已屠大阪城。縱火城櫓。賊兵逃亡多投紀伊。乞哀德川茂承。茂承意未決。先是出兵三千陣天王寺。將援慶喜。是將軍嘉彰使人問其方向。紀伊兵危懼。請屬官軍。嘉彰疑其意。卻

之。茂承乃上書表無他志。是時侍從鷲尾隆聚。水戶人香川敬三等募兵百餘人。出屯高野山熊野三山。及十津川鄉兵屬之。以窺賊徒動靜。及其敗入紀伊。將下山擊之。賊徒狼狽。海路欲東走。爭船溺死者千餘人。會東風猛烈。其先發船者亦多沈沒。慶勝慶永。奉詔巡視大阪城。獲慶喜東走書。以聞。嘉彰亦入大阪陣本願寺支坊。以隆謌為山陽南海二道總督。遣岡山龍野德島丸龜。須本宇和島兵二千餘人。討酒井忠續於姬路。松平賴聰於高松。松平勝成於松山。以糾其不足。大垣鳥羽宮津延岡等兵。在大阪者。亦

寄。通意賊兵。至是皆逃走。酒井忠氏在大阪。亦應慶喜。及軍敗。逃以波將歸若狹。先是山陰道鎮撫使中納言西園寺公望帥兵三百人。屯園部。忠氏聞之。惶懼不知所出。乃因園部藩主小出英尚謝罪。公望察其可疑狀。然不肯問罪。使其從兵從事鎮撫。命遣歸忠氏於若狹。忠氏父忠義聞之怒。其事蹟涉曖昧。即幽忠氏。上書請出兵勤王事。以償忠氏罪。朝議允之。十五日。天皇加首服。式部卿邦家親王為加冠。左少辨甘露寺勝長為理髮。時兵馬倥傯。雖東西未和平。典禮規模皆從前朝故事。公卿諸侯各獻劍及馬。

賀之。是日詔罷太政官。以復古制。乃曰。當朝政一新大儀舉行之日。欲使天下為無罪域。雖其罪不可容者。除朝敵逆賊之外。諸國無遺漏。一切大赦。以副朕意。且自今後益審明賞罰。可以洗除舊弊也。因賜敕嘉彰曰。朕聞德川慶喜已棄大阪城而東走。宜速令於四方。以鎮撫人心。如海外各國。朕夙所憂慮。爾兼之。事務總裁與前中納言三條實美。前少將東久世通禧。令議急決其處置。可以奏也。於是通禧奉旨。至兵庫。岩下左二。寺島陶藏。陸奧陽之助。伊藤俊助。吉井幸輔等數人從之。通禧接見佛英伊米孛蘭六國。

公使乃告曰今日所以勅使至於此者欲布告我天皇陛下叡意也仍示布告書於各國公使佛國公使曰僕寄留貴國有年於茲乃代各國公使以布交語耳自今貴國天皇陛下親執大政及全國和平則各國喜悅何過之通譯曰天皇以親裁大政全國悅從固無論耳佛使曰自天皇親執大政其政令既遍全國乎布告書所載有命有司管掌外國事務語不知何人得其任乎通譯曰仁和寺嘉彰親王已為外國事務總裁其屬之者數人今也以德川慶喜叛逆天皇政令未至布全國雖然不日討平之以布政令於

全國必矣佛使曰布告書所載有德川氏奉還政權文而無德川慶喜叛逆語今依勅使所說則知貴國猶有內訌其果信乎通譯曰慶喜已退江戶乃稱待罪然未見服從之狀佛使曰待罪者猶征討之乎通譯曰今現差使節於江戶未得其報答也佛使曰方今有急務一事件往日備前兵七殺吾國人於此地是故自國亦欲出兵以圖安全雖固非規約而事情出於不得已不知貴國許之乎通譯曰自今以日本政府兵警備此地卿等勿復為念佛使曰政府出兵以警備則作何等事件亦係政府處分乎通譯曰

固然也又曰以今日所示勅書布告各國帝王及其人民乎佛使曰布告條件請姑置之抑備前兵妄殺我國人之一事以親執政柄天皇善為之處分乎通譯曰固然也佛使曰談至備前兵暴害則吾甚信不堪痛憤況如對各國公使及發砲實文明國之所不為也通譯曰如其處分照準各國公論可以受天皇親裁也佛使曰這箇暴害實係大藩重臣所為吾輩所以深苦慮也通譯曰自今命薩長二藩警備此地吾保其無患焉佛使曰此六人者即六國公使而今日與貴國勅使訂和親通交幸莫大焉通譯曰自今

以大諸侯警備此地外國人安全固無論耳雖然此地在留外國人亦對日本人要其無暴動各國公使皆曰諾通譯曰日本諸侯所有蒸氣船六艘項日為外國人所橫奪其處置如何佛使曰往日當備前兵暴害未聞政府布告是以拘引之耳雖然自今以萬機係日本政府所管速可返致之又曰願使卿等留此地以要外國人安全通譯曰諾吾且留此地待全權官吏來代又曰詳悉今所會同交語之事旨可以奏我天皇陛下也至是外國交際始定十八日布令遠近曰外國交際係先帝多年所宸憂而自幕府失

其錯置旧態一變。至大勢不可已之今日。乃斷然決朝議。更締和親條約。是以上下一和。不生疑惑。大充實兵備。輝皇威於海外。謹對祖宗及先帝神靈。天下列藩。以至士民。宜奉體叡旨。是日東海道總督橋本實梁柳原前光。率兵發大津。欲東嚮桑名城。桑名賊將松平定敬城地也。先是侍從滋野井公壽前侍從綾小路俊實。率兵八十餘人。潛出京師。至近江。會金剛輪寺僧徒。募勤王義烈士百餘人。應之。公壽俊實。下令近傍大峙權伏。於是四方來屬者。三百餘人。遂自近江進入美濃。遠近響應。軍威大振。將進嚮桑名

城。實梁前光至四日市。責公壽俊實等私募金穀。因執公壽俊實。押送京師。斬其首謀二十餘人於四日市。遣歸其徒四百餘人於京師。詔詰恣犯朝憲。幽公壽俊實及其徒。無幾宥之。命勤王事。是時定敬弟某與其老臣數人。出降總督軍門。實梁使之屏居寺院。以侯後命。以藤堂氏兵守之。實梁前光進至參河遠江間。沿道諸侯各致城地。出兵屬官軍。號兵十萬人。朝廷益徵征東兵。詔曰。德川慶喜反狀明白。已下追討令。於是大小侯伯。廢德川氏所授松平姓。各復本姓。可以表無貳心矣。是時東山道總督岩倉具定。

及其弟八千丸。北陸道總督高倉永祜。相踵發京師。行徽沿道兵。具定已入美濃。初大垣城主戶田氏彬兵警備大阪。因與慶喜逆謀。氏彬在大垣。聞之惶懼不自已。其重臣小原仁兵衛時在京師。拜參與。乃為氏彬上疏。謝其罪。氏彬亦罰其臣與逆者。以陳謝朝廷。察氏彬無他。命出兵屬具定。氏彬感喜。其將士亦自奮進。而信濃酒井忠義。亦出兵屬永祜。以償子忠氏與慶喜罪。西南諸侯竊與慶喜者。聞風震慄。或致城地。或獻巨萬金謝罪。朝議皆允之。命勤王事。初伏見鳥羽之役。薩長二藩。連戰殊竭股肱力。其軍須居

多。因詔以松平容保官祿。及其豫備糧米。充二藩經費。二藩辭曰。謹忝天賜。然當朝威更張之日。以募官兵。購軍艦。為急務。請以所賜二藩者。移充國家軍需也。是以敢辭焉。若夫二藩告闕之。則更辱恩借耳。先是高知藩兵士。議與薩長二藩不協。至是山內豐信上書。以藩情不得已辭出兵。天皇慰諭之。詔出兵益勤王事。豐信遂奉命。於是藩情亦定。德川慶勝久在京師。鞅掌王事。客冬置三職也。慶勝拜議定。謂會宗家錯亂之際。鎮撫遲延。終使其臣僚至暴動。吾居其親藩。而辱大任。意悶不安。乃上書辭職。弗允。二月嘉

彰親王辭外國事務總裁伊達宗城代之乃與東久世通禧至大阪告外國公使曰我政府新置外國事務局命予儕掌之自今當相協議日代天皇陛下欲延見公使等且領之公使曰聞征東師起在近吾曹將至横濱以避變天皇賜謁則請急刻日宗城曰吾保外人無虞勿復爲念公使曰饒令保外人無虞亦不可曠日也宗城即報京師以刻日或曰召外人於闕下如物議何宗城哂而不答土佐兵戍堺浦佛國夫卒過戍所戍兵止之弗聽乃叢銃傷佛卒十六人佛國公使大怒意嚮爲備前兵所暴害今又罹此

患何也致書詰之曰政府責官宜來佛艦謝罪曰可禁日本士官佩刀入外人寓館曰可出償金十五萬弗曰政府致書可以謝曰可刑日本人爲逆者此數條皆刻三日得報答爽期則吾將自所處焉是時國家多事且以曲在我立決其四事尋命備前土佐兵責十六人自盡是月英佛米蘭公使入京師三十日英國公使入朝處士林田貞堅三枝真洞蓊相議曰外人詣闕下蓋非先帝意也吾輩以死遏之欲使人知義之所在是日襲公使於途衛兵禦之真洞蒙傷不能復戰乃所擒貞堅獲間傷公使即詠和歌自伏劍而死是日公使不復入朝途還後數日真洞亦詠和歌從容就刑於是下詔四方使人民知朝議所歸三月朔英佛米蘭公使皆入朝天皇賜謁南殿公使獻書賀新政以申交誼是月參與大久保利通上疏曰王師大捷賊酋東走焉而東藩猶背未定外國交誼未盡當是時須以非常之斷行非常之事伏惟中古以還天皇垂簾拱手而步不踏地九重深邃侍御座者止公卿數人耳所謂階前萬里者非乎夫敬君上懷人心所共然而推尊失道則天理乖戾上下否隔是古今之通弊也請奮破俗論不飾邊幅以從事

於簡易輕便又曰平安僻在一方不足以廓弘聖謨矣伏惟今日急務在建皇宮於大阪遷都以一洗宿弊也願聖明裁之是時以二條城爲太政官代裁決庶政天皇數臨幸焉會同公卿諸侯盟曰廣詢衆議機務應決於公論又盟曰賴天地之公道求智識於世界以振起皇基因議拓蝦夷荒界下詔曰朕幼弱猝紹大統何以對峙萬國奉仕列祖竊惟中葉自朝政維衰武門專權雖陽推尊朝廷其實敬而遠之也其君臨於億兆亦唯名也耳朝廷尊重倍於古而朝威倍衰類上下離隔不啻如霄壤矣今也更朝政一

新之頃一人不得其處則罪歸朕躬是以勞身骨苦心[illegible]艱難之先[illegible]之蹤[illegible]列祖親[illegible]萬機躬自不[illegible]則自將[illegible]之[illegible]焉以故君臣相親上下相愛德澤洽於天下國威耀於海外近時宇內開化當各國雄飛於四方[illegible]獨不知世界形勢墨守舊習不謀一新之效[illegible]於[illegible]重內[illegible]受各國凌侮上辱列祖下苦億兆朕之所憂慮也[illegible]與百官諸侯相誓繼述[illegible]業不問一身艱苦經營四方綏撫億兆[illegible]宣[illegible]天下於富嶽之安汝億兆慣舊習法不知神州之危急

朕一舉足[illegible]非常萬口紛紜是令朕失爲君之道也[illegible]朕[illegible]率去私見[illegible]公議輔朕業十九日[illegible]有栖川熾仁親王參謀右近衛中將正親町公董左近衛少將西四辻公業帥官兵萬餘人發京師[illegible]亦尋幸於大阪觀海軍[illegible]東藩[illegible]南[illegible]軍分道向江戶鹿兒島山口和歌山鳥取熊本岡山福井安濃津佐土原大村高鍋[illegible]山[illegible]知大垣兵[illegible]德川氏隸屬[illegible]守備或曰[illegible]或曰出水軍襲大阪獨慶

喜恭順悔非出城屏居寛永寺以族命而其部下不服或走常陸下野或走甲斐信濃會東山道先鋒自信濃進向甲斐賊將古屋作左衛門率千餘人在甲府與其土豪合謀設柵於勝沼據險扼官軍高知兵沮靡不能前鳥取高知別隊自間道進左右挾擊大破之斬獲無算遂取甲府使松代兵戍之作左衛門率敗兵五百餘人走越後是時忍兵數百人爲賊扼築田鹿兒島大垣兵擊走之進薄忍城城主松平忠國刑其將數人謝罪一藩輙歸順總督岩倉具定及八千丸率諸軍進次板橋先是大總督熾仁親王至

駿河輪王寺公現法親王親詣大總督營爲慶喜謝罪靜寛院宮名親子故家茂夫人也天璋院名篤子故家定夫人也亦各馳使駿河乞哀時東海道先鋒總督橋本實梁柳原前光次品川德川氏部下勝安芳出謁參謀西郷隆盛具稟慶喜恭順狀請其停征討隆盛曰宜表其實以謝罪安芳乃奉命四月實梁前光取江戸城傳勅幽慶喜於水戸無幾大總督熾仁親王入江戸次増上寺實梁前光次久留米藩邸德川氏部下大鳥圭介松平太郎等率步兵二千餘人脫江戸募軍須於上總下野間榎本武揚等亦帥

軍艦七艘脫品川海。先是總督之入江戸也命汲德
川氏軍艦兵器。武揚等抗疏弗允。至是留書而去。德
川龜之助等聞之發急艄追之不及。乃上變職仁親
王。恐武揚書辭悖慢因讓龜之助。龜之助臣僚悚懼
不知所出。職仁乃下令以武揚擬海盜告之各國公
使勿與之相接。是時圭介等已說下妻下館諸藩助
逆。結城城主水野勝知父勝任應之。其臣小幡兵馬
等欲奉勝知歸順逐勝任。勝任藉賊徒力襲殺兵馬
等。會官軍進在宇都宮。勝知逃投之。圭介累御上總下
野。欲乘勢襲宇都宮。報達。岩倉具定營參謀香川敬

三。率鹿兒島山口高知兵三百人進至千住。賊將板
倉勝靜倚官軍井伊氏兵乞降。具定命執之。宇都宮
鋼其臣五十人於壬生。是時賊別隊屯流山。官軍山
內氏兵擊走之。獲賊將近藤勇。檻致之板橋。營斬徇
軍門。送首級於京師。梟四條纜。文久以來勇在京師
為新選隊酋。而會松平容保多殺正義士。京師士民
無不舉疾之。及慶喜容保等南退大阪。自率其部下
吗百餘人留伏水以偵京師動靜。終與大阪兵俱犯
官軍。銃傷其股。及戰敗逃走江戸。煽動德川氏部下
相率至甲府。與官軍戰於勝沼。不利。走逃下野。至是
伏誅。官軍乘勝攻結城。城兵不能支。擁勝任而走。官
軍乃拔結城。敬三等率衆至宇都宮。圭介聞結城守
兵太少急攻陷之。官兵退投宇都宮。圭介遂據結城。
無幾圭介率兵二千出戰小山。以小隊狙擊官軍。毛
利氏隊將南部辭林石川等數人死之。是日自巳至
申。勝敗不定。官軍死傷頗多。遂退宇都宮。圭介復據
大詰旦賊將秋月登之助土方歲三等以精兵千餘
人襲宇都宮。官軍以彥根大垣宇都宮秋代等[illegible]藩
兵八百人逆戰城外。登之助歲三冒死挺前。官軍沮
蹙退而守宇都宮城。圭介一軍自鹿沼橫擊之。時會

津賊兵亦踰三十嶺來侵。砲聲震天。城下火忽起。官
軍不能支。棄城而退。城主戸田忠恕出投館林。賊乃
據宇都宮。降將板倉勝靜在城中為賊所奪。明日賊
別隊以三百人襲關宿。官軍設伏破之。賊兵不屈挺
前奮鬪。殺傷相當。官軍別擣其背。賊兵為大潰。或降
或逃投宇都宮。先是總野諸藩往往歸順出兵擊賊。
而兵皆擐甲執槍。以故戰多不利。警已達江戸。總督
橋本實梁更命鹿兒島山口高知鳥取大垣兵赴援。
五藩兵至壬生。合近傍諸藩兵二十二日昧爽攻宇
都宮。賊兵逆戰安塚。而賊別隊擣鹿兒島大垣軍後

官軍別隊自雀宮赴援夾擊破之。賊兵退入城別把明神八幡二山。二十三日官軍大舉進圍宇都宮城四面合擊。城兵固守。而山上賊兵橫衛官軍。官軍殆敗。兵士多死之。鳥取隊將河田佐久馬奮曰。蕞爾沭賊多殪天兵。逆罪豈可赦哉。及日未沒。吾必殲賊取城。諸子其努力。自立矢石之所。援桴鼓之。呼噪擧衆。鳥取兵應聲殊死戰。進蹈穿濠。肉薄攻之。遂拔城一角。殪賊無算。城兵失守。圭介等衛圍北走。城乃陷。是日官軍復宇都宮。已而圭介等以千餘人再據日光山。官軍擊之今市。迭有勝敗。尋大破之。圭介等率殘兵數百走投會津。是時賊隊將古屋作左衛門以八百人徇越後。進入信濃襲飯山。飯山兵施奇策擊之。作左衛門殪以身逃。餘衆亦走投會津。已而北陸道官軍入越後。賊將松平容保出兵拒之。先是德川氏士卒多脫江戶。據上總木更津。通意於賊將松平容保。謀慕府恢復。大總督熾仁出兵擊之。賊兵將略船橋。岡山兵陣八幡。安濃津兵陣貝塚。福岡兵陣行德。佐土原兵陣鎌谷以備之。是月天皇自大阪還幸於京師。閏四月木更津賊出襲八幡貝塚。官軍失守。且戰且退。賊兵乘勝追躡擠之市川。佐土原兵在鎌谷。

顛援之。賊兵逆戰。佐土原兵伏麥畦狙擊。更以臼砲殪賊。餘衆逃走。賊別軍上略八幡貝塚。進取船橋。佐土原兵自小陸三道掩擊破之。福岡安濃津岡山兵亦反戰合擊。縱火船橋燬之。煙焰蔽天。賊軍潰散。無幾上總盡平。詔以左近衛大將三條實美拜征東監察使。是月實美至江戶。德川氏亡命徒與無賴之業者私相結納。據寬永寺。自稱彰義隊。欲擁公現法親王作亂。僧覺王院者嘗拒朝命。慫慂公現。而會津莊內諸賊亦遙爲之聲援。勢頗猖獗。乃傳檄煽動東北諸藩。其他迷謬理義者多應之。而瓦合烏集。素無紀律。恣罵詈官兵。或害之途。官兵憤懣。奏請誅滅之。是時脫籍亡命徒失利於總野間。悉投會津。推圭介爲將。襲白川城。城兵合仙臺二本松二藩平泉湯長谷兵邀戰。賊縱火城下。二面掩擊。城兵不能支。自火城自後門遁。二本松兵爲賊內應。開前門迎賊。賊兵乃拔白川城據之。賊隊將田中左內率兵二百餘人會之。左內者會津人也。二十一日官軍設伏於臨崎村。誘白川賊兵擊破之。明日又破之白村。追北至板室。賊隊將小笠原新太郎死之。官軍縱火。賊落迫保大田原。賊收敗兵次三斗小屋。是松平容保據會津

謀逆事聞京師大皇震怒詔拜左大臣九條道孝正
三位澤爲量少將醍醐忠敬爲征討使與奥羽諸藩
兵伐之上杉齊憲在京師亦奉詔從道孝等就國與
伊達慶邦進兵於會津而奥羽諸藩意未定獨佐竹
義堯津輕承昭生駒親敬等唱勤王而酒井忠篤據
莊內與容保通謀出兵逮陷新莊天童遂逼秋田義
堯兵屢戰不利至是慶邦齊憲竊通容保時道孝忠
敬在仙臺爲量在秋田道孝使參謀世良修藏詰慶
邦齊憲等慶邦怒斬修藏道孝忠敬等危懼去至秋
田與爲量合議報急江戸及京師是時官軍分道向

會津鹿兒島山口金澤名護屋福井高田松代松本
兵自越後進鹿兒島山口別隊及安濃津彥根川越
忍大垣大村兵自白川進會津仙臺棚倉賊兵扼守
白川二十五日官軍攻白川不利越後官軍已戰於
小出島鯨波三國嶺皆勝進薄長岡而官軍白川敗
報達江戸大總督熾仁更使鳥取岡山大村柳川佐
土原等間兵赴援熾仁謂寬永寺賊益猖獗據以偵
我黨不可不討焉而東北未平不如諭降之也乃與
監察使實美謀傳命德川龜之助諭降之賊不奉命
九月朔官軍再攻白川拔之熾仁使橋本實梁柳原

前光往諭公現法親王實梁等乃至寬永寺欲面諭
公現賊僧覺王院沮之公現輙稱病不見實梁等十
四日熾仁遂與實美等下令討寬永寺賊參謀大村
永敏部署官軍所向鹿兒島熊本鳥取兵自湯島進
山口佐賀久留米大村佐土原兵自本鄉進而以岡
山安濃津德島名護屋和歌山廣島福岡兵爲後援
賊聞之是夜多逃亡所餘殆千人分守寬永寺及谷
中車阪十五日官軍攻寬永寺賊開前門衝突官軍
沮靡不能前會大風雨乃乘風彈大熕破前門一角
賊退據山王山覺王院等驚悸奉公現自間道逃熊

本兵仰攻山王山賊銃手俯彈之熊本兵沮靡鳥取
兵赴援擊走山上賊賊退保樓門以土豚築壘巨砲
連射會官軍自本鄉進者遙以榴彈射樓門火忽起
前門官軍乘之賊兵不能支遂大敗悉自根岸阪
逃官軍追擊斬獲無算於是熾仁實美等下令鎭撫
江戸市民初賊將林忠崇煽動德川氏亡命徒相舉
脫江戸橫行總野間屢抗官軍力屈就降官兵撫致
之於江戸熾仁下教錮於大久保忠禮邑小田原至
是忠崇煽動小田原兵出據函根熾仁遣軍監中井
某三雲某於小田原下令忠禮討之忠禮不答中井

怒責忠禮。忠禮民執中井斬之。三雲屢以白其鄉江戶。啓狀熾仁。熾仁出兵問忠禮罪。忠禮惶懼。刑首謀乞哀。官軍進攻函根。賊兵三百餘人扼湯本山御。官軍奮戰破之。賊欲退據險。官軍挺進尾擊。忠崇等棄函根走。三島遂航投仙臺。後議忠禮黨賊罪。詔削其封邑。六月。詔建府藩縣三治一致之制。且使西南諸藩。益出兵討奧羽賊。是月。北陸道總督高倉永祐卒於越後。永祐從三位永胤子。官爲從四位少將。時年三十一。於是官軍喪首領。逗撓不進。天皇憂之。更使大納言久我通久赴援。而越後陸奧諸城未下。二十四日。東奧官軍攻拔棚倉城。二十八日。拔泉城。賊兵累敗。投湯長谷小名濱。於是官軍水陸掩擊。三十日。陷湯長谷城。賊退據平城。以收敗兵。官軍乘勝追躡。七月朔。攻平城。城堅不拔。會官軍四百餘人自江戶來援。勢太銳。十三日。再攻平城。城兵設柵拒之。而其兵多執和銃。會雷雨不能彈。官軍先鋒柳川兵奮鬪破砦而進。鹿兒島兵繼之。拔其外郭。賊撤橋板隔水拒之。柳川兵緣橋桁挺前。搏其右翼。除兵吶喊。掩攻。賊兵披靡。退入本城。嬰壁力拒。銃丸交雨而下。聲震於坤軸。而城未拔。日方暮。官軍退次外郭。夜方

三鼓。平城火起。官軍急乘之。不見隻騎。蓋城中彈丸已竭。知其不可支。自縱火東走也。諸道官軍取平城。平城嶮而易守。難攻。於是官軍死傷最多。居數日。官軍進略富岡須賀川。遂攻陷二本松城。城主丹羽長國走米澤。官軍已取二本松。乃與白川官軍謀合。將刻日逼會津。是時北陸官軍亦已取長岡城。據之。而賊勢猖獗。列寨相持。自東北始亂。殆涉數月。而官軍未奏討平之功。天皇深憂之。詔以仁和寺嘉彰親王。爲討會總督。以中納言西園寺公望。左少將四條隆謌。左衛門權佐壬生基修。爲副使。擧尾張美濃以西兵赴伐。乃下勅曰。速誅滅容保以下亂賊。解億兆塗炭之苦。以答朕意。焉賊若出乞降。則宜經奏可。而處之。朕不肯喜殺戮也。聞奧羽九月而雪焉。及其天未寒。宜速奏平定之功。嘉彰等拜勅。是日發京師。赴越後。時新發田城爲賊所圍。勢太急。官軍乃援新發田。賊部將河合繼助。諜知長岡守兵寡。乘夜攻。復長岡城。據之。詰旦。乘勝大擧。將濟信濃川來侵。官軍懲前夜之敗。意頗沮喪。輙曰。不如却兵。於三國嶺避銳。參謀山縣狂介奮曰。今而却一步。則失十步之勢焉。進一步。則得百步之勢焉。豈有以一挫折誤

軍機哉、且聞東奥官軍據白川、連陷諸城、覦賊以顧後、不能持久、諸子其勉之、奴輩徑勝必懈、吾可一舉而取也、二十九日昧爽、乘大霧、潛兵自妙見口進、因使人偵賊營、賊兵果懈、狂介曰善、乃縱火逼俯以精銳數十人、斫其營、賊兵驚潰、因急叢小銃、薄長岡城、兵避易、狂介出嘆、麾兵、乘之、賊遂棄守而逃、於是官軍再拔長岡城、捕市民通賊者、斬徇軍門、是時嘉彰親王以下、已自松崎進援新發田、連陷水原新潟、勢如破竹、賊部將上杉主水以下退守見附、天皇聞仙臺米澤諸藩敢抗官軍、詔褫慶邦齊憲等官爵、益進

兵追討、先是公現及覺王院等在仙臺、於是仙臺南部、米澤莊內諸賊大振、而二本松已潰、小村三春諸藩亦已歸順、賊勢稍沮喪、官軍乃大舉攻駒峰仙臺賊兵二千餘人出拒、官軍奮戰破之、進取駒峯、因分兵討仙臺以下四藩、是月、詔改江戸稱曰東京、八月、米澤賊兵在越後者、知勢不可支、撤守而去、官軍在白川二本松者、進逼仙臺會津賊兵、獲開協台德川氏及總野奥越諸藩亡命徒、益修四境守備、是時北陸官軍徇越後、終陷村松、城主堀直賀出走、會津官軍乘勝而進、賊以兵五千餘人扼守會津川、官軍

臨川而陣、連日交戰、互相對持、參謀伊知地正治、板垣退助等在白川、相議曰、會津者根蔕也、如仙臺米澤、乃其枝葉耳、芟枝而不發其根、非計也、先拔其根蔕、以及枝葉、則不伐而仆必矣、且會津地方雪早降、焉距今三十日、沍寒不得輙進、此機間不可失矣、即率鹿兒島山口高知大垣大村兵千餘人、發二本松、聲言曰仙臺盟主也、吾先伐之、而遽轉路、踰方成嶺、自石莚進、向會津、賊分兵各所守之、正治退助等麾官兵連戰、皆破之、至猪苗代、則不見一人、時賊兵退守戸口、官軍進擊、斃賊將秋月某、於是餘衆潰走、二

十四日、官軍逼城下、城中賊兵多、出守四疆、官軍搗其虛、城中窘急、出童兵及女兵挑戰、官軍擊却之、遂結營城外、以俟白川官軍、至二十五日、官軍名護屋、和歌山廣島佐賀宇都宮大田原兵千餘人自白川行破沿道賊營、黄昏皆會城下、是夜城中賊兵來襲、官軍擊却之、賊守四境者、聞急皆入城、嬰壁力扞、時城中糧食彈藥略盡、輙出兵掠糧食、官軍乘間取小田山、山距城太近、可俯射城中、乃以野戰砲俯擊城兵窘蹙、是月、天皇行即位禮、納故左大臣一條忠香女壽榮子、爲女御、即日進皇后、親王大臣以下諸官

司官員各獻劍及馬以賀詔賜之酒饌改慶應四年
曰明治元年而一世一元以作永式先是朝彥親王
資望稍衰擬議不用及德川慶喜之來走通聲息於
關東使人謀陰謀於慶喜慶喜既惕不肯應親王
意至是事覺天皇震怒詔削朝彥爵位貶爲庶人謫
安藝廣島朝彥舊稱中川宮又稱賀陽宮是時官軍
在會津者數月逗撓不肯薄城城兵亦不挑戰城中
賊將牧野忠恭松平定敬板倉勝靜小笠原長行猶
在焉及大鳥圭介土方歲三等出城北走官軍在南
者進絕城中糧道越後官軍亦已濟會津川以萬餘

人進陣船戶船戶距會津城五里則刻日三面掩擊
城兵聞警日使四出挑戰官軍擊卻之而在小田山
及城東南者以巨彈連射樓櫓及本城城兵震駭無
算參謀板垣退助及山縣狂介等相議曰懸軍深入
敵地曠日彌久變或生焉不如一舉拔城也即部署
諸軍十九日齊薄城先是高知兵士澤本幸則犯法
當斬參謀板垣退助宥其罪往說上杉氏幸則雄辯
有膽氣輙至米澤說上杉氏以順逆上杉氏素與山
內氏爲姻戚喜其忠告因幸則乞降至是出兵屬官
軍是日上杉氏兵自鹽川進城兵望見其旗章相謂

曰城南糧道已絕焉城北應援亦絕焉孤城當天下
之兵死固其分也乃嬰壁拒之容保知力不支乃有
乞降之意因傳令勿肯抗官軍十九日容保重臣手
代木勝任秋月胤永面縛出乞降參謀喝曰賊奴果
乞降乎乃執二人初高知部卒伴爲狂至城北門城
兵見其空手而來不肯銃之卒輙入城勸降城兵執
之於是勝任介卒出降卒實高知兵士某也於是參
謀相議使容保父子出降軍門致城地納兵仗勝任
胤永奉命因刻日放還二人是歲自春至秋東北諸
賊未平天皇在京師深憂之欲親征亂賊至是朝議

已決以是月二十日鳳駕發京師詔慰撫沿道人民
賞其孝子義僕賜歲六十以上及鰥寡孤獨廢疾者
米粟金帛各有差二十二日爲天皇誕辰詔停刑治
賜酒饌於諸官諸司以是日制爲天長節二十三日
會津城兵樹降旗於西北二門是日容保及其義子
喜德與重臣數人出降輙致城地兵仗上疏謝罪官
兵護送容保以下於瀧澤妙國寺錮之而容保部將
佐川官兵衛以下城兵四千餘人悉就降是時討會
總督嘉彰親王陣坂下乃下令賜降兵病痍者治療
又給米錢於城中老幼兒女蓄仍天皇仁恤之詔旨

云。會津城亡。隨德川氏亡命徒及桑名松山唐津等。賊兵在城中者悉走。仙臺公見滿在仙臺。意頗沮喪。始悔前謝自伊達慶邦未知會津降。謂一旦與容保締盟約而先降非義也。今是公見慶邦及南部利剛酒井忠篤等皆相尋降。十月三日鳳駕[illegible]京。西城爲皇居。容保慶邦等[illegible]東京。役其城中兵役旅大捷。從東京人然於燃旗將賞其以下。迎鳳駕。奉東北鎭定狀。大皇歡喜。優詔犒其軍勞。賜[illegible]等。詔羣臣議與羽越降人措置。是時德川氏亡命將榎本武揚帥軍艦在石卷。日使部

下兵。蹂躪水陸軍。及與羽界定無所容身。會大鳥圭介等率賊兵二千五百人自會津來投。乃欲俱奪函館據之。十月九日夜。帥回天開陽咸臨觀光蟠龍富士山朝陽七艦。夫至鷲木港。時積雪冱寒。四望浩然。港距函館十里。函館府知事清水谷公考在五稜郭。而戍函館者山口岡山津輕松前小倉福山兵僅一百餘人。聞賊艦來寇。分守大野文月。報急於東京。已而賊兵上陸。分爲二軍。大鳥圭介將一軍侵函館。土方歲三將一軍。踰川汲澗間行入函館。官兵逆擊却之。圭介自將米內官軍敗斂。函館府判事井上石見死。

之。歲三等進略大野文月。襲官軍後。道官軍潰走。清水谷公考[illegible]。賊別隊駕長鯨艦者遇颶不得前。捨艦入鷲木。聞先鋒已交兵。急襲七重村官兵。迎戰破之。多斃賊兵。而官兵亦死傷過當。因棄輜重而退。賊先鋒進拔五稜郭。諸艦遂入函館港。無幾賊分兵海陸並攻松前城。官軍迎戰尻內福島。皆[illegible]兵進逼松前。官軍連塞拒之。賊破其[illegible]塞。官軍[illegible]擊却賊艦已。而賊兵水陸來薄松前。兵欲據城決戰。部將安田拙吾察勢不可支。從城主松前德廣走江刺。城兵欲不果。用崎某等憤之。潛往江刺刺殺拙吾父子。

於是闔藩騷擾。賊乘隙入城中。城兵攝之力戰多死之。賊遂陷松前。欲進取江刺及館。水軍賊將榎本武揚[illegible]陽艦夜襲江刺。官兵已退保熊石。武揚不[illegible]風凜然大雪蔽海。乃砲擊挑戰。無肯應者。大[illegible]輕制。上陸逐據之。陸軍賊將圭介歲三亦侵雪。二道來襲。官軍分兵守小砂子稻倉石關館藩。而小砂子先敗。稻倉石關亦戍守。松前德廣聞之。與其臣數十人自熊石航走津輕。部將松前[illegible]蝦崎民部以下三百餘人在熊石者皆降賊。是夜雪益烈。風濤大起。賊艦錨索忽斷。蒸氣爲暴風所壓。掀飜入

暗礁間。武揚在艦中。咄嗟鑿氷夫。欲以避難。居四日。遠觸暗礁。艦殆覆。武揚乃携兵銃。駕輕舸上岸。無幾艦碎。函館賊望見之。以回天咸臨二艦救。爲激浪所阻。咸臨艦亦破機關。賊別隊已陷鷲谷矣。熊石官軍避鋒。退津輕。以俟援兵。至武揚圭介歳三等。置守兵於要衝。還函館。連發祝砲。賀大捷。告狀於在留外國人。及英佛船將。約貿易諸件。一仍舊。而武揚爲總裁。松平太郎爲副總裁。永井尚志爲函館奉行。荒井郁之助爲海軍奉行。大鳥圭介爲陸軍奉行。英佛船將等謂事狀甚危激。乃欲爲武揚等說我政府。撰

其罪。武揚等不悅。曰吾何乞哀於政府。十二月。武揚托書英佛船將。通情朝廷曰。德川亡命臣昧死白。敕旨欲使德川以下降人無凍餒之憂矣。凡有生人類。豈不戴覆育之仁哉。而德川舊臣殆過三十萬人。非七十萬石所能養也。寧雖塡溝壑。而不能伍工商。是以流離間關。其潛匿江戸者。亦不爲少焉。臣等欲誘從之。蝦夷開拓榛蕪。驅無用之人。以就有用之業。嚮因舊主龜之助歎訴。弗省。臣等乃就幾千萬人。撰其十之三。與偕航至仙臺。會奥羽平定。無復容亡命者。臣等蹈踏至蝦夷。欲冒沍寒。凌風雪。指畫地方。以守

北門鎖鑰。郤情已備四條公而陳焉。今茲十月。入鷲木港。欲報狀於淸水谷公。以俟命。而名已爲流賊。爲官兵所襲擊。固非有抗朝廷之意。然一旦交兵。淸水谷公以下函館吏胥皆自引去。市民騷然。於是臣等私相議。經略其地。然以其係外國互市之地。遣人報狀松前。而使者見殺。尋松前人亦走。故入視松前事。今函館松前農商安堵。而開拓亦就緒。臣等黨與三千一心。然無其首長。則猶有手足而無頭目矣。終不可得統一也。伏請舉蝦夷賜之德川。以養舊臣。且撰德川血胤一人爲之首長。則臣等感奮戮力。必變沮

洳場爲富强境。嚴全島守備。以興內地之利。是方今之急務也。若其內亂。接武甲勝乙敗。要之不過兄弟鬩墻耳。則士民倒懸。足徒招外侮也。故臣等固不好亂。而戰出於不得已。頗聖明鑑之。頃者英佛艦入函館港。臣等出見松將船將。憐臣等意。欲以調停。兼臣等謂抑塞之情得徹於天。則欲致力神州。以報恩德也。日夜企翹。以待大命。不勝戰栗之至。今權置首長者。倣合衆國例。姑從衆望也。因以五稜郭爲本營。置奉行於函館松前江差。以綜地方庶務。從兵二百餘人於室蘭。以武澤某爲奉行。將拓蝦夷。謹請諒察。先

是朝廷聞函館變。命德川龜之助討之。慶喜請自往。弗允。欲更命德川韶武征之。及獲此書。咸曰。賊奴悖慢無禮。不可宥假其罪也。朝議即決。因下征討令。是月。詔削容保父子。及寶作齊寶以下賊將就降者。於東京。公現亦已就降。詔幽之京師。公現伏見邦家親王子也。而定敬勝靜。長行等以下。竄匿各所者。亦皆降。是月割陸奧為五國。曰磐城。曰岩代。曰陸前。曰陸中。曰陸奧。又割出羽為二國。曰羽前。曰羽後。於是天下粗定。詔使右兵衛督岩倉具視諭英佛等六國公使廢局外中立令。乃示書曰。我東北反側徒皆降。無復抗政府者。爾後需軍艦戎器。於我莫亦異議之。各國公使奉命。初德川氏欲購甲鐵艦。是夏米人送致之橫濱。而奉局外令。不輒與焉。至是朝廷購得之。其艦堅牢精緻。各國少其比云。是月二十三日。鳳駕還幸京師。詔曰。自今後東西屢行幸。親視萬機。以副人民望。

續日本外史卷之九終

續日本外史卷之十

馬杉繫　著
賴後　閱

天皇正記

天皇記三

二年正月尾張三河以西諸侯悉朝京師賀正詔賜之酒饌尋徵諸國藩士卓識超衆者補議員以議國事因撤諸道關門便行旅且除朝敵之外宥天下罪囚廢火磔二刑三月再幸東京命諸侯會議政體自是駐蹕東京更下詔討函館賊乃諭外國公使在函館者避亂而海陸進軍鹿兒島山口熊本岡山水戸安濃津久留米福山弘前松前德山大野黑石兵凡六千五百人發東京陸路向陸奥而海軍艦將士方堅吉赤塚源六品川四方一中牟田倉之助岡啓三郎石川貞之丞山縣久太郎等帥甲鐵春日丁卯陽春等七艦發品川洋直入南部宮古港賊聞之欲奪甲鐵艦荒井郁之助等帥回天蟠龍高尾三艦發函館港途遇颶風三艦離散而回天艦先進乃佯建米國旗章入宮古港官軍不之察以緩警備回天艦直逼甲鐵艦俄揭日輪旗章銃丸雨注以襲之官軍驚

駭僅點火於蒸氣鑵而未遑拔錨賊兵數人乘間躍入甲鐵艦艦將品川七方等揮短槍斃之賊將甲賀源吾等麾兵衝突直彈五十斤砲丸中甲鐵艦官兵多死而艦素堅牢不肯敗時春日丁卯陽春諸艦皆來援狙擊源吾遂斃之賊兵沮喪轉艦逃官艦追之時蟠龍艦避颶鯨浦望見回天艦敗北悔恨不及事遂俱走高尾艦亦至宮古近海誤壞蒸氣鑵不能進退艦將古川某以下七十餘人自火艦逃倚盛岡藩乞降官艦之追回天艦也見高尾艦火已起還宮古港四月九日官軍進諸艦於江刺擊走賊兵

取江刺賊兵屢來侵官軍累戰不利別攻二股木古内又不利於是賊益猖獗遂欲復江刺十六日黃昏大擧來襲官軍海陸夾擊大破之斃賊無算十七日昧爽海陸官軍合謀長驅直逼松前賊兵力拒彈丸殆竭遂棄松前走官軍乃取松前賊却保福島一渡尻内木古内二十日官軍乘大霧攻取木古内賊將伊庭八郎苦戰死之在尻内者聞敗來擣官軍後官軍潰賊又復木古内然以其地勢卑隘難守拚之而去更築寨茂邊地矢不來據之是時官軍諸艦進向函館賊以回天大富七二艦迎戰官艦不利已而官

續日本外史　卷十

甲人[illegible]嚮導兵不來富川寨。別攻二股。賊兵固守。官艦不能拔之。二十四日黎明。官軍以甲鐵春日丙陽陽春丁卯五艦。薄函館港。賊艦[illegible]川大[illegible]龍[illegible]上[illegible]艦并出迎戰。十時。左右烈戰。海水爲沸。回天艦見損。且戰且[illegible]。甲鐵欲與蟠龍大[illegible]臺[illegible]擊[illegible][illegible]蟠龍佯却。洋[illegible]之諸官艦。官艦咄嗟逐之。賊在而臺皆連彈而[illegible]碎。[illegible]虜[illegible]出拔折其舷。官艦[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熱以[illegible]熟水理。手心而退。是日陸軍又[illegible][illegible]明日不援。軍[illegible]於正五郎奮怒乃卑。兵數十[illegible]前線破賊營。餘衆踵進。正五郎吶喊麾兵。忽爲流彈所殪。官

續日本外史　卷十

兵相顧且發。及日方傾。兩軍交綏。是役兩軍死傷四百餘人。六二十九日。官軍海陸並進。賊將大鳥圭介率精兵五百。逆戰。官兵欲據山嶺。其右物賊小[illegible]山旗狙擊。官兵多死之。轍轉路而進。亦敗。[illegible]而未道官兵。奮前大破賊。先遣會官艦甲鐵等近岸橫擊連射。[illegible]自從碎賊中堅。賊兵多震死。遂大潰走。富川是時[illegible]川賊兵。亦[illegible]潰。榎木武揚單騎馳至。叱咤麾兵統[illegible]既[illegible]且[illegible]。武揚不屈。迎官兵奮戰。而兵多潰。武揚退戰[illegible]。[illegible]亦潰。終收敗兵。還五稜郭。官艦悉駛有川率[illegible]川[illegible]賊據寨於[illegible]。除所分兵守之者。日[illegible]門牢

續日本外史　卷十

守[illegible][illegible]遂田新[illegible]古屋作左衛門松岡四郎次、神山[illegible]川大川[illegible][illegible]郎[illegible]良三五郎次、龜田原中大川村永井尚志瀧川充太郎島田魁相馬[illegible]計[illegible]函館中島三郎助星恂太郎次、千代岡町[illegible][illegible]尺[illegible]本本蔵澤[illegible][illegible]郎[illegible]湯川[illegible]榎本武揚大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守五稜郭。而水軍將荒井郁之助帥[illegible]艦[illegible]吉帥蟠龍艦。森本弘策帥[illegible]艦以[illegible][illegible]日官軍進至七重濱及大野村。是夜賊[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軍退次。追分三日。官艦通函館港。賊艦[illegible]臺兵逆戰。春日艦砲[illegible]。擊蟠龍艦。甲鐵、田[illegible]艦[illegible]彈[illegible]九、

續日本外史　卷十

亦殪臺兵數十人。富士艦皆戰。及日晡交綏。是夜富士艦兵八路將天洋。誤觸暗礁。不能進退。於是森本弘策處爲官艦所獲。悔毀[illegible]棄艦而[illegible][illegible]揚等既之。乃弘策於五稜郭。賊爲水雷。五日黎明。官艦又道函館港。忽有[illegible]艦來衝中。織長陽[illegible]艦[illegible]艦擊之。不應。已而道甲鐵艦將撥宮古艦之變遲之。長陽艦[illegible]擊之。亦不[illegible]。[illegible]爲甲鐵長陽[illegible]艦閉而去。二艦將[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謂[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然[illegible]而機關皆毀。益富士艦[illegible]而來也。官艦[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進至大森[illegible]彈賊艦而退。七日。官艦入函館港。曾擒龍艦損機關。不可以供使

用。賊以之代碩臺。出回天艦。逆戰。甲鐵艦連彈巨砲。甕。賊兵數十人。碎其機關要器。賊又置之海淵淺處。爲碩臺以戰。是日官艦之威力足剿滅賊艦。而官兵暗水理。以故不能破之。已而賊將古屋作左衞門等。夜乘風雨。以兵二百。襲大川村。官兵方假臥。作左衞門發機急通。官兵敗績。是夜賊將大川[illegible]郎。率兵數百。縱火七重村。斫官軍營。官兵皆戰。擊正三郎等。卻之。九日。大鳥圭介以兵八百。侵七重村。官兵設伏於大川赤川。以破之。十一日。官軍大舉陸路。逼函館。別以艦刑遣陸兵。於寒川村伏山中。出春日陽春二艦。衝函館背。而以甲鐵長陽。丁卯三艦。逼函館。賊修理蟠龍艦已成。乃與碩臺及回天艦。屹然相對。以拒官艦。時寒川伏兵起。賊背縱橫奮闘。殺傷無算。賊兵潰亂。春日艦與甲鐵諸艦。連彈碩臺。焚獲蟠龍艦。賊艦將松岡磐吉善拒。連艦如臂使指。乃以榴彈碎長陽艦硝庫。發震海岳。烟熖飛揚。長陽艦忽覆沒。官艦急放艇舸救溺兵。賊在陸者。乘間交戰。官軍敗退。蟠龍艦乘勝橫擊七重村。甲鐵春日二艦望見之。急擊蟠龍艦。焰焠之。蟠龍艦不能支。走至弁天臺下。投大砲。海。自縱火。蟠龍回天二艦。賊兵悉就陸。至是賊亡

戰艦。氣頓沮喪。官軍乘機奮前衝闘。遂大破之。甕賊將土方歲三等數人。餘衆退守五稜郭及千代岡新天碩臺[illegible]戰前後[illegible]十二日甲鐵以下官艦悉過五稜郭。連發榴彈。賊[illegible]左衞門在郭中。與衆七飲酒。榴丸忽來。[illegible]門以下死者十餘人。官軍監察片山[illegible]右衞門等[illegible]天碩臺。諭降賊將永井尚志。相馬主計等。不納。詰旦陸軍進逼五稜郭。在新天碩臺者。聞之恐怖。乃降。官軍部將中山良三。入五稜郭。諭以順逆利害。勸其降。賊將榎本武揚答曰。僕不能奉明教。願與兄相見於矢石間。以決而已。時賊兵多欲降者。武揚覺之。憚部下紛亂。更禮以謝良三。乃取萬國海律全書二卷。贈曰。僕嘗學兵於歐羅巴。是其所手錄也。惟以酬兄厚意。苟有稗益於國家。請兄公之世。僕死不朽矣。是賊執支那人在函館者。使役之。至是附之官軍。令放還。津輕松前俘囚。曰。僕等已分死。而不欲與此輩俱亡。故還之。翌日。黑田了介寄與書。武揚因以愛惜天下寶書。鴻鳥有時附於我。其意可嘉。爲他日識公之世。汝勿以爲念。因贈酒五樽。酬之。武揚乃還酒。引滿。會衆曰。待[illegible]而後死焉。不亦可乎。衆賊欲自奮。是

時寨順逆不可相抗逃走者二百餘人或欲追之武揚曰事已至此聽令留之亦無所爲也終不追十六日黒田了介使人諭千代岡賊出降賊不答了介卽分兵爲三自七重濱桔梗野進而部將米島賴三率兵五百直攻千代岡賊兵嬰柵拒之飛丸忽貫賴三右股賴三不屈挺身奮前自麾兵部下樽澤某等數人躍踰濠排柵餘衆吶喊繼之賊將大島圭介瀧川光太郎澁澤誠一郎中島三郎助和田傳兵衛柏嵜才一郎等力拒不支或走五稜郭或走湯川獨三郎助與其二子及從兵數人據高處力戰拒之樽澤進

當三郎助身受十餘創流血淋漓而不屈遂殪三郎助二郎助二子及從兵數人奮鬭皆死樽澤亦遂死之餘衆殊死奮戰殲賊兵無算官軍乃取千代岡遣使於五稜郭告曰今日之戰已拔千代岡將進屠五稜郭故先報耳若夫糧仗欠乏不能以戰則各請給之賊將齋藤辰吉答曰糧仗彈藥未乏且貫刀磨在於懷吾有唯待戰而已卿等厚意請謝之轅門是夜賊築塞於郭外設地雷火以待官軍諜知之不輙適武揚謂衆曰年少者前途猶遠冝歸順以期他日爲吾且屠死以償罪賊兵大塚某諫武揚止其死會

官兵田島敬藏入五稜郭勸武揚降武揚曰請自就刑以救衆死敬藏曰汝若降吾保必有朝廷寛假之恩須謝既往罪以期他日也遂約其納降而還是日武揚出降黒田了介中山良一延見武揚於千代岡營武揚請刻日致五稜郭了介等聽之詰旦松平太郎荒井郁之助大島圭介等賊將十餘人就降永井尚志松岡磐吉相馬主計及舊會津藩老西郷賴母桑名藩老三宅八藏肯地源次郎等在室蘭者聞之皆相踵降而賊兵前後就降者千餘人官軍入撿五稜郭收大砲三十餘門小銃千六百挺米五百苞置

兵戍之六月官軍護送俘囚及降人於東京獻大捷函館乃平初武揚之脫品川洋也誘同佛人三名而北及函館敗使之還東京朝廷以其犯中立令報之佛蘭西公使公使執三人押送本國幽之是月詔刑賊藩會津仙臺莊内以下將士首謀者而賞大政維新之際有文武功勞者頒賜有栖川熾仁親王仁和寺嘉彰親王左大臣九條道孝右大臣三條實美以下公卿二十三人及島津毛利山内諸氏以下九十餘藩將士西郷隆盛大久保利通大村永敏廣澤真臣後藤象次郎板垣退助以下百餘人賞米百万石

以爲永祿其他兵士賜金賞戰功各有差八月詔割
蝦夷地方爲十一國稱曰北海道先是松平定敬板
倉勝靜小笠原長行等自大阪東敗潛行東北及會
津城陷出走仙臺終駕賊艦與榎本武揚等發石卷
至函館無幾逃入東京而無所容身乃自首謝罪詔
減死一等幽之九月詔賞函館總督清水谷公考參
謀黑田了介山田市之丞增田虎之助常我準造以
下海陸軍官八十一人及十六藩兵士戰功賜祿及
金各有差遣開拓長官東久世通禧外務大丞丸山
作樂等於北海道董攝太開拓之役德川慶勝松平

慶永島津久光淺野長勲毛利敬親池田慶德池田
茂政鍋島齊正蜂須賀茂韶山内豐信以下參與朝
議有功勞者各進爵位賞之是月解德川慶喜幽屏
徵伊達上杉南部阿部酒井牧野丹羽諸氏職金削
其封土命其戚族子弟各受後存其先祀舉賞仙臺
人三好監物天童人吉田大八死節賜祭粢金命其
藩主伊達宗敦織田信學各旌表其忠節監物性豪
宕博涉書史該通國家事理慶應之季德川慶喜辭
職也朝廷欲召前田慶寧伊達慶邦等議之當是時
嶋津小内二氏參朝議慶邦僻處於東奥閭藩暗於

上國事情以故異論紛起二三重臣不知所出慶邦
以監物有卓識擢參藩務監物慨然乃曰我藩始祖
以來積勞王家今日之事可獨委西南諸侯乎因勸
慶邦西上慶邦使監物先詣京師會伏見變起四方
義兵集京師爭先議東伐朝廷以仙臺藩雄於東北
特詔討會津監物以部下兵與上杉齊憲等奉勅使
九條道孝澤爲量醍醐忠敬海路東下傳朝旨於慶
邦適藩老坂英力至自江戸宣言曰薩長二藩利聖
上幼冲奪德川氏權其心不測衆以爲然一唱百和
牢不可破監物乃指陳大義反復辯論議討會津慶

邦意即決奉勅使督隣近諸藩兵出征會津於是士
氣大奮而英力等私結黨與陰通會莊二賊恣放訛
言煽動人心害監物持正議讒構無所不至監物知
勢難爭引病辭職已而官軍陷白川磐城諸城賊鋒
日挫衆心危懼英力諸輩恐監物再起伏兵召之捕
監物同志士悉下獄初英力之召監物也監物豫知
不可免乃自奮曰事至此不如斷然引決也見母氏
訣別母氏曰汝殉王事吾復何恨監物即作上醍醐
忠敬書付三子曰六師臨境汝宜持之爲母請命一
家掩泣監物從容命酒作書畫賦和歌談笑自如夜

半屏左右端坐自及氣未絶瞋目曰咄咄賊不辨大
義吾日期汝輩懸首於闕下也乃絶實明治元年八
月十五日也天童人吉田大八亦慶應之季從其藩
主織田信學在京師及東北賊起信學爲奥羽鎮撫
使先導大八先信學而東下大唱反正勤王時莊內
賊襲天童城郭悉灰燼大八奮勵擊賊走之於是大
八之名聞遠近無幾仙臺米澤二藩煽動隣近諸藩
與偕援會津賊焰日熾大八慨然以討賊爲已任賊
疾其不黨私議欲百計除大八大八知其難乃逃避
山野以待官軍來然地方皆敵無所容身遂爲賊所

捕是時信學已在天童大議守備而力不能抗遂屈
意於賊賊乃押送大八於天童獄已而山形賊徒數
人來逼信學使大八自裁大八乃作與其幼子遺誡
及絶命詩從容就死大八自幼耽國史平素慨朝綱
衰弛專潛心鈐韜傍究劍槍術至是天皇聞歎揚大
八二人死於節叡悼不淺特詔表其精忠六三年正
月天皇御東京城公卿百官獻賀詔製定新律同除
叛逆私殺強盜放火之外可專從寬恕也辱詔禁廷
臣濫齒拂肖人詔從會津降人於北海道石狩從事
開拓以營生業時長門兵士特與羽征討之功勞激

論方爆遂拒藩制改革令推大樂源太郎佐佐木正
一內藤源吉富永有隣瀨原泰藏等爲謀主陽托名
攘夷煽動神宮備佐及不逞徒欲直逼藩廳阨要路
吏員長防二州爲之騷然知事毛利元親父子憂之
自出訓說諭兵士等不聽築寨於要地絶藩廳及知
事擬道藩吏奮怒將出兵鎮壓乃使人說其支藩兵
擊賊且報急東京賊徒益猖獗敵親等亦兵與支
藩兵戮力大戰於小郡遂大破賊兵朝廷亦出兵赴
援藩兵大振賊乃逃散大納言德大寺實則奉朝旨
至藩地以鎮撫爲藩吏分兵捕首謀十餘人處死或

流賊魁略盡而獨大樂源太郎脱走久留米久留米
人納之朝廷下命久留米藩知事有馬慶賴讓責其
納賊魁慶賴臣島田莊太郎等竊殺源太郎以晦其
蹤跡已而事覺朝廷捕莊太郎及其黨二十人下獄
廢人閏十月詔宥朝彥罪使之還京師後數年復其
族更叙二品親王稱久邇宮先是前輪王寺公現親
王爵位幽於伏見宮公現日夜悔先非欲有以贖罪
是月上疏請留學海外勉勵琢磨以酬萬分天皇嘉
納其志詔宥東北煽動罪會北白川智成親王薨無
嗣因以公現爲北白川宮公現拜詔命之辱就學於

歐羅巴四年正月賊入參議廣澤眞臣家夜方四更
眞臣偃臥賊輒殺之眞臣長門人嘗遺國難熾燬股
肱力已而際會明治維新之大政致身天朝所獻替
甚多焉而特得其寵以故帝寵顧之詔陞參議至是
遭害帝殊悼之因詔贈正三位賜金幣供祭粢且下
勅捜索賊五旬未獲於是叡悼益深所下勅四方曰
故參議廣澤眞臣之遭變也朕不能保庇之又逃逸
其賊抑大政維新以來橫井平四郎大村益次郎等
身居顯要而罹害其賊雖已就逮捕朕嘗悼之今又
暴害及眞臣是朕之不逮而朝憲不振綱紀不肅之

續日本外史　卷十　三

所致朕甚憾之且令天下捜索嚴密以期賊於必獲
也矣於是諸國索賊甚嚴而終不獲六月從二位毛
利敬親薨詔贈從一位特賜宣旨賞勤王首唱之元
勲初敬親之罹病也朝廷遣大納言岩倉具視就其
藩地慰問之併賜宸翰慰問書蓋異數云先是福岡
藩吏贋造楮幣至是事覺詔免知事黒田慶賛職刑
大參事立花增華以下數人更遣有栖川熾仁親王
鎮撫其藩地是月詔曰朕惟際更始維新之時欲内
以保安億兆外以與各國對峙則不可不名實相副
政令歸一也以故聽納諸藩版籍奉還議新置知藩

事各奉其職然數百年因襲之久或有其名而其實
不擧焉何以保安億兆與萬國對峙乎朕深慨之仍
廢藩爲縣欲使之去冗就簡除有名無實之弊無政
令多岐之憂也汝群臣其體朕意因召鹿兒島山口
佐賀高知四藩知事勅賞藩籍奉還首唱功又以熊
本名護屋德島鳥取四藩知事嘗有所建議詔賞褒
齎且並解諸藩知事職命爲東京府貫屬華族新
建府縣治制八月詔改定官制及吏員等級以太政
官爲本官以諸省爲分官而不論官省寮司分課各
務者因仍又廢從前位官相當制更分官等爲十五

續日本外史　卷十　四

以三等以上爲勅任官以七等以上爲奏任官而八
等以下至十五等爲判任官且廢大納言以太政大
臣左右大臣參議爲三職置之勅任官上是月以右
大臣三條實美爲太政大臣以大納言岩倉具視爲
右大臣自餘皆轉官改職大沙汰冗員九月詔賞從
三位島津久光積年之功勞別創一家割宗家賞典
禄十万石賜其五万石十一月以右大臣岩倉具視
爲全權大使以參議木戸孝允大藏卿大久保利通
工部大輔伊藤博文外務少輔山口尚芳爲副使遣
歐米各國稱曰通信大使大使至明年九月而還十

二月、命京都府華族外山光輔愛宕通旭自裁、而處光輔家扶比喜多源二及秋田縣士族初岡敬次久留米縣士族小河真文柳河縣士族古賀十郎熊本縣士族高田源兵日田縣農橋本省吾矢野壽助等、於斬處、秋田縣士族中村恕助以下四十四人、處於流及禁錮、初光輔以下、概歎政體變遷、與王政維新之始、朝旨相戾、且憤天皇久在東京、曾無還幸之期、欲除當路有司、興起維新之旨意、比喜多源次初岡敬次以下爲之謀主、其黨六百餘人、聚京師、而東京官吏亦遙應之者殆數十人、將縱火東京城、擁天皇、

於西京、時山口藩脫兵散在九州地方、因竊通其意、脫兵亦嘗憤新政變遷、以故多應之、是歲三月事覺、海內洶洶、東京戒嚴、即下令京都府、執光輔通旭以下首謀者、至是刑之、五年正月、解松平容保松平喜德伊達慶邦上杉齊憲酒井忠篤丹羽長國松平定敬小笠原長行板倉勝靜牧野忠恭堀直賀林忠崇竹中重固及仙臺老臣葦名靫負鹽森左馬介會津老臣手代木勝任秋月胤永等數十人幽閉、宥榎本武揚永井尚志松平太郎荒井郁之助大鳥圭介澤太郎左衛門澁澤誠一郎佐野雄之助仙石丹次郎等百餘人囚獄、更詔、叙德川慶喜於從四位、五月、天皇海路幸西京大阪赤馬關鹿兒島等西南各地、親閱民疾苦、是月、從二位山内豐信薨、贈從一位、賜祭幣、賞維新之元勳、八月、天皇歸自鎮西、還于東京、九月、琉球國使尚健副使向有恒贊議官向維新等入朝、上其主尚泰手書及方物、詔以尚泰爲琉球藩王、列華族、班賜新貨三萬圓、幣之並賜其妃及二使什器貨幣、各有差、十一月、廢太陰曆、以是歲十二月三日、爲六年一月一日、因詔曰、朕惟我邦所頒行太陰曆者、以太陰朔望建月、故二三年間、不得不必

置閏月也、然而置閏前後、時有季候遲速、終生推步之差、殊如舊曆中下段所揭、率妄誕無稽、妨人智開達者不爲少焉、太陽曆者、從太陽躔度而建月、焉雖日子有多少異、曾無季候遲速之變、每四歲置一日閏、不過七歲後僅生一日之差耳、比之太陰曆、最精密、其便不便固不待論也、是以自今廢太陰曆更用太陽曆、以傳永世、百官諸司其體斯旨、因頒行新曆、民間或多批議之者、曰曆者專供種植之用、而新曆不便農事也、田野細民喋喋不絕、口事漸達天聽、天皇憂之、更詔、併太陰曆而頒行、六年五月、東京城罹

災以赤阪離宮爲假皇居是月遣海軍大輔勝安芳
侍從西四辻公業於鹿兒島召島津久光久光拜敕
諭卽入朝詔授從一位備內閣顧問初久光之移病
在鹿兒島也嘗大駕巡幸久光獻疑問一條建議
十四條帝嘉其憂國之至誠至是召之九月從二
位澤宣嘉卒宣嘉同謀王運挽回頹勢嘗艱苦維新
之際在職勉勵不怠帝聞其早棄世哀悼殊深因詔
贈正二位賜金幣表其功勞十月大藏卿大久保利
通外務卿副島種臣並轉參議參議大隈重信兼大
藏卿參議大木喬任兼司法卿工部大輔伊藤博文

轉參議兼工部卿海軍大輔勝安芳轉參議兼海軍
卿特命全權公使寺島宗則轉參議兼外務卿陸軍
大將近衛都督兼參議西郷隆盛參議副島種臣後
藤象次郎江藤新平並奏請辭職隆盛嘗作詩曰我
有千絲髮毿毿黑於漆我有一寸心皓皓白於雪我
髮猶可斷我心不可截七年一月賊要右大臣岩倉
具視於途傷之無幾捕高知人武市熊吉等九人下
獄先是朝議欲脩隣交使外務大丞花房義質齎國
書至朝鮮朝鮮以我書辭不遜爲名遷延不輙答
遂擯我國書而答書悖慢自尊參議西郷副島板垣

江藤諸氏皆謂韓奴加非禮於我不得不問其
罪也卽議之朝右大臣具視執其不可曰方今北有
鄂羅之患而內國未整理恐非出師之秋衆然之
於是征韓議遂罷西郷等諸氏不悍憤而辭職物
情囂然武市等素主張征韓者乃竊揣謂因征韓之
議爲右大臣所沮也不如除之以動廟議遂及之云
後武市以下九人處於絞罪二月佐賀人前四位江
藤新平從四位島義勇據其縣作亂同縣人朝倉尚
武香月經五郎山中一郎副島義高重松基吉村山
長榮福地常彰中川義純山田平藏西義質中島鼎

藏等應之初尚武等在東京唱征韓及廟議不決新
平等辭去欲以兵力衝動俗議遂承新平旨至佐賀
募同志其應之者頗多中島鼎藏山田平藏急入東
京說新平曰縣地同志者不少焉然卿首唱非速動
之則事遂不舉新平大喜使鼎藏先歸佐賀通謀於
同志新平亦相蹤赴佐賀自爲征韓謀主截斷縣下
電線使人不得報急東京直略舊藩武庫掠奪金貨
大肆擾亂先是高木太郎等十三人至佐賀縣廳建
征韓議參事森長義諭却之太郎等不肯議論紛騰
遂蹈藉縣廳器具罵長義等不措勞太暴橫長義危

懼。逃至長門避難。以報變。東京。征韓黨將航通東京。東京戒嚴。命陸軍少將野津鎭雄。山田顯義。率大阪鎭臺銃兵。及東京鎭臺砲兵三千餘人。先發。拜參議大久保利通爲總管。以鎭撫之。是時副島義高。村山長榮等。別募同志。稱曰憂國黨。島義勇在東京。及聞縣地變。欲自投機。與其弟重松基右。俄發東京。至長崎。會新平在長崎。義勇告曰。聞熊本鎭臺兵將入佐賀城。討我黨。我黨死生在旦夕。然戰或勝。則各獲其志。卿以爲如何。新平曰。僕所見亦不異之。故豫策兵備耳。願與兄戮力。以僥倖萬一。義勇曰。善矣。即決謀

議。相偕至佐賀。義勇爲憂國黨酋長。宣言曰。天下將大亂。有志之徒。已啓端於東京。勢固不可抑壓焉。今也本縣士人。先機擧事。誰不響應。諸子其努力。衆喜新平且聞義勇宣言。謂二君見時勢固不謬矣。益固志。士氣大振。佐賀縣權令岩村高俊新就職。而猶在東京。聞變。即發。是月十日。過長門。時參事森長義在赤馬關。迎高俊告曰。事已逼於一縣。難以寡兵制也。因審語征韓憂國二黨狀。高俊輒使長義至山口縣。謀之。而高俊直至熊本鎭臺。與陸軍少將谷干城等議。將海陸二道入佐賀。佐賀人前山精一郎者。

素與二黨不協。乃使吉田正之助報二黨陰謀於高俊。高俊大喜。賞精一郎等志。授密旨遣歸。無幾。熊本鎭臺兵。海路達早津。而陸路臺兵進至筑後瀨高驛。征韓黨副倉尚武。香月經五郎。山田平藏。田中[illegible]郎等數人。與新平義勇欲分兵拒之。而謀議未決。新平奮曰。事已至此。何爲猶豫也。夫人加刃我頭。而不拒。猶坐就死乎。不如奮戰制之也。衆然之。議乃決。急使滿嗣勇作。傳檄遠近曰。朝鮮王之擯我國書。辱我使節。其暴慢無禮。有不忍言者。是以客歲十月廷議決征韓。而一二大臣偷安。是圖壅蔽聖德。是所以我儕

扼腕奮起。欲排九重雲霧也。然以大臣等不利於已。恣加兵於我。豈可吾儕無事而止哉。因決戰却之。載錦旗。欲問罪於朝鮮。有志之士其諒之。以助吾儕。素意四方聞之。來屬者殆三千人。征韓黨以川上爲牙營。憂國黨以寶琳坊爲牙營。專修諸道守備。十五日。佐賀縣權令岩村高俊及陸軍大佐山川浩。佐久間左馬太。陸軍大尉和田勇馬以下。海陸二道。官兵入佐賀城。二黨謀合。以明日爲侵擊期。時城中無粒米。高俊憂之。急下令。徵糧食於縣下。縣民懼二黨橫暴。無肯應令者。高俊大苦。使人購求米粟於市街。而又

不獲前山精一郎使吉田正之助告高俊曰今夜二黨將來襲請爲之備高俊因戒將士黎明二黨果來襲三面掩擊城中官兵善拒然糧食不支衆相顧曰城中無糧不如衝圍而出也山川大佐及與大尉大池大尉等率一小隊突然自北門出縱横彈擊賊兵辟易殆潰城兵乘之縱火賊支營獲米三十苞而還是際大池大尉爲賊所斃而山川大佐與大尉等亦已蒙重創日暮兩軍交綏詰旦賊兵復來攻城兵苦戰而城中糧食已盡兵皆疲困乃欲棄城圖再擧是夜衝圍東出濟筑後川賊兵追躡砲擊其船船多覆

沒官兵溺死者無算僅以二百人退次筑後府中於是二黨移牙營於城中分兵守諸道勢焰日熾其兵殆萬人砲銃彈藥稱之因使人徼大村平戶島原兵不應詔削新平義勇爵位下征討令於海內拜東伏見嘉彰親王爲征討總督以陸軍中將山縣有朋爲征討參軍發東京是時總管大久保利通已達博多港使人偵賊動靜賊兵守四境太嚴因會諸將議官軍所向分大阪東京臺兵三千餘人自田代荻原平等寺三道進少將野津鎭雄統之二十一日官軍擊田代賊走之明日進至朝日山下山下林藪蓊蔚最

稱要衝賊兵蔽林而陣瞰射兩注官軍不能前慓東少佐以四百人自間道横擊又使四百人擣賊背大破之賊棄營而走官軍取朝日山進逼中原賊據沮谿拒之遂來襲官軍其鋒甚銳官軍殆敗會官軍別隊來援内外其兵返戰遂却之是夜次中原前山精一郎率同志二百餘人來投時官軍連戰皆勝恃以稍怠賊偵知之四更銜枚來襲官軍狼狽不能支賊乘勢蹂躪官兵死傷無算遂大敗是日熊本鎭臺兵濟筑後川進逼江見六田賊營賊反擊官軍官軍不利部將永山中尉本田少尉等死者十二人伍長田

上發等蒙重創者殆三十人遂退西尾小將山田顯義使福岡縣士族大庭弘越智彥四郎村上義儀等募其縣士擊三瀨賊營義儀所率兵爲賊所要擊敗退大庭部下擊二瀨嶺彈臼砲挑戰賊兵自嶺上瞰射答之大庭等不得前會彥四郎部下横擊與大庭部下合攻之賊殆潰其別隊擣彥四郎背於是嶺上賊亦返戰大庭等不利與彥四郎兵皆退保敗場金武一嶺請援顯義顯義佯怒曰子等自取潰敗且自奮戰以雪恥矣大庭等聞之大恭已而顯義出二小隊赴援於是大庭以下奮激詰旦再攻二瀨嶺力戰

格鬪至日暮大破賊取三瀬嶺。二十二日官軍自中原進賊據寒水村逆戰官軍以撒兵擊賊壘壘固不拔賊抑迫官軍右翼撒林狙擊官軍苦戰小林中尉死之熊本臺兵聞急赴援直衝賊左翼縱橫奮擊遂走之奪壘進至神埼賊又據田手村拒之官軍奮鬪縱火田手村而去是時海軍已發品川洋達長崎適獲島義勇密書知賊情乃欲進入佐賀二十八日福岡縣士族隊與熊本臺兵蹂神埼賊走之時有一卒懷書而過官兵捕之鞫訊卒曰朝倉尚武之密使也佐賀城下兵以明日大舉欲擊官軍因使僕通事於

諸營分援其答書而還官兵乃奪書具知賊軍密議因決急擊策遣兵絕其援道分總軍爲三過境驛賊兵力拒殺傷相當賊遂不支相率退佐賀城官軍乘勝將入佐賀會日已暮詰旦畧取蓮池賊兵或懷疑懼往往來降二十七日佐賀人木原隆忠者爲愛國征韓二黨乞降渡邊大佐東鄉大尉接之然以其書辭失體却之已而隆忠又與副島義高内呈謝罪書而書辭尚不遜乃使義高改書辭及夜義高更呈書書中有謂大久保參議乞哀語野津鎮雄執其不可因期明日表降伏之實海軍已自長崎陸路至大町

驛將進至牛津驛賊兵毀牛津川橋梁遮之海軍先鋒擊走之濟川至久保驛是日賊部將村山長榮來乞降曰初熊本臺兵入佐賀城也事情齟齬遂介交兵其罪固無所容矣雖然非背抗王師意勢出于不得已故諭二黨將以表降伏之實願停攻擊以鎮衆心出書乞哀亦以書辭失恭順却之長榮即請改書辭因刻期而遣歸海軍進次妙福寺時已過期長榮謝書未至於是但馬大尉志岐中尉等率二分隊過佐賀城賊兵皆出城而逃海軍乃入城三月一日少將野津鎮雄亦率兵入佐賀城於是海軍出城次妙

圓寺是時總督嘉彰親王及參軍山縣有朋率東京臺兵航至兵庫賊徒降伏之報已達東京朝廷下命有朋班其師使嘉彰親王至佐賀行犯賊處刑之事先是新平義勇已逃走因令天下追捕初官軍自田代進新平將至神埼驛指揮諸軍謂義勇曰吾有成算制敵易易耳公等勿復爲念意氣揚揚鞭馬而出已而其兵不振新平以爲終不可支也馳歸佐賀告義勇曰吾欲赴鹿兒島與西鄉氏謀以請應援衆聞之而沮然幾新平與中島鼎藏山中一郎香月經五郎等東夜發佐賀潜航至鹿兒島與西鄉氏面議事

遂不諧乃欲走土佐依飫肥人小倉處平與江口上郎船田次郎航發日向戶浦鼎藏經五郎等數人亦航逃土佐義勇在佐賀日議降伏而不決其弟副島義高曰聞島津從二位公在鹿兒島乃不如因公謝罪也義勇遂依義高卽肥佐賀已而恐落勇猶留佐賀嘆或生使人諭義勇與偕義勇遂與義高等數人走鹿兒島鹿兒嶋縣權令大山綱良命捕之義勇義高及下田重藏朝倉尚武福地常影馬渡俊右衞門成松珍平中島彥助鍋島克一石隈吉郴眞柳與平石井堅次本田口孝敬等悉就縛綱良使縣吏押送

之於佐賀益追捕其餘黨新平已逹伊豫潛行入土佐高知縣吏執香月經五郎中島鼎藏等尋捕新平悉檻送佐賀嘉彰親王館佐賀乃與法官議其刑四月設刑場於城中使佐賀縣權令岩村高俊以下官吏兵員涖之處賊魁江藤新平島義勇於梟首處朝倉尚武香月經五郎山中一郎西義質中島鼎藏副島義高重松基吉村山長榮福地常影山田平藏中川義純於斬其他削與事者百三十六人[illegible][illegible]於懲役前山精一郎及其同志二百人以夙備官軍屢有戰功賜金賞之是役也九州諸上多傾意於賊欲

俱舉事流言曰熊本臺兵亦將應賊島津久光受之在鹿兒島備其變至是事乃平詔遣萬里小路博房於鹿兒島召久光卽詣東京詔任久光左大臣兼將朝廷欲遣兵於臺灣問殺琉球漂民罪以參議兼大藏卿大隈重信爲長官以陸軍中將西鄉從道爲都督以陸軍少將谷干城海軍少將赤松則良爲參軍使米人李仙得參與謀議是月從道以下海陸兵三千餘人發東京航至長崎重信亦踵發從道使人募兵鹿兒島且告其兄隆盛曰阿兄大志有深謀然或不得全焉不肖弟新拜都督將統海陸兵遠入異域

事必期成功請阿兄刮目以俟從道之凱旋因陳募兵事隆盛嘉其志氣壯烈有當爲也輒使驍兵八百餘人屬弟長崎隆盛自送之埔頭乃叙別曰自今卿等皆有死而無生宜舉其身委之都督矣衆皆踊躍而發米國公使彬哥謀上疏曰凡同盟國互交兵則不許貸人民船舶矣載在中立規條今貴國有事於臺灣雖曰非兵事而發軍艦及兵卒入清國則清國目做交兵必矣而其所傭役係我人民船舶則清國必目我爲援貴國請速復之以全中立制時英國公使亦言清國必生異議矣於是廷議違依遂停命長

寄傳其所行且使重信還東京重信驚異會從道及
李仙得議之從道此悍曰滞陣已久所將將卒多病
負傷亦已皆無事當還廷哉時有流言曰清十
萬大兵來援我欲直逼東京撤此廷議物情騷然由而
以爲朝廷如此不可從如之何也自今從道當退
示内旨依從命從道沸然曰僕聞閫外將軍制之
廷議不渝聞所固知也夫大師出在途而自擅專
日已長軍機尚且瞬目何暇俟命從道雖無似二奉
敕旨豈宜自内廷異議兵不能復變前議卿幸須之
叢戰我國今日之事朝令暮改使人危疑不遑也今

天下之兵散在否所駕馭一誤其機五分八裂不可
復收焉而且備亂非一佐賀暴動之比焉是從道所
以[?]一意不肯奉内旨也内旨雖出吾[?]不欲奉
還敕書明自擅蠻虜巢窟也而後已乃清國亦異議
答以照觽此從徒當照嫌於政府也言辭激烈憤色
如已更寧日關口所以内旨之出者非肯止斷舉
[?]者[?]之使有異議欲再議善他日耳從道沸聽是
從下令諸將士刻解纜期李仙得亦欲速發焉諸以
厦門領事福島九成及米人甲必濶拔[?]我兵士
二百人隨有功艦先發從道即以其所備從船舶還

付米英一使更欲購船艦已達東京廷議紛然適
大久保利通亦定佐賀而還因遣利通於長崎撫從
道等議其使用從道將以九月日發諸軍先自發
一日大張宴饗諸將士李仙得告將上曰我千[?]白
年間和蘭人伊奈從將上良彼坤草幣此者大[?]辭
等宜戒各隊也一日日進蒸春明[?]二艦負用
人發兵崎而從道及李仙得來發時大[?]保利通抵
長崎而與重信從道議停李仙得[?]並謝拔待[?]入
備從且使從道[?]安定[?]利通想諭仙得還東京從
道即購得米英[?]艦二艘其容兵五百人者名曰社

寮艦容兵千餘人者名曰高砂艦是月十六日從道
以[?]高砂艦發長崎社寮艦亦尋發而有功孟春
日進名[?]已達臺灣置牙營於龜山先鋒軍東城因
出斥兵探偵其東部斥兵進至石門蕃人伏樹間以
弓銃狙擊斥兵苦戰而退二十二日將士決謀議以
兵一[?]自竹社風港石門三道進石門距龜山一里
巖嶮四[?]稱大險蕃人據險疊石小銃亂射以拒我
兵[?]易不能前因別出兵據其背蕃人驚怯棄守逃
從山谷我兵進拔石門寨擊殺酋長斬首三十餘級
捕獲十數人而我兵死之者僅五人是日從道達臺

灣北地生蕃有十八族，而牡丹族者最獰猾，桀黠好殺戮，及聞從道至龜山牙營，酋長來[illegible]降者[illegible]之七族，而牡丹族[illegible]兵[illegible]修守備，擬以來襲，[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降人，擊牡丹族，牡丹族據巖峽及深樾，向[illegible]擊[illegible][illegible]出逡[illegible]無[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傷，者[illegible]多[illegible]獵大牡丹族，處[illegible][illegible]之牡[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不肯[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山谷，其[illegible]捷[illegible]還如[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伏林樾巖峽以[illegible][illegible]，狙擊我，[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四[illegible]時[illegible]收兵，還[illegible]營，乃將[illegible]龜山，木道[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奔以兵[illegible]也，計於[illegible]清國福建史員，致書從道[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今[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版圖，不可使他邦兵據之，大琅嶠十八

村係安南地方，連歲收二千[illegible]貢稅，而我官吏時巡視，小[illegible]撫恤，[illegible]之處斷，則貴[illegible]以保守南北兩[illegible]番民，是[illegible][illegible]生蕃人[illegible][illegible]貴國漂民也。我臺灣府史員保府[illegible][illegible]送致貴國，如琉球漂民嘗罹橫[illegible]，我欲自處其事，不敢煩貴國。願卿等速收兵，撤營而去。從道抜讀過，咄而卻之。先是，從道之發長崎也，詔遣[illegible]公使柳原前光於清國，通臺灣征討[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大臣毛昶熙、董恂及記名官道[illegible]士達等接之，譽臺灣今[illegible]部，[illegible]清國版圖，[illegible]人大作之。說前光舊[illegible]反覆辯論證，非其版圖也。毛昶熙等不服，前光即報狀於

我東京，兩國將生齟齬，而臺灣屯戍將士及兵卒三千餘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事，[illegible]賊觸瘴熱，[illegible]病[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人帝聞[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使就問病，慰其勞苦[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踪人，於[illegible][illegible]使[illegible]其病者歸朝，就[illegible]其將[illegible]清國參事上凱兵[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爲向臺灣，從道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六宿聞，前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舉，朝紛紜，八月[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利通，[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大臣，安之[illegible]戰權，[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從福[illegible]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官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人，隨[illegible][illegible]利通，達[illegible][illegible]我，將[illegible][illegible]務使李仙得[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偕[illegible]北京，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鄭永寧等迎利通，具禀清廷事情。

是月十四日，利通、前光等至總理衙門，與[illegible]親王諸[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論番地所屬，而不決。利通[illegible][illegible]件[illegible]一條，使清[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日清官答文[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顧[illegible]答。利通[illegible][illegible]問，[illegible]衙門詰答文無的證。清廷大臣以我違[illegible][illegible]貴之意，旨乃背馳，利通辯論數[illegible]，更[illegible]可疑條件，約獲其答書，而退已。而清官答書[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略如前[illegible]儀，以進締約爲言，且[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門不敢[illegible][illegible]敘等語，利通、前光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日利[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人[illegible]衙門反覆討論[illegible]夜而退，利通以謂議[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節朝決，於[illegible]送書衙門曰：自今[illegible]五

日答議猶前日則我進退在此一舉因責其辯論支吾以跳斥我其書意雄斷明確情懣辭色溢於書中清官即致書曰皇帝游南苑親王扈從焉故不能聞五日而答已而董恂沈桂芬成林夏家鎬等至利通館而議事先是利通與清官討議也語及償金事至是利通復議之董恂等答曰如償金僕不能決之當與恭親王及文祥等議之以答也於是利通前光又至衙門一再次過以償金事而議又不諧利通悉然辭俱議事曰如蕃地處措不肯與貴官謀吾可達我之意旨耳乃作色而退前光亦有別所憤因說利通

曰不可一日留斯地也乃欲以是月二十六日發北京朝廷聞和議已破益修武備詔募兵會英國公使迂衛度在北京聞和議破馳至利通館說兩國和戰利害自請居間以理和議利通諾之於是迂衛度周旋兩國間沆瀣百方和議始成利通前光更至衙門與欽命總理各國事務理藩院和碩恭親王軍機大臣大學士管理工部事務文祥軍機大臣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寶鋆吏部尚書毛昶熙戶部尚書董崇綸軍機大臣兵部尚書沈桂芬右侍郎成林兵部左侍郎崇厚通政司副使夏家鎬等會議遂締和約

三條一曰遣回日本國所辦理謂係人民保全之義務清國不以爲不是二曰清國給與銀圓可以撫恤罹兇害日本國民遺族且日本人在蕃地所修築之道路房舍擧供清國使用如其經費銀圓清國可議辦之三曰關這箇事般兩國往復公文互可註銷撤回以永斷彼我之論而如生蕃地方清國設法制使航客漂民莫再受兇害因照會難代撫恤銀十萬圓龜山道舍修築費銀四十萬圓以日本兵且解蕃地也戍爲全收銀圓之期初償金之議起也利通前光等要三百萬圓而清官不可且疾償金名義以故

利通等情怒將決必戰迂衛度憂之爲陳兩國權限條理頗周旋其間因至交締條約云十一月利通前光以下差遣官吏悉發北京清廷使夏家鎬送別利通至天津訪軍事總督李鴻章互慶和議成利通乃自天津航至臺灣就從道營具語清國事情且以和議之成傳解兵之事已而利通發臺灣艦已達東京天皇叡嘉不淺因詔使東久世通禧就蕃地傳旨從道收其兵而歸從道奉敕率仙得甲世爾等先發十二月從道以下將士兵員悉還東京天皇賜謁利通從道以下慰其勞先是朝鮮國王破隣交之舊誼加

非禮於我。不一朝廷屢遣使諭宇內形勢萬國通信狀。弗納。於是衆議期之必討。物情紛紜。八年九月。朝廷遣雲揚艦測其沿海。艦進入江華灣。朝鮮戍兵誤認以爲襲來。直砲擊之。艦將怒應之。交戰數刻。遂破其戍兵。燬其屯營。奪戎器而還。事喋中外。十月。參議木戶孝允上疏請大擧討朝鮮。帝下之群官以議。左大臣島津久光。參議板垣退助。論施政不允當。廟謨不肅清。上疏辭職。孝允亦以建策不決辭職。九年一月。使參議兼開拓長官黑田清隆。三等議官井上馨。帥軍艦數艘問罪於朝鮮。清隆。馨等直至朝鮮

京畿。與其大臣討論責之。朝鮮國王謝砲擊罪以乞和。清隆。馨等獲其信牌而還。五月。朝鮮信使禮曹參議金綺秀。別遣堂上嘉善大夫立昔運。別遣堂上嘉義大夫李容肅等來獻方物。以修通信。帝賜之謁。厚禮遣歸。是遠近好和。天下浴昇平之澤。

續外史氏曰。余京師人也。幼俯仰禁闕池溝。乃喜曰。御所是也。天子居之。已而訪左右二京之遺蹟。按羅城兩陣之遺礎。茫乎不知其所趣。按舊圖觀八省群寮。巍然聳蒼空。特想朝家盛時。乃指叢所喜者。憪然泣下曰。御所是也。陋何甚。時余年廿二三。意丈夫何徒爲泣。奮然仰天期復古。無幾事變萬狀。目所見。耳所聞。無不怪且妖焉。而其間勤王忠愛之誠。一綫如續。有嫋嫋不絕者。使末際會皇運之泰。遂遇復古之春。憶當時論起攘夷。攘夷一變爲鎖港。鎖港一變爲討幕。討幕一變爲廢幕。皆無非出於勤王忠愛之誠焉。而廢幕已成。世爭獻大政復古之策。復古乃成。乃成而一變爲開化文明之邦矣。豈有開化文明變爲野蠻之邦哉。然則事變之變。蓋止於此歟。今也目所見。耳所聞。無不公且明焉。所謂勤王忠愛之誠。如大洋之蒼蒼連天。似高岳之巍巍拔地。嗚呼開化文明

之政。可勝讚哉。推其所由來。攘夷之爲論。其進開化文明之門歟。苟不叩其門。何得昇其堂。於是乎事變萬狀。亦何足怪。嚮稱浪士激徒者。悲歌慷慨。口唱攘夷。心期復古。乃知開明之機。動於慷慨悲歌之中矣。幕老諸輩。雖稍察之。而恐洗除舊風污俗。百方牽強。極力挫悲歌慷慨士。豈知爲斯輩所逼迫。況斃其身哉。昔者建武中興之天業未終。而天下已歸足利氏。其以身徇芳野者。皆勤王忠愛之士也。而靦然面目仰足利氏鼻息者。皆貪婪無恥之徒也。已職忠愛之士以孤皇家。又聚貪婪無恥之士以成其私。甚矣哉。

足利氏之無道而天之與不仁其亦在此乎足利氏已以不仁得之而天下靡然唯利是求不復知勤王忠愛之爲何物也於是乎黠虜乘間輒肯作妖教豐臣秀吉察其有害於國雖嘗禁之而其令不粛德川家中史大猷憲公卷上以爲國憲凡事係外國者必稟而後行之其慮外事蓋又如此降今家定與歐米諸州私締條約以失[illegible]之義天皇震怒諭家定等以[illegible]定快懼不知所出然幕府諸藩或因緣世故或爲自知宇内之大勢肯犯天皇勅諭矣夫外虜之來可擯則擯焉可和則和焉皆在天皇之宸斷與

人民之嚮背耳況變更國憲安知在天皇之大權哉且彼之和非特與德川氏和焉乃與我日本帝國和也而得德川氏專斷之其締約而後稟之所以天下俱怒也而其怒者亦皆勤王忠愛之士德川氏不之察乃擧貪婪無恥之徒以排勤王忠愛之士欲以孤皇家成其私矣由是觀之天之與不仁豈特足利氏哉　天皇屢降勅徵薩長土　藩與之謀議振起勤王忠愛之士氣討正大憲以禦外國凌辱德川氏不省之益驅無恥之徒欲以逞其私矣蓋當時之事條約何不可締焉通商何不可成焉而開化文明之政亦何不可自期焉然而幕議益横[illegible]豈唯猥賤終至貪婪無恥之徒擾亂東山[illegible]察事變之大勢以興復祖宗之天業肇開化文明之政於萬世無疆其盛德遠慮亦大矣哉

續日本外史卷之十終

明治九年九月廿七日版權免許

著者　東京府平民　馬杉繋
第四大區一小區
神田鍛町二丁目十五番地

閲著　廣島縣士族　頼又二郎
京都上京二十二區
三本木上町四百五十七番地

出版人　東京府平民　阪上半七
第一大區六小區
呉服町十二番地

發行

大阪　柳原喜兵衛
前川善兵衛
松村九兵衛
岡田茂兵衛
和田治郎兵衛
田中太右衛門
名古屋　片野東四郎
甲府　内藤傳右衛門

書肆

東京　北畠茂兵衛
稻田佐兵衛
山中市兵衛
丸家善七
北澤伊八
小林新兵衛
須原鐵二
吉川半七

關機 編 關長雄 標記

近世日本外史

明治九年（一八七六）東京稲田佐兵衛刻本

據明治九年（一八七六）
東京稲田佐兵衛刻本影印

明治九年五月新彫

關機先生著

近世日本外史

東京書賈　三書堂

近世日本外史序

畫工画鬼神易画人物難余謂史家亦然
作古史易作近今史難古史遠而虚雖事
實多錯而世人率不能知至若龍戰虎鬪
之雄略風雲變怪之情状讀者氣奪魄動
嗟賞不措近今之史則近而實事蹟少錯
責者隨至乃天下已定政事就緒君臣克
艱制禮作樂人或不思其故而徒以為平

平無奇史家苦心其孰諒之是故古今才
俊之士擇天下事變之最雄快者最悲愴
者最怪奇幽渺者驅之於其筆下或以發
其卓犖不羈之才或以洩其牢騷不平之
氣如山陽日本外史乃其一也雖然世之
大人學士不止此一種詳覈事實講明典
故多著書籍以惠後學有若林羅山有若
貝原益軒有若源白石就中如白石藩翰

諸以國字書之其意在于嵩詳事蹟可徵已抑夫文章與事實二者宜相合而不可相離然而以文章見長者事實多錯誤以事實為主者文辭率不足觀自山陽而已不免陷于一偏況其他乎余謂近世史要在于不失事實而文采則其次也閱君此編雖或不及山陽之長而如其短處則斷斷乎免矣嗚呼誰謂如此而不可追配前

人乎誰謂近世名臣碩儒之像遂不及鍾馗捉鬼穆王八駿之畫乎及其乞敘也不敢辭而題以是言

明治九年六月十七日

敬宇中邨正直撰

樵山小室書

近世日本外史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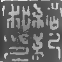
論世之治亂沿革。不可不先論其時與勢。論時與勢。不可不先論其人。蓋時與勢天也。成時與勢者人也。善明之。是為讀史法焉。我國體。或為郡縣。或為封縣。政權或落相家。或歸將門。一治一亂。一隆一替。其變遷沿革。不一而足也。而皆以時與勢成。成必由其人矣。余嘗謂近世武將。撥亂反正。尊　王室。安天下者。若織田氏之戰略。豊臣氏之雄才。皆為不世出之豪傑。而或半

途而蹶。或一傳而滅者。何。蓋恃末而忽本也。何謂末。才知勇力是也。何謂本。仁義忠信是也。獨德川氏兼備其本末。子孫亦善守成。以成三百年驩虞之治。其善政偉蹟。夐超越於鎌倉以来諸將軍矣。然而自今回顧之。則上者張威福。下者甘卑屈。不能免擅制抑壓。吁是亦其時與勢不得不然也。嚮當慶長元和之際。儀改封建為郡縣。使諸侯去其國而住東京。臣民離其君而佃里閭。則皆能首肯乎否。減祿廢刀。解其所職。

則皆能首肯乎否。與海外萬國。通信互市。雇彼爲敎師。或遊學彼國。自政體法律軍法學規至服制百工技藝。大率摸倣彼。則皆能首肯乎否。余斷知其不首肯。不啻不首肯。尋之用干戈也必矣。安政以還。始解外國通信互市之禁。至慶應明治之際。大將軍辭職。政權復歸　朝廷。諸侯爭奉還封土。爾後駸駸乎進而不止。以至今日之隆。其變遷沿革。亦皆由其時與勢。而成其時與勢。則由人智開達。廣知宇内之狀勢也。豈

得以今日之開明。譏往時之朴陋乎。而時論或譏德川氏之擅制抑壓而不措。是猶求菓實於未花。望時夜於雞卵。何其不思之甚也。關杏宇著近世日本外史。肇慶長八年德川氏爲征夷大將軍。訖明治元年　王師平定函館。敘事簡明。條理井整。所謂時勢由人成者。可以觀矣。刻已成。余乃敘讀史法。使讀者知治亂沿革之非偶然。

明治九年六月十五日　南摩綱紀識



如下脱史字

近世日本外史跋

近世日本外史稿已脱矣或曰先生斯編裨益於當世不尠焉請速鏤梓而公行余曰奚以為也古人云學不必博要之有用仕不必達要之無愧學而無用塗車芻靈也仕而有愧鶴軒虎冠也鶴軒虎冠固非我責塗車芻靈獨不免

其譏則如斯編其可妄禍梨棗乎或曰唯々否々先生視以為無用僕以為有益蓋有説也顧方今洋學盛行人々投時好以為進取之資乃如學一科率皆耽新奇不免詳彼略我遺近騖遠之弊甚者近代武治之興廢隆替乃至皇政維新政體之所原風化之

虎下脱冠字

所由猶不能舉其要領焉斯編所紀適足以啓讀史者心目矯時弊矣其素惠於後學生淺少云乎然則先生塗車芻靈之歎較諸鶴軒虎恬然不知愧於世竟無如猶者其僕當罪如何余是僕之所以請速梓行也余四子言不敢當矣雖然無用之用於

或得補有用之萬一焉則區々編纂亦不為徒勞也遂從其請旹明治九年五月上浣也鷗侶關樸識

得所先人書

近世日本外史例言

一賴氏所著日本外史。可有一焉。不可有二也。今乃冐其名者。特假爲以表爲將家近世之史耳。豈敢謂續成之乎。覧者幸莫咎其僭妄焉

一賴著創體起例之得宜。而叙事論贊之極其妙者。此其所以獨步于古今。今此編不擬以其文章議論。不拘以其體裁義例。要在詳近代事蹟焉爾。覧者其諒之

一賴著以帝王年號幾年幾月。縮貫於諸家記中者。條理本極明白。然以其間見錯出也。初學者或不

易記認。此編用編年體。則於統紀之所總。古今新舊本末始終之際。瞭然易看也

一此編志寬永而後武治之蹟。則特爲德川氏正記焉耳。及其末世。列藩勤王翼戴之功。非無可記者。然大權已歸上。四海統一。比諸鎌倉室町之季。事體之異。奚翅霄壤。故賴著列將家而雜以雄長。因署題以見統屬者。不復循其例也

一將軍詣日光廟。韓使來聘。琉球入貢例也。非有異事者略之。如京都所司代大坂城代重亞老職。然非有政蹟者亦略之。若夫諸侯徙封。不遑一一舉之。其係慶讓之重者。必錄焉。

一寬永而後汙隆興廢。是非得失之所繇。先輩多有所隱諱。不敢詳論也。況至嘉永安政而後。公武事體之重大者。豈吾輩管見蠡測所能容喙乎。故如論贊。皆闕如焉。以竢後來博雅之論定

一賴著隶筆武治全盛之日。故於當代稱謂。據其奕葉名爵。天下公行之稱。今則直指其名。以嚴名分

一王室之事。略於天保弘化而上。詳於嘉永安政而下。古今時勢之異。不得不然也

一丁卯辞職後。事皆係於皇室。固勿論也。然戊辰之

變。皇政武治之相爲始終者。實爲天下治亂之一大關鍵矣。而德川氏恭順謝罪之實。亦迨于函館平定之日始貫徹矣。故記載至此而止

一余曩輯新史。以記近世之事。今又撰此書者。蓋從書肆之請焉爾。然文字體裁。既異其撰。詳略相依。彼此互見者。亦頗多矣。讀者其參看焉

一余輩所撰述。莫非爲黄小計者。如此編。亦唯供其史學之階梯耳。特恐淺學不文。貽誤後生者不尠矣。況至輓近事蹟。舛繆漏脱。尤有失叙者。大雅君子。爲加指摘爲幸

明治九年五月

關　機識

鷗侶關君好修近代史。此編紀寬永而降武治之盛衰。而嘉永癸丑墨艦入港。以迨明治己巳王師平定函館。十餘年間紀事。最加其詳焉。蓋當時上下勤王。鞠躬盡瘁。遂能挽回上下數百年。積衰不振之皇運。以致今日之極盛。實爲保平以還海內一大變局矣。然則此編所紀與賴翁外史相爲終始。所謂金聲而玉振者非乎。關君又將續輯時事。以繼叙太平。余翹首而俟之。

梅澤繁題

近世日本外史目次

自寛永元年至明治二年

總計二百四十六年

慶長八年癸卯　十年乙巳　元和二年丙辰　九年癸亥　寛永元年　尾張中納言　三年　天皇幸二條城　七年　明正天皇

近世日本外史卷一

膳所　關機　纂述

男長雄　標記

後陽成天皇慶長癸卯。詔以源家康為征夷大將軍。其乙巳老焉。世子秀忠襲職。後水尾天皇元和丙辰。家康薨。其癸亥秀忠老焉。世子家光襲職。寛永元年甲子正月。朔。親藩譜第諸侯賀正于江戸城。二日國主及先代以來列侯朝謁。如前日。著為永制。初家光奏請幸於二條城。斟酌北山聚樂二典。是歲二月。營行宮于城中。命中納言源義直。掃部頭井伊直孝。掌工事。三年。六月。秀忠朝京師。居于二條城。八月。家光入朝。覲二條館。淀城。詔陞秀忠太政大臣。家光右大臣。內外列藩進官位有差。九月六日。天皇幸於二條城。右大臣兼遐內大臣康道前驅。關白左大臣信尋後乘。大將軍家光率大小侯伯扈從。大行享禮。奏舞樂。設歌會。秀忠家光侍坐左右。關白以下公卿及列藩群帥。皆列於御前。天皇賜御製和歌。兩將軍關白以下皆賡之。十日車駕還宮。金帛珍貴之獻甚多。七年九月。天皇讓位於皇女興子。是為明正天皇。先是天皇傳幕府以禪讓之內旨。家光大驚曰。遷都以來

九年　秀忠薨　十一年　家光入朝　京師戶口　十四年　島原之役　蘆塚忠太夫　森宗意軒　天草四郎

無女帝久矣。今皇女踐祚。後世或曰。外戚專擅之所致。固諫不聽。遂立之。九年正月。秀忠有疾。家光親侍湯藥。三親藩及諸侯伯皆朝焉。廿四日遂薨。廿六日葬于增上寺。二月廿日。詔贈正一位。廟號台德。祀典如制。秀忠為人寛仁明斷。嘗朝于京師。後陽成帝謂之曰。乃父家康生長戎馬。未遑行道。卿宜偃武施仁。子孫世々永輔王室。秀忠佩服聖旨。終身勵政。未嘗逸豫。及病革。召家光屬以天下之事。遺命曰。國家典制有未盡善者。予欲有所更張。區畫已定。而嬰疾不能施行。將軍宜繼予志。改革時弊也。嘗謂左右曰。人有恒言云。浮世如夢。寸步外皆闇夜。宜取樂乎目前。是謂生涯無定。來日不可恃也。此言大謬矣。既是無定。而不可恃乎。今日為善。豈容有微怠哉。聞者嘆服。以為守成之賢君。十一年。六月。家光入朝。鹵簿通計三十萬七千餘人。天皇以家光為太政大臣。固辭不受。陞從一位左大臣。閏月。賜京師市人銀五千貫。初東照公免京城內市地租。至是又免城外市地租。時昇平已久。戶口歲增。內外市街合一千二百七十九町。民房三萬五千四百餘間云。十四年。八月。故小西氏遺臣蘆塚某森某等。以耶蘇教聚天草民作亂。推

長門守重政
內膳正重昌
左近將監貞清
伊豆守信綱
采女正氏鐵
兵部大輔忠頼
重矩後內膳正
十五年

天草時貞者。為將入嶋原。犯高久城。掠其倉穀三萬二千苞。火藥甲馬等藏于原城。堙據焉。初東照台德之世。屢禁耶蘇教。至家光時。禁令益嚴。嶋原民奉信其教。會城主松倉重次命吏搜索其黨。時重次為政苛酷。民皆愁怨。於是爭起應賊。衆至數萬。牧司不能制。事聞。十月。家光命鎭西諸將討之。使板倉重昌督其師。石谷貞清監之。重昌受命。即日就途。十二月五日至嶋原。妖黨聞之。據原城固守。重昌合細川黑田鍋嶋有馬立花小笠原寺澤等兵十二萬五千攻之。不克。乃與諸將謀曰。賊勢方熾。欲速破之。死傷必多。不如持久以困之。因令諸將勿輕戰。家光又遣松平信綱戸田氏鐵提督軍務。重昌乃會諸將謂之曰。嚮吾為持久之計。欲待其窮蹙拔之也。今信綱氏鐵受命討賊。彼以大兵速拔之。吾與諸君何面目視息人間。請及兩將未至拔之。明日適正旦。賊必不設備。可乘而襲也。乃命有馬忠頼以先鋒。重昌子重矩請屬之。重昌不聽。命屬重次軍。十五年。正月。朔。忠頼率兵三千餘大呼薄城。諸軍鼓譟而進。城中竭力拒守。發木火箭如雨。我兵死傷無算。已而賊兵五千開門出戰。我先鋒不利。重昌指揮諸軍。使前戰。相顧不肯進。

重昌戰死
日向守勝成
越中守忠利
肥前守勝茂

重昌乃挺鎗下馬。先衆而進。城上砲箭愈急。重昌率部兵奮戰馳突。槍折冑碎。遂中箭斃。木火箭者。賊酋駒木根某所造。以堅木長六七尺者為之。一筒入二十箭。發法如熕。世未有此器。一時傳奇之。於是諸軍大沮喪。重矩獨奮欲攻城。重次不聽。重矩率其部兵策馬而前。會軍監貞清被創。斂兵而退。兵士執鞚止之。不得進而止。初家光之遣信綱。以水野勝成宿將更事也。命贊其謀。戒信綱曰。勝成諳練軍機。彼若未至。愼勿薄城。信綱至嶋原。按兵不動。以待勝成。勝成欲長圍困賊。故緩其期。至二月二十二日。乃率兵會之。信綱集諸將議事。氏鐵進曰。幕府命僕等曰。以計拔之。勿輕戰以亡士卒。然則宜待城中粮盡而攻之。勝成曰。否。我軍重圍以至今日。是為良計。夫賊徒暴起。非素有儲積。今粮餉已竭而不攻之。復待何時。於是議乃決。細川忠利鍋島勝茂在側曰。僕等屯營去城尤近。請率部兵先破羅城。諸軍亦當喊叫以助聲勢。勝成抗聲曰。以二將之兵得拔之。二將之功。多則多矣。然誰復有拱手坐視者。鬪諸將爭功。多亡士卒。大乖幕府之意。且夫攻城非諸軍一心不可也。今諸將各持異議。若無統帥。豆州受命提督軍務。非統帥

勝茂先登
美作守勝茂
筑前守忠之

而何予當從其令遂出諸將乃約以二十八日攻城二十七日諸將又會信綱營已而勝茂不告衆而發冒矢石先登破羅城勝成之子勝俊先馳繼之諸將爭赴黑田忠之亦拔出崎城明日諸將逼牙城忠利先登勝茂及其次子直澄等力戰諸軍盡入城縱火焚之烟焰漲天賊將時貞及蘆塚以下十餘人皆自殺斬首四萬級餘黨悉平四月信綱等還江戶幕府稱直澄功封之蓮池削寺澤堅高之封收其天草奪松倉重次之封流于會津申耶蘇之教禁於海內此役也勝茂先登最有功然以其犯令也法當國除幕

水戶中納言
忠教宗矩先見
彥左衛門忠教
讃岐守忠勝

議既決中納言賴房聞之謂家光曰勝茂功甚大國家縱不錄其功寧可抵之罪夫犯令先登在卒伍則宜罪之如勝茂者身當方面安得以卒伍之法論之令處之罪萬一天下有事誰復竭節國家者家光納之勝茂由是得免罪初家光命重昌以總督使貞清監軍時大久保忠教以前朝耆老尚存將軍乃使執政召而問之忠教曰幕府未命二臣而諸臣等今已命之問之何為酒井忠勝曰予以此為不可予曰然幕府以百姓作亂心必輕之然大衆一心保守險阨拔之不易且二臣名位卑瑣一旦驅諸侯之兵以攻

但馬守宗矩

之恐衆心不服不可得用臣等竊以為宜命宗室三藩使執政大臣監其軍乃為得體耳柳生宗矩亦聞重昌之發急馳馬追之至川崎不及而還乃詣幕府請見時日已暮矣家光問其故宗矩曰臣今日宴飲其家聞筑紫民作亂重昌受征討之命已發臣欲止之馳而追之不及家光曰卿何故止之宗矩曰臣以為重昌必死故止之家光作色徑起入內宗矩留閤中不去久之家光出詰之曰卿謂重昌必死何以知之宗矩曰無知之民黨浮屠作亂為患尤甚以織田氏之彊攻長島頓兵僵將累歲而克及攻大坂不能

二十年
後光明天皇
正保元年
二年
慶安四年
家光薨

拔假王命以講和論之近事三河之亂亦踰年而平此皆殿下之所明知也今以資望未重之將率不畏服之牧伯以征不易剪滅之賊一有不利則無可奈何矣當是之時殿下必將命宗室重臣以討之重昌何面目復見殿下其必死之且使國家之將須命於賊民之手大損國體願殿下留意家光不聽既而皆如二臣所料云二十年九月天皇讓位於皇兄紹仁是為後光明天皇先是二年家光長子家綱生天皇正保元年次子綱重生二年三子綱吉生而家光以慶安四年四月二十日薨遺命葬于日光山勅贈正

家綱拜征夷

己卯爲十六年

始置大老

正雪之變
民部助正雪

備前守元勝

玄蕃頭忠成
阿波守盛季

一位太政大臣。賜諡曰大猷。以御製國詩五首弔世子家綱。家光英邁勇決。尊皇室。敬祖先。文武兼備。恩威並行。嘗曰。烈祖以英武戡定禍亂。台德公亦屢勞軍旅。惟吾生享富貴。無功可稱。故吾常戒偷安。以備不虞。至天下要衝之地。選人封以守之。庶幾以報祖宗之德也。又使林道春日講論經史。以明治術。蓋德川氏奕葉雝熙之治。皆基于此。三世焉。豈偶然乎。七月。以權大納言源家綱。爲征夷大將軍。天使就江戶拜之。年甫十一。初家光之在職。名臣良相。駢肩立朝。寛永己卯。伊豆守松平信綱。豐後守阿部忠秋。自少老進老中。其歲始置大老。以大炊頭土井利勝爲之。後讃岐守酒井忠勝。掃部頭井伊直孝。相踵任之。而肥後守松平正之。特位于諸老之上。至是利勝已卒。正之以下受遺命輔佐之。有由比正雪者。謀逆。自至駿府。使其黨丸橋忠彌等在江戶。將並起事。覺。幕府令町奉行神尾元勝。石谷貞清。率屬吏夜急圍忠彌宅。忠彌健鬭。殺數人。遂就擒。駒井右京奉教馳至駿府。與城代大久保忠成。加番秋田盛季等。共圍正雪僑寓。正雪與其弟三左及其黨十餘人自殺焉。至十一月。磔忠彌等三十一人于品川。賊悉平。初正雪以

田代又右衛門

信綱識鑒

碩儒姦豪肝膽相照

兵學。出入列侯之門。從游者甚多。久圖不軌。與忠彌深相結託。使之爲江戶賊帥。至是乘喪而發焉。忠彌最長槍術。蓋長曾我部盛親之遺孽。而冒母之姓者。於是誘火藥奉行某等。酒擣貯火藥。豫伏之地底。及期又使其黨每酒肆置之。以謀一擧火江戶。而正雪約挾駿府。據久能山。遙爲應援。忠彌慮軍須或乏。丐金一千兩於素封田代氏。因啗之曰。事成則賞以封侯。田代氏佯諾。而急訴之松平信綱。信綱即朝。與諸老親藩議。命吏逮捕之。賞田代氏以金一千兩。幕府嘉信綱功。增封五千石。先是忠彌遇信綱于和田倉門外。跪而敬。信綱愀然不樂曰。彼有叉相。天下有事。必爲賊魁。後數月。忠彌就擒。人服其識鑒。熊澤了介嘗至紀邸。及入見一士人。骨相非凡。相與張目注視。遂不交一言。見藩主曰。余今見一士人。彼何人。曰。渠爲吾講兵書。處士由井民部助者也。了介正色曰。余熟視其貌。以察其意。君勿復近。如彼士。他日正雪亦來見藩主。曰。前日比退去。見一士。未知其爲誰。曰。渠說吾以經書。岡山臣熊澤次郎八者也。正雪正色曰。余熟視其貌。以察其意。君勿復近。如彼士。其碩儒姦豪。肝膽相照者。亦如此焉。正雪既伏誅。忠勝議曰。

忠秋停逐客令

乙亥為十二年

禁耶蘇教但互市

辛巳為十八年

許蘭人入港問西洋戰法

承應二年

三年天皇崩

浮浪之士居江戶者甚衆謀叛者動嘯聚此輩請一切逐之阿部忠秋曰天下天下之天下也不安一人而若天下也夫浮浪之士未必皆與逆也所以至江戶者求仕諸侯也諸侯亦因得異財殊能之士以裨益於國家者不尠且出之海外則可若猶居內地與居江戶何異若驅朝不謀夕之人曰汝必遠徙此輩去無所歸居無所止是驅之使為亂也臣以為不可家綱竟從忠秋言初天正以還我商舶往東京安南呂宋暹羅柬埔塞等貿易者不斷慶長中京師角倉茶屋等與長崎界浦巨商謀請幕府之船牌通商海

外稱曰御朱印船其制堅牢不讓外邦寬永乙亥以嚴耶蘇教禁也令長崎停交趾占城呂宋阿媽港等來互市其明年又禁我商舶通商海外後呂宋等諸蕃屢來請復互市不許歲辛巳和蘭舶來獻方物幕府特命許泊長崎蓋欲詳海外事情也又令北條正房問和蘭人以西洋攻戰大熕火箭之法是歲錄為一書獻之幕府承應二年六月禁內火天皇避火於上皇宮明年幕府營皇宮課諸侯助役八月家綱任右大臣弟綱重綱吉共任中將尋源正之亦任之三年九月天皇崩于上皇宮壽二十二帝英明剛斷好

克己不忌雷

斥淫靡書

廢火葬

後西院天皇

周防守重宗

佐渡守親成

伊賀守勝重

己未為五年

程朱學善屬文嘗嘉惺窩倡正學制御序冠其文集又屢召朝山素心講經御前常呼白川三位入道不名帝天資畏雷因謂克己之道在此矣一日迅雷設座于簷外端坐久之自是不復忌雷嘗曰中葉以降伊勢語源語等淫靡之書徒耽和歌此皇道之所以日陵遲也斥其書不好歌詠然麗藻過人上皇嘗賜百題帝一夕賦之以獻又愛擊劍板倉重宗奏曰擊劍非天子事也幕府聞之必不喜帝不聽重宗復奏曰陛下不停之臣莫辭以謝幕府有割腹而死耳帝曰朕未見武人割腹之狀宜築壇于南殿自裁也朕

臨視之重宗慚謝又嘗欲停天下之士廢去頂髮服短襖以復烏帽素襖之古俗而未果自持統之喪始行火葬世々相承無復葬埋也帝每歎之亦將詔革其典及其崩也朝議猶依舊章為荼毘設有魚戶八者好宋學以其常出入宮庖也竊聞之大歎曰噫聖天子固惡浮屠法欲廢火浴今乃奉送其大行從其所惡謂之何乎臣敢諫之不聽有死耳乃奔走于行宮及攝關家號泣不退朝廷感其忠遂復葬埋之典云帝無嗣皇太弟良仁立是為後西院天皇是月所司代板倉重宗罷牧野親成代之重宗自元和己未

碾茶禱神

以父勝重衰老攝行其事。寛永紀元。勝重卒。遂就眞在職幾四十年民敬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令行禁止。獄訟屛息其聽訟常設茶磨於聽事。躬親碾茶且臨聽事。必西向遥拜有所默禱人問其故重宗曰。我心靜則茶之落磑必細。我心不靜則茶必不細吾以此認心動靜然後聽訟又西向遥拜者吾聞愛宕之神甚有靈驗。吾聽訟一有不公欲神殛之故常以此禱請焉其純誠奉公率此類也。家光之時嘗至江戸。時家光命老臣召飛鳥井亜相重宗乃乞解職酒井忠勝固止之不聽。忠勝見家光具白其狀。家光即召重宗慰勉曰吾過矣。卿宜就職。即退。忠勝謂重宗曰。公自謝過慰諭甚至而卿不拜謝敢問其故。重宗曰。予任職京師委以朝臣之事而今召飛鳥井亜相。予不與知是公侵吾職也。且烈祖之制。西州之政朝臣之事。一委京尹。公偶不之記故謝過烈祖爾。予是以不拜謝。其有所守亦如此。初寛永辛巳。大修日光山廟宇海内列侯至諸外夷。獻金石彝器極其壯麗以銘鴻業後光明帝正保乙酉。詔賜宮號其明年遣使賜幣自是歲以為例世稱曰例幣是歲以皇兄守澄親王為日光山寺主。叙一品列門跡親王為日光山

家光謝過重宗不拜謝

辛巳為十八年

乙酉為二年

例幣

親王護廟

明暦元年

二年

讃岐守頼重

三年

江戸大災

無縁寺即今回向院

諸侯賜告就國

忠成賀災

門主昉于此。明暦元年。十一月。大内成。二年正月。行即位禮。家綱遣松平頼重等於京師賀之頼重中納言頼房嫡子也有故不得立家光之世封下館後徙封於高松至是任少將。三年。正月。十八日。江戸大災。十九日。牙城延燒明日熄家綱避火于西城民焚死者十萬八千餘人。幕府設場數區。為粥食餓者又發金數萬賑恤市民瘞焦屍于牛島。為建一塔名無縁寺時諸侯第宅蕩盡執政議使諸侯就國。或慮其有異圖。諮之忠勝。忠勝曰。國初以來火災未有若今日者。諸侯罹災所宜矜恤賜告就藩足以弭其急若有謀不軌者。即撲滅之可也。議遂決。大久保忠成忠隣弟也。此災列侯入城吊之。忠成獨賀家綱命執政問狀。對曰。公生深宮之中長婦人之手。不知二祖歴艱難成大業。閲變故忽疾苦今天降大災。明示警戒是蓋祖宗之靈。所以教公也四世有天下可謂盈矣四海之積一朝而盡可謂虧矣。公顧奉二祖之教以固太平之基國家之幸。何以加之。若夫府庫之財倉廩之實都市之匠胥吏之職不足煩公慮臣是以賀家綱嘉納焉。松平信綱患都下屢火也欲誅失火者以懲其後幕議未決。適井伊直孝朝。信綱以其議語之。

直孝有大臣之量

信勝卒

信勝號羅山道春爲民部卿法印

信勝諷直孝

信澄號東舟

恕號春齋篤號鳳岡

直孝曰夫火災之起固不可測若三家貴戚遺火何以處之若釋而不問政何以行信綱憮然謝過其議遂寢人因服直孝有大臣之量云林信勝卒年七十三信勝歷仕四朝即位改元行幸入朝之禮及宗廟祭祀之典外國蠻夷之事莫不與議有著書一百三十種文集百五十卷此時信勝邸宅亦罹災乃乘輿赴別墅輿中獨携梁書一卷自加朱發其篤學如此宅中有文庫葺以銅瓦蓋係官賜信勝赴別墅數問銅庫存否有人來告曰其爲烏有信勝喟然曰數十年精力一旦爲祝融奪嗟々不樂翌日臥病遂至不起直孝嘗謂信勝曰人稱樊噲勇然其勇吾亦能之何足深稱信勝曰噲爲所稱者以其排闥直諫也此實非大勇者不能也若夫身當矢石卻敵斬首且其脫戲下之急勇則勇矣然苟擐甲執兵者不以爲難也君盍少愼其言内自省則必有不可及者直孝赧然益是時家光稱疾不見諸侯故信勝以此諷之世以爲格言信勝弟曰信澄先卒信勝子曰恕恕子曰信篤共衆財博覽與信勝齊名子孫世爲幕府儒臣二月幕府再築耳城至九月成是月大村平戶嶋原佐賀諸民修耶蘇教發覺長崎奉行黑川某悉捕之

萬治元年

朱成功乞援兵

由榔桂王子神宗嫡孫

丙戌爲三年

由崧福王子神宗孫

唐王聿釗

二年

朱之瑜歸化

之瑜字魯璵號舜水

誅其徒五百餘人萬治元年六月明主朱由榔將朱成功遣使至長崎獻書及方物以乞援兵幕府卻之不答初正保丙戌明將鄭芝龍遣使於長崎乞援兵家光下其議執政及宗室三藩義直曰下官於宗室中年尤長宜遣下官救之賴宣曰下官受封南海漕運尤便宜命下官賴房曰下官待罪於麾下欲隕首於馬前今日之事宜命下官井伊直孝曰三公所言亦皆有理然敝本邦以救外國可謂非計臣以爲無救之便也家光是其議由是援兵之議遂寢芝龍者即歸化民一官慶長年間來在肥前娶平戶人田川某女寛永初舉子森者後還明以功爲都督南安伯及明主由崧爲清兵所執芝龍弟鴻逵與芝龍等議立太祖裔孫聿釗爲主芝龍因進平虜侯專掌兵餉戰守之機遂乞援兵不許森年甫七歲從父赴明後聿釗賜之姓朱改名成功爲御營中軍都督世俗所謂國姓爺者是也至是復乞之成功有弟曰七左衛門留在長崎聞其母田川氏在明死節大悲之亦爲乞之不許及明亡成功遂據臺灣奉其正朔傳子孫凡三世二十餘年而亡云二年明朱之瑜歸化之瑜亦欲乞我援恢復明室來長崎者前後三次遂不得

寛文元年
三藩好學
黜匿名書
正意號杏庵

志及明亡之瑜恥食清粟不肯還後七年徳川光圀聞其賢聘爲賓師是歲詔以家綱爲左大臣家綱以其年猶弱辭之寛文元年七月權中納言頼房卒其兄大納言義直先一年卒義直幼時在駿府諸公子皆學舞曲義直不屑爲之常曰此非武弁之所爲我何學爲及長篤好文學崇尚儒術集書千餘部建先聖殿於名古屋城中行釋奠禮又尊神道正神祠之謬誤作神祇寶典又作東照公年譜及成功記等爲人寛弘英毅儼然有不可犯之色然能容納直言嘗在藩有爲匿名書黜廳事者列爲惡者九人名氏題曰十人義直怪問其故書吏持田某進曰九人之惡人皆知之而一人闕名氏者蓋爲書者不欲斥言即公也因條陳十事義直視之大怒欲抵罪竹腰正次聞之戒持田毋出乃入見曰聞持田有所條陳臣亦嘗欲諫之而不能彼乃能之臣實愧之願加超擢以賞其忠義直乃増其俸秩後登庸使與國政頼房亦天資明敏每召儒臣講書又學國朝之道於萩原某通其大旨嗣子光圀幼時不喜學公每使人見卜幽辻聊適勸以讀書光圀由是好學遂以德業著時三藩皆好學聘招名儒尾張有堀正意紀伊有那

道圓號活所
封綱重綱吉
二年
毀佛鑄錢
忠勝卒
丙申爲二年
三年
靈元天皇
禁殉死
出羽守重信
信濃守正信
加賀守正盛
對馬守重次
二臣爲山野邊義忠眞木景綱
王代一覽本朝通鑑等書成

波道圓併卜幽皆一時之選也八月家綱奏封其弟綱重於甲府綱吉於館林命讚岐守松平頼重掃部頭井伊直澄常參老中議政事爾後世奉之是歲春皇宮災明年幕府課諸侯營之二年三月幕府毀方廣寺大佛鑄錢世謂之文錢七月酒井忠勝卒忠勝典樞機三十餘年爲天下所倚頼明曆丙申致仕至是卒年七十六三年正月天皇傳位於皇太弟識仁是爲靈元天皇仍用寛文號是歲五月幕府令天下禁殉死初台徳之薨森川重信内田正信殉之大猷之薨堀田正盛阿部重次殉之時四方侯伯承戰國流弊以殉死多相誇故頼房之疾革召光圀遺命曰國俗以殉爲禮君而無殉者爲不君臣而不殉者稱不臣可謂不仁之甚也及其卒也有二臣欲從死光圀聞之百方曉諭二臣不得違命乃止中將正之亦嘗讀詩黄鳥篇慨歎不已其後遂禁家臣殉死亡幾幕府亦有斯禁蓋由光圀爲首唱正之有所建言云四年初寛永中幕府命諸吏撰諸家系圖傳正保中作輿地諸藩城圖命林信勝撰中朝帝王譜等諸書至承應中林恕作王代一覽獻之後家綱又命之撰續本朝編年至是命索天下祠寺所藏延喜以來武

五年　置京師町奉行
七年　聘神學者
二河架橋拓地開渠
八年

乘。以充其引用。尋改書名。曰本朝通鑑。凡三百卷。五年。始置京師町奉行。以宮崎若狹為之。先是上杉綱勝坐事。褫其封邑之半。綱勝卒無嗣。命吉良某承其後。是秋。收川上監物一柳直興封。謫之。以其宮城修築過期。及會同違節也。明年夏。京極高國高賴父子相鬩。收邑謫之。七年。家綱聘吉川惟足。惟足界浦人。初為浮屠。嘗聞卜部繁兼精神道。往求為門生。謁者見法衣垢弊。不為通。惟足悽然乞紙筆。賦和歌投之而去。繁兼大奇其調。馳人呼返。盡授奧秘。尋還俗。游事會津。至是為幕府神學。著有幽暗集。初酒井忠勝在政府時。慮行旅之艱辛。因建議請架橋於六鄉隅田二河。或曰二河為武城東南要害之地。不宜架橋。忠勝曰。治天下者以民為固。而不卹其艱苦。失所以為固。夫為政之要。在卹民而已。若不修其政。而苟恃要害。武城不能一日守也。萬治中始架兩國橋。六鄉橋亦嘗一架之。至綱吉時而壞。自後不復修治。如兩國橋。至今民便之。幕府又塡鉄炮洲本所深川沮洳地。以增拓邸宅市廛。多開溝渠。自萬治至是十歲畢功。又改造攝津多田神祠。給下野足利學校以葺屋金。八年。二月。江戶大災。是月。島原高力隆長驕奢虐

重矩為所司代
九年　捕誅蝦夷酋長
十年
重矩復老職　伊賀守尚庸
扁額自隨
雅樂頭忠清　美濃守正則　大和守廣之　但馬守數直
下馬將軍
忠秋救忠清戒諸老

下。因收其封。流之陸奧。五月。以老中板倉重矩為所司代。初牧野親成之代板倉重宗為京尹也。時風俗奢侈。豪猾因緣為姦。及重矩代之。豪彊屏息。不三月風俗大革。九年。七月。先是蝦夷孖緣利酋長勺耆印。將其部衆掩殺我船商二百七十餘人。家綱命松前泰廣討之。捕勺耆印等五十餘人誅之。燒巢穴而還。泰廣松前藩族也。時藩主兵庫尚幼。故命之。十年。以重矩復為老中。永井尚庸代為所司代。重矩雅性謙謹。不喜奢侈。嘗居本所。灌漑園蔬。扁其室曰咬菜。後分司大坂。入輔大政。權行京尹。事所至。以扁額自隨。及再為相。賜第瀧口。亦揭以舊額。或問其故。重矩曰。凡人至貴顯。必忘布素之時。予以不才備位宰相。自念祿賜過分。朝夕視之。庶幾不生驕奢之心矣。其恭愼如此。初酒井忠清稻葉正則久世廣之土屋數直等。與重矩前後任老職。而忠清進大老。遂擅威權。嘗欲造誹謗之法。阿部忠秋井伊直孝等止之。其後有設主客論時政得失者。忠清又議欲推之。忠秋執為不可。其議遂寢。忠清日益驕奢。居第近下馬牌。人謂之下馬將軍。屢飲酒列侯家。賈人出入其家。鬻其具。除重矩。餘他執政亦率如此。一日忠秋招忠清及諸

十一年
賴宣卒
淡路守重良
國君之仁不在瑣事
李全直

執政數忠清之不奉法曰。足下善予言則已。若不善之。僕與足下辨于將軍前。忠清避坐謝曰。微君爲得聞此言。既聞君之訓戒。不敢不改。忠秋因謂正則廣之等曰。厩橋之富。非諸君所及也。然不尚儉約。莫獻衆心。諸君何爲競奢侈。不思善其職。大猷公以臣爲愚戇不諱。大漸時命臣。國家大事。得便言之。臣之致仕。今公亦以其言命臣。臣以爲受命至重。利害得失。知無不言。凡在此坐者。咸公之所甚重。天下之所瞻仰也。今予所言爲天下。而不爲身。諸君善思焉。衆皆敬服。是歳。幕府奏封源賴宣次子賴純于西條。十一年。正月。權大納言源賴宣卒。賴宣豪邁有識量。好學能通大體。虛己受諫。每曰。人有所言。擇善從之。衆人之智即我智也。嘗放鷹于郊外。見村民暴麥。戒從者勿蹂。村民深感。賴宣仁。監察及老臣亦皆稱嘆。水野重良獨曰。國君之仁。不在瑣屑之事。賴宣深納之。嗣子光貞。少時學手搏。賴宣召其侍臣曰。夫手搏匹夫之技。非將帥之所宜學也。若夫理國家撫卒伍。臨戰陣決勝敗。此爲將者之所當盡心也。汝宜以此言告參議。賴宣嘗與其臣李全直。共撰創業記考異。全直韓人真榮之子。真榮文祿役爲俘來。業儒。寛永中歿。

流宗勝
兵部少輔宗勝
原田甲斐
伊達宗雪
宗雪一作宗重
直則殺宗雪
十二年

全直喪父。尚幼。從州儒永田道慶學。學成。爲賴宣所聘。四月。流伊達宗勝於土佐。收其封一關。予之宗藩。宗勝。政宗季子。爲其子娶酒井忠清女。倚以爲重。窃有奪宗之志。及兄陸奧守忠宗卒。其子綱宗嗣立。乃與仙臺宰原田直則等謀。使人誘綱宗耽聲色。鳴其失。幽之。立其子鶴千代。年甫二歳。宗勝欲殺之。承其後。事覺遂及之。初列宰伊達宗雪稍知宗勝逆謀。及鶴千代立。使女弟淺岡爲之乳母。松前重光爲近侍。以陰備不虞。宗勝使醫置毒餐中。一日淺岡見鶴千代將食。心動。乃告重光等。與犬。犬仆。宗勝不自安。殺醫絕口。邸內詾々。逆黨神並某者。竊盟書。走至仙臺。自首。宗雪乃馳至江戶。上書訴之。皆有證左。板倉重矩等聽獄已決。既而直則因忠清請曰。僕有一寃事。未得白焉。願與宗雪復對理。諸老中乃莅忠清邸。再召二人聽之。直則辯論數次。辭竟屈。共退休于廳緣。相距可二丈。直則襟出一紙。直進謂宗雪曰。吾所謂寃事是也。言未畢。斫殺之。左右驚起。共殺直則。宗勝罪當斬。減死一等。處流。餘黨數十人就刑于仙臺。以鶴千代猶幼。置而不問焉。鶴千代後名綱村。十二年。春。石川凹歿。凹初名重之。參河人。夙就仕。籍大坂之

詩仙堂

上歌表志

正意慕陶潛

元々唱和集　道圓剛直

役。挺進先登獲首級。以其犯軍律不得賞。即日棄官養母。從藤原肅遊。善詩及國雅。韓人權式嘗稱爲日東李杜。及母沒。棲遲東山。自號六々山人。又丈山。築詩仙堂。揭漢晉以來詩三十六首。使狩野守信圖之。起卧其中。鼓琴自娛。諸軒冕來訪者。皆謝絶之。唯交林信勝。堀正意。及僧日政。陳元贇等。一時盛推其風韻。法皇嘗命作隸書。稱旨。命中使賜以酒魚。又嘗召見。固辭。上和歌以表其志。法皇曰。恬退如此。朕豈强之哉。不復召。歿年九十二。正意近江人。師藤原肅。與信勝及那波道圓松永遐年齊名。初游事藝侯。仕尾

寛永中來江戶。奉幕旨入弘文院。與諸家系圖傳編修。常慕晉陶潛爲人。壁間懸其畫像曰。對此頓消塵慮。僧日政字元政。姓菅原。京師人。幼仕彥根。有孝行。弱冠厭俗出家。依日豐和尚受業。自稱日峰。爲人精力絶倫。傍善詩歌。熊澤了介陳元贇等。共爲方外交。嘗創法華律。修深草霞谷廢寺。改曰瑞光寺。元贇字義都。本明虎林人。崇禎進士。嘗避亂來。應名護屋徵。遊京師及江戶。訪諸閩人。傳拳法。嫺邦語。最工詩。與僧日政相識。契合尤厚。其平生所唱酬者。彙爲元々唱和集。行于世。道圓號活所。初應肥後辟。不遇。去仕

尺五之門多出士

画伯探幽

正之卒

紀。爲人剛直不苟合。賴宣嘗以佩刀試死囚。應手立斷。左右互辭以讃。道圓獨蹙頞而無言。賴宣問曰。異邦亦有刀利與執刀之妙如此者乎。道圓曰。龍泉大阿干將莫邪之類。是皆名器。其利不讓之。又人君手斬人而快於心者。古之人有行之者。桀紂是也。吾邦亦有職斬罪人者。稱穢多。最至卑也。賴宣變色直入內。既而召道圓謝曰。卿言極善。厚加褒賞。賴宣又嘗謂有司曰。予不幸無良士。時道圓在側曰。公不知士之賢否。而誣以無人。是不明也。夫擇賢擧能。不以親疎。豈無智能之士哉。公不自知其不明。厚誣一世。何

其悖也。賴宣大感悟。遐年號尺五。其父貞德學倭歌于細川幽齋。名播四方。遐年師惺窩。少游事加賀。晚還京教授。當是時。板倉重宗爲京師所司代。好學重遐年。數延聽其說。遂爲請地於堀川。創一堂。名以講習。從游甚多。木下貞幹。宇都宮三近等。皆出其門。而貞幹之門亦育多士。元寶之際。濟々輩出。實淵源於尺五云。守信號探幽。元信五世孫。善繼其裘。掌畫局。名震一時。子孫世々爲幕府畫員。十二月。中將源正之卒。正之潛心正學。兼精神道。師吉川惟足山崎嘉。其輔佐家綱。嘗撰輔養篇以進。初蒲生氏之在會津也。

鎮東應稱賊魁

延寶元年 京師大災 法皇謂後水尾帝 本院謂明正帝 新院謂後西院帝

三年 天下大飢

四年 厄ド脱利字

清人告吳三桂之乱

用刑酷虐。正之命，咸除之。興學校，建社倉，民懷其德，教化大行。又能修武備。嶋原之乱，諸將相繼發兵，時論謂異日命將，必源肥州也。已而家光召正之，曰，西國有變，宜留意東國。卿其就國，以鎮東陲。正之拜辭就國。謂老臣曰，賊兵始起，兇黨未集，應時掩擊，一麾可殲也。而西海諸侯，無有為國家出身以任其事者。故賊得擁大衆，據堅壘。夫將帥之任，國爾忘身，何可顧慮失機會。時出羽白倉民作乱，正之設計擒其魁首三十餘人，即日磔之。遠近震慴，東陲無事，正之之力也。延寶元年五月，京師災，延燒皇宮及法皇本院

新院東福門院四宮。天皇奉神器避火，幸右大臣基熙第。民舍罹災者五千餘戶。三年正月，家綱諷諸侯營大內及諸宮。至十一月成。是歲天下大飢，餓莩相望。京師殊甚。家綱奉勅設場於數所，與粥及米，自三月至五月而止。元和偃武以來，比歲豐熟，米價如土。至是騰貴，斛直銀錢百四十。四年冬，法皇宮東福門院宮再災。家綱命營二宮，至明年四月成。先是諳厄亞使來長崎，乞復互市，不允。清人亦來長崎，告吳三桂之乱。三桂故明將帥，降清為顯官，後起兵以復明室為名，遂為清將所誅。幕府又遣人撿南海諸島，以

六年 賜死綱重

八年 家綱薨

綱吉拜征夷

掃部頭直興 和泉守忠勝 信濃守尚長

法皇崩 天和元年

綱吉親聽越後獄

越後守光長 永見大藏長良 美作正矩

日向守忠能 大和守直矩 上野介近榮

加賀守忠朝 能登守利房

嚮紀伊商舶漂至無人島歸，告之也。是歲長崎代官末次父子，竊造商舶，多載刀劍，與清及臺灣貿易。事覺，處流。六年九月，家綱賜其弟綱重死。綱重驕奢無度，國用告匱。請貸金濟事。酒井忠清議為不敬，故有是命。八年五月，家綱薨，年四十。贈官如前代，賜謚曰嚴有，葬于寬永寺。無嗣，弟綱吉奉遺命，自館林入承後。叙正三位，任權中納言。七月，詔以綱吉為征夷大將軍，尋陞內大臣。綱吉遣井伊直興入朝謝恩。家綱之葬，內藤忠勝喪心，殺永井尚長於齋場。明日賜死，沒邑，并收尚長封。八月，法皇崩，壽八十五。天和元年

六月，越後中將源光長有罪。綱吉收其封，處流。初光長無子，其弟長良冀繼之，衆亦屬望。而光長宰小栗正矩與其子大六等，立長良從子綱國為之嗣。既而列宰萩田主馬等，與長良同訴幕府，曰，正矩大六父子專政，擅定光長繼嗣。獄數年不決。至是綱吉親聽斷之。誅正矩父子，流光長于伊豫，長良主馬于八丈。大老酒井忠清，老中久世廣之，忠清弟忠能，及松平直矩，松平近榮等連坐之。忠清，廣之罷職。忠能奪封，放于彥根。直矩削封，徙于日田。近榮亦削封。於是諸侯伯皆畏綱吉威斷。初家綱之晚歲，大久保忠朝，土

筑前守正俊
內膳正重種
豐後守正武
山城守忠昌

二年

朱之瑜歿

光政卒

勝重試光政

近世

井利房。堀田正俊相繼為老中。及綱吉襲職。板倉重種。阿部正武。戶田忠昌亦任之。是歲冬。正俊遂進大老。二年。三月。去歲飢饉。京師尤甚。至是餓莩載路。綱吉設場於北野祇園。為粥與餓者。四月。朱之瑜歿於水戶藩邸。年八十三。初之瑜抵長崎。時人不知其為文儒。貧困最甚。久之。柳川藩士安東守約。執謁為弟子。分其俸給之。無幾為水戶所聘。賜俸五百石。甚眷待之。瑜性行高潔。歸化已來不近婦女。有二子曰大成。大咸。共殉明氏。先父而死。大成子號仁。延寶中慕瑜至長崎。瑜不見與資。令還。瑜甚愛櫻花。曰使中

國產之。當冠百花。守約輯遺文。曰心喪集語。中納言光圀亦與綱條有所輯。曰舜水文集。刊之。綱條光圀兄賴重之子。為光圀嗣。子守約字魯默。從松永遐年。研究經術。能屬文。遐年沒後。師瑜。得關西巨儒稱。五月。少將池田光政卒。光政稱新太郎。幼英明。夙失怙。事母夫人。奉養甚至。嘗問為國之術於板倉勝重。勝重曰。予常從事獄訟。至治國家。吾未之學也。光政彊之。勝重曰。為國之道。如內鹽豉於方器。以飯匙取之。光政默思良久。曰。其妨礙處則如之何。勝重歎曰。公明敏絕人。恐過苛察。夫治國家。不寬則不能得人心。

舉了介佐國政

假顏來諫

近江聖人

聘木下貞幹

山崎嘉歿

近世

故以此試公。果有此問。其在備前也。舉熊澤了介。任以國政。興學校。表孝義。置匭受投書。自聽斷焉。嘗謂老臣曰。吾有不善。卿等宜諫爭。卿等亦宜受人諫語。中川謙叔進曰。公聰明。臨下甚有威嚴。而痘痕滿面。方其赫怒獰猛不可近。宜假顏色。以來諫者。光政嘉納。了介天性深智俊才。幼仕光政。光政驟加獎眷。將大用。辭以未學。乃游學師事近江人中江藤樹。越七年。光政召還之。信任愈厚。亡何當要路。於是布德流惠。諸新政。海內驚耳目。稱為明良之遇。至元祿中而沒。藤樹名原。字惟命。幼而如老成。以儒仕大洲藩。弱

冠致仕。養母教授鄉里。宅側有大藤。人因稱藤樹先生。篤信王守仁之學。先躬行。後文詞。人無賢愚感其行之厚。遷善者衆。時稱近江聖人。歿於慶安中。七月。幕府聘木下貞幹於京師。為儒員。貞幹有盛名於世。後光明帝欲辟為直講。會晏駕。乃寢。門人成業者甚多。源璵。室直清等尤著。是歲。九月。山崎嘉歿。嘉字敬義。號闇齋。初為僧。後就谷時中受程朱之學。遂斥釋氏。教授京師。時人以為濂洛正傳。爭趨其門。門生向六千人。由是晦翁之學始盛行於世。晩年學神道於吉川惟足。極其奧秘。所著有朱易衍義。中和集說等

梟鳴不祥

貞享元年
大島山燒

正休殺正俊
石見守正休

改暦法

數十種有川井正直者年將五十始學嘉謂之曰入
道莫如敬故宜先持敬字矣汝不幸過時不必讀書
吾為汝有言汝宜每事躬行之正直服膺其誨修行
不怠常悔往日敬親之薄懼來日養親之短父母歿
一室為喪次不出戸者三年嘗有告父不慈者正直
不荅流涕告者異問之正直曰子言為梟鳴不祥甚
矣子之至吾黨者脚也告不慈者舌也莫非行父母
之遺體者子以枝撃幹此謂骨肉相噬天地之所不
容王法之所不宥也不祥莫大焉言畢而泣告者感
謝自是孝於父母云貞享元年二月伊豆大島山燒
聲如雷崩沙成山自十六日至二十七日而止八月
參政稻葉正休殺堀田正俊於營中初家綱之薨也
諸老議其嗣酒井忠清欲倣鎌倉故事迎親王為嗣
東之主衆無可否者獨正俊執為不可衆遂賛其議
迎立綱吉正俊乃代忠清為大老以功増祿至十三
萬石稍驕恣多私曲正休憤其專横遂刺之大久保
忠朝戸田忠昌阿部正武等大驚偕撃殺正休正俊
歸第死時列侯爭赴弔堀田氏獨中納言光圀與其
世子至稻葉氏弔慰之是歳春朝廷詔陰陽博士安
倍泰福改暦法至十月成賜名曰貞享暦自清和帝

二年

東武實錄武德大成
記成
新院崩

減定互市歳額

四年

東山天皇
癸亥為二年

復立太子之禮

貞觀中廢大衍暦行宣明暦不改暦法者八百二十
餘年至是泰福與弟子澁川都等據明大統暦及元
授時暦改之是冬幕府置天文局命都掌之以其尤
善天文暦數也子孫世其職二年正月綱吉奉勅獻
其日次記二百三十五冊初寛文中松平忠冬補其
祖所著家忠日記獻之幕府綱吉又命之撰台德公
記至此成名東武實錄又令林信篤木下貞幹撰武
德大成記至明年成二月新院崩年四十九六月阿
媽港使送我漂民十二人至長崎上書曰我國特尊
日本故護送漂人非乞互市幕府使吏荅之曰我邦
嚴禁通信自今而後縱有漂人勿送還之乃給糧食
薪水遣歸先是清及紅毛互市每歳出銅及雜品當
銀一萬三千貫錢至是幕府減省之清商給銅當銀
五千貫錢雜品當一千貫錢紅毛給銅當銀二千
貫錢雜品當一千貫錢至元祿元年定清舶互市之
歳額限七十隻後増十隻其明年又賃清商長崎地
立積七千六百令蔡館居之四年三月天皇讓位於
皇太子朝仁是為東山天皇天和癸亥立為皇太子
自上古至後龜山未曾闕是典而後龜山傳後小松
之後不復起東宮者十三世至是復此禮是歳十一

擧大嘗之典

元祿元年

創二寺

出羽守保明

四年建學校

右京亮輝貞

儒者列士籍

月行大嘗會自後柏原天皇不擧此典經百數十年之久爭亂相尋不得復行至此修之元祿元年十一月幕府為僧隆光建一寺於神田稱護持院又奏請授隆光大僧正蓋賞其祈禱之功也尋又從其所生本莊氏之請創一寺於牛籠名護國寺以僧尊融為之主初本莊氏為春日局之婢近大猷有身竊令尊融卜之尊融曰所生必男且承其統果如其言本莊氏以為神為請創寺綱吉亦異之因從其請自是屢臨二寺後徙護持院於護國寺內是月綱吉奏賜侍臣柳澤保明祿一萬石十二月奏封德川義直孫義

行於駒野明年幕府徵京師詞人李吟伶人狛某秦某及畫工土佐廣澄各供其職四年正月先是幕府命建學校於神田命松平輝貞董役至是成綱吉自書聖廟扁額曰大成殿命林信篤蓄髮解衲奏請任大學頭自室町氏使五山徒掌外國書信經筵曆日等事以來業儒者皆倣之祝髮衣衲及國家隆平儒者別立家然猶目為制外之徒不列士林信篤慨然以為儒之道即人之道人之外非有儒之道而斥為制外者可謂弊俗矣時綱吉崇儒術遂更其弊於是信篤之門人列藩之文學以至村學究盡改名變形以入士籍惟醫師畫工仍襲法操綱吉常親講諸經于營中令諸侯及諸近侍僧侶醫員等聽之公卿之至江戶亦列講筵又命信篤講四書于營中當直諸士聽之以為月例至是海內承風家讀戶誦知儒教主世用崇文之風大興云

近世日本外史卷一終

元祿五年
修楠公墓
七年
葵祭
八年
造狗廬

近世日本外史卷二

膳所　關機　纂述

男長雄　標記

元祿五年。九月。權中納言源光圀。建贈左近衛中將三位楠正成墓碑于湊川。初正成墓歲久荒廢。狐兎爲窟。光圀聞之。遣儒臣修之。親題其碑曰。嗚呼忠臣楠子之墓。刻朱之瑜所作贊語於碑陰。遠近聚觀。莫不感歎。又買傍近之田。屬廣嚴寺僧。永充香火之料。七年。四月。綱吉奏復加茂兩廟祭典。爾後歲納穀千五百石。充祭資。自後醍醐天皇之季年廢此典。至此三百六十年。始復其舊。所謂葵祭是也。初綱吉嬖柳澤保明。屢造其邸。所賜賚前後無算。遷官加封。殆無虛歲。至是遂奏封于川越。又封本莊宗資于笠間。共列諸侯。宗資綱吉外家也。八年。十一月。綱吉命吏。造狗廬府下。養狗至十萬餘頭。日食米數百斛。殺之者抵罪。又嚴禁諸殺生。至鷙鳥獸魚鼈者失其業。天和初。綱吉喪世子。後百方求嗣不得。僧隆光謂之曰。人之乏嗣。前生多殺之報也。故求子莫善於愛生。將軍生歲在戌。宜尤愛狗。綱吉信之。故有是命。光圀嘗朝。謂老中阿部正武曰。幕府愛民之至。以及禽獸。可謂

下總守忠弘
伊豆守信武
近江守信休
飛驒守重寛
九年
十年
十一年
日向守信之
相模守政直
佐渡守長重
吉保爲老中
備後守成貞
美濃守長成
修理大夫長胤
十三年
光圀卒

仁矣。然百姓犯法。不得不刑。況禽獸害人乎。故邸中有狂犬。常使殺之。正武不能答。先是。松平忠弘失政。奏削其封白川。徙之山形。徙松平直矩于白川。是歲。織田信武有罪自盡。奏削其封。從其嗣子信休於栢原。本多重寛亦坐不能馭臣下。收其封邑丸岡。放之。九年。三月。天下大飢。幕府發穀賑貸京師民。十一月。本院崩。壽七十又四。十年。春。幕府始量定金銀箔工。外貨商戶。冬。收諸國酒税。十一年。先是。松平信之。土屋政直。小笠原長重爲老中。而井伊直興爲大老。是秋。綱吉奏以柳澤保明爲老中。與偏諱。改名吉保。冒松平氏。初牧野成貞與吉保。自館林從入。綱吉親信之。從側衆累遷。遂任老職。加封至八萬石。頗弄威福。已而知吉保之勢軋已也。稱疾致仕。於是吉保獨擅政。威望過大老。權傾內外。大小侯伯。爭候其門。寵幸日盛。先是。森長成卒無嗣。奏收其封津山。至是。小笠原長胤奉使愆期。收其封中津。是冬。江戶大火。市人避災。溺死隅田川者千二百餘人。幕府發穀賑貸遇災者。明年。架永代橋於隅田川下流。十三年。十二月。源光圀卒。光圀英明弘毅。天性至孝。賴房之薨。勺飲不入口者三日。少時讀史記伯夷傳。歎曰。不有載籍。

大日本史
禮儀類典

尊王室勵民治

虞夏之文不可得而見不由史筆何以俾後之人有所觀感於是始立修史之志及襲封置彰考館奏請出御府秘冊募天下逸書招致名儒編修檢討究其精自神武天皇至後小松天皇爲二百三十卷名曰大日本史其如列神功皇后於后妃掲大友皇子於本紀皆出光圀之卓見矣又嘗撰禮儀類典獻之上皇上皇嘉之因又出秘書若干帙増輯之其他所著甚多最尊崇天朝每天使至江戸親藩皆遣使者其館謝之例也光圀謂是非所以敬天朝也乃自詣其館謝之攝家大臣之至亦然常盡心民事旌表孝友撫恤鰥寡及告老捿遲於西山衡門茅屋不設墻垣侍臣多取老癃不堪事者婢妾纔給洒掃屢巡行封内問疾苦察冤枉闔境被其澤辛年七十二民哀慕之如父母

十四年
長矩傷義央

内匠頭長矩
上野介義央央戚
作央

柳原資廉
高野保春

梶川與三兵衛

十四年三月淺野長矩擊吉良義央于營中傷之坐大不敬賜死初朝廷答賀正使藤原資廉藤原保春至江戸綱吉命長矩及伊達宗春接伴義央爲高家狠練於典章長矩屢就問饗禮義央卿其不賄已不答此日又問之城中義央竟不應又面辱之長矩憤懣拔刀斫之會梶川某擁持之義央蒙創不殊時天使莅白書院將傳詔以變作更就黒書

大學長廣

改六孫王廟
上總介鎮守府將軍經基

甲斐守頼信
左馬頭頼義
陸奥守鎮守府將軍義家

院行事綱吉怒長矩亡狀因之於田村氏邸即日使自殺沒其封邑赤穗五萬石命其弟長廣屛居私第八月幕府改造六孫王源經基廟廟在八條大通寺即貞純親王經基父子第趾也寺僧因柳澤吉保上書請修之因有此命尋詔進經基神級又進壹井廟神級遣使至廟宣命壹井在河内古市郡即源頼信頼義義家宅趾而各有其廟焉是歲東國大飢江戸餓莩載路幕府設場於本所與粥及文被至明春而止

十五年
天皇求維楨文
維楨號仁齋

十五年三月天皇聞伊藤維楨名詔求其文章時人榮之維楨自幼頴異其始習句讀意已欲以儒焜燿于一世及稍長堅苦自勵家素業賈親戚以爲迂利百方沮之維楨志益確初奉宋儒年殆四十始出己見遂爲一代儒宗有人著一書以駁維楨弟子持來眎之曰先生作之辯維楨笑而不言弟子曰人著書以恣議已豈可默而止乎先生而不答則請代折之維楨曰君子無所爭如彼果是我果非彼於我爲益友如我果是彼果非他日彼學長進則當自知之小子宜深戒爲學之要惟虛心平氣以爲己爲先何毀彼立我徒增茲多口其溫厚有容者如此

赤穗復讎
内藏助良雄

十二月赤穗遺臣大石良雄等襲吉良義央本所邸擊殺之

伯耆守久尚　越中守綱利　隱岐守定直　甲斐守綱元　監物忠之　左兵衛督義固

總右衛門元辰　多川九左衛門　月岡治右衛門

采女正氏定

忠左衛門兼亮

報其主仇。自首於大目付仙石久尚。幕府命分拘良雄等于細川綱利・松平定直・毛利綱元・水野忠之之第。明年二月。悉賜自盡。流義央子義固於信濃。收其邑。初良雄在赤穗。飛報告變。乃會群臣於城中。來會者三百餘人。良雄謂衆曰。主辱臣死。死固其分也。顧有介弟大學君。可以奉先君之祀。吾輩當以死請幕府。不見許。則枕城俱亡耳。大野九郎兵衛以為要上不可。其議良雄反覆辯論者數日。九郎兵衛不能從。原元辰惡九郎兵衛不義。叱而却之。良雄乃遣多川某・月岡某於江戶。就受城使陳請。復會衆議城守。九郎兵衛倡為逃計。衆多從之。會者僅五十五人。良雄曰。藉令一國齊心。猶恐不能支一月。況今離貳如此。何以能守。不如待公使至。相與自殺城上。以明殉國。衆然之。遂刺血盟誓。其歲四月。二人至江戶。受城使既西。既而長矩外親戶田氏定令二人還國諭良雄。曰。群臣不去城。適足累大學也。長廣亦說諭切至。良雄乃議曰。事已至此。不得不致城。諸君宜散去。雖今去。此豈無死所哉。衆或有曉其意者。時公使將至。鄰國皆出兵境上。備變。闔城恇擾。良雄曰。與吉田兼亮及元辰坐廨舍。接見吏民。應對四方。事無壅滯。先是

安兵衛武庸金丸子

安藝守綱長

彈正大弼憲綱　[illegible]　伊助宗房　與五郎則休

九郎兵衛用事。專務聚斂。怨讟紛然。至是遂逃亡。良雄悉償長矩所嘗借財貨。國人大駭。以為國猶有人。會堀部武庸等至自江戶。皆不服輸城之議。良雄徐諭之。武庸等乃悟而止。及公使至。條迎甚謹。封倉庫。具簿冊以呈。良雄見公使。陳其主祖先勳蹟。請為立後。言甚切至。公使曰。諾。吾當為卿哀訴。良雄退謂衆曰。吾固知公使之言不可恃。以為信然。所以不死於此者。以我心事未伸也。公使有以驗於他日矣。良雄遂往京師。居山科。冒外家氏。稱池田久右衛門。衆皆變名韜迹。東西往來。互為耳目。久之人無知之者。既而義央致仕。義固承後。幕府不復罪之。是歲七月。命赤穗宗室淺野綱長。錮長廣於安藝。良雄乃決意復讎。而衆情或沮喪。漸與良雄絕。良雄擇其忠純者告以其計。皆相次赴江戶。良雄又變姓名。曰垣見五郎兵衛。上杉憲綱。義央子也。遣家臣守義央宅。嚴設警備。良雄聞之。遣前原宗房・神崎則休。詐為商賈。伺察讐家動靜。又聞憲綱使人伺己。乃遊蕩無度。耽娼妓。與博徒遊。讐家聞之。防備稍懈。時義央適以疾還上杉氏第。良雄擇衆中少年。分為四次。每夜往反兩邸之間。以察人出入。會義央將招客設宴。以十二月十

弥兵衛金丸　十次郎光興　唯七隆重　助右衛門正因　救之可惜不救廢法

四日還家。良雄急與同盟四十六人會堀部金丸舍。張飲至夜分。衆皆衷鎖甲。戴兜鍪。著韋服。如救火者狀。撥擔弓槍長梯大挺從之。約曰。事若不成。縱火自刄。乃分衆為二。進至義央第。會天大雪。街衢闃然。於是大喊。梯屋踰門。良雄自前門入。子良金自後門入。呼曰。淺野氏遺臣。來報主仇。舉邸駭愕。衆爭突入。抗者斬之。遁者不追。進至寢室。義央已逃。衆以手試牀蓐。微暖。皆曰。人去未久。乃急搜之。兼亮等聞側房有人聲。排戶而入。衆前後逼之。間光興揮撩鎗一人。武林隆重擊殪之。衆疑其為義央。乃驗其尸。著白襯衣。肩有刀痕。衆喜曰。得非先君之所手擊邪。良雄命光興識之。執門者問之。果義央也。又索義固。不出。遲明。良雄等赴泉岳寺。祭長矩墓。焚香羅拜。乃出長矩所嘗賜匕首。擊義央首者三。衆皆拜泣。良雄預作連名狀。途遣兼亮及冨森正因齎詣大目付。請罪。久尚召良雄等於其第。訊狀。良雄應答如流。已而就拘。綱利等善待之。及賜死。良雄再拜曰。臣等自分極刑。今也賜自盡。死且不朽。良金殉國。年僅十六。良雄遺命。皆葬長矩之墓側。都下聞之。往拜者塡咽。香火至今不絕。綱吉嘗謂左右曰。赤穗諸士。忠烈罕儔。赦之固可。

十六年　修山陵　丙子元禄九年　寶永元年立綱豐為世子　封吉保於甲斐

惜不赦廢法。有國家者何太苦心。良雄忠義天性。粗涉書史。酷好論語。諷讀不惓。嘗受業伊藤維楨。一日往聽其講。書時時微睡。衆皆匿笑。退後詬罵曰。惰懶如彼。不如不學。維楨曰。小子勿妄謗。以予觀。彼非庸器。必能堪大事。果如其言。初細井知慎有文武材幹。與堀部武庸學劍于堀内正春。相與親善。聞武庸等有事。不成縱火之約也。其夜竊登屋望之。屹立風雪中。終徹曉。其以氣義相許如此。知慎遠江人。號廣澤。最善筆札。書名掩其器。十六年。十一月。江戶大火。既而地大震。天皇以天災荐至。遣使奉幣諸祠。先是三歲。幕府修先王諸陵。至是成。古者山陵頹廢最久矣。民或至耕莽其上。京師醫松下秀明者。嘗錄帝王累世陵所自瓊瓊杵尊至正親町帝。元祿丙子成。名前王廟陵記。細井知慎亦嘗歎之。因柳澤吉保有所建言。於是綱吉命吏考載籍。問古老。植藩籬。正兆域者。凡二十五所。寶永元年十二月。綱吉以甲府參議綱豐為世子。居西城。改名家宣。綱豐綱重嫡子。於綱吉為從子。於是封柳澤吉保於甲斐。食十五萬石。故事甲斐駿河。非將軍之親屬不得封。吉保以特命受封。人皆異之。初吉保有所謀。每綱吉臨己第。出其

二年　維楨歿　之欽號惕齋　三年　乙亥為八年　丁丑為十年　寶字銀

愛妾侍宴。已而生男安暉。吉保常謂安暉不類己。既長。吉保入侍。讒間微言安暉類將軍。綱吉不肯拒。曰。其或然也。於是召內廷。賜名吉里。每入見。飲食金帛之賜甚多。列侯以下敬禮之。問遺日盈其門。及吉保受封。人皆曰。將軍之封吉保。所以封其子也。二年。二月。詔以綱吉為右大臣。家宣為權大納言。叙從二位。三月。伊藤維楨歿。年七十九。時人以為真儒。每著一篇。四方爭傳。名聞海內。維楨有五子。長曰長胤。次曰長英。長衡。長準。長堅。皆以儒雅聞。長胤繼家。餘皆為諸侯文學。長堅博學能文。名亞長胤。紀伊藩聘之。始侍講。對書不講。滿坐汗掌。以為斯人生長寒陋。不慣說於大人。故視巍巍失措也。藩主促之。不應。已而徐答曰。君公坐褥。未可講聖經也。藩主聞。遽去褥。初講。音吐朗暢。聽者感歎。先是中村之欽歿。之欽。京師人。少維楨二歲。頡頏齊名。其學崇信程朱。以誠敬為本。深非時輩涉異說。著書甚多。室直清推為近代醇儒。三年。六月。初元祿乙亥。幕府奏改鑄大鈑小鈑方金。錠銀。銀刻款以元字。金幣面作桐章。其輕重皆如慶長舊制。但小鈑重四錢八分。其丁又鑄二銖金。額畫桐章。重六分。至是奏改鑄元字銀。款用省文寶字。謂

修根津廟　四年　富士山焚　五年　甲州金　互市出金銀　戊子即元年　癸卯為三年

之寶字銀。以別舊銀幣。初故綱重沈湎酒。其臣根津宇右衛門數切諫。不聽。一日。捫綱重舉白手以爭。綱重大怒。即手刃之。既而又酌。忽見宇右衛門之狀如故。大驚。因建廟於谷中別莊。至是家宣以其生父臣也。請綱吉修之。四年。八月。綱吉奉勅。造東宮於凝花洞宮址。命町奉行安藤次誠等監工。至明春成。十月。畿內東海地大震。地裂海溢。十一月。二十三日。富士山發火。震動聲如萬雷。雨灰沙。天色晦冥。白晝點燭。府下人大怖。至二十八日熄。江戶距山三十里。積灰盈尺。伊豆相模駿河地積二丈餘。山腹噴出一山。俗呼曰寶永不二。幕府課諸藩賑武相豆駿之窮民。又大興役除積灰。其深厚不能除地。皆為不毛。明年冬。淺間岳亦焚。傍近雨灰。五年。三月。京師大災。禁內諸宮及公卿第宅並火。市民屋延燒者二萬餘戶。六月。幕府造皇宮。課諸侯助役。明年七月成。是春幕府鑄大錢。文曰寶永通寶。以一當十。秋鑄小鈑于柳澤吉保封內。所謂甲州金是也。初長崎互市出金銀及銅。也正保已前不詳之數。自慶安戊子至是六十一年間。出金三百三十九萬七千六百兩。銀三十七萬四千二百九貫。錢銅則寬文癸卯以來四十六年間出

六年 綱吉薨 釆女正利昌 監物秀親 家宣繼職 井伊掃部頭 品川豐前守 天皇禪位崩 中御門天皇 七年 頒新令 乾字金

一億一萬一千四百四十九萬八千七百斤。六年。正月十日。將軍綱吉薨。年六十四。贈官如前。代賜謚曰常憲。世子家宣嗣。以本城有土木事。在西城聽政。十二日。褫柳澤吉保之職。罷北城役。尋黜前代諸近侍。停當十錢。毀狗廬。廢殺生禁。尋免酒稅金銀諂課。其他不便下者。皆改之。綱吉晩鍾愛柳澤吉里。令其寵姬某氏子養之。欲辟職後共居北城。尋其養客歲增築北城。命細川綱利助役。先是綱吉患麻疹。是歲正月愈。乃欲以甲斐駿河百萬石。封吉保。又加封其親姻諸侯。為吉里羽翼。命未下而薨。二月。前田利昌斫

殺織田秀親于寛永寺齋場。賜死收邑。四月。詔以家宣為征夷大將軍。遷內大臣。敘正二位。家宣尋遣井伊直通品川某等朝獻謝恩。六月。天皇禪位。至十二月崩。年三十五。皇太子慶仁立。是為中御門天皇。八月。詔贈源綱重征夷大將軍太政大臣正一位。七年。三月。頒布新令十七條。令新井君美作句解。是月幕府奏鑄新銀。欵用二寶字。尋鑄三四寶字銀。四月。廢二銖金。改鑄元字小銊。復純質。曰乾字金。重二錢五分。與元字金並行。至享保三年廢之。九月。幕府建東照宮祠於東山吉田。十一月。天皇行即位禮。家宣遣

式部大輔政祐 正德元年 君美革答韓禮 二年 家宣薨 明年 下總守忠雅 四年 篤信歿

柳原政祐等朝賀。正德元年。十一月。朝鮮王李焞遣趙大億等。上書獻方物。賀大將軍繼職。家宣命筑後守新井君美接遇之。君美玄冠緋袍。進退有節。以爭禮文。大億為屈。賞其共邁。先是幕府賜宴於韓使。例奏散樂。至是始張雅樂。其餘多革舊式。君美初名璵。號白石。其學以經世自任。洽聞多識。倭漢古今之典無不通曉。又善賦詩。年甫十六。錄其所作一萬首。因對馬西山健甫。求評于韓客。客請而接見。遂作序褒揚之。後入木下順庵門。遊事諸侯。不得志而去。家宣在藩。徵而寵用之。及繼職。從而入。嘗請革答韓禮。於

是命掌其事。二年。十月。家宣薨。年五十一。贈官如前代賜謚曰文昭。家宣最好學。和漢群書。靡所不涉獵。及管天下。增置侍講。以三宅輯明室直清土肥元成等充之。常勵精圖治。而以其在職未久也。不能革舊弊如其志。天下惜焉。十二月。詔以家宣嗣子鍋松為權大納言。敘正二位。上皇賜名家繼。明年。三月。為征夷大將軍。遷內大臣。時年五歲。家繼使松平忠雅等入朝謝恩。四年。五月。貝原篤信歿。年八十五。篤信。筑前人。仕藩主。初好陸王說。後信朱熹。為人恭謙篤實。救世之心甚切。其所著百有餘種。多書以國字。語極

不要作拙詩招詅癡符之誚
五年
享保元年家繼薨
紀伊宰相
吉宗拜征夷
讃岐守賴豊
但馬守喬知
丹後守正通
伯耆守正永
加賀守忠增
河内守正岑
豊後守正喬
大和守重之

懇切。田夫紅女童兒隷卒皆便之。篤信好和歌、不好詩。每謂和歌者我國俗之所宜、而詞意易通曉。故古人歌詠極精絶矣。雖婦女亦多能之。唐詩者其詞韻異于國俗之言語、固難摸倣。故雖古昔之名家、其所作拙劣不及于和歌也遠矣。我邦只可以和歌言其志述其情。不要作拙詩以招詅癡符之誚也。州有宮崎安貞者、與篤信兄樂軒為友。嘗著農業全書。樂軒為補正之。民大蒙其利。五年。正月。先是家繼奏改金銀諸幣、復慶長舊。至是減清及和蘭商舶歲額。清限三十隻、和蘭二隻。遣使長崎申令、給船牌。皆述文昭之遺志也。是歲遣使日光、修東照宮一百年齋。享保元年四月。家繼薨。年八歲。贈官如前代、賜謚曰有章。以權中納言源吉宗為嗣。吉宗賴宣子、光貞季子。初封于丹生。寶永中。兄宰相賴職卒無嗣、乃承宗家後。及家繼薨、諸老與中納言綱條等定議、迎立吉宗。吉宗固辭、再三遂聽之。七月。詔以吉宗為權大納言、尋任征夷大將軍、敘正二位、遷內大臣。時年三十三。吉宗遣松平賴豊等入朝謝恩。初常憲之世、秋元喬知、稻葉正通、本多正永、大久保忠增、井上正岑相繼為老中。至文昭、以阿部正喬任之。及家繼、久世重之、松

紀伊守信庸
山城守忠真
三年
三宅緝明歿
復修山陵
四年
饗韓使復舊禮
五年
六年
聽獄設匭

平信庸、戶田忠真等執其政、以終其世。先是法皇欲以其女吉子妻家繼。去年七月。家繼使阿部正喬朝院及闕、拜尚吉子之命、尋納其幣。既而家繼薨。寡居京師。至十一年。敘內親王。寶曆八年薨。三年。七月。三宅緝明歿。緝明初從淺見安正、後師木下貞幹、博學能屬文。源光圀見其楠子墓文、感賞召為文學。正德初擢幕府侍講。致仕歿于京師。年僅四十餘。世惜之。遺書有中興鑒言等。是歲吉宗奏修山陵。初綱吉大修諸陵、不知其所在者尚多矣。至是更搜圖撿之。或甃石、或作欄、數年竣功。四年。十月。朝鮮使者洪致中等來聘、賀將軍繼職。幕府更文昭之時饗禮、皆遵舊制。韓使大稱將軍賢明。初新井君美之用事、欲多改制度。吉宗不喜、以為過文縟、一切廢不用。五年。三月。江戶災、東叡山大猷廟延燒。六年。四月。吉宗臨吹上廳、聽三奉行以下決訟獄。三家老中等皆從。尋設匭于評定所、令士庶訟冤告姦、且求直言。有處士山下廣內者投諫書一卷。廣內兵家者流、其言無可取焉。然吉宗嘉之、賞以白金。吉宗之在藩、伊勢山田民與紀伊民爭事相訟。紀伊民曲。山田奉行憚其為親藩、獄久不決。至大岡忠相代為奉行、速斷之、山田民

擢忠相為町奉行

置浦賀奉行

七年

伊賀守忠周獻清經解于朝　加賀宰相綱紀

水戶宰相宗堯

九年

和泉守忠之　對馬守信友　左近將監乘邑

抑奢靡

大悅。吉宗知其公直。又繼職。擢忠相為江戶町奉行。訟獄平允。至今兒女隸卒亦稱越前守。服其神明。吉宗又屢召見諸吏。試其能否黜陟之。故諸官相勵莫曠其職者。六月。吉宗廢伊豆下田奉行。始置相摸浦賀奉行。七年五月。法皇賜吉宗本朝世記。去年秋。吉宗遣所司代松平忠周。獻清經解康熙字典於朝廷。至是又獻法皇禮儀類典。先是前田綱紀以稻宣義所著庶物類纂獻幕府。德川宗堯亦奉敎獻大日本史。九年七月。初吉宗襲職。水野忠之。安藤信友。松平乘邑等為老中。而吉宗欲矯前代奢靡之風。常儉薄

神童正朝

十年

田獵講武

自奉。執政以下至近侍。皆服澣濯之衣。至是定婦人衣服笄簪之制。禁山王神田兩祠之祭儀華麗過度。定贈遺之度。九月。吉宗召山田正朝。講經於營中。大嘆賞之。賜俸二百石。正朝時年十三。上牋謝之。其文如老成人。正朝。幕府醫員正芳之子。受學伊藤東涯。穎悟夙成。人呼為神童。室直清亦稱為天下第一才子。年二十四病瘧歿。是歲。徙柳澤吉里於郡山。以甲府為直隸。十年。三月。吉宗大獵于小金原。初綱吉禁殺生。家宣不好游田。是以田獵久廢。吉宗謂田獵非為盤樂。以講武為主。屢游獵。振勵諸士。每召之演習

柳生小野以下名稱未詳

小笠原孫九郎　酒井與左衛門　吉野左仲　土岐大學　目賀田長門守　左衛門尉忠寄　大友因幡守

君美卒

隼人正忠恒　主水正師就

武技。賞以金帛。處士柳生。小野。山本。山名等。以刀槍之妙著。府下吉宗召之。又聞南都寶藏院僧善槍法。召觀其技。於是麾下之士。長劍槍弓馬者濟々輩出。嘗嘆騎射法久廢。參考諸家舊記。令諸士學之。已而麾下妙騎射者以千數。小笠原。酒井。吉野。土岐。目賀田等其選尤。四月。以吉宗長子家重為權大納言。敍從二位。吉宗使酒井忠寄。大友某入朝謝恩。五月。新井君美卒。君美少有大志。嘗自誦曰。大丈夫生不得封侯。死當為閻羅。所著凡一百六十餘種。藩翰譜。讀史餘論等書尤行于世。七月。水野忠恒喪心。傷毛利

十一年

安房頭氏倫　遠江守久通

吉宗好推步學

十二年

召見茂卿

師就於營中。吉宗奏收其邑松本。十月。改鑄大錢金。復慶長舊制。一枚一兩八銖。十一年正月。吉宗奏以側衆有馬氏倫。加納久通。列諸侯。賜一萬石。初吉宗聽政之暇。好推步學。嘗造測午表。置之于吹上。是歲命幕士建部賢弘。校曆算全書。撰之訓譯。賢弘最精推步。時京師銀工中根元圭者。亦精數學。賢弘與之同撰。至十八年畢功。十二年四月。吉宗召見荻生茂卿。先是茂卿奉命校群書。吉宗屢加賞賜。又下問政治之要。茂卿乃撰政談獻之。至是特召之。茂卿名雙松。號徂徠。後有所避。以字行。為川越賓師。豪才博洽。

東海出一聖人

獻小笠原島

十三年

救火丁以伊呂波為號

十五年　刊行醫書

十六年　三卿

[illegible]

奉明李王之說。風靡一時。每自言熊澤之知。伊藤之行。加之以我學。則東海出一聖人。其自負者如此。至明年歿。吉宗居恒重儒士。留心名教。嘗命室直清譯六諭衍義。刊行民間。又命撰五常名義。以為字帖。令公子習之。凡所施為。必問直清。斟酌古典。而後行。故處置成得其宜云。六月。處士小笠原貞任請撿小笠原島。聽之。貞任曾祖貞賴。為深志城主。嘗奉教撿南海。得一島。命以其氏。每航以收其利。寛永中停之。故貞任有此請。七月。柬埔寨使來長崎。獻書及方物。請互市。幕府給船牌。斥方物。十三年。二月。江戶火。發金賑遭災者。命使市街皆畜救火丁。以伊呂波字為號。先是府下市舍多以草為覆。火易延燒。乃命以瓦更之。貸其資財。四月。吉宗謁日光廟。途遣人撿足利學校藏書。七月。畿內東國大水。十五年。正月。初吉宗憐僻地民不得醫療。命醫員林良適。丹羽正伯。譯府庫所藏諸方緊要。為一書。曰普救類方。刊之散民間。六月。命復列藩楮幣。十六年。賜左近衛中將源宗武第于府下田安。給以廩粟。宗武吉宗第二子。有才學。能和歌。後累進權中納言。是為田安氏祖。後併一橋清水。稱為三卿。五月。故中務卿邦永親王女。嫁世子家

十七年　信篤歿

唯節比丘

法皇崩

十八年　壬寅為七年　辛亥為十六年

西國大飢

重。十七年。六月。林信篤歿。信篤歷事五君。凡六十年。元祿享保最被信任。正德中新井君美弄權。議頗不諧。數乞致仕不允。以其名望之隆也。信篤為人豪俊雄邁。其學亦承父祖。為一代碩儒。一日過柳澤氏。藩主使茂卿接伴。信篤謂之曰。聞女近倡異說。以駁程朱。駁程朱猶恕之。其駁程朱者。乃駁思孟之漸也。至駁思孟。則吾決不少假之。茂卿頓首而謝。又嘗詣貴戚。主人固重信篤。乃延與坐歡語。時天寒。信篤喫煙且傲然曰。老人頭冷。不得不用巾。即取諸懷中著之。既而主人指信篤背曰。膚理潤澤。矍鑠哉老翁也。信篤曰。肩下作痒。少伸手搔之。主人又曰。寡人敢請一言可守。信篤曰。唯節比丘。此時市街有比丘尼賣淫。故俚言謂好色為比丘。好其豪氣不撓權貴。多此類云。年八十一致仕。後八年卒。八月。靈元法皇崩。壽七十九。十八年。二月。初自享保壬寅。比年豐穰。至辛亥米價益賤。京師斛價銀廿六錢。百姓殷富。其明年。西南諸道大蝗。西海山陰山陽尤甚。民大飢。幕府移關東粟。粟貧西國諸藩。至是益飢。斛米價銀二百錢。餓死者十六萬九千九百餘人。幕府又大發倉廩賑䘏之。先是琉球始貢甘薯於薩摩。長崎亦獲諸外舶種

十九年
二十年
櫻町天皇
掃部頭直定
元文元年
元字金
長胤歿
圖書集成

藝是歟也其民賴以免飢者甚多。六月。天下大疫。先
是清儒朱佩章沈燮庵騎射師陳采若沈大成醫人
陸文齋吳載南朱子章朱來章趙淞陽周岐來馬醫
劉經先畫工沈南蘋等並應幕府之徵來僑是歲秋
皆還清國十九年四月。吉宗奉勅獻禮儀類典天皇
嘉先因以來子孫竭力著作下詔褒之六月。室直清
歿直清武藏人初仕加賀後侍講家宣最得吉宗之
信任所著有論語廣義駿臺雜話等書。二十年。三月。
天皇讓位皇太子昭仁是為櫻町天皇十一月行即
位禮吉宗使井伊直定等入朝賀之是月細井知愼
歿知愼初事柳澤吉保後為幕府書記靈元上皇嘗
覽其書欣賞下內旨書惟南獻壽四字賜旨令菅原
長義書褒詔中有字樣奇勝歎賞不淺之語知愼感
戴自號奇勝堂其門人三井親和烏石葛人皆成一
家元文元年。五月。奏改鑄小錢四銖錠銀碎銀諸幣
欵以文字以舊金百圓換新金百六十圓舊銀十貫
錢換新銀十五貫錢是月伊藤長胤歿長胤稱源藏
號東涯博覽該通能研乃父學著書甚多至弘化中。
幕府祿其裔孫使永存家學十月先是清圖書集成
舶載始至至是幕府以其多錯鈌卻之更徵全本至

二年
上皇崩
烈祖成蹟
四年
五年
復新嘗
一橋
寬保元年
武德編年集成
肥後守容貞
左衞門尉忠溫
二年
搜索遺書

寶曆中乃貢全部一萬卷吉宗又命吏校寫類聚國
史至是畢功二年。四月。中御門上皇崩壽三十七十
一月。安積覺歿覺字子先家世水戶臣幼師朱之瑜
能為明語及長善文撰烈祖成蹟其他多所論述四
年。正月。吉宗奏爵權中納言源宗春屛居思愆使其
從弟少將宗勝襲尾張封五年十一月朝廷復大嘗
新嘗天皇聰明恭愼尤敬祖宗新嘗廢者二百八十
年于茲至是始行之又復宇佐擅日之奉幣云是月。
賜左近衞權中將宗尹第于府下一橋宗尹吉宗第
四子後進參議是為一橋氏祖寬保元年。正月。麾下
木村高敦撰武德編年集成八月。詔以吉宗為右
大臣。世子家重兼右近衞大將補左馬寮御監家重
長子家治為權大納言敘從二位吉宗遣松平容貞
酒井忠溫等入朝謝恩二年四月遣青木敦書于相
摸伊豆參河遠江搜索遺書敦書稱文藏武藏人學
伊藤長胤元文中辟寺社奉行屬吏屢奉教到佛寺
民家搜古籍移文等後進書物奉行嘗建言凡有罪
者流之海嶋要在使終天年然諸島乏穀動至餓死
雖沃饒之地一遇歲歉民不能無菜色蕃薯良菜其
味亞穀願徵其種於薩摩使民間種之幕府乃命刊

甘薯先生　倡蘭學　三年　延享元年

其所著蕃薯考、頒之諸寓及東海後民被其利。號甘薯先生。新井君美始聞和蘭學、而世未知之。故書欲倡之。乃如長崎、從象胥習洋字、質蘭藉。至晚近蘭學浸開、始有種痘法、亦賴其所倡。著有經濟纂要、食貨略、和蘭詰譯等。八月。畿内東海東山北陸大水。人多溺死。十月。幕府課細川伊達藤堂阿部仙石間部稻葉諸氏、修東海道被水害諸處。三年。正月。減和蘭互市歲額之半、以銀五百五十貫錢銅五十萬斤、為限。延享元年。九月。命清商貢冊府元龜續文獻通考百川學海玉海等書。尋徵甘蔗苗及其種方於外舶。又

置簡天儀　二年　家重拜將　讃岐守賴恭　四年　桃園天皇　和泉守高豐　甲辰為九年　河内守忠周　佐渡守常春　讃岐守忠音　右京大夫輝貞　伊豆守信祝　豐後守直邦　中務大輔忠良　丹後守賴稔　雅樂頭忠知　相模守正亮　隱岐守忠直　伯耆守正珍

求造糖之術。本邦古來不產甘蔗。故仰糖蜜於外國。靡財無算。至是始得之。是歲幕府置簡天儀于神田。吉宗所自製也。二年。九月。吉宗上書辭軍職。十月。詔以權大納言源家重、為征夷大將軍。遷内大臣、敘正二位。家重尋使松平賴恭等入朝、謝恩。四年。五月。天皇讓位於皇太子遐仁。是為桃園天皇。九月。行即位禮。家重使藤堂高豐等入朝賀之。初享保甲辰以來松平忠周大久保常春酒井忠音松平輝貞松平信祝黑田直邦本多忠良土岐賴稔酒井忠知相踵為老中。及家重襲職、堀田正亮西尾忠直本多正珍等

右近將監武元　修理誤殺宗孝　肥後侍從宗孝　庶物類纂　寬延元年　二年　三年　上皇崩　寶曆元年

為之。至是越智武元亦任之。而尤稱其職。先是幕士扱倉修理。殺細川宗孝於營中。修理有故、欲殺同族某。誤認宗孝之服章九曜、以為九鼓章、誤斫之。家重賜死修理、收其邑。十月。初丹羽正伯奉吉宗命、撰續庶物類纂補稻宣義正編。至是成。六百三十八卷。補編五十四卷。合正編為一千五十四卷。韓人序之。稱曠代寶典。十二月。家重奏以大岡忠相、列諸侯、賜邑西大平。嘗決獄無私。善稱其職也。二年。三月。直仁親王女、嫁家治。三年。四月。櫻町上皇崩。年三十一。寶曆元年。越後高田地大震。山岳多崩。民舍盡壞壓死者

吉宗薨　毀四腳門不復修廟　享保中興

一萬六千三百餘人。六月。前將軍吉宗薨。贈官如前代。賜謚曰有德。吉宗仁明恭儉、最尊崇王室。繼職尚居喪。命毀城中四腳門。衆請姑舍之。吉宗曰。先代之過、以遄改為孝。一日舍之、是重一日之過也。速毀之。畏其僭上也。嘗謂天子且七廟。我廟安踰。其數東叡山大猷之廟災也。不復修之。合祀于嚴有之廟。又豫命已有不諱、合祀常憲之廟。自幼留意聖學、兼明曆象、通律令。命大岡忠相石河政武等、斟酌古今、定律九十條。頒之開言路、登賢良、勤儉率下、振勵文武。於是風俗一變。教化大行。民至今稱享保中興云。終

寶曆三年 改曆法 澁川圖書 西川忠次郎
四年 安藝守宗恒
五年 對馬守義蕃
六年 忠光列諸侯
對馬守信尹
八郎少將賴錦

近世日本外史卷三

縢所　關機　纂述

男長雄　標記

寶曆三年。十一月。八日。日南至。勅陰陽頭安倍泰邦。立表。測景。幕府天文方澁川某西川某等與焉。尋詔改曆法。至明年十一月成。賜名寶曆曆。四年。春。濬木曾川。幕府命嶋津重年助役。秋。修比叡山。命淺野宗恒助之。先是淸舶至長崎。送歸南部舟子六口。奉行賜舩主米七十苞。餘各二十苞。至是又送歸相馬舟子數人。五年。七月。家重與金萬兩於朝鮮使宗義蕃

給之。時朝鮮疲困。來乞賑恤。故與之。限以三年。六年五月。奏以大岡忠光任出雲守。列諸侯。封于岩槻二萬五千石。忠光從父祖相繼爲番士。後進小姓組。及家重寵幸之。遂至側用人。家重平素頗耽溺聲色。病酒口吶。語言不可了。忠光獨能解其意。以故不一日離左右。下教命于執政以下。忠光每代傳之。執政以下啟事亦因忠光以聞。於是威權自熾。贈遺盈門。其家計比十萬石諸侯。初安藤信尹極侈濫刑。家重奏削其封加納一萬五千石。誅放其臣數名。命其子信明承後。是歲徙之於磐城平。八年。十月。奏收金森賴

伯耆守正珍 長門守忠央 近江守親義 豐後守照親
貶黜公卿
九年 淸水
十年 讚岐守賴恭 肥後守容淸
家治爲征夷
掃部守直幸
十一年
家重薨

錦封寵之賴錦亦縱酒色。苛政虐下。爲其下所愬。遂及之老中本多正珍與賴錦姻戚。少老本多忠央勘定奉行大橋親義。大目付曲淵照親等連坐之。正珍照親褫職。忠央親義奪邑。是歲權大納言藤原光胤藤原公城。左中辨藤原資望。太宰權師藤原公積。權中納言源通積等以下。公卿十七人有罪。詔削其官爵。禁錮之。初有丹波處士竹內式部者。教授京師。受業者甚多。遂因緣出入縉紳家。有所諷諭。公卿喜其言。學射馳馬。日講武技。遂生非望之志。至是事露。家重乃奏貶黜之。執式部問訊之。罪不抵死。遂逐之。九

年。九月。家重奏請拜其次子重好宮內卿。兼左近衛權中將。賜第于淸水。後進參議權中納言。是爲淸水氏祖。十年。正月。詔以家重爲右大臣。世子家治爲右近衛大將。補右馬寮御監。家重尋遣松平賴恭家治遣松平容淸入朝。謝恩。四月。家重辭職。七月。詔以家治爲征夷大將軍。陞內大臣。敘正二位。十月。家治使井伊直幸等朝獻謝恩。是春。江戶大火。兩國日本永代江戶等諸橋皆焚燒。溺而死者八百餘人。是夏旱十一年。三月。松前大風。壞商船七十餘隻。六月。前將軍家重薨。年五十一。贈官如前代。賜謚曰惇信。家重

主殿頭意次
越中守正明
左衞門尉忠寄
右京大夫輝高
但馬守凉朝
河内守利容
右近將監武元
播磨守賴明

十二年
天皇崩
後櫻町天皇立

雅樂頭忠恭
十三年

明和二年
修東照公百五十年齋

文字銀
三年

毀京師東郭

德音院女以
四位侍從兵部大
輔[illegible]

性多病不視政事寵臣大岡忠光田沼意次稻葉正明等用事竊權市恩而酒井忠寄松平輝高秋元凉朝井上利容前後任老職而皆不能制焉獨越智武元受有德之遺囑嚴毅方正竭力匡救故雖群小在中不能逞其勢内外依賴武元水戸支封松平賴明之子出繼館林十二年七月天皇崩年二十二皇姊智子繼位是爲後櫻町天皇時年二十三明年十一月行即位禮家治使酒井忠恭等入朝賀之十三年先是和蘭互市歲出金千圓爲額至是幕府聽其請別給銅七萬斤以換金出銅歲額稍多明年減之限

八十萬斤明和二年三月遣參議藤原公雄等賜幣于日光東照公廟修百五十年齋右大臣輔平青蓮院法親王尊眞梶井法親王常仁詣焉九月幕府奏鑄方銀文曰文字銀五匁周彫波紋又鑄鐵錢文曰寛永通寶三年三月以家治嗣子家基爲權大納言叙從二位家治慶嗣子拜官赦罪人五百餘名初幕府毀京師東郭北自大内之東南至二條其後毀二條以南六條坊門以北至是又毀坊門以南六條以北文祿之役豐臣秀吉在那古耶獲朝鮮都圖善其竹堡摸築之於我京師命前田玄以細川藤孝掌其

四年

意次爲城主

淡路守信邦
左近將監信浮

事周廻七里以象紫徼垣稱其内曰洛中昇平日久東郭市街益起故元祿後毀其東面更以鴨川爲疆云四年五月塡大坂曾根崎京町湟等諸渠更起市街七月家治命田沼意次築遠江相良治爲加封爲二萬石意次之父意行和歌山小吏及有德繼職從入爲近侍意次承寵惇信及家治累進官增邑遂列諸侯至此爲城主意次巧慧挾術拑制上下威權薰赫賂遺公行初秋元凉朝爲家治所親任已而家治倦政稀見朝故事諸臣於營中遇執政必拜而過例也意次嘗遇凉朝趨而不拜凉朝告之同僚各其不

敬而家治不問之凉朝畏讒稱病屢請罷職家治遂許之凉朝謂人曰不咎意次之不敬損執政之威損執政之威即損將軍威也益其意力辭職以諷家治黜意次而家治不悟終爲意次所詿誤八月織田信邦有罪収其封小幡徙之高畠命子信浮嗣其後初甲斐人山縣大貳博覽該通尤善兵學教授江戸受業者盈其門信邦之家宰吉田玄蕃津田賴母與之親善屢相往來時大貳之友藤井右門自甲州來寓其家右門巧擊劍從學者亦多既而竹内正庵亦來主大貳正庵者嘗説公卿勸武技見放逐者即式部

誅大貳等

五年

六年

七年　和泉守高悠　大膳大夫利雄　肥前守誠信

也衆頗疑其形迹。先是有上變幕府者曰。大貳右門等聚其黨數百人。謀不軌。乃捕之鞫問。雖反計未備論江戸城及甲府要害。大觸忌諱。於是梟大貳右門流正庵信邦以下連坐者猶多。五年。四月。先是幕府鑄新鐵錢於伏水。至是又鑄鍮錢。文曰寬永通寶。背作波紋。以一當四。六年十月。賀茂眞淵殁。眞淵賀茂廟祝某裔。師荷田春滿。長國學。最善萬葉古風。名噪一時。弟子楫取魚彥荒木田守武加藤宇滿伎等成家者甚多。七年。三月。家治奉勅修櫻町宮。課藤堂高悠南部利雄松浦誠信等助役。六月。京師町奉行石

政武景漸明決　土佐守政武　甲斐守景漸

後桃園天皇

八年　隱岐守定靜　對馬守義功　釜山獵虎

河政武任滿遷。江戸民惜其去。相率送至石部。政武聰敏決獄如神。其初就任。有前尹不能折者三十款。政武曰。予已忝此職。何恐獲罪。一日盡斷之。先是曲淵景漸為大阪町奉行。亦明決與政武齊名。十一月。天皇讓位皇太子英仁。是為後桃園天皇。年甫十三。八年。四月。行即位禮。家治使松平定靜等入朝賀之。是春宗義功小吏。在朝鮮釜山浦。獵獲二虎。初互市館傍多虎害。我吏患之。故有此舉。韓人驚歎。賦詩傳之。是夏。和蘭人送歸我舟子孫太。明和中筑前唐泊浦舟子二十口。航東洋遭颶。至渤泥屬島亜蠟敢嶋

安永元年　江戸大火

意次為老中　周防守康福　佐渡守勝清

意次薦画師

居一歲十人病死。島人貨其餘於四方。孫太為清商所買。後數年和蘭人請得之。遂抵長崎。奉行與芭米酬之。安永元年。二月。江戸大火。延燒武人大小館舍八千八百餘區。焚死者六千七百餘人。發金賑貸遭災者。五月。田沼意次為老中。先是松平康福板倉勝清並任之。而意次寵幸日盛。及越智武元之卒。無復所畏忌。威震內外。諸藩進退黜陟。以賄賂成。意次嘗謂方今之世。不可令人主近儒生讀書。苟知古今之成敗得失。我輩失勢。今殿下幸好画。足以消日。於是薦画伯榮川養川永德等。比官醫班。日侍家治側。又

二年

令近臣一切莫聞外間之事。有山村良旺者深慨之。嘗竊告家治。以三河後風土記之事。家治欲見之。良旺乃每宿直懷書。侍讀其前。家治大悅。更服拱手而聽之。曰。不圖世有如此書也。意次聞之。不懌。俄出良旺補外官。於是近臣皆拑口。雖有水旱飢饉。家治不復知之。事無大小。取決意次。諸老皆仰其鼻息。不能敢出一語。群下唯知有意次。不知有將軍矣。七月。西州大風。長崎海溢。民多死。八月。東海亦大風。發屋拔樹。九月。奏鑄方銀。背彫法馬。重二錢七分。謂之南鐐八片直小錢一圓。二年。秋大風雨。諸道大水。行旅不

三年

計吏伏誅　田村肥後　津田能登　服部左衛門　大炊頭利里

五年

百不二圖

六年　出羽守忠友

八年　家基薨

櫻島燓

通。三年夏山城亦大風雨。大阪湟口船壞覆溺千二百餘人。八月。大內計吏田村廣敬。津田義明。服部廣雄等數十人。作奸伏罪。初廣敬等僞稱供御。求金於幕府。專營私利。至是命所司代土井利里等推鞫之。廣敬等四人處斬。餘處流奪官。自是幕府遣勘定奉行數員。入掌經費。以防內吏專恣。五年四月。家治謁日光廟。奏大赦天下。是月。池野無名歿。無名京師人。幼善書畫。自號大雅堂。數登不二山。作百不二圖。又登白山立山。妙寫其秀逸峭拔之勢。因又號三岳道人。又霞樵。弟子甚多。六年。冬。家治命水野忠友。再築沼津城。治焉。八年。二月。家基薨。年十八。贈正二位內大臣。家基嘗有疾。田沼意次薦市井醫池原雲伯。賜俸二百苞。爲西城侍醫。雲伯曰。凡人生疾。原氣血壅滯。令之流通。不藥而愈。於是世子數郊遊。是月。又放鷹驪鄉。臨出有不豫色。雲伯強之。途疾遽輿而歸。明日遂薨。朝野驚嘆。市街閉戶。時上下苦意次等苛虐。以家基有賢聲。企望其襲職。大惜之云。去年。春。伊豆大嶋三原山發火。雨石。全島晝晦。不辨咫尺。是歲。秋。大隅櫻島燓。雨燃石灰沙。聲如雷。同時湧出七小島。此災壞民舍。沒田園。民死一萬六千餘人。牛馬二千

天皇崩

光格天皇

九年

玄蕃頭直冨　天明元年　雅樂頭忠以

家齊爲世子

正明列諸侯

二年

讚岐守賴起

起天文臺　三年

餘頭。至冬而熄。十月。天皇崩。年二十二。太宰帥親王。第五子兼仁立。是爲光格天皇。天皇。東山天皇曾孫。於先帝爲再從弟。東山天皇生親王直仁。直仁生典仁。乃上之生父。至是踐祚。年甫九歲。初先帝無子。上皇與准后藤原內前謀。欲迎立崇光後裔邦仁親王。子貞敬。而憚關白藤原尚實。未敢發。及大漸。上皇入視。使內前呼關白出宮。蓋欲屛尚實而親告迎立貞敬。尚實性果決。即對曰。上將登遐。臣奚得離左右。先帝亦顧尚實曰。後嗣之事。囑汝。言畢而崩。尚實定策迎天皇。九年。八月。詔以家治爲右大臣。天使就拜家治。使井伊直冨等朝獻謝恩。天明元年。三月。行即位儀。使民縱觀。家治使酒井忠以等入朝賀之。閏五月。家治以一橋左近衛權中將源治濟。子豐千代。爲嗣子。易命名家齊。治濟有德。子贈權中納言宗尹之子也。七月。家治增田沼意次封一萬石。加稻葉正明邑。列諸侯班。二年。三月。詔以家齊爲權大納言。敍從二位。家治使松平賴起等入朝謝恩。七月。江戶地震。相摸尤甚。函嶺崩。小田原城壞。八月。江戶海溢。溺死者數十人。是歲。幕府起天文臺于淺草。三年。二月。江戶復地震。六月。諸道大水。關東尤甚。寒如盛冬。八丈嶋

（淺間岳災）（山城守意知）（四年）（政言斫意知　善左衛門政言　對馬守忠卿）（救世明神　豐後守正允　大和守廣明　越中守貞長）（五年）（陸奧守重村）

秋七月。淺間岳噴火。雨灰飛石。晝晦如夜。秉燭張鐙。腥臭聞數里。岳下熱湯出。沙水漂沒三十五村。死者三萬五千餘人。牛馬無算。浮屍與大木蕩流於刀根川・高崎等地。白灰堆齊屋。雨白毛長數寸。江戶亦雨灰二日。八月。陸奧隕霜殺菽麥。南部尤飢。米斗二千五百錢。多餓死者。十一月。家治以田沼意次子意知為少老。與歲俸五千苞。威焰益熾。四年三月。幕府士佐野政言。斫意知於營內。大目付松平忠卿擁持之。意知重傷歸第而死。政言坐賜死。監吏竊告意知死政言。莞爾自盡。時年二十八。意知嘗假政言家譜不還。益欲裝飾己家譜也。政言每憤意知擅權。至是益怒。遂害之。其妻青山氏有姿容。閑於婦道。政言豫憐罪及家累。託事決絕其妻。妻不知罪。歸告父。悲哀。及聞政言死。亦自刄而死。其父不哭曰。真吾女也。都人義政言。就其墓拜者絡繹不絕。俗稱為救世明神。十一月。先是。家治以阿部正允。久世廣明。牧野貞長。為老中。至是。以井伊直幸為大老。五年正月。增松平康福田沼意次封各一萬石。增水野忠友五千石。任老職。去年。陸奧大飢。伊達重村請幕府鑄方鐵錢。行之其管內。文曰仙臺通寶。是秋。琉球飢。幕府貸穀萬苞金

（薩摩守重豪）（六年）（大水）（融通金）（填印幡湖）（意次薦醫）

萬兩于島津重豪以賑之。六年二月。天皇親製和歌以慶家治壽五十。江戶屢災。聖堂延燒。日光火。七月。武總二毛大雨。如注者連旬。利根・戶田二河汎濫。本所・淺草・下谷・千住等悉成巨浸。深者六七尺。壞郭壘流永代・關口・奈加等諸橋。溺死者亡算。幕府出船數百隻。拯數萬人。與食窮民。發金賑貸府下罹水災者。初內外諸藩。皆借金於大坂富商。近歲奢侈成風。國用不給。負債日多。富商等互相懲誡。莫敢貸者。諸侯益窮。或勸意次下令富商輸金於官。以教命貸之。令諸侯必償之。而收其息七分一於官。富商等不悅曰。是官奪我輩貨也。是月。又下命諸國。課寺社及農工商。寺社從其境大小。納金十圓以下。農每百石納銀廿五錢。鋪肆每六尺納銀五錢。限以五年。而約幕府必償之。名曰融通金。貸諸侯收其息。時飢歉災異之餘。百姓窮困。加以額外之稅。物情洶洶。愁苦之聲滿巷。而諸司承風。苟有進財利之策者。幕府輒採用之。油鹽魚菜亦納其稅。至欲填下總印幡湖以墾田。上下疲弊。於是乎極矣。八月。家治有疾。世子家齊從西城移牙城。家治就病也。衆治無效。有二醫日向陶菴・若林敬順者。嘗媚事意次。於是薦之。即日與俸班

家治薨

市民擲瓦礫

侍醫。令入診。奉方劑。家治服之。忽嘔吐瞑眩。近臣因說以意次之姦邪專横。無不至。家治大怒。速命罷黜通金及填湖役。収二醫俸。廢為庶人。意次聞家治病篤也。將入侍。近臣爭拒。議將剥之。意次大恐。遂退稱疾辭職。時諸侯與意次親姻者。恐連累罹禍。或義絶養子。或大歸其婦妻。九月。家治薨。年五十。贈官如前代。賜謚曰浚明。家治臨薨遺命褫意次封。夷其城閏十一月。家齊數其罪十餘條。削其封半。屛居別邸及移。市民要途。爭擲瓦礫如雨。其連坐貶黜者亦多是歳。自春至冬。天下多雨。禾稼不登。東國殊甚。幕府

七年

家齊拜征夷

大飢

丹波守忠意

伊勢守正倫

定信為老中

越中守定信

發金賑貸。麾下邑入不及半者。七年。三月。詔以家齊為征夷大將軍。遷內大臣。家齊時年十五。尋使松平賴起入朝謝恩。五月。天下大飢。江戸尤甚。飢民嘯聚毀米商大賈十七八百戸。諸街鐘拆相報。以拒之。府下騷擾。官吏追捕稍平。大阪及林田伏見界浦小田原加奈川飢民亦群起。六月。米價愈貴。餓莩載路。京師斛銀錢二百五十。江戸倍焉。京畿民聚建禮門。迴匝宮外。祈穀價低下。幕府發金穀。賑諸民。家齊之嗣立。烏居忠意阿部正倫。為老中。至是奏。以松平定信拜之任。侍從班諸老上。定信性聰明好學。少著國李

癸卯為三年

久松木工頭定邦

又越中守

聖堂日講

論。癸卯之歉。悉免封內租。痛自節儉。衣澣衫。食蔬菜。盡放家姬。其妻衣不曳席。及就職。初擧有德政。禁靡衣。峻宇張妓樂。厚問遺同列群僚。相與自省。朝野想望其風采。曰。京師聖帝在焉。關東賢宰出矣。天下復淳古可企竢也。定信。田安宗武第三子。出承松平定邦後。先是。三家相與議薦之。家齊遂擢之。井伊直幸辭大老。家齊優勞使之時與聞政事。是月。召麾下士志學者。講書於營中。諸老列坐撿之。擢其通經者十餘人。充聖堂日講官。無貴賤聽之。又召柴野邦彥。為侍講。邦彥。讚岐人。碩學篤行。善詩文及書。十

収意次封夷其城

龍助意明

美濃守長備

河内守正甫

伯耆守正溫

隱岐守忠移

八年

京師大災

紀伊守信道

一月。右大臣經熙養嶋津重豪女。嫁家齊。十二月。先是家齊再下命。収田沼意次封二萬七千石。賜一萬石其孫意明承後。至是遣岡部長備。収其相良城。使井上正甫。本多正溫。西尾忠移毀之。忠移購漁網數張。以懸樓櫓。輓轤曳倒。一日而畢。家齊稱其機警。責正甫正溫之緩。譴意次未幾而卒。其送葬。市人罵。復拋瓦石云。八年正月。京師大災。延燒大内諸宮及二條牙營。天皇幸聖護院。為行宮。近畿諸藩皆出兵備非常。而龜山松平信道先至。奏請扈從。及至行宮。勅准四位侍從。行所司代事。尋轉寺社奉行。此災也。公

石河甚四郎　和泉守乘完　定信為輔佐　伊豆守信明　和泉守政弼　寛政元年　主膳正久通　甲斐守保光　蝦夷酋襲市場

卿武臣宅百九十區。民屋十八萬三千戶。佛刹九百二十宇皆燬。死者二千六百三十餘人。二條城番屬吏石河某議發倉賑都民。城番曰。所司代未至。當請江戶而後發。石河曰。歲歉且災。可謂急矣。必稟而行。則無及。擅發之罪。吾自任之。遂發數千石。事聞。幕府賞之。擢為大目付。家齊遣使朝獻。弔災。分給數萬金于縉紳。稟貸其民。免商賈稅。令所司代松平乘完入京館高臺寺。三月。家齊經始皇宮。課列藩助役。命松平定信等董之。四月。先是。家齊命定信為輔佐。至是免水野忠友松平康福老中。以松平信明任之。五月。定信朝聖護院。發金二萬兩。賑貸市民。時大阪及諸國代官多浚民膏。營私利。幕府撿之。誅其尤甚者二人。是月。小堀政弼有罪。奏收其封小室。放于小田原。其臣僚多見流斬。政弼為伏見奉行。淫虐奪民婦女。起螺旋樓。殺戮無辜。籍沒其家。至是得罪。聞者快之。十一月。家齊於吹上廳聽諸奉行斷訟。寛政元年。二月。家齊遣勘定奉行柳生久通。監大內工。命柳澤保光等董之。五月。初南部賈人請松前。開市於俱奈尻。漕運物產。賂吏射利。夷人憤怨。於是其酋月野柄。將部下五百餘人。襲松前市場。殺監吏及賈人九十

志摩守道廣　筑後守金時　置預備倉　禁異學　二年　三大儒　大內及諸宮成　藤原光世

餘名。家齊命松前道廣討之。賊逃亡。八月。初京師町奉行池田金時。豪邁善斷。嘗言吾律罪一以警百。天明災。稟貸九衢。薄息。以其贏增築預備倉。至是米商為奸利。穀價騰貴。金時微服沽米。伺察之。直斬其首。奸商破膽。其價頓賤。家齊尋命列藩各置預備倉。每秩萬石。積粟五十石。自享保中荻生茂卿等倡古學。排擊程朱者相踵而出。放言高論。不復務躬行。大害風教。是歲令天下禁異學。又停用金銀奢靡服器。量定諸國娼戶。禁土娼。二年。三月。勅廷臣曰。大禮節會。拜賀朝儀。用其故衣。諸進獻減舊額。家齊亦申令麾下尊節儉。講究文武。敦厚風俗。諸老與松平定信協和。黜貪暴。舉廉直。贈遺無一所受。天下靡然向化。五月。命柴野邦彥。岡田恕掌聖堂事。尋又召古賀撲。尾藤肇為侍講。撲字淳風。號精里。佐賀藩士。肇字志尹。號二州。二人學術淳正。君子儒也。與栗山相頡頏。時稱三先生。為一代泰斗。九月。大內及諸宮成。室町時宮殿在土御門烏丸。織田氏更造今地。奉準舊制。慶長中家康歎禁內隘阻。朝儀難行。斥拓東北。亦準舊。及家齊營皇宮。天皇勅前左大辨光世。進古宮制度。光世與博古士藤叔藏。據醍醐理性院所藏古禁內

廊謂承明左右廊、臺謂河竹呉竹二臺

賜御製詩

圖。考其規度。更製圖以進。於是家齊奉勅。改造紫宸・清涼二殿。起承明・玄輝・朔平三門及廊臺・废・唐門等。以復上古制。改櫻町宮正門為西門。十一月。天皇自聖護院徙新宮。上皇自青蓮院徙櫻町宮。縱民觀儀衛。上親製詩。賜家齊曰。遙慕周文閑。不羨漢武臺。舊章一是從。新築本非催。百工忽告竣。整駕自東囬。拭目向城雉。城雉亦美哉。兩殿應規矩。四門総崔嵬。燕雀繞簷集。櫻橘接階栽。豈其為逸豫。講禮共徘徊。委佩群僚會。將帶九州來。素心既已定。起卧感鹽梅。欣然歌思動。乙夜薄言裁。上皇亦賦和歌賜之。十二月。

減外舶歲額

舉子

家齊賞大内落成之功。賜刀於松平定信。其餘賜金銀時服有差。是秋。減外舶歲額。先是。清限十二隻。和蘭二隻。特給銅百萬斤。至是。清減二隻。和蘭一隻。給銅六十萬斤。自慶長中。和蘭歲貢獻江戸。更命五歲一貢。是冬。定信賞其封内民常松次良。與祿五十斛。州俗有一二兒。不舉其餘。屢禁不止。次良謂越後與州同管而多人。雖乞丐能舉子。迎彼女嫁州人。則悪弊自除。遂請白川。多招越後女子娶之。捐貲賑以後。果皆舉産子。因賞之。命監其郡。先是。仙臺封内民生女多不舉。藩主下令給生女者米錢。此弊遂改云。三

三年　置醫學館

四年　温泉嶽災

修懐德堂

聖堂科試

錮林子平

年。三月。家齊觀練兵於駒馬野。十月。置醫學館于佐久間街。命多紀安長司之。四年。四月。温泉嶽焚。地熱水涌。海亦溢。島原溺死三萬人。肥後二萬人。五月。大坂災。享保中。幕府令京師・大阪等諸儒設學舍。教庶民。於是中井誠之奉教。立一黌于尼崎街。名懐德堂。以其師三宅正名為祭酒。正名歿。誠之及其弟積善等相継為教授。至是。積善以其堂燬。上書幕府。請再造。仍賜金修之。積善號竹山。弟積德號履軒。皆以學術文章稱。九月。始科試於聖堂。試經史論策各科。令寄合以下士應之。及第者賜時服銀帛有差。自後四歲一試。尋於吹上聽命。大番頭以下諸士大演武技。各有賞賜。是歲夏。禁錮仙臺處士林子平。子平少倜儻有大志。每慨昇平日久。士習慣宴安。敝衣菲食。冒寒暑。凌危嶮。常躡高屐。跋渉千里。諸國山川要害。至刑政得失。風俗厚薄。莫不諳知。最留意海防。再遊長崎。接海外人。詳其情狀。其意謂自府下日本橋。抵於歐羅巴列國。水路相通。彼駕大艦。航大洋。如平地。視異域如比隣。而我不知備之。可謂危矣。瀕海要衝之地。必嚴築砲臺。設戍兵。以日本全國為一大城。一旦緩急。以逸待勞。庶幾免外侮。又謂我南北諸蔦委之

海國兵談
三國通覽

中山大納言

正之好皇室

蒲生君平
飛驒守氏鄉

今書九志

不顧令彼先據之異日為患不細歸著海國兵談及三國通覽二書既刊行。時人謂是好事誇張異說以要名譽也幕府亦以為動人心。至是命毀其梓錮諸其藩。子平乃作六無歌以寓無求世之意。自號六無齋主人子平嘗在京師。謁中山愛親愛親盛稱高山正之為慷慨氣節士。子平曰。彼有泣癖。方今昇平何用其泣特可憂者外寇而已正之者上野人。常以尊攘為志每入平安至三條橋。遙望皇宮拜跪地上曰。草莽臣高山彥九郎。途人群笑不顧又嘗過東寺見足利尊氏之墓數其逆罪。鞭之三百。仗劍周遊四方。與豪邁奇傑士交。談及南朝事。慷慨淋漓聲淚共墮。出入搢紳家。未嘗一日忘皇室。當田沼意次嘗擅政。正之拭涕謂同志曰。將軍無所知。令樹紙旆招集有志。立得千人。於梟豎子何有。聞者掩耳。既而松平定信任老職。弊政一變。正之喜動顏色。時有蒲生秀實者。魁梧奇偉。與正之同志趣。以其氏鄉之裔也。居恆激昂。欲興祖先聲名。其讀書不守章句訓詁。最留心制度律令。常曰。尊王室以明名分。富諸侯以固邦基。明祀典以教禮敬。禁左道以塞亂源。練武事以備寇賊。斯吾志也。著今書。規當世得失。又欲撰職官神祇

三奇士
五年

二卿抗辯

置和學所

群書類聚
壬寅為二年
和泉守秉完
彈正少弼忠籌
采女正氏教
對馬守信成

魯國使節來

二人幸太夫磯吉

姓族等志。為九志。嘗訪子平。行裝甚野。子平一見嘲之曰。窮措大何野鄙。秀實怒應聲曰。田舍翁何無狀。遂決去。然論及海外事。常推服子平之先見。當時稱為三奇士。五年。二月。議奏中山愛親。正親町公明。應幕府召。至江戶。初天皇欲尊生父太宰帥親王。為太上天皇。令傳旨幕府。幕府議。主上繼大統。父子之義固定。豈有上帥宮尊號之理。遂召二卿詰之。二卿登營抗辯再三。諸老辭屈。松平定信等僅彌縫之。議終罷。然事不能如聖慮。二卿自引咎。既退。愛親杜門。公明禁出行。尋歸京師。四月。先是家齊獻太宰帥親王廩米千石。至是又加二千石。明年甍。七月。幕府置和學所。命塙保己一司之。一幼失明。習絃歌。任撿校。好讀國書。受業荻原宗固。洽聞博識。嘗訂正古載籍。編纂群書類聚。至天明壬寅成。凡六百三十五卷。其他所著甚多。先是松平秉完。本多忠籌。戶田氏教為老中。而松平定信屢辭其職。家齊優勞不許。至是罷輔佐及老中班。溜直。尋安藤信成亦為老中。九月。魯西亞女王豆和屢奴浮使阿陀半等至蝦夷根室。乞通信互市。送歸我民二人。家齊臨吹上廳。見二人。二人。伊勢白子舟子。天明初。過駿河洋。遇颶。漂至魯。居十

左近將監忠房
大學義禮
正之自刄

二歳乃還。十一月。遣目付石川忠房。村上義禮等。至松前。諭阿陀辛曰。此地不關外事。宜西至長崎。然至互市不得許之。乃遣歸。先是高山正之聞魯西亞窺邊海。決意北遊。遂航海赴西州。至是寓久留米士森嘉膳家。一日憤氣滿面。寸裂其日乘。遂拔刀屠腹。嘉膳驚問其故。正之曰。吾每欲為國家報涓埃。自以為忠為義者。今反為不忠不義。是天殺吾也。嘉膳請加治。不聽。嘉膳曰。然則告藩驗視。否則我亦違法。子宜勿殊。正之曰。諾哉。談笑自若如平日。問京師方拍手再拜。已吏來驗之。亦問其故。正之曰。吾狂發而已。後

無復所答。臨死曰。為我謝天下豪傑。遂瞑。藩主憐之。厚禮葬之。訃其郷里。正之既死後數月。有一人自刄其墓前。蓋正之友唐崎常陸介也。常陸介亦當時慷慨之士。正之初聞其名。未識其面。正之之寓京師。一日詣聖護院法親王。途遇一士人。狀貌非常。視正之曰。君高山子乎。正之曰。君非唐崎子乎。因執其手泣曰。天下事何至此。相向而哭。終定交。至是亦死。人無知其故者。正之之北游。蒲生秀實聞之。投袂起追。至陸奧石卷。不及。遂還。以為終身憾。其在江戶。事撰述。也家甚貧。至夜吹笛。鬻按摩。有相識僧嘗訪之。秀實

炊米論外事
七年
九年
左衛門尉忠溫
改曆法
十年
淡路守利虎
定太郎利徽
十一年

倚枉有憂色。僧因問之。秀實曰。終日不食耳。僧走買米來炊。爐上相對論外虜事。秀實共氣勃勃。就釜蓋上指畫形勢。議論風生。不知飯既焦。其氣槩如此。七年。三月。家齊狩小金原。九年。二月。以家齊世子家慶為權大納言。叙從二位。家齊尋使酒井忠溫等入朝謝恩。八月。築天文臺于三條朱雀。十月。詔天文博士安倍泰榮改曆法。至十二月成。賜名寬政曆。十年。八月。木下利虎有罪。家齊奏屏居之命。其子利徽襲封。十一年。正月。以參議權中納言治濟為權大納言。叙從二位。後陞從一位。家齊別給廩米歲五萬苞。三月。

志摩守章廣
大膳大夫利敬
越中守寧親
攝津守正敦
寬永重修諸家譜
逸史通語
飛驒守忠英
十二年

奏割松前章廣封。以箱館以東直隸幕府。易之以久良喜地。遣書院番頭。勘定奉行。目付等於東蝦夷。撫夷民。為交易。命南部利敬。津輕寧親出兵戍箱館。是歲春。家齊命堀田正敦等。修武家寬永以來宗支冊合之寬永系圖傳。名寬永重修諸家譜。至文化中成。凡一千五百卷。夏。中井積善以其所著逸史獻幕府。賜以金帛。積善又撰草茅危言積德著通語。而不應幕府徵。積善二子曾弘曾縮。並有學行。曾縮繼懷德堂教官。長崎奉行中川忠英。嘗就清人推問其國俗。錄為一書。曰清俗紀聞。十二年。八月。先是松平定信。

孝義錄

享和元年
出羽民嘯聚

但馬守知朝治山形

山城守信愛治上山

左近將監信浮治高畑

伊達政千代
治憲治廣共彈正大弼

尾張權中納言

肥後守重賢

奉教徵諸國良民德行狀使林信徵柴野邦彥等撰次之至是成名孝義錄賜版書戶以布民間九月辟安藝賴惟完薩摩赤崎貞幹等講經聖堂二人學宗程朱惟完弟惟強惟柔並好學惟柔仕藝爲郡顯政績享和元年六月出羽民嘯聚侵秋元知朝松平信愛織田信浮之封邑伊達周宗上杉治廣發兵各守國疆奧羽騷然踰月稍定初治廣兄治憲英明銳意政治安永初聘紀德民懲革弊政尋建興讓館巡行部內問民疾苦遍賑給之治廣承後亦能繼其志聲聞四隣山形上山高畑民歆羨者三十餘年至是群起請其邦君倣米澤治云是歲德民歿德民尾張人受業秋元維寧學成教授江戶仕權中納言宗睦爲侍講司明倫堂其講書聽者感泣後客米澤大爲治憲所知遇民最被其澤先是細川重賢亦仁恕好學擧賢任能吏民向化政治之美爲隣國模範重賢稱銀臺治憲稱鷹山當時語國君賢明必以二人爲稱首德民著野芹述米澤治龜井道載作肥後物語贊揚熊本政八月平宣長歿宣長本居氏伊勢人從加茂眞淵精究國學一時推服圖像傳播歿年七十二後有平田篤胤者景慕宣長詣其墓矢爲弟子大闡

國學三大人

二年

筑前守安倫
善十郎政長
置箱館奉行
安藝守正養

三年

文化元年

傳佛法于蝦夷

魯使至長崎

金四郎景晉

豐後守賴常

癸丑爲寬政五年

明其學篤胤尤博洽著書甚多世併稱爲國學三大人二年二月先是家齊遣諸吏戍越土呂府諸島越土呂府東蝦夷北界在函館北三百里又遣納戶戶川安倫大河內政長巡其地方至是奏置箱館奉行以羽太正養及安倫爲之六月東國水未幾山城大水淀河決伊加賀茨田讃良若江諸郡瀦爲湖牧方以西河涸遭運自河內通幕府築塞伊加賀至冬河道復舊京攝諸商漕衣食賑疲民三年冬大島山焚江戶兩灾文化元年五月幕府奏建等樹國泰善光三刹于蝦夷傳天台臨濟淨土三教蝦夷有佛法始于此九月魯西亞王埵麻列陀羅馬使吟咱涅吐等至長崎再送歸我民四人獻書及方物乞通信互市幕府弗聽明年二月遣目付遠山景晉於長崎與奉行肥田賴常傳命仍賜米鹽綿各若干給薪水遣歸癸丑秋阿陀牟至根室也及還與一牌曰若重至我邦以是爲信魯人誤謂許互市故吟咱涅吐固請不止賴常抗辯終不許四人仙臺水手其歲冬與十六人航磐城洋値颶漂至一島曰蘊提戾都蛤又乘島舩西南至屋和都蛤港共魯人所管也爲其吏所誘騎而西多經曠野六閱月抵伊留歌都蛤亦魯屬地

漂人見魯王
癸亥爲三年

也廳司召漂人問其所從來有一譯人曰吾白子漂客寓此已久生三子漂人遂寓其家各營生産居八歲魯王徵之乘駟晝夜西北馳五十日至王都館大臣宅時享和癸亥五月也六人已死王見十八人親問欲還否四人求還餘乞留四人在都四旬觀寺院戲場異花奇禽等益王欲再請互市故延見厚待之於是發船送歸四人三十餘日泊漢又刺左望阿蘭陀而南泊南亜墨利加伯剌西兒港在港七旬修船抵其極南海折而西北過我東洋泊加摸楮都蛤亦魯部落而與屋和都蛤接壤南望我蝦夷遂過我南海至是達長崎水路距魯王都一萬餘里吟咱涅吐在船中得疾因請上陸療之且修理其船衆吏守法不聽賴常曰有疾不許療船壞不許修是失信義海外也遂從其請吟咱涅吐感謝而去賴常上狀請破國律罪執政牧野忠精曰遠境奉行宜如此又賞之

備前守忠精

二年

停韓使入内地

二年五月家齊奏增津輕寧親封賞其經理蝦夷也六月初家齊欲停韓使入内地令宗義功傳教曰自今聘獻受之對馬去年夏義功又命曰朝鮮奉教至是賜金一萬而義功以其勞聘使之事也

三年

江戸大火

三年三月江戸大火延燒諸藩邸六十餘區廛下以下家千百餘

薩摩守齊宣

琉球聘使詣江戸

戸社寺千三百餘區死者千二百餘人幕府賑濟市民先是嶋津齊宣請率琉球聘使抵于江戸因賑貸金一萬兩米一萬石至是又賜金一萬兩以其來期在近而三邸皆燬也十一月齊宣率琉球使讀谷山王子詣江戸王子獻方物告其王繼世家齊見之命伶童奏樂賜琉球王白金五百枚綿五百屯王子白金二百枚時衣十餘襲其餘所賜有差

魯人寇蝦夷

是秋魯西亜兵艦寇蝦夷掠太拔朧髙栅掠粟執戍卒四人而去

四年

四年三月松前章廣坐其父道廣馭蝦夷亡狀褫封徙之梁川松前及西蝦夷直隷幕府南部津輕所遣箱館戍兵分出戍東西蝦夷四月魯西亜兵艦二艘寇越土呂府火名蘭穂栅執戍卒三人進犯舎那寨時戍兵僅數十人力戰殺賊若干人其夜賊兵潛登寨後萊世圅山發大熕衆寡不敵箱館小吏戸田某殺賊數人死我兵退保蔓米羅山賊乃焚寨掠器去

戸田又太夫

泊朧髙箱館奉行乞援於仙臺南部津輕幕府亦飛檄奥羽諸藩嚴爲之備命仙臺秋田守松前五月賊侵理井尻島焚抄船數隻放歸前所捕擇太四郎齎書至箱館呈之曰敢乞互市若不聽明年太舉攻東西蝦夷幕府尋遣老中堀田正敦大目付中川忠英

置松前奉行
河尻肥後守
村垣淡路守
井上左太夫
金之助容衆
伊左衛門正容
監物義雄
傳十郎景胤
夏目長左衛門

不恤篇

邦彦致

目付遠山景晋等巡視其地方漕軍粮一萬五千石於箱館奏置松前奉行以河尻某村垣某為之遣鐵砲方井上某巡視下田浦賀及安房上總海岸十二月命松平容衆伊達周宗發兵屯蝦夷諸要害命吏小菅正容村上義雄山岡景胤夏目某往督之以備北冦初吟咱涅吐自長崎還也至加摸楮都蛤誘無頼曰汝等往擾蝦夷地日本必勞奔命許互市於是賊舩數來焚掠或云罰吟咱涅吐以辱使命自殺故其屬入冦以報之時昇平日久一旦變作天下騷然蒲生秀實作策五篇名不恤緯獻之執政又上書曰今日宜祭子平墓謝其靈魂平山潛亦有所建言共不報秀實又嘗慨常憲有德而後不修山陵自跋渉其地考古圖舊記作山陵志獻之朝廷及幕府有司以為皆非布衣所可議召詰之秀實分疏不屈有司惡其不遜欲處以重法昌平學祭酒林衡素知其為人因謂執政曰草茅有危言士國家之福也終舍不問是歳夏皆川愿歿愿字伯恭號淇園京師人善文工書畫幼與韓人唱和韓人嘆賞冬柴野邦彦歿邦彦受業後藤鈞嘗慨宋學衰廢極力起之名動海内天明中幕府徵愿不起更擢邦彦大信任歿年七十

五年

石見守正倫

諳厄利亜船入侵

圖書頭康英

肥前守齊直

七年

水戸齊脩

中務大輔安董
大膳大夫忠總

二其子碧海弟貞穀亦以儒雅著五年正月小菅正容等四將發江戸會津仙臺兵六千三百餘人屬焉四月先是幕府褫函館奉行羽太正養職至是又貶戸川安倫坐控御失道也是月起煩臺於相豆房總要害各所命浦賀奉行岩本正倫等掌其事八月諳厄利亜船一艘至長崎邉海即夜潛乗輕舸入港剽掠民家上書奉行松平康英乞糧牛薪水康英飛檄肥筑將燒夷之賊乗夜遁去康英悔失機自疏其罪五條自殺以謝舊制使福岡佐賀二藩間歳戍守長崎十一月命松平齊直屏居坐其戍卒不知諳厄利亜船入浦也正容等四將既抵蝦夷分守松前箱館樺太越土呂府而不見一冦是秋罷歸至是會津仙臺兵亦撤守而還尋命南部利敬總督東蝦夷津輕寧親總督西蝦夷進爵增封利敬并原封為二十萬石寧親半之七年二月家齊命松平定信松平容衆戍房總沿海地十一月參議治紀上表進大日本史自光圀撰此書校補累世治紀嘗奏請以大日本史之名天皇許之乃付梓至是先刋紀傳二十六卷獻之是歳家齊賑貸金三萬兩於宗義功一萬五千兩於脇坂安董一萬兩於小笠原忠總以其接韓使在明年

八年　朝鮮使聘對馬

九年　定信致仕

十年

辛未爲八年

也。八年三月。朝鮮使通政大夫金履喬通訓大夫李勉求。知中樞府事去義洵等三百六十餘人至對馬。上書獻方物。家齊遣安董忠德莅義功府中城受之。大小監察及儒員林衡古賀樸等副之。松崎復爲書記。禮畢筆語於客館。履喬等大服衡以下學術文章。至六月賜答書及物。遣歸。家齊尋賞義功忠德安董等。賜物有差。九年四月。少將越中守松平定信致仕。自稱樂翁。定信好學最善和歌。所著有求言録資治淸要集古十種等。其爲老中。節用愛民。擧賢使能。賞罰公平。擧世倚賴。嘗擢用柴野邦彦等諸名儒。令天下一學派。風化大行。寛政初政多可觀者。去年五月。魯西亞將伊利古留船至理井尻。八人上陸詣泊崎。言語不通。戍兵執之。發銃却其船。是歲八月。伊利古留再至理井尻。使我國民三名上陸。請歸前所執八人。不予。伊理古留見擒中兵執火器。廻舳遁洋中。掠我商舶而去。三人一越土呂府戍卒。嘗爲魯人執者。二尾張安藝商人。漂至魯。至是而還。十年五月。伊利古留復來。使其去歲所掠舶商上陸。詣泊崎擲上言曰。往年犯越土呂府。樺太等皆屬國加摸赭都蛤無賴徒所爲。我王實不知。王已罪之。禁其赴貴國。辛未

伊賀守貞勝

魯患始平

十一年

修賀茂石淸水臨時祭

十二年

修東照宮二百年齋

大膳大夫忠固

五月。臣等入謝。不圖貴國見待如此。請察我無他。賜八俘。六月。松前奉行服部貞勝。遣屬吏二人理井尻。報伊利古留曰。獻曩日所掠舍那器械及謝入犯書。則歸八俘。伊利古留大喜。回船往壓和都蛤。九月。又詣箱館。壘獻謝書。歸器械。仍賜書及八虜。乃貢方物以謝。忌却之。給糧及薪水。遣歸。自魯人擾北邊。至是八歳始平。閏十月。後櫻町上皇崩。年七十四。是歲大有年。京師米斛銀錢四十。天下殷富。十一年二月。和蘭使來聘江戶。先是其商舶載童象一頭。來請獻幕府。命長崎奉行却之。十一月。初賀茂石淸水臨時祭廢者數百年。歷朝欲復之。未能。先是勅家齊修之。家齊乃納其資。去年三月。遣廷臣數名于石淸水廟。始復其典。至是有事于賀茂上下兩廟。古昔南北祭。皆每歲行之。爾後各間歲一祀爲例。十二年四月。遣前大納言源有庸前大納言藤原忠言等於日光。修東照宮二百年齋。左大臣藤原基前。及青蓮院法親王尊眞梶井法親王承眞。詣爲歸途。皆謁家齊。八月。初小笠原忠固宰小笠原出雲狼抗專政。列宰以下多去小倉。家齊以東照宮忌齋。特減忠固罪。錮之於其邸。

卷三終

文化十三年
肥後守容衆　大和守直溫　豐後守信順　河內守信義　對馬守義質

近世日本外史卷四

膳所　關機　纂述
男長雄　標記

文化十三年三月。詔以家齊為右大臣。世子家慶兼右近衛大將。補右馬寮御監。賜名刀各一口。家齊遣松平容衆。松平直溫。家慶遣織田信順。中條信義。入朝謝恩。九月。家齊奉勅修仙洞宮。至十二月成。去年秋。朝鮮饑。家齊召宗義質。賜米萬苞。以賑之。是秋又賜一萬斛。明年召義質。特加封二萬石。以其累世掌朝鮮通信事。而交易隔絕。國用罄竭也。十月。先是太

備中守資愛　伊豆守信明　備前守忠精　大炊頭利厚　下野守忠裕　若狹守忠進
十四年
孝恭改寔謚
仁孝天皇
讚岐守賴儀
文政元年
越後守康孝　越前守治好

田資愛。松平信明。牧野忠精。土井利厚。青山忠裕。酒井忠進。相踵為老中。至是忠精。族某有罪。忠精處之不平。遂託病辭其職。十四年二月。賜勅額於有德惇信浚明孝恭四廟。三月。天皇讓位皇太子。天皇性聰明。好學。精典故。尤長詞章。神儒釋御製最為世所欽誦。每勗諸皇子以讀書。皇女亦或涉經史。其在位。正宮殿制。復南北祭。又修廢官數百員。皇太子惠仁立。是為仁孝天皇。時年十八。九月。行即位禮。家齊使松平賴儀等入朝賀之。文政元年。五月。先是增津山松平康孝封。為十萬石。至是加松平治好封二萬石。是

襄小字久太郎
二年
大膳大夫賴庸　中務大輔氏敏
改鑄金銀

冬。村瀨之熙歿。之熙字君積。號栲亭。京師人。受業武田欽繇。為秋田文學。博學善屬文。賴襄嘗訪之。之熙他日謂人曰。久太多才。吾酷愛之。請為傳。言倣吾博覽。襄聞而不啻推服之。江漢司馬峻亦歿。峻傳和蘭蠟畫及銅板於本朝者。二年。二月。天皇患痘。家齊使土岐賴庸入候。及愈。使戶田氏敏賀之。九月。先是比歲稔熟。穀價低下。至是京師米斛銀錢三十。江戶金一圓得米一斛七斗。家齊憐麾下薄祿不給。每百苞加金五圓。百苞見穀四十斛。去年。奏鑄八銖金。文曰二分。是歲改鑄元字小紋四銖金。欵以草書文字以

三年
刊類聚國史
水戶宰相治紀
譯蕃書
四年
鷹司政熙
五年

別古文字金。明年又改鑄文字銀。以草文為欵。三年。六月。兩肥兩筑水。島原山崩。水涌。漂田廬。溺人畜。先是幕士仙石政和。刊類聚國史六十一卷。此書原二百卷。菅贈正一位所修。經喪乱。僅存云。尋德川治紀獻大日本史四十五冊。是歲幕士高橋作布。翻譯滿州諸書成。又譯魯西亜書。四年。三月。准三宮前關白政熙適江戶。見家齊父子。政熙為家齊外舅。故厚待之。十二月。奏增水野忠成封一萬石。免松前章廣罪。再為松前城主。鎮東西蝦夷。是春諸國疫。家齊賜錢米於江戶貧民。濟之。是夏東國大旱。五年。二月。詔以

家齊為左府
家慶任內府
讚岐守賴恕
左衛門尉忠器
修修學院
紀伊守信敦
藝下脫苑字
山城守忠誥
大久保六郎左衛門
越中守定永
六年

家齊為左大臣。敘從一位。家慶為內大臣。敘正二位。右大將如故。家齊夫人敘從二位。家慶夫人敘從三位。天使就江戶拜焉。自家光任左府之後。莫復拜之。至是以家齊在職最久。故進之。而鎌倉氏以來。世子任大臣。是為始。家齊使松平賴恕。家慶酒井忠器入朝謝恩。家齊獻黃金千枚。名刀一口。良馬一頭。家慶獻黃金五百枚。名刀一口。良馬一頭。獻金銀上皇皇太后。而關白議奏傳奏及諸嬪皆有問遺。初自靈元升遐之後。修學院久頹圮。是歲五月。家齊奏請上皇數游幸修學院。以修養天皇嘉許之。於是家齊修之。

所司代內藤信敦亦獻橋亭。六月。清人徐稼圃至長崎。求村瀨之熙藝曰鈔。太田元貞九經談。多紀元簡醫賸。稼圃善畫墨梅。後有墨水道人鼎者。倣之善畫。鼎性寡欲。有膂力。拳打鐵兜凹之。故仕下館。有故見黜。寓大阪及墨夷來。鑄百十數斤鐵杖。曰吾若被赦。以是護君。是春。家齊增土井利厚封一萬石。先是盛岡臣相馬大作。關良助。有怨津輕寧親。欲銃殺之。是秋事覺伏誅。六年。四月。西城書院番松平外記。以私怨斫殺本多伊織等三人。自殺。番頭酒井忠懿。隊長大久保某等。連坐者多。是歲徙松平定永于桑名。松

下總守忠堯
淡路守正權
玄蕃頭意正
七年
上皇幸修學院
大隅守齊興
癸巳為四年
政刑總類
八年
肥後守忠英
九年
國史略成
十年

平忠堯于忍。阿部正權于白川。命下村田沼意正復其舊封相良。七年。九月。上皇幸東山修學院。觀紅葉。天皇使前權大納言藤原隆純扈從。大臣以下前驅。關白後乘。所司代信敦等陪從。縱民觀儀衛。上皇勅群臣賦詩歌奏樂。親自吹笛彈琵琶箏琴。極歡而還。家齊聞鹵簿之盛。命畫人圖之。明年。三月。幸賞櫻花。十月復幸之。爾後歲二回游幸焉。是歲番船一艘入寇薩摩寶島。島津齊興發兵討之。殺一人。餘遁去。幕府奏改鑄二銖銀。又鑄一銖金。文曰一朱。上彫桐章。至十二年。又鑄一銖銀。背彫法馬。一銖金至天保癸

巳廢。幕吏庁山辰世著政刑總類。足立左內著魯西亞學筌。飜譯至是皆成。八年。四月。家齊奏增其侍臣林忠英秩。列諸侯。補少老。七月。詔以前大納言治濟准大臣。九年。春。大舍人助音博士源松苗。私修國史略成。夏。上總土寇起。所在抄掠。江戶亦多盜。夜掠殺行人。幕吏追捕。十年。三月。初天皇勞家齊在職四十年。欲拜之太政大臣。客歲冬。傳內旨。家齊固辭不得。既而天使至江戶。會從一位儀同三司源治濟甍。至是家齊奉勅除服拜之。賜左右近衛府生二人。近衛八人。為隨身。而家慶敘從一位。源氏足利氏以來在

在軍職兼太政大臣
掃部頭直亮
下野守忠裕
一橋齊位
十一年
乙亥為十二年
備前守正精
出羽守忠成
加賀守忠真
和泉守乘寬
右京大夫乘延
周防守康任
駿河守家長
雅樂頭忠實
十二年
江戸大火

軍職兼太政大臣者、獨家齊耳。家齊乃使井伊直亮松平定永等朝獻謝恩。閏六月、家齊使青山忠裕入朝獻金二千両、獻上皇銀年百貫錢、充東山幸費。增關白職俸五百苞、諸公卿亦有銀帛之遺。天皇勅忠裕觀修學院、復觀蹴鞠于小御所。上皇賜之狩裕。家齊奏增忠裕封一萬石、又給別俸二萬五千苞於德川齊位。十一年正月、酒井忠進卒。初文化乙亥、忠進任老職。後阿部正精、水野忠成、大久保忠真、松平乘寬、松平乘延、松平康任、植村家長、相代為之、而忠進在職質直。及卒、天下惜焉。二月、以家齊嫡孫家祥為

權大納言、叙正二位。家齊使酒井忠實等入朝謝恩。七月、東海水。天龍川溢、矢矧橋壞。京師大風、拔木破屋。八月、両肥両筑大風雨、水漂民家。西海及下關、舩舶壞者不可勝數、前後死者三千餘人。九月、山陽山陰蝗。十月、禾稼不登。十一月、越後地震海嘯、死者多。是冬、下高橋作左下河邊林右於獄、以其以日本地圖與和蘭人也。十二年正月、先是詔贈治濟内大臣。至是又贈太政大臣。三月、江戸災、燒諸藩邸四十餘區、旗士以下宅九百餘區、市舎十一萬八千戸、死者千九百餘人。幕府各所設場、作食與罹災者。五月、松

定信卒
水戸中納言齊修
天保元年
下詔責己改元大赦
二年
天保山

平定信卒、年七十二。十二月、德川齊修卒。弟齊昭嗣。初家齊多子。尾紀及外藩、多子養家齊男、以媚幕府。及齊修病篤、藩士不告而南上者數百人、及齊昭立、事乃定。天保元年閏三月、伊勢火、延燒子祠八十餘宇、太廟無恙。詔廢朝五日、尋遣使奉幣大廟、慶謝新祀災。七月、京師及龜山地震、二條城壘及諸第墻寺垣多壞、市舎數十戸倒壓、死者數人。勅營新祀宮。十二月、改元曰天保。下詔責己。其畧曰、感禎祥而建號、前史之所記。因變異而改元、後王之所則。朕雖晝夕陽就就之心、致鷄鳴率率之思、政令不節乎、教化不

行乎。何圖宗廟告人火、延及京師。有地震災、禍宮闈。懷危懼、天下加驚愕。朕之不逮、何能咎之。先擇嘉號、急發恩令、其改文政十三年、為天保元年。大赦天下。今日以前、大辟以下、罪已覺未覺、已詰未詰、輕重咸赦。但犯八虐、故殺謀殺、私鑄錢、强竊二盜、常赦所不釋者、不在此限。復天下今年半徭。康民僧尼年百歳以上給穀四斛、九十以上三斛、八十以上二斛、七十以上一斛。玄陰將謝、蹤春陽且布。和尚乘此時令、宜與物更始。普告遠近、俾知朕意。二年二月、幕府濬安治川。大阪民爭請奉役、浚海口為一阜、名天保山。尋

皇子生
鷹司政通
左近將監忠房
野田下總守
三年
皇朝史略成
日本外史政記
四年

澱淀河。四月。禁民間名死者以院及居士。壯麗葬儀。六月。皇子統仁生。七月。蕃船寇東蝦夷松前。兵砲殺數人。餘逍去。家齊尋命松前章廣。列諸侯。八月。關白藤原政通女稼家慶。幕府遣石河忠房。野田県及營婢等迎之。三年。二月。天皇賜御製和歌慶家齊六十壽延。先是。水戶史臣青山延于著皇朝史略。成。川口長孺繼延于掌彰考館事。亦著征韓偉略。成。是歲。五月。賴襄歿。襄字子成。號山陽。又以其三樹草堂近望東山。號三十六峰外史。安藝人。惟完之子也。古賀穀堂稱其文才為天下第一。松平定信嘗徵其所著日本外史。大賞之。其餘所著政記通議等。亦盛行于世。歿年五十三。子醇亦知名。十月。幕府奏鑄二銖金。元祿中始鑄之。尋廢。至是復之。四年。二月。賜勅額於贈太政大臣治濟廟。十一月。家齊立感應寺於府下雜司谷。蓋家齊子嘗失明。聞日蓮教徒某善祈。命禱之有驗。為創此刹。尋有故毀之。流寺主。去年諸州飢。飛驒信濃美濃竹筏實。民取而食之。是歲夏。奧羽凍寒。禾稼凋落。秋。關東北陸大風洪水。冬。能登輪島海溢破市舍數百戶。人多死。年大飢。奧羽尤甚。二國及播磨伯耆土寇蜂起。幕府發穀賑江戶飢民。又賞市人賑

五年
六年
新莊長瀞並在出羽
沼田在上野
高遠在信濃
巖槻在武藏
山城守賴功
駿河守賴寧
越中守政懿
主膳正忠固
高須笠松並在美濃
仙石左京伏誅
讃岐守久利
播磨守久道
筒井伊賀守
中務大輔安董

飢者。五年。二月。江戶火。六月。復發倉賑飢。東國旱。九月。勅修賀茂廟及御蔭貴船祠。家齊命營之。十二月。家齊賑貸金萬兩於宗義質。以客歲朝鮮王城災。且歲飢而罷與對馬互市也。六年。四月。賞新莊戶澤正亂。沼田土岐賴功。高遠內藤賴寧。長瀞米津政懿。巖槻大岡忠固等。能濟部內飢民。高須笠松民嘯聚至一萬許人。攻笠松代官野田斧吉。斧吉狼狽走駒野村。桑名高須發士卒備之。初村民代助修笠松大閘賂斧吉。不如舊制。至是川漲壞閘。沒損百餘村。斧吉巡視水災。次代助家。村民憤怨。鳴鐘蜂起。幕府召斧吉。命大垣捕亂民。擒致魁首十餘人。磔之。斧吉途自殺。十二月。削出石仙石久利封。誅其宰仙石左京等。初左京慧黠。為久利父久道所寵。及久利幼襲封。專橫無上。遂欲以己子小太郎代久利。與其黨岩田靜馬宇野甚助謀。密命醫員己白鴆殺久道。而聞同僚河野瀨兵衛及江戶邸監神谷轉知其事。恐讒瀨兵衛於久利斬之。託事召轉。轉出奔為普化僧。改名友鶩。左京索之弗得。益懼。更遣刺客夜刺久利於江戶邸。不中。乃請町奉行筒井某執轉。轉至。聽愬冤。白左京逆狀。具有證左。因送之寺社奉行。聽。時脇坂安董

七年
河内守正春
大飢
八年
大鹽之變
平八郎行素
大炊頭利位
山城守良弼
伊賀守利堅
但馬守胤統

為來行以明斷稱乃召轉訊問悉得其情即擒収左
京等十餘人梟首左京斬甚助靜馬礫己白於出石
餘慶流放是歲幕府奏鑄橢形大錢文曰天保通寶
背曰當百又鑄新鐵錢七年三月先是老中松平康
任以仙石左京姻戚坐免其職至是徙其封濵田於
棚倉徙棚倉井上正春於館林館林松平齊厚於濵
田九月家齊辭征夷職請家慶襲職是歲自三月至
十月天下多雨六月冷寒著綿衣諸國大飢幕府屢
賑京師及江戸飢民天皇勅奉幣大廟勅賀茂祭使
祈年八年二月大坂町奉行屬吏大鹽行素及其子

格助帥同僚瀨田濟之助渡邊良右庄司儀左近藤
梶五郎及小泉某平山某等數人糾河内攝津民作
亂書旗曰救民黨與凡五百人縱火營神祠建國寺
天滿市民宅舍進逼市廳先期一日有其黨詣奉行
自首者城代土井利位急檄近國諸侯修守備與町
奉行跡部良弼堀利堅撤天滿天神等橋拒之賊更
度難波橋分為二軍放火箭火豪商家烟焰漲天市
民驚擾尼崎郡山岸和田等諸藩皆聞變出兵玉造
戍將遠藤胤統部屬坂本鉉助山崎彌四郎本多為
助左尾清次郎岡部官糟谷助藏及胤統臣畑佐秋

矢部駿河守
家慶拜征夷

助等三十餘人與良弼執銃追擊破一軍于平野坊
進戰界筋街相距可一町鉉助挺進銃賊將梅田某
斃之賊軍驚潰輜重載路大坂市舍罹兵燹者凡一
萬八千二百餘戸城倉司嶋田某等炊飯食飢民賊
之潰走渠帥混避火者四散或死或捕未知行素父
子所在三月有民告城代曰行素潛匿于油懸坊深
戸遣士卒與良弼等圍之父子縱火自殺行素有才
幹信王守仁學自視甚高諸奉行皆苦其倔強難用
獨矢部某嘗為奉行能控御之行素亦得展其才能
時歲連飢歎行素自鬻書籍器什賑恤飢民屢說奉

行以除煎并大濟窮困而不用遂煽亂伏罪大坂民
或憐其死云明年九月礫二魁焦屍黨與數人于大
坂賊悉平後賞討賊之功賜胤統鐙一雙賜佐秋助
時服二領白金二十枚遷坂本鉉助為鐵炮方賜白
金百枚及行素所携大銃其餘所賜有差初吉見九
郎亦黨賊及巨魁將舉事俄欲歸順使其子英太郎
等詣良弼自首因進小普請英太郎亦得賞是歲天
下大飢諸道餓莩相望京師米斗四十錢幕府糶二
條倉穀賑之八月以家慶為右大臣任征夷大將軍
轉左近衛大將天使就江戸拜之世子家祥兼右近

隱岐守定穀
保字金銀
德大寺實堅
歷朝要記
九年　西城災
十一年

衛大將家慶家齊第三子。時年四十。家祥後改名家定。十月。前將軍家齊遣松平定穀。家慶遣松平賴恕。家定遣酒井忠器。共朝獻謝恩。是歲奏鑄五兩鈑一分銀。廢二分金。改鑄文字小鈑一分金。明年。又改鑄文字諸銀幣。共欵曰保。松平賴恕因權大納言實堅。獻歷朝要記六十卷于天朝。此編原係高松氏提原某撰。自後醍醐天皇至後水尾天皇。賴恕增修上之。有年物價猶貴。至季冬稍低。九年。三月。西城災。課列藩城之。至明年竣功。八月。甲斐國民相聚煽乱。官吏捕獲誅之。十一年。三月。立儲君統仁親王為皇太子。

上皇崩
大藏大輔信恭
復奉諡典
十二年　家齊薨
十三年

內大臣藤原忠熙傅之。修小御所為假東宮。家慶使松平定永等入朝賀之。十一月。上皇崩。壽七十。家慶使織田信恭入弔。先是天皇欲修朝上皇儀。徵其資於家慶。家慶獻金一萬圓。遭上皇登遐不果焉。十二月。葬上皇於泉涌寺。明年春。天皇遣左近衛大將藤原輔熙等於泉涌寺。奉諡上皇曰光格天皇。自宇多天皇停諡大典廢者。六十世九百年。至是復之。是歲大旱。十二年。閏正月。前將軍源家齊薨。年六十九。二月。贈正一位。賜諡曰文恭。十一月。關白政通之女。適家慶世子家定。十三年。九月。詔陰陽頭安部晴親改

改暦法
掃部頭直亮
越前守忠邦
備後守資始
伊豆守信順
大炊頭利位
備中守正篤
信濃守幸貫

作暦法。賜名天保暦。其節氣復寳暦暦之舊。初幕府令天下。禁用奢靡衣帶笄簪及器什。移劇場于淺草聖天街。俳優之徒。出行必被臺笠。是歲二月。停諸商結社。又定米油薪炭鹽醬餅菓販賣法。以平物價。婚葬飲膳。僕從雜役。類皆有制。市上所鬻圖書冊子。至兒女所玩泥塑紙鳶。禁施五彩。先是井伊直亮為大老。水野忠邦。太田資始。松平信順。土井利位。堀田正篤。眞田幸貫。前後任老職。而忠邦慨松平定信政漸廢弛。屢下節儉令。遽欲復之寛政之舊。往々驚人耳目。且政令煩苛。不便下者亦多。衆心不服。十月。遣吏

十四年
齊昭修國政
戸田銀次郎
武田彦九郎

於近江。檢湖邊墾田。將播歩弓。傍近地甲賀氏聚徒一萬餘人。蜂起拒之。幕府發卒誅其渠帥。其事遂寢。尋議疏印幡湖。通裏海。課諸侯助役。役既興。物論益囂然。是春。江戸町奉行矢部某有罪。拘之桑名。秋。家慶召見朝川鼎松崎復。鼎字五鼎。號善庵。與復共為當時宿儒。十四年。五月。初中納言齊昭大修國政。擢藤田彪戸田忠敬武田正生等。參與機務。起弘道館。振勵文武。抑奢尚儉。至郡吏村正。彬々嚮化。先幕府改政者十餘年。時人或曰。幕府新政。傚水戸也。至是家慶召齊昭。賞其嗣封以來。政治德教之美。能繼光

伊勢守正弘 備前守忠雅 弘化元年 江戶牙城火 因碩上書 新論書名 屛居齊昭 二年

圀之遺志。賜以黃金馬鞍寶刀。閏九月。以阿部正弘為老中。尋牧野忠雅亦任之。是冬。谷文晁歿。文晁江戶人。善丹青摸倣元人。別出機抽。弟子成業者甚多。弘化元年。三月。和蘭兵艦一隻抵長崎。告曰。西洋同盟諸國。將率兵入寇。五月。江戶牙城火。幕府依舊課金諸侯。城之碁局僧井上因碩上書曰。方今天下有節儉名。無富强實。列侯疲弊極矣。假令奉命獻資。不過括其封內農商之金。浚天下膏血。以供修築。恐非盛德事。宜用大坂豪商所輸及府下市民所獻。假築之。一切停諸侯課金。示以茅茨土階之儉。必有庶民子來之時。諸執政嘉納之。遂蠲課金。至明年七月成。因碩好學。不唯妙圍碁。同時林元美亦然。齊昭之修政。一洗舊弊也。最留心海防。採用其吏臣會澤某新論。鑄大砲。築礮臺。屢田獵。操練兵馬。上卒數万擐甲。整隊。旗幟精明。金鼓節制之嚴。銃礮轟發之快。四方來觀者。莫不嘆賞。有或譖之者。幕府疑其有異志。是月。俄召之江戶。責以驕慢恣改制度。屛居于駒込邸。藤田彪以下關國事者皆幽之。闔藩愕然。人心大動搖。二年。二月。北亞墨利加漁船抵浦賀。送歸阿波及南部舟子廿二人。客歲冬遭颶。為之所救。至是得回

忠邦等奪職 大和守親寚 甲斐守耀 榊原主計頭 建學習院 若狹守忠義 三年 天皇崩 兵部大輔慶篤 孝明天皇 正親町實光 庚子爲十一年

三月。老中水野忠邦。參政堀親寚有罪。免其職。所居之市民數百人。夜至忠邦邸。拋瓦礫如雨。近傍諸邸皆出吏卒制之。後削其封二萬石。移之山形。削親寚封一萬石。又黜沒鳥居耀榊原某。其餘連坐者數十人。初矢部某之拘桑名也。不堪憤惋。遂絕食。幕府聞其病篤。遣醫視之。某憔悴骨立。謂醫曰。吾固決死。何用藥餌。但吾以三月廿一日獲罪。以吾獲罪日。報搆陷我者。君幸記之。未幾。歿。忠邦等果以是月廿一日廢黜云。十二月。先是京師設黌舍。揭示曰。履聖人之至道。崇皇國之懿風。不讀聖經。何以修身。不通國典。何以養正。辯明之務。行之。大納言三條實方攝太政大臣政通書至是家慶奏新建黌於建春門前。天皇嘉之。賜名學習院。以前中納言藤原具善。參議藤原聰長為學頭。家慶獻十三經註疏。史記。漢書等書。所司代酒井忠義亦獻大日本史。資治通鑑。朱子文集等。三年。正月。天皇崩。壽四十七。天皇孝謹好學。光格天皇之寢病。天皇潛出宮。御女輿視疾。家慶尋使有馬廣衆入弔大喪。上賻。二月。皇太子統仁立。是為孝明天皇。先帝第四子。母新待賢門院藤原氏。權中納言實光之女。天保庚子立為皇太子。至是繼位。時年

墨艦入浦賀
因幡守忠豊
大和守齊典
下總守忠固
四年
出羽守齊貴
左京大夫信之
七郎麻呂慶喜
賊大盜

十六三月。奉諡先帝曰仁孝天皇。葬于泉涌寺。閏五月。北亞墨利加將必氏。勒帥軍艦二隻兵一千人。航入浦賀。上書奉行大久保忠豊曰。我國通信支那。冀貴國亦許互市。乃奉貴國制度。幕府令忠豊傳命曰。我國祖宗以來。禁與外國肇互市。且外事管之長崎。不關此港。勿復入焉。命松平齊典松平忠固嚴修海防。六月。墨艦還去。北亞墨利加。當我萬治寛文年間。諳厄利亞闢之。至安永天明寝大。今有三十餘國。稱合衆國。都華盛頓。是月。墨人七名漂泊越土呂府。明年幕府命和蘭人送還之。八月。英吉利艦入琉球測量近海而去。詔嚴海防。四年。二月。幕府命川越彦根戍相摸。會津忍戍房總。三月。先是。詔賜和漢經史數十部於學習院。關白政通。親王幟仁及諸公卿亦多納書籍。至是。勅開講。是月。信濃大震。松代松本高遠小諸等地尤甚。時善光寺開龕。遠近來賽。壓死者三千餘人。幕府貸金松代以下諸藩。賑救之。九月。行即位禮。家慶使松平齊貴武田信之等入朝賀之。時一橋氏嗣絶。家慶命德川慶篤弟七郎麻呂嗣之。十二月。大和大盜和助佐藏等四人。密發垂仁天皇陵。竊御劍珠玉朱沙。後又誘布留祠人。竊祠庫寶劍。落大

野史
嘉永元年
九條尚忠
二年
伊豆守氏榮
江川太郎左衛門
一條忠良
貢種痘方
練兵貢士
左衛門尉盛成
伊豆守為吉

阪。賈人手售之關白政通。政通該博。尤精典故。驚曰。此劍非世間所有。唯布留社藏之。命撿之。事遂覺。至安政中。悉磔之奈良。是夏。有栖川家臣飯田忠彥。著野史成。嘉永元年。六月。近江水。宇治川溢。醍醐山科等山崩水涌。八月。大風雨。鴨川桂川溢。紀伊尾張水。伊勢大風拔樹破屋。十月。以家慶為左大臣。陞從一位。追贈廣忠家基正一位太政大臣。十二月。大婚。左大臣尚忠女夙子為女御。尋進准后。是歲。蕃舶往來北海者極多。二年。三月。先是。家慶狩駒場。是月。又率諸侯大狩小金原。以講武。召老中阿部正弘於中營。賜陣袍。賞其指揮得宜也。去年冬。北亞墨利加人十五名。漂泊蝦夷。幕府命和蘭送還。辞至。是墨船入長崎。受漂人去。閏四月。英吉利船入浦賀。奉行戶田氏榮奉教斥之。歸途闖入下田。韮山代官江川某。諭之遣歸。七月。前關白忠良養姉亭公久女。嫁家慶世子家定。去歲鷹司氏卒。故再娶之。是歲。西洋貢種痘方。蕃舶至南部津輕松前對馬。或上陸。或乞薪水糧食者數。幕府令內外列藩。益修防海守備。減其騶從。許練兵於江城郭外距離三十町地。尋上才達文武士庶姓名。命五島盛成松前為吉新築城。瀕海要害。三

三年
坦字大道號一齋
蘭人上書
四年
賜謚清麻呂
和泉守乘全
伊賀守忠優
大和守廣周
五年
西城火
聖誕
起齊昭視事
更朝鮮聘期
六年
加賀守忠毅
誅奸商
錢屋五郎兵衛

年。三月。幕府徵二本松臣安積信為儒員。信號艮齋。受業佐藤坦。學術文章亞之。為林門巨擘。六月。蘭人上言。印度人欲貿易日本。請之英政府。見許。墨亦欲來請。尋墨人三十餘名至東蝦夷。幕府送之長崎。是歲。畿内西國飢。京師兩市廳及知恩院兩本願寺等。發錢米濟窮民。四年三月。詔追贈正二位和氣清麻呂正一位。賜謚曰護王明神。遣大内記菅原在光等。就高雄神護寺宣命。九月。修補内侍所成。十二月。先是家慶以松平乘全。松平忠優為老中。至是久世廣周亦任之。是歲。幕府課十國修北野菅廟。五年二月。勅修菅公九百五十年齋。遣權大納言光成等行之。五月。江戸西城災。明年。課加賀仙臺肥後長門等五十二藩築之。七月。山城丹波大和紀伊水。八月。和蘭報長崎曰。墨人欲明年來請貿易。即急之。將有戰。九月。妃權典侍中山氏。生皇子祐宮。十一月。家慶命齊昭復起視事。先是家慶欲接見朝鮮聘使於大阪。令宗義和傳命。至是以西城災諸國飢歉水患也。延其期。復告之朝鮮。六年二月。相摸地震。小田原城壞。函根足柄山崩道塞。四月。貸大久保忠毅金一萬兩。助其修城。貲初加賀宮越奸商錢屋某。設肆於秋田弘

墨將彼理入浦賀
石見守弘道

前貿易外國。竊射其利。又欲涸宮越浦方七里湖。以墾闢之。近傍諸村患失漁網利。拒之。某密撒毒湖中。食魚者皆疾。村氏大失業。又矯藩主命。購奥州山林。鬻巨材。恣其利。富累鉅萬。客冬事覺。至是收其田八萬五千餘石。券海船三十五艘。米三萬五千四百石。其他財物稱之。并其三子磔之。加賀臣篠原主殿。篠原主膳等。連坐自殺者十一人。六月三日。北亜墨利加將彼理。帥兵艦四艘。突入浦賀。奉行戸田氏榮使譯史問來意。對曰。奉國命。載方物。特來求通信互市。有國書。呈之江戸。屬吏等欲准舊例於長崎接。彼理不聽。其狀頗強梁。奉行飛書報之。幕府慮生變。命松平細川黒田毛利蜂須賀立花酒井大久保等諸藩。戍近海及安房二總伊豆相摸沿海。起館于栗濱。為接使所。命會津彦根二藩。警備水陸。九日。令氏榮及井戸弘道等。率諸吏接彼理。受國書。彼理以兵三百七十餘人。旗鼓而進。獻書函及方物。請謁將軍開函。其略曰。北亜墨利加合衆國大統領。斐謨美幹。達欽差大臣水師提督彼理。呈書於日本國大君主殿下。敬請修好互市二事。抑我合衆國。産黄金水銀寶玉。許多。貴國亦多産。相貿易必有大利。試市或五年或

越中守齊護
飛彈守鑑寛

七廟謂伊勢、石清水、上下加茂、松尾、平野、春日、稻荷。七大寺謂東大、西大、興福、元興、大安、藥師、法隆。
家慶薨
魯使入長崎
筑後守忠篤

十年即不利貴國則罷之。加理科吶亞為我一大省。馳火輪船則十八晝夜而到貴國。其至中華者及捕鯨船之近貴國者時遭颶壞船。願貴國救之。我火輪船每費石炭薪水。然不得多載之。願給其缺乏。我報以銀錢雜貨。前中納言齊昭。細川齊護。立花鑑寛。請以部兵擁之。幕議謂昇平日久。武備不完。宜先為之備而後絶。十一日。又使氏榮等報彼理曰。奏事天朝。竭衆議。明年令長崎和蘭人傳報。仍賜本邦物產。彼理曰。明年如聽之。假一島建商館。常貨五十人。十二日。四艦皆去。初其泊港時。發空熕。隷卒亦屢犯禁上陸。其將歸也。俄入神奈川洋測量。吏詣之。彼理曰。如不許互市。更發兵艦。吾為之先鋒。故豫量淺深耳。幕府使脇坂安宅入奏墨夷事。天皇宸憂。勅七廟七大寺。祈四海靜謐。二十二日。將軍源家慶薨。年六十一。尋詔贈太政大臣正一位。賜謚曰愼德。七月。魯西亞使布恬廷帥兵艦四艘入長崎。福岡佐賀諸藩發兵備之。奉行水野忠篤使吏問之。對曰。奉王書求謁貴國大臣上之。忠篤奉教受之。略曰。俄羅斯上宰相子也利羅德欽差大臣水師將軍布恬廷。呈書於大日本國貴御老中。以懇乞三大重事。其一則修鄰國之

肥前守政憲
左衛門尉聖謨
賜答書

好。二則正樺太島境界相錯之處。使邊民勿失利。三則開市於貴國海口。交易貨物。暨本國兵船往加摸楮都蛤北亞墨利加者。有急而需物於貴國則給之。或云樺太中我疆內。多產石炭。魯欲奪之。故乞正界。十月。遣大目付筒井政憲。勘定奉行川路聖謨。及儒員古賀增等于長崎。賜老中答書于魯西亞使。略曰。貴國思兩國邊疆之交錯。欲加釐正。則諭飭邊藩。細加查覈。按圖籍確有憑據。不許絲毫踈謬。若夫貿易往來之事。則祖宗遺法有厲禁。歷世所遵奉弗失。故曩者貴國有開市之請。而我業已固辭。但今宇內貿易之風。駸駸日長。誠不能取古例律今事。頃者合衆國亦來乞市。日後列國之乞市者。必接踵而至。夫列國乞市之繁如此。乃是我盡一國之力。應承星羅碁布之萬國。其力之給不給。未可知也。且如我境內邦土之貢。撿其多寡。亦豈旦夕可辨之邪。況我君主新嗣。百度維新。如斯等重大事。須奏之京師。告之列侯。議定而後從事。顧勢不獲弗費三五年之時月。況我國之於貴國。壤界相接。宜加鄭重。故特遣重臣二員於長崎。會晤布恬廷。以盡其曲折。幸有以諒。尋布恬廷上陸詣廳。受答書。至明年正月而去。十一月。詔以

家定拜征夷
讃岐守賴胤
報清亂
爭獻海防策
禁番語
徵萬次郎

家定為征夷大將軍，轉内大臣。天使就江戸拜之。家定，家慶第三子。家定尋使松平賴胤等朝獻，謝恩。先是宗義和上書幕府，告其吏在朝鮮所報清國亂。長崎奉行亦上清舶所告。去歲，狀島津齊彬上書曰：墨舶來泊琉球那覇港，圖山量海。時會於在港英人，港上積其所輸石炭三十餘萬斤，既而還去。是月復上書曰：前月墨艦三艘再來那覇港，敝藩乃益修兵備，築熕臺。初墨艦之去，譯其書，翰下列藩及麾下議之。於是曰戰曰和，物情恟恟。文武之士，爭獻其論策。海防之策紛然雜出，里談街話，亦莫不陳其利害。時武人講西洋兵，摸其器械，多用番語指揮之。幕府下令曰：凡銃礮船艦，取長補短，固其所宜。至指揮亦用彼言語，大損國體。宜用邦語。又徵土佐漂人萬次郎為小普請。萬次，宇佐浦漁人，與其同儕四人，以天保末漂流，抵無人島，為墨捕鯨船所救，抵虰巴布國。四人止。此萬次再駕其船，適北亞墨利加，為救者女婿，業釣鯨，數航大洋，居十三年，欲還，乃徙南亞墨利加，摘沙金為路資，歸省舅妻，再航虰巴布國，誘其二儕過琉球。去年秋至長崎，獻世界計覽、萬國輿地圖及其紀行。西洋奇貨至是擢之，以其解墨之事情也。幕府

安政元年
彼理復入浦賀
美作守政義
對馬守覺弘
大學頭韑

命會津、熊本、萩、鳥取、岡山、川越、忍、柳川諸藩戍武相房總沿海。十二月，齊昭獻大砲七十二門於幕府。家定賞之，賜以鞍馬。安政元年正月十三日，墨將彼理再帥兵艦七隻入浦賀。幕府遣大目付伊澤政義、町奉行井戸覺弘、儒員林韑等按問之。墨艦進泊本牧，發空熕，量海底。幕府命金澤、郡山、淀等守京師，命水戸守江戸，仙臺、久留米、米澤等亦與焉。餘皆扼守近海。時彼理稱疾，浦賀奉行戸田氏榮及政義、覺弘等遺食物數品以問之，且戒退浦賀港。對曰：遠方航海，苦曠日，請入江戸上書。不許。二十七日，副將阿單須遂進入神奈川，迫品海。政義等舉國禁停之。阿單須抗辯無退色。遂設假館於横濱。齊昭及細川齊護等復請衆擯拒絶之，大張國威。老中阿部正弘等不從。二月十日，令韑、覺弘等莅假館接墨使，饗之。彼理上書，畧曰：謹承兩國相親之命，使臣與有榮。乃欲定條約，曰：泊船居留内地，取直給物，許士卒上陸養生，勿禁上岸立標測量海底。凡我商舶漁船，若絶糧食薪水，乃恤之。幕府賜墨米百斛。二十八日，遂令諸藩撤武相豆總陣營，自去年六月徵兵三十餘萬人，至是罷歸。彼理饗韑、覺弘、政義等十餘人於船。三月三日，

始許泊港給物

寅次郎欲投舩

辮覺弘等會彼理于横濱。許其泊下田箱館二港。納直求欠乏物件。居下田沙子島方七里。十三日。墨艦至下田港。五月。辮覺弘政義等。復會彼理于下田。許其居箱館地方五里。尋許泊長崎。至六月。墨艦遂去。初長州士吉田寅次郎。受兵學於代儒臣佐久間修理。修理豵象山。少師事佐藤坦。博學治聞。兼通蕃書。善火技。每曰方今要務。宜航海審虜情。幕府。託和蘭購兵艦也。修理建言曰。不如遣人殊域。學製艦技巧。便宜購之。邦人來往自熟操船方。賴以審各國形勢。益莫大焉。幕府不納。寅素有氣槪。聞之感憤。客歲魯

禁錮修理等

大内火

艦之入長崎。欲竊從之航洋。告別修理。修理察其意。賦詩送之。給以旅資。及至長崎。魯艦已去。乃還江戸。修理之在浦賀警衛中。寅與其門人澁木松太郎同往。謀之。修理乃授之方略。託浦賀小吏吉村一郎。令二人夜竊入米船。請附載。彼理不聽。護送還歸。以其犯國禁也。禁錮其藩。修理亦坐。阿部正弘愛修理才。喩其主留在江戸邸。四月。大内火。延燒仙洞宮及公卿第。民房一萬餘戸。天皇奉三神器與新待賢門院及准后九條氏皇子祐宮。避火下鴨廟。尋徙聖護院。又幸桂宮為行宮。門院及皇妹和宮移青蓮院。市廛

信濃守貞時

土佐守政平

近畿大震

漸浬喇兒上書

為食救市民罹災者。家定遣由良貞時入朝弔災。獻黄金五十枚。御袷屏風。准后及公卿宮女亦有金帛之遺。尋奉勅造大内。課諸大名助役。老中阿部正弘掌之。遣勘定奉行石河政平川路聖謨董役。近畿大震。壓死者殆一千人。七月。咬𠺕吧都督漸浬喇兒使甲比丹上書長崎奉行水野忠篤。略曰。奉日本政府命。索戰艦。會西洋各國亂。未得之。得之即上傳。聞貴國遇魯墨。愈和蘭本國通信年久。請自今得比二國。今魯將糧食差我艦。以及日本。西洋乃防之。而英貌利太泥亞女王。以僕為東方水軍將。追魯軍。僕欲帥

英使上書

兵艦。先發顧他。諸將亦且發。益英望親睦日本政府。請審事情。許其艦入長崎諸港。幕府議。至八月答之。略曰。以討魯故乞給欠乏。而魯在昔來請通信。去年復來。雖未許之。府議將有所處。如以討魯乞之。則不能給。以窮乏乞。則給之。但入泊限長崎箱館二港。既而以其固請。許泊下田。閏月。墨艦至下田。歸我民二人。二人石船郡牧久村船梢。嘗漂流者。英貌利太泥亞女王比倶吐理亞使船至長崎。上書。其略曰。近來鄂國猖獗無狀。有呑併全歐之志。吾王哀全歐人民罹禍。問罪於鄂國。命將出師。海陸並進。聞昨年鄂國

遣使於大國、約永通音耗、貿易有無、諸執事待以客禮、許其請而遣之、吾王聞之、擗踊曰、大國洵君子國、而鄂國所謂虎狼之秦也、頃者鄂國挾其祆教、凌暴土國、土國孱弱、不能支、告急於英國、吾王傳檄於同盟、發精甲數萬、碎其艨艟十隻、殺其兵數千人、零賊奔竄、吾將草薙而獸獮、殲其醜類、聞鄂將經大國海洋、而歸其邊徼、令某等艤軍艦數隻於大國大馬頭者、將邀鄂國敗兵而鏖之、以作京觀於東洋、毫無關係大國、若以其有條約、不忍旁觀、或英武不勝技癢、有加一彈一箭、以為其後繼、則某等部下、將渡怒於

大國、改旗所指、則大國其何以應之、言至此、雖頗不遜、實出精誠、鄂流涎於差我蔗者有年、并吞蝦夷千島、自皮及於肉、於骨髓、而終將吸精神而止、吾曹竊為大國寒心、大國其熟慮深計焉、今通款大國、竭區區之意、欲使大國先得一著於局面也、英敬天愛人、力可取而義不取、豈效鄂壓小弱而自大乎、此英之所以横行世界、而駕御諸國也、自今以往、英船取道於大國管轄者、不論何地何港、揭徽而入、下錨而泊、繕哨船、取薪水、不必一一請謁、請下令沿海諸道、知無他、令兩國得立盟結義、東西聲援、則鄂形露勢阻

魯艦入大坂　掃部頭直弼　阿波守齊裕　若狹守忠義　時之助保德　下野守忠良　長門守正邦　隱岐守康融　飛騨守直輝　諸道地震海溢

不得逞其凶虐、吾王東望、欲明衷曲於大國者久矣、軍旅之間、不能盡拜趨之禮、鎮臺其知悉而報諸殿下、速賜報、英使名約蔵私崙幾、大馬頭、盍斥對馬嶋也、八月、奉行忠篤、目付永井岩丞等、奉教延見英使于廳中、許泊其長崎箱館二港、給欠乏、使船尋去、九月、魯艦用我國字、樹幟曰、於呂之也、自南海入大坂洋、奉書請達市廳、幕府檄和歌山以下諸藩備之、先是、家定命井伊直弼曰、汝家自古護京師、嗣後上國有急、即趨焉、因罷其羽田大森戍、命蜂須賀齊裕代之、於是直弼發兵四千、陣京師本能寺、郡山淀膳所

諸藩扼洛外各所、鹿兒嶋熊本兵亦東上備之、家定尋使直弼常守衛大内、酒井忠義柳澤保德副焉、使青山忠良稻葉正邦本多康融永井直輝分戍京師七口、又命和歌山築熕臺於加田、德嶌築於由良岩屋明石、築於明石、命宮津田邊峯山各嚴海防、互相應援、十月、魯艦退泊紀伊加田浦、無幾來泊下田、幕府使政憲聖謨政義及目付松本重古賀謹等接之、十一月、東海南海西海山陽畿内北陸皆震、廬舍多壞、富士山崩、壅川壞橋、阿波土佐海溢、溺死尤多、次伊豆大島下田最甚、壞鳥羽城邑、安濃津哺溢、濤聲

肥前守齊正　齊正築熕臺　復置箱館奉行　下野守保德　織部正利熙　二作

徹宵大阪怒濤從黃津川入諸國死者亡算幕府以諸道城郭驛舍毀壞令長崎傳來年和蘭甲比丹朝江戸賜其王名刀緋綢繒掩障書案花瓶等是月詔改元曰安政大赦天下十二月政憲等奉敎會魯使布恬廷許泊下田長崎箱館三港入錢求欠乏物件借下田犬走嶌方七里箱館地方五里魯船之在下田遇海溢殆覆幕吏善遇之修其破壞魯人大喜尋去是夏鍋島齊正築熕臺于神乃伊王二島成家定賜刀賞之奏復置箱館奉行以竹内保德爲之尋增一員以堀利熙補秋奏廢五兩錢二年三月家定奉

銷梵鐘令　墨艦測量　蘭人獻汽船　齊彬獻昌平船

詔令五畿七道銷梵鐘以鑄大小砲備海防特餘古名鐘宗寺鐘報時鐘旣而僧徒訴之知恩輪王二宮事沮不行又下敎天下禁除戎器外以銅鐵錫鉛鑄佛像佛具諸器玩是月墨船至下田上書乞測量海底曰使其往來支那諸舶諳海路以避覆溺患四月幕府報墨以竢後命墨量東北海而去六月和蘭人至長崎獻蒸氣船及小銃家定尋遣矢田堀景藏勝麟太郎等於長崎就和蘭人學操氣船術八月島津齊彬獻昌平船於幕府摸西洋制所造也家定賜名刀賞之先是家定令天下益修武備是月親練兵于

皇宮成　江戸大震　陸奥守慶邦

吹上庭九月皇宮成十月二日江戸大震東北郭壘多壞諸侯邸士民宅舍震倒火發數十處死者十萬四千餘人小川街小石川本所尤甚幕府許列藩就國設場各所爲食賑窮日光王府亦施食伊達慶邦賑米一萬苞此災水戸臣藤田彪戸田忠敬死于宅中二人輔齊昭首唱尊攘者後水戸人撰彪墓碑有天子聞其死震悼語先是堀田正篤罷老中至是復任之布節儉令省郭門守衛減諸侯騶從十一月天皇自桂殿從新宮左大臣尚忠等前驅關白政通後乘所司代安宅以下武士陪從縱民觀儀衛准后九

越前守慶永　中納言齊泰　福山田松前伊豆守崇廣

條氏亦自桂殿從權大納言幸經等從焉十二月家定賜名刀于阿部正弘黃綃于少老遠藤胤統賞造大内勞尋使六角廣泰入朝賀從御諸大名賀使例各自封内發之至是以邊備繁劇始許在京師吏入賀唯前田齊泰遣使如例後天皇賜和歌冊子於奉造宮役諸藩各一帖又賜扇於彥根小濱郡山淀膳所篠原高槻等諸大名勞其守衛是歲春家定命福山城主松前崇廣上東西蝦夷地東自木古内村以北西至乙部村以北以直隸幕府夏命伊達慶邦戍東蝦白追以北愈不津根室越土呂府倶奈尻等佐

[illegible]　越中守承順　蝦夷地分戍開拓　三年　置蕃書調所　中務少輔長祚　濬治鴨川　墨使巴爾理斯來

竹義睦戍西蝦御神居以北真霧添矢及北岸知床等。津輕承順守箱館壘。戍江刺乙部及御神居以南松前崇廣戍箱館岬江刺岬。七重濱木古内及東蝦惣邊津。冬奏並開蝦夷。命箱館奉行管之。先是清水氏絶嗣。乃遣其遺臣及士庶千餘人於蝦夷。使之講文武經田野牧畜種樹捕鯨採藥及掘石炭鑿鑛山以教化夷民。至季冬。更賜崇廣以伊達郡四萬餘石三年。二月。幕府置蕃書調所于九段坂下。七月。先是幕府築礟臺二于界浦。至是又命高松松江二藩築之於大阪兩川口。初京師町奉行淺野長祚等上請

幕府濬治鴨川。是歲五月興功。至是成。役工三十五萬六千人。費金十萬兩。不給。長祚等課豪商助之。九條南北川路磧中多竹。人行其中。水則不得度焉。至是斥川伐竹。開道堤上。民大便之。明年夏。四條橋成。亦長祚等告幕府。課祇園會境諸街所架云。是月。墨使巴爾理斯持國書。來下田。曰本國委僕以滯在貴國。執貿易全權。因請親謁將軍。呈其書。老中正弘以下大憂之。密議謂既與之和親。貸土地。許來泊。給欠乏物品。繼之以通商。此禁一弛。其他各國相踵來。許彼拒此。怨生亂階。顧我國航海之術未熟。防禦之備

置外國事務總裁　四年　待外國須用寬永前規　[illegible]　信濃守清直　許墨使謁見　齊昭及溜直諸藩上諫疏

未全。許之國力不給。不許大本猶弱。實國家安危之所關。令大小監察評定長崎浦賀箱館下田等諸奉行。陳其意見。諸吏上封事論之。或曰墨之應接已失其機會。今噬臍無及。十月。家定以堀田正篤為外國事務總裁。班同列上。時天災荐臻。加以外憂。阿部正弘等謀分其任云。十二月。家定娶島津齊彬女。是秋。江戶大風海溢。城樓大小武館市舍及永代橋壞。死傷者多。四年。二月。和蘭甲比丹上書長崎曰。交際外國。勿論名義。或開釁於鎖事。不可不戒。嚮清國為英失土地於阿片。今廣東亦見蹂躙。可為殷鑒。老中以

為和蘭所說。非阿其所好而已。顧使諸蕃積怒。恐踏清覆轍。業已結和。以變寬永後之法。則待之亦不得不遵寬永前之規。遂主偷安。六月。先是岩瀨歷井上清直等自下田還。告巴爾理斯所請謁幕府及開港等事。七月。諸吏以其舊典。交覆曉喩巴爾理斯悍然不聽。諸老相議。不得已奏許延見之。先是齊昭辭參幕政。益以待外國不滿其意也。家定賜副刀優勞之。於是齊昭與其子慶篤上疏家定。諫延見墨使。舉又上書前關白政通。請其停之。八月。溜直諸藩連署諫家定曰。承奏之京師。許墨使謁見。待之重於和蘭一

美濃守忠民
丹後守泰固

等是非幕下一朝亡其累世職掌耶今許見墨夷則諸蕃必繼踵求之幕下亦豈一一而見之乎今日許謁見則大損國體廢前日雪國辱之令將何以臨天下業已許之雖論無及然微曹世奉重職故雖逐事不爭自獲罪矣別疏利害得失敢請更商議焉留直寬文初置以監老中本任高松彥根會津後或增之松山桑名忍姫路亦班之是月家定奏以脇坂安宅為老中本多忠民為所司代增侍臣本鄉泰固秩列諸侯班為少老尋以松平忠優復老中九月參議左大辨公愛從三位清原宣諭等四十人有罪勅削二

巴爾理斯飛隊

人官爵餘停朝參十月巴爾理斯來江戶詣堀田正篤邸告曰雖上國書于大君今親上言以詳之其略曰合衆國禁有土於異域故諸外邦求屬本國其隔絕者皆辭之但自造氣船以來列國通信萬里比鄰益事互市大致其富孰敢拒交者貴國亦聽之則請二事其一置合衆國宰官一員於貴府下其一縱本國商舶入港互市二者不啻本國請泰西各國所望也曰日本所患在英及歐羅巴列國嚮英將約蔑私喩幾與貴國約事而英主以其不同諸邦也欲伐貴國曰英悪魯欲併滿州及清國以取東印度故與佛

合軍與魯戰亦欲得差我廉及蝦夷以據絕曾軍曰距今十八年清以阿片事與英戰敗終構和失地出金今英佛再伐清而佛覬高麗英覬臺灣初英佛遣使請共攻清然本國不聽曰阿片烟產于東印度距今三十年清國唯廣東行餘省不行今則所在盛行每歲為之損二千五百萬兩其毒弱體耗神一味之者必不能忘之英欲賣諸日本以專利合衆國為貴國甚危焉與英交易須嚴禁之曰日本開市迎我國宰官督之則不蹈清覆轍諸國遣使約事須答曰合衆國與我約事其條件如斯則莫有爭者曰亜墨利

加教宗從民所好並行不悖若夫互市納稅世界之通義也今墨納稅賸國用餘藏官庫曰僕曩與佛及暹羅約事知英欲屠暹羅故約為防之東印度之為英所并以不與西洋諸國契約也彼如契約則諸國援之請日本鑑東印度開市結約戰艦火器屬應貴國需水陸軍亦送之曰僕會英將某於香港其曰奉命使日本率氣船五十艘往江戶要約二事若不之許則自我動兵又曰今茲三月到江戶其緩者與清戰故也戰止必來佛黨英其來必與偕僕為貴國為方今計不如許互市僕飛書英佛告貴國已與本國

丹波守頼旨

二十一藩上疏

約二事則氣船之來亦一二而已貴國信僕言僕為安全媒是無上幸也其與同列熟慮決之十一月正篤令土岐頼旨川路聖謨等會巴爾理斯于蕃書調所質問其告中疑義金澤鹿兒島僊臺熊本以下二十一藩上書幕府曰承教依寛永以前例延見墨使夫寛永以前諸蕃來朝者卑己謙辞以貢今者墨使尊大己國輕蔑本朝抗言無禮執政申諭不肯則恐允其所請以馴致今日之事損國體莫大焉敢請延見墨使之日皆免牙參況此年物價騰貴諸藩疲於會同敢請依寛永以前例使之自來歳限十年土著

二名為信田仁十郎蓮田藤蔵

延見巴爾理斯

津田半三郎

齊正上疏

以勸農講武富國强兵而備萬一幸甚有水戸人二名夜潜入蕃書調所欲刺巴爾理斯為幕吏所拘囚刑二十一日家定遂延見巴爾理斯于大廣間受國書賜以時服十五領賜饗十二月正篤會巴爾理斯謝其忠告巴爾理斯再上書固請府下置宰十港開市初幕府奏事於天朝概上書以聞川路聖謨建言謂此事至重宜遣使奏聞而後許於是家定使林韑及目付津田某等西上奏墨事移墨國書及巴爾理斯上書于諸藩各陳所見鍋島齊正上疏曰我邦自神武開國儼乎輝威萬國東照公紹其緒再造天下

建功至大定呂不輕令為墨夷所劫虧損國威諸夷聞之相踵而至已聽墨夷朝見其求皆得之是蓋豫使彼遂其志也竊聞宸衷為之憂勞實國家安危之秋也嘗審虜情託事通好窺我釁隙豈非謀其皇國者乎武士固尚果決暫勞永逸與先安後危孰得孰失幕下絶於彼則彼必入寇然列藩敵愾攘之不必煩麾下啓行先臣齊興服公命置戍長崎以來世辱鎮西重任者二百餘年及聞墨夷入見意如敵兵破後門因請在國以十有八年為期足食足兵緩急從事時諸藩亦多請營上疏是歲春清人江星肯等上

美濃守謹敦

旭丸艦成

書長崎報朱賊狀夏幕府命講武所都肆海軍令高松松江二藩守攝海松山守神奈川奏鑄箱館通寶鐵錢行之蝦夷南部謹敦亦請幕府鑄新鐵錢於國文曰寛永通寶背文曰十限七年歳鑄十萬貫文秋延朝鮮聘期者十年冬齊昭奉教造軍艦成名曰旭丸家定賜黄金百枚時衣三十領賞之

近世日本外史卷四終

近世日本外史卷五

膳所　關機　纂述

男長雄　標記

安政五年 東坊城聰長 廣橋光成共權大納言

奏墨事

安政五年。正月。先是林煒等入京。見傳奏菅原聰長。藤原光成。上墨國書及巴爾理士所告諸件。曰。近世萬國風氣一變。盡事互市。歐羅巴諸邦。謀開我鎖港。而墨爲之魁。遣陂理求通信。又使巴爾理士齎國書。來見將軍以獻之。令已延見之。受其書。至所乞府下置宰。十港開市。幕議又將許其可者。減其十港。除京師。開江戶近海。以綏宸衷。然事體與嚮許入港給欠

備中守正篤 左衛門尉聖謨 肥後守愿

阿波守茂韶

乏異。故使臣等奏之。傳奏曰。應俟他日而詳議之。至是家定復命老中堀田正篤西上。具奏其曲折。請勅許。川路聖謨岩瀨愿等副焉。二月。正篤入朝。獻黃金五十枚及金香鳳凰伽羅。准后及關白大閤傳奏亦有獻遺。尋上書奏外事。與林煒所奏稍異。時天皇召大臣以下。參議以上三十餘名。議之者再三。公卿各上意見。不悅幕議。蜂須賀茂韶私上書闕下。又呈書太閤政通。切論幕府優柔不斷。馴致今日之事。於是聰長光成傳旨曰。假約開港。雖不得已。而舊臘勅以不使彼泊畿內近海。今能得不開武庫港耶。曰開數港。建商館。其制未定。彼溪壑無饜。必漸次乞求。能保無反覆耶。曰。皇居無堅郭。故欲使雄藩嚴守闕下及近畿。正篤對曰。彼素欲開市於京攝及江戶。爲識昔者外舶入界浦而市。南蠻寺亦在京師也。故因以固乞。然百方說諭。特許開武庫。禁其入京畿十里內。濟尼崎猪名川夫條約。素圖兩域無事。我不背條理。彼豈敢亂。今如不和。則變起眉睫。故自今生聚訓練。使彼自服。策無上于此者。若夫京畿護衛。比至開武庫。必嚴之。以安宸衷焉爾。先是巴爾理士歸下田有疾。幕府賜之書及藥物。使侍醫診之。三月。巴爾理士至

中山忠能 正親町三條實愛

德大寺實堅

萬里小路正房

江戶。促條約押印。曰。聞日本政權在江戶。不圖因循曠日如此。若不得命。吾欲直入京師。得其要領。幕府飛書於正篤。督促之。權大納言忠能。權中納言實愛等。上疏請徵諸大名建言。而後勅幕府。天皇與關白大臣兩奏等定議。召諸公卿示報案。有外國處置依賴幕府之語。公卿多非之。前內大臣實堅前曰。此語適事宜。報無敢可否。忠能怒責實堅曰。若此語。則皇國不立矣。此勅一下。則舉朝無人也。臣不敢從議奏權大納言正房亦固執爲不可。顧諮左右。左右同聲應之。於是忠能請改報案。與實愛等八十餘人俱詣

九條尚忠
勅徵三家諸大名言
美濃守忠民
峯重自殺
駿河守峯重
島田左兵衞尉
直弼為大老
掃部頭直弼
答墨書

關白尚忠第爭之。天皇嘉忠能等直言。勅改報案。乃召正篤傳勅曰。墨夷之請。神州安危之所係焉。今如所奏。則國威墜地。幕府其下教三家諸大名。更議而奏之。正篤同所司代本多忠民奉詔。事在廿日。前二日。陪衞都筑峯重自殺。初正篤等奏對甚窘。峯重設策。薦彥根臣長野主膳。以主膳與關白家臣島田某善也。依島田說關白。報案之草。蓋尚忠察關東事情也。而事遂不諧。故峯重以死謝正篤云。正篤令岩瀨愿奉勅書東。尋皆歸江戶。四月。幕府移告勅書於列藩。正篤召巴爾理士謂曰。條約之難定。在國內人心之不合。京師亦如此。巴爾理士曰。兩國相議而仍以人心不合延定約之期。萬國之所無。史書所不見也。政府不能捺印。直請京師決之耳。請刻日以報。是月。家定以井伊直弼為大老。特命屢上直視事。五月。幕府答墨書。略曰。肅復。亞墨利加合衆國大統領皮兒設殿下。貴國屢求而國修睦交。慰靡鮮。且現今派領事官巴爾理士為使節。齎書翰。謀使兩國人民共通貿易。永以安寧。意旨懇款。感荷無已。乃宜以章程草案相示也。然期日不得不緩者。以有我闔國會同商議之事也。幸諒恕之。巴爾理士奉之。明日還下田。六

備後守資始
下總守詮勝
和泉守乘全
玄蕃頭尚志
信濃守清直
織部正利熙
定約捺印
尾張大納言慶恕
水戶中納言慶篤
一橋刑部卿慶喜
越前中將慶永
紀伊宰相慶福
議定幕嗣

月。幕府罷堀田正篤老中。以太田資始。間部詮勝。松平乘全。復為老中。本多忠民罷所司代。酒井忠義復之。是月。魯艦入加奈川。墨艦入下田。遣勘定奉行永井尚志。下田奉行井上清直。箱館奉行堀利熙。目付岩瀨愿等撿之。諸吏問其來意。巴爾理士答曰。英佛軍艦將至。二船先報之也。因曰。二國乘勝清之威。將來乞其所欲。我憂貴國不耐誅求。苟聽我請署印鄙條約。則我諭二國。以同盟之國。居間圖無事。幕吏頗惶惑。報之江戶。大老直弼等以為事已逼。徒挨勅許。踏清國覆轍。乃使清直愿等與巴爾理士計參酌舊約。定互市則十四條。捺印授之。而後奏之京師。於是德川慶恕。慶篤。慶喜。慶永建言破條約奉勅旨。而諸藩烈士。草莽激徒。大憤慨。尊攘之說益起。時家定疾篤。迎宰相慶福為世子。改名家茂。家茂為家定從弟。初和歌山無嗣。文恭第六子齊順出繼之。是為家茂生父。先是直弼等議定嗣子。德川齊昭以家定不肖。且無子。欲使己子慶喜為之嗣。以張國威。慶喜年長。有聲望。慶恕。慶永等亦屬心。求謁家定。決事直弼。以其寢病沮之。而會諸老及幕府親族議之。欲迎宰相為嗣。齊昭等曰。宰相尚幼。今也國家多事。宜迎刑部

黜齊昭等
攝津守茂德
日向守直廉
石河土佐守
本鄉石見守
佐々木信濃守

紹征夷職。宰相為之世子。世次如此。而當與直弼等
曰。舊制立世子。以親疏定之。奚得違例。齊昭抗論詮
勝見其耳目異常也。趨呼曰。將軍召掃部頭。即扶之
而入。齊昭等鞅々而去。直弼乃以家定命。擁立家茂。
勢威益熾。幕府尋褫本鄉泰固少老。杜侍醫岡櫟仙
及其子了節等三人門。或云家定已為醫所誤。薨秘
以定其嗣。又云。至二十八日。薨。七月。黜齊昭慶篤慶
喜命慶恕慶永退隱。命松平茂德嗣慶恕後。松平直
廉嗣慶永後。茂德慶恕弟。直廉慶永族也。罷側用人
石河政平。小性本鄉某。貶勘定奉行佐々木顯發。時

家定薨
五國同約

屢詔幕府。徵三家及大老。幕府奏對曰。慶恕齊昭慶
篤並蒙譴。餘則幼弱耳。諸蕃入津。外事冗劇。大老亦
未得西。令更命老中詮勝西上。所司代忠義亦將踵
發。及其入朝。宜咨焉。八月八日。將軍家定薨。年三十
五。天皇遣廷臣二名。贈官位。如故事。賜謚曰溫恭。准
后亦遣使弔之。九月。清直等已奉教與巴爾理士定
互市。則尋外國長崎箱館諸奉行。會魯英蘭佛四使。
改舊約。印署皆准墨焉。至是五國各同其約。其條曰。
永相和親。曰自明年六月。始互市。至七月。開神奈川
以代下田。曰自今後四十月。而置市場于江戶。五十

下詔起齊昭輔幕府
近衞忠熙
鷹司輔熙
一條忠香
三條實萬
二條齊敬
近衞忠房

月而開武庫。置場於大坂。不開新潟。則別開西州港。
曰聽設館庫于神奈川武庫長崎箱館等五港。居武
庫神奈川箱館。地各十里。但武庫禁入京畿十里內。
長崎限公有地。曰禁糶米麥。特給其乏絕。曰貨幣互
行國內。曰銅用要器之餘。貿之。曰嚴禁阿片烟草。先
是詔起前中納言齊昭。輔幕府。左大臣忠熙。右大臣
輔熙。內大臣忠香。前內大臣實萬。權大納言齊敬。忠
房。同奉旨草詔。略曰。嚮奏假約。墨夷署印。事出不得
已。將使間部詮勝入京奏事。是無徵諸大名之勅也。
如此大事。印而後聞。稟行之義。何在。背朝命。忽國計

小林民部大輔

勿論外事。行政至是。何以持國。聞水戶尾張越前皆
有罪。雖未審其狀。然當外患事急。自剪羽翼。奈人心
向背何。曩徵之者。不獨外事。欲匡合朝廷幕府。以安
百姓矣。大老老中與三家三卿諸大名及退老者。其
速會議。圖濟世安民。折衝禦侮。特詔汝儕。列及三卿
等。相與贊成。傳勅四方。初齊昭之見黜。遺憾殊深。欲
奉勅以遂事。於是其京邸監鵜飼吉左。及安島帶刀。
鮎澤伊太夫。越前橋本左內等。與鷹司家臣小林良
典。近衞家婢村岡謀。欲得勅旨。鹿兒島日下部伊三
次。小性曾我某。臣飯泉喜內等。在江戶。相為聲援。尋

大捕水戶黨

中井數馬　大沼又三郎　藤田忠藏

賴三樹三郎　池內大學　梅田源次郎

孟緯號星巖

伊三次西上。周旋頗力。為直弼所沮。事不諧。吉左伊三次等更得起齊昭輔幕府勅齎來江戶時直弼使長野主膳諜京師悉得其狀又偵知諸藩臣遊士及文儒等。贊成朝論誹議幕政乃大索執帶刀伊三次喜內。其他黨水戶者。鹿兒島藩臣日下部裕進。高松藩臣長谷川宗父子。宇和島藩臣吉見長。先手部屬中井某。下田奉行屬大沼某。銕砲方屬藤田某。二城留守古賀增臣藤森恭助。小普請阿部某臣勝野豊作兄弟。鳳園寺道士行阿遊士一蒲市正等二十七人遂命詮勝西上。十月。詮勝入京與關白尚忠所司代酒井忠義謀俾前關白政通前內大臣實萬削髮令町奉行岡部豊常等執王人紀正恒。有栖川家臣飯田忠彥。鷹司家臣藤原俊璹。小林良典。三國大學。兼田伊織一條家臣藤原則賢。三條家臣高橋常安。冨田織部。久我家臣春日仲襄。西園寺家臣藤原尚弼。青蓮院臣山田勘解由。清水寺宰近藤正愼。僧百甫。大覺寺醫員六物空萬。儒者賴醇。池內時。梅田義質。畫工浮田一蕙。豊常臣筧承三。水戶臣茅根伊豫助及鵜飼父子。橋本左內。婢村岡等三十五人。儒者梁川孟緯。先事三日歿。因得免辱入朝奏曰主上欲

家茂任征夷

警衛行

西鄉吉之助

六年

幽親王諸公卿

絕夷狄幕府然之而非朝廷幕府合體則事不可行。願且緩之是月。詔以德川家茂任征夷大將軍。他如故事年甫十三。十二月。幕府撤致京囚於江戶。命寺社奉行大目付鞫之詮勝告東歸。暇朝廷賜貞劍詮勝疑懼初幕府修大阪城夷天保山以置熕臺是春成令彥根起寨于鞍馬口。正篤之告東歸更勅曰須命大藩嚴太廟京師守及魯墨入港幕府又命高松松山桑名三藩起寨沓掛八幡鷹峰命安濃津備京師非常岡山鳥取高知戍大阪。萩戍武庫柳川戍界浦福井戍神奈川二本松戍冨津。是秋。始有暴痢。世呼虎狼痢。朝瀉夕死百藥無效。江戶病死十萬人。大坂三萬人。天下不知其幾億京師稍少。冬。清水法性院僧月照。投薩海死月照慷慨尚氣嘗與鹿兒島人西鄉隆盛結交。及直弼逮捕志士事連月照月照西走。與隆盛謀曰。事已至是難必及矣。吾儕有蹈海而死耳。乃乘夜與俱投海會月明。有舟子濟之。二人已瞑舟子看護懇至月照終死隆盛更生。藩人憚物議竄之於大島。初隆盛頻坐事見竄因變名姓曰大島三右。以其流竄大島也後藩原之還參其政云。六年。二月。幽粟田宮尊融親王先是板倉勝靜罷寺社奉

一條忠香 久我建通 萬里小路博房

行坐論京囚也。命伊達宗城退隱。至是山内豐信亦
告老。三月。忠熙輔熙并辭官薙髮。一條久我萬里小
路皆見黜。五月。天皇賜黃金於尚忠政通忠熙輔熙
實萬及兩奏職事諸公卿。以慰外事之勞。因勅曰。嚮
侍從詮勝入奏事。朕傳旨幕府者再三。今且欲觀幕
府措置天下物情。卿等其注意。幕府尋奏獻金五千
兩充供御。頒遺金二萬兩於公卿親王朝臣。益關白
尚忠職俸五百苞。米邑一千石。是春。下令徙諸商于
神奈川。至夏開横濱長崎箱館三港。許人民貿易。頒
五國條約于天下。禁貿外舶。以律書兵書公鑑武鑑
城郭地圖及銅屬。初畫日船幖。惟幕府輸漕用之。及
令列藩摸造洋艦。許用此幖。又令諸海舶帆幔用白
布。艫上樹畫日白旗。以別外舶。遂為我全國徽號。七
月。有人殺魯人三名於横濱。罷太田資始老中。八月。

斷水戸獄

幕府斷水戸獄。大老等數齊昭以密奏外事京師。使
其臣說公卿。謀納刑部卿。私請勅書等事。為失輔弼
之任。遂禁錮之水戸。并幽其子慶篤慶喜。屏居太田
資始。黜作事奉行岩瀨忠震軍艦奉行永井尚志。西城

民部少輔長鋭 備前守信實

留守川路聖謨小普請奉行淺野長祚駿府町奉行
鵜殿長鋭。水戸家宰中山信實等尋斬鵜飼吉左。其

子幸吉。飯泉喜内。橋本左内。茅根伊豫助。吉田松陰。
賴醇。梟幸吉首。使安島帶刀自殺。謫鮎澤小林六物。
勝野池内日下部裕進等。餘禁錮流竄。左内博覽該
通。在獄中註資治通鑑。訖其漢紀。又作詩曰。苦寃難
洗恨難禁。俯則痛悲仰則吟。昨夜城中霜始隕。誰知
松栢後凋心。伊豫助亦以才學文章著。松陰在藩嘗
坐事禁錮。人或議討關東。松陰作書戒之。後見許還
家。及直弼專政。松陰知其不可諭告。乃欲使款人迎
廷臣大原重德。以鼓動藩人。首唱尊攘。會水戸事起。
募死士狙間部詮勝於京師。不中。款人憚物議。再執
之下獄。亡幾。幕府命永井雅樂。檻致之於江戸。詰以
投匿名書於禁内。與梅田義質密謀等事。而松陰素
與義質不善。投書之事。實不知也。抗辨不服。更自首
以致書重德狙詮勝事。幕吏大驚。由是得罪。時人哀
其數奇。著有幽囚錄留魂錄。義質若狹人。號雲濱。其
學私淑闇齋。會舩之抵大坂。十津川人欲起兵擊之。
推義質為帥。時其妻疾篤。義質不顧而出。賦詩曰。妻
臥病牀兒泣飢。挺身直欲拂戎夷。今朝死別與生別。
唯有皇天后土知。歸則妻既歿。醇字子春。賴襄之子。
號三樹。其罪不至死。幕府欲宥之。而醇有氣節。自比

恭助後號天山

資始等諫直弼

宋文履善。詬罵不止。遂見斬。獄中詩曰。排雲手欲掃妖熒。失脚墜來江戶城。井底痴蛙過憂慮。天邊大月鈌光明。身臨鼎鑊家無信。夢斬鯨鯢劍有聲。風雨他年苔石表。誰題日本古狂生。有二兒。協復。協仕廣嶋。復居京師。各業儒。伊三次幽因中病歿。其始就拘。幕吏鞫之。伊三次慷慨激昂。陳天下利害。聽者聳耳。其書懷詩曰。星斗闌干月滿天。書窓深坐不成眠。欲知世運隆興兆。神武東征戊午年。以其奉詔書東下歲次戊午也。藤森恭助號弘庵。學術醇粹。有經世才。受齊昭知遇。幕吏因欲必置之死地。然以其無罪也。遂

放逐。後釋歸江戶病死。自題肖像曰。後天下之樂而樂。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先天下之憂而憂。吾聞其語矣。世豈無其人哉。贊曰。布衣憂國。如陳亮清議買禍。似范傍。衆笑其狂。獨曰今之時何時。吾怪人之不狂。嗚呼是真可謂狂。初直弼之議刑。太田資始諫之曰。此輩所為。亦出憂國之餘。宜從寬典。板倉勝靜佐々木顯發亦諫曰。若處之極刑。為衆怨府。必生亂階。直弼不從。遂以獨斷行之。時人謗其濫刑。比之漢黨錮明東林禍。於是上下屏息。大老威焰甚熾。九月。幕府奏賜蝦夷於仙臺。會津。久保田。盛岡。弘前。莊內

牙城火

萬延元年

淡路守範正　豐前守正興　木村攝津守　小栗豐後守　森田岡太郎

遣使於墨

對馬守信正信正或作信睦

櫻田之變

有村治左衛門

六藩開拓之使。姬路小倉守品川砲臺。江戶牙城火。再築之至明年成。十二月。先是家茂削本鄉泰固祿。復黜石河政平佐々木顯發等。至是罷間部詮勝老職。賞有司逮京囚者。是歲七月至十月。暴痢復行。死者比去年減半。萬延元年正月。初與墨遣使促日本使節赴二國。家茂遂延見佛使。至是遣外國奉行村垣範正。新見正興。軍艦奉行木村某。目付小栗某。勘定森田某等二百餘人。於墨。乘鳴津氏所獻太元船。及墨蒸氣舶而發。至十月復命。幕府遣使節于海外。是為嚆矢。明年。遂遣使與佛。魯。墨。蘭。普六國。是月。安

藤信正任老職。三月三日。水戶臣齋藤監物。佐野竹之助。黑澤忠三郎。大關和七郎。林忠等二十餘人。與鹿兒島臣有村兼治等。共擊井伊直弼於外櫻田殺之。是日黎明。諸士會于愛宕山。束裝訣飲。伍伍結隊。至櫻田門外。待直弼登營。辰牌。直弼乘輿。從者喝道而來。會天大雪。不辨咫尺。諸士跪路。為訴事者狀。發銃為號。蹶起襲前驅。前驅驚擾。衛士皆援之。水戶人直進斫輿。丁左右刺直弼。提首而去。井伊氏臣加田九郎太。名越源次等死者六人。傷者二十人。林忠鬪死。稻田重藏。關鉄進。關泰助。海渡崎介。被創自殺。監

但馬守胤統

物竹之助及蓮田市五郎、詣老中脇坂安宅邸自首。監物竹之助重傷未幾死。和七郎與森五六郎杉山彌一郎森山繁助詣細川齊護第自首。安島帶刀子某提一馘、詣遠藤胤統邸自殺。兼治與廣岡子之次郎自殺于瀧口。鯉淵要人亦自殺于八代洲河岸。餘不知所之。監物竹之助等連署上安宅書曰、井伊直弼挾幼主恣威福、黜列侯、竄下正義人、擯斥三家、殺將軍羽翼、為洋夷所恫喝、不待勅許、擅條約、遣間部酒井等、誣譖九條公、幽諸公卿、多殺亡辜、忌粟田宮英明幽之、遂至議至尊讓位、臣等不能一日與此奸

高橋多一郎父子庄左

河崎孫四郎

大和守廣周

賊共戴天。為天下誅之、以待斧鉞之刑。寺社奉行大目付會于評定所、訊問諸士、為其暴擧、必奉前中納言意。忠三和七五六彌一繁助等同聲對曰、臣等所為、皆為朝廷幕府、神明所照覽。代天行誅焉爾。不特奉前中納言意也。抗辨不屈。尋高橋父子自殺于大坂四天王寺。河崎某篠原某自殺于生玉祠前。皆從擊直弼道來者。有水戶農宮田瀨兵者、詣齊護邸自訴曰、臣後期不得與櫻田義擧、以為終天憾。然已同其志、願共生死。幕府以為狂錮之。尋直弼罷大老。時秘其喪。至四月發之。閏月、久世廣周為老中。尋本多

大隅守忠良

淑子內親王皇姉也

請尚和宮

忠民、青山忠良亦任之。五月、木村某等自墨歸、或曰、軍艦奉行、不適墨至佛而還。七月、皇子祐宮為皇太子。英人入江戶、議設館於殿山品川。是月、家茂延見墨英二使。尋見佛使。英人二十餘名上富嶽。幕吏百餘人從之、遂浴熱海溫泉、自下田港去。孛使至江戶、請條約。不聽。八月、時天皇勅倍衛大久保忠良齎詔書、傳之幕府。是月、又命故事宜傳聞奏置武家傳奏司掌焉。今始不經之而傳。故擧朝不知其為何。或曰、攘夷及闕下置衛陣、開淑子內親王第等數事也。家茂使宮婢勝光院橋本氏西上、奏請尚皇妹和宮。初

齊昭卒

和宮約適有栖川王府、故不聽。橋本氏固請不止。至冬、天皇遂許降嫁。依吉子內親王東降例云。家茂尋使所司代忠義入朝、納幣黃金百枚及物件、頒金一萬五千兩於親王公卿朝臣。前中納言齊昭卒、年六十餘。私謚曰烈公。齊昭英明、嗜學兼通韜畧。天保末坐事屏居削髮。及墨夷來、幕府起參大政、鑄鐘詔實其所請。而議論與老中不合、再坐事齎志而終。遺書有明君一班、抄等。嘗上疏曰、造三檣舶數百千艘、鑄大熕數百萬門、往來外國互市。今海內有禪宗一萬九千三百八寺、密宗一萬千百寺、一遍教六萬七千

紀伊守信親

利熙死諫

百寺源空教十四萬二千寺。融通派一千五百寺一向派本願門徒四萬五千寺。東本願門徒八萬八千三百九十四寺專修門徒七千五百二十寺。曰蓮教八萬三千二十寺使僧侶盡畜妻子習武藝以備不虞。初井伊直弼奏請收所賜齊昭勅書見允乃遣安藤信正傳旨水戸藩內騷擾齊昭燃梗幕命作檄諭衆衆輙服遂致勅書於幕府云其已未發江戸詩曰。白髮蒼顏萬死餘平生豪氣未全除寶刀難染洋夷血。却想南陽舊草廬天下爭誦之浪士三十餘名夜詣薩州邸呈書曰。水戸公既死海內除貴藩無可依賴者願屬貴藩為攘夷先鋒。問其姓名皆不答薩藩啓之幕府。幕府命置之其邸。有人要殺墨使記室此由斯堅于三田。幕府大索之不獲明年。幕府與洋銀一萬元於記室母幕府割北蝦夷賜之大野藩。九月以儲君　睦仁為親王家茂解慶恕慶喜禁錮釋太田資始。李鄉泰固石河政平等罪十一月。增久世廣周封一萬石易內藤信親邑一萬石賞董牙城役也脇坂安宅罷老中箱館奉行堀利熙與老中安藤信正大論時事于營中遂致書自殺其邸略曰墨領事官詣貴邸專論我政務閣下尊之如師父遂結伯

文久元年

水戸藩士脫籍

仲之義渠贈衣帛珠玉巨萬。閣下酬以刑典數部及慶長金保金一萬鎰渠醉倒之際。挑閣下侍婢閣下舍而不問渠請築館于殿山。閣下遂許之甚則渠論廢帝之事閣下使國學者探索舊典僕竊聞之。血淚如灑五內皆裂。天下士皆欲食閣下肉彥根元老豈非其前鑑乎是僕所以為閣下碎肝腦注腸血以死諫之也云云。此書當時激徒藉口于利熙以誣信正之罪也十二月。天皇聞物價騰貴衆庶困乏發內帑金先救輦下詔曰民國之本。民困窮罪在朕躬施予不周幕府其助之恤四海民是春幕府命宗義和復延朝鮮聘期。是秋。命鹿兒島。緩琉球入貢期。初幕府奏鑄小鈑四銖銀二銖銀。是歲令天下改金幣之直保字小鈑當二両十一銖正字一分當十一銖尋奏改鑄小鈑四銖二銖。比舊稍小。昔者小鈑錠銀碎銀等多行如泉布。至文政中猶然。其後小鈑銀子歲耗天保改鑄之後。行者比舊什二。無幾與文錢等漸次消亡而世希見小鈑。至是有改鑄名無見行鈑金文久元年。二月。水戸藩士子弟二百人脫籍屯長岡驛游士惡漢嘯聚至千八百人起寨于常陸上毛下總要衝。移檄曰。紹故黃門遺志以舉義旗一將率水軍

堀田伊賀守　筑前守長寛　左京亮直賀　式部大輔政恒　堀田鴻承　越前守忠恕

高輪東禪寺三田濟海寺麻布善福寺

世弘稱宕陰　岩山拯吉

略横濱燒館虐夷一將率陸軍入江戶悉誅吏許互市者江戶戒嚴命慶篤追捕堀田某岡部長寛屬焉命堀直賀自北路入榊原政恒屬焉命堀田某備本道戶田忠恕備南道郡代寄合先手市廳屬吏扼江戶諸橋遣小普請講武所士三百餘人於横濱守番館命諸侯備東禪濟海善福諸寺皆洋人所館也曾人入對馬剽掠宗義和訴其亡狀後幕府遣吏諭夷去三月家茂自西城移牙城下令麾下振勵文武除舊弊省冗費召見山形臣鹽谷世弘岩村臣若山拯獎其碩學也世弘師松崎復最善文拯師佐藤坦精

襲英館

赤隊

經義五月水戶亡命有賀重信榊鉞三郎等十四人襲東禪寺英館揮槍殺傷英卒三人幕吏及郡山西尾衛士驚起禦之亡臣健鬪殺傷衛士十餘人重信等二人死之鉞三郎等三人見逮餘逃去幕府賞衛士命水戶捕餘黨英使責老中安藤信正曰政府無權不能制群下暴舉請自我制之與佛蘭西使將以兵逼信正等百方說諭事裁平自是英置兵横濱以備不虞戎裝赤目曰赤隊明年與英死者親族洋銀三千元六月家茂召尾紀及溜直諸藩議水戶事命新庄桑名松山守神奈川番館尋命福井守品海熕

稱止還隱　蒼翠上疏

臺姬路松代守神奈川横濱七月斬水戶囚大關蓮旧杉山森山森等其餘已死英人請幕府曰自神奈川至長崎箱館洋多暗礁願得測量海底幕府許之令外國奉行屬吏入英船與俱測量圖之沿海諸藩縱英人上陸給之食及圖成頒之諸藩毛利慶親遣其臣永井雅樂入京奏開港事天皇賞之別下詔旨云十月慶親入江戶十一月島津氏密奏出兵京師幕府命鍋島齊正退隱有恭允長澤蒼翠者上疏幕府曰更張大政復之寬永享保之隆黜陟吏胥皆用正議人使一橋刑部卿輔佐幕府越前前中將為

和宮入營　親子內親王和宮

大老將軍親臨廳聽政而議大事於京師因罷令關白九條公選一條二條近衛公代之又曰令者已尚內親王宜速復上洛禮入朝親謝否則為姦佞所敝明春或有天下亡命輻輳京師宜及今遣譜第諸藩護京師陰備之若夫互市鎖横濱箱館仍舊制許長崎種島委之島津黑田鍋島氏其他如請停賄賂置內監察巡察使等頗切時事云十二月先是詔以皇妹親子為內親王尋東下權大納言忠能以下公卿少老高家等扈從焉館清水氏遺第至是與其母觀行院典侍局庭田氏皆乘牛車入營儀仗盡善美明

二年

坂下之變　三島三平　豐原國之助　細谷忠齋

年。家茂使井伊直憲等入朝。奏賀內親王婚成。頒金一萬五千兩于諸公卿。慶之四位五萬石以上諸大名。亦遣使奉賀。幕府自請釐降。費財不知幾鉅萬。蓋閣老等相議。以親睦公武。防激徒動朝論也。二年正月十五日。三嶋其豊原其細谷其等七人。要擊老中安藤信正于坂下門。信正常多從家臣自衛。三嶋等揮刀奮進。衛士力拒。信正傷肩僅免。七人格鬪皆死。檢屍。各懷書。略曰。安藤承井伊氏後。奸謀詭計超過之。蔑如朝廷。親昵洋夷。貸之厥山地。與京尹酒井謀。幽公卿正言者。釐降皇妹。以擅幕威。棄神聖之道。奉邪蘇之教。廢君臣父子大倫。溺夷狄禽獸汚俗。命國學者索廢帝之古例。將使大將軍流逆名於無窮。蹈北條足利轍。大逆亡道。臣等為國家誅之。或云。此舉故箱館奉行堀利熙臣甲田顯藏。水戶人黑澤五郎。越後人河本壯太郎等七人。而皆詭其名也。幕府增關白尚忠。參議胤保。中納言俊克。中納言雅典。少將有文。中將具視等十九人官祿。三月。先是島津茂久上書闕下。請勅幕府盡其職。尋福岡亡命平野國臣著培覆論。以遺茂久重臣。更說帝之親征以攘夷。至是茂久諭其臣曰。聞群下有結交四方。唱尊攘者。吾

廣橋胤保　坊城俊克　飛鳥井雅典　千種有文　岩倉具視　修理大夫茂久

培覆論　平野次郎

慶親說老中

嘉而危之。勿輕舉暴動。以謬大計。宜竢吾命。時毛利慶親上書幕府。陳天下利害大要。謂朝廷幕府相和。本也。諸港開鎖。末也。國基已立。開鎖之權在我。所謂立國基者。在明名義。明名義者。遵奉朝廷焉爾。又見老中久世廣周於營中曰。今承井伊安藤擅政之後。而不能挽回暮氣。和宮之降嫁。卿等連署奏曰。尚宮則大樹上洛。今乃食言。天皇震怒。自黜鍋島氏。大藩失望。為自守之計。方今幕府之危如累卵。有萬一挾天子。號令四方者。何以應之。國事已至此。可無大處分乎。廣周等愕眙。請教。慶親睨視不答。頃焉曰。為今之計。有春岳為大老。刑部卿為輔佐。登庸川路佐々木等。以一洗弊政耳。廣周曰。謹奉教。一坐悚然。慶親因薦其臣永井雅樂。審京情。幕府召雅樂。厚遇之。授密旨入說京師。四月。雅樂上書。議奏大納言忠能陳時勢不可已。請勅許條約。雅樂頗有學術。練達世務。其所條陳。洞見時勢。然當時脫藩士輻輳京畿。出入縉紳門。內外咎雅樂。遂不得要領東歸。長人在京者惡雅樂。欲刺之大津。雅樂諜知之。取道中仙道。來原良藏為雅樂副。至京師。及歸屠腹。遺書曰。為公武所議者遂不貫徹。自以為忠為義者。今反為不忠不義

慶永退隱擧春岳

雅樂上奏

田中河內介
荒卷半三郎
森山新五左衞門

國臣等要說久光

故以死謝之明年雅樂亦以事自裁初浮浪魁平野國臣轟武兵安積五郎有馬新七田中某荒卷某森山某等三十餘人唱尊攘於攝播同盟至數百人相謀曰烏合舉事孰與依賴大藩鹿兒島藩宰島津久光將赴關東過姫路國臣等相率投之曰近日幕府蔑朝命視外夷臣等憤激將欲戴公以解公卿大臣幽屏據大坂彥根二條三城下令七道奉皇駕於函嶺東問罪幕府并殲滅醜夷請公察微衷奏之朝廷久光危之慰諭留之伏見自以士卒千餘人入京師因前大納言忠煕上書曰戊午以來幕吏恣許互市

黜親王公卿以下列藩正議之徒志士亡命結黨或刺大老或戮醜虜遂欲起義兵幕吏加以嚴刑峻法而志士益激日甚一日臣恐其釀國乱遂陷夷術中與修理大夫議將東建言幕府途過處士欲迎臣舉事臣諭之竢命以請處分朝議恐其過激留久光鎭京師既而薩之亡命在大阪者憤久光過鎭靜與諸浪士相率將來逼京師久光乃遣藩士要之伏見遂激論鬭爭有馬新七以下死者八人藩士亦蒙創時酒井忠義呈書傳奏藤原光成藤原俊克曰仄聞西國亡命嘯聚于兵庫大坂等唱暴戾之說尙公卿密

所司代威令墜地

三郎高德授權備後守

通其謀必有不測變敢請勿卒爾生事萬一有逼輦下覬威刼者微官竭國力誅夷之及伏見之變起上下驚擾忠義等倉皇入二條城自是所司代威令墜地處士橫行殺伐之風大起吏有力者往々罹其禍與力同心逡巡不能誰何時勢大變尋久光又有所建言天皇嘉其忠誠比之元弘勤王兒島高德賜名三郎詔曰關東奏請限十年絕外夷汝其奉旨運謀以更張國威久光齊彬弟爲茂久生父先是家茂奏增酒井忠義封一萬石罷本多忠民安藤信正老中以水野忠精板倉勝靜任之至是釋慶恕慶喜慶永

解公卿諸藩幽屏

慶親茂韶等上書

及山內豐信伊達宗城罪尋奉詔解粟田宮鷹司近衞一条久我萬里小路等幽屏時慶親復上書幕府曰近日列藩游士直奏事於天朝勿論得失恐失政躬將軍宜朝京師會列藩議國是凡事之大者奉詔以令天下則天下將知公議所在矣居無何詔召慶親西上同島津氏留鎭處士五月蜂須賀茂韶亦上書幕府略曰夫膠柱之法不足制究理之夷許之互市亦有廟算而憾其不當竊何也初拒彼之請及見要請皆許之彼之猖獗亦不偶然也茂韶恐行陷腥羶域游士嘯聚闕下人心向背於是乎可見矣側聽

齊正慶永稱閑叟
宗城稱春山

天皇逆鱗。勅使東下。蓋亦係外事。朝廷幕府親疎皇國之安危係矣。轉禍為福。措天下於磐石之安。在今日。生釁釀乱。踏懲仁之覆轍。亦在今日。事機易失。間不容髪。請選非常之人。以處非常之事矣。若松平春岳。鍋島閑叟。藤堂高猷。伊達春山。皆有所長。而閑叟最賢明。宜使之參廟議。麾下亦不乏其人。故源齊昭。故島津齊彬。才識不凡。嘗所建議。必有可參酌者矣。引三家三卿。陳意見。優待大藩。備諮詢。可也。公私二字。治乱判焉。敢陳管見。以備采擇。曰將軍宜入覲謝蠲降之恩。曰皇宮供御。宜倍舊額。曰修歷朝山陵。曰四方游士。憤受外侮。遂犯幕法。跡可憎。情可恕。請寛假之。使各歸其藩。其餘尚數條。且曰。海防大事。請命海外各國。造十數艦。使麾下士人。就彼學操船。以熟海路難易。或巡視北邊魯西亜境。或航朝鮮廣東香港呂宋瓜哇諸島。自我開貿易。以償捐費。置造船鑄砲場於五畿七道。一道三所。使工人習熟技巧。藤堂高猷亦請。家茂入朝。以副中外之望。初家茂之嗣立。以德川慶頼為後見。至是罷之。使松平慶永松平容保參政事。罷内藤信親老中。以脇坂安宅復之。是春佛人説天主教於横濱。聽者三十二人。幕府捕之。既

田安大納言慶頼

水野筑後守
軍兵斫英人
丹波守光則
大原重徳
勅使入營

而原之。是月英人上書幕府。言小笠原島非日本有。先是幕府遣水野某於島撿之。乃引我的證答之。六月。松本臣伊藤軍兵。殺英人二名於高輪東禅寺而自殺。幕府罷松平光則警衛。出軍兵屍以謝英。尋與洋銀三千元死者族。軍兵居常慨光則警衛洋夷。欲以事致仕。會更戍之日。英人失禮。軍兵憤恚。遂及難。先是朝廷遣左衛門督源重徳。奉詔書東下。令嶋津久光及萩家宰等從之。是月十日入營。傳旨略曰。朕惟方今外夷益猖獗。幕吏失措置。天下騒然。萬民將墜塗炭。朕深憂之。仰恥祖宗。俯愧蒼生。幕府奏曰。近者人心不協。是以不能舉膺懲之師矣。茍降嫁皇妹於大樹。則公武一和。天下戮力。掃攘外夷矣。故許其所請。已而幕吏連署奏曰。限十年必攘外夷。朕甚嘉之。祈神以待其成功。客臘和宮東下。且告國政仍舊。概委幕府。而至議外事大係國體。故咸奏聞而後定之。或使二三大藩預聞其處置。幕吏依違未奉行。既而薩長以下列藩獻謀議。且西海山陽南海志士蜂起。其所密奏。雖畢出於忠誠憂國之餘。而事甚激烈。故使薩長徒鎮之。因召老中久世廣周。而未西上。幕吏因循偸安。失撫馭術。如斯則國家傾覆立至矣。朕

日憂惕焉。所謂偷一日之安忘百年之患。聖賢遺訓可鑑也。要須内修文德外整武備速奏攘夷之功矣。朕欲使德川氏恢祖先功業張天下綱紀。因命三事。其一欲使將軍率諸大名入朝議治國家攘戎夷上慰祖神之宸怒下從義臣之歸嚮開萬民和育之基置天下於泰山之安。其二依豐臣秀吉之故典令沿海大藩五國為五大老以決國政防戎夷則環海武備完實確乎奏攘夷之功。其三使一橋刑部卿輔佐將軍。越前前中將任大老職。行内外之政。則必不受左袵之辱矣。將軍擇其三事以行其一也。家茂乃理裝。自家光入朝以來。此典廢者二百三十年。人或始知有舊典云。

近世日本外史卷五終

近世日本外史卷六

膳所　關機　纂述

男長雄　標記

伯耆守宗秀
文久二年七月廿六
見前卷
起慶喜慶永

九條尚忠
嶋田左兵衛尉
宇鄕玄蕃

天誅

近衛忠煕
三條實萬
久我建通
岩倉具視
千種有文
富小路敬直
正親町三條實愛
中山忠能

家茂之議入朝也。老中脇坂安宅傳教於内外諸臣曰。昇平三百年。綱紀弛。武備廢。近年外國事務多端。天下物情恟恟。終至朝廷敷慮焉。將軍深恐之。朝廷幕府素無間。故欲速上洛直奏事實。徹誠實。一變弊風。大振武備。使皇國為世界第一富强。以上安天朝。下保萬民。諸官其體認此意。國家利害。苟有所見。直言勿諱。家茂因罷久世廣周老中。尋罷所司代酒井忠義。以松平宗秀代之。七月。命安宅及板倉勝靜等。大黜陟諸有司。遂奉詔旨。起刑部卿慶喜為輔佐。中將慶永為政事總裁職。輿情大喜。尋命井伊直憲刑長野主膳。直憲以既誅。苔浪士相謀斬尚忠臣嶋田某。宇鄕某。梟之四條磧。揭示其罪狀。蓋以主膳嘗探偵京師。二人為之耳目也。後與力大河原重藏等數人亦梟首。稱曰天誅。於是京人畏浪士如虎。八月。先是朝廷罷尚忠關白。以忠煕代之。至是詔贈實萬右大臣。幽屏内大臣建通。中將具視。少將有文。中務大輔敬直。勅前大納言實愛。前大納言忠能。屏居。皆以贊

雅樂頭忠顯
備前守忠恭

殺英人於生麥

置守護職
肥後守容保

關東謀議也。實愛忠能尋復其職。毛利定廣奉勅東下。傳旨曰。戊午以來。公卿列藩幽黜者。幕府已赦之。則凡關國事見罪者。無貴賤宜速釋之。並收養殉難者妻孥。又曰。故中納言源齊昭忠烈罕儔。因贈之從二位大納言。幕府其命慶篤繼先志圖報效。先是幕府以酒井忠顯衛京師。而薩長二藩既護禁闕。威權甚盛。忠顯無所施設。入館妙滿寺。爾。宗秀之為所司代。稱病未西上而罷。至是以牧野忠恭代之。山内豊信入京。詔同薩長鎮闕下。時數賜内勅諸藩。而三藩威望最盛。尊融忠煕親薩。實美公知親長土。其勢相軋云。是月。勅使重德西歸。島津久光護之。先發。途過生麥。英人馳馬衝久光前驅。衛士怒殺之。重德駐駕品川三日而發。程長人桑原良藏入横濱。欲斬外夷。見捕自殺。閏月。重德久光復命。天皇勞之。進重德爵。欲叙任久光從五位下大隅守。報之關東。慶喜慶永等以有生麥事。請暫停之。朝廷乃以御劍賜久光。後列諸侯累遷近衛少將。幕府置京師守護職。以松平容保為之。給官俸五萬石。初容保辭以國在東僻。不便守護。家茂使慶永諭之曰。卿幕府懿親。忍坐視近狀乎。容保乃奉命。自揣曰。當審大計。而後從事。乃建

大變舊制

尚忠稱圓真　建通素道　有文自觀　具視文山　敬直敬雲

圖書頭長行　河內守正直

大行黜陟

言首陳尊王之義及開鎖之論參酌時勢議置三港幕府納之容保使家臣二人先入京觀察時勢無幾還報曰臣等入謁三條公公曰嚮大原之東下也關東待勅使禮不備今者吾奉勅東者在近汝等歸報中將為我周旋改其禮至京師事吾盡力彌縫之容保乃緩西上期時幕府大變舊制以諸侯凋弊省冗費廢虛飾革衣服之制登營皆以馬更緩問歲會同之期許夫人世子悉就國於是諸藩夫人姬妾相率上途紅轎絡繹綿綺奪目諸侯妻孥生長於江戶其就國為遠謫思興中垂泣出都都下殷富亦賴諸侯會同質妻孥至是二百餘年綺靡繁華之俗俄索然九月詔放九條圓真其子幸經久我素道千種自觀岩倉文山富小路敬雲於洛外十月幕府營淑子內親王第于恭禮門院宮趾長藩臣前田孫上書朝廷曰京師神器并列聖山陵之所在不置親兵以莫安宸襟願命關東募親兵於諸藩朝廷精選之如往昔兵部練試其武器糧食亦徵之諸藩十一月詔以慶喜任中納言先是家茂以小笠原長行為老中格以井上正直為老中免井伊直憲京師守護至是削其封十萬石安藤信正二萬石間部詮勝內藤信親久

勅使東下

相模守慶德　安藝守茂長

修理山陵

世廣周各一萬石堀田正篤酒井忠義松平賴胤松平宗秀松平乘全水野忠寛亦罰其他黨井伊氏者數十人皆蒙譴責家茂亦請貶官位一等謝從前政治失當朝廷優勞不許勅使中納言實美副使少將公知東下山內豐範從之是月廿七日入營宣敕曰幕府大除舊弊改政躰叡感不少至攘夷宸慮確乎不渝然天下人民不一心則難奏其功朕苦慮之欲營議決攘夷布告之於諸大名如其策略固為征夷職掌其宜盡衆議奏距絕之期幕府待勅使禮有加於舊云尋命池田慶德淺野茂長等又傳詔幕府蓋議置親兵也家茂呈書實美公知等曰詔布告攘夷於天下設親兵於京師臣奉承之然臣家茂服征夷重任兼任右近衛大將則親兵守衛即臣之職掌故臣雖不肖嚴備其守衛至攘夷固要皇國全州防禦故令列藩養國力以專其任臣明春上京具奏其方略尋實美等復命豐範及毛利定廣從焉慶德茂長等皆歸京師詔德川慶篤奉行戊午勅先是島津茂久獻米一萬石於朝廷毛利慶親獻黄金若干至是戶田忠恕建白請命其族戶田和三郎修理山陵幕府奏之朝廷乃任大和守為山陵奉行十二月松平

八十餘藩入京
修理大夫久昭
三兵隊
傳習
三年

容保入京。館黑谷光明寺。德川慶喜館東本願寺。初
幕府之制。不許諸大名私入京師。然自黜毛利氏入
洛。其制自廢。肥後假南禪寺。加賀假建仁寺。阿波假
佛光寺。長門假東禪寺。皆以舊邸陜小也。薩起新邸
于相國寺前。阿于聖護院南。藝于其東。肥後于壬生
村。肥前于西陣。筑前因幡備前于堀川。長門土佐久
留米。仙臺安濃津等。廣其舊邸。至是大名入京師者。
八十四藩。塡咽市街。中川久昭東下。過伏水。尊融及
公卿使人責之曰。何先江戸而後京師也。久昭乃入
京。有人殺塙次郎於九段坂。次郎嘗受安藤信正命。
按廢帝例者。世或冤之。又火殿山英館。皆亡命所爲
云。是歲幕府召募編步兵隊。又撰麾下士。團結騎砲
二隊。幷曰三兵隊。囑和蘭造軍艦。遣榎本鏻次郎。赤
松大三郎。內田恒次郎。澤太郎左衛門等。學習水軍。
榎本等在蘭。技大進。及艦成。率之歸朝。名開陽丸。三
年正月二日。天皇延見守護職松平容保。所司代牧
野忠恭等。勅傳奏藤原光成。藤原俊克。受在京大名
賀正于學習院。尋延見中納言慶喜。中將池田慶德。
中將毛利慶親。少將毛利定廣。侍從山內豐範。侍從
伊達宗城。淡路守毛利廣篤。左京亮毛利元周。賜御

天盃
處士横行促攘夷

盃及物有差。特進慶親任參議。御盃俗曰天盃。古來
武門惟幕使賜之。近日則周賜。又加以御衣御劍。蓋
為殊恩矣。曾人來江戸告曰。英佛將擧兵來。家茂以
鍋島齊正為文武總裁。諸浪士以攘夷促慶喜。慶喜
曰。待將軍入朝。浪士等扼腕而退。遂殺千種家臣賀
川肇。拔其首於慶喜館曰。為攘夷血祭。呈其左右腕
於友山自觀曰。公等信肇奸謀。故獻之。又殺池內大
學。梟首於大坂難波橋。榜曰。大學嘗蒙恩於縉紳門。
與正議士周旋。既而變意通謀姦吏。多害志士。故誅
之。拔其片耳。於前大納言實愛。忠能家曰。公等與千
種岩倉謀。貪賂矯詔。嘗親昵酒井若州。三日不罷職。
如大學耳矣。又拔一首。於山內豐信館。書曰。是唐崎
惣助首。惣助出入千種家。助惡。今者攘夷詔下。公擧
措安危係焉。懲者之首。供轅門。既而實愛忠能罷其
職。前左大臣忠熙罷關白。前右大臣輔熙代之。二月。
詔青蓮院宮尊融蓄髮。稱中川宮。尊融避嫌。未輙奉
詔。總裁慶永入京。居其二條邸。肥後人轟武兵。長門
人久坂玄瑞。寺嶋忠三郎。土佐人武市半平太等。詣
關白邸。逼之曰。慶喜慶永已入京。而因循延攘夷期。
朝廷亦不問之。臣等憤激之餘。或不能顧尊貴。欲血

正親町實德
西三條季知
橋本實麗
豐岡隨資

關國事

議處浪士

叉以祭軍神。關白大驚。報之各藩。邸監率之去。大納言實德・中納言季知・少將實麗・大藏卿隨資等亦促關白以攘夷。關白報之慶喜。慶喜與容保・慶永・豐信答之曰。待將軍入朝儀畢而決之。矣慶喜固知攘夷至難也。欲賴島津久光以謀開港。小笠原長行之嘗訪姉小路公知也。公知誘以甘言。知關東陰事。報之浪士。於是武兵等說容保臣曰。將軍業已奉攘夷詔。後見總裁等職亦備。而紛紜者蓋有沮之者。可疑者一橋公也。尋詔公卿及在京諸藩。早奏攘夷功。及洞開言路。遴選關國事。置參政・執事・關國事者。撰當時公卿有名望者為之。皆武兵等嘗所建言關白也。慶喜乃與慶永・容保・豐信・宗城等議處浪士。慶喜曰。游士憂國之餘。脫藩籍。捐妻子。宜賞其志。戒其行。容保曰。賞之。渠謂甘言誘之。徒取笑耳。慶喜亦聞武兵玄瑞等逼關白。怒。慶永因記數十人姓字。欲逮之。或曰。今犯衆怒。急之則井伊之續耳。容保曰。不如令處士各歸其主。無主者幕府食之。乃命町奉行捜索告諭之。又議置文武場。以為浪士容身之地。初秋田人平田篤胤唱皇學於京師。篤胤歿。其子及門人松山藩士三輪田綱・下總人宮和田勇・青柳健・信濃人高

梟木偶首

英佛責生麥之事

間部安房守
津輕式部少輔
岩城左京大夫
松平山城守
久世鎌吉
安藤陽州
山內遠江守
淺野為五郎

松趙・因幡人仙石佐太・石川一・江戶人師岡節齋・山田總夫・備前人岡元太郎等。論說尊攘。與浪士數十人謀。入等持院。斬足利氏三世木偶首。梟之三條磧。揭示曰。賊首賴朝啓不臣之端。至北條・足利罪惡貫盈。當時王綱解紐。不能正名誅賊。今者萬事復古。罪不臣之秋也。故先誅三賊以正名。今日有奸惡過足利者。苟不悛。天下志士將大舉問其罪。矣容保等議曰。橫逆至此。不可不索捕。因奏曰。此輩外托尊王。內逞私意。結黨橫行。侈及木偶。慘虐倖發墓鞭尸。尊氏等雖凶虐。拜大臣大將。今輕朝廷無幕府。以誇當世蠱人心。辜不可釋也。毛利慶親首請宥三輪田以下。朝議欲假之。慶永・容保爭之。遂分拘之諸藩。自是諸國浮浪之徒。欽慕毛利氏如主將。是月英佛軍艦相踵入橫濱。十九日。呈書幕府。逼曰。願獲島津三郎。否則得償金六十萬元於政府。別取三萬元於鹿兒島。二者不聽。直啓兵端。請自今限二十日賜答。江戶戒嚴。命間部詮實守殿山。津輕朝澄・岩城某守越中島。松平信庸・久世某守濱苑。安藤某守羽田。山內豐福・淺野某守大森。事報京師。詔在京大名曰。英人至橫濱。問生麥之事。今將拒絕之。任藩屏者。就國整兵。乃

加賀中納言齊泰
三河守慶倫
隱岐守茲監

家茂入朝

天璋院家茂嫡母

令前田齊泰備京師軍糧毛利慶親備對馬援兵軍
糧因罷其武庫戍松平慶倫龜井茲監中川久昭代
之德川茂德戍二見浦與安濃津同護大廟池田慶
德督攝海諸戍兼守隱岐時在京諸藩將迎家茂聞
此令多就國詔使藩士處士入學習院縱議國事家
茂以十三日發江戶三月四日抵京館二條城尋入
朝獻御劍一口鞍馬一頭黃金百枚白金三千枚机
硯香爐步障屏風畫副錦綿等物親王公卿以下獻
饋有差內親王親子天璋院敬子亦獻白金緞子紗
綾昔者家光入朝儀衛甚盛至是內外多事國家疲

弊故極其省畧云先是慶喜因關白請造廷建言關
國事汎之至是賜謁公卿羅列慶喜前拜曰將軍在
職請委任之天皇曰可其勵精攘夷慶喜拜謝而退
由之家茂名望大定天皇行幸於上下加茂廟親祈
攘夷也關白輔熙右大臣齊敬權大納言忠禮以下
縉紳廿名從焉家茂率中納言慶喜中納言慶篤以
下大名十八名護衛前後行幸為數百年廢典縱民
觀儀衛初家茂未西也豫詔在京限十日以攘夷之
期逼也而英事日急有燒品川高輪之說東人內顧
日夜勸家茂東歸時德川慶恕上言曰君臣和而夷

可攘誘曰去者日遠臣恐釁之開不如幾將軍東歸
慶喜容保亦說輔熙實美請留家茂天皇燕見家茂
待之太渥曰業已委萬事當在此指揮大名家茂感
喜先是嶋津茂久臣本多某獻十策於關下曰築大
坂外城引淀河為湟渠其規模倍豐臣氏而四面起
熕臺諸門設大銃數十曰徵近江美濃丹波等不沿
海諸州兵守大坂曰尼崎岸和田兩城為大坂羽翼
因倣阪城制開周池築熕臺集攝之兵于尼崎泉之
兵于岸和田曰和田岬築八稜城亦徵不沿海國兵
守焉曰自安治川木津川至山崎八幡峽連築熕臺

曰令武庫界浦市人徙京師曰紀伊阿波淡路遣公
卿各一人巡視其海防作圖奏之曰沿海各國建土
着戰守之策勿勞奔命曰武庫界浦及其他要港置
軍艦其十請大將軍留京師指揮列藩至是嶋津久
光奏曰臣獻鄙見論時事而讒口間之言不行而在
關下媒孽不虞之變且攘夷期近矣願賜數月暇因
留書明日就國以諸藩在京或有議嶋津氏執事者
也詔德川慶篤為將軍目代東下秉機舉事慶永亦
為諸浪士所逼慶永知其事難從行也上書辭其職
直就國慶永任總裁出於朝旨幕府讓其輕卒命之

新撰新徵

屛居山内豐信。伊達宗城等。亦前後就國。先是關東召募游士。編曰新撰。以鵜殿鳩翁為總括。與家茂相先後而西。其人豪俠自任。欲以壓在京處士。會英事急。或請東。或請留。於是幕府又募游士。編新徵團。初出羽人清川八郎。江戶人安積五郎等。唱攘夷於江戶。八郎嘗殺人。避仇經奥羽北越。潛行入京。會攘夷論起。結交薩人長人。及幕府募兵。以八郎為新徵隊長。赴江戶。其部下村上俊五郎。石坂周造。藤本昇等五百人。亡賴不羈。募軍須於豪民。將襲橫濱。遠近騷然。幕府悔之。令秋田小田原庄內高崎中村五藩巡邏江戶所在捕獲。已八郎為會津士速水藤四郎。佐々木只次郎等所斬。事寢平。幕府以故清水氏士二百餘人屬容保。

延回答期

是月八日。幕府延英國回答期十五日。後復延之者再三。

親兵

四月。先是幕府下教。十萬石以上諸藩。募勇士。常衞禁闕。萬石一人。期年而代。至是勅分親兵屬左右近衞。權中納言實美掌之。尋詔家茂。令十萬石以上諸藩。三藩同戍京師。以百日相代。

攘夷期限

家茂與慶喜老中以下詣闕。朝廷乃以五月十日為攘夷期。令家茂下令諸藩。家茂不得已布告之。而竊不奉其旨。

男山行幸

既而天皇行幸男山。欲授攘夷節刀於家茂。關白輔熙。左大臣忠香。權大納言家信。忠禮。資宗。權中納言實美以下公卿及中納言慶喜。中將容保。少將毛利定廣。上杉齊憲。南部利綱。侍從宗義達。鹿兒島仙臺等列宰。皆扈從焉。家茂臨期。稱病不從。因召慶喜欲授之。慶喜窮蹙。亦稱病俄下祠。浪士等聞之怒曰。咄。惰夫不足偕為事。遂通請天皇親征。為之先鋒。朝廷暫慰藉之。

薩藩上書

時英夷償金之議久不決。薩人上書幕府曰。聞英人逼政府。欲得吾族三郎而甘心焉。幕府憂勞。夫英人失禮於我。我斬之。曲在於彼。而求償於我。何舛也。我請用兵從事。吾安能為彼所獲。三郎之言如此。敢請公裁。公卿亦主張不償之說。有英佛冦攝海之說。家茂因奏南巡修海防。至大坂。尋巡紀淡攝播沿海。輕裝間行市街。不警。尋朝廷詔慶恕輔佐家茂。時德川茂德留守江戶。與老中謀致書家茂。促東歸。東人謂朝命多不便。將軍留京。徒損幕威耳。既而慶喜長行等。奉攘夷詔東下。而英佛人益逼。幕府老中欲挾家茂東歸決之。相尋馳駟告急。五月。老中多稱病。至無一人視事者。德川茂德欲西上奏請與償金。慶恕使人留茂德於途。茂德入名古屋城。稱病不出。

豐前守信篤

幕吏無辭延決答期。老中松平信篤。井

與償金

上清直等遂授償金證券於英人而會長行至欲先鎖港而後償之老中不聽長行獨至橫濱告各國公使曰我邦獨立久矣邦人皆不喜外交故京師命幕府鎖港止貿易請領會之公使等答曰此非吾輩所關貴國當遣使本國議之然既結約而破之各國將問背盟罪貴國何不知宇內形勢之甚幕府慮英佛生變宣布市民市民爭為逃避計舟車搬運府下大騷慶喜途聞償金之議決馳駟止之既而召神奈川奉行聞狀勢不可回乃入江城遂使人償洋銀四十萬元於英事始平初容保建議以八幡山崎為山城

攘夷先鞭

前門築塞堡使勝麟太郎等董役是月家茂命福山守八幡其藩守山崎尋詔家茂策三事曰阪城攝之咽喉可命大藩鎮之以扼南海曰界浦要衝之地立花鑑寛守之國力疲弊宜代以大藩曰新築制鐵所使列藩制堅艦大砲又詔使文武公卿皆每帶劔自古文官雖大臣納言非兼近衛等官又特勅聽之不得佩劍至是以海內不平也革其典先是毛利慶親遵奉朝命欲着攘先鞭大修下關堡壘下關外舶所常往來也是月十日戍兵發庚申艦砲擊墨舶一隻於田浦洋中墨舶亦進發煩入夜大雨海面晴黑

公知遇害
姉小路公知

多不達戍兵又放一艦交戰數刻墨人死傷遂遁家茂自阪歸京時攘夷過期東報未至兩奏讓幕府慶恕等對曰遣使促之尚遷延將軍東下計之慶喜上書曰賤臣無似叨蒙朝眷未見攘夷勝算幕吏疏臣為包藏禍心臣日夜盡力欲報朝恩而才短智淺不能審勢知機恐不堪負荷請辭後見朝廷倚賴慶喜不允先是參政少將公知從侍臣吉村右京金輪勇二人過朔平門外有人要擊之勇狼狽逃走右京獨留捍禦衆寡不敵公知傷面歸家而斃賊遺刀及木屐未皆薩摩製詔列藩守九門命會人捕薩人田中雄平等三人令町奉行監護之雄平自殺詔免薩人乾門守公知性剛直天皇寵信之死年二十七天皇大嗟悼贈參議左近衛中將賞右京賜黃金三枚右京出石藩士後從澤宣嘉戰死於銀山浪士等殺處士家里新太郎梟于三條磧以新太郎主張開國論也六月三日家茂入朝詔許東歸此日江戶大火西

西城災

城亦災明年又築之先是下關之兵與蘭舶戰互有死傷是月墨艦來襲擊破庚申艦砲臺亦毀尋佛艦突入毀赤馬關壇浦杉谷等砲臺上陸放火前田村長人短兵橫衝其隊伍苦戰僅卻之初長人砲擊夷

長倉隔隙

長殺幕使

艦。小倉對岸不援夷。亦不侵焉。長人責小倉曰。隣國之義。危急相援。今傍觀者。背攘夷之詔也。後我復砲擊夷艦。對岸之地。不保彈丸不及。勿復咎之。小倉人曰。將軍在職。幕命乃勅命。不敢為無謀之舉。彈丸之及。不得從其命。自是長倉有隙。幕府後令中根一之丞。鈴木八十五郎。牧野左近。村上求馬等。乘朝陽艦。至長詰問擅啓兵端。且巡察九州。一之丞等過淡路。岩屋洋。德島藩長坂貞治。誤認為外舶。發熕。後貞治屠腹謝罪。一之丞等將赴小倉。過田浦。長人砲擊之。不乃下小艇詰之。長人答曰。幕艦已摸洋製。故擊之。不則誤認洋船以為我艦。可乎。左近求馬等。遂巡視九州。而一之丞與八十五郎。入詰長事。長重臣答曰。奉朝命幕旨焉爾。何敢擅乎拘留二使。遂暗殺之。自是幕府大惡長藩。詔列藩曰。攘夷就緒。而有傍觀之藩。宸衷勞矣。長人已首事。當戮力攘之。而奏命容保曰。聞小笠原長行率歩兵數百人。海路抵大坂。決死而向京師。可出兵留之。容保曰。長行非抗命者。留之不用兵力。長行入淀。淀人叢銃備之。詔禁長行入京。老中出問長行意。曰。事已迫矣。請見將軍面陳之。其意謂鎖港太難。乃欲陳其所視形勢。以定廟議。家茂令

水野筑後守諱凝雲
井上信濃守
向山榮五郎
長門守正邦

監軍西下

七國謂英佛魯米蘭葡孛

長行待命大坂。尋家茂自京至坂。詔案長行罪。會外國奉行柴田某等來啓英事。家茂乃使慶恕容保等代按長行。罪十三日。黜於大坂。十六日還江戶。尋免長行老中。格拘之大坂。至秋屏居江戶。黜水野凝雲。井上某。向山某。皆從長行而來者。幕府以酒井忠顯為老中。班於諸老上。罷牧野忠恭。所司代稻葉正邦代之。鳥取人襲英艦於攝海。英不戰而去。後鳥取將屠腹云。詔以少將公董為監軍。遣長防及鎮西。傳攘夷應援之詔於諸藩。水戶。會津。伊達。細川。池田。山內。有馬等。親兵數百人從之。特賜紅白御旗於中將慶親。賞其能敵愾絕外夷。先是慶親聞天使西下。獻其資金一萬兩。於是天皇頒賜之公董及從兵。尋筑前。肥前等。諸藩馳使至萩城。曰。貴國復有寇。必致援軍。淺野茂勳亦欲援之。奏請就國。詔讓幕府私盟約七國曰。鎖港限三十日。七國不卻。則攘之。老中信篤正直等。謂事難施行。且并絕和蘭何也。廷議命容保東下。策之。容保辭以職在守護。乃使禁裏付小栗某東。初朝廷欲糾合小藩守大坂。命容保部分之。容保辨駁不可。幕府欲使慶恕鎮大坂。慶恕辭。尋就國。茂德亦致仕。更詔鳥取。柳川守大坂。是月廿七日。英人帥

薩英交戰

東園基敬
四條隆謌

軍艦七艘抵鹿兒島曰。生麥之事。與政府既平。更得贖金三萬元於貴藩。以養死者妻孥。不則得主使者。薩人對曰。殺人者死。我法也。今其人亡命追捕未獲。衡大名鹵薄者。亦有我法禁存焉。議之政府與足下。辨其曲直。而後議養妻孥。七月朔。英人奪我蒸氣舶三隻。及琉球貢船焚之。薩兵見之大怒。會大風雨。乘之邀戰。英艦其一不動。其六宛轉自在。向岸砲擊。丸無慮發。碎我數砲臺數十砲門。火及鹿兒島市。延燒數百戸。我丸亦能達。傷其六艦。殪二將。死傷者數十人。時薩士二人乘飛舸入英船。有所說諭。英人即止

戰退去。二士附載至横濱。遂請金二萬兩於幕府與之。事乃平。初薩摩撰壯士五十名。稱賣菓船。謀分入英艦。刺其船將。陸兵應機。一擊鏖之。以風浪大起。不得近。其計終不成。及戰。英一艦不遑拔錨。絶其纜。薩人奪錨。至和成。英懇請得之。万國之法。奪錨則傳之四方。告戰勝。事平則出金贖之。英不費一金得之。喜出望外云。茂久上書奏捷。詔賞其功。尋召久光。遣中將基敬巡視加田等沿海。侍從隆謌巡視明石等沿海。淺野藤堂氏宰從基敬。黑田池田氏宰從隆謌。天皇觀會津練兵於建春門外。八月。詔大坂城代松平

伊豆守信古
詔教齟齬

信古曰。番艦如來擊之。勿失。幕府下教曰。既奏請見許。必勿浪戰。時詔教齟齬。率如此。信古因稱病不視事。長人怨小倉不援。侵尋之。及公董之西。請征小倉勅。公董曰。吾監攘夷。不監內亂。令人報之京師。朝廷尋召還公董。時公卿或嫉長聲望。有右幕府及嶋津久光者。天皇亦厭長詭激。稍信幕府。先是中川宮尊融上書。請為攘夷先鋒。自薩人去京。王深欽藏此奏一出。人皆異之。至是內勅欲以尊融為鎮西將軍。尊融辭曰。西方無亂。不須鎮撫。且將軍在東。而又置之西。恐為亂階。天皇依賴尊融。公卿多忌之者。初長藩

德大寺公純
滋賀右馬大允

欲示攘夷親征朝旨於天下。請先行幸大和。朝議聽之。至是詔曰。拜神武天皇陵。駐蹕春日山。議親征。命加薩等六藩。徵行幸資。召近畿大名池田慶德池田茂政蜂須賀茂韶上杉齊憲等。力諫。天皇不聽。先是處士殺德大寺臣滋賀某。責以沮攘夷。數擲棄三條橋畔。標榜梟首。近畿豪商諜貿易者數十人。燒高臺寺。貼書其門曰。館朝敵春岳故。神火燬之。又貼書於大津曰。搬運越人輜重者天誅不旋踵。蓋慶永患時事。與其臣横井平四郎等謀將入京。有所奏請。處士等憚之。沮其來也。又投書忠熙忠房齊敬公純第曰。

公等沮親征召久光何也處士所爲無一非傾關東者而廷臣愛憎不一若急之所關係不少故守護所司代等持重待之至是處士屢説尊融齊敬促親征尊融等惡之忠熙忠房公純等亦以投書故怒時尊融忠熙掌內忠房齊敬公純掌外十六日尊融朝有所奏議其夜天皇賜書尊融曰當賴會津島取力以處事尊融答曰濟事在名若專恃力乃取惡名十七日夜半尊融忠熙以下盡朝決議召守護職所司代徵兵備非常議奏傳命鎖九門令薩摩會津因幡備前阿波米澤淀分守之傳公卿十三人參朝召大納言實德大納言實愛中納言光愛宰相中將公誠及池田慶德蜂須賀茂韶上杉齊憲山內某等尊融傳詔曰議奏關國事等信長人之詭激矯詔旨圖不良天皇震怒親征非叡旨也諸藩兵士輻輳搶砲成列公卿非當直者不得參朝長州支藩毛利元純吉川經幹等不知事由見坊間騷擾爲禁內有變急馳詣之朝廷不允入十八日遂詔傳行幸免長人堺門之守代以淀兵長人分疏不去與會人薩人相持久之公卿送書孥於村落市人負擔而立時親兵千餘人聚三條實美邸實美率之詣關白輔熙邸長人亦會

正親町實德
柳原光愛
阿野公誠
山內兵之助

讃岐守元純
吉川監物

堺町門衞

詔光愛召輔熙實美因輔熙請入朝朝議欲允之容保等不可忠熙等疑懼詔宰相公正責實美屛居不奉勅入關白邸於是元純經幹及益田某等揚言有所訴光愛宣詔諭之曰闕下勅行幸親征事出急遽且有流言人心疑惑今將鎭撫之然叡旨在攘夷莫之或渝汝主勤王朝廷固倚賴今汝等擁衆闕下不去恐生事變宜速引兵待後命長人不卻薩人請討之更詔齊憲諭之益田等遂留書請復實美等職復守堺門乃奉中納言實美中納言季知少將通禧修理權大夫基修侍從隆謌右馬頭賴德主水正宣嘉而去途至妙法院宮親兵欲從西實美憚擅率親兵揮去之尋詔召實美不及長人擐甲叢搶護七卿自兵庫航而西先是長人多在伏見至是皆去土佐人請追討之不許於是輔熙入朝俯伏請罪尊融等救解之詔奪實美等位官令大藏卿隨資中將實在少將實梁權右中辨博房侍從光德中將基敬等屛居容保正邦慶德茂韶齊憲等寓於施藥院學習院及公卿邸宅以警非常詔曰近者詔令真僞錯出十八日以來詔實出於朕意四方其體之初親征之詔下也處士藤本真金松本泰武安積五郎伴林六郎吉

清水谷公正
益田右衞門介

七卿西走
三條西季知
東久世通禧
壬生基修
四條隆謌
錦小路賴德
澤宣嘉

豐岡隨資
滋野井實在
橋本實梁
萬里小路博房
烏丸光德
東園基敬

侍從忠光

天忠黨

村虎太郎等數十人。推中山忠光為將。是月十五日。入大和。聚者千餘人。號曰天忠黨。說狹山丹南白木借兵仗。十七日。詣五條代官鈴木源內官舍。謂之曰。天皇親征。我輩為前驅。汝以所管邑入十萬石獻之朝廷。不答。遂殺源內及屬吏長谷川泰次以下五人。梟其首。焚官舍。奪金穀兵仗。驅土人。據櫻井寺。建菊章幟。檄幕府標榜。新揭示曰。皇祖闢國。皇統治國。皇帝天地宗主。汝等辨大義。謹祭祀。報皇恩。信天人一致之道。諭村吏曰。苟為天民。減貢租半。若隸幕府則天誅立至。吾儕之來。誅幕吏礙攘夷詔。汝等安堵。以

駿河守家保

待朝命。贈書島村壽之助。土方楠佐。通謀於學習院曰。已略五條。不日將率大軍入京。公等促親征。勿失事機。已而聞朝議俄變止行幸。大驚曰。幕兵必來擊。不如先舉事。廿七日。分兵五百。乘大霧攻高取城。城主植村家保素修守備。以大砲邀擊卻之。捕五十餘人。天忠黨退據天川。險固守之。時京師大阪戒嚴。長人亦去。浪士等失所依賴。來會者數百人。其勢再振。詔討其黨。是月。尊融始蓄髮。任彈正尹。稱尹宮。九月。紀伊彥根津郡山兵數千人。奉幕命討天忠黨。五郎等設奇計夜襲之。或誘出焚營。屢破之。諸藩兵不能

進。既天忠彈丸糧食消盡。逃者多。紀伊將水野多門乘之。率兵討之。天忠聯銃力拒。多門傷。兵多死。十三日。津將藤堂新七。以兵六百向天川。天忠設伏佯走。津人追之。伏起。津兵潰走。彥根兵援之。津人又戰。天忠敗走。追北至十津川。日暮收兵。天忠夜襲彥根營。死者三十人。十四日。諸砦天忠皆集十津川。津彥根諸軍攻其前。紀伊軍襲其後。津別隊從間道馳入敵中。銃殺數十人。渠帥真金泰武及那須真吾等。突入紀伊軍。真金最健鬪。揮大刀。立殪騎卒十餘人。紀伊軍辟易。已而諸軍夾擊。真金泰武中丸殪。真吾亦死。

大和守直侯

遂潰走。紀伊彥根郡山兵。四出追之。五郎等以下五十餘人見擒。忠光率殘兵數十人。間行抵大坂。航海西奔。忠光者前大納言忠能季子。性勇悍。與人激論。動撫劍。嘗詣中川宮邸。與論外事。有所忿爭。遂出奔長門。朝廷褫其官位。下關戍兵之砲擊墨舶。忠光偶來在屯中。勸戍將使直襲之。後潛歸京師。居數月。為處士所擁。至是復走長門。變姓名。寓益田右衛門介邸云。先是。以太宰帥親王熾仁。為攘夷別勅使。令池田茂政從之東下。尋停之。以關東奏鎖港也。幕府罷青山忠良老中。以松平直侯參政事。尋以牧野忠恭

勸修寺經理

為老中。江戸戒嚴。下教使沿海老稚婦女避之。以鎖港事迫也。詔止貢親兵禁藩士出入公卿第。令酒井忠顯東。讓幕府攘夷遷延。詔長門。按毛利元純等情以白。慶親父子心事。慶親尋因右少辨經理上書曰。臣尊攘之念。終始不偷。向賜監察。賞臣微功。感戴何已。況親征在近。臣等踊躍。欲為之先鋒。豈圖遽停大和行幸。罷臣堺門警衛。禁入輦下。臣内自不安。竊以為皆讒人所間。今欲入朝表赤心。而懼叡慮何如。加以海防事急。令家臣請命。伏願諒臣微衷。賜憐愍諭其藩臣曰。君臣上下。有分存焉。雖然均是為皇國之民。而主於皇國者為天朝。汝等能事我。即所以事天朝矣。我於幕府亦然。今征夷失其職。我欲輔佐匡救以和公武。安海内。將軍入朝。攘夷就緒。然而幕吏踈斥讒謗衆之朝議變遷。徒得其罪。今我泣血食不下咽。汝等鞠躬盡瘁。能使我復調護朝廷幕府。則不負為皇國之民。先是太閤忠煕致書關白輔煕曰。嚮吾儕再任重職者。倚薩長之力。今乘勢羅織長罪為暴為逆。何面目再見慶親久光乎。請以死表志。輔煕詣忠煕邸固止。其死相顧歎其不能為。至是輔煕辭關白不允。詔撿長人在京者。松平慶倫池田慶德蜂須

銀山擧兵

讃岐守久利

賀茂韶。藤堂高潔。池田茂政。淺野茂勲。連署奏請曰。薩長首唱勤王。而遠之列藩生嫌疑。非計也。請寛長人罪。召宰相父子。一我敵愾。以攘外夷。是月。幕府改蕃書調所稱開成所。有人斬佛人一名於加奈川。十月。平野國臣南八郎三牧藤藏戸原卯橘等。奉澤宣嘉舉兵於生野銀山。初國臣逼島津久光上征攘三大策於朝廷。以故拘於本藩。朝廷知其赤心。詔解其幽閉。為學習院長。及大和事起。遣國臣鎮靜之。國臣乃陳行幸事。制其暴。聞十八日朝議之變。馳歸京師。請復七卿及毛利氏于寛典。不省。國臣謂尹宮會人沮之。乃去至長門。復唱親征議。非宣嘉為將。令荒川主計等告出石仙石久利曰。嚮朝議乍變。七卿在長。與毛利氏謀。欲訴冤朝廷。澤氏已上途。而道路梗塞。恐生變故。再觸朝憲。故遣家臣入京探情。而澤氏待報於銀山。戒從者禁妄動。猶恐不審事由。故私告之。出石人捕主計等。報之幕府。於是其黨襲銀山代官川上猪太郎廨舍。奪金穀充軍須。宣嘉移書於但馬曰。關東不奉攘夷勅。八月之變。奸賊容保等猥入禁門。矯詔黜公卿正義者。解散親兵。主上在賊中。苟有人心者。誰不流涕。但馬當南朝時。不屬賊足利氏。揚

牙城災

主水正尚志

鎖港使節
池田筑後守
河津伊豆守
河田相摸守

皇威正名分忠孝之風其來尚矣勤王事夷奸賊勿後期土寇群起應之幕府命出石及姬路龍野等九藩擊之國臣等據妙見山拒戰累日卒不能支國臣及藤藏等見擒卯橘等以下十餘人戰死宜嘉僅以身免復奔長州八郎率同志十二人欲集殘兵留戰適手下誤銃殺村民土兵數百人叛之圍山發銃飛丸雨注衆寡不敵八郎遂下山就小阜盡刎同志者而後自刎國臣等後皆就刑是月島津久光入朝奏請將軍及慶喜慶永豐信等再入京朝廷下勅關東久光尋奏曰八月之事臣不堪悲痛朝令夕改自古爲衰世之弊習請主上與公卿輔弼之臣察時勢人情明遠大之識建不拔之基勿臨事紛紜否則良法奇策亦屬徒爲耳如其大計下詔列藩裁取公議十一月江戶牙城災幕府以內外多費停再築家茂徙居田安邸尋慶喜入京慶永豐信皆踵至右大臣齊敬與容保正邦議令永井尚志東促家茂西上蓋恐以牙城災其遷延也家茂遣外國奉行池田某河津某目付河田某等於英佛諸國圖鎖港之事於是朝廷詔諸藩曰鎖港待幕府指揮勿輕舉望動主張攘夷者聞之不懌曰朝議復陷姑息相率奔長幕府奏

直侯爲總裁

左衛門尉忠發

長岡澄之助

長人砲擊薩船

元治元年

家茂入朝

增尹宮秩別給廩米年二千苞十二月慶喜慶永容保等連署奏曰側聞宮中流言間尹宮進退皇國安危係焉聖明豈爲流言所動然姦宄之妨正人害骨肉古今同轍臣等以死保尹宮無他請照鑑之輔煕再辭關白右大臣齊敬代之拜左大臣以內大臣公純爲右大臣以大納言忠房爲內大臣左大將如故先是家茂以松平直侯爲總裁職府江戶貼書揭示物論沸騰天誅神火事變百出幕府以新徵團屬酒井忠發諸道行旅皆持符契往來長老臣井原主計至伏水控訴請入京豐信容保及長岡護久等欲召之問情或曰縱之則遊說公卿生不測變朝議因斥主計薩商船發武庫欲赴長崎泊於田浦長人以爲番艦砲擊沈之薩死者三十人薩人啣之廿七日家茂復乘軍艦發江戶元治元年正月十五日家茂入京居二條城總裁松平直侯老中酒井忠顯以下從焉廿一日家茂率諸大名朝獻詔家茂曰朕愛汝如子汝親朕當如父醜夷不可不膺懲雖然不好倉卒行事宜以實心行實事汝議策略有所奏朕詳悉可否以定不拔之國是朕見凡百武將如會津中將越前前中將伊達前侍從島津少將等忠實純厚

軍事總裁

慶德請父等上書

志慮宏遠。汝親之與謀焉。又曰。暴舉攘夷。非朕所好。而三條實美等。不察大勢。矯詔議親征。欲帥師討幕府。而長人遂砲擊夷舶。暗殺幕吏。勾引實美等。其罪大矣。然皆朕不德所致。自今海內一致。懨絕外交。以副朕意。其他賜詔者四十餘藩。時謂之朧覆綸旨。疑之者多。尋詔以家茂拜右大臣左近衛大將右馬寮御監。進從一位。二月。家茂奏曰。臣無似。膺重任。客春入朝。既奉攘夷詔。未能致其績。如横濱鎖港。亦未奏實效。及再入朝。心期嚴譴。而更蒙寵賞。召見臣等。勸督將來。叡慮戒無謀舉事。臣建全勝策。攘夷鎖港。必致其効。至環海守備。必守職掌。重大屬分。請宸裁。奉行之。尋增容保封五萬石。為軍事總裁職。以海陸軍屬之。詔以容保拜參議。容保固辭曰。先臣正之嘗信皇學。夙表尊王之意。伏願移往臣者。賜於正之何如。之朝廷尋追贈正之從三位。家茂以松平慶永為京師守護職。命町奉行誅五條及生野俘囚。薩欲遣使於長。責砲擊其船。幕府慰諭止之。薩人拓邸地於岡崎村。練兵。時鴨川以東。概為諸藩邸地。先是池田慶德上奏。略曰。竊臣聞之大臣兩卿。信叡慮在攘夷。始終不渝。然而去秋以來。人疑朝議之變者何也。叡

慮一惑。則天下將窺九重淺深。而不信朝命。夫七卿毛利氏之觸朝譴。雖非無跡。然要之遵奉叡旨為攘夷。嚆矢足以償越境之罪。長人亦服膺慶親父子教。而少年客氣。事或出粗暴耳。去冬慶親使家老請命。而禁其入京。長人窘窮。設使慶親父子恭順思愆。然其臣民痛憤。恐生不測之變。況使奉詔攘夷者。蒙嚴譴。則人人解體。將曰。不如因循姑息之為愈。是自開釁。陷於夷術中也。敢請許七卿及毛利氏入京。以明示積年攘夷之叡慮。一海內人心。至是長岡護久與其弟護美奏曰。要港已開。而夷欲無饜。肯櫻田坂下之變。而處士横行。朝廷幕府間隔。而人心危懼。蓋慶親初念。謀協和朝廷幕府。而事勢至此。顧朝旨幕命未盡善。是以激烈之徒。說七卿慶親等。輾轉相激爾。朝廷嘗不次陞慶親之官。又賞馬關之舉。特詔下監軍。勢振鎮西。及朝議數變。以八月十八日前後。判勅之真偽。如聞長人固執舊詔為真勅。以新詔為偽勅。然則其不奉幕命。而悔悟也必矣。請詔慶親父子若重臣召大坂下。勅瞭然諭之。使以奉幕命。則彼信朝廷幕府之協和。然而委將軍責其勾引七卿。暗殺幕吏。襲擊薩船等罪。則慶親當謝過屈服。於是察其情

禁裡守衛攝海防禦
容保復守護職
慶恕既更名慶勝
上新法

戒其過事。輙平兵。彼猶執迷。則違勅之罪。天人所誅。誰敢沮之。否則釀成內訌。洋夷乘其釁。黑田慶賛亦有所上奏。大抵如慶德護久等意。其餘上疏論事者。三十餘人。三月。詔以慶喜為禁裡守衛攝海防禦指揮。免其後見。四月。慶永罷守護職。容保復之。稻葉正邦為老中。松平定敬為所司代。詔陞德川慶勝敘正二位。蜂須賀茂韶。伊達慶邦。池田慶德。鍋島齊正。黑田慶賛累遷參議。其他諸藩進位官有差。尋前後就國。以修海防。詔家茂曰。汝入覲。列藩亦會。特旨政令一途。以定人心。歸嚮至國家大計。宜經奏決之。攘夷鎖港。必奏其成功。如實美慶親等處置。一切委之。先是朝廷置參豫。以忠熙齊敬尊融及容保慶永久光豊信宗城護久等為之。既而廢之。更詔有事則參朝議。以其委將軍一政權也。家茂奏上新法曰。每年獻米二十苞。充神宮供御。曰將軍紹職。大名襲封。各自入朝謝恩。曰諸大名貢土物。曰西藩會同者。先朝京師。曰聖誕及忌辰停刑戮。曰親王丞相薨。海內遏密八音。曰廢止皇子皇女為僧。曰廣拓內裡。曰復春秋二回行幸之典。凡十八條。皆表尊崇朝廷意。天皇可之。又奏請獻粟十五萬苞。充供御。詔俟後命。是月。從

水戶二黨相爭
有馬兵庫頭

大坂城兵千五百人。置於二條城外。分番宿衛禁闕。巡邏市街。五月五日。家茂入朝。賜暇至大坂。航還江戶。水戶臣藤田小四郎。田丸稻右。田中源藏。山岡喜八郎等。舉兵據下野大平山。初天保中。齊昭擢藤田彪。戶田忠敬。今井惟典等。釐革藩政。家老結城寅壽。為人慧黠挾詐術。忌彪等新進用事。譖之齊昭。齊昭覺其姦。黜寅壽。寅壽怨望。誣告齊昭修武備圖不良。諸宗僧侶亦憤齊昭議廢佛。流言其有異志。幕府於是幽屏齊昭及彪等。令松平賴胤視水戶事。寅壽再執藩政。由是正姦分黨。有天狗黨書生黨之稱。互自為正。相排擠。及齊昭復起參幕政。再罷寅壽。用彪等。而彪寅二黨相鬩。如水火。殆無寧日。乙卯之災。彪震死。齊昭亦尋卒。而寅黨市川三左。朝比奈彌太郎等執權。於是彪子小四郎等。與其党憤之。欲紹齊昭遺志。以除寅黨。乃唱尊攘。戴齊昭木主。率兵三百。自宇都宮抵大平山。募軍須於榛木。市民苦誅求。上變幕府。幕府令近傍諸藩討之。有馬氏兵馳至。與其徒格鬪七合。迭有勝敗。其徒乃縱火屠榛木驛。市民奔竄。尋其徒抵常陸筑波山。設寨柵守之。三左等乃請慶篤追討之。慶篤請援幕府。幕府與三左等謀。合兵攻

長人逼闕

之彪党剽悍。其鋒甚鋭。諸兵不能進。六月。大納言實良奏曰。嚮觀下將軍詔及其奉勅疏。變攘夷為鎖港。何也。夫鎖與攘如無異。然公卿諸藩東西奔走鞅掌王事者。皆在攘夷。事體甚重。今更詔促鎖港。不復及攘夷。嚮將軍慶喜已奉攘夷詔。然而入則奉詔。出則忌戰。愚不解其故。大原重德亦奏請曰。今天下洶々。疑叡慮中變。臣決知其不然。特顧變鎖港為攘夷。布告中外。以示必戰。定民志。先是。水戶人林某。江幡某。劾平岡圓四郎。岡田新太郎。奸曲執事。要其退慶喜。館殺之。二人屠腹其側。有人投書於兩奏。誣告尊融

行呪詛。薩人干豫其事。至是。會士捕游士古高新太郎於木屋坊。得游士同盟縱火京師。及誣尊融謀叛等書。乃逮其黨十數人誅之。七月。初長藩士屢上書朝廷。請七卿復職。及宥宰相父子入朝。慶親實美等亦哀訴再三。不省。諸士憤懣。決議曰。除君側惡。餘無他策。至是。其老福原越後。率兵四百。來伏見。復上書。慶喜等恐動兵闕下。命越前因幡諭之。不肯。容保力疾入朝。退直凝華洞。長門將國司信濃。益田右衛門介等。以兵數百。踵至。信濃陣于嵯峨天龍寺。右衛門介陣于山崎天王山。京師戒嚴。部署一橋會津加賀

戶川鉡三郎

仁禮木源之丞
松形清左衛門

吉利郡吉

内田彌三郎

大澤顯一郎
河野外一郎
伊藤友四郎
木俣土佐

越前肥後桑名彥根大垣等兵。備之。官軍充塞京師。護衛九門。扼伏見鳥羽二道。京民荷擔四奔。慶喜容保等欲盡人謀以鎮之。令永井尚志戶川某及容保臣飯田某等。出諭福原。須刻三日。郤兵。不則奉詔追討之。越後依違答之。時縉紳及列藩上書。請釋其罪。朝議不一。然以率兵騷擾輦下也。十七日。遂下征討詔。十八日。長人致書所司代定敬。罪狀尊融容保。贈書諸藩曰。我輩欲清君側。少時驚輦下。請恕之。十九日昧爽。長人分兵為三隊。信濃以兵五百向中立賣門。來嶋又兵衛以兵四百向蛤門。久坂義助。真木和

泉寺嶋忠三郎入江九一等。以兵五百。潛據鷹司邸。國司兵先入。與一橋先鋒戰。擊走之。進至蛤門。薩隊長仁禮木某。松方某等。以二百人襲其後。一橋兵返戰。夾擊破之。來島兵已破蛤門。進入欲取凝華洞。與會津兵確鬭於唐門。薩隊長吉利某。率生兵數百。橫衝之。桑名兵亦合擊。彈丸如雨。又兵衛驍勇。身先士卒奮擊。手下有内田某。揮鐵槌挺進。立殪十餘人。諸軍辟易。又兵衛遂中丸墮馬。命左右刎己。衆不敢近。遂自刎而死。兵士死者三百餘人。義助等與一橋屬將大澤某。河野某。越前將伊藤某。彥根將木俣某。及

小原仁兵衛
高岡三郎兵衛

桑名兵戰破之。遂前向華洞。薩會兵來援。両軍酣戰。自卯至巳。短兵交。砲烟間。死傷無算。慶喜在禁内。數出督其軍。謂不亟奏捷。大損幕威。於是奏縱火烏丸春日等市舍。容保亦奏請。燔鷹司氏邸。急傳命發巨熕火之。會風烈。黑烟卷地。咫尺不辨。長軍反顧諸軍鬨而乘之。義助等數十人戰死。長別隊攻坊門。肥後軍擊郤之。加賀兵要擊之途。於是長軍皆敗。信濃等僅以身免。越後軍夜半發。伏見與彥根兵遇。破之。乘勢鼓躁而進。大垣將小原寬令其子主計及高岡某。分銃手二百人。為二隊。伏道傍。瞯長人近。襲之。越後

桂勝三郎
田中誠助

知有伏。然恐其後期也。急下令欲直馳過之。鯖江桑名兵及新徵團長近藤勇等。與大垣兵合擊。長兵驚欲走。長隊長桂某田中某等。咄嗟而進。會越後中丸墮馬。長人遂潰走。不得會戰。右衛門介留山崎。為後援。已而三隊皆敗。真木和泉松山深藏等自京師脫歸。投山崎。諭右衛門介等逃。初容保常自公卿門入朝。是日長人潛伏於勸修寺日野二邸。欲狙擊容保。容保覺。自日門洞穴朝事。遂沮。長人又狙擊尊融。亦不中。及戰酣。砲聲如雷。宮中雜亂。或議遷乘輿於加茂。容保定敬固爭止之。退宿直殿下。戰已罷。鷹司火

吉田信太郎
日向直助
神保田内藏助

延燒文武邸宅及寺院市街。烟焰漲京。伏屍蔽道。既而幕府追討所在長人。薩隊長吉田某日向某等向嵯峨。不見隻騎。乃燒營班師。廿一日。會將神保田某等。率兵千五百。新徵團為之先鋒。彥根桑名等為之後援。圍山崎攻之。和泉以下五十人。衆寡不敵。力戰燒營自殺。越後信濃右衛門介等。聚殘兵。航海西奔。時和歌山戍大坂城京橋玉造砲臺高松津山十餘藩。警衛淀河。此日山崎敗兵。水陸遁走赴大坂。有一船下淀河。至春日部村。高松藩士知其為長人也。報之和歌山。和歌山將欲砲擊殲之。使番新見內膳在

其側。進曰。敗兵何足費彈丸。請一喝縛之。揮刀跳入船。高松藩士繼之。長人不知所出。屠腹者二十二人。其餘投水。一船皆死。定廣率兵至備前。得敗報。遂還。詔曰。毛利慶親令倍臣福原越後託言控訴。謀不逞。與國司信濃益田右衛門介等。驚擾禁闕。見慶親父子印署軍令。其計謀已著。其追討之。家茂奏大賞諸藩戰功。進爵賜物有差。尋詔削慶親以下官爵。

近世日本外史卷六終

近世日本外史卷七

勝所　關機　纂述
男長雄　標記

元治元年八月年次見前卷　部署諸將所嚮

八月幕府下教西征部署肥筑薩藝等二十一藩海陸所向以德川慶勝爲總督松平茂昭松平康圭副之家茂亦將親繼之命毀長邸在江戸京攝者時夷艦欲寇長報怨各國公使會議横濱又聞我征長命其將先攻之是月五日英佛墨蘭艦十八艘入豐前洋寇馬關砲擊前田壇浦煩臺長人應之彈丸交注砲烟蔽海日暮交綏六日再戰長人不利徹守走夷上陸進至椵谷長人襲敗之殺夷十數人七日夷據山狙擊長人力拒迭有勝敗而我鉛硝既盡乃諭夷約和各國酋長責去年事長人對曰奉朝旨幕命耳出證左謝之乃定約曰嗣後縱外舶往來下關善視之石炭薪水食糧等取價給之外艦遇颶風許上陸停新築我砲臺及修舊如償金與四國議處以公法媾乃成既而各國公使逼幕府曰長事要償金三百万元取之長乎將政府取以授之乎答曰政府取彼與之各國公使督促幕議苦之先是池田某自歐羅巴歸初某等使各國也先至佛說鎖港佛不容某等

外艦寇長

鎖港使節歸朝

曰擊海外交際日隆有所悟遂不歴說各國而歸具陳其由幕府責其辱命削官祿游士敍佐久間修理於京師初修理連坐吉田寅獄幽其藩既而見原入京往來公卿幕吏之間唱開國論游士惜之遂罹難

游士敍象山

九月幕府命諸侯再質妻孥於江戸詔促家茂至大阪水戸彪黨據筑波者處士群起應之其勢日猖獗然兵皆烏合號令不一幕府兵與寅黨日夜攻之彪黨殆不能保時市川三左等幽彪黨在藩者彪黨將至江戸訴慶篤亡命者三百餘人南至小金幕府出兵拒之令慶篤鎭之會武田正生在江戸請鎭二黨於是幕府更命水戸族松平賴德鎭之令正生從之途率小金之徒將入水戸三左出兵邀戰銃丸交發正生軍亂奉賴德走磯濱議戰守策襲寅黨於磐舟山磐舟山隊長川上某等十人死之其黨走入那珂港正生等濟川追擊拔港據之三左等條正生罪訴幕府執彪黨妻孥出兵討正生殺傷相當藤田小四郎等在筑波陰議欲援正生處士相謂曰吾儕舉事在攘夷何關二黨之私鬭相率遁去幕兵衆間討小四郎等小四郎率殘兵三百入那珂港援正生軍共奉賴德至水戸寅黨沮之乃還那珂港二黨交戰殆

再質諸侯妻孥

武田伊賀

大炊頭賴德

寅党殺賴德

支藩頭意尊

無虚曰寅黨欲分敵勢温言招賴德賴德欲往正生曰渠獨招公不容臣等其意不測竊為公危之不聽遂從數人至城下寅黨數賴德曰公受鎮撫命而與賊者何也遂矯幕旨逼之自殺正生聞怒曰逆豎敢爾終與小四郎合力拒守幕府命少老田沼意尊討之下教諸藩援之三左與朝比奈彌太屬焉十月正生小四郎等據館山拒幕軍三左之兵與幕軍二萬合縱火龍湊村發火箭巨熕殺傷二百餘人正生望火與小四郎及田丸稻右山國喜等率千餘人馳入幕軍縱横奮擊連破之又擊三左兵于中根村走之斬獲甚多遂還館山鳥井忠實兵善戰諸軍環攻居十日彪黨糧竭又有內應者正生等大困議入京訴事幕府擢箕作貞一箕作秋坪福澤諭吉掌蕃書飜譯以肥田某使蘭賜黃金若干時服二襲令肠屋某自殺以其贈書長人遠藤某通關東事也遠藤亦賜死當是時征西總督德川慶勝副將松平茂昭等入朝京師尋會大坂城召列藩重臣布軍令以廣嶋為總行營鍋島齊正入朝賜以名刀詔為西討後拒次大阪先是幕府使宇和島傳命於長曰慶親父子闔族當屏居待命慶親上書曰嚮使福原越後等出鎮

丹波守忠實

肥田濱五郎

肠屋卯三郎

遠藤太一郎

長奇兵隊

亡命者不圖越後等違節度黨於亡命以逼闕下勿論其横逆亦臣父子教戒無素之所致也使族毛利元純拘執三渠帥而父子慎謹族命於邑至是又遣使介藝上書總督府曰聞征討期逼憂苦不措慶親父子屏居寺院以待罪闔藩恭順今將誅三渠帥以呈首級慶親屏居不得臨境謝過伏待督府命初長人新城山口高壘深塹皆倣西洋制其謀攘夷也高杉晋作與久坂義助入江九一等議曰肉食者軟弱多不堪事乃請不問士庶揀強健者收之行伍厚其餼廩嚴賞罰故兇倹亡賴者亦能為之用目曰奇兵隊舊習一變至是慶親定廣在山口城奇兵隊護之時長人分為二黨吉川經幹及宍戸備後毛利能登毛利伊勢等主恭順淺田幸助前田孫右等主詭激目經幹等為俗黨十一月毛利元周毛利元純吉川經幹等入諫慶親父子父子退入萩城先鋒隊五百人護送之奇兵隊徹守還三田尻幸助引罪自殺俗黨毀砲臺撤柵門城中每户閉門刑三渠帥及在獄者十三人經幹遣使藝曰慶親父子及一族闔藩泣血待命先誅三渠帥參謀者七卿在山口者請徙之境外若還京唯命之從願告總督府緩大師既而長

呈三渠帥首
隼人正正肥
令四事
佐渡守長國

重臣志道安房至廣嶋國泰寺。呈三渠帥以下首。時總督未至。尾張老成瀨正肥與軍監某見之。尋吉川經幹毛利伊豆亦至陳。慶親父子謝罪狀。於是傳檄於諸軍。緩攻擊之期。十六日慶勝至行營。召經幹。令四事。曰慶親父子自來謝罪。曰鎮激論者。曰出五卿。曰毀山口城。尋慶勝遣使奏。長人伏罪。狀小笠原長國令其臣探長防海陸守禦狀。上書幕府曰。承教慶親父子伏罪。臣未審其狀如何。父子面縛降陣門。納城池以待命可也。若納支藩末族。分疏請哀。而緩戰休兵。諸藩解體。士氣沮喪。失機貽禍。他日噬臍無及。

彪黨西上
右京亮輝照

請熟計之。十二月。經幹及長老毛利隱岐等。至總督府。上慶親父子及三支藩謝罪書。報他三事皆如其命。於是傳命諸藩班師。尾張老石河某。目付戶川鍵三郎。受總督命。率兵千餘人。入撿慶親父子恭順狀。巡視長防二國。境界毀山口城。復命幕府。拘五卿於太宰府。命鹿兒嶋熊本福岡佐賀久留米五藩監護之。先是水戶彪党以見兵八百。衝鳥井氏圍。走世良田。乘夜濟刀根川。欲取道中仙道。西入京師。幕軍追躡。沿道諸藩亦討之。正生等擊三左。兵七百餘人。及黑羽那須等。兵奮進破之。入高崎。松平輝照縱火梅

丹波守光則
因幡守忠誠

澤禦之。正生等力戰克之。至信濃。松平光則。諏訪忠誠。出兵拒之。和田嶺。正生等擊走之。取道美濃。濟太田川。次加納。彥根大垣之兵扼要衝。道梗不通。是月中納言慶喜聞正生等逼京。奏請自討。乃率兵發京。會津。桑名。筑前。阿濃津。小田原等兵二萬餘人從之。以加賀兵四千為先鋒。次草津。正生等轉踰蠅帽子嶺。向大野。大野兵焚村落。軍無所次舍。會天大雪。多凍死者。加賀人戍海津。寨正生遣使曰。吾儕以一藩私鬪。勢不得已。敢抗幕兵。今欲投一橋氏。陳其顛末。請假道於海津。加人不可。既而慶喜以諸軍向海津。

黑川近江守
斬正生小四郎等

正生上書請哀。不聽。正生等不知所出。投加不納。乃致書曰。貴藩賊視吾儕。拒之。臣等已犯大法。其罪不可贖。故束手來降。死固其分也。唯負賊名。終天之憾不可釋。伏請察微衷。以除賊名。又別陳奉贈大納言遺志。志士慷慨。夙夜勞王事。竟為姦黨三左等所誣。事情乞賜褒分。加人告之幕府。幕府命幽正生小四郎等於加賀諸藩。先是彪餘黨在常陸下野等者。至是亦平。幽其俘於佐倉關宿高崎。慶喜西歸。幕府褫賴德封。錮其族邸內。明年二月。田沼意尊大目付黑川某等奉教抵敦賀。斬正生小四郎以下渠師二十

慶應元年

晉作舉兵

四人後四年彪黨再起得終斃寅黨伸其寃慶應元年正月征凶之師皆還大納言慶勝至大阪入朝京師尋就國初長門俗黨之幽三渠帥并捕高杉晉作晉作脫走筑前聞三帥見殺益憤欲討俗黨以復其仇乃歸嘯聚奇兵隊潛匿者得五百人與太田市進山縣狂介等略赤馬關率兵逼萩城俗黨大驚遣使訴之幕府擁慶親父子於城中國老粟屋某率先鋒隊七百餘人與奇兵八幡膺懲諸隊戰于長登川上破之既而又戰于太田蔦巢游擊隊兵張左右翼彈射先鋒軍奇兵隊乘之急擊軍後遂走之粟屋等退保萩城奇兵隊乘勝遂取萩城吉川經幹欲擊奇兵隊平之毛利元周毛利元純等居間和解晉作等斬俗黨首謀數人徇軍門奉慶親父子據山口議曰幕府罪我得三帥首而未慊今聞吾曹舉事再起兵請與諸君力戰以慰死者諸君努力於是一藩定方向衆皆踊躍先是家茂欲抵大阪自處長門事其議中變下教曰長門事已定將軍不復西至是朝廷聞長內訌數召將軍幕府奏削戶田忠恕封二萬石以彪黨之舉事忠恕臣多党之也天皇以其嘗竭力修陵命釋之二月幕府罷諸藩會同新制復文久以前舊

伯耆守宗秀
豐後守正耆

大膳大夫宗德
遠江守泰秋
淡路守安斐

美濃守齊溥

修日光廟齋

再征

老中松平宗秀阿部正耆率兵入京關白齊敬見之曰詔召將軍而卿等來者何也尋令二人東下促家茂入朝幕府命伊達宗德加藤泰秋脇坂安斐往召毛利慶親父子詣江戶幕府固知父子不來然欲聲其拒命躬征之以振起幕威宗德等辭以彼有內亂不得入焉三月命黑田齊溥等送致實美李知等于江戶再命淺野茂長召慶親父子茂長亦上書辭之時朝廷令松平定敬傳旨幕府曰嚮正耆宗秀之朝傳之以將軍入朝之命者蓋外夷長州處分皆係皇國治亂而聞召慶親父子及實美等至府下其事固不易今又失措置內亂外寇以何禦之又聞復諸藩會同舊制置其妻子于府下幕府革舊法當時詔賞其適時宜矣須仍行新令其餘事件皆當及將軍入朝大會議幕府遂罷召慶親實美等詔遣參議左近衛中將藤原輔季于日光修東照公二百五十年齋親王准后亦遣使前內大臣藤原家信以下公卿九名梶井法親王昌仁知恩院法親王尊秀詣焉四月家茂下教曰聞毛利慶親不悔過更有非常之計今將奉詔以五月十六日大舉征之沿道大名宜綏束覲期以奬命乃按圖部署所向以大納言茂德為先

塚原但馬守　御手洗幹一郎　慶勝諫家茂　勝安房守

鋒總督。以井伊直憲・榊原政敬為先鋒。命德川元千代留守江城。酒井忠顯佐之。尋令中納言茂承代茂德。命塚原某・御手洗某至小倉・柳川。報警備應援也。五月。慶勝遺書於家茂曰。長既刑三渠帥以謝罪。而今殿下親出征之何也。彼即有著罪。則天下皆討之。若事屬曖昧。彼則有辭。慶勝恐宗家隆替在斯舉。願殿下熟計之。勝安芳亦諫。師無名。閣老怒黜安芳。十六日。家茂遂發江戶。令曰。以姬路為行臺。閏月。筑前兵可二百人。航至大阪。入筑邸。曰。更戍二條城。幕府郤之。蓋長人在其中云。松平宗秀交命奏入朝也。美濃・尾張・諏訪大水。太田川・木曾川・長柯川等皆決。漂沒數百村。多溺死者。加納・笠松・鄉戶・赤坂・垂井等為巨浸。江戶飢。二十一日。家茂入京。其翌入朝。詔曰。朕召慶親父子。即來。汝案之。不來。汝討之。朕召列藩。汝在京攝諮衆從宜奏而處之。家茂尋至大阪城。詔慶喜・容保往輔家茂視事。家茂之發江戶也。譜第諸大名分日沓進。會霖雨。兩河漲。道路不通。將士塡咽驛路。後發者經五十餘日抵大阪云。八月。家茂以小笠原長行再為老中。九月。各國公使自橫濱航入攝海。稱有所請。老中憚其近京。郤之。不肯。遂入武庫。佛公使

家茂入朝　長行初稱圖書頭後壹岐守　各國公使入武庫

家茂上奏

上書於幕府曰。嚮政府結條約於各國。然朝廷大名各異議。故國內亂。而政府不能鎮之。今薩長已通好於英。約開其港。而政府獨議鎖港。何也。英公使欲面議將軍。政府不善視之。則不得不入京。佛為貴國憂之。今不許條約。則各國不傳砲艦奇術。貴國何以強兵。不如請勅許堅條約。開武庫港以解英人惑。當是時。家茂上奏請讓軍職於中納言慶喜。以為。慶喜奉職闕下。多更事故。必堪負荷。因別策時務曰。今宇內氣運日開。萬國相往來結條約。通有無。獨皇國絕交際。則如畏避者。非持國之體。昔年墨使之入下田。參酌時勢申約。爾來變鎖國舊制。而開富強基趾。其後下詔。拒絕外交。然戒無謀輕戰。而西征事起。臣入阪城。不圖夷艦入武庫。要請條約勅許。方今內憂外患湊於一時。假令與各國戰幸而勝之。環海皆寇。兵連禍結。臣家存亡措而不問。未知寶祚安危如何。臣不堪痛哭。願得賜勅申約。則盡力奉行。外實防海之備。內奏西征之功。謹待詔命。十月。慶喜・容保・定敬・長行等亦連署奏請勅許。詔問諸藩意見。多可之者。五日。家茂入朝。令傳奏飛鳥井雅典・野野宮定功賜勅於家茂。許結條約。更正舊約。特不許開武庫港。自乙卯

條約勅許

尚志按長門事

歲幕府結假條約朝野謗議至是遂得勅裁云家茂
憂勞内外數奏請讓職詔慰籍之促屢長門事十一
月家茂到大阪命大目付永井尚志西按長門事問
曰今春藩人分黨相爭慶親父子身在屛居親出鎮
之事實如何慶親答曰父子屛居下令鎮之耳曰事
已鎮則父子當屛居萩而在山口巡行境内有諸曰
父子欲待罪於萩而臣民聞大旆來征危懼動搖諭
之不信屛居山口出不得已巡行境内則無之曰客
冬命毀山口城而再修之置兵器有諸曰山口有東
照公遺旨不可任其荒廢乃修之既而悔之俘其役

焉置兵器則無之曰使家臣接待外國人於赤馬關
給欠乏物件有諸曰夷之入固不堪痛憤然不給之
則寇故奉幕旨紓患耳曰今春典其所有蒸氣船於
外邦家臣捺印之有諸曰我船壞損捨之有人責之
非命家臣典之曰多買大小砲有諸曰無之曰移五
卿於筑前也遣使饋之物件森寺大和守來謝有諸
曰聞他藩人有從行五卿者或誤傳耳如大和守來
謝則無之曰召淡路監物於大阪託事辭之乃召支
藩及老臣刻期而遷延者何也曰兩人將東而其臣
咸謂東者必死遂強留耳奇隊長亦投書尚志曰正

親町天皇賜大膳大夫卿於藩祖台德公賜松平姓
以厚其親今上拜慶親於宰相今幕府不問罪之輕
重一朝奪之何也曰幕府毀我江戶大阪邸夫措置
未定而毀第捕人奪金穀重罪之疑者何也夫中川
宮社鼠而會津城狐也岳飛曰不除内姦焉能掃外
夷故欲先除君側一旦逼闕坐大不敬乃殺三渠帥
謝罪總督諒我衷班師今日再征以假夷力企非望
爲名慶親父子尊攘之念終始不變豈賴外夷力以
抗幕府乎聞之蘭人是小倉人誣我耳又聞之英夷
幕府欲措夷力以討長而英夷辭之何自蔽罪而反

誚人乎曰責我需兵器於外國初我謀攘夷使人航
海以探虜情非需兵器而幕府已使人申約束囑求
器械尋諸藩亦求軍艦亦何不自讓而責人也曰武
田正生天下之士也筑波大平之擧雖得譴於幕府
要之幕府蔑朝命以激其忠憤耳後世修史者將書
曰德川氏不務攘夷而殺忠臣廷臣亦不得不分其
議曰幕府欲召德山岩國二藩於大阪以問事情然
事起於尊攘豈有他乎幕府不自責背朝廷而責我
背幕府何也我與虜戰假令擧國爲焦土奉勅不渝
以見藩祖元就於地下耳歲癸亥攘夷詔下刻五月

十日為期故闔藩奮戰不愆其期尋勅使西下賞慶親父子之功及再與英佛墨蘭戰幕府列藩皆傍觀不援及幕府大兵壓境不堪東西受兵權宜弭戰給薪水等以卻之耳非申約開港客秋之變忠臣見罪讒人執權三百大名不務奉詔攘夷而反征攘夷者抑亦何心也慶親父子感戴公平至當四字詔旨而幕府何獨欲削我地廢我主為不平不當之事予幕府行事公平則吾人自服昔三河一向之亂本多佐州牧野右馬黨賊而東照公處以法外之法假其罪二人悔過服德遂為佐命功臣誠能解有栖川宮以

二年

下二十餘人幽閉使三條公等還京而撰其人為勅使則我自服耳尚志不敢答乃還大阪二年二月幕府遣小笠原長行永井尚志及目付小林甚六郎西下召慶親父子三支藩及吉川經幹於廣嶋以三月望為期皆留不至因更以四月廿一日為期曰遷延則討之時置牙營於廣嶋為總督府四月長人屯南部者聞東軍逗遠不進海路亡命者百五十人奇隊長憂其輕躁追之不及乃遺書於藝請所在逮捕報之幕府表其非出藩主之意既而亡命者襲備中倉敷代官櫻井久丞逭走笠岡遂放火侵掠北據淺尾

後藤一兵衛
佐々井半十郎

肯井山實福寺人着毛利氏徽章袖標書曰長州奇隊以立石彌一郎為將松山岡山兵邀擊於亀島破之幕吏後藤某佐佐井某等率銃手千五百人自藝至又討之於阿部川走之彌一郎者倉敷豪商大橋某子嘗與久丞爭事出奔於長編入奇隊至是長人數其罪斬之備中乃平初薩藩啣長人砲擊其艦也故京師變首擊長兵多斬獲其良已而薩謀臣小松帶刀議曰方今之世當諸藩協力保護皇國而爭雌雄於邦內識之小者西鄉隆盛素勤勞國事喜其言因善視長俘因遣密使於長互解前怨於是薩長之

薩長解怨

交暗合而朝廷幕府未之知也尋薩人見攝政齊敬請寛長罪至是又上奏曰嚮尾張總督諒長事情容其謝罪班師而今復問罪是為無名師薩敢辭出兵廷議不納薩人大久保市藏至大坂見老中諫西征伊達宗城亦上書幕府問長罪狀時總督更傳命曰長老臣宍户備後毛利筑前代慶親而來支藩亦當出其家臣二十三日備後及小田村素太郎府中臣毛利伊織德山臣福間式部清末臣平野鄉右岩國臣今田靱負等至廣嶋長行召備後於督府欲傳命備後稱病不出竊馳駟於長以修守備五月長行數

決長罪

拘備後等二人

召備後辭以不愈乃召素太郎曰不能專對因召伊織等於督府督將茂承參將長行傳幕命曰慶親誅三渠帥屛居寺院以謝罪然統御失道其罪不可逭幕府特從寬典乃奉朝旨決三條曰禁錮慶親父子嫡孫興丸承後佐以支族四家曰削封十萬石曰絕三渠帥後出高杉晉作桂小五郎等十二人汝等傳命支藩及經幹而支藩經幹傳之慶親父子刻本月廿日復命伊織等尋去長行疑備後素太郎拘執之初實美季知等在太宰府至是令薩兩肥兩筑曰令遣目付小林甚六郎召實美等五人於大阪各藩兵其護送之實美等遂不至幕府下教諸軍曰業已裁長人罪宜進先鋒於國境以備不虞已而伊織等至高森驛託藝人請督府曰嚮臣等將傳幕命而其事已傳播國人危疑道梗不通故淹留在此願貴藩通之督府督府報之曰不許復命愆期如有塞道者宜討開之三支藩亦託薩控訴曰嚮督府召宗家重臣故備後等應召至藝不幸罹病不得拜命督府傳命支藩臣而倉卒拘二人不還者何也萬一有罪命其主則自有處分願放還二人慶親已徇幕府處置其臣藩內憤恚益修守備吉川經幹致書督府曰國情

進兵四境

恂恂說諭甚苦敢請復命之期緩一旬督府特許之曰再誤期則有討耳長遂不復命督府乃奏其執悍狀詔速奏其效六月幕府下令進兵於長防四境而先鋒三兵隊及紀伊兵與海軍合自藝入島取松江濱田福山紀伊兵自石見入肥後柳川小倉兵偕海軍自豐前入長行至小倉指揮之分三兵及松山兵向大島郡時英艦一隻泊下關長行贈書曰長賊方大君命今將大擧征之宜速避之英艦即去八日河野某戶田某等乘大艦率步兵千五百人攻大島郡松山兵艦與之合砲擊陸地燔聚落長人不應東軍上陸十二日昧爽襲敵營取之高杉晉作山縣狂介等聞警以水軍來援至小松我軍發砲防戰裨將松平友允以下八人死之十五日長人設伏挑戰東軍擊破之乘勝追北伏兵四起東軍大敗松山將佐久間一學等死之東軍飛報於藝總督茂承發兵援之不及遂乘夜收敗兵航還藝長人笑曰東軍脆弱不足與較也東軍自藝者海陸並進陸軍奉行竹中重固等與先鋒諸將會議將攻岩國城彥根兵三千餘人陣油見玖波玖坂高田兵二千餘人陣大竹小方立戶紀伊兵陣中原木津三兵隊陣四十八坂爲後

長人贈書

距前一日先鋒二軍進至小瀨川東涯發大小銃擊西涯八幡山挑戰時月未沒長將太田市之進石川小五郎等率兵八百潛涉小瀨川上流登苗倉山而東軍未之知也及日昇東西諸山齊發砲燒大竹油見立戶小方中原等諸村烟焰蔽空彈丸如雨東軍大亂長兵皆濟川斷走路環攻彥根隊長只木次郎中村千太等及高田隊長以下數人死之長兵乘勝入藝取大竹小方玖波三村隔四十八阪扼守險要東軍退陣大野長人贈書彥根高田營曰卿等太球武事何不類其祖彪武令將鑒之而為幕府釋之還

俘因蒙創者療而送之當來取之至器械以兵力搜受之因每俘與金五兩放還又榜大竹玖波曰嚮數託藩公數訴幕府敢不侵掠貴國若有犯禁者即告之罹兵燹者濟之東軍自石見入者刻日攻擊而長將井上聞多大村益次郎等率兵千餘人經津和野至濱田部內多田舟師二百亦會乃共發砲破柵門殺其兵數人而前濱田兵與松江合陣嵩雀當麻二山拒之長人屯山麓絕其後松江兵上巓俯射破之長人更出兵上當麻散布以狙擊濱田營濱田不能支棄營走長人取當麻橫擊松江兵於雲雀松江不

濱田陷

右近將監武聰

利退入濱田城時濱田福山別隊千六百人在益田十七日長人乘曉霧襲之東軍將敗濱田將片岡彈正麾槍隊連鋒衝敵陣長人却既而長人上山四面發銃東軍遂潰濱田將山本半彌死之長人取益田奪糧糗進濟周布川逼濱田紀伊松江福山兵合力出戰不利監軍三枝刑部奮戰死之十八日濱田兵自燬城去藩主松平武聰航走出雲東軍卻至藝長人進奪大森代官廳盡略石見先是二日豐前人將襲赤馬關晉作狂介等以兵艦三艘逼田浦連彈擱丸小倉將島村志津馬在陸勵衆砲擊沈其一艦長

佛人詰問

人四百乘走舸上陸襲敵營虜其將安志內記小倉兵千餘人與幕軍數百合大發熕銃擊却長人長將冒丸突入志津馬率別隊邀戰長人遂敗燒田浦民家五百餘戶及船舶掠兵仗去其翌長二艦向門司關砲擊熕臺火聚落小倉將澁多見某與幕將小山左近小笠原幸松丸兵防戰不利左近死之小倉兵退屯大里肥後久留米出兵援小倉初佛艦自橫濱西過馬關曰佛國與日本政府盟故不得不援政府討叛者貴國其計之今將赴長崎歸路得報留書去及長攻小倉佛人來詰長人長人曰幕府屠我大島

燔我聚落殺戮亡辜民小倉負隣交啓東軍攻擊曰
急我何得坐視不報之。會英船來居間和解。佛人乃
去。或曰。幕府私囑佛以刼長也。尋英人率軍艦及測
量船各一隻泊宇和島。伊達宗城遣吏按之。對曰。政
府無變條約。英豈有異志。遂見宗城宗德父子去赴
横濱。十九日。長人分兵一自四十八阪。一自松原進
乗大霧襲大野。紀將水野忠幹先進力拒。其隊長尾
關信楠以下十餘人死之。三兵隊及大垣兵繼之亂
發熕砲。長隊長宇山英則奮進。逼紀隊長中村欽一
郎。欽一郎健鬪。斫殺英則。長人潰走。死傷甚多。退舍

玖波。廿五日。黎明。長人踰四十八阪。來襲東軍。東軍
駕大艦。砲擊其後。長人大敗。長別隊自瀧口進。東軍
在山俯射。長人設散兵仰射。交以野戰砲。彦根高田
兵多死之。忠幹督戰。其將堀内某斬長隊長二人。幕
兵衆之多。所斬獲既而交綏。此役兩軍僵屍蔽野。初
松平宗秀代長行在廣嶋。特原宍戶備後放還之。督
將茂承怒其沮軍機。報之大阪。幕府大驚。召宗秀詰
問之。宗秀曰。臣有秘策。獨斷行之。督府詆臣。固宜矣。
然此役未見必勝之算。且聞薩長已通。欵敵人多。潛
匿三都。具搜索我情。臣故授旨備後。以緩敵鋒耳。謹

宗秀放還備後

宮内大輔頼聰
隱岐守勝成
丹波守光則
備後守政舉
豐前守誠成
若狹守忠氏
主水正秉秩
主膳正康穰
能登守忠紀
備前守忠恭
佐渡守長國
越中守明實
左京大夫忠敏
近江守綱長
豐前守信民
家茂欲親征

待専決放俘之罪。幕府因解宗秀職。幽之大阪。當是
時。幕府命藤堂高猷往援石見軍。遣市岡左太監其
軍。松平賴聰助松平勝成攻上關。小堀大學監其軍。
松平光則内藤政舉牧野誠成海路援安藝軍。三好
内藏助等監其軍。召酒井忠氏松平秉秩本多康穰
本多忠紀水野忠誠牧野忠恭小笠原長國加藤明
實青山忠敏朽木綱張内藤信民等譜第諸藩。會於
大阪。家茂欲親率之臨藝督事。先是池田慶德池田
茂政遣其老臣荒尾但馬伊木長門於大阪。上疏曰。
會津中將力勸伐長。防誤社稷大計。請速罷其職。命

加賀宰相代之。小笠原長行臨軍指揮。多失士心。請
速召還之。處毛利氏以公平之理。則士民免軍旅之
勞。幕府深仁足以感孚海内。否則雄藩巨鎮各懷割
據之意。土崩瓦解。天下大事去矣。至是前大納言慶
勝聞家茂欲西下也。亦上疏固止之。會家茂病作。遂
不果。七月。朝廷遣典藥少允高階經由。福井登於大
阪。診家茂病。賜藥。幕府命仙臺二本松中村福島三
春等諸藩鎮東國亂民。初秩父名栗信夫伊達田村
等窮民蜂起。武藏下總上野等民應之。結黨横行陸
奥諸州。刼豪農巨商出金穀。不聽毀其家。其黨益多。

窮民蜂起

薩藩論救長

比至川越殆四五萬人。遂據八幡山建旗幟列火器。渠魁傳檄曰窮困者須速來投。我能撫恤之分寇於藤岡上尾桶川鴻巣熊谷桐生流山等諸驛邑悉毀互市商戶江戶流言八幡山黨欲侵横濱留守德川元千代遣別手部歩兵嚴戍横濱至是又命諸藩鎮之事寢乎長人託薩致書督府曰問罪師四面環攻。弊邑不得已應之。頃者松平伯州察我情以放備後後弊邑翹首待被寛典而聞之道路大師尚來撃不堪恐愕因託薩乞哀薩人為長傳檄三十六藩問長可赦解否熊本佐賀安濃津久留米米澤柳川忍諸藩謂幕府奉勅問罪不可釋也嶋津茂久及久光奏曰我國受外侮已閲十年幕府統御失術國是不定勤王諸藩欲輔佐聖朝。以挽回衰運憂國士殉難者不可勝數内憂外患加之以水旱幕府將肅整内政保護皇國之不遑而再有征長之舉者何也嚮尾張總督諒謝罪實班師奏事今幕府不奉朝廷寛仁之旨而起討伐之師彼所歎訴一切却之拘留其重臣彼益激怒以我為不義不直如大島之舉事類海賊有不忍言者不啻激其士民國家興亡係焉願盡天下正議下寛大明詔審内外緩急之辨修政振武以

長人上奏

固中興之基上報先王恩下救蒼生。苦長人亦託薩人奏曰伏惟慶親父子蒙聖上識鑒受將軍委託多年致力朝廷幕府敢不寧處一旦被譴責不得雪寃枉而大兵再臨境野人不知其故顧雲霧蔽明讒構亂聰臣等知其必非出於叡旨皆幕府專決之所為夫君辱臣死死固其所也豈毫末蔑天朝乎鬼神森列在側願賜垂鑑。薩人付奏曰壅蔽不通臣民之情者非昭代之政傍觀不援列藩之急者非武門之習謹具別疏以聞。初幕府命薩出師者再三又令老中板倉勝靜促之薩上書辭之至是竟不出兵先是長軍砲撃大里浦營守將應之發巨熕高杉晉作帥漁艦二隻兵數百人冒丸至分兵上陸乗勢夾攻遂悉燒營及民舍小倉兵大敗長軍追北殆獲長行早知浦守將小笠原貞正來援取敗兵所棄銃以石代丸殪長一隊長長軍遂拔大里田浦築塞壁日與熊本小倉戰小倉不利熊本兵千三百人邀撃赤阪破之長人死者百餘人。長人聞急出兵赤馬關勢復振砲戰數合次内裏進侵小倉小笠原長行既航走長崎熊本柳川亦班師小倉孤立八月朔長人旗幟煤印熊本徽章佯為援軍突入二城後軍奮進守將小川

小倉陷

右近將監忠幹為宗家長國治守唐津幸松丸治守志共支族長行長國子

長人變革兵制
癸亥為文久三年

家茂薨

彈正死之。藩主小笠原忠嘉自縱火牙城走香春。其臣小笠原左近負忠嘉嗣子豐千代丸與左右十數人走熊本。左近之女有勇力。擊殺長兵數人。遂與其母自刄。二日東軍大舉踰四十八坂。海陸並進。侵玖波。小方長人力拒。砲聲震天。自巳至申。勝敗未決。東軍進取玖波。時霖雨泥滑。東軍尤艱。長將石川小五等乘之。麾後軍鼓譟而進。東軍遂敗。縱火玖波退。紀伊彥根高田兵亦戰於松原宮內不利。引入大野。八日長人分兵為三。乘風雨襲大野。彥根高田等兵不戰去。大垣兵拒戰甚力。遂不能支。長人追躡向廣嶋。初東軍尚或擐甲用刀槍。而長人皆胡服。以銃隊當之。蓋癸亥之役。大有所發明。變革兵制。進退操縱。無不如意。東軍遂不得入其境云。先是慶喜奏請徃省家茂病。有流言公卿激論者。乘虛謀舉事。齊敬以下大憂勞。既而容保請候家茂起居。不允。以慶喜已南闕下。欠守護也。天皇遣中納言雅典就問家茂病。至是詔慶喜代指揮西師。慶喜將如藝。敗聞累至。諸藩引兵。朝野驚駭。十一日。大將軍家茂終薨於軍。慶喜悔輙奉詔自引咎。辭戎事。請延大名有資望者議事。奏可。慶喜乃手書召德川慶勝。黑田慶贊。鍋島閑叟。山

班征長師

小倉事平

慶喜拜征夷

天皇崩

今上天皇

三年

內容堂。伊達春山。島津久光。長岡護美等。二十五日。以家茂薨布告列藩。旋征西師。詔慶喜紹宗家。慶喜固辭。再三不允。九月。長人來陣廣嶋。幕府遣勝安芳於藝。見長將廣澤兵介。井上聞多。陳朝旨幕命。以却其兵。長人不聽。二將嫌硬朝命。且以安芳有禮諭兵士奉命亡幾。班師。時長軍在豐前者。日窘小倉。小倉人乞哀薩肥二藩。遣使於長慰解之。長人要誓小笠原豐千代丸及其支族連署謝事。長人撤守去。事始平。幕府自西師起。帑藏不支。自是強藩大鎮多不受關東節度。德川氏紀綱大衰。十一月。五日詔以源慶喜拜征夷大將軍。叙正二位。為權大納言。天使就二條城拜。明年任內大臣。十二月。天皇患痘。廿九日崩。在位二十年。壽三十七。天皇聰明英邁。及外國事起。夙夜宸憂。總攬群才。撰用衆議。欲以恢張王綱。大有所規畫。大業未成而崩。天下哀之。皇太子睦仁立。是為今上天皇。先帝第一子。生母中山氏。大納言忠能女。萬延元年立為皇太子。至是即位。時年十五。諡先帝曰孝明天皇。以關白左大臣齊敬為攝政。公純右大臣。忠房內大臣如故。三年正月廿七日。葬孝明天皇於泉涌寺。大將軍慶喜率諸大名從焉。詔免中務

有栖川宮熾仁
正親町實德
德大寺實則
長谷信篤
東園基敬
萬里小路博房
石山基文
平松時言
五條爲定
五辻高仲
石山基正
放關白九條尚忠
小出大和守
石川河內守
壬戌爲文久二年
竹內下野守
松平石見守
議樺太境界

卿親王熾仁。大納言實德。權大納言實則。三位信篤。中將基敬。右中辨博房。少將基文。甲斐權介時言。少納言爲定。大夫高仲。右兵衛權佐基正等。幽屏。以國喪也。特詔弛九條圓真罪。以其齡至古稀也。先是。榎本武揚等。乘開陽艦自蘭歸朝。是春。幕使小出某。石川某等。亦自魯復命。初壬戌之秋。竹內某。松平某。使魯議事。以樺太地。愛儂及須免連來人種。分處各所也。欲限北緯五十度。定兩國境界。魯人爭曰。何得以此地爲貴國之有。以與論言之。謂之滿州屬島可也。且四十八度以北。未曾見愛儂人種。而徒欲分之五十度乎。此土素無境界可定。然彼此接壤。不界之。亦非我所好。故我嘗在下田。與貴國假約。彼我人民雜居。貴國措不問。曰他日目擊實地。以議。今如無已。以阿丹和港界之。二人察其言荒唐。不啻有掠奪全島之意。然茫乎不辨其地勢。遂不能論駁。乃約再就地勢定之。取券歸。具啓其狀於幕府。請命熟知其地理者撿之。而邦內多事。未遣之。居五年。魯幸我使節不至。大起土功。開拓樺太島。幕府聞大驚。去年冬。遣小出等至其都府。執舊券議。就地勢定界。而魯爲不知者。欲以千嶋代樺太。盖誤以千島爲魯有也。小出

武庫開港

等讓其食言。論駁辨難。魯人曰。口舌爭之無益。今與貴國開之。隨開隨居。亦不善乎。小出等議曰。雖論辨盡力。然魯人拓地。已及五十度以南。是吾儕誓緩失機之所致也。終復約彼我人民雜居而歸。五月。詔開武庫港。先是。各國公使自武庫至大坂。賀幕府襲職。且促開港。慶喜奏請曰。曩者先臣家茂及臣等。敢請條約勅許。先帝明察事情。遂許其請。而特禁開武庫。家茂敢不違聖旨。然開港之期。載在盟書。不可渝也。苟渝之。則失信萬國。取禍目前。是以雖已奉勅。未布其令。既而家茂即世。其期亦迫。臣等諭以內亂。而頃者各國促之甚急。臣等以爲交際不可失信。條約不可中變。盖宇內萬國。雖風殊俗異。均是人耳。豈有彼此。既無彼此。謂之同胞亦可也。是以海外各國皆通好結交。是出天地自然之理。雖然其間有大小強弱之異。則兼并凌奪之弊。亦從生矣。故方今交際。迭照準約束。以結信義。強不得凌弱。大不得併小。一定條約。永矢弗諼。其重如此。臣等保彼無他。伏冀陛下詳古今之變。察海宇之勢。從既許之條約。新開武庫。以益建富強之基。漲國威於四域。朝議以其先朝所禁也。詔諮詢列藩。淺野茂長。池田茂政。池田慶德。頗獻

豐信上書

異議其他可之者多終許之幕府乃以本年十二月為開港期後更期以明年三月六月幕府造交釗憂帑藏空也方是時幕府執政諸大憂分皆仰朝裁而松平慶永鍋島齊正山内豐信伊達宗城島津久光等皆入京參與大政尋豐信以疾就國九月上書幕府曰比年外交釀内亂東西紛擾者無他以政令出二門也我中世以還武門執政久矣方今天下大勢一變不可復墨守舊規也宜奉還大政於朝廷興萬國並立洪業因謂政權已復朝廷宜急設政院分為上下二局廢門閥舉賢良凡為議官者咸主公平制

度典禮斟酌古今與天下更始其他如興學校結軍團及外交處置所陳疏尚數條乃遣其臣寺村左膳後藤象次郎福岡藤治等代已說之慶喜時慶喜召鹿兒島臣小松帶刀岡山臣牧野權六郎宇和島臣都筑莊藏等共論國事亦慫慂以解政權慶喜遂決意於是作手書示親藩譜第將士曰昔王綱解紐相家執權保平之亂權移武門爭亂相踵民墜塗炭至我祖宗撥亂反正勤勞王事特蒙寵眷寄以閫外任紹述緒業二百有餘年傳至孤孤雖奉其職舉措失當勢至今日是孤菲德所致悔恨何及顧今外交日

奉還大政

盛而政令異途綱紀不立乃欲奉還大政天下之事一仰宸斷與列藩同心勠力保護皇國於無窮是孤所以報涓埃也汝等各陳所見群下愕然閣老參政以下在江戶者亦觀其書大驚歎議論沸騰十月慶喜上表請辭軍職奉還政權優詔曰諸侯之賞罰黜陟朝廷行之其他事務暫依舊管之姑加賀以下三十三藩入覲更有所議於是朝廷詔天下問復政可否召諸侯於京師德川慶勝上書朝廷曰將軍慶喜政刑失當遂辭軍職是不獨慶喜之罪臣慶勝在親藩不能輔翼終至此焉惶懼何堪願奪臣官爵以罰

紀藩同盟

之朝廷恩其積勞不允更詔慶勝及慶永繼議時務於是二人勤王志益固十一月紀藩會譜第諸侯之臣于江戶邸示茂承之書曰將軍奉還政權出臟世英斷然而臣子之情悲痛不忍言也嚮草莽激徒鳴幕府罪以殺其權竟成今日之勢諸侯之進退已在朝廷則忘幕府二百餘年舊恩君臣義絕冠履顛倒將軍自比肩臣僕諸藩其為忘恩之廷臣乎抑為全義之陪臣乎明陳其竟見於是諸藩請與德川氏共生死存亡因議奏官奏曰臣等為德川陪隸以陪隸妄參朝議不免僭越之罪敢辭入朝又奏對復政詔

小御所會議

大政復古詔

設三職

旨。論其不如委任德川氏。朝議紛々。或曰。慶喜與攝政齊敬彈正尹尊融善。故通其謀。廟議不斷。公卿及薩土諸藩胥議曰。天下將定於一。而遲疑不決。坐失事機。遂激切論之。舉朝為動。十二月八日。大納言忠能。大納言實愛。中納言實則。右兵衛督具視等。與德川慶勝。松平慶永。嶋津茂久。山内豐信等。會議于小御所。尾張臣成瀨正肥。田宮如雲。越前臣中根雪江。酒井十之丞。薩臣西鄉隆盛。大久保市藏。岩下佐次。土臣後藤象次郎。福岡藤治等侍坐。茂久曰。朝廷已收政權。然不有土地人民。有名無實。宜割德川氏之封。以充經費。具視贊成之。豐信曰。幕府固不任其職。然事至今日者。雖尾越及外藩。亦非無其愆。而今獨收德川氏。有恐非公明正大之旨。諸大名亦宜從國之大小。割其封土。以貢天朝。且如會津。雖處事不免其過。然非有惡意。宜優待令之就國。議論徹曉。九日。朝廷遂下詔曰。大政復古。原神武創業之初。發縉紳武弁之門閥。廢政決公議。與天下同休戚。乃停攝關幕府之號。至關國事議奏傳奏守護職所司代。悉罷其職。免會桑九門守衛。以薩土藝諸藩代之。黜齊敬尊融。以其親善德川氏。與譜第諸藩。密沮朝議也。假

實美慶親等復官爵

慶喜走阪城

設總裁議定參與三職。以親王熾仁為總裁。忠能實愛實則具視慶勝慶永豐信等。為議定。大原。萬里小路。長谷。橋本等。及尾越薩土藝士數名。為參與。以綜政治。詔曰。今日以往。大小政令。自朝廷出。四方其體之。先是。慶喜在職。與薩土諸藩協議。請召還實美等。及慶親父子。奏可。尋毛利工匠等率兵八百。至武庫居。亡幾。政歸朝廷。更詔召長人。長人以十一日入京師。即日。詔復實美慶親以下官爵。獨澤宣嘉不審其所在。故不與。令天下物色之。實美等踵至。於是德川毛利事已平。而搆兵之餘。互相猜忌。容保定敬等自疑懼。慶喜亦觖望。其意遂變。大會臣屬議曰。朝廷既許事務依舊。而不得與九日之議。且無故罷容保定敬宿衛。是首謀者在中讒間之也。上書論之。不省。時薩長土藝諸大藩守衛宮闕。德川將士據二條城。屹然相對。人情恟恟。口耳相屬。既而德川諸臣有所密議。十二日夜。奉慶喜倐走阪城。朝議異其舉動。禁會桑二藩入京。飛報至江戶。閣老以下譜第諸侯。悉登營。物議囂然。二十五日。朝議欲召慶喜。納其封五百萬石。賜以三百萬石。為巨藩列。議定職遣慶勝慶永於大阪。諭旨。二人往宣旨。促其入朝。且曰。宜率小隊

塚原但馬守

以朝尾越兵護之決無虞。慶喜乃奉朝旨。然心竊危之。時新撰團隊長近藤勇土方歲三。以兵數千人仍在伏見。尾臣田中不二麻呂。鷲津宣光等說永井尚志。塚原某。邵其兵於大阪。不則弃慶喜率小隊入朝之意。交覆論之。尚志等乃諾。而勇等未退。尋慶勝慶永復命京師。曰。慶喜奉詔。而不能審其意也。時慶喜欲東下謀事。會人林權助。佐川官兵。吉村權左等皆止之曰。今薩土等在輦下。不可遽討之。然殿下據阪城。足以鎮動搖觀時變。宜族彼罪著。起清側師。是際退一步則輸一著。不可東也。先是庄內兵巡警江戶。

圍攻薩邸

虜士數百人。潛伏薩邸。結隊伍。乘夜刼富商。掠金穀。蓄兵仗。又砲擊庄內屯營。庄內兵怒。請襲薩邸。事報大阪。時常野亦土寇蜂起。慶喜謂嚮薩人首鼓舞朝議。今又嗾使虜士擾亂關東根本之地。東西相應。可憎之甚。於是奏薩人寇掠之狀。請詰責之。且黜其藩士參朝政者。不省。乃下教江戶追捕虜士。於是庄內以下德川諸將。以兵圍薩邸。縱火殺獲。除夕報至大阪。將士議曰。事已至是。勢不得已。不如先制人也。

明治元年

明治元年正月朔。德川戚屬將佐。交說慶喜曰。尾越之言。不可輒信。此行在清君側。臣等率兵啓行。以死衛

伏見鳥羽之役

之。慶喜頷之。乃理裝。決以三日入京。事聞京師。朝廷乃命薩長師南扼伏見鳥羽二關。以備不虞。薩隊將伊地知正治。長隊將山田市之丞等臨發請曰。臣等諜知大阪動止非常。大軍必排關過。願得詔旨處之。詔曰。不許德川慶喜帥大兵來。如會桑固禁入京。如不用命。便宜從事。正治等即率兵出守二關。京軍六千五百人。阪軍稱三萬。以會桑二藩為先驅。佐久間近江。久保田備前等率三兵隊。以高松濱田。松山。其他譜第諸藩為後援。將兩道入京。三日。德川行人瀧川某。來請過二關。戍兵不許。其曰。寡君奉詔入朝。而公等沮之。則有戰耳。既而東軍大至。正治等下令發大熕。東軍應之。彈丸交注。時伏見火起。東軍二道並進。官軍苦戰。迭有死傷。酉牌交綏。夜三鼓。官軍偵知東軍傳餐下鳥羽。襲之。東軍狼狽。棄兵仗走。會其遊軍來援。交戰豨突。官軍亂。隊長市木某。大山某。後藤某等勵衆奮進。擊東軍左翼破之。而市木等死之。官軍遂收兵。四日。親王純仁為征討大將軍。向鳥羽。官軍先伏兵鳥羽篁中。東軍兩道來擊薩兵。伊集院與市。山田孫一郎。先報健鬪。破伏見敵。而東兵自鳥羽進者其勢甚銳。既而篁中伏起。連發小銃。擊敵中堅。

松平豐前守

東軍敗走

東軍大亂。殪者無數。總督純仁擧錦旗而進。官軍益振。衆勢衝突。東軍潰。蹸屍走。佐久間久保田以下死者數十人。會將林權助白井五郎太亦戰死。老中松平信篤馬中丸。信篤墮馬。衆以為戰死。皆奔淀。欲入據其城。城兵辭之。因陣城外。此日官軍加治木某平岡某等死者亦數十人。五日。昧爽東兵伏槍隊於葦蘆中。及官軍來。出銃手挑之。官軍知有伏不進。石川厚狹介曰。視危苟避。非丈夫也。乃率銃手數十人進當之。衆奮曰。勿以我良餧敵。爭先突前。左右伏起。銃手亦奮。至先鋒伊東中嶋等死之。厚狹介亦殪。薩隊長伊集院及藤村三浦柳田等。督衆咄嗟而進。遂大破之。東軍退橋本。時藤堂氏兵為東軍守山崎關門。官軍遣使說以順逆。藤堂氏遂奉命。而東軍未之知也。六日。官軍欲攻橋本。先諜淀人。淀人具陳拒東軍狀。請歸順。乃以淀為先鋒。逼橋本戰。已酣。藤堂氏兵自山崎發巨熕。横擊橋本牙營。擂彈連注。一軍大亂。本道軍乘之。鼓譟齊進。東軍大敗。悉走大阪。先是敗聞累至。大阪城中恃衆不為意。至是上下大驚。俄議守備。議未決。此夜慶喜與容保定敬勝静長行等倉皇挺身乘開陽艦東走。東軍失首領。人々氣沮。或經

近畿平定

削慶喜以下官爵

紀伊。或過伊賀。以東。器械糧仗委棄如山。監察妻木某欲制逃者。不止。怒斬二人。火城自殺。後長將賞之。為設祭云。九日。總督純仁進入大阪。次津村坊。薩長兵護之。官軍欲乘勢定近畿。發使問諸藩嚮背。皆改圖帖服。初東軍據二條城。縉紳或恐事起輦下。憂悸不措。已而東軍退大阪。衆情稍安。然隊將伊地知正治。山田市之丞。參謀交野十郎等頗憂之。相議曰。自古受兵京師。保勝者寡。彼據大阪。絕我糧道。以海軍扼兵庫。而關東兵自海道進。我軍如籠禽。無計可出。不如豫置兵于但馬及丹波丹後。略地方。緩急以為應援。及師起。急遣西園寺中納言。率精兵三百。出撫其地。方彥根大垣之歸順。詔彥根扼大津。撿東軍西上者。以橋本少將為鎮撫使。亦在此。既而大捷。近畿列藩速歸順者。以其先扼要衝也。先是紀師三千。屯大阪天王寺。及戰起。密遣使請約束。參謀議曰。紀雖歸順。敵之族也。不可信。不如卻之。紀人乃南歸。十二日。令四方曰。曩德川慶喜託事而南。遣尾越諭之入朝。將有善處之。而鞅々觖望。如會桑二藩。禁其入京而命之以先鋒。宣言入朝。以大兵逼京師。不特要朝廷。向錦旗砲擊。其罪無所逃。因詔削慶喜以下官爵

傳命各國公使

以親王熾仁任征東大總督。授錦旗節刀。徵諸道兵。當是時。諸外國公使在兵庫。下局外中立令。禁其人民援我東西師鬻兵器。至是告公使曰。日本政体復古。天皇自執政權。自今以京師為我政府。其領之公使等奉命。更許曰。近年我人民為貴國人所殺者數十人。悲慘不忍言。今天皇新聽政。切望無復有此等事。朝廷布告之四方。而國人惡外邦人者倍衆。二月。會各國公使於大阪本願寺。文武諸官盡列。外國事務官少將東久世通禧。少將伊達宗城。傳命曰。政府新置外國事務局。命吾儕掌之。自今相協議。裁決萬事。要兩國人民盡誠實。且我天皇欲延見公使於京師。其領之公使等答曰。素所渴望。感悅何堪。然聞征東師起。吾曹將避亂橫濱。天皇賜謁。則敢請急之。宗城曰。余為外國人在留者保無虞。莫以為念。公使曰。然不欲曠日。至是朝廷刻日。或曰。延夷於闕下。如物議何。參謀等笑不對。時土藩戍界浦者。憤佛人橫恣。砲擊十六人。或死或傷。而備前士亦殺佛人於神戶。於是佛公使大怒曰。政府諸官已保無虞。今仍如此者何也。因要以五條曰。政府貴官宜入佛艦謝之。曰得政府謝罪本國書。曰禁日本士官佩刀入外人寓

賜死害佛人者

公使入朝

館。曰出償金十五萬元。曰刑日本人為逆者。凡事刻三日得報。即爽期。我將有所處。時朝廷新與外國和。尤慎交際。且以曲在我邦。內亦多事。一從其所請。遂執二藩士。賜死於妙國寺。佛人亦來監。西村氏同。大石良信。杉原義長。池上光則等二十餘人。以次就死。神色自若。屠腹如劃水。佛人不忍見。至十一人。合掌者三。悚然退去。事遂平。三月朔。英佛米蘭諸公使入朝。拜謁天皇。賀大政復古盛典。先是英公使入朝途上。有浪士二人要擊之。衛卒捍之。殺一人。捕一人。公使畏途還。是日儀全畢。尋朝廷援先朝赦許條約之例。宣示朝議所在於天下。於是外事略定。畿甸無事。京人相賀。先是天皇加元服。大赦天下。詔撤諸道舊榜。更揭新令。以二條城為太政官。代裁決諸政。至是

太政官會盟

天皇行幸。總裁議定參與諸官悉列御前。盟曰。廣興會議。萬機決公論。上下一心。盛行經綸。再命曰。除舊來之陋習。基天地之公道。求知識於寰宇。以振起皇基。畢策問開蝦夷。尋幸大阪。百官皆從。初參與大久

大久保氏上表

保市藏上表曰。王師大捷。賊首東走。然而列藩嚮背未定。外國交誼未全。宜以非常之斷。行非常之事。伏惟中古以還。天皇垂簾拱手。步不蹈地。九重深邃。得

官軍東下

江城群議

尾藩勤王

近御座者。公卿數人耳。所謂階前萬里者。夫敬君上。人心所同然。推尊失道。天理乖戾。上下否隔。是古今之通弊。請破俗論。不飾邊幅。以從事於簡易輕便。又曰。平安僻在一方。不足以大廓聖謨。今日急務在建行宮於大阪。遷都以一洗宿弊。王是遂幸大阪。後又遷幸江戶。蓋原此議云。時天皇觀水軍。將親征關東。既而諸道官軍。水陸並下。指江戶。薩長紀因肥後備前越前。安濃津。佐土原。龜山。水口。大村。自海道進。薩長因別軍及土佐大垣。自山道進。報日至江戶。德川氏將佐戚屬爲守備。市民騷擾。相警曰。府下將爲焦土。爭爲逃走之計。車載舟運。什具如山。初慶喜之東走。以正月十二日入江戶城。群下不懌。其挺身遁有議者曰。爲今之計。在藉外國之力。若擁輪王寺宮。以令天下。是或東照公所以貽謀子孫也。或曰。藉外國之力。假令得勝。算天下後世謂之何。而奉輪王寺宮。亦大損國體。昔元曆延元。既啓僭亂。今可復行之乎。東照公意。蓋不在此。今日不幸負朝敵名。忠邪曲直。天下自有公論。是二策者。皆自累。朝敵罪閑。既下親征詔。何得抗之。有歸順焉爾。初伏見之役。尾紀二藩各分黨議。援宗家。密通謀關東。大納言慶勝憂之。與

慶喜恭順

勝安房守

脫走諸隊

王師徇甲府

其親臣小瀨新太郞。田宮如雲。田中不二麻呂。丹波淳太郞。鷲津宣光等。謀曰。是非援宗家。適滅宗家也。遂賜死其首謀重臣榊原勘解由。渡邊新左。石川內藏允。寺尾竹四郞。塚田懿四郞。以下十三人。禁錮鈴木丹後。成瀨豐前等十七人。自餘黜罰有差。於是閭藩知方向。而紀藩臣在江戶者。蹈諸藩會議之言。與宗家臣屬通謀。新撰團長近藤勇等首應之。與詰銃隊士。亦多黨之。日夜蝟集江城。或欲出兵扼函關。或欲以水軍襲大坂。益逼慶喜。而慶喜一意主恭順。斥群議不用。將傳密旨。勝安芳。大久保一翁等。手書禁諸臣暴動。告之曰。謹勿抗官軍。抗官軍。猶剚刃於吾腹也。遂出城。屏居寬永寺僧房。而執迷者益不懌。脫籍者相踵。聚兵編隊。潛匿江戶者。屬彰義隊。又有誠忠。純義。會義。草風。衝鋒。回天。七聯。傳習。遊擊。進擊等號。三兵隊多黨之。或走常野。或走甲府。會山道官軍自信濃進。徇甲府。於是德川臣屬戍甲府者。與近藤勇等諸亡命合謀。拒官軍於勝沼驛。設柵撤橋。及其來伐。勇等督衆發巨砲擊卻之。又放火其背。官軍大沮。因土別隊登山。左右俯擊。大破之。斬獲略殲。遂令松代守甲府。而向江戶。時薩長大垣師。至羽丹生攻

勅使入城

池上本門寺

慶喜屏居水戶

築田軍走之進薄忍城忍將某屠腹謝罪一藩歸順於是山道總督岩倉具綱率諸軍次板橋而海軍總督宮熾仁航至駿河方是時慶喜屏居悒鬱俟罪輪王寺宮慈性憫之與執當覺王院謀往駿府陳慶喜恭順謹愼之情請處寬典和宮及天璋院亦遣侍女請哀總督宮以其無實効也未許之既而薩兵爲海道先鋒先至品川勝安芳即詣其館見參謀西鄉隆盛具陳伏罪狀請止攻擊時安芳內鎮暴動之徒外乞寬宥之命往來周旋甚力而隆盛素與安芳相知信其爲人遂徵其謝罪表信安芳奉命於是督府會議下教諸軍輟戰置諸道軍於江戶以戊之四月先是城中諸有司皆移田安邸議守備者亦從安芳言悉出城四日勅使柳原侍從橋本少將入城德川諸臣掃道供張盛服迎之留守田安慶賴接伴之勅使宣詔曰德川慶喜已表恭順之誠意因垂寬大之聖憐且思祖宗以來功業及水戶贈大納言盡忠特減死一等屏居水戶曰助逆諸臣宜宥死一等速處置奏斷案曰致本城於尾藩曰軍艦銃砲盡獻之曰住城內者宜移於郭外慶賴奉命勅使退館於本門寺十一日慶喜發東台麾下諸隊欲從者數千人慶喜

盡揮去以小隊入水戶於是麾下不平者皆脫走東北譜第諸藩或入京或就國市民亦避亂四疆府下蕭然

近世日本外史卷七終

近世日本外史卷八

勝所　關機　纂述

男長雄　標記

喜德德川慶篤弟容保養爲嗣

總野間兵端

日向守勝任

梟近藤勇

初官軍之將東下也。松平定敬。板倉勝靜。小笠原長行等。皆已潛匿東北。而松平容保稟德川氏致仕屛居。讓封其子喜德。因輪王寺宮及諸藩上書謝罪。尋就國。憂悖不措。又遣其臣於仙臺米澤請申救。二藩不肯。會人失望。而德川氏諸亡命投會津。藩論未定。及慶喜屛居水戶。來投者愈多。而其在總野間者。推大鳥圭介。古屋作左。秋月登助。土方歲三等為將。橫行地方。諭土豪募軍須。說下妻下館等。皆脅從之。結城城主水野勝任應之。出潛匿小山近傍。欲與脫走合衆入據其城。其老小幡兵馬。小幡兵八郎。鈴木半之丞等六十人。唱義奉勝任嗣子拒之城外。勝任擊破之。殺兵馬等。遂棄城。嗣子率其兵投官軍。時彥根等官軍在宇都宮。圭介等欲東勢慶之。報至板橋。於是參謀香川敬三。與薩將有馬藤太。長將祖式金八郎。土將上田楠次等。率彥根須坂及岡田將監兵數百人。抵千住。聞賊別將屯流山。潛兵襲之。賊棄兵仗走。追尾獲近藤勇。擒致之板橋。斬以徇軍門。醢首送

結城陷

明治元年四月年次見前卷

青木貞兵衛　石川喜四郎　川崎忠兵衛

宇都宮陷　越前守忠恕

京師。梟四條磧。初勇在京師。擢為新撰團長。為會人畫計。及東軍退大阪。率兵屯伏見。至師起。指揮東軍。銃傷其股。及敗東走。煽動德川臣屬。相率赴甲府。防官軍不利。至是就擒。香川祖式等乘勝攻結城。城兵擁勝任棄城走。祖式率須坂師據結城。香川等以彥根岡田師據宇都宮。既而圭介等以七聯草風二隊兵。攻結城陷之。官軍走宇都宮。參謀見賊勢張。命館林笠間壬生吹上諸藩出兵。是月十七日。圭介等來擊。彥根大垣及館林諸藩兵。邀戰小山驛東。賊自林叢麥畝中。以散兵砲擊。三面迫之。官軍苦戰。遂大敗。彥根隊長青木某。館林隊長石川某。笠間隊長川崎某等死之。申牌官軍卻入宇都宮。圭介等次掾木。此役彥根人多死。十九日。黎明。登助歲三率純義回天傳習三隊。襲宇都宮。宇都宮兵與松本笠間黑羽彥根大垣等官軍。逆戰城外。二將冒丸挺前。官軍退。將入城。圭介所率傳習一軍。自鹿沼出橫擊之。會師亦自三王嶺進。砲聲震天。火起城下。其夜官軍自南門出。退古河及館林。城主戶田忠恕亦投館林。先是板倉勝靜出日光。依彥根降在城中。賊軍奪之據城。二十日。誠忠純義回天三隊。自若井坊出。襲關宿。官軍

王師復宇都宮

圭介戰畧

天皇還幸

設伏破之敵踰屍健鬪互有死傷官軍別隊擣其背走之令石坂周藏說降之誠忠遂降其餘拔宇都宮時諸藩往々歸順然其兵制概依舊故戰多不利警報江戶朝廷命薩長土因及大垣援之五藩師至壬生與諸藩合二十二日昧爽大擧攻宇都宮傳習七聯御料草風田天五隊兵出城逆擊之安塚別隊自山道襲薩大垣後飛丸雨注其鋒甚銳會人衆勢挫前縱橫奮擊立殪官兵數十人官軍辟易將走因參謀河田佐久馬揮刀叱曰寸退者斬官軍奮勵薩大垣別軍自雀宮來援夾擊破之賊乃卻入城分兵扼明神八幡二山此日大雨故官軍不窮追二十三日官軍大擧環攻宇都宮城中堅守而在山上者橫擊官軍砲烟蔽空日色朦朧天將暮官軍攻擊益烈遂乘城城中大亂山上軍亦潰盡脫走日光市街皆焚此役亡命嚮集賊軍銳甚官軍殆敗時圭介出汲日光山傍官軍擊之令市迭有勝敗既而賊大敗圭介率兵數百奉東照公木主走會津云圭介通英佛學沉勇有器畧擢爲步兵奉行其所率皆熟繰練倔強善戰官軍尤畏圭介二十五日古屋作左率兵襲飯山縱火城下飯山人皆戰卻之是月天皇還幸京師

上總平

白川陷

官軍分道進入

閏月先是德川亡命擁總之木更津盛峙糧仗總督宮熾仁命諸藩擊之亡命向船橋備前兵陣于八幡安濃津兵于貝塚筑前兵于行德佐土原兵于鎌谷以備之十一日黎明賊軍伏襲八幡貝塚備前安濃津兵大驚擾退濟市川溺死者頗多佐土原兵聞砲聲馳之賊別隊逆擊之官軍伏麥畦狙擊更發臼砲殺賊無算殘兵四走與牙兵合略八幡貝塚舍船橋傳餉再爲進擊之計佐土原兵諜知之一軍決死水陸三道進攻之賊拒戰甚烈我兵殆不支筑前安濃津備前兵來援合擊縱火於船橋驛之烟焰蔽天賊軍潰走諸軍進戰五井川姉崎破之至木更津眞里谷賊皆逃無蹤上總盡平二十日純義會義等兵百餘人襲白川城仙臺二本松三春平泉湯長谷等兵邀戰敵縱火城下自三面進踰濠乘城城兵不支火城自後門走二本松兵殿之或曰二本松爲內應開前門引敵陽敗而退賊軍乃入奪大砲糧仗會津將田中左內率兵三百餘人來會二十一日官軍設伏破之鹽崎村二十二日又破之百村追躡抵板室焚小笠原新太燒聚落入太田原城左內收敗兵次三斗小屋于是時官軍分道進討加薩長尾越松代松

九條道孝
醍醐忠順
澤為量

玉蟲左太夫
木滑要人
片山仁一郎

奥羽連衡

本諸藩兵向越後。薩長別軍。土州。忍。大村。大垣等兵向白河。而督將左大臣道孝。大納言忠順。三位為量。別率薩長兵海路先入奥羽。為量在秋田。道孝忠順在仙臺。指揮東北諸藩而諸藩危疑。號令不行。獨佐竹津輕生駒等歸順。而庄内尤倔強不服。出兵畧新庄天童。數侵掠秋田境内。江戸仙臺亡命亦援庄内。其勢日猖獗。秋田大窘。訴急道孝。初伊達慶邦上杉齊憲皆受命進兵於會津國境。既而慶邦遣其臣玉蟲某等於會津。說容保謝罪表信。齊憲亦遣其臣木滑某片山某說之。自是使者往返。容保致書乞哀。二藩乃解兵。尋慶邦會齊憲於岩沼。傳檄召奥羽諸藩重臣南部。二本松。三春等十藩會之。於是容保令梶原景武等來因慶邦齊憲謝罪請誅首謀表信。慶邦齊憲等與之盟。乃連署稟之道孝。申雪容保罪。道孝欲許之。參謀世良修藏大山格之助曰。渠卽悔非輸誠。則宜納城池兵仗。以表其實。今盛修守備侵掠隣境。敢抗王師。乃上疏乞哀謝罪之道何在。乃詰仙臺以下窃援會津。卻書絕之。促兵討之。二藩不服怒曰。督將納言而參謀沮之。是挾朝威以滅私讐也。遂斬世良。徇其罪狀。以煽動庄内南部二本松中村三春

白川之役

飛驒守富清

諸藩於是奥羽連衡。援會津同盟者十有七藩。物情恟恟。道孝等去入盛岡。盛岡亦連衡。衛士奉道孝忠順投津輕。以其不與盟也。既而仙臺棚倉出師援白川城。二十五日。薩長安濃津川越大垣大村等官軍攻白川城。兵與會津及仙臺棚倉援兵出城邀戰。互前互卻。自辰至午。勝敗未決。官軍數十人。鼓勢逼塞。城兵山路繞出官軍後。其在山上者。俯擊應之。官軍潰走。敗報至江戸。詔因備柳川佐土原笠間等援之。五月朔。官軍分兵三道襲白川。時會津守黑川道。純義新撰二隊守江戸道。仙臺守棚倉道。三道戰正酣。而棚倉道先敗。官軍追尾棚倉弓隊力拒。一團三十六人。生者僅六人。吉川某登山狙擊官軍十餘人殪之。而二道軍皆敗。官軍乘勢薄城。遂拔之。殘兵棄兵仗走。此役斬獲六百八十餘人。會將横山主稅戰歿。海老名右門自盡。西鄉賴母僅免。白川奥羽要衝。四通八達。先據之。攻守兩便。故兩軍大爭之。二日。敵自板室百村出襲太田原。縱火城下。城主太田原富清已遁。是日官軍在白川。而太田原援絕。遂陷。然敵亦寡兵不能守之。拚城去。時會津撤北疆之戍。專守三面。以米澤諸藩同盟也。先是關東監察使左大將實

詔德成紹宗家
德成即龜之助三河守慶僴晚號確堂

東台之役

美至江戶宣詔。令德成紹宗家。後年尚幼。命松平確堂攝事。以德川氏謝罪表信也。而封額未定。臣屬危疑。初在城中議守備者。為勝安芳大久保一翁所制。皆怏怏退去。多與彰義隊合。據東台稱守祖宗廟。其意在奉輪王寺宮執當覺王院龍王院與之合議。與會津諸藩互為聲援。於是脫兵潛伏各所者皆來會。又設臥龍貫義浩氣諸隊。其勢日張皇。然瓦合烏集。素無紀律。其遊步市街。佩長劍着高屐。偃蹇亡賴。時官軍皆以片錦為衣標。彰義諸隊遇諸途。作勢壓之。嘲弄罵詈。或要殺之。薩肥等兵皆怒。乞誅之。總督宮及監察使傳命德成。散其兵。彰義隊不聽。勝安芳上書輪王寺宮曰。以脫兵日嘯聚山內。外間生浮說紛紜。不可解。大乖寡君恭順謝罪之意。朝廷既定德川氏繼嗣封土城邑之命。亦將賜之。而山內兵敢抗朝廷。萬一生變。不啻害德川氏。或為海內亂階。總督宮亦召法親王。覺王院等拒之。因召兩執當。亦託事辭之。廷議遂決征討。贈書法親王告之。參謀大村益次郎等部署諸軍。薩州肥後因州自湯島進。長門肥前。筑後大村佐土原自本鄉進。肥前筑後別隊據富山邸。尾州備前安濃津據水戶邸。尾別軍及阿州新發

定德川氏封土

田。扼一橋水道諸橋。紀州扼大川橋。彰義隊聞官軍來討。十四日。夜擊鼓巡警山下。街市避兵。市民大驚擾。十五日。昧爽。官軍乘風雨逼東台。彰義隊分兵拒各所。黑門軍先合。砲聲互起。既而賊一軍自山王山連發大小砲。一軍開門突出。官軍不利。死傷頗多。根津谷中團子坂官軍亦大苦戰。日已過午。官軍合勢自廣小路齊進。砲聲益烈。薩一軍連彈巨砲。遂破黑門一角。諸軍踵入。新黑門亦破。官軍全入。三面合擊山王山之賊走之。覺王院知不可支。倉皇奉法親王。潛匿谷中市中。遂奔三河島。賊中軍擎東照公旗標拒中堂。官軍力戰數合。遂破之。縱火中堂。山內軍皆潰。突根津谷中團子坂等圍。脫走。官軍尾擊斬獲無算。此役市街接近東台者。罹兵燹。枷欄火益熾。烟焰焦天。夜二更始滅。自是錦標威震江戶。尋詔以駿遠奧羽地七十萬石賜德成。初封額未定。臣屬私議。謂不下三百萬石。至是驚曰。何削減之甚。益以有東台暴舉也。先是林昌之助上奏。請獻其邑朝廷。而躬臣屬德川氏。既而與諸亡命謀。率兵數百。據函嶺。督府遣監軍中井範五郎三雲某。命小田原討之。小田原人私援昌之助。殺範五郎。逐三雲。及官軍問罪。小

八州略定

三好軍太郎
堀潛太郎
竹田十左衛門

備前守忠恭
官軍拔長岡城

田原恐刑首謀討殘黨以乞哀勅削小田原封昌之助海路走奥羽。於是關八州略定。下詔收錄德川氏遺臣自是歸順者多。官軍本隊入越後口也。破雪嶺賊進分兵各所。一軍戰鯨波片貝勝之。一軍據柏崎降椎谷出雲崎。時水戸寅党市川朝比奈等率兵四百共扼長岡小千谷等地。其勢日熾。官軍襲小千谷破之。進隔信濃川陣。賊別軍守榎嶺妙見道金倉山榎嶺左川右山。為長岡第一險要。尾張松代上田師苦戰。遂拔榎嶺妙見道。賊營更番扼之。日環攻長岡迭有勝敗。既而敵大擧圍妙見道榎嶺。絶河東援路官軍孤立。是月十九日。參謀黑田了介山縣狂介等決策。撰河東精兵。擣敵腹背。隊將三好。堀。竹田等率長門高田兵二百人。乘曉霧。啣枚濟筑摩川。會霖雨河漲。舟殆覆。壓得達前岸。直進衝敵壘。敵狼狽棄守走。斬獲甚多。奪大砲數門。而薩人可三百。自植下村濟。官軍從之。榎嶺妙見官軍亦會。大破賊軍。鼓譟齊進。至長岡城。薩州軍先破神田口。入城兵列大小砲捍之。官軍三面砲擊。迅烈不可當。城兵術盡。縱火城擁城主牧野忠恭。間行入椽尾。官軍遂取長岡城。忠恭尋投會津。時輪王寺宮。松平定敬。板倉勝靜。小笠

阿部播磨守

平城之役

原長行竹中春山等亦在會津。慈性尋至仙臺。六月。十二日。會人襲白川。官軍邀戰之。和田山殪其將遠山某。又破之古天神及米村。時官軍據白川城。扼諸要衝。將討會津。而棚倉平泉諸城未下。廿四日。黎明。官軍分兵一自畑澤進。一自本道進。戰於郷戸破之。遂拔棚倉城。城主阿部正耆走須賀川。廿八日。進拔泉城。三十日。陷湯長谷。於是賊軍悉銳集平城。其勢復熾。官軍殆不得進。七月。官軍欲攻平城。參謀渡邉清左。河田佐久馬等相議。因備柳川佐土原隊自湯本進。薩長大村及因別軍自小名濱向空地山。薩別軍自小名濱出薄礒。笠間兵扼仙臺中村援路。十三日。昧爽。三道逼平城。城中會津仙臺米澤中村及脱走兵凡二千餘人。分隊出城可二里。以土豚築砲墩。設關距戰。而多倭銃。會雷雨不能彈射。柳川軍乘之破關。薩師拔外郭。賊軍隔橋砲擊。柳川兵百五十人。潛緣橋架突進侵賊右翼。橋上官兵亦逼賊軍披靡退入牙城。諸軍乘勢攻之。兩軍砲響轟天。日已暮。官軍乃退。夜三鼓牙城火大起。官軍即馳之。而已不見隻兵。益知不可支。潛沿海東走也。於是官軍略取地方。平城於奥羽最稱險岨。易守難攻。故此役官軍死

左京大夫長國

總督宮入越後

溝口誠之助

山崎重三郎

傷過當。十八日。官軍攻富岡。仙臺米澤及春日隊兵力拒。殺傷相當。二十一日。官軍陷二本松城。城主丹羽長國走米澤。二十三日。賊縱火須賀川。襲官軍。官軍擊走之。當是時。討會總督宮純仁。入越後。中納言公望。左衛門權佐基修。從焉。官軍以長岡為根據。傳令加州上田飯田松代兵守本城。尾張長州軍守蟲龜村。薩州軍扼妙見。高遠兵守田口。松代別隊須坂高田椎谷兵守木津。上田別隊守十日町。而長岡兵一敗不以屈志。德川脫兵會津仙臺米澤及水戶市川兵與之合。築壘塞各所。出沒山谷要衝地。以控制官軍。連戰抗之。廿四日。官軍決議。欲破賊砦。直向會津。部署諸軍所嚮。先是。會津師次五十公野。米澤將千坂某等議曰。新發田首鼠兩端。不及今討之。恐貽禍。與仙臺會津進兵薄城下。要之曰。藩主出質米澤出援兵以表信。不則旗鼓相見。城主溝口某將出質。新發田士相謀。嗾農民。揭旗旆。持竹搶。嗔咽城下。或撤橋梗道。以沮藩主北行。米澤仙臺諸將會會津營延。新發田老臣溝口工匠及邸監山崎某責其負約。工匠等出首謀者二人謝之。而其人愐劣不類首謀。諸將怒其詐遣歸。會米澤重臣大瀧新藏至。曰新發

新發田歸順

河合繼助

賊陷長岡

田出兵。不必要其質。於是藩主遂不出質。為出援兵數百人。既而屬官軍。於是官軍分兵。駕大艦援新發田。而諸軍欲以明曉大舉擊賊軍。時長岡將河合某在見附。欲復長岡。而河水暴漲不能進兵。謂衆曰。不及今擴敵。則士氣沮喪。情見力屈。連合必解。大事去矣。吾今必復長岡。諸子乘機破敵。會長岡直濟信濃川。長驅踰米山。則高田以南可以圖也。至是偵知官軍進擊議。決帥死士五百餘人。人持一日糧。乘夜傳發。經八町沖。潛兵過官軍列塞間。直薄長岡。官軍聞砲聲起。為我兵進擊之號。而聲漸近。細作忽報賊軍至。衆乃驚。束裝未畢。迸丸已集。城賊縱火為號。賊軍望見之。萬砲齊發。河合乘勢豨突。官軍苦戰。郤之。天已明。會將佐川某。米將千坂某。齊藤某等議曰。河合孤軍深入敵中。不急援之。則皆餧敵。即起。衝大黑寨。或坐或伏。銃丸雨注。又出兵襲官軍背。縱火乘之。與河合犄角。官軍敗績。死傷甚多。長岡遂陷。初官軍取長岡城下。婦女日入城中。賣餅菓。軍人爭買之。以其婦人不介意。女輩私告城中情狀於賊軍。市民亦為之耳目。於是進擊之謀盡洩。賊軍得奏奇功。然河合被數創。終死。賊軍沮喪。二十六日。官軍一戰。復嶺妙

官軍復長岡

秋田勤王

三卿沈難

見坂一屯。信濃川西南紫寨河岸。而米會兵大擧濟川。薄之。或曰。不如郤兵三國嶺。避鋭擊惰。參謀山縣狂介奮曰。勝敗常也。豈可以一挫。紕誤軍機乎。且聞東道官軍。據白川。略地方。頗奴輩顧後。不能持久。況渠狃勝稍懈。一擧可殲也。二十九日。官軍乘曉霧。自妙見出。遣人諜賊營。果皆倦臥。官軍直入。短兵接戰。殺獲數十。縱火四方。直逼長岡。連彈大小砲。吶喊乘之。賊辟易。弃守。走三條及奧羽。官軍遂復長岡。捕市民通款者。斬以徇軍門。長岡自五月至是。城市村落皆罹兵燹。蕩爲荒野。官軍之航海者。已至松崎。進據新發田城。連陷水原新潟。勢如破竹。時米澤陣見附。會津陣島崎。庄內在志戶橋。桑名在日浦。會津將佐川官兵。庄內將石原多聞。桑名將山脇十左等。會見附。見其將上杉主水。千坂某。甘糟某等。曰。敵據新發田。絶我糧道。則腹背受敵。大議攻守之策。各發使告急。初朝廷聞奧羽連合。大驚。詔削慶邦齊憲等官爵。下詔。益進兵追討。及輪王寺宮至仙臺。諸賊軍益得勢。而南部庄內。師日蹙。秋田先是。薩參謀大山格之助奉澤卿在秋田。籌畫贊謀甚勤。既而九條醍醐二卿從兵士自津輕至。三卿陷兵及間。苦辛艱難備至。

澁江內膳　戶村大學　梅津年人　小野崎三郎

和陽宮朝仁即故尹宮尊融

慶喜屛居靜岡

執迷者傳檄

於是相見悽然。會仙臺志茂某。率相馬新庄士來逼秋田。隊將曰。三卿須海路送還京師。薩長士速逐之。大山即啓三卿。決策斬使者十人。梟軍門。於是一藩志益堅。庄內仙臺山形上山盛岡一關等諸軍四方來擊。佐竹大和佐竹三郎。澁江。戶村。梅津。小野崎以下諸將。分兵拒之。苦戰而退。秋田城孤立。援絶。危在旦夕。亡幾。土州嶋原平戶軍至。薩長大隊亦至。於是官軍勢大振。一藩踊躍。大山亦始高枕云。是月。詔改稱江戶曰東京。八月。詔褫和陽宮朝仁位官。謫之安藝。初慶喜東也。朝仁竊通聲息於關東。而慶喜拒之不應。至是事覺。遂及之。時慶喜在水戶。有流言。舊臣將奪慶喜去。慶喜恐有變。奏請徙駿河。見允。乃屛居靜岡。初德川執迷士。傳檄東北曰。我老君奉還政權也。蓋有深意存焉。方今外之交際日盛。內之政令多岐。是故老君翻然退列於諸侯。欲與列藩協心戮力。使神州與萬國并立。否則何解祖宗三百年遺業如棄敝屣乎。然而變革之際。列藩猜忌。至以兵脅制之。老君業已還政柄。豈介蔕於其間乎。顧主上幼冲。國家危急。臣子之情。不堪痛癢。乃欲入覲建議。而薩長沮先驅。戰于鳥羽伏見。當時詔命有與薩長戰之語。

榎本等亡命

八隻為開陽回天蟠龍神速千代田長鯨感臨三目保

天下知之。其豈抗錦旗乎。今罔以誅叉殄之。當日而無跡。垂之千歲而有恨。夫名義者人之所重。故誅一夫亦當明罪案以處之。而況加大師乎。又況使臣討君。弟討兄。支藩討宗家乎。是故或勸老君舉兵清君側。而老君不納。痛自咎曰。抗官軍者。猶剸刃於吾腹也。蓋謂兵連禍結。洋夷乘釁。則皇國之浮沈係焉。是豈所以奉祖宗遺訓保護王室乎。身入佛刹。克己恭順。屢馳使哀訴。而大師薄城下。雖有寬典之命。寃罪未白。是吾黨之所以亡命。雖極知背老君之意。而名義之不能已者也。唯有謝罪老君於黃泉而已。獨怪

戚屬勳舊。無一人正言訴寃於朝廷者。唯仙臺首唱大義。米澤以下諸藩連衡。會津庄內確乎不撓。北越諸藩同盟守義。而仙臺米澤上書壅蔽不通。會庄亦不能免寃。嗚呼天地晦瞑。一至于此乎。吾党欲雪君寃。死於名義。以維持綱常。夫萬國之法。有伸寃之師。若以我言為不公。則日月照臨。勿論神州。附諸萬國公議。東北士民多為其所煽動。是月十九日。德川臣榎本武揚松平太郎荒井郁等。以鎮撫執遂者為名。留書於朝廷。帥軍艦八隻。自品川亡命。去入仙臺。其感臨三日保二艦。途遇颶風沈沒。初朝廷收德川軍

米澤撤戍

丹波守直休

艦也。武揚等有所哀訴。乃收富士山等四艦。將賜其餘。其一曰開陽艦。架大砲二十六門。蒸氣力兼四百馬。堅牢稱本朝第一。武揚嘗學兵於和蘭。最長水軍。而部下精銳三兵隊之脫江戶。武揚等在品海。潛通謀約。見機相援。及聞奧羽連合。相議曰。吾黨率此堅艦。橫行海上。以應援陸軍。則天下之事可圖也。至是遂脫去。德川氏大驚。使急艀追之。不及。因上變朝廷。怒武揚等書辭悖慢。讓德成德川氏。群下不知所出。朝廷乃擬以海盜。告各國公使。勿與之接。下令天下。禁與糧食。米澤師戍越後者。將撤戍就國。先鋒已過

八十里越。會桑長岡人要之橫田曰。貴藩撤戍。則我軍孤立。河西之師悉鏖敵。米將千阪曰。聞東方同盟諸城累陷。敵將入米澤。故藩主傳命班越後師。以守國境。先鋒已旋。不可奈何。嚮報警河西。約其上途。度已東矣。既而河西軍遂更殿。卻次加茂。蓋米澤人知勢不支。歸順之意已決也。當是時官軍在白川及二本松。而中村三春等已歸順。分兵討仙臺諸藩。會津以間糾合亡命。中嚴四境守備。東守大平勢至堂石筵。西扼八十里越。南塞五十里鹽屋板室。及米澤退兵。官軍乘勢徇越後。陷村松。城主堀直休走津川。會

伊地知等議進取

退扼赤谷石間二關。官軍攻赤谷。會逆擊之。山内其
將三宅小左等。督衆冐丸。奮進。揮刀相接。安藝師新
發田師將。卻長將率一隊超過而進。互有死傷。遂不
能支。收兵歸新發田。既而官軍大舉。拔赤谷石間。進
陣諏訪嶺。會兵退沮。會津川相持。德川亡命及水戶
長岡兵與之合。凡五千三百餘人。官軍倍之。彌漫前
岸。連戰無虛日。初官軍定議。欲降奥羽諸城。後向會
津。至是參謀伊地知正治板垣退助等在白川。相議
曰。北地氷雪早。至今若過三旬。進退窮蹙。陷彼術中。
不如及今急取會津。夫會津根蔕也。如仙臺米澤枝
葉也。苟絕根蔕。則枝葉隨落。乃分兵備仙臺諸藩。廿
日。合薩長土大垣大村五藩師。先張疑兵勢至堂。發
二本松。至石筵。分兵為三隊。自左右中間道進。賊軍
據險設砲。擊薩長兵擊破之。進逼第二砲壘。賊砲擊
太烈。長土兵自左右間道會。横擊之。中道諸軍列。大
熕十門。連發。賊軍潰走。進至暮成嶺。嶺為會津二本
松境。第三砲壘在其巔。設關門。列竹柵。賊將大島寅
雄率北辰新撰隊等死守之。二十一日。自嶺上俯擊
官軍。官軍不撓。攀樹躡巖而登。連發大小砲。會將田
中某橫擊官軍。官軍奮鬪。薩大垣別隊自別路進者

官軍迫若松城

出。賊背夾擊破之。追尾蹙之。駭河野。二十二日。進攻
猪苗代。會兵寡單不能支。焚營奔。乃進逼戶口湖橋。
湖方三里許。湖口有十六橋。壘石造之。賊欲毀之。長
州兵望見急逼之。會人狼狽。僅毀二橋。退去。若盡撤
此橋。則官軍無進路云。二十三日。未明。進戰大野原。
強清水。走會兵。其將上田某等督衆苦戰。死之。敗兵
退守瀧澤村。官軍乘勝直薄若松城下。城中大驚曰。
官軍飛來乎。容保在瀧澤村。收兵入城。官軍尾擊拔
外郛。時精兵多出戍疆外。在城中者吏胥與老穉耳。
雖致仕者亦盡出守郛。至是白髮青年多揮槍死之。
官軍進衝城北門。城中連射大砲丸無虛發。官軍乃
退。城南門殆敗。入江惣助。安藤市藏等十餘人揮槍
突出。多殪官軍。死。小原右衛門鏖戰白川。被創臥家。
此日裹創出。馳馬將入城門。官軍銃斃之。部下馘之
入城。家老田中土佐。神保内藏介。出在北郛。及事急。
屠腹死。野村監物年八十。入城慷慨自刄。内藤可隱
上田為閑。至其先塋。刺妻子死。初會人出精兵四疆。
猪苗代口恃其險。僅備兵數十。故官軍得擣其虛。官
軍已逼城下。日發大砲於城内。挫其勢。以竢諸軍來。
廿五日。黎明。城兵大出。擣官軍。官軍敗績。死傷者多。

行即位禮

參謀乃散兵各所。城兵不敢追躡。是日。尾紀肥前等
軍自白川口入藝州。大田原宇都宮等兵自藤原進。
擊沿道賊兵。日暮皆會城下。夜三鼓城兵潛襲官軍
營。官軍苦戰郤之。爾後城兵屢乘夜來襲。官軍頗苦。
城北隅濠有藩士家宅。官軍伏其中。出沒發砲。城兵
射火箭燔之。於是郭內邸居。延燒無遺。先是。松平定
敬牧野忠恭板倉勝靜。小笠原長行。竹中春山。大鳥
圭介。土方歲三等以下九十六人。前後出城北走。歷
米澤管內赴仙臺。而圭介復還。會津與城將佐川官
兵。山川大藏萱野權兵衛等為策應。屢窘官軍。既而
佐川等。擇精兵千許人。欲刻期決戰。容保親出勞之。
賜以名刀。衆皆感喜。二十九日。昧爽。佐川率衆出城
容保送之鼓門。衆辭決而行。即分兵進逼官軍寨。官
軍力戰郤之。城兵轉戰長命寺穢多坊伏田圃林藪。
狙擊多殪官軍。而城兵亦多死。更修寨堡。分戍柳原
材木桂林諸坊。以通西南糧道。自是城兵時出搬運
米鼓薪炭。而村民負擔餅菓蔬菜納之者絡繹不絕。
是月。天皇行即位禮。尋詔天下曰。今將東幸。以平定
海內。撫綏萬姓。其輕裝發輦。務去虛飾。莫令沿道諸
民苦供億。又詔奧羽追討諸軍曰。嚮官軍進征。拔堅

近世

定勳功式

會津國疆皆敗

挫銳。忠勇義烈。朕甚嘉之。因定勳功式三等。等各三
級。督府參謀軍監等。其以公議錄將士勳功以聞。九
月。詔秋田。賞其孤立賊中。唱大義勤王事。賜以直衣
一襲名刀一口。五日。官軍自白川口者。既拔大內關
山。自本鄉長驅至飯寺村。絕城中糧道。佐川聞警。即
起。至河原坊門。水戶兵自城東來援。會城兵出戍村
木坊者。拼守。走佐川叱咤叉之。分兵扼庁原柳原坊
及柳堤。而戍南境者亦稍聚。於是吶喊合擊。官軍潰
走。先是。越後口官軍。欲入若松。向會津川。會兵隔川
連砦八里。官軍勇往奮戰。拔其一角。會兵悉銳力戰。
道不輒通。薩中山某新發田石川某等。就擒而若松
急報至。會人燔谷澤營。引兵轉戰車嶺野澤。皆不利
郤陣船戶。阻川相持。官軍連彈巨砲。乃鑿地穴居避
之。旦夕力拒。至是。白川口官軍分兵略阪下。進擣船
戶。背會兵顧潰。官軍夾擊大破之。於是國疆皆敗戍
兵多入城。十日。越後口官軍齊進。諸道軍會於城下。
勢大振。初官軍取小田山。山距城太近。可瞰城中。乃
以野戰砲俯擊城中。出兵爭山。官軍擊郤之。又築塞
城東南隅。肥前兵以後裝砲放榴彈。摧碎樓櫓。城兵
震死者多。火數起。城兵緣屋防之。不屈。十三日。城兵

米澤歸順

來夜襲官軍於城東官軍不諳地理死傷過當其翌
城兵又出襲諏方及小田垣官軍擊郤之於是參謀
伊地知正治山縣狂介板垣退助等議曰官軍深入
敵地曠日彌久恐生變不如一舉拔城乃部勒諸軍
所向十五日諸軍齊逼城兵嬰壁守之是日官軍發
大砲千餘云初官軍之突進城下城中倉皇修守備
不遑多峙糧食彈藥至是佐川等率兵次田島議恣
甲間行襲白川城據之遣使仙臺賴榎本等為大舉
交戰而城中糧將竭遣使報佐川開糧道而戍高田
村者亦告急佐川分兵留二隊扼南方令一隊守本

道而自率兵至高田令人四出聚糧欲破圍納之時
高田四面皆官軍未得其策十八日官軍大舉圍高
田會兵潰走既而佐川徙屯田島逆擊官軍斬獲甚
多先是土州兵澤本幸則犯法當斬板垣退助宥其
罪作書附之往說米澤藩幸則辯有膽氣具諭以順
逆米澤以與土州姻戚也嘉其忠告遂奉命因遣使
會津仙臺說之納降兩藩未有所答米澤遂歸順為
官軍先鋒自米澤口進以是月十四日至鹽川城中
聞之大沮喪米澤將復遣密使城中交覆告諭城中
始知親王為總督也或曰天兵不可抗不如出首謀

容保乞降謝罪
手代木直右衛門
秋月悌次郎
桃澤彥次郎

會津四隊

者以申雪君罪濟亡辜民或曰孤城受天下兵死固
其所也今日豈說降乎不如拔城決戰屠死者於泉
下議論不一至是容保傳令曰敢抗官軍者宜屠腹
議乃決十九日會津臣手代木勝任秋月胤永桃澤
某面縛至米澤營米人遊擊遞送土佐營三人陳情
乞降參謀會議許之徵容保父子出降軍門開城納
兵器刻日還之廿三日城兵樹降旗於西北二門總
督令軍監中村半次郎軍曹山縣小太郎使番唯九
十九往受降胤永等掃道迎之既而容保及子喜德
重臣萱野長修梶原景武內藤信節山川某原田某

海老名某等出城降上謝罪書納城池兵仗參謀接
見之互有禮節頃焉容保父子乘肩輿從近臣十人
隨土二小隊護之入瀧澤妙國寺家族男女三十餘
人相踵入而城兵四千九百餘人皆降護送之猪苗
代在城外者護送之鹽川皆幽閉待命初會津編諸
隊為四曰朱雀最銳曰青龍次之而老者為玄武幼
者為白虎齡皆十五六官軍自猪苗代突進城下也
白虎隊將日向某率之戰瀧澤不利或死或走留者
十六人苦戰知力不支馳登飯盛山望見城外火起
以為城已陷乃向城再拜曰臣事畢矣各耦刺死又

娘子隊

設病院賜米錢

有娘子隊執薙刀屢出戰官軍憫之盡執返城既而女隊又出城衝營官軍不得已砲擊之女輩皆揮薙刀冒逆丸死及城中事急家老西鄉賴母挈其子入城其母妹妻孥與其族小森町田等妻子火家偕伏刃其餘婦女或逃野自刃或殺兒入城城中令之看護創痍製造彈藥如城中報時鐘雖在重圍中日夜不廢砲響如雷而鐘聲和之會人出戍城外者聞鐘聲卜城未陷或搯彈雨注際故放紙鳶以示餘暇鑿地道于石壘下架巨材其上以居容保父子室內女輩在樓櫓下積米苞以避彈丸破裂及出降皆蓬頭垢面見者憫然動容官軍入城死屍横地塡湟悽愴不忍見其死守困苦之狀可想矣時總督宮在阪下特命置病院青木小山等地賜創痍治療又賑米錢於降人老幼兒女以至明年秋云蓋會津為城往昔英傑所築塹壘曲折極其巧妙壯固罕比而闔藩將士決死嬰之而官軍攻之四疆險阻不能搬運大砲皆齎十二斤砲故諸道兵數萬人環攻孤城二旬而降之若仍支一月嚴冰積雪官軍或大費其力而知親王為總督遂乞降者雖諸軍勤王籌略得宜之所致亦足以見天威之不可抗矣會將佐川等出戰南

圭介等北走

寅党見誅

奥羽悉平

天長節

一世一元

車駕東幸

熾仁奉還錦旗節刀

方至二十九日容保書至即束手就降於鹽川其他殘兵在檜原熊倉小荒井中野面川氣多宮等者亦皆四面來降大鳥圭介及會四疆皆敗潛出自鹽川北經米澤投榎本武揚於仙臺至是德川氏亡命及桑名松山唐津等兵多走仙臺水戶寅黨市川三左朝比奈彌太郎其党數百人入水戶據弘道館彪党拒之不利城殆陷因馳使訴闕下乃詔近傍諸藩討之寅黨大破三左彌太等挺身匿下總水戶人捕之屢斬極其慘毒仙臺南部庄內之降後會津五日既而南境復亂官軍擊平之是月二十二日為天皇誕辰詔天下停刑戮賜酺群下詔爾後以是日為天長節海內祝嘉辰尋改元明治詔曰朕否德賴祖宗靈親決萬機乃欲與海內億兆更始自今以往以一世一元為永式四方其體之十月十三日天皇行幸東京尋親王熾仁以東北已定辭大總督奉還錦旗節刀天皇大賞其功又賜金於征討將士有差詔群臣議奥羽北越等降人措置當是時榎本武揚等在石卷傭佛人令部下就之操練而東北已定官軍入仙臺城下及鹽釜無所容身會大鳥圭介土方歲三古屋作左等亦進退既窮率兵隊二千五百餘人來投

武揚等襲奪函館

清水谷公考

人見勝太郎
本多幸七郎

大川正次郎
瀧川充太郎
星恂太郎
春日左衛門

武揚等乃議奪函館據之。以是月廿日。帥開陽回天神速蟠龍千代田長鯨六艦。航至鷲木港。港距函館十里。此日風怒浪驚。飛雪蔽空。時知函館府事侍從公考。在龜田五稜郭。而秋田津輕。松前。大野。小倉。福山兵數百人戍之。人見某本多某。受武揚等命。欲見公考訴事。乃率兵士三十人。凌風雪上陸。踰茅部嶺。抵大野。二十一日。陸軍上陸。分兵為二。大鳥圭介將一軍。與大川某瀧川某等。向函館。土方歲三將一軍與星某春日某。向嶺下。二十二日。津輕兵二百餘人聞人見本多等在大野。乘夜襲之。圭介前隊聞砲聲

捨長鯨艦

公考走津輕

急馳援之。官軍敗衂。歲三等踰川汲嶺。間行入函館。分兵略近隣。據大野。文月二十四日。先是。彰義隊率長鯨艦後發仙臺。途遇颶。捨艦入鷲木。無幾大擧與歲三等合。襲七重村。官軍邀擊。砲戰數刻。賊軍不利。將退。隊長大岡甲次郎。諏訪部信五郎等。揮刀挺前。賊兵望之。鼓勇交戰。短兵相接。官軍遂不能支。退入五稜郭。此日賊隊長三好。小久保。杉田等皆死。大岡業重創。自刎而死。而官軍亦多死傷。賊取七重村。二十五日。先是。公考知官軍不利。去五稜郭至函館。人見等遂不得見公考。通使命。尋公考乘普魯士蒸氣

奪高尾艦
賊拔五稜郭取函館

艦走津輕青森。遣判事堀貞五郎於東京報警。至此官兵多乘英舩退青森。時有英艦一隻。仍泊函館港。賊諦視之。則官艦而無英人。即遞送官兵於津輕者。因據萬國公法奪之。高尾艦是也。遂進拔五稜郭。建旭日旗章。而開陽回天神速蟠龍諸艦。入函館港。不見官軍。輙上陸取函館。推永井尚志為函館奉行。告居留外國人。裁決事務。官軍創痍在五稜郭及函館空舍不能起者。賊善視之。送還之津輕。賊軍已取五稜郭函館。乃議略松前。時松前藩士櫻井恕三郎降在郭中。武揚等乃令恕三郎齎書至松前遊說之。松

松前之役

前藩大怒殺恕三郎。急為守備。二十八日。水軍率開陽神速蟠龍三艦。自白神洋向松前。陸軍亦自五稜郭進。十一月朔。與官軍戰尻内。破之。二日。向福島。夾川戰。破官軍。而蟠龍艦直逼松前。松前城距海岸甚近。然灣中多暗礁。至冬雲濤更猛。雖蒸氣舩不得近。且海岸有砲臺六位。防禦頗嚴。及賊舩入港。其兵自砲臺及山谷樹木間砲擊之。彈丸雨注。賊艦亦發榴彈縱横運轉。日暮松前兵發二十四斤實彈。自舳右舷穿上官房室。至左舷。其他彈丸連中舳艫。風濤亦益甚。賊艦遂退。五日。諸艦入福島灣。砲擊陸地。而圭

志摩守德廣

介歲三將陸軍自福島野越來列大砲法華寺境內隅街市砲擊城中遂進破城後門別隊亦破前門入城兵拒之正廳回廊短兵相接奮死格鬭流血灑障壁多殪賊兵然衆寡不敵。其將田村量吉。縱火於城。遂死之。時藩主松前德廣在江刺隊將安田拙造等。知勢不可抗欲徙德廣於外而藩士鈴木織太郎。田崎東怒之往江刺殺拙造父子闔藩騷然賊乘釁遂得拔松前城云。松前敗兵悉退江刺及館德廣遂走熊石。十二日陸軍分道一自松前一自五稜郭進水軍將榎本等駕開陽艦自松前灣至江刺。時天將曉

二艦破碎

石井某太郎

北風凜烈。大雪蔽海奇寒刺骨。乃近岸砲擊不應因上陸無一守兵。土人曰。昨夜諸軍悉退熊石。遂據之此夜風濤大起開陽殆覆倍蒸氣力轉向遠洋以避暗礁而風益烈艦掀飜觸礁進退維谷相見失色在函館者視之令回天神速二艦援之而風力更猛二艦不得近去居四日風勢少衰。乃攜兵仗上陸歷十餘日開陽神速遂共破碎賊氣大沮喪是時官軍守小砂子稻倉石關館諸寨有賊石井某者以僧農各二人為導諜稻倉官軍執之某知不免張目曰吾間諜也請就死如僧與農亡辜之民耳幸宥之官軍盡

館寨之役

横田豊三郎
堀覺之助
黑澤正介

赦之十五日。歲三等率兵數百。踰小砂子抵江刺。其別軍自間道襲稻倉石關拔之逼館寨。官軍闔陣門發大小砲賊以小銃應之越智一朔。伊奈誠一郎。俛自門扉下突入啓扉賊乘機全進。官軍接戰。隊伍相亂彼此不辨隊長三上長順自名揮大刀立殪伊奈横田某小銃來狙又殪之而軍監堀某隊長黑澤某。自後鏦長順斃之。長順松前法華寺僧官軍愛其武幹擢為正義隊長者。於是官軍潰走賊拔館寨自本道進者亦會德廣聞敗自熊石走津輕廿一日賊合衆抵熊石不見隻兵。乃還五稜郭松前老臣松前右

德成敍任

輪王寺宮

伏見宮邦家
定敬靜勝等降

二十三藩處罪

奥羽分割

京。蠣崎民部以下降者五百餘人是月。詔德成敍從三位任中將召松平容保其子喜德伊達慶邦上杉齊憲以下尋輪王寺宮慈性亦自仙臺至詔幽之西京伏見宮邸初松平定敬。板倉勝靜。小笠原長行竹中春山等在函館及官軍未北乘外國艦或向支那上海或向横濱至是皆降悉幽之十二月特詔減容保慶邦以下二十三藩主死一等幽之各藩邸褫會津封削仙臺南部米澤庄內等封三分之一令同族紹其後又五分陸奧曰磐城。磐代。陸前。陸中。陸奧二分出羽曰羽前羽後以其地僻遠。皇化難洽也。明年。

容大容保男　投票置首長　榎本等上書

特詔賜斗南地三萬石松平容大以存先祀武揚等既取五稜郭函館松前江刺官軍無復抗之者於是發祝砲尋接函館在留各國領事官及英佛船將議貿易諸件依舊欲假置首長令衆公撰投票以榎本武揚為總裁松平太郎副之荒井郁為海軍奉行大鳥圭介為陸軍奉行蓋倣合衆國之例從群望也因以五稜郭為本營置奉行於函館松前江刺以綜理地方庶務徙兵二百餘人於室蘭以武澤某為奉行將拓蝦夷時英佛船將欲為武揚等辨解其罪謝諸我政府武揚等大悅即託船將上書朝廷哀訴其情實略曰叡旨欲令德川以下降人無凍餒者而德川舊臣過三十萬人固非七十萬石所能養是皆二百餘年所呴濡教訓雖塡溝壑不能伍工商是以間關流離其潛伏江戶者亦不能更僕臣等請之移住蝦夷開拓榛蕪欲驅無用之人以就有用之業嚮因舊主德成歎訴不允臣等乃與同志者航抵仙臺及奧羽平諸藩無容亡命者臣等跼蹐因四條公陳情欲航蝦夷冒沍寒凌風雪指畫以守北門鎖鑰今茲十月入鷲木港欲啓狀清水谷侍從以竢命而得流賊名遂見襲擊不得已交兵固非有抗天朝之意也而

車駕還幸　一條忠香　外國公使廢局外令

侍從函館吏胥皆自引去市民騷擾於是臣等相議經略其地以其係外國互市之場也遣人報狀松前而使者見殺尋松前人亦走故入松前見事今函館松前農商安堵如故而開拓亦就緒臣等固三千一心然苟無首長則猶有手足無頭目不得統一伏請舉蝦夷賜之舊主以養舊臣而叡裁撰德川氏血胤一人為之總括則臣等感奮致力必變鹵莽之地為殷富之境嚴全島之守備興內地之大利是為方今急務本朝不幸內亂接武士民倒懸有不忍言者要之兄弟鬩牆以招外侮臣等素非好亂皆出不得已願聖明鑑之初朝廷聞函館之變詔德成討之慶喜請自往不允更令德川韶武征之至是以其上書亡狀也下詔天下征討之是月天皇還幸京師祭孝明天皇於宮中尋大婚立女御美子為皇后故前左大臣藤原忠香女是歲春梓行政府日誌頒布天下令衆庶知政體秋結條約於伊斯波尼亜國又傭英人築燈明臺於沿海各地便航海鍼路冬以會津仙臺等皆平也詔右兵衛督具視諭六國公使廢局外中立令與書曰我東北反側子皆降藩主竢罪東京無復抗政府者嗣後責貸軍艦器械於政府當無異議

其詐之諸公使商議累日乃廢中立之稱布告其人民於是朝廷新得甲鐵艦初徳川氏購此艦是歲夏入横濱而米利堅人自立旗章執中立令不輙與至是得之堅牢精緻出開陽之右云二年正月近畿西州諸侯入朝賀正五日參與横井平四郎退朝有處士要殺之蓋平四郎議變政體有嫉之者誣以造言處士信之遂及之後逮捕伏誅是月薩長肥土四藩上表請奉還藩籍大意謂朝廷名器不可一日以假下舊來幕府僭竊之罪固無所逭大小列藩亦豈可私有封土乎朝廷宜更下詔勅可以與者則與之可

以奪者則奪之明大義正名分以與天下更始此奏一出列藩倣之相競建言朝廷以其關於天下大勢也廣詢於衆議不輙決至函館平定之後遂許之因廢公卿大名總稱曰華族立府藩縣三治一致之制以舊藩主假充知藩事後一年廢藩為縣舊藩歲入就現石十分而賜一以為世祿遂變封建為郡縣者皆原此議云二月置公議所徵諸藩士關國事者一人為議員後改曰集議院践戊辰更始採衆議從公論之言也三月又設待詔院納衆庶建言後徙集議院中是月天皇再臨幸東京先是召公卿諸侯於東

京至是會同皆拜龍顔賜天盃尋下問政道陳其所見自是天皇駐驊東京或謂內旨遷都也尋諸侯各賜暇就國詔禁警蹕喝道示處威嚴諸道之關以便行旅廢磔焙二刑許發兌新聞誌行諸幣於海內以兵馬倥偬府庫告乏也當是時函館征討軍海陸並進陸軍以伏見親兵函館府兵為先鋒薩長肥後水戸備前安濃津久留米弘前松前福山徳山大野黒石等諸藩兵凡六千五百人繼之海軍以土方堅吉赤塚源六品川四方一中牟田倉之助石川貞之丞岡啓三郎山縣久太郎等為將駕甲鐵春日丁卯陽

春以下八艦十日先發品川海皆建旭日菊桐船標入南部宮古港事聞函館乃議戰守荒井郁等帥回天蟠龍高尾三艦發函館欲襲擊奪甲鐵艦遇颶風漂蕩離散二十五日回天一隻建米旗章進入宮古港官軍以外國旗章不為意及近甲鐵俄掲日輪旗章齊發巨熕官軍大驚傳令諸艦諸艦墜熄火於蒸氣鑵不遑運轉發砲回天既架甲鐵艦大塚浪次郎野村理三郎笹間金八郎加藤作太郎等揮刃跳入艦中官軍將土方品川脇某等以短槍小銃捍之立殺數十人大塚亦殪其餘爭逃而諸艦以回天近接

斃源吾

燒高尾艦

甲鐵恐彈丸中甲鐵也不敢發巨熕特以小銃亂射回天賊將甲賀源吾等倚甲板縱指揮從兵發五十斤砲丸穿甲鐵甲板達蒸氣室官兵多傷既而官艦八隻與砲臺夾擊之而源吾拒戰甚力官軍連彈狙源吾丸中其左股右腕源吾勵衆不屈官兵遂斃之從兵沮喪遂逃洋中官艦追之凡海軍建他邦旗章及進敵港內發砲揭自國旗章者海軍律中所許故回天倣之云初賊艦三隻向南部而為風浪所沮蟠龍避颶鯨浦不知回天已發既而遇回天恨不及事忽見洋中蒸烟焦天佛人在艦以望遠鏡諦視曰甲鐵諸艦也乃避之官軍之追回天見高尾無人火已發艦中乃拚之去蓋高尾艦在宮古近海蒸氣機關壞不能進古川節藏等七十餘人燒艦上陸已降盛岡藩也於是官艦約向函館函館兵出回天蟠龍千代田三艦日夜巡警港內又分陸軍守五稜郭函館松前城江刺福島室蘭等地先是朝廷告外國公使在函館者避戰至是賊亦報告戒之外國人盡航去四月朝陽等官艦亦入奥羽諸港九日黎明與甲鐵春日丁卯以下諸艦進過江刺洋其陸軍至乙部邑上陸扼崖山要衝賊聞官軍上陸令三木軍司等率

官軍取江刺

兵來襲至田澤村官軍據高俯擊諸艦亦發砲橫擊賊兵一敗退阻土場川戰既而諸艦轉逼江刺江刺及土場川賊兵駭顧走松前官軍進取江刺十一日伊庭八郎松岡四郎小杉雅之進大塚鶴之丞等率兵五百欲復江刺決死而進其勢尤剽悍官軍邀擊不利苦戰屢卻之而別向幾古內二股者大捷十三日官軍乘曉霧斫拔復襲幾古內二股大鳥圭介伏彰義傳習等兵於幾古內山谷間逆戰連發野戰砲官軍潰而二股戰自午牌徹明日土方歲三古屋作左大川正二郎督衝鋒傳習諸隊破薩長津輕松前等官軍時仙臺脫兵關源二等五百人乘英船來投賊軍賊軍益得勢其將在松前者聞捷欲大舉復江刺十六日日暮至清部邑春日艦近岸橫擊之陸軍亦進遂大破賊掘覺之助三井野左近小野又次郎志內次郎等以下數十人或死或逃殘兵皆走松前十七日拂曉官軍海陸並進逼松前城破賊兵於江良坊賊卻據折戶寨狙擊多殪官兵官兵踣跙時官軍別向山道賊別隊邀戰官軍奮鬪走之遠出折戶後與本道軍夾擊賊兵敗績杉山敬二郎本山小太郎森田彌惣次渡邊左忠等鬪死者數十人而官艦

復松前城　二股大戰　函館海戰

直砲擊松前城內。及熕臺市街。賊軍丸竭。十八斤砲裝十二斤彈以防之。已而十二斤彈亦盡。官軍水陸蹙之。賊軍卻保福島。一渡尻內。幾古內。官軍遂復松前城。廿日。乘曉霧襲幾古內。賊驚擾。伊庭八郎苦戰。蒙數創而退。官軍取幾古內。以地形不便。徙背山結營。賊在尻內者。聞敗來援。襲官軍後。敗兵亦戰。官軍潰。賊遂復幾古內。然以其難守。拚之去。築寨茂邊地。矢不來等地據之。二十三日。甲鐵春日二艦。擊矢不來富川營。別攻二股。賊兵堅守不屈。更出生兵連戰。至廿五日。勝敗未決。砲聲如萬雷。海岳為震。賊軍一銃殆千發。銃熱不得復握。且浸且發。踰砦衝突。官兵卻退百步。監軍駒井正五郎在高望見大憤。激厲率兵數十。直馳蹂躪賊兵。官軍得勢交戰。賊敗走堅守諸砦。此役兩軍死傷四百餘人。駒井遂中流彈殪。前一日。甲鐵春日。長陽。陽春。丁卯五艦向函館港。賊以回天。蟠龍。千代田三艦當之。距離十町許。砲戰甚烈。海水欲溢。賊知其不可抗。欲藉應援於辨天砲臺。乃測砲臺着彈距離。佯卻港心。以誘官艦。官艦猛進逐之。辨天臺彈丸果雨注。碎長陽甲板。殺其砲門官。艦乃引去。二十六日。官艦復進逼賊艦。春日。陽春。二

矢不來役　天野新太郎 秋山茂松 太田直之進　賊軍分守

艦為賊彈毀舳。回天亦為官艦所擊。甲澤源藏等死之。廿九日昧爽。官軍水陸並進。攻矢不來大鳥圭介率兵五百來戰。官軍分兵。欲先擊其左。甄乃山路踰險而進。賊兵豫築胸壁於山腹。俯擊官軍。多斃之。既而本道戰正酣。砲響益烈。賊地雷火亦發。黑烟蔽空。白日不見太陽。官軍死傷甚多。會甲鐵等五艦近岸横擊賊中營。而百斤彈自甲鐵連注。貫胸壁碎大砲。天野某。秋山某。太田某等亦中之粉齏。賊兵潰亂退守有川。官軍追躡逼之。榎本武揚馳至。聚敗兵。叱咜督之。丸中其帽。不顧。戰於大橋。屢卻官軍。然日暮兵疲。遂不能支。乃萃五稜郭函館。官軍取有川。方是時。賊軍築寨數所。春日左門。澤錄三郎守龜田新道。古屋作左。松岡四郎守神山。赤川。大川正二郎。菅浪三五郎守龜田原中。大川村。永井玄蕃。瀧川光太郎。島田魁。相馬主計守函館。星恂太郎。中島三郎介守千代岡。町田肇守一本木。澁澤誠一郎守湯川口。而總裁武揚。圭介。歲三守五稜郭。水軍將荒井郁郎帥回天艦。松岡磐吉帥蟠龍。森本弘策帥千代田。五月二日。官軍進至七重濱及大野邑。賊軍乘夜來襲七重濱營。官軍驚擾卻。入追分。賊奪大砲及彈藥而去。明日

函館再戰

弘策棄千代田艦

蟠龍回天為浮臺

賊兵又乘夜侵大野。官兵苦戰卻之。死傷過當。四日。昧爽。官艦逼函館港。賊出回天。蟠龍。千代田三艦邀戰。與諸熕臺齊砲擊。官艦應之。海水為沸。春日彈丸中蟠龍蒸氣罐。甲鐵彈丸斃熕臺兵數十。日晡交綏。夜。千代田艦迷漂。辨天洋觸暗礁。不能動。森本弘策倉皇壞機關。碎大砲火門。棄之。乘飛舸上陸。武揚等聞之怒。黜弘策為水手。士官市川新太郎大愧之屠腹謝罪。五日。黎明。官艦在函館。忽有一艦將近。甲鐵長陽迎擊之。不應。前突。甲鐵甲鐵懲宮古港之變。避之。而長陽橫擊之。亦不應。終過二艦間去。二艦且懼且異。諦視則闃然無人。機關皆壞。即千代田艦隨潮來也。賊兵望之笑曰。是所謂死諸葛走生仲達也。官軍乃奪千代田。既而官艦入大森濱。與回天蟠龍戰。自甲鐵發三百斤彈。中之。賊亦彈八十斤。中春日。互有勝敗。時官軍復屯七重。攻取大川村。此夜賊將古屋星等率兵三百。乘大風雨。襲大川村。官軍偃臥驚起邀戰。天暗黑不辨咫尺。狼狽相擊。賊乃踏籍去。而賊將大川亦襲七重村。縱火於營。官兵力拒卻之。七日。官艦發有川洋。向函館港。時蟠龍機關壞。置之砲臺傍。以為浮臺。獨出回天。當之。甲鐵放三百斤彈。

函館大戰

長陽沈沒

賊艦皆壞

殪數十人。碎其器械要器。回天遂不可轉徙之淺洲。亦為浮臺。以戰。彈丸適中春日艦艫。官兵有斃者。諸艦乃去。此日水戰。距離逼近。至小銃相當攻擊。移時。其勢足以覆虜艦。而官軍不諳水理。遂不得大捷云。九日。圭介率兵八百。侵七重村。官軍豫伏兵於大川及赤川。邀戰破之。十一日。官軍大舉薄函館。出春日。陽春二艦。抵尻澤部。大森濱。擣函館背。別以萬年艦及輕舸數十隻。送陸軍寒川川尻澤村。伏兵山中。而甲鐵長陽丁卯三艦。進擊函館前面。蟠龍已加修理。賊因故之。與浮臺及諸砲墩應之。時山中伏起。衝突賊兵走之。春日艦亦進前面。與甲鐵以下諸艦連砲擊砲墩及蟠龍。殆得蟠龍。而松岡磐吉善戰運艦如臂使指。發彿狼機。榴彈中長陽硝庫。黑烟衝天。響徹十里。船身破壞。歷二分時間。遂沈沒。官艦急救溺長陽所載殆千人。免死者僅二十餘。海陸賊兵皆拍手呼快。而陸軍反戰。官兵遂敗走七重。蟠龍進橫擊七重。而甲鐵春日二艦望之。連彈蟠龍。殆碎之。蟠龍入砲臺下。拔大砲。壞機關。縱火本艦及回天而上陸。至是賊盡失戰艦。官軍無復所顧慮。即奮前硝鬪連破賊兵。殺土方歲三等。賊勢大沮喪。退據五稜郭。及千

酒井[illegible]三郎　松村五郎　奥山八十八郎　創痍者贈書　池田次郎兵衛　軍監諭降

代岡。辨天砲臺。此日戰甚烈。自卯至酉。神山東照宮
廟。罹兵燹。十二日。官艦逼五稜郭。距離可三十町。甲
鐵連發榴彈。不達。船將更測距離。丸無虛發。郭壘為
震。時古屋作左。酒井某。松村某等在郭内。置酒屠牛。
流彈破裂。坐上震死者七人。其他戍兵亦多死。前日
之役。松前津輕兵。砲擊函館病院。創痍者不能起。奥
山某等見銃丸迸窓戶。度不可免。屠腹而死。薩藩士
某知其為病院也。馳來叱兩藩兵退之。依舊療養。是
日。患者某託醫員某。贈書武揚及松平太郎曰。官軍
砲擊此院。僕等皆坐待死耳。豈圖薩士撫恤加治療。
用意無不至。僕等蒙天恩深。沁肝肺。而昨夜薩士池
田某等以下五名。又來接諏訪常吉。賞諸將士守禦
之勞。稱天朝寬大之恩。諭以順逆吉趣。剴切。僕等聞
之感荷何堪。願公等深思而熟計。速決大事。武揚等
不肯。作答書與薩人。謝絕之。此日官軍戰一本木。殺
傷相當。十三日。軍監片山米右。往辨天砲臺。諭令出
降。永井玄蕃。相馬主計。至五稜郭。議十四日。官軍擊
五稜郭。賊積材代寨。將待其近擊之。夜。武揚圭介等。
欲襲函館。有故不果。十五日。辨天戍兵已降。先是。軍
監田島敬藏來見武揚。勸之歸順。武揚謝其厚意。而

贈書謝恩　千代岡戰　二子恒太郎房次郎也

無肯之色。田島曰。惜哉。鐵石丈夫。今徒瓦裂。垂泣而
去。至是。薩中山良三亦至。反覆說諭。武揚曰。不能奉
教。當旗鼓相見。良三壯武揚為人。勸圖報傚。武揚頗
有所悟。命左右取萬國海律全書二卷。附良三曰。某
嘗學兵於歐羅巴。是錄其所聞見者。今贈君聊酬其
厚意。苟裨益於皇國。死亦不朽。初執支那人四十一
名於函館。役之。於是約送之官軍。又放還津輕松前
俘囚曰。某等固分死。不忍令亡辜與禍。後又請從在
函館及郭内創痍二百五十餘人於湯川。官軍特許
之。至是。武揚張飲。引滿屬衆曰。當待糧盡死戰耳。衆
皆感激。又曰。年少者前途遠。宜歸順全命。田村銀介
年十五。作色曰。公侮少年乎。今日豈屈志乎。既而逃
者二百餘人。或欲追之。武揚曰。事已至此。彼惜生留
之無為也。十六日。官軍遣使千代岡。歸順。不聽。辱使
者。官軍怒。分兵為三。自七重濵桔梗野進。而隊長來
島賴三。以降賊為先鋒。率衆逼千代岡。丸中右股。不
顧而進。擣澤上山。岩見白子。森首藤等繼之。爭排關
踰濠。奮戰數刻。圭介與中島三郎介。瀧川光太郎。澁
澤誠一郎。和田傳兵。柏崎才一等力拒。而三郎介率
其二子及柴田。朝夷。近藤。福西等奮進。登堤健鬪。搏

贈酒慰勞

大塚霍之丞

澤挺身當三郎介。七離七合。各受十數創。流血淋漓。遂殪三郎介。而搏澤亦死之。三郎介二子與柴田等皆鬪死。圭介等遂不支。走入五稜郭。官軍取千代岡。營三郎介故浦賀與力。為人強悍。通洋學。後為開陽軍監。及其亡命。衆推為函館奉行。兼砲兵頭。恆言北海吾埋骨地也。嚮在一本木。流丸中其腹。創痕未愈。聞千代岡急。包創來援。連彈十二斤砲。殪官軍數人。遂戰歿云。參謀與書武揚曰。予愛惜天下珍書。屬烏有。特見寄贈。不知所謝。他日必梓行海內。幸勿為念。因贈酒五樽。以慰將士之勞。又遣薩人其於郭外營。

見齋藤辰吉曰。今日之戰。幸援千代岡將。攻五稜郭。恐貴營動搖。故先報知之。若糧仗告乏。則給之。辰吉厲聲曰。辱厚諭。感荷何堪。然糧食未竭。鈍刀在腰。一樂戰耳。特恐堂堂天兵。敗衂之餘。難與爭衡。請授首以謝孱弱之罪。時武揚欲屠腹。大塚某固諫止之。是夜賊築砦城門外。設地雷火以待官軍。十七日。武揚及松平太郎等。會衆諭曰。城陷在旦夕。吾輩固與諸君決死。然以寡兵受大敵。多殺無罪士。非丈夫之志也。我輩當代衆請罪軍門。速就天誅。衆皆涕泣。會田島敬藏復來諭。武揚等遂約就刑。以宥衆請降。武

武揚見參謀

武揚等皆降　送還佛人　誅首謀

容保臣萱野權兵衛。伊達龜三郎臣但木土佐。坂英力伏誅。酒井忠之助臣石原倉右衛門。上杉式部臣色部長門。丹羽五郎左衛門臣丹羽一學。丹羽新十郎。以既死也。絕其嗣。

揚出見參謀黑田了介中山良三於千代岡。刻日開郭。參謀謂武揚曰。使開陽無恙。則恐未得相見。武揚曰。南部之役。使我得甲鐵。則如何。蓋此役武揚等最長於水戰。且所據得要害。官軍不得輙奏其捷。然甲鐵艦所向。常受萬彈不破。賊軍亦大窘之。十八日。武揚及松平太郎。荒井郁。大鳥圭介等。出降軍門。軍監前田雅樂。率二小隊。入郭。武揚等豫具文簿。納大砲三十餘門。小銃千六百餘挺。米五百苞。武揚遣辰吉於室蘭報之。於是永井玄蕃。松岡磐吉。相馬主計等亦降。尋會津老西鄉賴母。桑名老三宅某。青地某。與

建招魂社

招魂社以正月三日、五月十五日、九月廿三日為祭日者、以伏水東台會津三役實海內治亂之所關也、函館之戰比東台尤烈、而不與者、蓋以東台會津之餘波乎、

論功行賞

西鄉隆盛　大村益次郎　大山格之助　山縣狂介　伊地知正治　板垣退助　香川敬藏　木梨誠一郎　河田佐久馬

室蘭兵皆降。前後降者。凡一千餘人。幽之函館寺院。尋檻致之東京。初武揚等脫品海。與佛人三名偕北。至是還之東京。朝廷報之佛公使。公使罰三人。押送本國。以其犯局外中立令也。是月。誅會津以下各藩首謀者。尋設招魂社於九段坂上。以吊死王事者。詔大賞丁卯戊辰以來戰功。兵部卿宮純仁。太宰帥宮熾仁。左大臣道孝。三位為量以下二十三卿。島津毛利鍋島山內以下九十餘藩。西鄉。大村。大山。山縣。伊地知。板垣。香川。木梨。河田。黑田。中牟田等以下百餘人。賜秩祿及金有差。於是北陲悉平。物情大安。而慶

黒田了介
中牟田倉之助
北陸悉平
解慶喜等幽屏
以下謂南部利剛、阿部正静、酒井忠篤、牧野忠訓、丹羽長國等數十名

喜恭順謝罪之實。益得白於天下。是歲九月。特詔解輪王寺宮。慶喜及容保。慶邦以下幽屏。至五年。更以慶喜敘從四位。其他故藩主敘從五位。榎本武揚。松平太郎。荒井郁。大鳥圭介等。亦皆蒙寬典云。

近世日本外史卷八終

明治八年十一月廿八日版權免許
同　九年五月廿八日出版

著者　滋賀縣士族　關機　第二大區一小區内幸町壹丁目三番地
出版人　東京府平民　稻田佐兵衛　第一大區六小區通貳町目十九番地
發兌　牧野吉兵衛
書林　牧野善兵衛

賣弘
書林

須原屋茂兵衛
出雲寺萬次郎
鴈金屋清吉
須原屋伊八
和泉屋金右衛門
和泉屋市兵衛
椀屋喜兵衛
丸屋善七
紀伊國屋源兵衛
近江屋半七

關機　纂述
關長雄　標記

續近世日本外史

明治十年（一八七七）東京刻本

據明治十年（一八七七）

東京刻本影印

十年一月新彫

關機先生著

續近世日本外史

東京書賈　三書堂

續近世日本外史自敘

曾南豐曰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史豈可苟作乎哉雖然是其微文妙義明褒貶於隻字正黜陟於片言勸懲于無窮榮辱于既死可以充一代正史為百世不刊之典焉若然也如余輩所纂述則大異諸矣家乘耳日錄耳人人之可私記也顧近時皇運之隆函館戡亂掃蕩妖氛郡縣數治恢廓鴻業大綱既擧萬目畢張善政美事不遑枚擧雖有佐賀之討台灣之役措置得宜事皆出乎内治外交之盛騷

駸乎日進于文明苟有志修史者付之
雲烟過眼猶夕死之異圖識寒暄之變
而可乎哉余不自揣常汲々焉從事近
代史籍者蓋為之也持恐固陋寡聞加
以文辭枯澁不免識小遺大挂一漏百
之譏要在供幼蒙課讀俾因以窺國家
治教之一斑焉爾抑當纂述之際又有

大感者武治宿弊之未除談游時事猶
或得嚴譴況筆諸其書乎是以慶元偃
武以降概乏史乘天下之事雖智者或
有河漢而不測者今也反之事苟得實
直筆不諱先輩所撰著既有數種雖以
余輩淺學不文亦得據以取舍隱括撮
要汲擇弄翰墨其間免醉生夢死徒為

太平之民者豈非聖代一樂事乎若夫
秉勸懲榮辱之權寓褒貶黜陟之意能
稱良史之任南豐所論者則世自有其
人焉固非余輩所得而擬萬一也

明治九年九月　杏宇閱機撰

梅澤義衡書

例言

一此書體裁。概同前編。特錄明治己巳函館戡定後之事。迄其甲戌征臺振旅而止。乙亥已後則竢他日續補。

一賴氏外史專誌將家之事。則外字蓋取義閫外之外。余外史兼取野外之外。一家私史。不敢比正史也。所以大政一新以後。仍用此名。

一所引用諸書。事實有異同者。彼此參考。不留餘力。然照管未至。其齟齬矛盾者。猶恐不尠矣。大方君子。幸賜是正焉。

目次

明治二年五月
七官謂議政行政神祇會計軍務外國刑法元年五月置之
投票大登庸人才
三条實美
岩倉具視
德大寺實則
鍋島直正
東久世通禧
木戸準一郎
後藤象二郎
副島二郎
大久保市藏
板垣退助
下問時務數条
建彈正臺
架電信機
六月
置通商司

續近世日本外史卷一

膳所　關機　纂述

男　長雄　標記

今上天皇明治二年五月。王師既戡定函館。海寓寧謐。初朝廷置議政行政以下七官以綜理天下事務其後黜陟進退不一。是月詔曰朕惟治亂安危之本在任用得其人與否。今敬告列祖之靈設公撰之法更定輔相議定參與以下職員期神靈降鑑無過矣。汝等其奉斯意。因廢議政官置上下議局以右大臣實美為輔相。大納言具視。大納言實則。中納言直正為議定中將通禧。木戸孝允。後藤元燁。副島種臣。大久保利通。板垣正形為參與其他諸官大登庸人才皆從投票公撰也。尋百官參朝。列坐御前。輔相實美傳勅下問興皇道。置知藩事。開拓蝦夷及外國交際。會計事務各陳意見。時建彈正臺始架電信機自東京達橫濱以便報告。本邦用電機以之為權輿爾後逐年增加遂及全國云。六月。以左少辨坊城俊政為三陸巡察使後兼磐城置通商司於東京大坂神奈川。以山口尚芳井上聞多。伊藤俊介。五代才介等掌之令三都府及諸開港場地方官量內外出入之多

許奉還藩籍
時朝廷欲府藩縣三治一致之制總稱公卿大名曰華族以舊藩主假充知藩事事已見前編
七月
置三職定官制
八局謂二官六省即神祇官太政官民部省大藏省兵部省刑部省宮內省外務省是也
延遼館
八月
分蝦夷地
十一國謂渡島後志石狩天鹽北見膽振日高十勝釧路根室千島
九月
賊殺大村永敏
永敏即益次郎
靜間青太郎
足立孝之助
吉留音之丞
山田善八郎

寡流通貨幣平均物價以大計貿易運輸之便尋除東西京大坂餘。廢府為縣是月。朝廷許諸藩奉還版籍置左右大臣。大納言。參議三職。七月。新定官制罷行政官及上局會議。以刑法官為刑部省公議所為集議院待詔局為待詔院更設位階二十以從四位以上為勅任從六位以上為奏任正七位以下至少初位為判任蓋大寶以還。官有名無實。至是據名定實分課為八局其餘大改正官名云。改稱濱殿石室曰延遼館時英國王子遊歷外邦以是月二十二日來館爲尋參朝後外國王族之來多以之為旅館八月。合待詔院于集議院割蝦夷地置十一國。稱北海道尋詔金澤。鹿兒島。靜岡。名護屋。和歌山。熊本。山口。廣嶋。福岡。九藩開拓之。許本願寺僧徒移以教諭土民移會津降人。九月。兵部大輔大村永敏將經理部下至西京。次於木屋街山口藩旅營四日黃昏本藩神代直人高知藩岡崎強之助等五六名。突然襲之傷永敏。靜間某足立某吉留某山田某等會在外聞變馳至奮闘賊遂救靜間足立山田三人而去永敏病創竟歿。神代等之遁。同賊一人蒙重創濱死神代等即刎其首去撿遺屍得一書專責永敏溺洋習。或

大論賞勳功

從三位島津忠義　從三位毛利廣封　從四位德川昭武　從四位池田章政　從四位鍋島直大　從四位有馬賴咸　從四位細川詔邦　從五位阿部正桓　從五位松前兼廣

中山忠能　中御門經之　正親町三条實愛　大原重德　東久世通禧　澤宣嘉　山内豐信　伊達宗城　木戶孝允　大久保利通　廣澤真臣　小松清廉　後藤元燁　岩下方平　德川慶勝　松平慶永　淺野長勳

曰永敏性執拗、平素失人望。故此輩訖事及之。永敏自維新始從事軍務、頗有勳勞。朝廷甚惜其死、下褒詞、以永表其功。尋贈從三位。明年、逮捕神代以下、處斬。十四日、朝廷大論賞戊辰己巳勳功。清水谷公考、黑田了介、山田市之丞、增田虎之助、中嶋四郎、中牟田倉之助、石井富之助、石井貞之進、駒井正五郎、曾我準造以下。海陸軍士官八十一人、頒賜秩祿及金。又別賞島津・毛利・德川・池田・鍋島・有馬・細川・阿部・松前氏以下諸藩兵士。廿六日、又大賞皇室中興偉勳。詔從二位三條實美・正二位岩倉具視曰、汝等會皇道衰運、期恢復鴻圖、夙夜勵精、規畫出將入相、遂克成中興大業、洵為國家柱石。朕嘉厥偉勳、乃賞賜以酬其勞、益望將來輔導。因各賜永世祿五千石。其他千五百石於從一位忠能・從二位經之、千石於正二位實愛・從二位重德・正四位通禧、八百石於從三位宣嘉、五千石於從二位豐信、千五百石於從二位宗城、千八百石於從四位孝允・從四位利通・從四位真臣、千石於從四位清廉・從四位元燁・從四位方平・正二位慶勝・從二位慶永・從二位長勳、及豐信進位階一級。西鄉隆盛敘正三位、孝允・利通敘從三位、島義

大行宥典

輪王寺宮慈性

勇、北嶋秀朝、土方久元、西尾為忠、田宮如雲、中根雪江、福岡藤次、辻將曹、江藤新平、新田三郎、田中不二麻呂、神山君風、林半七等、賜秩祿若金帛有差。二十七日、天皇臨御集議院、聽議員評論。廿八日、大行宥典、解伏見慈性・德川慶喜・松平容保・伊達慶邦・南部利剛・阿部正靜・酒井忠篤・牧野忠訓・丹羽長國以下數十名禁錮。詔曰、朕聞明君以德率下、庸主以法待人。頃亂賊靡常、在君德如何。今也北疆始平、天下粗定。如慶喜容保以下、宜各有所寬宥、以啓自新之途、與天下更始。是月、廢京師皇學所漢學所、定彈正臺彈例。

十月

寬刑罰

開國史編輯局

皇后東幸

十一月

追贈源齊彬

旌表三好吉田二士

十月、詔刑部省、凡除叛逆人命強盜放火餘、專主寬恕、處流以下。許農商私有洋式帆船及蒸氣舶。米國公使參朝、代舊公使呈大統領書、請益厚交誼。右大臣實美傳勅答之。令御堀耕助洋行、以察歐國地形。開國史編輯局。令若松縣建管内戰歿兵士墓碑、爾後每歲設招魂祭。是月、皇后徙御東京城。十一月、詔贈故贈從三位權中納言源齊彬從一位、追賞其方先朝多事之際、身在外任、心存王室、督勵子弟、鼓舞闔藩、上書獻策、盡忠表義、終貽其謀後裔、以基今日盛業。蓋出朝廷特旨云。尋賜仙臺藩士三好監

物。天童藩士吉田大八二人賞詞及祭粢金。令兩藩永旌表其忠節。監物客歲正月。率藩兵一大隊上京。警衛禁內。會會津征討命下。歸藩。先報之時。國老坂英力。宣言王政復古非出朝旨。一藩翕然信之。討會之議。遷延不決。監物大憂之。獨唱大義。百方說諭。益觸嫉忌。竟見排斥。及奧羽諸藩同盟事起。退其采邑。既而官軍自白川磐城兩道進。於是藩人憚監物遣捕吏數人。圍其居。會監物臥病。徐起謂其母曰。兒命不可復保。然死為忠義鬼。令我君再仰白日。切請恕離膝下之罪。召其子酉助俊治欣吾三人曰。身雖死矣。魂氣不死。顧不出三旬。國論必歸正。汝等其繼余志。又遺國歌一章。在仙臺長子清篤。命家隸小寺某等。經理後事。遂從容自刄。時八月十五日也。年五十四。監物資性豪邁。略涉書史。後國論果變。如監物所計。人皆服其識。追悼不措。大八亦去年正月。扈其藩主入京。藩主蒙奧羽鎮撫使先導之命。大八因先主東下。戒勅諸士。返正歸順。時庄內陷本藩。大八奮勵竟復之。於是大八之名聞遠邇。其歲四月。仙臺米澤以下東北諸藩。皆決議援會。大惡大八。通謀於本藩欲捕之。大八脫走。晝潛夜行。跋涉山野。然以地方皆

蒲生君平　高山彦九郎

十二月

東伏見宮嘉彰

讐也。終就捕。於山形管內冲原。檻致繫本藩獄。至六月。山形藩嶺岸勘解由。秋元錢輔二人。來陳各藩決議。逼大八自裁。大八乃託以付其幼子遺誡及絕命詞。顏色自若。見死如歸。年三十七。大八自幼耽國史。平素慨王綱解弛。專潛心韜略。尤妙劍槍。至此事聞。同蒙賞典云。朝廷又追感蒲生秀實高山正之二人氣節。錄其子孫。旌表里門。二十日夜中。辨江藤新平退朝。佐賀藩卒六人要擊之櫻田門內。新平拒之。負傷。蓋藩卒等以藩政改革不便己。為事皆出新平在東京所規畫也。遂及之。是月。諸藩銅製大砲。已屬無用者。給直收之。朝廷以鑄造新貨幣也。時朝廷下令按察使曰。審藩縣之情狀。察民政之得失。且便宜糺官吏之非違。具狀奏聞。萬一有不虞。發管內藩兵臨機處分。速報知兵部省。十二月。詔天下曰。曩者各藩明大義。正名分。察海外諸國之形勢。以奉還其封土。因盡衆議。決公論。令天下萬姓歸府藩縣三治一致之制。置知藩事。定家祿之制。今更廢中下大夫士以下之稱。總曰士族卒。爾後各貫屬其地方官。宜奉體朝旨。各守分盡職。先是兵部卿親王嘉彰辭職再三。不允。至是又上表。請航行萬國。諦察其事情。研精海

辭知藩事請除華族

家令家扶家從

大學東南校

軍圖他日報効。優詔罷其職。時從四位吉井信謹。從五位北条氏恭。上表並辭知藩事。朝廷遂許之。賜家祿。設家令家扶家從。供其使令。其他士卒隸地方官。從五位淺野長厚亦上表。請奉還位階。除華族之列。朝議不允。令天下曰。客歲以來。兵馬紛擾。國用多端。欲施行楮幣。償國債。豈料諸道不登。歲入總計。大致缺乏。其宜主節儉省冗費。以補萬一。是月。改稱大學校為大學。開成所為大學南校。醫學校為大學東校。閉集議院。賜謚贈右大臣藤原實萬。下詔曰。故實萬憂乾綱不振。慨國威不宣。奉事先朝。竭盡忠猷。至

譯佛法律書　箕作麟祥

三年正月　置宣教使

天神地祇為東座、八神為中央、歷代皇靈為西座。八神、神產日神、高御產日神、玉積產日神、生產日神、足產日神、大宮賣神、御食津神、事代主神是也、

子實美。底厥成功。朕深嘉之。因謚曰忠成。先是朝廷命中博士箕作某。飜譯佛蘭西法律書。至是成。賜金百圓。以賞其勞。又嘉青山春夢用力國史。賜綿若干。三年。正月三日。宣布大教詔曰。朕恭惟天神天祖。立極垂統。列皇相承。繼之述之。祭政一致。億兆同心。治教明于上。風俗美于下。而中世以降。時有汚隆。道有顯晦矣。今也天運循環。百度維新。宜明治教。以宣揚神道也。因新命宣教使。布教天下。汝群臣衆庶。其體斯旨。尋定神祇八神皇靈鎮座。天皇臨御於神祇官。宣教使本居某。進講日本紀神武帝四年詔於御座。

二月　禁涅齒施黛

山口藩騷擾

傍。令百官參聽。以佛國軍艦請測量自備前尻見以西至長門下關海底也。下令報之沿海諸藩。二月。置造兵司於兵部省中。禁廷臣冠禮涅齒。施黛。山口藩大樂源太郎。佐々木正一等作亂。遣宣撫使大納言實則以下數員。鎮其地。方客歲山口藩改革其政。減諸士秩祿。與資金解其兵。藩士等恃維新前後之功勞。尠其資金。以謂藩制釐革。皆出豐上殺下之策耳。會年穀不登。部下大困。於是闔藩分黨。源太郎正一及內藤源吾。富永有隣。瀨原泰藏等。為賊魁。託事攘夷。募農商千八百人。設關要害。掠奪金穀戰器。直圍

藩廳。圖悉除要路諸吏。管內騷擾。知事父子憂之。自出曉諭百端。源太郎等頑悍不聽。分兵扼萩口宮野德地等。部署其所。嚮絕藩廳及知事私邸糧道。終發故兵部大輔永敏墳墓。恣睢暴戾無不至。廳吏大怒。欲用兵鎮壓之。令隊長某等潛赴長府。急報事東京。請本藩徵兵一大隊。將併力擊之。而賊勢益熾。諸隊長等乃糾合本藩及支藩士。是月十一日。進小郡。激戰數合。遂大破賊兵。山口藩兵横山梅之助。撻田義助等十餘人死之。德山藩兵澄田龍之進。岩國藩兵大村寅次郎以下數名亦死之。其他蒙創痍者六十餘

移會人於石狩
三月
氣車人力車
三人爲高山幸助鈴木德次郎和泉要助
修船場
奉還錦旗

人。尋所請徵兵及宣撫使亦至。捕首謀者十餘人。處以流斬。源太郎脱走。投久留米藩。藩人舍匿。爲官吏所譏察。鳴田莊太郎等。暗殺源太郎。以晦其踪蹟。後事露。莊太郎等關事者二十人皆下獄。是月。與清水氏。命水戸藩知事弟常三郎嗣其後。列華族。先是朝廷解除會津重臣。其他分拘各藩者四千六百餘人。及函館降人禁錮。至是復移會津遺臣百九十人於北海道石狩。給其資。三月。開集議院。令議員議藩政改革。先是西班牙國全權公使參朝。呈國書請和親貿易。是月八日約成。時測量自東京至横濵氣車鐵路。浪士數名陰忌洋習。以國費夥多。爲口實。請停之。議員頗苦説諭。谷暘卿大慨其徒固陋。作一書具論利害。呈之集議院。足以説破浪士等頑論。一時傳播都下。東京人高山某等三人。創造人力車。以代駕輿。人皆便之。漸遍海内。後四年英米人居留于清國上海者。設其社。輸本邦所製車數百輛。令韃奴輓之。横須賀修船場成。靜岡藩知事上表奉還錦旗。畧曰。臣祖家康。鞅掌王事。戡定禍亂。朝廷特旨賜以日月錦旗。謹藏諸晃廟。文化中。山庫罹災。失其傳記。然其事歷歷。永存口碑。丁卯辭職之際。錦旗亦當奉還。紛擾㥋

前田十郎左衛門
伊月一郎
松浦多氣志郎
四月
録死節士
獻甲鐵丁卯諸艦
膳所熊本二藩請毀城

期伏請納之。命鹿兒島藩前田某。德島藩伊月某。付載英國水師提督軍艦。傳習航海術。賞松浦某。賜終身祿十口。以其多年跋渉北海殊方之地。悉山川形勢。著書甚多也。四月。令天下曰。癸丑以來。天下有志。東奔西走。竭力國家。成敗得失其跡不同。然要皆出忠誠義烈之餘。豈忍湮滅。今編輯之。以供後世龜鑑。凡關其事者。其具狀納之。熊本藩知事獻甲鐵艦一隻。上表論現今演習航海水戰之爲急務。請徵費用於府藩縣。以精練之。尋山口藩知事。奏請其軍艦第一第二丁卯二隻。并所付載人員獻之。靜岡藩知事亦獻洋式行速船。朝廷並嘉納之。是月。膳所藩知事上表請毀其藩城。曰夫戰鬪攻守。古今異其法。則城郭器械亦隨變其制。今海外各國。既驗諸實戰。其制屢改。豈獨皇國墨守舊法。況方今形勢一變。樞要咽喉之地。宜不拘我朝成規。取捨異邦殊域之定則。改築以禦外侮。至國郡。仍存舊來城郭。竟是長物。且如本城斗出湖中。屢爲風波所毀壞。修繕之費。亦莫大焉。請盡廢撤。以省枉費。朝廷聽之。至九月。熊本藩知事亦上奏曰。兵制一變。火器擅長。昔時金城湯池。今已屬無用。顧應仁以來。强族割據。織田氏大築安土。

贋金布令

五月　賞盛岡藩二烈士

諸豪相傚星羅碁峙以馴致今日之形勢今也三治一致之際亂世遺趾尚存方隅豈不乖戾海内一家之宏謨乎本城加藤清正所築宏壯冠西州臣初祖以來據以為藩屏固非無甘棠之念然餘建國之形跡則頑陋舊習何以得一洗願原天下之大體以廢墮之廷議亦欲聽之或曰不如有名城郭暫存焉以供他日考古之一端及後廢藩置縣之制出遂存之云初贋金行世衆庶苦之去年秋令集議院議其措置其冬有令以贋金百圓兌換楮幣三十圓諸議員等遽會商其事不行上書沮之然而私造日多漸次

廣布殆不能辨之而諸外國人不論真僞請他日皆兌換真金鹿兒嶋藩以其嘗鑄造為一時周急之計遂醸成今日之大害也大悔之上表具陳其情實以謝犯重法至是令天下曰貨幣僞造固制度所不容然國家擾亂之際各藩往往私鑄以充兵馬之費以救燃眉之急出萬不得已然無智之小民見其流布也忘其為嚴禁終犯重法者不尠是内外多事政令未洽之所致因係於函館平定以前鑄造者一切赦之是月獨逸國公使請巡覽四國九州諸港朝廷許之令外務少丞馬渡某往載其艦五月朝廷追賞盛

岡藩士目時隆之進中島源藏忠節賜祭粢金各二百圓旌表之初德川氏奉還政權隆之進在京師察天下形勢斷然定方嚮歸説藩主南部利剛以名分順逆利剛然之令其族楢山佐渡與隆之進入京周旋王事佐渡意中變謂方今朝旨非真出宸斷以蠱惑其部下隆之進大慨之激昂論難會奥羽諸藩同盟已成衆議一決牢不可破隆之進乃欲潛匿為後圖與同志輩走投長州時源藏亦從佐渡在京及隆之進走仍留諫佐渡者再三不用因憤欝成疾荏苒大漸然口猶唱正義意氣凛然動人既而佐渡將去

京源藏在牀蹶然而起切齒扼腕面佐渡縱横辯駁以陳順逆佐渡一喝上程源藏乃輿病尾至大阪語人曰主家存亡在此一舉而重臣毫不省我説吾與生見敗亡寧死為忠鬼令主家葵衷達天廷其夜兀坐一室挑燈作遺書從容伏刃適同藩士四戸次郎排戸入驚愕失措源藏睨之曰子以我為何吾無他腸唯是耳因攪臓腑濺之壁上血書奸臣毅忠臣五字時佐渡亦入源藏改容敬曰僕亡狀至此君若有愛恕之心願於國事尚加三思佐渡曰吁予過矣遂巡退去源藏呼其弟賢藏曰我不幸至此凡在官

途者皆然。唯願爲忠義鬼而已。汝能代我養双慈言畢。三刺吭不殊。別取短刀。笑顧次郎曰。嘗聞新刀鈍古刀利。令而知古人不欺予。子劍客也。其徵之終瞑。源藏爲人方直有所守。每講兵書。好論古今。死年四十。隆之進之在長州會久我氏將東上。乃從入越後。聞佐渡等已歸。盛岡暴擊秋田。流涕語同志曰。主家命運既竭。雖然豈可坐視而不挽回之乎。乃上書久我氏。披瀝丹忱。久我氏憫其志。頗容之。未幾。與羽諸藩相踵歸順。隆之進乃得蒙賞詞。奉朝命歸本藩。利剛深嘉之。擢家老。時監察使按撿盛岡城。令利剛父

子東上。闔藩疑懼。不知所出。隆之進曰。朝廷至仁。悔過輸誠。以表反正之實効。何國家覆亡之有。遂從利剛父子抵東京。而朝廷憂父子之罪。與隆之進所計事稍齟齬。藩論騰起。以隆之進爲包藏禍心賣其國。讒毀百端。隆之進終蒙命歸藩。遂會其子貞次郎東上。因戒之曰。人生朝露。誰期百年。豈讒構以變其志。毀譽以枉其道乎。汝愼勿思安逸。乃訣別。投旅舍。夜三更。呼從者至。則自刄庭中。掬血大書報國二字於粉牆曰。我無遺憾矣。快斃而已。汝歸鄕。爲我成立幼孫。令我家永莫有不忠不孝之嗣。言畢而絕。享年四

德島藩内訌

六月

上野景範

七月

盛岡藩知事辭職

十又七。事在己巳二月八日。至是並得其賞。德島本藩士襲其舊家宰稻田九郎兵衛采邑。毀壞第宅。其臣走他藩。訴其顛末。藩內騷擾。初稻田氏恃其門閥。隱然與德島藩對峙。如附庸。戊辰之變。別出師。首屬官軍。護衛大總督。頗有功勞。本藩士胥議曰。稻田氏僕隸平素蔑視我輩。今將乘時變圖獨立。於是大忌惡之。遂及之。時藩主在東京。令吏說諭本藩士。不聽。九郎兵衛遂抵東京。依藩主。是月。盡罰其首謀。或有愧其事。不理自刄者。後九郎兵衛遂以出師功。敍從五位。併其臣屬。徙于北海道。爲開拓使貫屬。是月。改

正彈正臺彈例。許親王華族遊學于府藩縣。六月。令天下百工以其所製造什物。供英國都府博覽會。尋以大藏大丞上野某爲特例辦務使。赴英國。七月。南部利綱上表辭知藩事。略曰。恭惟乾綱新張。皇威煥發。邦內侯伯。爭奉還封土。大革七百年來糊塗摸稜之面目。於是正名責實。其勢必能與海外各國對峙矣。然而諸藩政教兵刑。各異其制。彼此事情。否痛不通。唯見聖上與二三大臣。夙夜求治。汲汲如不及。焉爾大小列藩。左顧右眄。未聞有一人之能翊贊宏業。副聖意者也。蓋由雖其名旣正。其實未擧歟。抑聖朝

橫山死諫

所期甚遠。所責甚寛歟。臣甚惑矣。夫如斯焉。望與海外各國對峙。又期何日。請急解臣職。令天下知聖意所在。朝廷嘉其至誠。因罷本官。賜藩租之十一。以充家祿。徙居於東京。遂廢盛岡藩爲縣。管轄其士卒。與日郡縣之制。本藩爲之率先云。尋廢喜連川藩。合併之日光縣。先是遣使於朝鮮。以修隣交。而朝鮮遇之亡狀。於是朝野征韓之論大起。鹿兒島藩士橫山正太郎。投諫時揭書於集議院。自裁其傍。近朝廷以其書出誤聞者多也。甚惜其死。賜以祭粢金。時橫山諫死之名。藉甚都下。書中陳時弊數條。併駁征韓之說

略曰。方今朝政一新。仍餘幕府舊弊。輔相以下侈靡成風。不顧衆庶凍餒。內外官員務虛飾事名利。不貴方直。不重廉恥。不爲官求人。爲人求官。故各局奉其職。猶傭工於其主。大小政事。朝令暮改。萬民狐疑。與外國定約。率皆疎妄。每致物論沸騰。黜陟大典未立。賞罰以愛憎成。故廉直之士。往往以私恨負寃罪。凡此數者。皆識者所焦心苦慮。不措者。顧方今主張征韓者。要皆出於忠憤義慨之餘。然而起兵有名有義。何可忽乎。伏惟我邦新政未見其効。億兆未聊其生。隱然有土崩之兆。夫我國威武爰揚區區朝鮮。豈能

奉諡三帝

聘外國教師

以非禮加我乎。慮不出此。侮慢自喜。妄起師問罪。事萬一蹉跌。速國家之大害。恐非計之滅者。聞朝鮮近年屢與西洋諸夷戰。頗慣兵革。豈得與文祿之役一視之乎。夫以豐臣氏蓋世勇略。貔貅數萬。費數年之力。尚且破斧缺斨。以貽黷武之嘲于後世。況非其人非其時乎。爲今之計。宜先張綱紀。宣威信。以備蕭牆意外之變矣。何遑問罪於朝鮮乎。是月。奉諡大友帝曰弘文天皇。淡路廢帝曰淳仁天皇。九條廢帝曰仲恭天皇。聘外國教師於大學南校。令諸藩募貢進士。現石十五万石以上三人。五万石以上二人。不滿五

孛佛構兵

八月

禁鴉片烟及販賣童男女

万石者一人。時孛佛兩國構兵於本國。公使各白事於神奈川縣。市告其居留人民。於是泊橫濱兩國軍艦商船。互相敵視。動欲交兵。朝廷因下局外中立之令。配我軍艦於諸港。以豫備之。八月。定鴉片烟販賣律。下禁令於各埠在留支那人。時支那人竊買我童男女。勾引之海外。至是捕犯人。嚴禁之。定蠶種製造規則。令養蠶場地方官調査之。以無識細民。射目下小利。濫製者多也。更分民部大藏二省。寮司地理。土木。驛遞。鑛山。庶務。聽訟。社寺。鐵道。電信。機燈明臺。製鐵所。管諸民部。造幣。租稅。出納。用度。營繕。監督。度量

九月

改定藩制

衡。通商。管諸大藏。九月八日。天皇臨幸越中島大閲練兵。偶暴風雨。海水驟溢。扈從大典醫青木某等溺死。時朝廷將改定度量衡。下大藏省及制度局所草兩考於集議院。議其可否。議員論爭終不決。尋釐革藩制。下令諸藩其施設方法。斟酌事宜。務除舊弊。名實相副。大要分藩為三等。以十五萬石以上為大藩。五万石以上為中藩。不滿五万石者為小藩。藩廳置知事。大參事。少參事等官員。多寡大中小藩。各適其宜。大參事不過二員。小參事不過五員。其權官從便闕之。以藩租現石十分一。充知事家祿。餘給公廨諸費。士卒祿。海陸軍資等。凡賞罰典刑。請朝裁行之。其他多所改正。蓋議官曩所論決進奏。至是遂遣議員其藩。新宣布之。自是永閉集議院。特以二七日。受諸建言。又令各藩每一萬石。除士官以兵士六十員為常備。先是丁抹國公使參朝。請厚交誼。是月孛國公使。米國前執政某。及公使等亦參朝。進大洲大村兩藩知事位階二等。新谷。平戶。水口。津和野。西大路五藩知事位階一等。以其多年勤勞王事也。從從五位水野忠弘於近江。更稱朝日山藩。十月。大革兵制。令天下海軍取法於英。陸軍專用佛式。斟酌以為全國

十月

革兵制

定朝集式

兵制。尋定海軍旗章。定諸藩朝集式。四季更番。合為十二番。三年而一周。主簡易。減其鹵簿。先是朝廷停賜位階諸藩知事支族。至是華族致仕削髮者皆復飾。改稱大坂洋學所曰開成所。以理學所為其分局。又置漢學所於外務省中。閏月。新設工部省。獎勸百工。管鑛山。製鐵。燈臺。鐵道。電信機等。令諸藩貢進陸軍生徒於大坂兵學寮。以大藩九人。中藩六人。小藩三人為額。遣少辨務使鮫島尚信於英佛孛。森有禮於米國。管理交際事務。及留學生等。白耳義國公使參朝。定東京居留外國人遊步期程。蘭醫謨度因歸本國。朝廷賜賞詞及金三千圓。初謨度因以壬戌秋。應德川氏徵。自長崎來大坂維新之始。遂抵東京。不特妙方技。其教授生徒。耳提面命。能盡閫奧。關我國醫學之進步者不尠焉。因有此賜云。宥和陽宮罪。復其本貫。尋聽故輪王寺宮留學海外。輪王寺宮去年自奥歸。褫位階。屏居于伏見邸。日夜悔非。欲贖前罪。至是乃復稱宮。允其所請。先是彥根熊本姬路諸藩。相踵奏請納其家祿之半。或欲以充海陸軍資。公廨費用。或欲以償藩債。賑恤窮民。其他如從五位山内某細川某等。請以管下士卒。合併其本藩。移住東京。

閏十月

置工部省

貢陸軍生徒

遣辨務使於各國

發賞謨度因

壬戌為文久二年

山内豐誠
細川利永

士族奉還家祿

十一月　高知藩議案

徵兵令

傷英人二名

朝廷並允之。而長岡藩知事亦免其本官。以屢上表辭職也。是月。苗木藩大參事石原某。與其僚屬四名請奉還家祿。以編民戸。被允。石原等嘗竊謂。因襲之久。身負士族之名。無功而食祿。則識者所愧。宜從事農桑。以一變舊習耳。近日士族奉還家祿。以此爲唱首矣。十一月。高知藩知事上藩政改革議案六條。其一。解士族文武之常職。歸同一人民之族類。其二。革祿制。給以祿券。視與家產同。其三。官員兵士。設官等官祿。撰擧之於平民中。其四。既解士族常職。則不可不別置常備兵。因削士族從來世祿。以充其俸。其五。

士卒平民。特各異其業爾。至農工商。宜皆與族稱不相關渉。其六。以藩廳視傚民政司。設國民一般戸籍法。因請先施諸管下。漸及天下。朝廷允之。頒徵兵令於天下。不問各道府藩縣士卒庶人。撰身体强壯堪兵役者。貢進於大阪兵部省。以一萬石五人爲比例。除四親王。他所新立親王。二世以下賜姓。更列華族。是月。與瑞典及那耳田國結本條約。南校教師英人倫具。陀良斯二人。經過神田鍋町。時方晡。杵築藩加藤龍吉。與關宿藩黑川友次郎。遽揮刀薄之。傷二人。二人狼狽避之。適薩藩肥後壯吉。遇之於途。又追傷

准流法

十二月　頒新律綱領

改正親王以下祿制

倫具。一市大騷。既而三人就縛。明年處龍壯以絞刑。黑川准流十年。時停流刑。設准流法。加役限五徒之上。爲一等徒役五年。二等徒役七年。三等徒役十年。以分尋常徒人。以北海道配所未定也。十二月。新律綱領刻成。頒諸天下。勅曰。朕勅刑部改定律令。乃奏進綱領六卷。今與在廷諸臣。胥議以頒布海內。汝百僚諸臣其遵奉之。毋敢或違。至明年四月。外務卿澤宣嘉贈綱領於英米佛蘭等締約各國公使。索各示其本國律書標題。諸公使即呈其書目。報其政府獻之。改正親王故公卿官人以下祿制。告諭之曰。應仁

以還。寰宇歸將門之有。至德川氏。雖稍尊崇王室。朝廷依然擁虛器。朝紳俸祿。皆仰諸幕府。攝籙門閥。尚不如小藩家宰。況於小臣乎。是天下志士之所慨歎。今也王政復古。大權歸朝。搢紳在文武職。以俗情思惟之。宜加祿秩。然而維新更始之際。務洗滌宿弊。以伸天下之真理。故大小列藩。賜以十一之祿。至士卒亦皆削減其俸。如搢紳則朝家近臣。須率先天下。以遵奉朝意。朝廷處分。固要內外一視。公平無偏。豈得獨私近臣。以厚其俸祿乎。不則勢必蹈前古覆轍。諸臣宜自反省。守分奉職。定海軍服制。及陸軍徽章。布

獻金鴟尾
金澤藩建言

告各藩常備兵編制式。海外留學規則。名古屋藩知事奏請撤本城天主閣金鴟尾。及城內房舍。以省修繕冗費。神公聽闕之。金澤藩知事建言。造築太政官於東京牙城內。天皇日臨御。以令闔國人民知朝憲所出。因欲獻家祿二万石。補其造營万一。其他膳所西尾龜山泉等諸藩。亦欲減家祿給諸公費。朝廷並嘉納之。高須藩知事請合本藩名古屋。為其權知事。佐賀藩知事請遊歷於海外各國。以目擊形勢。亦見允。先是浮浪徒蜂起豐後。命岡府內杵築臼杵豐津中津福岡久留米諸藩捕縛之。是月。遣按察使陸軍

四條隆謌
梟龍雄
四年正月
盜殺真臣

少將隆謌等於日田縣。以鎮之。中野縣土寇亦起。命名古屋松代大垣等。鎮撫其地方。米澤藩雲井龍雄託名於德川氏恢復。以窃圖不軌。招聚府下不逞之徒。畜鉛硝峙糧仗而已。遁在藩地。為之策應。事漸泄是歲七月。命其藩士捕龍雄及增岡響吉二人。檻致之東京。至是梟之。都下戒嚴。人皆比諸慶安由井氏之變云。四年正月九日。質明。有盜掩殺參議廣澤真臣其臥內而逃。人莫知其故。真臣躬際維新之會。獻替規畫。尤有功勞。天皇悼惜。為進一階。追贈正三位。並賜金幣三千圓。即令天下大索盜賊。五旬而未得。

德島藩上書

乃下詔曰。故參議廣澤真臣。不幸遇變。朕既不能庇大臣。又逸其賊。抑維新以降。大臣頻命於盜賊者。前後已迨三人。此誠由於朝憲之不立。而綱紀之不肅焉耳。朕甚憾焉。其令天下嚴逮捕之。敢或舍匿者同其罪。從五位南部信民請奉還位記。博與士民接。以開知見。許之。德島藩知事蜂須賀茂韶上書。以為藩屏之名可用之於封建之世。不可用之於今日。因請改知藩事曰知州事。以為在廷內官。從各藩管轄之廣狹。分為二三縣。或四五縣。以現今正權大參事。充其知縣事。而知州事親奉聖意。下令知縣事施行之。

二月
親兵
毀白石城

知藩兵。總括之於兵部省。以明統一之政體。尋多度津藩知事京極高典。丸龜藩知事京極朗徹。亦奏請改藩為縣。罷其知事職。朝廷因廢多度津藩。合倉敷縣。廢丸龜藩。置丸龜縣。以朗徹任其知事。二月。命薩長土三藩。精撰其兵。為親兵。徵步兵四大隊。砲兵四隊於薩。步兵三大隊。於長。步兵二大隊。騎兵二小隊。砲兵二隊。於土。尋分宮內省定額金十萬圓。給親兵用度。蓋出特旨也。時改稱久保田藩曰秋田。柴山藩曰松尾。谷田部藩曰茂木。大網藩曰龍崎。先是毀白石城。以其故材賜仙臺藩士片倉小十郎。賞其北海

開造幣寮　三條右大臣　大隈參議　伊達大藏卿　澤外務卿　四辻大阪府知事

道管轄地開懇盡力也。是月開大坂造幣寮。右大臣。參議大藏卿外務卿大坂府知事以下諸官三十四名。英米佛班蘭公使其他書記官岡士等五十餘名皆會焉。

郵便

置郵便廳於各地方。以便內國文書之往復。令吏管轄之。納貨於官。日配達四方。其法漸具。至明年。廢貨為税。押以公章。以糊貼文書封表。遂大行海內。無復壅滯。民大便之。

電信

丁抹國電信會社。謀架電機於印度支那等。遂經上海。以海底線達我長崎。請許可。朝廷從其所請。後以東京架長崎電線接續之。以便海外報告。

三月　神祖祭典

三月。行神武天皇祭典。因令天下每年

三月十一日。於地方官行遙拜式。令武官朝拜用軍裝。以二條城為京都府管轄。

高島嘉右衛門

橫濱商高島某上表。以謂國家欠軍備。雖農商不能營其生業。因請倣西洋各國商税。獻利金。以補軍資萬一。乃獻千圓。朝廷嘉納之。東條信耕所著聖世紹胤錄。以屬杜撰也禁發兌。是月。獨逸國公使參朝。告本國一新。普魯士王為獨逸國侯伯所推。登其皇位。英國公使伯具士參朝。告任滿還本國。代以阿陀謨斯。因下勅賜金裝刀花欄等。賞其居留有功勞也。

四月

四月。米國公使涅倫久參朝。告委任特派全權公使。呈大統領峨蘭杜手書。請

遣使於清

厚交誼。以大藏卿伊達宗城。為欽差大臣。外務大丞柳原前光為副使。遣於清國修盟約。外務權大丞津田真道。文書權正鄭永寧。文部少丞長熒等從焉。尋遣參議副島種臣於魯國。保西越土灣議樺太境界。

正戶籍

改正戶籍法三十三則。告諭海內曰。夫全國人民之保護。為大政之本務。固不竢言。然而不詳其所保護。何得効其實。此政府所以不可不詳戶籍也。人民各安其所。遂其生者。莫不由政府之保護。苟逃其籍則保護所不及。近乎為化外之民。中古以來。戶籍錯雜。流亡轉遷。逃復靡常。沿襲之久。至人人自付度外。今

定全國戶籍法。衆庶其普辨通義。莫敢或忽焉。

置鎮臺

置鎮臺于東山西海二道。東山道以石卷為本營。福島盛岡為分營。西海道以小倉為本營。日田博多為分營。

毛利慶親卒

從二位毛利慶親卒。遣侍從堀川康隆於其藩。追賞其勤王首唱之偉勳。贈從一位。

五月

五月。先是郡山二本松宮川鳥羽津和野龍野延岡高槻福岡諸藩知事。相踵奏請減家祿。以充諸公費。

請士卒歸田

至是刈谷藩知事土井利教。上士卒歸田策。尋三田藩知事九鬼隆義亦建議。大略以謂天下之獨立。成于一國之獨立。一國之獨立。起于一人之獨立。然則全國之獨立其責近

官幣社國幣社

在乎衆庶之身。豈可不人人同心戮力研智修業以為屹然獨立之計乎。苟欲獨立無他。在奉還世祿以漸歸農商而已。願賜臣不以十一之祿。委臣以歸農商之策。期五年闔藩必底其績。因請除華士族名稱。朝廷並許。行其歸田策。不允去族稱。尋罷毛利元蕃大給恒知藩事。廢德山藩合併山口藩。廢龍岡藩分轄伊那中野二縣。亦從其請也。廢舊神官。敘爵伊勢兩宮世襲神官。至村邑小祠社家。皆新補任之。神祇官所祭。為官幣社。地方官所祭。為國幣社。各分大中小。神祇官管之。其他諸社。地方官管之。因定神官職

燈臺燈船

員及其祿制。去年冬。始築西洋式燈臺於相州城嶌。為航海目標。罷從來篝火。至是大坂天保山神戸碇泊場。兵庫和田岬。淡路北岬。燈臺成。置燈船於函館港。燈船赤色。船体有二檣。而揭赤球艫檣上者。設工部省大小校於東京虎門内。聘英國教師數名。是月十八日。關西大風雨。兵庫神戸大阪天保山沿海地方。海立川溢。内外人民死亡者。凡七百餘人。大阪神戸間所架電線。為之中斷。布告逃亡例新貨條例於天下。

六月

六月。廢仁和寺大覺寺以下御所門跡院家院室等名稱。及執奏等。管之地方官。改正府藩縣交渉

訴訟。准判規程。分部光謙亀井茲監辭知藩事。並允之。廢二藩。隸大溝於大津縣。津和野於濱田縣。尋若松縣知事四條隆平。以其縣下風化漸行。舊俗稍改。請罷其職。亦允之。令嚴原藩禁輸入朝鮮牛皮。以米人有所報告。豫防傳染疫毒也。先是。朝廷與布哇國修盟約。米國公使為代理。關其事。是月。公使參朝。呈布哇國書。尋結本條約。英國公使與我締約各國公使。定遊獵規則。各布告其居留人民。從政府請也。

熊本名古屋建言

熊本藩知事上表曰。維新以來。迨今日。百事就緒。然而治教未浹洽。土寇蜂起四方。宄賊徘徊輦下。蓋官不

得其人之所致。今日政體。置二官。建六省。不能免官員煩冗政務叢脞之弊。至各藩知事。多舉門閥。材不副其職。不及今為之計。其弊不可復測。恭惟聖躬。以敬神至誠之德。臨御海内。日令三職裁決万機。假令不備二官六省。政体簡嚴。及易得其人。臣不肖。妄負重任。冀退歸士族。名古屋藩知事亦建言曰。天下之勢。不從其所趨為之制。其極不可收拾。丁卯以降。開化日進。列藩爭有所建議。其施設方法。不一而足。當是時。朝廷不早定經國大體。令天下知其所嚮。百綱弛廢。人心渙散。將何以繫持之。今以八十四州。為八

丁卯為慶應三年

七月
廢藩爲縣

十四政府土地人民兵馬之權悉總之於太政官以令莫彼我之間則庶乎制勢之適得其宜如其條目有先其名而責其實者有先其實正其名者敢請盡廟議時烏取藩亦上疏切論時務云七月十四日廢藩爲縣召在京諸侯於御座傍詔曰朕惟大政更始之際欲內以保安億兆外以對峙萬國宜當名實相副政令一致朕曩者聽納諸藩版籍奉還之議新命以知藩事各奉其職然而數百年因襲之久其名僅正其實未舉非迨今之時振而釐革之安得恢宏丕基垂鴻號於無窮也哉朕有深慨於此更廢藩爲縣汰冗就簡欲以除有名無實之弊解政令多岐之惑令天下億兆知其所嚮也汝群臣同心勠力務體朕意因敕鹿兒島山口佐賀高知四藩知事曰汝等曩慨大義不明憂名分不正首唱封土奉還之議朕深嘉之今也廢藩爲縣欲更張綱紀汝等其各有所翼贊又敕熊本名護屋德島烏取四藩知事賞能規畫將來尤得其宜遂解諸藩知事職悉徙之東京爲府下貫屬時揭大教旨要令宣教使宣布之略曰大教之要在敬神明明人倫使萬姓正其心勠其職以奉事朝廷無教以導之則不能正其心無政以治之不

宣布大教

能勠其職是所以政教相須而不可分也神武天皇創造鴻業崇神天皇經營四方今也萬機維新欲繼述而振起之莫先宣布大教焉夫人萬物之靈神明最所惠顧自天孫奉皇太神勅君臨斯土撫字萬姓列聖相承亦皆莫不以太神之心爲心焉然而太政之所以盛衰汙隆者以世異古今時有否泰也故宣布大教者誠能黽勉從事察人情省風俗提撕警覺以開神賦知識明人倫大道令四海蒼生報神明惠顧之洪恩奉聖朝撫育之盛旨可也是月廢大藏省中通商司以其事務管於本省廢刑部省及彈正臺更置司法省廢大學置文部省以管東南兩校廢民部省罷太政官中左右大臣等新設正院左右院官制以從一位三條實美爲太政大臣罷澤宣嘉外務卿以大納言岩倉具視代之先是故福岡藩大參事立花增美矢野安雄等贋造楮幣事露被捕增美等四人處斬其餘八名處以准流若徒罪屏居少參事西島劣以下卅餘人因罷其知事黑田長知代以親王熾仁及廢藩令出更任知縣事八月改神祇官曰神祇省以樺太開拓使合北海道開拓使尋大改官制以太政官爲本官諸省爲分官寮設三等司二等

司法省
文部省
正院左右院
實美爲太政大臣

有栖川親王

八月
神祇省
大改官制

輕裝行幸

許散髮脫刀
廢穢多非人

解常備兵設鎮臺

凡亡論官省寮司各務分課者名曰局更立官級分為十五等三等以上為勅任七等以上為奏任八等以下為判任廢納言復置左右大臣其他悉改官名以集議院管於左院廢留守官自是月十七日車駕輕裝行幸於離宮及其他停警蹕道路如平日尋定前驅旗章又允華族之與平民通婚嫁及允士民上下皆平時散髮脫刀廢穢多非人之稱令齒平民初朝廷設公議所森有禮首呈除官吏兵隊餘廢刀任意議案議員大以為不可海內士庶論駁者甚多尋加藤弘之請廢穢多非人之稱朝廷不輙允至是果行其他若神田孝平廢赦令華稅法津田真道禁賣買奴婢及停擡頭闕字闕畫帆足龍吉納地稅鈴木唯一禁不待刑法絕人命諸議後遂皆為所採用云解故各藩常備兵更置鎮臺於各所定其管地東京鎮臺以新瀉上田名古屋為分營大阪鎮臺以小濱高松為分營鎮西鎮臺假以小倉為本營以廣嶋鹿兒嶋為分營東北鎮臺假以石巻為本營以青森為分營地方城郭悉管之兵部省大小砲兵器納之縣廳焚棄舊藩楮幣製造器械徵米國農學教師希夫崘是月參朝勅令輔我北海道開拓長官司其事務

九月
賞久光

時号砲

月給
十月
遣使於歐米各國

勅諭華族

澳國貴族比由伯爾兒亦參朝以其在本國政府負荷重任屢奉使於大國所見聞亦博也下勅令有所啓沃九月賞從三位島津久光功勞最大命別立一家分賜宗藩所受賞典祿十萬石之半尋陞久光於從二位嶋津忠義於從三位時兵部大輔山縣有朋建議請撤諸縣所出皇城戍兵鎖半藏竹橋兩門大手坂下車寄三門以親兵戍之且常令親兵一大隊屯于城內晝夜巡行以守護皇城朝廷從之特開半藏竹橋兩門如故尋設時号砲於城內每日一發以報正午文部省中置編輯寮司法省中置明法寮革官祿為月給十月以外務卿岩倉具視任右大臣為特命全權大使參議木户孝允大藏卿大久保利通工部大輔伊藤博文外務少輔山口尚芳為其副使司法大輔佐佐木高行侍從長東久世通禧陸軍少將山田顯義户籍頭田中光顯文部大丞田中不二麻呂為理事官遣於歐米各國召華族於小御所咸列御前親勅諭之曰朕惟宇內列國得開化富强之稱者莫不其國民孜孜勉勵之由苟為國民者致勉勵之力然後為能盡其本分今我國欲一洗舊弊與列國騈驚以日進乎開化之域非上下一心竭勉勵

之力將何以致之。列華族者。門閥履行。固為衆庶標準。豈得不更勵精進修。率先而鼓舞之乎。夫進修之方。莫先於開智研才。開智研才。莫要於察寰宇形勢。今不問老少男女。周遊海外。或留學之。必足以增益才智。且我邦女學之制未立。是以婦女多不解事理。況幼童成立。關母氏教導者居多。實為切要事務。赴海外者。併挈妻女姉妹。亦足以曉有名各國女教有素。育兒有法。誠能人人注意於茲。勵精進修。開化富強之基於是乎立。與列國對峙亦不難矣。汝等能体斯意。各盡其本分。以副朕所期望。諸開港開市場設

譯官
邏卒
十一月
姫路土寇起

譯官。自一等至七等。解朝鮮地方獸皮輸入之禁。置邏卒三千人於東京府下。十一月。伊勢度會地方浮浪徒三百餘人。號守護太廟。煽動村民。縣吏鎮制之。盡捕首謀。尋姫路土寇蜂起。壞縣廳。殺官吏。但播二國大擾。初官伍穢多非人於平民。姫路村民不服。所在屯集。欲討滅穢多。以甘心。至是遂犯但馬。火其村落。逼生野縣廳。縣吏白洲文吾。山本源六欲鎮撫之。說諭甚力。不聽。其酋仙右衛門麾衆逼之。文吾等奮鬪。衆寡不敵。遂斃於賊手。既而土寇長驅。焚掠鑛山支廳。縣廳遂請發鎮臺兵。一舉勦誅。事遂平。明年正

行幸造船所
行大嘗會
領事官

月。捕其巨魁十人。處以斬絞。弔文吾源六。賜以祭粢。賞參議大隈重信。大藏大輔井上馨。工部大輔伊藤博文以下十六名。賜金有差。以其創建造幣寮。勵精竭力也。二十一日。天皇御軍艦。行幸横須賀造船所。各國軍艦揭國旗。發祝砲。廿九日。行大嘗會。其翌以豐明節會。賜酺群下。是月。外務省中置領事官。以府縣學校為文部省管轄。東校中設種痘局。置開拓使官園於東京。除官林餘。解良材伐木之禁。以新造軍艦也。英人請測量周防洋內海及四國東南諸港。佛人二名請遊覽西京。朝廷並聽之。十二月。華族外山

十二月

光輔。愛宕通旭有罪賜死。初光輔等憤維新以降。政體變更。天皇駐蹕東京。還幸無期。欲除當路有司。將縱火於皇城。奉主上於西京。以號令四方。通旭家扶比喜多源二等。為之謀主。秋田縣士族中村恕助。初岡敬次。久留米縣士族小河真文。柳川縣士族古河十郎。熊本縣士族川上彥齋事。高田源兵。日田縣農摘本省吾。矢野壽助。及山口藩脫隊仍在九州者。約為之應援。天下洶洶。舉朝為之震駭。是月三日。光輔通旭等伏誅。斬源二恕助等十數人。其他處以準流禁獄。命大坂府下津守國華。島根縣下北島全孝。千

許非役華族以下營農商
縣令
三府七十二縣
順序謂東京京都大坂及神奈川縣以下迨鹿兒島縣
東京裁判所
女學校
澳國條約
五年正月
大行賞典
葦名靱負
鹽森左馬介
手代木直右衛門
秋月悌次郎
海老名郡次
澤太郎左衛門
澁澤誠一郎
佐野雄之助
仙石丹次郎
保臣為故久留米縣管下社家

家尊澄。列華族。聽華士族卒不就官途者。營農工商職業。罷士族卒歸農商者。合五年間祿下賜之。廢府下舊來武家地町地之稱。一般發地券收其租。凡疏水行。開險路。架橋梁。以便運輸者。聽及竣工計其費期年月收其稅。初廢藩之令出各道諸縣。廢置分合。或遷徙改稱者。不遑枚舉。尋改知縣事曰縣令。是月。定三府七十二縣。順序。布告縣治條例。司法省中設東京裁判所。管理聽訟斷獄事務。置女學校於府下。傭英人某妻為教師。與澳地利國結本條約。先是發圓形新貨幣。至是定新貨楮幣比較。及舊銅貨品位。

五年正月。詔伏見朝彥更賜宮號。宥松平容保。松平喜德。松平定敬。板倉勝靜。丹羽丹波。東京。林忠崇。竹中重固。仙臺葦名某。鹽森某。會津手代木某。秋月某。海老名某以下十餘人罪。又釋授本武揚。松平太郎。荒井郁。永井玄蕃。大鳥圭介。澤。澁澤。佐野。仙石等出獄。敘德川慶喜於從四位。東北舊藩主於從五位。尋以圭介玄蕃任少議官。武揚等亦就官。時騷亂之餘。人心未定。各懷疑懼。朝廷勵精圖治。恩威並行。遠近大悅服。追悼故和泉守真木保臣首唱大義殉于國事。歲賜祭粢米十石。又褒故近衛氏婢津崎。村岡二

北白川宮薨
博覽會事務局
二月
海陸軍二省
停賣買祿券
遣使於清國
府下大火

人志操。賜穀二十石以終其身。是月。北白川宮薨。定海軍服制。許羅大藏省所餘米麥於海外。開澳國博覽會事務局。二月。廢兵部省。置海陸軍二省。定其軍律兵士關軍務犯罪者。付本營本隊處分之。其他付地方官。停舊諸藩所施行歸田法及士族卒賣買祿券。遣外務大丞兼少辨務使柳原前光於清國。獨逸國公使參朝奉呈國書。有人欲闖入大手門訴事。戍兵止之不聽。揮刀直進。戍兵砲殺其四名。縛六名。和田倉門內陸軍省分局失火。延燒市街四十餘町。朝廷賜金遇災民。諸官及奉職外國人等亦賑恤之。定

三月
教部省
近衛兵
忠部獻書
設守線法
四月
皇太后徙御東京

皇居近傍失火及非常號砲。是月石州地震。壓死者百餘人。發行洋製楮幣。三月。廢神祇省。置教部省。尋遷神座于宮中。以其祀典管於式部寮。設教導職。令神官僧侶掌之。管之教部省。改稱親兵曰近衛兵。令開港場縣廳揭國旗。編輯寮出仕塙忠部。獻其祖保己一所藏書籍二千餘部。賜金三百圓賞之。初架電線自東京達長崎也。僻地陋民所在驚駭。唱無稽之說。以為出幾利支丹之妖術。浚婦女生血用之。相謀毀器械絕線路。至是命地方官嚴設守線方法。四月。先是皇太后啓行東京。十一日。天皇親迎之於品川

習志野原
陸軍裁判所
禁文身裸體等
定海經
募公債於海外
信越土寇

驛。尋天皇御龍驤艦。行幸浦賀港。又率近衛兵。行幸
下總大和田。露營駐蹕二夕。大練隊伍。更名其地曰
習志野原。永為演武地。廢陸軍省中糺問司。置陸軍
裁判所。許華士族子弟支族。編入民籍。禁文身裸躰。
或袒裼往來道路。及男女混浴。鬻淫褻器玩。婦女子
散髪等。許僧侶蓄髪及肉食育妻孥。測道程。自千住
驛經水戸達岩沼驛。稱陸前濵街道。令海軍省定海
上里程。以一度六十分之一。為一里。蓋陸程十六町
餘云。賜勅書於米利幹合衆國大統領。及不列顛國
王。時朝廷遣大藏少輔吉田清成。及米人某於米國

及歐羅巴諸邦。將募繫貳千萬圓公債。發行其證書。
先至華盛頓。華盛頓派在我少辨務使森有禮聞之。
為事關己職務。與清成會。大論其利害。又前後以書
往復。大要爭內外公債之損益。政府買收士族家祿
之是非。及覆辯駁。至萬餘言。有禮又與書米人。譏其
所負荷失當。米人亦回答。論說不遺餘力。清成米人
竝呈書於參議西鄕隆盛。大藏大輔井上馨。具狀。有
禮容異議。副以往復書辭。既而事播米國中。外不欲
應其募。遂赴于歐洲。起一千萬圓外債於英國。至六
月。有禮亦呈書於諸參議。要政府再議云。外務權大

信越土寇
五月
宮津在丹後
容堂卒
獻樂器銅盤

丞丸山作樂。窃圖聚黨襲朝鮮。是月事覺下獄。信越
土寇群起。先是故會津藩士渡邊悌輔。近藤慶次吉
田藤太郎等。與故莊內藩吉川大介。故米澤藩竹田
某。自奧羽事平。流寓信越之間。沈滯轗軻。不聊其生。
會官疏鑿大川。徵發土民。民厭苦之。既而有訛言云。
官有廢佛之議。於是嘯聚相與哀訴縣廳。請罷工役。
興佛教。及停新潟貿易。復租稅舊法。廳吏說諭切至。
土寇不服。渡邊等乘機。與月岡村安正寺僧月岡某
者會議。煽動土民。土民大得勢。遂推戴月岡渡邊等。
以為魁首。蟻屯烏集。殆至二萬人。是月四日。土寇潮

湧。進向大津川口。五日昧爽。進逼柏崎。放火沿道諸
村。將侵新潟港。地方騷擾。參事松平正直。南部信近。
其他諸吏。曉諭甚力。土寇益傲然。縣吏有死傷者。縣
廳乃請鎮臺四小隊。進剿於平嶋村。彈丸如注。土寇
鳥竄獸奔。事立平。因捕月岡悌輔等數人。悉處之刑。
五月。宮津土寇亦起。其徒三百餘人。毀港埠。縱火各
所。豐岡縣廳出兵。捕縛四十餘人。平之。從二位山內
容堂卒。天使就其私邸。賞維新偉勳。賜金幣。尋贈從
一位。先是德川昭武。獻其祖先光圀以來所愛藏古
樂器。至是藤堂高潔獻古銅水盤。置之延遼館庭中。

神官列華族　西州巡幸　六月　製絲場　神葬祭　七月　西本願寺等列華族　八月　甲州土寇

周圍三丈。盛水八斛。蓋其祖高虎。征韓之役所獲云。以度會縣下河邊教長。熊本縣下阿蘇惟敦。小倉縣下到津公誼。宮成公矩。和歌山縣下紀俊尚。愛知縣下千秋季福。列華族。令士民禁併稱俗字實名定用其一。以朝鮮國草梁倭館。及交際事務。為外務省管轄。二十三日。天皇海路巡狩西國。觀風問俗。以撫綏地方。踰月還駕。六月。皇太后皇后。遊覽富岡製絲場。製絲場洋式摸造之盛大。併横須賀造船場。大阪造幣寮。現今東洋諸邦。未見其比云。停府縣城壘。不經朝裁毀之。撤北海道日高州幌泉灣海關。更設之於

膽振州室蘭釧路州厚岸兩灣。改稱後志州手宮港曰小樽港。除後志膽振兩國以北。餘內國一般設郵便。令天下禁私葬。必託神官僧侶。尋定東京府下士民神葬地。七月。先是朝廷命西本願寺光尊。東本願寺光勝。興正寺攝信。佛光寺六十。滋賀縣下錦織寺賢慈。安濃津縣下專修寺圓祝。列華族。至是賜物品於光尊光勝攝信。以際大政更始。頗有勳勞也。八月。甲州山梨縣下土寇又大起。甲之為國。古屬武田氏。當時薄其租税。務收民心。及德川氏時。率由舊章。未曾變更。維新以降。以貢法失當。欲釐革之。於是東郡

伏見宮薨　府縣裁判所　遣使於朝鮮　九月　鐵道竣工　點瓦斯燈　高島嘉右衛門　冊封琉球王

民與中西二郡議。欲請仍其舊。附和者九十七村。三千七百餘人。胥率逼其縣廳。縣吏不聽。士民大憤。各挈槍銃。焚掠市街。毀壞怨家。勢甚猖狂。縣吏不能制之。乃報事於上田分營。借兵力。一舉平之。明年三月。誅主謀小澤島田等。處以絞刑。其他黨與悉處罪。是月。一品伏見宮薨。置東京鎮臺第四分營於水戶城。管常陸下野兩國。設裁判所於神奈川。埼玉。入間。三縣。尋兵庫大阪等亦置之。將各道諸縣漸次及之。移博覽會事務局府下。故鹿兒島藩裝束邸。以英國龍動府每歲設博覽會也。輸送什物。準澳國。尋許明年

京都博覽會外國人縱觀之。遣外務大丞花房義質等於朝鮮。修交誼。九月。東京至横濱鐵道竣工。十二日。行開業式。天皇御汽車。臨幸横濱鐵道館。文武諸僚。及外國公使等皆從焉。令庶民縱觀之。品海所碇泊軍艦。及屯日比谷門外操練場近衛砲隊。一齊發祝砲。響轟街衢。本邦用汽車。以此為始。尋點瓦斯燈於横濱市中。其商高島某創造之。十四日。琉球王尚泰遣正使尚建。副使向有恒等入朝。上表獻方物。因封尚泰為琉球藩王。列華族。待以一等官。賜新貨幣三萬圓。其餘賜賚極厚。琉球始曰沖繩島。為我南海

十月
合文部教部二省
置領事官於清國諸港

十二島之一。上古有天孫氏。創其國。延及七百年前。舜天王尊敦代立。實為源為朝之子。初我保元之亂。為朝流于伊豆大島。後遁至此國。娶大里按司之妹。舉一男。是為尊敦。尊敦幼有器局。年甫十五。國人推之為浦添按司。當是時。天孫氏二十五世之孫德徵。主其國。既而大臣利勇弑德徵。自立。尊敦乃起義軍。一舉討滅利勇。國人大悅。遂推戴尊敦即位。厥後歷三世。天孫氏之裔再興。又復尚姓。是以其王族並稱源尚二姓。皆以時來聘貢方物。明洪武中。始受明封爵衣冠。悉用其製。遂闕入貢者數十年。我慶長十四

年。島津氏發兵討之。終屬於島津氏。至清康熙元年。遣冊封使。封以國王。間歲入貢。著為恒典。然其間來聘本朝。納稅島津氏。彼我兩屬。仰為父母國。至是遂為我藩王。因遣外務大藏二省諸吏於其國。以其從前與諸外國所結定條約。管理於外務省。十月。合併文部省教部省。廢外務省中大中少辨務使大少記等吏。置特命全權公使辨理公使代理公使書記官等。尋設本廳於清國福州上海香港。遣領事井田讓於福州。兼管廈門臺灣淡水三口事務。遣領事品川忠道於上海。兼管鎮江漢口九口寧波四口事務。遣

放解娼妓
十一月
行陽曆

副領事林道三郎於香港。兼管廣州汕頭瓊州三口事務。會國王子來朝。二十一日。天皇携王子。行幸日比谷門外操練場。覽陸軍行軍式。後四日。復携之。御汽車。行幸橫濱。覽海軍操練。王子今為會國海軍士官。及其還。以軍艦一隻送之函館。是月。令天下悉放解娼妓。以免娼家苦使。但娼妓淪落無所依賴。請再鬻其身者。皆從其所欲。不必禁之。設法解其倒懸。初白露國人在支那澳門。艦載其賣奴數百人。將赴其國。既而遇颶風。漂泊橫濱。其在舟中。遇賣奴極苛酷。賣奴相告語曰。今而虐使如斯。他日憂苦可知耳。及

抵橫濱。有一人潛投海。來請哀本地縣廳。欲歸本國。縣吏叩其顛末。或曰。為惡漢所誑。或曰。一時為彼所傭。修理其艦。遂解纜至此。蓋白露人不待韃奴首肯。强而勾引之也。縣吏愍之。裁決護送之。其國支那人大服。我厚誼。有議者曰。我邦娼家之虐使娼妓。與外邦所謂賣奴者。何以異也。愍外邦賣奴。宜當自我始。於是官出此令云。十一月。廢太陰曆。頒行太陽曆。因以本年十二月三日。更為明治六年一月一日。詔曰。朕惟我邦通行之曆。以太陰盈虧立月。不合太陽躔度。是以每二三年。不得不置閏月。其前後季候有早

紀元
定服制
銀行
官幣三社

晩終致推歩生差謬況如暦面中下二段所掲率屬荒誕無稽要非所以開達神智敬授人事之旨也如陽暦則不然立月以太陽躔度故月雖有日子之差年則無時節之忒毎四年以置一日之閏不過至七年後僅生一日之差矣較諸彼陰暦精粗優劣固不待其辯也自今以往廢陰暦用陽暦著為永制汝諸僚百司其遵奉之遂推歩月日以改定天長節及諸官祭尋以神武天皇即位年定為本邦紀元定勅奏判官員其他非役有位之大禮服及上下一般通常禮服以從來衣冠為祭服如直垂狩衣上下服一皆廢止之而武官則仍其舊布告元始祭式孝明天皇遙拜式神武天皇即位日遙拜式毎歳行之及平民就官者不問勅奏判奉職內待其子孫以士族於天下設銀行創立方法亦頒布之是月白川縣下阿蘇山大鳴動雨砂石白川流出硫黄魚介盡死是歳以楠氏豐國東照三社列官幣社

續近世日本外史卷一終

續近世日本外史卷二

膳所　關機　纂述
男　長雄　標記

六年一月

神武天皇即位紀元二千五百三十三年。明治六年。一月。廢五節。以神武天皇即位。天長節兩日。為祝日。定諸官省休暇日。時頒布徵兵令于天下。詔曰。朕惟昔我邦郡縣為制。募全國丁壯。以設軍團。扞衛國家。固無兵農之異。中世以降。相家秉鈞。兵馬大權。遂歸武門。於是乎兵農始分。而封建之勢全成矣。以馴致王室陵夷。紀綱不振。迨戊辰維新之秋。秉豊亨豫大

徵兵令

之運。立經綸締造之策。行千有餘年未曾有之大變革。國體既變。海陸兵制。亦不可不從時而更張也。今推原我邦古制。斟酌海外兵制。欲以立全國募兵法。固國家保護之基。汝百官有司。其體朕意。普宣布全國。尋出血税令。蓋以生血報國恩之意云。是月。以東京仙臺名古屋大阪廣嶋熊本。為六鎮臺。別置營所於東京佐倉新潟仙臺青森名古屋金澤大阪大津姫路廣嶋丸龜熊本小倉。三府及其他人民所輻湊。勝區舊跡。從來蠲其税者。永為萬民偕樂之地。稱曰公園。二月。令天下禁復讎。曰殺人者固國家大禁。而

血税
六鎮臺
公園
二月
禁復讎

罰殺人者則政府公權然。而世之為子弟者。若有其父兄為人所傷害者。坐薪嘗膽。不與共戴天。必殺而後止焉。古今循守。以此為孝且義。風習之久。牢不可破矣。此固雖出於骨肉至情無已之餘。要之以私義犯公權。遂不免擅殺之罪。蓋不問事之故誤。不辨理之當否。假復讎之名義。濫相傷害。為弊不淺。豈非無誓之甚哉。自今以往。不幸有骨肉至親為人所傷害者。其速具狀以聞。論情行罰。均在官裁。若夫有不用此命。泥故習擅殺人者。照律處罪。毋有所赦。從三位前田慶寧。請納家禄一萬石於文部省。以充興學經

費。朝廷嘉納之。除伊勢太廟。餘諸社官祭。命地方官行之。三月。天皇剃髪。皇太后皇后不復施黛涅齒。定行幸途上立禮式。先是。令天下停睦惠統三字闕畫。至是又停諱歴世帝王御名。但二名以上連用者。仍遵舊制。以外務卿副島種臣。為特命全權大使。遣於清國。尋結條約。至七月歸朝。白露國使節亦來結約。至八月。賜答書。初神奈川縣吏。護送清國賣奴其國。白露人怏々不服。至是復論爭之。諸有司諭以理義。彼亦固執己説。是非不輙決。遂相與愬之曾國。託以公裁。曾人許諾。將期他日以審理之。允邦人與外國

三月
天皇剃髪
停闕畫及諱
清及白露條約
託賣奴公裁於曾
允與海外人嫁娶

地劵　荒山焚　四月 行幸鎌倉　五月 東京城災　起久光　井上等上表辭職

人通婚嫁。先是小樽港至札幌架電機。接續函館之線。至是長門赤間關前田至豐前小倉兩窪施海底線。發行地劵。更正各地名稱區別皇宮地廳地等。特除其稅。去年夏上野荒山焚。是月復震動。響如雷。飛撒巨石。利根川濁流混硫黄。其狀率如阿蘇山噴火。四月。天皇行幸鎌倉。覽陸軍野營演習。更定海陸軍律及武官等級。以故松前城為開拓使管轄。設其廳居。先是英國代理公使某參朝。是月布哇國全權公使亦參朝。共奉呈國書。五月五日。未明。東京城災。天皇遷幸赤坂離宮。皇后亦從焉。因以故教部省為太

政官代。尋以國用夥多也。勅緩再築之期。先是遣海軍大輔勝安芳及侍從西四辻公業于鹿兒島。就問嶋津久光病。且勅之曰。客歳西巡。駐蹕本縣。汝久光上疏陳時事。當時未遑答批。今熟讀之。切中時弊。咸出於憂國之至衷。朕深嘉之。欲面有所諮詢。汝久光其速東上。至于闕下。以副朕所望。至是入朝。尋備內閣顧問。時大藏大輔井上馨三等出仕澁澤榮一上表辭其職。其書大要謂政理與民力相矛盾。以請政府深省。因陳現今負債及一千萬圓。而一歳經費亦致一千萬不足。頗有所刺規。太政大臣實美。令參議

琉球藩邸　諸縣土寇　六月

兼大藏省總裁大隈重信再杳覈之。重信乃劾二人臆算。作國家歳計表。以示中外。中外互左袒其說。物論紛然。初冊封琉球王。賜其藩邸於府下九段坂上。至是尚泰上謝表。令與那原親方及屬吏數員來覲居留。是月。北條縣下土寇起。初徵兵令之出也。縣民不解血稅為何事。竊以謂此浚人民膏血。以供國家之用耳。其他新政多忌害之。所在蜂屯。剽掠其近邑縣廳募地方士族防之。報事於大阪鎮臺。僅鎮壓之。尋鳥取縣民逼其本廳。訴以五事。曰禁縣下外國人通行。曰減米價。曰復舊曆。曰停斷髮。曰廢止小黌會

縣下小黌教員小倉哲一。拉一奴欲游伯耆。過一小村。憩茶肆。見小兒游戲。語其奴曰。寧馨兒敏捷可愛。若令之就黌舍。異日成業可期也。小兒謬聞驚怪。走告之茶肆主人。主人吠虛報告。有訛言曰。頃有怪異人。浚取小兒生血。事播遠邇。地方騷然。相誡為之備。哲一惶懼。與其奴取路山中。僅得免。里民益怪。大物色之。遂群起訴事。縣吏說諭百端。事得寢。六月。敦賀縣土民亦蜂起。及二萬餘人。以擯斥耶蘇興一向宗教為名。衣服旗幟。悉署以南無阿彌陀佛字。宣言曰。斷髮洋服則耶蘇之俗耳。三条教則耶蘇之教耳。

學校洋籍則耶蘇之文耳遠近響應賊勢益熾將逼其縣廳縣吏大驚發名古屋鎮臺兵愸討夷之終捕斬其首領最勝寺專乘專福寺顯順及農民高橋其等時福岡縣民亦不怡奉新令會大旱彌月穀價騰貴於是結党健訟曰邀舊知事也復士族祿也停外縣采用吏也廢新曆也止地券也三年賜田租之半也且曰比歲旱魃皆電機所致遂截斷近傍電線焚滅地券牒簿放火官舍以蹂躪縣下縣廳即募地方士族又假鎮臺兵以討平之捕斬賊魁穗波石井等兇党遂平先是撿查權助中村義心紙幣少屬宮尾矯等在福岡地方納舊諸藩楮幣將東歸土寇事起因欲與本縣諸吏合力鎮之急赴之兇徒數人知之要殺義心於途矯亦為衆兇所尾知其不能免遂自刄而死其他縣吏時枝明堀川俊雄西鄉稱作縣下士族中村用六八代利征柴田彌七山崎常等亦死事後皆賜以祭資

廢集議院

廢集議院以其事務管於左院

改定律例

重修新律綱領成勅曰朕曩勅司法原國家成憲酌各國定律改定律例今也編纂告成朕乃與內閣諸臣辯論裁定頒行之爾臣僚其遵守之以宇都宮縣合掾木縣廢印幡木更津二縣置熊谷縣是月諸縣下

牛疫大行至明年其斃者殆不可計算云

七月定地租

七月詔廢貢納舊法更定地租蓋照地券隨地價高下而定其租征以百分之三詔曰朕惟租稅國家大事人民休戚之所係焉而古制非一寬苛重輕率不獲其平今欲愸釐革之乃廣採諸有司地方官衆議更與內閣諸臣論定以設公平畫一之方法頒布天下庶幾賦無厚薄之弊民免勞逸之偏主者其奉行之以赤坂離宮狹隘也德川茂承請獻其舊藩邸朝廷許之賞賜金二萬圓時從二位蜂須賀茂韶留學於英國贈書

德川慶勝　松平慶永

鐵道會社

從一位慶勝正二位慶永以下同族十家謀以私費設鐵路建築會社於本邦慶勝等皆是之欲奮與事乃連署請之朝廷改定鑛山及諸坑業規則凡關其事者管之工部省大藏省中置國債寮許米麥除海關稅以糶海外然從內國便宜有時停其糶云

名東縣土寇

是月名東縣下土民訴新政不便所在群起波及于讃之西方豐田三野多度那呵其他諸郡傷戶長執邏卒大掠奪地方縣廳乃募丸亀士族備之急報事於高松大尉森某武田某等率兵隊進討丸亀及暴宮此變也土寇所橫行殆三十里焚百三十餘村戶長官舍學校寺院等罹災者甚多斬其巨魁矢野橫田

暑中休暇
八月

九月
葉室光子
皇子生

宣嘉卒

託軍醫於和蘭

十月

開成學校

內務省

等四人。其他悉處罪。始賜暑中休暇於諸官。八月。天皇行幸宮下温泉場。行後鳥羽土御門順德三帝還幸式。合祀於攝津水無瀨宮。奉迎淳仁帝神靈。合祀於京都白峰宮。定大禮佩劍制。許用從前刀。先是禁火葬。至是又禁府下朱抹地內埋葬。九月。權典侍光子生皇子。即日薨。葬於護國寺後阜豐嶋岡。謚稚瑞照彥尊。從三位澤宣嘉卒。宣嘉畢生盡瘁王事。所輔翼不尠。天皇悼惜。為追贈正三位。並賜金幣。永世表其功勞。特命全權大使岩倉具視以下一行。使於歐米各國者。以是月歸朝。時和蘭與亞珍開戰。端率軍艦向之。朝議因囑我軍醫監林紀於和蘭。從其軍研究醫事。及其攻擊亞珍。紀備其醫員。療兵士創傷。大得經驗其實際。佛國全權公使參朝。奉呈國書。至十月。賜答書。伊太利國王族亦入覲。尋去。十月。東京第一大學區開成學校成。天皇親臨覽開業式。置內務省。時大藏卿大久保利通。外務卿副島種臣。並任參議。種臣尋罷參議。大藏省總裁大隈重信兼大藏卿。參議大木喬任兼司法卿。工部大輔伊藤博文遷參議兼工部卿。海軍大輔勝安芳遷參議兼海軍卿。特命全權公使寺嶋宗則遷參議兼外務卿。陸軍大將

佐賀亂原

十一月
橋本夏子
皇女生
十二月
賜撮影御容

許奉還家祿

煉化石室

近衛都督兼參議西鄉隆盛。參議後藤象次郎。板垣退助。江藤新平等並罷其本官。初朝廷之屢遣使於朝鮮。更修隣好也。彼乃因循不決。託事擯國書。其答書亦多不遜者。於是內閣征韓之議復大興。隆盛種臣等首欲起問罪之師。右大臣具視執為不可。曰方今東有鄂羅之患。而國事多端。未遑整理。要非出師之時也。議遂止焉。隆盛快快不樂。遽謝病歸鹿兒島。種臣等相踵辭其職。朝廷並聽之。於是內外物論紛紜。布告我士民清國居留規則。修函館至札幌道路。更稱札幌本道。設亭驛。定里程。米國特命全權公使參朝。奉呈國書。十一月。權典侍夏子舉皇女。即日薨。葬於豐嶋岡。謚稚高依姫尊。十二月。詔頒賜撮影御容于各府縣廳。時太政大臣實美罹病在于橋場別邸。辭其職。天皇臨幸優詔不許。蓋實美於廟議大有所杞憂云。詔皇族自今從事海陸軍。更定海軍旗章。先是朝廷收華士族祿稅。以充海陸軍資。至是士族家祿及賞典祿不滿百石者。特許其奉還。合六年間所賜一時給之。以各就其產業。至明年十一月。百石以上者亦許之。初陸軍省分局之災。以都下多火災也。廟議欲以煉化石造家屋。是月東京銀座街建築

先成。都下構石室起市街。以之為始。葡萄牙及白耳
義國公使相踵參朝。賜伊太利國王不列顛國政府。
米合衆國大統領等以璽書。朝鮮國漁民四人漂泊
筑前。付長崎縣對馬支廳還之本國。七年一月。故參

七年一月
請起民撰議院

議副島種臣後藤象次郎。板垣退助。江藤新平。其他
由利公正。小室信夫。岡本鍵三郎。古澤迂郎等連署
請起民撰議院。大要謂會諸國代議士於輦下。採用
輿論公議。以樹立國憲。以防有司專制。民權於是乎
振作。國本於是乎鞏固。實為當今急務。疏上。加藤弘
之首作書駁之。以謂我邦人文未開。不如姑舍焉。以
為後圖。而馬城某又駁之。申說議院之不可不速起。
自是諸士横議。互主張其說。付諸新聞紙。以公布天
下。旬日間。衆論紛起。以動朝野。是月十四日。右大臣

盜傷具視

具視退朝。賊徒數人要之於喰違。揮刀蹶起。遮車前
直斫。御者具視亦為其所傷。時日已暮。暗黑不辨咫
尺。具視挾身投濠裏潛匿焉。賊等百方搜索不得。遂
分路逃去。時御者負大傷。走報事皇居。衆皆驚駭。急
迎具視。會具視自扶出濠。將復至皇居。衆胥與護送
之。明日御者終殪。既而捕賊武市熊吉。武市喜久萬。
山崎則雄以下九人於島原客舍。共係高知縣士族。

皆當同征韓說者。欲除具視以動廟議。遂及事云。具
視之創尋愈。至七月。處武市等。悉以斬罪。廿三日。天
皇率文武庶僚。臨御于日比谷操練場。行陸軍軍旗

軍旗授與式

授與式。爾後每編成新兵。必行之。新置皇宮于府下

青山御所

青山。稱青山御所。皇太后徙御之。特旨宮中用度每
歲分三萬六千圓。充兵備。設警視廳。改稱邏卒曰巡

警視廳

査。設東京琉球間郵便船。以琉球藩攝政准四等官。
其三司准六等。戊辰己巳殉國難者。爾後官費修其
墳墓。發行新銅貨幣。二月。先是大藏卿重信復條奏

二月
歲計表

去年全國地租等總計。一曰。為田三百五十一萬六
千零七十九町有餘。其租則米千百五十八萬八千
六百石。金百卅萬零九百圓。而海關其他諸稅則不
與算。二曰。現今全國人口三千三百十一萬有餘。三
曰。新鑄造貨幣。金銀銅三幣既備。四曰。國債價位。客
春發行百位證券。當時其價不過九十二半。爾後價
位漸貴。至冬騰百位半。五曰。舊諸藩逋債減其數。止
二千零八十萬。金至是又豫陳本年歲計概算。所償
却金總為二百萬三千圓。而內外國債則金三千六
百八十八萬四千八百七十二圓云。佐賀人前參議

佐賀擾亂

江藤新平。前秋田縣令嶋義勇。據本縣作亂。其士族

征韓黨

朝倉尚武香月桂五等二十餘人首應之。地方大擾。初新平辭其職也。仍留在東京。屛居無聊。益有不平色。會尚武亦來寓府下。大服新平征韓之議。還謀之其同志。應者數十人。是歲一月一日。其党中島鼎藏山田平藏等東上。說新平曰。本縣同志者固不乏其人矣。唯非得先輩首唱。不足以成大事也。願公速還本縣。以振勵之。僕輩先還。以得通其意。新平心大動欣然從之。其二十五日。新平遂至佐賀。為征韓黨首謀。其党大得勢。募兵士四方。略官舍武庫。峙糧食兵仗。截斷縣下電線。是月二日。剽起圍小野組銀行。劫掠其貨幣。一縣騷擾。爭先四走。不復問。縣廳賊勢益振。將襲殺參事森長義。初征韓之議起也。其黨高木太郎等十餘名。逼長義。欲借本縣議事局。以謀事。長義卻之不聽。太郎等憤恚。踏藉其器什。出惡言而去。至是欲先除之。時佐賀縣權令岩村高俊未赴其任。猶在東京。而大屬以下為縣吏者。率皆為佐賀貫屬。多黨賊者。長義力不能制之。避難於小倉。當是時。福岡電機屢報急於東京。府下戒嚴。四日。朝廷下令陸軍省。命熊本鎭臺出兵鎭之。先是本縣士副島義高村山長榮等。際征韓黨起。別立議。募其同志。名曰封

封建黨

建黨。或呼憂國黨。時義勇亦辭官在東京。悒鬱不得志。遙聞縣地動靜。竊以謂是可以投機逞志也。將拉重松基吉入佐賀。先抵長崎。適江藤亦在長崎。乃謂之曰。側聞熊本鎭臺出兵。將征吾党。我黨死生實決於今日矣。雖然勝敗天也。幸而一捷。庶幾得以遂其宿志也。公以為如何。新平大悅曰。是先獲我心矣。遂決策與俱赴佐賀。而義勇為封建党魁首。義高基吉皆義勇之弟。冒他姓者。於是義勇謝言誘其徒曰。天下之變在近日。有志徒已開端於輦下。其勢非可抑遏。今而本縣首唱。先機舉事。天下其孰有不響應者哉。其徒既悅江藤之至。又信義勇之說。皆以謂二人明眼足以洞見時勢也。踴躍欲從事。十二日。朝廷發大阪鎭臺兵二大隊。東京鎭臺砲兵一大隊。遣陸軍少將野津鎭雄。山田顯義等將之。遣海軍大佐林清康。海軍秘書遠武秀行等。率雲揚艦東艦。先發赴長崎。特旨使參議兼內務卿大久保利通總管全軍。刻日向佐賀縣兵。號三千。先是權令高俊建言。勢不可坐視。急赴其任。前二日過長門。參事長義先至赤間關。迎而犒之。具陳賊黨暴舉之狀。且曰。二黨蔓衍。已及闔縣。今以寡制衆。非計之得者也。高俊即遣長義

利通總管全軍

高俊抵熊本

熊本發兵

利通以下發艦

二魁議守備

詣山口縣廳謀事躬自抵熊本鎭臺初熊本鎭臺受出兵之令也議曰臺兵二大隊其半大隊分戍對馬及日田分營今又以其半大隊守臺出戰者不過一大隊若急遽擧事一取蹉跌近隣諸縣持兩端者必乗勢蜂起遂不可支不如報急於東京發海陸諸軍待其來合力勦誅之乃馳使東上既而高俊至乞護衛之兵臺議因謂嚮奉朝命今又得權令之請義不可已也十四日決議分歩兵一大隊為左右二隊陸軍少佐佐久間佐馬太大尉山代清三等將右隊由陸路進陸軍少佐山川浩大尉和田勇馬等率左隊由海路進而權令高俊與左隊長官駕蒸氣舶乃毋舞鶴二隻皆發高橋港是日内務卿利通以下諸將帥乗北海艦發横濱江島二魁之入佐賀也即夜會尚武桂五及山田平藏山中一郎等數人議防禦之策徹曉不決新平曰事已逼矣庸詎猶豫之為今有人擬白刄我頭上猶且不與之抗束手待死乎諺曰先則制人諸君以為何如衆皆從之乃移檄遠邇曰朝鮮亡状擯斥我國書淩辱吾使節尊大自居敢驕上國是以去年十月廟議悉決征韓然而一二大臣苟偷一時壅塞上下事遂止焉不獨吾輩切齒扼腕

高俊等入城

保護党

賊兵逼城

苟有士氣者孰不憤恚哉今大臣以其不便於己也反欲發兵加我輩我輩雖無似豈徒髠首面縛以就族誅哉必也欲先清君側以通上下之情遂奉錦旗問罪於朝鮮冀四方有志之士速定方嚮雲合霧集以一洗國辱於是征韓黨以川上為本營而封建党則軍於寶琳坊二黨兵凡二千五百餘人乃部署備諸道十五日舞鶴乃毋二船共抵早津江上陸高俊遂率臺兵入佐賀城時城中糧乏徵糴于縣下縣民憚二黨無敢應者僅獲數斗於坊間以支持旦夕新平偵知馳鼎藏桂五于寶琳坊約明日攻城是日陸路右隊早發高瀬驛進陣三池驛是夜本縣士族前山精一遣其徒吉田某竊來謁高俊具語党徒情狀以明無貳且誡曰今夜兩黨將襲城請速備之高俊大嘉精一之志授以密旨慰吉田還之因急戒將士以嚴守備精一者為保護黨魁嘗慨江島二党蔑朝旨煽亂卓然守義懇諭士民欲居間箝制二黨而二黨逆燄益熾遂不能鎭之避在諸冨至此來通欵云十六日黎明兩黨競進圍城數匝特解東門一角三面合擊砲丸雨注臺兵善拒然城中不設大砲加以衆寡不敵糧乏兵疲乃欲潰圍衝突陸軍大尉奥保

保輩等力戰

輩等率二分隊。開其北門。直侵賊軍。賊據城外武庫。自樓上亂射。丸傷保輩左腕。保輩不屈。麾兵奮戰。丸又洞其胷。遂不能進。少佐山川浩。大尉大池護二等繼進。少尉西嶋助義。伍長澁谷某等確鬪。所向披靡。無不一當百。遂放火於賊營。奪其糧仗而還。是日。護二遂殪于攢丸下。浩亦被重傷。十七日。賊兵四集。砲擊連晝夜。官兵力拒。而城中糧蓋乏。兵益疲。陸路臺兵亦未至。無計可為。將出城圖再舉。十八日質明。乃分其兵。大尉山脇鍗太郎。及少尉助義等為前隊。中尉津井城郷吉。天野繼吉等。擁權令高俊及士卒蒙

官軍且戰且走

創痍者為中隊。大尉安田宗直等為後隊。開後門。冒死突出。賊圍城累日。城外多設砲墩。攻具頗備。見官軍出。亂發銃砲。飛丸霰集。鍗太郎以下勵士卒。且戰且卻。將由蓮池間道。出諸冨。賊乘勝尾擊甚急。途遇一隊兵。官軍以為前山隊。馳入問之。賊佯答曰然。官軍因命鄉導。賊誘陷之伏中。四面合擊。官兵殊死戰。僅脫其圍。將濟筑後河。賊兵躡至。官兵半溺水。半殪銃丸。死傷略盡。鄉吉知不免。自刃洲上。鍗太郎繼吉等。以殘兵走。助義等後。所率僅二十餘人。沿河而走。為賊所追擊。逃入民舍。將自殺。先刎部下蒙創不能

賊擒助義等

自盡者三名。石崎某以洋刀自刺不入。短銃洞胷而死。其他自刃者十二人。助義將屠腹。衆皆止之曰。君而先死。有一欲苟免者。終為逆賊所辱。待我輩盡死。從容就死未晚也。會有賊石井某者。率一小隊馳來。將捕之。助義曰。我雖罷駑。以武事國。待罪行間。死固其分。願自殺以免其餘衆。不聽。請俱共死。賊遂併助義皆擒而去。宗直等率九十餘人。亦後走至蓮池。捕賊斥兵二人斬之。出直鳥村。有一小河。東岸見賊旗。乃擊走之。既而追兵又至。衆皆奮鬪。僅卻之。將達筑後河。卒谷村某進計曰。官兵不諳地理。故屢為賊所

官軍退屯府中

小倉人探賊情

尾。以至此。意住吉津距此必不遠。願僕獨行至津。艤舟以待之。若途遇賊。賊必銃僕。僕亦應之。諸君卜銃聲。更取他道。僕一死。以為諸君鄉導。衆皆感歎遣之。某進至津。不見隻兵。乃艤舟以迎。宗直等皆得濟河。而全軍遂退屯筑後府中。於是二魁相議。移軍於城中。分兵守四境。當是時。除大村平戶島原。餘肥前闔國悉應賊。軍兵集者殆及八大隊。器械彈藥皆稱之。其勢猖狂日甚。有小倉人岡部某者。欲探賊情。單身投刺於軍門。面新平。叩以征韓之意。曰。朝鮮倨傲。苟有義膽者。孰不慨之。薩土仙會之士。亦欲同盟與事。

下征討令
東伏見宮嘉彰

利通入博多

乃鎮臺兵。反討伐我。儕我不得已一擊走之耳。其曰前山氏何以叛去。曰渠恐悖不堪事。故脱去耳。聞今臺兵敗衂。渠必復來投。豈足芥蔕。其曰征韓憂國分其党者。抑亦何故。曰其名雖異。其實則同。卿亦有意于玆乎。宜鼓動同志。速擧兵設關於田代。以為聲援其陽諾而去。先是敕褫江島二魁位記。十九日。遂下賊軍征討之令於海内。以二品親王嘉彰為征討總督。陸軍中將山縣有朋。海軍少將伊東祐麿為之參軍。將旨以近衛兵第二聯隊從焉。刻日發征。物情恟然。是日。内務卿利通督軍入於筑前博多。巷置本營

旭山之役

於中島。多出間諜。窺伺賊動息。即與諸將會議。分兵三道。陸軍少佐茨木惟昭。率歩兵一大隊。陸軍大尉山﨑成高。率砲兵隊。並向田代口。陸軍少佐厚東武直。率半大隊。由萩原口進。陸軍大尉某。率半大隊。由平等寺口進。而陸軍少將野津鎮雄。督全軍發博多二十一日。官軍進田代驛。一擊走賊。二十二日。鼓行抵旭山下。旭山。堀起曠原。最為要衝。賊冪林木。築砲墩。俯擊官軍。武直布撒兵。薄其正面。繼以砲隊。砲響互起。山岳為震。官軍分二隊。其一取路于山浦間道衝賊軍之横。其一由宿村間道。繞出其背。三面合勢

吶喊逼之。賊兵弃守而遁。官軍奪其砲臺。進至中原驛。賊兵據險死鬭。其鋒甚鋭。官軍將退。會諸道官軍來援。其勢復振。賊兵狼狽踏藉。棄器仗逃。是夜。官軍陣中原驛。前山黨來合之。因分其兵於各隊。以為嚮導。是日。熊本官軍發府中。濟筑後河。沿流而下。遥聞旭山砲聲。衆大奮。直進千栗及豆津。賊據要害拒守。我軍即以撒兵狙之。遂走賊兵。進于江見六田。賊又大擧驟至。衆寡不敵。中尉永山貞應死之。少尉本田宗七負重創。其他死傷甚多。賊兵乘勢衝突。大尉和田勇馬。勵部兵力拒。軍遂敗績。退濟筑後河。舍千栗。

田手村之戰

二十三日。官軍發中原。由本道進。賊據寒水村要害邀戰。連彈大小砲。官軍布撒兵發巨熕。擲擊賊壘。壘固不拔。官軍苦戰移時。賊勢愈熾。張左右翼奮進。官軍殆敗。少將鎮雄自立彈丸下。叱咤督戰。時少佐武直率部下。沿北山轉戰。行破賊兵。聞本道軍急。突然出賊背。賊兵驚顧。官軍投機夾擊。賊遂潰亂相蹂躪而走。於是兩隊齊進。將乘勢攻神埼。部署所嚮。其前隊進至吉田村。賊扼田手村。其地原野廣邈。林樹叢植。賊熟地理。出沒善戰。官兵偃地。潛溝以應之。勝敗未決。因令砲隊。隔我銃隊。連彈大砲。飛丸超過我頭

阿部正通
兒玉源太郎

鍋島市之丞

上逆射賊軍前面左右二中隊襲擊其横兩軍砲聲如雷煙焰蔽野殆不辨人馬大尉青山朗帥別隊濟田手川急衝賊背熊本官軍亦來援賊兵終不能支退走神崎全軍合勢追躡賊縱火村落而去以日暮不窮追退屯苔野熊本官軍舍目達原此役大尉阿部其兒玉其以下死傷頗多移博多本營於轟木驛而海軍以此日達長崎二十四日官軍以連戰士卒困頓也下令息戰內務卿利通來苔野勞軍因出斥候於神崎問土民以賊狀土民曰昨日之役隊長鍋島某等戰死以故其勢沮喪而巨魁新平亦既遁廿

得義勇尚武等書

五日先是肥前武雄人旗嶋某夜竊來見我中尉某袖間出一書呈之則義勇贈武雄公孫乙之聲援者略曰側聞薩長兵自長崎進事果信是援我也即欲擊我乎必非薩長之兵蓋大村及其他諸縣兵聲言張虛勢以沮我軍情耳敢請審其狀實速出援軍是日斥候兵又捕一卒於神崎鞫之則北山隊長朝倉尚武發密使於佐賀謀事弘道館西耕藏野田辰藏等今獲其報而還者輙奪書視之具載其計策因問賊之所在曰兵多集佐賀城及北山明日大擧且襲官軍意書中當有此事於是官軍悉獲賊要領嚴斥

姉村境原之役

候斷橋梁扼諸要衝以絶賊進路賊軍遂不至二十七日全軍進神崎二軍由本道向姉村一軍取路仁比山向川久保一軍由蓮池進入既而本道軍達姉村賊俄起於林藪中亂射官軍官軍發大小砲應之此地亦曠野溝渠縱横進退不如意賊熟地邀戰殺傷過當官軍冒死匍匐膝行且戰且進賊三面彈射銃丸霰集砲煙蔽空日色晦冥官軍殆危會拓榴彈連中賊堡壕其兵披靡官軍得勢猛進賊遂奔潰官軍進陣境原向川久保者進戰朝日村城原山之間克之賊保野田村松林又擊破之賊盡走高保我軍

貫屬隊
大庭弘
越智彦四郎
村上義儀

略地方而日已暮退合境原營向蓮池口者分爲二隊一進境原一進蓮池襲賊後縱火其營境原賊四顧駭走因馳使本道移其軍既而賊又反戰來侵境原防禦頗苦蓮池軍來援夾擊賊兵悉潰恐黑夜有伏不敢追躡亦次境原此役諸道官軍激戰竟日以境原皆罹兵燹也露營徹曉風霜凛烈更嚴警備我兵最極艱苦而賊勢至是頓挫云初官軍之入博多港下令福岡小倉等諸縣募其管下士民各自編兵名貫屬隊是日少將顯義令故福岡縣士族大庭越智村上等別率兵由三道進擊三瀨之賊村上兵途

取三瀨嶺

隆忠義高等請降

長榮來謁秀行

為賊所要擊互有死傷既而大庭兵遂鑿三瀨半腹發臼砲以挑嶺上敵賊兵俯射彈丸如注會越智兵横擊賊壘取其胸壁賊亦分兵出我軍後嶺上賊叉之我軍腹背受敵遂不能支退保斂場金武二山越智發間使令請顯義曰事急敢請速出援兵顯義欲激而勵之陽罵曰兵之敗叡卿等自取之也何不自奮鬪以贖前敗使者逡巡大愧而去既而發麾下二小隊赴援於是越智感憤與大庭村上合力激戰數合至日暮遂走賊兵取三瀨嶺貫屬隊死傷甚多而賊亦衆失其驍卒廿八日木原隆忠代二党揭白旗請降境原軍門呈謝罪書陸軍少佐渡邊央大尉東郷直一延接之以書辭無禮却之謎還隆忠進軍至蓮池而隆忠與副島義高復來請謁書辭又不遜乃留隆忠還義高刻時而來既夜義高馳使呈書請乞哀於大久保内務卿少將鎮雄却書不聽期明日午前十時以表恭順之實先是海軍秘書官遠武秀行率海兵山口縣士族河内直方率長崎貫屬隊將由大村口入佐賀是日抵大町驛沿道之賊乞降者陸續相踵至牛津川賊兵百餘人將撤橋梁避官軍斥兵擊走之進至賀瀨賊隊長村山長榮來請謁軍門

從二位久光

海陸軍入城

三月

班近衛兵

秀行接之長榮白曰鎮臺兵入城事皆齟齬與吾党衷情相背遂輕舉暴動以致今日之變噬臍不及其罪不可逭矣雖然吾党固非敢抗王師圖不軌也聞島津從二位奉勅鎮撫地方恐懼何堪今將說諭闔國以効謝罪之實焉伏願緩大旆進討之期以允其降附因出書請哀以文辭失體亦却之長榮請改寫乃刻晷遣之駐軍裝之及期不至遂進軍佐賀賊兵前後空城而出所在潰散不能復戰海軍皆入城三月一日義高等報愆期不至少將鎮雄等乃分全軍由本道及蓮池進途不見隻賊亦皆入城内務卿利通少將顯義等在城外宗龍寺以為本營而前山精一等亦從臺兵入城自賊徒圍城至是實旬有四日官軍遂復之而陸軍少佐以下死傷者不過三百五十餘人乃下令縣下曰兇徒既平士民各安其堵但賊魁新平義勇等逃亡未審其所在敢舍匿者同其罪因令天下嚴逮捕之初少尉助義等就擒繫其獄至是賊棄之而去因皆得歸是日總督宮嘉彰參軍有朋等率東京鎮臺及近衛兵駕龍驤艦發横濱三日抵神戸港將向佐賀未發朝廷電報偶至報以賊狀命有朋班近衛兵東歸初官軍由田代口進新平

西鄉隆盛　新平訪隆盛　捕義勇等　總督宮西下

將赴神﨑驛指揮諸軍謂義勇等曰。我既有成算。敵軍送死固易與耳。新平而在焉。公等其安之意氣揚揚。策馬而行。既而屢爲官軍所敗。自度不可支。走還佐賀。告義勇等曰。吾今欲赴鹿兒島。緣西鄉氏以請營救。衆皆疑懼。不敢聽。既而與香月桂五中島鼎藏山中一郎決議。赴某港。夜半奪船。航鹿兒島。以官軍入城之日訪隆盛。語以衷情。欲與謀事。議不諧。去轉至飫肥。依小倉某。僦船發戸浦。桂五鼎藏等亦尋發先是島義勇在佐賀日。會党與議降附。未得其策。弟義高議曰。側聞從二位島津公適在鹿兒島。令緣公謝罪。或可以霽朝威。僥倖萬一也。義勇等不能決。義高先發佐賀。既而不忍棄去也。途馳使。强招義勇。與俱發。往江港。抵鹿兒島。七日。本縣權令大山綱良。發吏捕之。義勇義高及朝倉尚武。平田重藏。福地常彰。渡邊左中。島彦助。鍋島克一。石隈吉輔。成松陳平。高柳與平。石井堅次。牟田口孝敬等皆就縛。尋押送于佐賀縣廳。九日。龍驤艦達博多港。總督宮入福岡城。十四日。入佐賀。以其士族鍋島直高家爲牙營。於是內務卿利通解軍務。廿七日。總督宮移牙營於熊本。初新平之去戸浦。晝伏夜行。跋涉山野。經宇和島。以

捕新等　四月　新平義勇以下伏罪　賞精一　奏賊徒平定

前三日至於高知縣下。桂五鼎藏及橫山萬里。橫山彌助。中島又吉。山中一郎等先被捕縛。廿九日吏遂捕新平于甲浦。併押送之佐賀縣。四月。四日。朝廷罷親王嘉彰征討總督。更委以正典刑處後事。令內務卿利通取其決海陸諸軍。以次凱旋。假置裁判所於佐賀縣。時賊山田平藏。牛島太郎。生田源八等自首於鹿兒島縣。所在賊徒率皆就捕。十三日。設刑場於城中。權令高俊。權參事野村某莅之。令步兵一小隊。邏卒數人監護之。梟新平義勇二魁。朝倉尚武。香月桂五。副島義高。山中一郎。西義質。中島鼎藏。重松基吉。村山長榮。福地常彰。山田平藏。中川義純十一人。悉處之斬。其他兇徒。配之京攝兩府及滋賀廣嶋以下七縣。就懲役者百卅九人。除族者二百卅三人。禁錮者七人。凡脅從與事得宥其罪者一萬零六百五十餘人。西國悉平。以前山精一夙定方嚮。率其同志二百人。勳勞最大也。賜金帛賞之。於是親王嘉彰。內務卿利通。其他諸官相踵發諸港。還會神戸。廿四日達橫濱。即日詣闕。奏其成功。初二魁之唱亂也。僻鄉頑陋之徒。仍慕封建之舊制。欲託事逞其志者甚多。是以遠近觀望。及賊兵屢破官軍。胥率響應。熊本臺

戶籍表

臺灣征討

生番熟番

兵亦有私投之者。若令東京大阪臺兵進征。僅綫數日。其禍將及九州全國。今得速奏捷者。盖由電機報事。無出師淹滯之患云。是月。全國戶籍表成。置東京鎮臺騎兵營於八代洲町。先是布哇國公使參朝。告其王踐祚及王弟登儲位。朝廷廢我領事館在於伊國邊尼斯者。新置之佛國馬塞里港。及清國厦門。至是領牌記於居留清人。奉其規則。盖以清國政府未駐劄領事官於我各埠也。時王師將有事於臺灣島。臺灣清國海岸屬嶋中巨大者。在福建省泉州府厦門港之東南。隔海峽僅四十餘里。其幅員南北九十八里。東西不過三十餘里。山脈中分全島。為東西二部。西部已屬清。清人呼其民曰熟番。風氣稍開。土沃物豐。開埠於臺灣府淡水廳二所。以貿通有無。其東部則今猶不隷他邦。分其部落為十八社。社必有一酋長。若曰牡丹。曰孩獅猾。曰尓乃龍鑾。曰竹社。曰射不栗。其著稱者。土番獰猛。言語鴃舌。弗解文字。帶古制小銃。若半室短劍。又人必提一柄槍。其鋒纏繞頭髪。以表殺人之多少。常弋飛走。以代耕織。有漂民不幸抵此。土番嘯聚爭掠奪其行李。甚則至殺而啗其肉。熟番畏之。居常警戒。絶弗交通。清人呼為內山生

末次平藏

濱田弥兵其弟小左

鄭成功據臺灣
成功名森歸化人
芝龍娶肥前平戶人某女生成功事
詳前編

辛未為明治四年
琉人遇害

癸酉為六年

質臺事於清

番。明天啓初。其海盜海澄人顏振泉。據此島。而泉州人鄭芝龍亦黨之。勢震海上。及振泉死。芝龍降明。又為紅毛所據。我寬永中。長崎商末次其舶。過其海灣。為紅毛所刼掠。其歸。訴其鄉人濱田兄弟。往報之。奪紅毛舶一隻。及其酋質子而還。其後芝龍子成功。欲恢復明室。我萬治中。遣使到長崎。獻書及方物。乞援兵。幕府以書辭不遂。不允。既而明亡。成功遂據此以奉其正朔。傳子經及孫克塽。至清康熙二十一年。竟降之。臺灣始為覺羅氏有焉。歲辛未十一月。我琉球藩船遇颶海上。漂至臺灣。為其所刼殺者五十四人。藩王憤恚。具狀以聞。癸酉三月。小田縣民四名。亦漂到。遭害。朝議因謂臺灣豺狼不可不膺懲矣。特以其有生番熟番之異也。欲先質其經界於清。其月。會前外務卿副島種臣。為全權大使赴北京。與清修盟約。乃命種臣併議臺地之事。種臣因遣其副使柳原前光。別見彼大臣毛昶熙董恂等於總理衙門。詰問之。昶熙等答曰。番民之殺琉人。其事恂然。其害貴國人。我未聞之也。夫二島俱係我屬土。屬土之人相殺。其裁決固在我矣。况我恤吾琉人。自有措置存焉。何關貴國事。前光因大爭琉球之為我版圖。具證小田縣

命征臺諸將

民遇害狀。且曰。貴國已知救恤琉人。而其不懲艾臺民者何也。曰。蕃民暴殺琉人者。皆屬生蕃。故且措之化外。不敢窮治焉爾。前光曰。生蕃殘害人。貴國舍焉不治。我民莫一非天子之赤子。赤子遇殘害。恝然不問。安在為之父母。是所以我邦將自往問罪島人也。特為盟好。故使某等先告之貴國。反覆論詰者累日。昶熙等所答曖昧。多遁辭。遂不畢其議而還。於是朝廷征臺之議始決矣。是歳三月。以陸軍中將西鄕從道為都督。陸軍少將谷干城。海軍少將赤松則良為參軍。將兵赴臺灣。陸軍少佐福島九成為清廈門領

李仙得參謀議

事。遣以兼管蕃事。別延米人日内拉李仙得。參謀議。其友顛加塞及留第窩和生亦從焉。而特旨命參議兼大藏卿大隈重信綜理之。李仙得者。嘗為本國領事官在廈門。善諳臺地之事。後為我外務省所聘。曩者種臣之使清國。亦隨行。常專管外事云。四月十五日。從道以下率海陸軍。駕有功大有諸艦。發品川。抵長崎。權以舊薩邸為蕃地事務局。尋重信九成及加塞和生等亦至。先是。廟議欲就蕃地植兵民。因命從道募兵鹿兒島縣。從道遣阪本某。告其兄隆盛。以新奉都督之命。因託徵集之

米公使執中立規律

事。隆盛壯之。急募驍兵八百餘名。躬送至埔頭。訣別曰。自今子等一身。第委之都督。敵愾決死。以揚我武。衆皆激昂踴躍。誓欲繼豐臣氏征韓之役。以觀國光。時米國駐劄公使某。固執局外中立規律。建言曰。今大邦之問罪臺灣。雖未必在討之。而既率軍艦兵卒入清境內。則彼之以大邦為寇邊也必矣。而我船舶人民苟為大邦之所傭役。則彼之以米國為援大邦也。亦必矣。我之與清。亦為同盟。不獲有獨私大邦。請所傭役凡係我米國所有者。一切返之。英公使等亦言。清國必生異議。於是內閣將更有所審議。十九日。

内旨停師

急遣權少內史金井之恭于長崎。傳內旨於重信。止其軍行。且使重信歸京。重信驚異。即如李仙得。次舍呼從道。會之。告以內旨。從道不懌。時頓軍已久。我兵苦無事。而乃聞內旨停師也。皆大失望。有流言曰。熊本及大阪鎮臺兵。直東上。叩闕請出師之命。以振起內閣姑息。軍情大擾。是為二十四日。越一日。重信復就從道舍。說使後命。從道不肯。曰。某雖無似。既忝奉都督之命矣。議之不或渝。公亦知之矣。縱使內閣大臣西下親諭之。亦不能從之。公幸舍諸。其觀朝廷方今之政。朝令暮改。令人危疑不遑。甚乖治國之術矣。

九成等先發

五月

先鋒諸艦發寄港

利通還京

今也軍逗撓不進徒曠時日尚何竢後命之爲況所在兵團蓄鋭竢事駕馭誤機宜潰裂四出不可復拾收其禍不測豈止佐賀之比乎哉其爲國家所焦慮者蓋爲之而已即欲強留其乎其則奉還勅書躬自擣醜虜巢窟殲而後已矣萬一清國生異議乎朝廷目臣等以亡命流賊則於答之乎何有意色甚決重信曰内旨非必停師特以諸外國公使有言也欲深謀遠慮以善後圖耳懇諭百端從道竟不肯即夜下令剋日發征諸艦爭備薪水其翌領事九成及加塞和生奉都督命率兵二百餘人乘有功艦先發重信乃電報奏從道之不可留朝議憂之會内務卿大久保利通至自討佐賀即命赴長崎便宜處事利通乃以二十九日發京而從道期五月二日啓航先期一日大張讌參軍以下皆會酒三行李仙得謂衆曰西曆千六百年間和蘭人征臺灣食其菓實殪者無算此役請戒之於是日進孟春三國諸艦遂舳艫相銜發寄港皆如其期惟從道且留以待利通來尋利通至直與重信從道議決蕃地處分勿妄交兵以黷我武因解米客任六日利通以李仙得還京在崎僅二日也時領事九成既抵厦門告事其政府是日開帆

熟蕃降服

石門之役

牡丹酋長殺元

直向臺灣泊于社寮港尋先鋒兵艦悉達乃上布陣社寮之地無崇山峻嶺原野平曠可以耕桑而車城尤稱殷賑社寮酋長曰彌亞先衆降附於是熟蕃讋服不敢抗王師獨生蕃十八社頑固不屈適日進艦放小艜按海行拔測鉛生蕃伺之出叢岸上發小銃狙擊諸軍欲徑擣其巢窟而懼禍及無辜也乃移陣龜山絶内山之衝路十八日遣伍長北川某率輕兵斥候入山三里許溪壑深阻牡丹生蕃伏匿在茂草中猝起邀擊殪北川其兵死傷各一有一卒走而報之我軍大怒欲擊而殲之越二日再出見兵十餘人試之令彌亞爲鄕導生蕃二十餘人又起於榛莽中連射我兵我兵不動發銃於莽斃一虜餘皆禽奔欲追躡逼之彌亞警其佯走有伏也乃退於是諸將胥議決進討二十二日質明發薩州熊本等兵二百餘人自竹社風口石門三道進石門距龜山三里巉巖壁立稱爲天險生蕃疊石爲胷壁據險力拒彈丸霰集我兵不能進別道軍繞出其背據峻壁俯擊敵駭顧奔竄薩人乘機奮擊交以短兵追北殺獲三十餘人其所馘者十二級熟蕃爲鄕導者特取二級胥罵鞭之曰是久逞其虐者蓋牡丹酋長父子之元也我

從道入臺

兵死者僅二人。傷者若干。先是有一土番。日來我營
呈媚賣物。我兵知其爲間諜也。相目攝欲捕之。土番
覺先遁。我兵追之。矯捷如猴。遂失其所之。至此生擒。
斬以徇于軍門。初以米英公使有言也。所賃船舶解
約悉還之。於是運輸失便。不能悉載兵士。衆皆憤懣。
乃謀購收。則外舶攬倍其價。米艦一隻容兵五百者。
其直六萬弗。收之。命名社寮。英艦容兵千。載物千十
九噸。汽力兼四百馬者。其直十萬弗。亦收之。高砂艦
是也。從道遂以十六日。駕高砂艦發崎港。截浪而南。
社寮艦亦繼發。是日從道始達車城瑯璚灣。直臨軍

議院憲法

以龜山爲牙營。軍大振。清人乃遣士官數人來請曰。
願得見西都督從道。以公事叢沓辭之。期明日相見。
廿三日。支那行人來蹊約。詰我兵航海所由。都督告
以漂民遭害之事。使者領旨去。既而生番震懾。其酋
長往往有送款者。請屬前軍。勦牡丹餘衆。從道盛陳
兵衛延見之。各授國旗一旒。饗遣之。號令明白。恩威
並行。土番悅服。悔其不蚤請降。是月。朝廷頒布議院
憲法及其規則。勅諭期本年九月。徵地方官於東京。
蓋基踐祚初所誓聖旨。漸次擴充。召集全國人民代
議人。洞開言路。暢達下情。取衆議定國律。令海內匹

民事控訴畧則

夫皆知有負荷國家重任之義務也。又布告民事控
訴畧則。蓋刑典外凡爲權利之所妨害。控訴受屈者。
皆得仰上等裁判。蓋亦令一民無冤枉之憂也。大阪

正董建言

府下士族北田正董。呈一書於左院。議客歲所頒新
聞發行條例中。類抑制人民自主自由之權理者數
條。以爲乖戾維新誓旨。請悉改之。以伸萬民抑欝之
情。雖朝廷不輙刪改之。爾來新聞紙上直言抗議。大
得權理者原此議云。

華族會議

華族伊達宗城以下二十餘名。
連署請開華族會議。後朝廷允之。置會館於府下永
田街。世人擬之議院中上院。

大阪神戶鐵道成

大阪神戶間鐵道竣工。

六月

復討牡丹

遠之御前崎轉旋燈臺亦成。六月一日。我軍大擧三
道並進。復討牡丹部落。向四重溪。是地距牙營僅里
許。塗有一河。諸水奔注。加以霖潦。勢如激箭。諸軍提
挈。亂流而渡。兵或漂溺。既而各深入山谷。澗水横流。
泥淖沒踝。土番伐木塞路。我兵捫葛藤。攀巖角蝸付
魚貫而行。屢爲土番所狙。尚能鼓勇奮進。所在獮擊。
放火燒其屋舍。番人徒跣渉險而逃。其捷如飛。我兵
不能追獲。獨虜一女。年可十二三歲。黎面深目。言語
侏離。不能知爲何人子。因加撫恤。尋致之東京。教以
文字女紅及事平。又賜路資遣歸。少女涕泣感謝而

為屯田持久之計

去。三日。全軍悉會于牡丹社。都督從道等以謂各地土番弃村里。潛匿山谷。有時出沒。狙我兵。我兵急而擊之。彼已鳥遁獸逸。失其所在。功弗償其勞。今杜彼巢窟。絕彼饟道。彼計盡術窮。將悔非悟過。以乞悲哀之不遑焉。以威讋之。不如以術制之也。衆皆然之。乃寘戍于雙溪石門風港諸道。收軍還龜山。遂為持久計。大峙糧仗。就其本營。造都督府。設病院。脩橋道。將為屯田。日辟荒蕪。牡丹生番於是窘窮。遂託他酋謝罪焉。而南方生番。曰奎刺卒塔。曰吏阿爾楚。曰葛徠。曰快仔等酋長。前後納欵者。或張所賜國旗。候迎我將吏。或携其兒子來降轅門。率循我約束。而熟番晝作夜行。無復刼掠之警。至有湖內山諸溪漁釣者。蕃民皆謳歌我事。聞清。清人猜懼。以為我將畧有全嶋。據以圖己也。

前光赴北京

初王師發長崎也。朝廷復遣駐劄全權公使柳原前光於北京。路經上海。會清使沉葆貞將如臺灣。使其副使某過見前光。因執前議。諭以朝廷征臺之旨。因告三事。一曰。蕃人殘害我民者。正罪處法。二曰。生蕃猖狂。或抗我者。以軍法從事。三曰。爾後矯凶暴剽掠之俗。勿使之復作航客之害。衆頑革面。能循人理而後止焉。足下到彼土。亦幸為我經畫。以

兩國有搆兵之勢

全二國交誼。葆貞依違答之。既而前光入北京。日議臺事。牴牾弗決。報狀我。於是二國勢將搆兵。我則俄徵兵海內。新買外國船舶若干隻。更欲購甲鐵大艦於英國。彼則遽雇英人。築礮臺於彭湖羣島。又設海底線於臺灣廈門之間。又捐五十萬金。收新法洋槍三萬桿於普國。而歐米海客在兩土者。論彼我曲直强弱。日付之新聞紙。乘機煽動。以射奇利。其間是以兩國諸港。船艦兵仗之價頓三倍。而清國物論。日益洶々。或曰。政府欲以救燃眉之急。則不得不償軍費于日本。或曰。日本多輸送農具於蕃地。欲施屯田之策。其志固非淺小也。不攘而除之。必貽異日之大害。

清有訛言

有訛言焉。日本發大軍。侵襲廈門。都鄙騷擾。皆荷擔而立。先是領事九成亦贈書于福建官吏曰。去年副島大使以下。既報告貴國政府。今將起師。聊問罪于貴國化外之蕃地。然至貴國聲教所暨。則秋毫不犯。冀以疆場密邇。毋致騷擾。官吏復書曰。臺灣全島。我所管領。土蕃犯國禁。敢行刼掠。又何借日本政府之兵力。以問其罪之為哉。且貴國人民四名之遇禍者。我臺灣府吏實救庇之。送致之貴疆。至琉球人之死。亦我處分已定矣。請速收兵退我地。莫以啓二國之

祿貞等來見從道

釁。書辭頗慢。從道見之不懌。二十一日。清使者沉葆貞等聯駕軍艦二隻而至。說從道曰。貴國出問罪之師。宜當速馳一价。見報知其事由也。弊邦以賦從三軍後。誅暴弭亂。弗復費力也。今吾提兵莅疆。貴國既已奏膚功。令僕弗逆事。僕何面目復視人乎。言未訖。從道答之曰。其所謂出問罪之師者。客歲以來。我使臣屢報之貴國總理衙門。此貴國所稔知。今足下當路。豈有不知之理耶。清使語殆塞焉。從道曰。某等問罪土蕃。要在除土蕃兇暴。令將來航海者保其幸福焉爾。是所以出師誓留以至今日。卿輩抑以某等為

詭兵黷功者耶。清使曰。都督誓留。果圖慶幸於將來。不知有何良策。如聞遺番未平。尚潛匿山谷。僕亦欲出偏師為聲援。從道辭曰。問罪我事。則其所獨擅。況討區區土蕃。何仰大國之援。如將來策略。則有未易明者存焉。論辨累日。清使更請嚴法度。明約束。不令土蕃復為後患。納任子以表其信。從道弗聽。曰。貴國於是役。反覆表裏。不可信者居多。嚮者遣我大使。謀議番地事務也。貴國政府答以化外之番民。而今又以全島為所轄。其不可信者一也。我政府欲起問罪師。首報之貴國。而貴國讓以報告後期。其不可信者

撈海底物

二也。抑我漂民為土番所虐殺。業已經二年矣。貴國恬如不知者。而今以討伐為己任。其不可信者三也。夫已有三不可信者。饒令貴國固設約束。以禁土番暴行。我知其決不可保也。清使愧赧冷汗洽背。然而所論爭。尚數條。至二十七日而去。臨去留書。仍請返旆。從道笑卻之。是月。魯國代理公使某參朝。獻其王真影及瑪瑙花瓶。我船嘗搭載貨物。赴澳國展覽會者。至是會畢還。至豆洋。遇颶覆沒。官因命肥後天草會社。拔海撈其物貨。蓋去年天草人發明撈物海底之術。新開會社。故遙召命之。先是。稻田氏發淡路航

七月 北地植民

於函館。過紀海。亦會風濤大起。悉沒其什器。詔社撈之。社長即發水夫八人。搜索海底。悉獲之。其中有純金刀鐔。係豐太閤所賜稻田氏祖某者。稻田氏因特取之。其餘物品。悉頒與會社。以酬其勞云。以明年米國費拉特費亞府博覽會也。令海內許輸送什物。七月。初明治紀元。函館權判事岡本某。徙內地民二百人於樺太。其二年。外務大丞丸山某。與岡本等議。又徙東京民三百人。期三年給扶助。而荏苒已閱數年。其民未能立生計。開拓使憂之。至是轉移其民三百餘人於函館小樽等繁殖之地。以便其營業。時以各

延會議期

遣醫員

國條約改定之期也。諸外國公使等。請允其人民縱遊行內地。朝廷有所顧慮。不輙聽之。有故延地方官會議之期。散遣縣令以下既會京者。或曰。以臺灣事務方劇也。防議員撗議。時蕃地炎暑如燬。我兵為是病且斃者甚多。上聞之大憂憫。特遣侍醫伊藤盛貞及外國醫員某等。往療之。又下御庫製冰器械造凍賜衆。衆皆感戴。一嘴醫渴。不知夏日可畏也。先是赤松則良往上海。以察清情。至是報云。王凱泰將兵二萬向臺地。我兵苦久無事。喜曰。兩國戰鬪在近矣。然而以陣中多疾疫也。諸將大憂之。適朝廷發遣生兵

利通等赴清

八月
福勳見利通

罷歸病者。我軍益得勢。既而朝議更有所決定。遂以參議大久保利通為辨理大臣。赴於清國。和戰之權一委之焉。陸軍大佐福原和勝。三等議官高崎正風。租稅助吉原重俊。權少內史金井之恭。鐵道權頭太田資政。內務省七等出仕池田寛治。司法省七等出仕名村泰藏。開拓使七等出仕小牧昌業。陸軍中尉關定暉。坂本常光等從之。別以佛人玻薩拿參機密。皆以八月六日發東京。十九日達上海。同知陳福勳來見利通曰。久聞英名。今得接謦欬。幸甚。知使槎為臺事至矣。冀與我政府議。務計二國輯和。不破其盟

運轉砲

尼格賴之徒播宗教

好也。利通曰。曩者敝邦佐賀縣之亂。聞殘賊逃貴地。因遣吏員索捕之。大煩貴道臺同知。深荷厚意。福勳曰。前年白露船勾引貴奴。貴國脫我民三百餘名之窮厄。恩惠何極。欵晤移時而去。是月。大阪以西諸縣暴風雨海溢。船舶多覆沒。埔頭家屋為之顚倒。司法省下令各所裁判所。停驗治罪。因漫用拷掠。蓋以津田真道嘗引歐米諸國刑典。有所建議也。先是米國大統領獻運轉砲。至是天皇臨御濱苑離宮。覽其射的。米國陸軍將某。請抵大坂熊本兩鎮臺。撿本邦築城舊制。朝廷聽之。初處士影田某。富田某等。受耶蘇

羅馬招魂祭

祆教及鳥銃起原

波羅士將宗教於其教師東京駿河臺居留魯人尼格賴之門。是歲春。設教塲於名古屋近藤某舊邸。至是其生徒已迨千二百餘人。尋法華宗僧弟子梁川潮旭。其他緇徒入學者三十名。將所在置庠舍。派出成業者。以播宗教焉。又伊多利國羅馬法王。行我邦人招魂祭其本國。昔者我天文十一年。西曆千五百四十二年。距今三百三十二年前。波爾杜瓦爾人來多褹島。乞互市。其船長二人。一曰牟良秋舍。一曰喜利志多孟太。我國稱天主教曰幾利支丹。即喜利志太也。天教之入我國。以是為濫觴焉。又始傳鳥銃。尋

九月

伊太利亜教僧亦至。大友義鎮首崇奉天教。自是其法浸盛。及織田氏時。松永久秀。高山友祥等亦奉之。天正二年南蠻入貢。稱宇留嘉侔伴天連。信長召至安土。問其所以來。對曰。欲弘天教。信長館之立正寺。召群臣議之。刑部正則曰。戎狄異類。不知人倫之道。異日必為害。不如逐之。信長曰。昔百濟貢佛像。尊崇至今。由是觀之。彼徒所奉。必有可取。乃建南蠻寺於京師。授以土田。其徒百方誑誘。歸之者愈衆。信長稍悟其姦。欲逐其徒。會遇弑不果。時西洋人託商賈來。播其宗教者。陸續不絕。至文祿四年。豐臣氏怒其惑民。乃收伴天連六人及其徒二十餘人。檻送長崎。磔之。令海內禁天教。然而所在蔓延浸滛。其教者不能輒改之。遂就刑者甚衆。至德川氏時。教禁益嚴。至寛永中島原之變。勦誅殆殲。初教僧之前後在我者。竊錄我就刑者姓名。收其遺骨。遺之羅馬王城。法王乃建靈魂堂。埋葬遺骨。香花至今不絕。至是今法王某。又新下令。歲必一祀。且追贈教僧始航本邦者。以尊位謚號。又創立日本語學校。延我吉田某為師。就學者現有百三十名。而多屬教僧。蓋欲以時大宣布其教於本邦也。九月。捕高知縣士族千屋孝卿。宮崎岬。

神狂

秀親斬晋人

康哉歸朝

甲寅為元年

新潟縣士族戶田九思郎。除族處斬。初孝卿之與岬。憤祆教日熾。併恚教院混淆神佛。自謂欲興神道掃妖教。莫如先焚燬梵刹。客歲除夕。放火府下增上寺大教院燬之。九思亦與二人同志。乃唱議曰。佛之蠱惑人心者。不遑屈指。而淺草寺觀音為其最。今束其伽欄付之焦土。則以足輝神威矣。是歲一月八日。相謀放火觀音堂。未發而事覺。竟見逮捕。時人呼此輩為神狂。秋田縣士族田崎秀親亦有罪處斬。秀親平素耽國學。自謂國學之衰廢。原外國之和親。欲殺洋人以洩怒氣。先是辭鄉里。寓箱館。適邂逅晉國代領事某於其地方。急揮刀逼之。其驚駭閃躲。將踰路傍垣牆而遁。秀親一躍斫其背。某終殪。秀親乃自首其縣廳。事在八月。至是處刑。故掛川藩士橘康哉歸自魯國。康哉在江戶。天保中與人鬭爭。獲罪幕府。亡投于伊豆山寺為僧。捕吏物色索之不獲。康哉後折節讀書。畧通字義。安政甲寅。魯國兵艦來泊下田。為海嘯所破。乃上陸修之。適其船將就土人求稍解文字者。土人答以康哉。康哉有辯才。船將一見大悅之。後益親昵。康哉竊語以其情。請與如魯國。船將諾之。遂挈歸本國。與姓字曰大和斯計。斯計蓋譯助也。會其

利通等至天津

國人古士希必。撰述日本辭書命斯計挍之旣而物星變遷。遥聞大政維新之盛桑梓之念不能自禁迨我全權公使榎本武揚駐劄魯國乃就之求還鄉里。公使具狀付書送之。至是得歸云。利通等一行使臣。以是月一日達天津所乘龍驤孟春二艦。掩港而進。清人固慮我入侵也。驟戒嚴。來大估砲臺。旣而知其為使者。乃放祝砲以慶我焉。砲臺頗堅峻。亦係屢我所新脩。其翌李仙得亦至天津。初李仙得之罷役也。更任我特例辨務使赴厦門。米人捕之。蓋以福建官吏嘗就厦門駐劄米國領事官有所告。領事因以為

背本國中立之令也。李仙得不服曰。日米互得用其人者。固有條約。況日本聘我在臺事未起之前。今而擅禁其使用我則使我米國失信日本焉耳。而可耶。領事謝而釋之。李仙得遂得肆力我國事。至是來會。

利通等詣衙門大論台事

利通等乃相與艤船而發。經內河過通州以十日遂抵北京。假寓普人客館。與前光相會議。十四日。俱詣總理衙門。與彼親王及樞要諸臣。首討論蕃地所隸之經界不決。利通乃付問目二條。約急答之。答至書意多屬無稽。十九日。利通前光再如詰之。彼則嘖嘖然責我背盟。又覆應酬。至

十月

十月未獲要領。其五日更如論責意旨牴牾。相持半日。及夜而還。利通因謂徒議曠日毋為也。不如一回艦奏事以圖再舉乃貽書云。貴官所言。輒引條約罪我。是陽唱和而陰疎斥我也。我已治裝。開帆在近。因期十五日。必要貴朝回答改舊套。衙門諸吏大驚。則復書云我皇帝適遊南苑。恭親王扈出不在。不得回答如其期。請更緩五日。時利通等求清輸償金十八日。董恂沉桂芬成林夏家鎬等。詣利通舍館。有所議。且曰如償金之約吾輩不得專斷。謀諸恭親王及文祥經上奏然後答之。二十日。利通前光復詣衙門論議達夜。彼意蓋謂顯輸償

金大失其國體。故且以皇帝賑恤漂民遇害者之後為名竢我撤臺灣之兵致之。庶幾可也。越一日。利通等復詰辯說互迫。枘鑿背馳事竟不諧。利通怒謝曰。吾不能復與卿等商議。若夫蕃地處分。我當從吾意作色而去。衆皆憤恚。欲干戈從事。急戒歸期。期在二十六日。當是時清國和議殆將破。電報連達。我敵愾之氣溢于海內。故鹿兒島藩士。首願不假公費以身從彼者。凡一萬八千人。

爭請從役獻金

於是各道縣下如高知廣嶋。彥根。郡山。古河。川越。高崎。宇都宮。金澤。庄內等舊藩士。聞風爭欲勤王事者。不知幾萬。平民僧侶亦有願

佛人請献傭金

從之者而朝廷益嚴戒備其用度亦不貲也天皇為損供御以儉躬先桂宮靜寛院宮兩内親王亦納湯沐資各若干金諸官省皆省其費而開拓使廳資用所減殆十萬金其長官黑田清隆上書請分所賜月俸并納之其他華族之與富民相競願獻金助賦佛人沒拉涅者奉仕神奈川縣覩我敵愾之風亦感奮乃請奉還每月傭金之半以補軍資之萬一獨清商之居留我諸港者覺頗相語曰日本與我果開釁端必捕捉吾儕以沒入其財貨人人自危將逃去朝廷因告喩之曰我國不得已至與清有事汝衆商何咎

威妥調停

自非其為間諜蠹害我者何敢妄捕捉沒入之為汝等其宜各營其業安堵如故清商聞之相慶利通等之治行清國物議沸騰事變且不測會英人威妥以其公使駐在都下衙門諸吏乃託以居間調停之於是威妥詳悉彼我意來往周旋慰解甚勉李仙得亦合議大竭其力時歸期已迫將以明日辭都利通命御裝為留者數日乃以三十一日為訂盟期利通前光等皆抵衙門彼親王大臣以下十有餘人悉會焉

定盟約條款

定盟約條款其辭曰為會議條款立辦法文據事照得各國自該法行保全如在何國有事應由何國自

行查辦茲以臺灣生蕃曾將日本國政府屬民等妄為加害日本國本意為該蕃是問遂遣兵往彼向該生蕃等詰責今與清國議明退兵并善後辦法開列三條于後一曰日本國此次所辦原為保民義舉起見清國不指以為不是二曰前次所有遭害難民之家清國定可給撫恤銀兩日本所有在該處修道建房等件清國願留自用先行議定籌補銀兩別有議辦之據三曰所有此事兩國一切往來公文彼此撤回而註銷永為罷論至該處生蕃清國自宜設法妥為約束以永期保航客不令受兇害又有憑單一道曰為會議憑單事臺蕃之事現在業經英國威大臣與兩國同議明並本日互立辦法文據日本從前被害難民之家清國先給撫恤銀十萬兩又日本退兵也在臺地所有修道建房等件清國願留自用給費銀四十萬兩亦經議於日本國明治七年十二月廿日清國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十二日日本國全行退兵清國准全數附給均不得愆期日本國兵未經全數退盡之時清國銀兩亦不全數附給立此為據彼此各執一紙存照於是我辦理大臣利通駐劄公使前光以下彼欽命總理各國事務理藩院和碩恭

十一月

與李鴻章會晤

親王軍機大臣大學士管理工部事務文祥。軍機大臣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寶均。吏部尚書毛昶熙。戶部尚書董恂。工部尚書崇綸。軍機大臣兵部尚書沈桂芬。右侍郎成林。頭品頂戴兵部左侍郎崇厚。三品頂戴通政司副使夏家鎬等。連署鈐印。文祥揚言曰。兩國既盟之後。或相侵掠。而不照此條款者。有如皦日。至是數月論難。一旦氷釋。二國之交復全矣。其夜利通等直訪威達。以謝講和之勞。且與敍別。十一月一日。利通悉率其僚屬。遂發北京。清遣夏家鎬送別。威達亦至焉。三日。還抵天津。初前光之赴北京路經天津。直督李鴻章。以才學聞。邀前光議臺事。前光慮其議論牴牾。別生枝蔓。遷延曠日也。以他事答之。不復及時事。鴻章望羊束手而別。及事平鈐印。衙門談偶及李鴻章。文祥謂利通曰。鴻章在我京咽喉之地。各國使臣入京。必先見彼。貴大臣來時。公事方急。顧當不遑枉駕。願歸途必一訪鴻章。至是利通令太田資政通意於道臺孫士達。鴻章欣然邀之。賀臺事平約爾後兩國緩急相援。與歐米諸國相對峙。傾懷欵晤。尋士達誘鴻章來送。利通置酒饗之。鴻章曰。近日我選領事官。以駐紮貴國也。與罄歡而別。七日。至

利通等復命

上海。遣大佐福原和勝先歸。奏與清成之狀於朝廷。十六日。抵臺灣。與從道相見。建一碑島中。以勒征臺顛末。并刻陣亡兵士之名。二十六日。歸達橫濱。翌日入京復命。天皇御正院。賜謁。詔深賞其功勞。李仙得及加塞等先利通歸朝。天皇延見慰勞之。而英國公使亦參朝。得蒙優詔。蓋以威達與李仙得等調停竭力也。先是定皇族大禮佩劍制。賜永世祿於舊神官列華族者。允北海道置屯田憲兵。又許發賣從五位內田正學。中口秀平所製西洋式權衡。是月。合祀佐賀縣下騷擾之際死事者縣官以下十六名於招魂社。改定陸軍武官表。十二月。更定陸軍步騎砲聯隊軍旗步兵大隊及其嚮導旗。命式部寮伶官數員傳習歐州樂於海軍省。始點瓦斯燈東京市街。金杉至京橋府下。將以漸遍設之。先是米佛星學博士某等。來請在我長崎實測金星。朝廷聽之。為設司天臺。令我學徒隨行。尋文部省所聘教官米人某亦奏其說。裝置觀天器械於宮內省中。以供天覽。至是月九日太陽中果認一小黑點。以金星躔次在其面也。蓋星官定太陽躔度。金星經過之際。最便其術。故外邦人豫算定。不拘何國何地方。捐資驗之云。初和勝之先

十二月

傳習歐州樂
東京點瓦斯燈

試驗金星

班臺灣師

歸奏事朝廷即命侍従長東久世通禧赴臺灣班師至是月二十七日從道振旅歸自臺灣奏功闕下上亦親見之以慰其勞焉初利通之要償金於清國不下三百萬圓而彼大諱其名低回不肯至事將破威達等居間和解利通遂大減銀額且為上奏請除彼償金之名以撫恤籌補銀而宣言海內朝廷特旨許之識者於是知利通為國家有所深慮而益仰朝廷寛仁有容不黷武於海外以能敦鄰交云

續近世日本外史卷二終

明治九年十月十七日版權免許
同　十年一月廿八日出版

編輯者　滋賀縣士族　關機

出版人　東京府平民　稻田佐兵衛　第二大區壹小區内幸町壹丁目三番地

發兌人　牧野吉兵衛　第壹大區六小區通貳町目拾九番地
牧野善兵衛

賣弘
書林

須原屋茂兵衛
出雲寺萬次郎
鴈金屋清吉
須原屋伊八
和泉屋金右衛門
和泉屋市兵衛
椀屋喜兵衛
丸屋善七
紀伊國屋源兵衛
近江屋半七

岡田僑 撰

日本外史補

嘉永三年（一八五〇）刻本

據嘉永三年（一八五〇）

刻本影印

日本外史補

岡田氏藏板

日本外史補自序

文政戊子秋僑從先師山陽頼先生於京師讀其所著外史上起源平二氏下訖今代凡六百餘年其治亂興廢之勢與忠邪得失之跡瞭然如視之掌上特恨元龜天正間豪雄之割據四國鎭西及奥羽諸方隅者其事蹟未完備也後歸家毎讀野乘稗史苟有可以補益外史輙録之以備遺忘辛卯春僑復之京師謁先師先師方著日本政記校讎之次話偶及此先師曰余欲補之而未暇焉今託之汝汝其代而輯之僑感奮乃不自揣略編次篋中舊草欲攜往就正而先師以其明年夏罹疾竟不起矣爾來追念其言恐因循不果終負師命於是竊倣外史躰裁記十四將家事拮据編纂殆二十年至今茲五月始脱稿矣蓋此書專補外史所遺漏故雖爲諸將立家傳而事載外史者略之特明其系譜始末亦先師之意也僑才乏學陋不敢當先師所囑然世之讀外史者取以參考庶幾有裨補於萬一焉若夫見聞淺狹事蹟疎謬則謹

竢博雅君子正之

嘉永三年庚戌秋八月　淡路　岡田僑撰

日本外史補凡例

一中古至足利氏初史籍不乏加之常藩之史博證廣引足以取正矣及近代記載紛然年月有先後事蹟有異同今採其最明確者每段分注所採書其或異說難裁者不敢臆斷直載其說略加辨析以俟博古者定焉

一引書再見者節略其名其不可略者及易混者則否

一此編專係足利氏末而足利氏以前則置而不

記非遺之也當源平二氏時天下統一無敢抗命立國者外史既盡之矣及足利氏末天下瓜分群雄割據人人欲自立而謀略攻戰之跡有足記者外史專記其最大者而細者不及盡取此余所以止於足利氏

一此編壹傚外史躰裁一記中或挿入數家事蹟錯綜敘之要識當時成敗分合之勢耳外史記新田氏而附載護良親王記足利氏而合敘鎌倉余之記嶋津大友二氏而附載伊東立花諸家亦此意

一十四將家之外猶有如前田氏等而遺之者以事詳于外史也

一將家及雄長變名者例皆書後名如書足利義材曰義植書伊東祐清曰義祐是也

一外史織田豐臣諸記往往稱　東照公以德川公余恐其稱謂易混故今盡書其謚號

一當戰國時武人往往以官名爲通稱皆書曰稱某以示非　朝廷所命

一編中有書通稱者以名闕也名與通稱共闕者書其號

一諸家通稱及地名難認知者都邑古今異名者皆書之行首以便披閱

一將家之歿因其官位書薨書卒者據喪葬令也外史除足利織田豐臣德川諸記外皆書曰卒蓋據左傳及史記也

日本外史補目次

日本外史補引用書目

神皇正統記　南方紀傳
櫻雲記　保暦間記
細細要記　元弘日記
元弘日記裏書　關城書
園大暦　椿葉記
北畠系圖　北畠物語
勢陽雜記　勢州兵亂記
一本兵亂記　伊勢卷

結城文書　相馬家傳
諸家傳　大河內記
多藝記　歷名土代
伊勢國司分限帳　舟木系圖
野呂系圖　內宮子良館舊記
內宮延德記　北畠陣沒法名帳
一社奉幣記　關岡家始末
澤家文書　羽林咏草
兩宮兵亂記　太平記

異本太平記　應仁外記
應永記　重編應仁記
歷代記　建內記
室町日記　足利官位記
菅原和長記　尊卑分脈
公卿補任　足利季世記
二川分流記　王代一覽
寬永系譜　藩翰譜
武德大成記　武德編年集成

武德安民記　京都將軍譜
信長記　總見記
織田信長譜　信長記拾遺
太閤記　豐臣秀吉譜
大內義隆記　大內系圖
大內記　吉田物語
安西軍策　尼子系圖
陶系譜　野上系譜
中國治亂記　今川系圖

今川記　三好系圖
阿州將裔記　三好別記
三好記　三好成立記
十河物語　讀史餘論
南海治亂記　平嶋系圖
土佐軍記　土佐物語
南路志　長曾我部元親記
土佐國蠹簡集　嶋津世祿記
嶋津記　嶋津家譜

薩州舊傳記　薩摩兵亂記
九州記　九州治亂記
九州軍記　日向記
大友記　大友系圖
大友興廢記　豐後國史
豐前覺書　立齋舊聞記
立花家譜　淺川聞書
國恩錄　鷹野家譜
近代實錄　高橋記

淺井三代記　淺井物語
鎌倉物語　結城物語
赤松記　朝倉始末記
朝倉義景記　加越鬭爭記
船田軍記　明智軍記
伽這兒　一向宗大系圖
浦上浮田兩家記　備前軍記
伊達成實記　伊達便覽志
伊達三代略　命期集

仙臺武鑑　會津四家合考
葦名家記　冢上記
義光功績錄　里見記
里見代代記　里見九代記
房總治亂記　房總軍記
相州兵亂記　關東古戰錄
蒲生軍記　蒲生家記
蒲生感滅記　蒲生氏鄉記
氏鄉武功錄　關原記

日本外史補卷之一

北畠氏

建武之亂，以廟堂垂紳之臣居帷幄節制之任，與楠氏新田氏方駕並馳者，唯北畠氏爲然。外史於楠氏記中附載北畠氏，而至顯能子孫以伊勢國司勤王事則闕如，不無遺憾也。夫正平以降，南朝日衰，兵寡力微，僅保彈丸之地，而足利氏舉數十倍之兵犯吉野，竟不得逞其志者，以北畠氏爲行宮應援也。當是時，北畠氏國富兵強，屢抗禦大敵，屹爲藩屏，南朝賴守神器者五十餘年，其所關係豈少小哉。故余最詳國司之事，使覽者知其功不出楠新田二氏之下云。

（中院入道雅定　土御門大納言通方　萬里小路雅家）

北畠氏，姓源，其先出於　村上天皇子具平親王。親王子師房，寬仁中賜姓源。師房孫曰雅實，稱久我氏。雅實子曰雅定，稱中院氏。雅定曾孫通方。通方第三子曰雅家，始稱北畠氏。雅家生師親，師親生師重，師重子曰親房，世爲公卿（北畠系圖）。永仁元年，親房敍從四位下，後歷左少辨、參議、右近衞中

將、補檢非違使別當，拜權大納言，兼淳和奬學兩院別當、陸奧出羽按察使，敍正二位，爲世良親王傅。元德二年，世良親王薨，親房不堪悲悼，剃髮辭官。親房歷事五朝，有時望，及其退居，朝野惜之。親房長子顯家，年甫十四，元弘元年任參議，兼左近衞中將。二年，　後醍醐天皇討北條高時，親房再出，准大臣，敍從一位。三年，顯家任彈正大弼。時高時既伏誅，帝以東陲未定，拜顯家爲陸奧守，奉義良親王出鎭陸奧出羽，命親房輔之。顯家固辭，不許。親書旗銘，并戎器衣馬賜之。親房父子至任，踰月二國盡服。親房乃歸京師。建武元年，顯家以功敍從二位（大日本史）。二年，親房以三子顯信、顯能、顯雄如伊勢，尋歸京師（南方紀傳。櫻雲記。按伊勢國司紀畧曰：諸家系圖纂云，顯能，中院中將源貞平子也，親房子養之。大日本史據之。然寬永系譜及諸本系圖，皆以顯能爲親房第三子，與尊卑分脉同。系圖纂之說未知所據，恐非是）。時　帝使足利尊氏討北條時行，或告其懷異志。　帝始疑尊氏，將討之。親房與藤原公明諫曰：「尊氏罪狀未著，而遽加顯誅，恐人心搖，請姑察其動息。」帝嘉納之。欲

遣使喩旨使未逮往而尊氏反據鎌倉十一月
帝使新田義貞率諸軍奉尊良親王以討尊氏（太平記）詔顯家兼鎮守府將軍（神皇正統記公卿補任按太平記顯家爲鎮守府將軍係延元元年誤）發兵與義貞俱攻鎌倉顯家集兵管內少應者乃率見兵奉義良親王轉戰而進（關城書太平記按大日本史顯家傳引二書曰延元元年詔顯家奉義良親王與新田義貞俱攻足利尊氏於鎌倉今閱太平記建武二年十一月義貞東伐時詔顯家發兵討尊氏非延元元年也）逮抵鎌倉義貞等軍既敗退尊氏追而西上時西北官軍新田義興千葉貞胤等來屬凡五萬餘人顯

家率諸軍以尾尊氏晝夜兼行明年正月至近江（太平記）尊氏既陷京師親房從　駕赴叡山（異本太平記）顯家使大館幸氏攻取觀音寺城斬首五百級直泛湖至坂本與義貞攻細川定禪於園城寺走之遂與諸將分道攻京師顯家以兵三萬自粟田口縱火而進與尊氏戰于四條勝敗未決義貞以三萬人橫擊破之（太平記）斬尊氏叔父上杉憲房父子（櫻雲記）二月尊氏棄京師走攝津我軍追戰豐嶋顯家挺身而進諸軍繼之尊氏大敗走筑紫　車駕還京師顯家與義貞等凱

旋兼右衛門督撿非違使別當　帝以四方賊黨猶繁拜顯家權中納言奉義良親王復如陸奥顯家上書請爲鎮守府大將軍詔許之（大日本史）五月顯家攻那須城遂拔小高城斬相馬光胤兄弟（南方紀傳櫻雲記）是月足利尊氏率鎮西兵東上犯京師新田義貞楠正成等拒之于兵庫大敗正成死之京師震駭親房復從　駕赴叡山（大日本史）冬　帝納尊氏降還京師尊氏幽　帝於花山院親房與顯能走伊勢顯信在伊勢俱起兵擊國中叛徒盡平之（參取異本）

（太平記細細要記伊勢卷）顯信密奏請圖恢復　帝因潛幸吉野（保曆間記）親房聞之乃赴行在延元二年陸奥將士聞京師再陷　帝被幽多叛應足利氏顯家與戰不利奉義良親王保靈山城（大日本史）既而使者至自吉野詔顯家舉兵顯家大喜附使者奏曰臣當速夷本州之亂赴行宮七月顯家遣東彌九郎楠左近藏人伐佐竹義篤吉原源藏人（南方紀傳櫻雲記）馳檄遠近徵兵結城宗廣首應之伊達信夫南部諸郡兵來集六千餘人先是顯信來在陸奥顯家

（靈山城在伊達郡）

（上野介宗廣剃髮號道忠）

民部大輔憲顯
播磨守直常
兵衞入道禪可

以爲副將自統諸軍奉義良親王而西至白河關兵來屬者十餘萬顯家欲先攻鎌倉十二月入下野足利尊氏子義詮在鎌倉遣兵拒之利根川顯家擊大破之（太平記）進至武藏戰薊山安保原克之遂入鎌倉戰小壺及松本前濱腰越皆破之義詮力盡出走（南方紀傳、櫻雲記）三年正月顯家發鎌倉西上至尾張大宮司源雄堀口貞光等來屬我軍大振既而上杉憲顯桃井直常芳賀禪可等收敗兵躡我軍後（南方紀傳）今川範國吉良滿義土岐賴遠等並

起應之（櫻雲記）顯家至垂井還擊直常賴遠等於青野原破之二月足利尊氏使其將高師泰率兵來拒之于黑地川顯家聞之轉道伊勢赴吉野（南方紀傳）師泰尾至雲津川顯家返擊卻之遂抵南都將攻京師尊氏大懼使桃井直常等來拒顯家邀擊之于般若坂我軍遠來兵疲戰不利顯家走河内使顯信據男山而自軍天王寺義良親王歸吉野五月敵將高師直圍男山自簡精兵來攻天王寺顯家與戰克之既而再戰大敗以二十餘騎潰圍走過安

部野中流矢薨年二十一從騎皆歿之師直合兵復攻男山顯信拒戰七月師直乘夜火石清水祠城中驚擾賊兵乘之競登顯信棄城走河内敗聞至吉野舉朝震懼（太平記）帝悼惜顯家贈從一位（關城書）右大臣（系圖）子顯成事吉野爲撿非違使別當從二位權大納言閏七月顯能敘從四位下爲伊勢國司治于多藝（南方紀傳、櫻雲記。按伊勢卷、顯能爲伊勢國司、係建武二年）是時新田義貞亦戰歿于越前足羽官軍不振結城宗廣奏請重遣親王鎭陸奥詔以顯信敘從三位任中將兼陸奥介

鎭守將軍宗廣副之奉義良親王往鎭焉親房復爲之輔東國官軍盡從節度九月自伊勢航海遇颶風親房與親王及顯信宗廣等相失漂抵常陸依小田治久于小田城招輯東北諸國顯信護義良親王還至伊勢（正統記、元弘日記裏書、關城書、南方紀傳、太平記）十月歸吉野（細細要記）四年二月顯信如陸奥（正統記、細細要記）五月治于白河城（元弘日記裏書、南方紀傳、櫻雲記、三書皆係興國元年、今據南朝古文書改之。按國司紀略曰、南方紀傳、櫻雲記諸書、皆以爲興國元年之事、是由以延元四年爲興國元年致誤也。太平記亦以延元四年己卯爲興國元年、非也。南朝古文書、金石遺文、並以延元五年

庚辰改元興國可證按先是顯信爲陸奧介至是爲陸奧守據櫻雲記云是時顯信爲陸奧國司太平記是歲八月之條曰奧州新國司顯信云云凡南朝敘任公卿補任不載故不得其詳。發兵入下總襲足利基氏將高師冬於駒城師冬火城而走遂下八丁目垣本鷲宮善光寺四城進拔飯沼東國悉平。結城文書八月。天皇崩義良親王即位是爲　後村上天皇時　帝幼不能親政親房遙奏請權大納言藤原實世中納言藤原隆資總務從之。太平記興國三年秋親房仍在小田城先是守津峰親王至常陸親房迎奉之於城中四年三月佐

竹相馬結城諸族合兵來圍小田城親房擊破之。斬結城直朝敵以薪草填濠募礦夫鑿地道俄而土崩礦夫盡壓死又樹重柵於城外我兵出爭之破柵。結城文書按國司紀略曰大日本史據結城文書以此戰爲攻關城今閱結城文書乃攻小田城非關城也。會高師冬將大軍來攻五月親房遣使請援於結城親朝親朝宗廣子也宗廣既死親朝觀望不肯出援六月師冬迫城親房出擊大破之斬首千餘級既而粮竭賊兵益張相持累月小田治久叛降師冬親房使春日中將顯時奉守津峰

親王徙大寶城而自徙關城師冬分兵圍二城陣其中間城中益困親房數遣使趣親朝手書懇至親朝不來。結城文書櫻雲記五年二月親房又貽書讓以大義曰去夏與賊相持小田城守拒艮苦所仰唯在足下之援前得報書聽出兵相救竢至仲冬而治久畏懦降賊自徙關城以來又亘三月未見一人來援也方今東國爲官軍守者下妻眞壁中郡西明寺伊佐與關城而已危急不可道然得足下來援則伊達以西必有響應者而足下坐失機會

洵可惜也夫我國神聖承統苟圖不軌者不旋踵殄滅高氏何爲者盜據中原已七年罪惡貫盈在昔逆臣如平將門六年而滅安倍貞任十一年而夷則彼之顛擠天將有待而發也自古大奸巨猾所以得保首領延歲月者誠以其智勇有過衆也彼則非有偉度遠略可以庇其子孫使家奴師直輩憑藉虎狼之威凌轢世家將種罪浮于前日之高時所謂世家本皆王臣保平以還降隸源平承久以後又屬陪臣覩乃家譜豈不心愧方今遭逢

聖運親承綸言朝爵復故誠志士盡忠之秋也天
慶之役公遠祖鎮守府將軍夙著勳功子孫屹爲
名流論其門閥豈出源平下乃父上野介朝臣深
存忠貞圖恢復振家聲乃兄親光朝臣又以死義
著名足下爲家嗣宜繼前志以耀後昆乃依違觀
望將何顏見祖考於地下也親房受先帝遺託據
孤城以控八州恐一旦隕命四方解體且賤息出
鎮三年資性淺劣傍無輔翼衆情危疑親房死後
可與濟事者誰也今日足下有異圖則已矣苟欲

全忠義豈不勉力所以云云者爲天下而非敢愛
餘命也（節取關城書）親朝辭以兵寡遂叛降足利尊氏
親房遣使命顯信來救亦爲親朝所沮不果來城
竟陷親房脫走歸吉野大寶城亦陷宇津峰親王
走依顯信于白河（關城書裏書結城文書）關東官軍不復振
近畿獨有楠和田諸族護吉野行宮而顯能據伊
勢爲之應援先是足利氏將高師秋攻伊勢顯能
拒之連年北伊勢豪族工藤藤房以長野城叛降
師秋顯能攻長野不利桑名鈴鹿安濃諸郡皆附

播磨守藤房

師秋親房之走吉野也過伊勢其從兵有佐野某
藤房族也顯能因令佐野招降藤房族雲林院出
羽細野掃部七年三月顯能遣兵攻長野出羽掃
部以五百騎來屬城中有應者導納我兵城即下
藤房自殺剖其邑賞二人使出羽守長野九月高
師秋來攻長野顯能遣兵赴救接戰不決明年春
我兵乘風雨襲師秋縱火其營城兵出夾擊破之
師秋遁去正平二年春顯能遣大宮尾張守略志
摩盡定之（伊勢卷）九月顯信與吉良貞家等戰不利

逃走出羽（飯野文書）三年高師秋復來攻長野顯能自將
擊卻之四年正月楠正行和田正朝與高師直戰于
四條畷死之師直遂犯吉野顯能得報不暇聚兵自
將五百騎赴援明日抵大和橘寺比兵既以前夜去
見卒數百守其粮餉而南望吉野烟焰接天顯能切
齒曰吾悔後期使賊至此直擊破橘寺焚粮師直既
火行官
　帝避賊於穴生賊窮追期必獲之聞我
焚其粮乃懼引兵去顯能欲追擊春日部高貞諫之
乃赴吉野入謁時官軍新敗群臣恟懼及顯能至衆

判官高貞

情稍安。顯能輸材於吉野。營皇宮。 帝賞其功。敍顯能從三位。（伊勢卷）五年。足利尊氏弟直義與尊氏生隙。上書請歸順。廷議不決。親房奏請納降。 帝從之。（太平記）高師直恃足利氏寵。擅橫。衆嫉之。其姪師秋憑勢數侵伊勢。是歲。復入伊勢。攻長野。顯能擊大破之。師秋竄走保矢田城。及直義降北。伊勢盡畔師秋。六年正月。師秋棄矢田城走。土兵龍起遮路。盡亡其兵。獨身微服過鈴鹿。我兵捕之。伏誅。（伊勢卷）二月。直義叛走關東。尊氏欲往擊之。恐官軍窺其後。請歸順。

日本外史補　卷之一　○十二　岡田氏藏版

帝知其情。亦佯許之。尊氏乃留其子義詮京師。而東。（參取太平記、園太暦、毛利家天正本太平記）是月。顯信在出羽。遣麾下相馬親胤招之。尋舉兵。國中多應者。九月。顯信奉宇津峰親王。發出羽。入陸奥。親胤送款約出兵。既而負約不來。（白河文書、相馬文書）是歲。親房准三宮。聽乘輦入宮。顯能任右近衞大將。（大日本史）七年春。 帝親將討足利義詮。軍天王寺。親房輔之。使諸將攻京師。顯能率伊勢伊賀兵。會行營。與楠正儀和田正忠等分道進擊。復京師。義詮走近江。 帝駐 駕男山。勅親房顯能

總決京師諸務。執北帝崇光及光嚴光明二上皇幽之吉野。既而義詮兵來攻。顯能邀戰大渡。不利。退拒之園殿口。賊縱火民家。乘烟而進。我兵不支。顯能走至男山行營。遂與親房從 駕還吉野。（參取太平記、園太暦、毛利家天正本太平記、祇園執行日記）是時足利氏將仁木義長爲伊勢守護。入北伊勢。攻陷長野。遂迫多藝。留守大官尾張守拒戰。卻之。顯能尋就國。將攻長野。有疾不果。（伊勢卷）八年五月。顯信屢與賊戰。不利。再走出羽。尋歸吉野。（飯野文書）九年四月。親房有疾。薨于賀名生。年六十二。四

賀名生卽宂生也。正平七年正月。改爲賀名生。

日本外史補　卷之一　○十二　岡田氏藏版

子顯家顯信顯能顯雄。顯雄不詳所終。（大日本史）女爲中宮。（細細要記）親房受先帝遺詔。輔幼主。深嘆中興不遂。皇統垂絕。乃作神皇正統記。明南朝爲正統。其探微闡幽。有合春秋遺旨云。所著有職原鈔。東家祕傳。元元集。古今集註。（大日本史）十年夏。足利氏將六角氏賴侵伊賀。春日部高貞爲伊賀目代。拒戰中箭。死。兵潰。顯能自將赴救。擊氏賴走之。命高貞子高宗襲父職。天花寺源藏人秋山右京亮爲副。十五年二月。足利義詮與足利基氏宰畠山國清。合兵二十萬侵吉野。

判官氏賴削髮號崇永

彌太郎高宗

帝避賊於賀名生。顯能聞警、將三千騎、軍伊賀大和界、欲襲義詮營。會官軍不利、諸城皆陷、賊進逼行在。顯能分兵塞賊粮道、賊乏食、多逃亡。義詮、國清引去。顯能遂徇大和。楠氏和田氏亦擊破河內紀伊賊。（伊勢卷）十六年、仁木義長以長野降官軍。先是義長在京師、恃足利氏寵、驕縱、與畠山國清等生隙。

大膳大夫賴遠

遁來、據長野、與六角氏賴、土岐賴康戰敗。於是由顯能乞降吉野、北伊勢盡屬官軍。（細細要記、太平記）是歲大館氏清爲伊賀關岡城主、屬顯能。（關岡家始末）十九

年、義長叛顯能、伐之。踰年、義長走京師。（伊勢卷）二十二年、平一揆自武藏來奔。平一揆者、平重成裔也。世居關東、屬官軍、與葛山次郎爭邑、據川越城。足利基氏助次郎攻陷川越、以故來奔、居鈴鹿郡關谷久我、因稱關氏。（南方紀傳、櫻雲記。按國司紀略曰、北畠物語、勢州兵亂記並云、關氏本屬足利氏。與櫻雲記不合、恐非。）顯能給以關河嶠鹿伏兇國府諸邑。由是關氏深戴顯能。其黨有關盛弘、峰長門守、鹿伏兇左京亮、國府彈正忠、神戶盛遠、皆屬部下。（細細要記、南方紀傳）二十三年。　天皇崩。皇太子寬

正卽位。是爲　長慶天皇。（大日本史）二十四年九月、顯能與土岐賴康戰、克之。遂入三重郡、攻下諸城。是歲、顯能拜內大臣。（細細要記、南方紀傳。按伊勢卷、顯能爲內大臣、係正平二十三年。）建德元年八月、顯能奉敕、自將徇伊賀。九月、遣兵略近江、與六角氏戰信樂、破之。二年六月、略安濃郡、與土岐康政戰、走之。復安濃。文中元年、仁木義長復來侵、顯能擊卻之。（參取南方紀傳、櫻雲記、細細要記）大館氏清自伊賀來援、要擊義長於鈴鹿山、獲其族義信。（關岡家始末）十一月、顯能敍從一位、任右大臣。（細細要記）

（伊勢卷。按南方紀傳作九月。）二年。　天皇讓位皇太弟熙成。是爲　後龜山天皇。三年春、顯能發兵略大和。天授三年秋、伊賀賊起、顯能自將平之。（細細要記）六年十一月、顯信薨。（南方紀傳、櫻雲記。按國司紀略曰、北畠系圖云、正平十四年、顯信戰歿于筑後川。大日本史據之。按系圖多後人追錄者、不可盡信。太平記載歿筑後川之戰、有北畠源中納言者。作系圖者誤認以爲顯信、採以記之。所謂中納言者、乃櫻雲記所記顯信子信親、非顯信也。顯信進右大臣、是歲薨。細細要記、南方紀傳、櫻雲記等、載之詳矣。）三子。信親、守親、親紡。（系圖尊卑分脉）信親任中納言、正平中、從征西將軍懷良親王、討少貳賴信於筑前、戰死于筑後川。（太平

(記櫻雲記)守親爲嗣正平中爲陸奥國司糺合伊達信
夫田村諸郡數與白川彈正少弼戰(細細要記櫻雲記)其
裔居波岡世襲國司號(本系圖)弘和三年七月顯能
薨(櫻雲記)顯能爲人忠勇常以恢復爲任其志見吟
咏(事見新葉集)生二子長子顯泰嗣次子顯俊爲木造
城主因稱木造氏(寛永系譜按國司紀略曰尊卑分脈以顯泰爲顯俊弟非也泰
一作康。)當是時顯家顯信子孫皆微而顯能之後獨
顯于伊勢世襲國司管轄南伊勢五郡伊賀名張
郡大和宇多郡紀伊熊野及志摩以藩屛南朝(南方

紀傳櫻雲記)元中九年足利義滿奏請吉野講和議顯
泰聞之上奏極陳其不可　帝不聽十月　駕
還京師讓位　後小松天皇朝臣不欲扈從者
皆來奔義滿使大納言久我某來諭以和顯泰不
肯義滿再說以兩統迭立如元弘以前故事且遺
誓書顯泰意解和議乃成是歲北朝明德三年也
(伊勢卷)明德四年九月義滿來伊勢拜神祠遂見
顯泰授偏名其長子親能更名滿泰(南方紀傳櫻雲記)
應永六年大內義弘叛據堺城義滿發諸國兵

討之自將軍男山顯泰往會于軍十二月以輕騎
三百與義弘戰不利滿泰死之顯泰走東野聚散
兵兵皆飢適有麥埋者顯泰就掘間取食以佛蓋
爲旗號再進薄城力戰大破之義弘旣亡義滿賞
之以伊賀半州及近江甲賀郡自是北畠氏世以
佛蓋爲旗號(寛永系譜)九年十月顯泰薨(南方紀傳按伊勢卷係應
永三年。)至正二位權大納言(系圖分脈諸家傳)兼右大將(南方
紀傳)次子滿雅嗣任左近衛中將(寛永系譜諸家傳)十九年
八月　後小松天皇讓位皇子實仁是爲

稱光天皇初足利氏約兩統迭立至是　後龜
山皇子當立時義滿旣死子義持爲將軍不欲立
南朝之後以故立　稱光(椿葉記按國司紀略曰伊勢卷後小
松禪位係應永二十一年誤也又以滿泰爲滿雅父乖謬尤甚應永六年堺城之戰滿泰死之滿雅
以弟承父顯泰後南方紀傳諸書可徵)滿雅訴之欲如約足利氏不
聽乃謀起兵四方官軍並起應之二十一年九月
滿雅徵發管內兵關神戶峰國府鹿伏兎諸族及
伊賀大和志摩諸軍來集獨木造俊康從足利氏
於京師俊康顯俊子也二十二年滿雅攻下木造

左京大夫持益
大膳大夫康政

賊、令俊康弟雅俊守之。（南方紀傳、櫻雲記本、皆以雅俊爲滿雅弟、今據分脉正之。）留兵多藝及坂内田丸諸城、而自據阿射加。令弟顯雅守大河内城。顯雅因稱大河内氏。既而足利義持使土岐持益及木造俊康世保康政仁木滿長等來攻、陷拜野城、遂圍木造城。雅俊不能拒、棄城走坂内。俊康入守城。滿雅遣兵拒岩田川。不利。持益分兵二道、來圍阿射加。（南方紀傳、櫻雲記。）滿雅以六千人拒守。（伊勢卷。）敵兵薄八田某所守柵。滿雅命舟木正尚助八田正尚、驍武以勍弓巨箭射殪

敵。（舟木系圖。）敵乃退、築長圍、爲持久之計。滿雅覘其惰、襲破敵營。敵又絕水道。城中苦渴。滿雅令國人撒米於馬背、爲浴馬之狀。敵望見以爲水不乏也。意大沮。會今德榊原八田諸城並起、塞敵糧道。持益懼引去。（南方紀傳、櫻雲記、伊勢卷。）滿雅拘俊康、使其子持康承後。（系圖。按伊勢卷、以持康爲雅俊子、誤。）八月、足利氏遣使來講和、約帝後當傳南朝皇子。滿雅乃聽和。四方官軍亦息兵。正長元年七月、　稱光天皇崩、無嗣。將軍足利義教復索北朝皇族、立之。是爲　後花園天

皇。　後龜山皇子小倉王與其子自京師來奔。滿雅憤足利氏數倍約、乃奉小倉王起兵。（南方紀傳、櫻雲記。小倉王事、從椿葉記。按國司紀略曰、小倉王名不詳。南方紀傳、櫻雲記、伊勢卷、並作寬成親王、非也。當從椿葉記。椿葉記唯稱小倉宮。其子名亦不詳。後爲勸修寺大僧正、稱教尊。巡狩錄辨之。）永享元年七月、足利氏將仁木持長、一色義貫來攻。滿雅拒戰、破之。土岐與安世保持賴援持長。滿雅邀擊之于岩田川。走之。亂次追躡。既而與安持賴返戰。我軍不利。滿雅厲衆格鬭死。（南方紀傳、椿葉記。按國司紀略曰、伊勢卷、永享十二年、滿雅以病卒。櫻雲記、岩田川之役、滿雅與顯雅俱降足利氏。永享十二年卒。

皆難信。今按後崇光院所記椿葉記曰、梟滿雅首於四塚、則死于岩田川之戰無疑。）子教具嗣。猶幼。叔父大河内顯雅攝國事。（參取補任、分脉、寬永系譜。按國司紀略曰、南方紀傳、櫻雲記、並以顯雅爲滿雅子。又以顯雅爲眞國司、皆誤。）足利氏欲乘我喪攻之。見其有備、乃復議和。顯雅亦以新喪主、許之。（南方紀傳、櫻雲記。）享德元年九月、顯雅削髮而老。教具始親政。（補任。）應仁元年、管領細川勝元與山名持豐構兵於京師。教具遣兵援勝元、以衛皇宮。將軍足利義政以伊勢守護一色義直黨持豐、褫其職、命世保政康代之。來治于五箇莊。八月、義政弟

義親避亂來奔教具厚奉之調發國中以充供費政康沮命教具怒擊政康應仁累記二年義親還京師教具送至白子政康出遯路七月教具攻政康拔上箕田林崎二城政康走神戸我兵追斬之重編應仁記文明三年三月教具薨年四十九至從二位權大納言補任長子政鄉嗣次子親鄉出繼大河內氏分脉政鄉物名政具十三年政鄉削髮號無外逸方傳封長子材親系圖諸家傳勢陽雜記十八年十二月材親出兵山田先是神祠屬官分爲二屬內祠者曰宇治黨屬

外祠者曰山田黨至是兩黨生隙山田黨置關於岡本絕內祠路宇治黨來訴材親命山田撤關不從宇治乏食再來訴材親大怒討山田誅其魁村上武則餘黨悉平既而宇治恃我專恣山田竊懷忿怨內宮子良館舊記內宮延德記兩官兵亂記按國司紀畧曰北畠物語兵家茶話重編應仁記並以山田之役係天文三年正月爲晴具爲國司時之事誤也延德元年六月山田黨起兵攻破宇治子良館舊記延德記兩官兵亂記三年復攻宇治縱火社奉幣記上野邑人據伊蘇城以應山田明應二年七月材親自將攻下伊蘇斬首千餘

級遂伐山田縱火三保子良館傳記延德記永正五年十二月逸方卒分脉系圖至從四位上歷名土代諸家傳右近衛中將分脉諸家傳生五子長爲材親次曰親忠次曰親泰並出繼大河內氏次曰孝緣爲興福寺別當東門院僧正分脉次曰具盛出繼神戸氏稱藏人北畠物語八年三月材親有疾削髮補任號江心徙大石山上十四年十二月薨年五十永迎寺緣起至正三位權大納言補任子晴具嗣天文五年晴具削髮補任歷名土代號天祐傳封長子具教而老二十三年具教遣兵伐長

野藤定勢陽雜記永祿元年藤定請和養具教次子具藤爲嗣五年五月藤定沒具教乃略北伊勢北畠物語勢州兵亂記六年五月天祐卒年六十一補任寬永系譜諸家傳至從四位下參議補任歷名土代生三子長爲具教次曰具政稱兵庫頭出繼木造氏次曰具親爲南都東門院主諸家系圖具教歷參議左近衛中將至正三位權中納言補任十年尾張國主織田信長使其將瀧川一益將兵攻北伊勢木保茂福諸族皆降當是時信長略取美濃據岐阜威震遠近八月信長入

桒名攻陷諸城遂攻高岡高岡神戸氏屬城也守將山路彈正拒戰信長留一益而去十一年信長將兵再來侵千草宇野稻生諸族皆附信長信長復攻高岡城兵堅守信長度其難猝下乃議和以其子三七為神戸氏義子是為信孝於是北伊勢悉屬信長信長遂攻安濃城城屬長野具藤守將細野藤敦驍悍力拒其弟川北内匠分部左京叛降信長請更立長野氏後信長令弟信包冒長野氏（北畠物語本書信包作信兼今據信長記信長譜改之）使内匠左京招藤敦不從或譏藤敦懷貳具藤怒將誅藤敦藤敦鬨之乃叛攻具藤於鑪鞴湯城具藤逃歸多藝（勢陽雜記）信長使織田掃部守安濃瀧川一益守蟹江引兵而去掃部攻奥山常陸於今德城常陸固守具教赴援是歲信長擁足利義昭西上破六角氏遂入京師破三好氏悉定畿内具教聞之修大河内城徙焉以備之傳封長子具房而親決軍事（北畠物語本書具房作信意今從歷名土代澤家文書）十二年正月具教聞信長將大舉來攻大修守備遣兵守今德小森八田阿坂

三郎兵衛勝雅

主水祐之清
左馬助光春

諸城日置大膳焚細頸城而入援會三好氏復起兵京師信長擊之不果來五月木造具政叛具政素為具教所疎怨望其臣柘植三郎左衛門與僧源淨院俱勸具政通款於織田氏源淨院木造氏族也後蓄髮稱瀧川勝雅具教聞之大怒遣兵攻木造城先是柘植氏致其幼女為質至是串殺質于視之城中城兵不下（北畠物語勢州兵亂記源淨院稱瀧川勝雅據總見記）八月信長既平三好氏黨率美濃尾張近江及畿内兵五萬來攻（北畠物語勢州兵亂記）入木造城以柘植為鄉導縱火民家進攻八田城守將大多和兵部少輔堅守敵不敢迫信長遣使阿坂城議和城將大宮含忍齋不肯信長使其將木下秀吉攻之含忍齋力拒其子大之丞以驍勇聞射秀吉中其左股秀吉怒攻之益急會城中有叛者以水灌火藥城兵不能拒含忍齋父子致城而走（大河内記北畠物語勢陽雜記大之丞父名不詳今據信長記書其號）信長遂圍大河内軍城東桂瀨山諸軍環城而屯城據山臨壑東帶大河内川具教分兵守要害使日置大膳家木之清舟木光春河村政房守廣坂

新右衛門政房
勝三郎信輝
五郎左衛門長秀
伊豫守長通
三左衛門光經
三右衛門光教

口。敵將池田信輝夜來攻。大膳等出拒。不利。光春進射。殪敵六騎。政房督衆力戰。卻之。（北畠物語。勢州兵亂記。二書並不載光春政房事。光春事據舟木系圖。政房事據兵家茶話。）具教潛令諸城襲敵營。九月。舩江城將本田親康夜襲破敵將氏家常陸於丹生寺。二十八日。池田信輝丹羽長秀稻葉長通潛兵夜從龍藏庵口入薄第二城。我兵投炬弓銃亂發。敵兵不能進。大膳之清等奮戰大破之。獲朝日孫八郎波多野彌藏等十三騎。（北畠物語。勢州兵亂記。二十八日。據大河內記。）城兵有空圓者。見敵卻走。開門呼曰。老者守。壯者出。衆爭出追北。乃閉門備敵返擊。及衆還。撿察納之。具教稱其智略。十月。瀧川一益將北伊勢兵。從真蟲谷來攻。我兵齊發銃。人馬共斃。一益勵衆進傳城。具教豫製竹槍數萬。令士卒登陴捍禦。叢槍下臿如蝟。敵墜崖谷。死者無算。一益引退。（北畠物語。勢陽雜記。）舟木光經及子光教追擊。光教戰死。光經斬三騎而還。（舟木系圖。）信長合圍。踰月不能下。乃使人攀大樹。向城罵曰。大腹御所啗餅。具房腰腹肥大。世因號大腹御所。具房怒。命善射者諸木

野彌三郎射罵者。矢洞胸貫樹。（勢陽雜記。）信長百方誘降城兵。無應者。野呂左近陰謀內應。發覺。斬之以徇。信長四絕糧道。欲以疲城兵。具教宰鳥屋尾石見守豫慮粮不給。令軍中摻草木。具教身與士卒同食。以故食不乏也。（北畠物語。勢陽雜記。）信長知不可力取。乃遣使城中議和。且請以次子茶筅爲具房義子。具教召諸將議之。藏田行俊進曰。信長欲一舉滅我。合圍五旬。未能取一障壁。曠日持久。糧食不繼。將自潰。我乘其弊。信長可擒也。且彼請和。出於一時詐謀。豈足恃乎。不如堅守以竢其有變。水谷刑部少輔曰。假令信長懷奸詐。既以茶筅爲子。是送質於我也。何足爲患。具教以爲然。乃許和。（大河內記。）養茶筅爲子。更名信雄。信長以織田掃部爲南伊勢奉行。輔信雄。收兵去。（北畠物語。勢陽雜記。按國司紀略曰。信長記。八月二十三日。信長入木造城。以木下秀吉爲先鋒。攻淺香城。城兵不能拒。乞降。二十九日。信長以五萬騎。圍國司大河內城。使池田信輝丹羽長秀稻葉長通。繞出城背。挾攻之。城將大宮兵部少輔父舍忍齋。年八十。削髮出降。信長宥死。輸城中貲財於大和云云。是謬混阿坂大河內兩城之戰。爲一也。且既云國司大河內城。又云城將大宮兵部少輔父舍忍齋。何也。可謂疎漏甚矣。神戶良政勢州兵亂記。自

跋曰先考外記君嘗云信長記載伊勢之事多謬誤外記當時之人也所言必實十二月掃部受信長旨隱南伊勢諸城曾原城將天花寺小次郎拒之元龜元年掃部攻曾原不下潮田長助城四五百森拒織田氏是歲具教削髮號不智齋二年夏信長趣具房攻曾原天花寺小次郎拒戰死城乃下北畠物語勢陽雜記具房養妹為子以配信雄不智齋城三瀨自從而信雄居大河內城勢日熾不智齋竊嘆否運欲待時舉兵天正元年正月不智齋聞武田晴信破德川氏將西攻信長潛遣使

通款晴信三月再遣使謂曰公若西上吾且為公具船以俟無幾晴信死計終不成信長頗知之亦不問北畠物語勢州兵亂記三年信長諭具房讓封信雄信雄徙居田丸城具房亦同徙而老四年正月具房使鳥屋尾石見守鳥屋尾右近將監如岐阜賀正信長留使者不見二使怒出信長召返之列幣於庭上盛氣引見使者手揮薙刀以視之自是猜隙益深夏熊野人堀內安藝守起兵不智齋陰誘之攻拔長嶋城不智齋既與織田氏惡居常怏怏兩家將士交相凌轢信雄近臣嘗入第捕鳥雀我士鞭辱之信雄愧憤訴之信長信長怒命織田掃部給拘具房誘北畠氏舊臣藤方刑部奧山常陸長野左京圖不智齋啗以邑授印書為證及期常陸稱疾返印書而遁刑部使其臣輕大膳代已往於是左京大膳潛兵詣三瀨上謁不智齋不覺延見二人左京直取楯上槍刺不智齋不智齋驚起避之將拔刀左右有內應者膠其鞘刃不脫不智齋瞋目睨曰吾常疑汝有異圖果然左京遂弒不智

齋及幼兒二人北畠物語輕大膳一作加留左京近臣大橋七兵衛松田右衛門等十四人死之左京使其奴重內持不智齋首去芝山秀時大宮吉守大久保清左衛門松井新九郎及弟新次郎等聞難赴之路遇重內直擊殺之奪不智齋首赴多藝追兵來逼清左衛門及松井兄弟留戰死秀時吉守得間而走是日多藝守將北畠政成獲信雄刺客處三瀨有變令芝山出羽往護之出羽秀時父也遇之于野野口聞變驚愕謂秀時吉守曰吾將葬主公首於

此汝第速去赴南都報東門院二人卽去出羽與其首留拒追兵馬上含刀投瀑布死實十一月二十五日也（多藝記按寬永系譜天正四年具教有疾瀧川三郎兵衛柘植三郎左衛門等兵逞明踰城入時宿衛臣已散獨有僧元作及童子數人侍左右元作適出拜曰見賊兵大驚走入白之具教欲出拒拔刀左右有內應者折其刃乃提薙刀而出賊兵三百餘見具教皆慴伏具教大呼曰奴輩盍來取吾頭賊益懼不敢進具教揮薙刀殺十九人傷百餘人登樓櫓自殺近臣方阿彌馳來焚樓殉之城兵盡死實十一月二十五日也三郎兵衛三郎左衛門因瀧川一益請賞信長薄其爲人不賞與本書及北畠物語不合錄以備考）後八日多藝城陷政成死之初信雄將攻多藝先遣二刺客刺政成政成

方憑几讀書二人跳進欲搏之政成有膂力引碁局投之腦碎斃一人逃走擲小刀殺之又有縱火城下者政成盡捕斬之既而大宮大之丞芝山小平太相津喜兵衛等聞難來集者數百人分守四門誓以必死日置大膳叛降信雄與長野左京來攻櫃坂門城兵擊卻之敵又攻白口門政成令士卒拒之自簡精兵欲襲田丸城會敵將木下秀吉將三千人合北伊勢兵攻破櫻嶺口兵競入有一人先衆進詐呼曰我秀吉也大之丞以阿坂之役

不獲秀吉爲憾射之應弦而斃又有詐呼者其秀吉作此大之丞怒欲射之矢盡卽拔刀挺身而進斬呼者自殺喜兵衛犯陣斬左京于團丸而死松永藤兵衛生獲大膳弟六兵衛轘大膳于幸助磔之城上殺傷二十八人敵之政成血戰屢射殪敵敵兵益進部下兵死傷略盡乃入城自殺舉族死之（多藝記）不智齋見弒曰其族坂內萬輔大河內教通波瀨具祐石內光安等十三人皆遇害田丸直昌以降免其房素不得愛於不智齋且爲信雄

義父以故免死囚於瀧川一益家（北畠物語具祐光安據法名帳）（本書直昌作具直今從澤家文書）藤方刑部之弒不智齋也父慶由質于田丸城刑部往謁慶由怒覗曰汝獸心敢行大逆何顏來見也刑部謝曰兒憂大人爲質謀出於不得已慶由益怒曰汝向聞其謀盍速白之主公也苟然吾身死死亦無憾事已至此言之無益乃投井死（北畠物語按勢州兵亂記慶由投瀨戸淵而死未知是否）刑部後落魄爲人所殺（本兵亂記）轘大膳亦得疾身強直死世以爲弒逆之報（北畠物語中陽軍鑑）具房後得釋削髮八

年卒年三十四（羽林　永艸）至左近衛少將（歷名土代）無子慶
長中其宗中院中納言通勝子親顯承其房後（北畠
物語　諸家傳　兵家茶話）親顯歷從五位上侍從至正四位下
參議寬永七年八月卒年二十八無嗣祀絕（補任）初
不智齋弟東門院聞北畠氏難憤激潛出南都抵
伊賀蓄髮稱宮內少輔具親密招義故圖恢復於
是北畠氏舊臣峰森鳥屋尾家木諸族應之奉具
親於森城築壘于鋏中守之天正五年春信雄使
瀧川勝雅日置大膳等來攻鋏中具親兵力拒死

十六兵衛實有
十之右衛門實將
三郎實德

傷甚多遂棄城而退山崎晉谷三竹諸城皆陷獨
波瀨峰城堅守大膳合兵攻之城將峰某力盡自
殺其弟及乙栗栖某爲擒不屈見殺（北畠物語）敵遂追
森城具親拒戰不支脫身走備後依毛利氏家木
之清從具親于城中城陷走川俣山匿大樹上追
兵來圍之清奮戰死山副實有及弟六呂木實將
甥波多瀨實德皆見捕不屈將就刑實德年十五
貌韶秀信雄憐之欲宥死實德不肯曰三人同爲
擒我何面目獨生實有實將謂實德曰我老矣餘

新次郎清秀
兵部少輔定義

命不足惜汝年少何爲爾實德不聽俱見殺有王
井清秀者亦從具親及具親敗與父定義匿神戶
搜索見捕定義謂清秀曰汝捨生取義謀爲君報
仇吾復何憾乃酌水訣飲俱就死（北畠物語　勢陽雜記）具親
在備後久之復讐之志不衰十年織田信長爲其
將明智光秀所殺其下爭權相攻先是木下秀吉
更姓羽柴威權漸熾而織田氏益衰具親謂時不
可失乃如伊勢招致舊臣於是安保大藏岸江大
炊助稻生雅樂助等數百人奉具親據笹山十二

月晦出兵大河內縱火民家十一年正月信雄使
津川玄蕃田丸直昌日置大膳來攻具親力拒衆
寡不敵乃走伊賀瀧川勝雅來攻我兵盡散具親
竄匿潛往來伊勢欲再舉兵（北畠物語）十二年羽柴秀
吉與信雄有隙以南伊勢予其將蒲生氏鄉八月
氏鄉將兵攻拔信雄屬城佐田南出遂圍奥佐田
城具親聞之自伊賀往說氏鄉曰織田氏我之深
仇吾欲假羽柴公力以復仇本州我祖累世所據
多歸心者子若見許我請說之城可不攻而降也

氏鄕從之具親乃遣使城中招之城將堀川次郎左衛門致城去十一月秀吉與信雄和思具親功欲賞以有爾村千石具親辭曰躬爲武臣非素志願在京師事朝廷秀吉爲奏請具親未及如京師以病沒時人惜之武德編年集成勢陽雜記按國司紀略曰寬永系譜勢州之戰具親屢有功信雄予具親以國東寺三千石然具親無祿爲信雄立戰功蓋謬傳秀吉事也

岡田僑曰准后親房之乞救於結城親朝也源義公論之曰關城之圍急於睢陽而親朝觀望之罪浮於賀蘭進明人或疑之謂親朝罪浮進明似矣

張巡守城而死准后棄城而走二賢之行相反者何也曰所處之勢異而所任者不同也夫睢陽爲江淮咽喉無睢陽是無江淮也所係至重故巡不可以去睢陽唐因得全江淮財賦以濟中興則巡之事畢矣關城之於朝廷非如睢陽之重也准后之所以去吉野而東者用結城宗廣計欲奉

後村上帝如陸奥圖恢復也不幸沮風船漂至常陸宗廣路病死親朝以父死懷異圖小田治久亦叛是以入保關城非其初志也准后爲國元老內輔佐幼主外籌畫軍旅實與國家共休戚不可守一城而已也其意以爲嬰孤墉徒死無益不若還輔君爲後圖也此大臣爲國家深慮者准后之不可死於關城猶巡之不可不死於睢陽使巡爲准后亦不過爲准后所爲而已所謂死輕於鴻毛亦重於泰山非此之謂邪准后三子皆勇敢重義而顯家擧陸奥兵敗尊氏於京師再擧敗義詮於鎌倉其功烈最偉矣惜其不守要害懸軍長驅賊躡其後一敗殞命非由失地利邪方顯家取鎌倉關

東與羽多屬尊氏者未可遽出兵也使其據鎌倉招致東北官軍蓄力養威竢其兵集使弟顯信率諸軍西向則有應接之繼而無回顧之患尊氏既失關東之援勢沮意懼不能久留京師也我因與楠和田諸族合勢伺釁乘機可以制勝此萬全之策也計不出於此以無繼之兵當猖獗方張之賊宜其取挫衂也雖然當時至尊播越顯家切於勤王奉命卽就途不暇其他亦足見臣節之純矣

日本外史補卷之一

日本外史補卷之二

大內氏

大內氏。其先出於百濟王餘璋。推古天皇時。餘璋子琳聖投化。居周防多多良濱。其子正恒從大內。帝賜姓多多良。子孫以大內爲氏。大內系圖。世所傳大內系圖有數本。多異同。而求武尙久所藏系圖。作者係文明明應年間。最近於古。其系至大內政弘而止。今原其書。旁參取諸本明確者。按大日本史。朝廷賜琳聖姓多多良。以正恒爲琳聖七世孫。蓋據大系圖。正恒之裔曰滿盛。事源賴朝。以功任周防權介。滿盛子弘成。其子弘貞。孫弘家。皆事

北條氏。弘家子重弘。爲六波羅評定衆。重弘子曰弘幸。弘幸子曰弘世。系圖。弘世叙從五位上。任周防權介。元弘建武之亂。略定周防長門。以應王師。正平十九年。叛降足利義詮。因授二州守護。後加授石見守護。大日本史。文中三年。弘世與長子義弘。從足利義滿擊菊池氏。爲先鋒。天授六年十月。弘世卒。義弘襲父職。加授豐前筑前守護。拜從四位上左京權大夫。系圖。明德之役。以功益封和泉紀伊。事詳于外史。元中九年。義弘受足利義滿旨。奔請南朝講和。雋還

伊豫守滿弘稱三郎
三郎弘茂
六郎盛見

京師。授神器於北朝。皇統歸一。其功居多。應永四年。足利義滿命義弘擊少貳某菊池某。義弘遣弟滿弘擊之。以兵寡不能戰。義弘自將擊平之。應永記。義弘弟名據系圖。六年。義弘舉兵叛。戰死于和泉。弟弘茂盛見適歸周防。乞降。義滿削和泉紀伊。使義弘子持世承後。既而其臣鷲頭某。謀簒立盛見。盛見起兵誅鷲頭。以持世猶少。攝國事。盛見有子。國人屬望盛見。慮其子與持世生隙爭國。終殺之。持世拜從四位上刑部少輔。爲周防長門豐前筑前守護。系圖。按一本系

圖。足利義滿使弘茂承義弘後。應永八年十二月。弘茂戰死于長門豐浦郡下山。盛見承後。今閱末武氏藏本系圖。義弘子持世嗣父後。而弘茂盛見嗣立之事不載。則知攝國事而非嗣立也。按應永記。義弘之敗死于和泉。次子持盛降。削其封之半。外史據之。與本書不合。藩翰譜曰。義弘弟盛見立。生二子。長曰持世。爲嗣。次曰持盛。持世死。子教弘幼。持盛攝國事。非也。持世持盛皆義弘子。而教弘乃持盛子也。蓋藩翰譜據一本系圖持世承盛見後說致誤也。吉田物語曰。盛見弟弘茂承義弘後。四年而卒。持盛代立。二年而卒。持世代立。亦誤。嘉吉元年六月。赤松滿祐饗將軍足利義教於其第。弑之。時持世從義教。被創踰垣而逃。七月病亟。遺言曰。我死之後。勿修葬事。宜速發兵討賊。遂卒。建內記。按一本系圖。義教既見弑。持世與管領細川

持之議立義教子義勝爲將軍徵兵諸道討滿祐九月滿祐伏誅少貳嘉頼黨滿祐不應徵十一月持世奉命擊破之嘉頼奔對馬乃賞賜嘉頼邑於持世嘉吉二年七月持世病創卒年四十八恐誤

無嗣弟持盛子教弘承後拜從四位下左京大夫。寛正六年九月卒子政弘嗣拜從四位上左京大夫（系圖）應仁元年山名持豐與管領細川勝元構兵於京師政弘舉周防長門豐前筑前兵應山名氏與伊豫河野通春合兵二萬入攝津擊其守護代秋庭元明及赤松氏兵於井烏野破之進入京師攻三寶院縱火元明與赤松浦上諸族軍岩倉八月政弘攻岩倉不利當是時細川氏兵軍相國寺山名氏兵軍武衛氏東西相持九月政弘受持豐旨與畠山義就等攻拔三寶院及淨花院十月攻相國寺寺僧陰通款舉火爲應政弘望烟與義就等疾攻大破之伏尸塡街衢我軍既取相國寺收所獲首級載以車八輛致之持豐（重編應仁記）文明元年政弘臣仁保弘直叛擁政弘叔父教幸爲主送款於細川氏少貳嘉頼子教頼亦起兵對馬侵筑前圖復舊地政弘聞變馳歸國討教幸弘直明年

伊豫守通春

備中守元明

右衛門佐義就

教幸號道頓教弘弟

賊平治于山口威振西土（系圖應仁外記按重編應仁記文明四年東西軍猶張而西軍勢稍衰政弘久屯京師之糧會紆內有叛者乃送款於東軍引兵歸與本書不合恐非）明應四年九月政弘卒年五十子義興嗣任左京大夫（系圖）六年前將軍足利義植來奔先是義植爲管領細川政元所幽遁走越前依朝倉氏是歲冬義植率朝倉氏兵入近江與將軍足利義澄兵戰不利遂來奔欲頼我以圖興復義興素有大志欲定京畿乃迎義植厚奉之（足利官位記菅原和長記）永正四年細川政元爲其下所殺其義子澄之澄元高國爭立三好長輝擁澄元起兵殺澄之立澄元爲管領既而奈良元吉伊丹元扶等嫉長輝專恣謀廢澄元迎高國於阿波立爲主來請援義興謂時不可失也乃馳檄徵中國西海兵（重編應仁記高國爲政元義子據三好系圖）五年四月義興奉義植而東出雲尼子經久豐後大友親治及原田宗像秋月諸族屬焉兵總三萬沿道諸城皆迎降高國來會于攝津六月義興紡諸軍入京師足利義澄及澄元長輝走近江近畿盡定朝廷奪義澄官爵再任義植征夷大將

伊豫守經久

軍義興以功爲管領斯波細川畠山三家之外爲
管領義興爲始八年七月細川澄元族細川政賢
率四國兵援澄元至和泉與三好長輝畠山義英
等合兵將攻京師赤松氏亦起兵應澄元細川高
國遣兵拒之于攝津不利是時諸國援兵多罷歸
兵寡難守義興欲誘敵京師伺惰襲之八月與高
國等奉足利義植奔丹波澄元入京師城舟岡山
使政賢長輝義英等守之自軍小川二十三日義
興與六角定賴大友親治伊勢貞宗等合兵三萬

發丹波明日攻舟岡山殺傷過當義興督戰自揮
薙刀殪敵三騎定賴橫衝政賢陣大破之政賢長
輝走小川我軍追擊獲政賢斬首二千餘級澄元
長輝脫身走赤松氏方攻伊丹聞之解去義植還
京師（重編應仁記舟岡山之役本書擧兩說一說係永正五年非也一說係永正八年與諸書合可從援足利季世記義興爲管領係永正八年舟岡山之役後與本書不合）九年三月
義興叙從三位以舟岡山之功也（系圖京都將軍譜）十五
年尼子經久謀攻周防義興聞變歸山口經久本
京極氏其祖父持久事京極持清持清令持久如

（尾張守興房號道麒）
（伯耆守重矩）
（掃部助隆盛）

出雲治國務至經久滅鹽冶某取富田城據之遂
攻略山陰諸國（尼子系圖）及義興輔足利義植專京畿
政經久從在京師恥受其制常怏怏潛去歸出雲
攻國內不從者盡定之石見安藝備後多通經久
者以故義興就國備之（安西軍策）義興在京師十一年
爲政公平近畿稍治及其去細川高國獨用事多
偏私三好氏乘間起兵京師復亂（歷代記）大永二年
春義興發兵入安藝下諸城邑城鏡山令藏田備
中藏田日向守之當是時安藝平賀大野阿曾沼

竹原諸族皆應我獨吉川經基武田光和毛利元
就附尼子氏三年六月尼子經久入安藝與毛利
元就攻鏡山藏田備中死之藏田日向出降被殺
自是大內尼子爭安藝石見連歲攻擊不已四年
五月義興將周防長門豐前筑前兵二萬五千入
安藝分兵使嗣子義隆攻武田光和於銀山陶興
房杉重矩問田隆盛等屬焉而親攻草津及二保
嶋遂攻櫻尾不下退軍廿日市安藝人熊谷某山
中某等起兵援銀山屯坂上六月重矩隆盛議襲

能登守秀綱
遠江守信通

坂上興房以爲不可。隆盛等不聽。果遇伏而走。城兵出戰。興房擊卻之。吉田物語。本書陶興房作陶道麒。即其號也。諸本或作持長。今據系圖改之。七月。尼子氏將龜井秀綱・牛尾信通以五千人援銀山。與毛利元就等來戰。義隆督諸將邀擊破之。八月。元就乘風雨來襲。我兵多死傷。義隆引兵攻狼森城。拔之。至廿日市。與義興合。義興急攻櫻尾。不下。會尼子經久自將來陣佐藤。義興留兵備櫻尾。而自拒經久。既而聞肥前龍造寺氏起兵侵筑前。乃旋軍。五年三月。義興將兵入筑後。

與龍造寺氏・小田氏戰。六戰皆克之。二氏請和。許之。筑後星野氏・肥後菊池氏皆送款。義興還屯博多。修政務。六年二月。歸山口。三月。略石見。攻尼子氏屬邑。連下六城。七月。攻三角。銓隆。踰月降。還次濱田。尼子經久自將救銓隆。聞其降。怒來戰。義興拒之。互有勝敗。經久引去。石見盡屬我。義興欲直攻出雲。得疾還軍。享祿元年十二月薨。吉田物語。年五十二。義隆嗣。系圖。三年秋。義隆令杉興連援筑紫尚門。朝日賴貫攻少貳冬尚。龍造寺家兼援冬尚。邀

民部大輔晴久
後修理大夫

拒其部將鍋嶋清久橫衝我軍。我軍不利。尚門・賴貫戰沒。天文二年。義隆遣陶興房再略肥前。攻少貳冬尚於勢福寺。分兵攻龍造寺家兼於佐嘉。不克。義隆議和。留興房而還。九州記。本書龍造寺家兼作龍造寺胤久。今從龍造寺記・藩翰譜諸書。於是秋月・原田・菊池諸族皆送款於我。朝廷賞義隆功。敘從四位下。室町日記。初義興臨終。召義隆及陶興房等。遺言曰。我輔足利氏。定京畿。領防長豐筑。而東定安藝・石見。西服龍造寺・大友諸族。獨

憾尼子氏未附。毛利元就有雄才。聞元就與尼子氏生隙。宜及此時厚禮求好。以爲我援。是歲尼子經久授國其孫晴久。晴久爲人悍厲。不禮諸將。元就等憤怨。至是義隆奉遺命求好元就。元就乃應我。而與尼子氏絕。大內記。攻國內屬尼子氏者。取五城。又出兵備後。備後諸城多送款於我。吉田物語。五年五月。義隆入朝。爲太宰大貳。系圖。兼周防・長門・豐前・筑前守護。管山陽・鎮西之事。尼子晴久聞之曰。義隆雖奉敕。我終不能爲之詘。乃將兵次青野・鼻義

隆大怒自將伐之會晴久嬰疾引去義隆乃旋軍室町日記六年春義隆叙從四位上系圖八年春陶興房死初興房有子曰義清爲人輕躁奸慢人興房疑其有異志毒殺之養其姊夫問田紀伊子爲嗣是爲隆房陶系圖興房歷仕義興義隆數有功自興房死大内氏政亂九年九月尼子晴久入安藝攻毛利元就於吉田城義隆聞急使隆房及内藤興盛將兵赴援十二月入安藝以大雪休戰十年正月擊晴久大破之斬其族尼子興久晴久引去尼子氏

[illegible]敬興三郎左衛門爲虎彈正左衛門久扶

屬城皆下於是石見人本莊敬興出雲人三澤爲虎三刀屋久扶等皆倍尼子氏來通欵請導我兵秋元就來山口謝其援也吉田物語按安西軍策尼子晴久入安藝係八月又按大内記九月十一日隆房入安藝明日與晴久戰破之獲尼子下野守久幸明年正月晴久引兵去並與本書不合十二月義隆進從三位系圖寛永系譜十一年義隆謀攻尼子氏七月將兵二萬五千至安藝毛利元就宍戸隆家吉川興經等迎謁八月以元就爲先鋒入出雲拔赤穴城十二年正月義隆軍畦地山召諸將議戰田子兵庫曰請徙牙營於經羅木山以薄富田元就曰富田以險聞兵衆食足未易下也不如距城三四里多築壘寨見隙而進可以制勝義隆恃衆欲急攻富田進軍經羅木山三月令平賀隆宗益田藤兼攻洞光寺尼子氏將

式部大輔誠久

尼子誠久來救我兵不利吉川興經赴援橫擊走之義隆遣二將守富田河北會霖雨河漲城兵度我不能援攻之元就渡河赴救擊卻之既而敵扼我歸路我軍乏食諸將危懼四月晦興經及本莊敬興三澤爲虎等叛入城我軍將潰五月七日黎

明義隆收兵走湯谷遂從白潟歸嗣子義房自湯谷上船衆爭船義房覆沒義房義隆姊夫土佐國司一條房家子也義隆養以爲嗣於是備後安藝石見諸城復附尼子氏吉田物語義隆嗣子名據系圖系圖曰義房初名恒持後更晴持又更隆廣又更今名按中國治亂記天文十一年春義隆入出雲軍經良木山五月七日與尼子氏戰不利義隆自八杉浦乘船逃可疑又以義房爲一條房基次子誤十二年春義隆任侍從十四年叙正三位十六年春任兵部卿系圖寛永系譜十七年八月毛利元就率子隆元元春隆景來山口熊谷香川飯田諸族亦從元就來

遠江守武任

義隆厚饗之養內藤興盛女妻隆元令陶隆房與元春約爲兄弟（吉田物語）是歲義隆進從二位（系圖寬永系譜）至是義隆寢驕侈耽歌詠不恤政事時皇室衰微公卿避亂來山口義隆欲遷帝都于其國（中國治亂記）又崇佛教大興土木營宇佐箱崎嚴嶋諸祠（義隆記）隆房久掌兵義隆嬖臣相良武任狡佞有才恃寵擅威福衆畏之不敢忤武任欲以女妻隆房子長房請之義隆義隆使人諭其意隆房恚曰爲我兒婦者杉內藤若右田氏而可彼則非偶也

辭之武任聞之怒乃以女妻右田左馬助左馬助陶氏宗家也武任因謀搆陷隆房以左馬助代之乃說義隆曰周防德地三千貫本爲南都東大寺興福寺屬邑而隆房奪之是爲政不公也請返其邑如故義隆從之隆房益憤怨（吉田物語按義隆記隆房無子武任欲使己子爲之嗣隆房不肯由是武任恨隆房讒之非也）內藤興盛杉重矩嘗受足利氏眷遇許用傘囊鞍怕武任說義隆沮格之二人以故怨義隆與武任生隙隆房因與二人相結謀除武任十九年九月有事于氷上祠隆房欲乘是時除武任陰聚兵武任聞之大懼走訴義隆曰聞隆房與興盛重矩謀殺臣其實圖君也請君備之義隆驚急徵兵城下民荷擔而走義隆遣使責讓隆房曰聞汝與武任修怨擅聚兵卒豈欲反邪隆房佯驚謝曰臣以氷上神會集家僕命祭事也豈有他乎興盛重矩亦陳謝義隆不復問武任不自安夜遁入龍福寺剃髮爲僧遂奔筑前據花尾城（吉田物語義隆記武任據花尾城據安西軍策本書武任奔石見依吉見正賴遂奔筑前恐非）隆房密與興盛重矩謀曰事既至此主公豈

終釋然於我曹不如還我邑先禍未至而圖之乃詐請義隆曰奸臣武任既逃竄臣亦自分誅戮不圖蒙寬假不知所謝恩臣願乞骸骨屏居私邑法衣參禪無復干豫人事義隆許之冷泉隆豐諫曰隆房還邑欲爲反計耳不如及其入辭刺殺之不聽十一月隆房還其邑若山隆豐切齒曰事去矣（安西軍策）野上正忠憂義隆失政數諫之不聽至是剃髮遁於高野（野上系圖）二十年八月足利氏使者及大友氏使者並來山口二十六日義隆合饗兩使

近江守隆像
右衞門大夫隆景

三位中將信房

新介義尊

命散樂。適有告變者曰。隆房叛將來犯。於是上下大擾。義隆急修守備。召興盛重矩。不來。冷泉隆豐請先誅二人。義隆曰。彼非黨賊者。義隆毋與興盛妻重矩毋並爲姊妹。義隆特寵任興盛。益食邑以故不之疑也。隆豐憂懣。與黑川隆像岡部隆景交說曰。事急矣。請背城力戰。不克君自爲圖。臣等以死從之。義隆猶豫未決。衆咸欲出城避賊。佐波新助進曰。去將何之。唯當死社稷而已。勿爲賊所辱。變臣安富源內淸四郎素有異志。勸義隆保法泉

寺。義隆從之。遽徙法泉寺。兵從者三千。明夜逃亡。僅餘千人。旦日。隆房與興盛重矩以五千人來圍法泉寺。義隆窮迫請和。不聽。欲自殺。四郎勸義隆赴筑紫。義隆乘夜而遁。前關白藤原尹房及諸公卿避亂來寓者。盡遇害。尹房子信房爲義隆義子。從義隆。四郎路逃走。爲賊追殺。源內降賊。義隆自瀨戶崎航海赴筑紫。沮風。還入大寧寺。賊兵來圍。九月朔。義隆囑其子義尊及信房於寺僧異雪。作絕命詞自殺。年四十五。隆豐燒寺匿其屍。拒戰矢

藤內隆良

大藏大輔正賴
津和野屬石見

大郎左衞門高弘

盡。遁入經堂。割腹死。黑川隆像岡部隆景天野隆良右田隆次等死之。異雪奉義尊信房而走。爲賊所追。義尊時年十二。顧近臣小幡某曰。吾請與大人共死。不得。命偷生至此。有遺憾。汝可盡我命。小幡卽刃義尊而自殺。信房亦死。參取義隆記吉田物語。二書云。義隆之出法泉寺也。令其夫人遁。夫人走入妙喜寺削髮爲尼。遂匿廣嚴寺。義隆子及藤原尹房子。二書並不記名。今據系圖補之。一本系圖。義尊作弘貞。與義隆俱死。時七歲。義隆記云。義隆子爲賊所捕遇害。皆不同。按安西軍策。僧異雪奉三位中將及大內新介。遁山中。爲賊所獲。宗小幡四郎及新介而自殺。與吉田物語合。今從之。旣而相良武任亦爲隆房兵所殺。

二十一年。隆房旣滅大內氏。盡弁其地。更名晴賢。削髮號全薑。恐四隣來討。歸罪杉重矩。殺之。迎大友義鎭弟義長。立爲主。二十三年。吉見正賴起兵津和野。討晴賢。請援於毛利元就。元就將兵屯神領。爲應援。弘治元年。晴賢攻元就。元就邀擊於嚴嶋。大破之。晴賢自殺。子長房留守若山。杉隆重起兵襲若山。長房走死。隆重重矩子也。大內氏亡後五年。而晴賢伏誅。又三年。而義長爲元就所攻殺。周防長門盡屬毛利氏。初義興與弟高弘與義隆有隙

奔京師更名輝弘遂如出雲依尼子氏後奔豐後
依大友氏永祿十二年毛利氏將吉川元春小早
川隆景入筑前大友義鎮拒之兵結不解義鎮使
輝弘將兵三千襲周防十月輝弘自鶴崎航抵長
門長驅取山口兵來屬者三千人勢稍振松木一
佐諛曰先下鴻峰城據之出兵秋穗白松扼諸路
輝弘不從據山口修守備既而元春隆景旋軍至
長門士卒稍稍叛去輝弘大懼欲還豐後圖再舉
抵秋穗索船不得敵兵來逼松木一佐甲斐左馬

助拒戰死輝弘走據茶磨山兵皆散乃自殺波多
野石見城井小三郎死之（吉田物語）
岡田僑曰大內義弘從足利義滿伐山名氏清爲
先鋒立殊功義滿加之封土禮遇殊渥諸將無出
其右義弘何所慊於心而倍叛蹈山名氏覆轍也
蓋正平以來武臣大率負功驕傲叛服無定而足
利氏一切行姑息之政紀律蕩然積習之久遂以
倍叛爲常耳如義興奉足利義植以定京師蓋似
有鑒於義弘者矣夫犯君父者天下所不與其勢

雖强大難以成功故善用兵者以義聲爲先必有
所擁戴以號令天下則雖其心未盡出於公然名
順義正天下之耳目屬焉初應仁之亂義弘父政
弘屬山名持豐拒細川勝元既而持豐勝元相尋
沒勝元子政元遂專權廢義植而三好長輝又輔
政元子澄元以亂京師則細川三好不獨大內氏
仇亦天下之所同惡也義興奉其君討天下之所
同惡山陽山陰鎮西四國響應皆受其指揮長驅
東上莫之能禦遂植幟京師復義植身任管領以

制近畿是無他故以義聲爲先其勢固足以鼓舞
一時也所惜者義興失形勢之利離根本之地遠
寓客土糧食不繼敵窺其虛是以不久而復失京
師然後之豪傑起方隅者人人無不欲爲義興之
所爲義興有大志知人善任臨終遺命與毛利氏
和以拒尼子氏亦可以見其智略有過於人矣義
隆文弱不能負荷先業得陶興房扶持僅能守國
興房死後政事廢弛姦臣專權終取篡弑之禍可
勝嘆哉

日本外史補卷之二

日本外史補　卷之二　○十七　岡田氏藏版

日本外史補卷之三

今川氏

今川義元之事。無可稱道。而余所以紀之者。以累世故家。跨有數國。人民之多。兵馬之富。比肩於當時群雄。常欲繼父志。角逐中原。其意蓋非安一方者。而我　東照公實由是而興矣。昔劉表據荊州。帶甲數萬。劉備窮而歸焉。及曹操擊表。會表死。其子琮庸懦。不與備同謀。而降于操。他日備據其地。以開鼎峙之業。夫義元矜伐致敗。雖與表之偏安

觀望時變不同。然氏真闇弱失國。與琮無異。而今川氏故地竟歸　東照公。剏建大業。以致今日之隆治。雖非備所敢比也。其時勢畧有相類者焉。蓋自氏親定遠江。勢威頗振。義元繼之。取參河。兼幷三國。今川氏之盛。極於此。而其衰亦兆於此矣。及至氏真。瑣尾流離。僅延殘喘耳。故今詳義元之事。歷叙其終始。使讀者於治亂興敗之間。有所鑒焉。

今川氏。出於源義家。孫義康。義康四世之孫。曰長氏。〔五郎左衛門長氏〕領參河吉良莊。後長氏讓政務長子滿氏。擕次子國氏。〔四郎國氏〕老于幡豆郡今川村。因氏焉。世事北條氏。而滿氏之後。爲吉良氏。弘安中。國氏以功賜遠江引間莊。長氏因授傳家名刀龍王於國氏。國氏生基氏。〔藏人太郎基氏〕（今川系圖。今川記。）基氏子範國。稱五郎。嘉曆中。削髮號心省。及北條氏亡。屬足利尊氏。爲遠江守護。延元元年秋。尊氏入京師。軍求守官軍絕其糧道。心省與官軍戰于阿彌陀峰。破之。尊氏與仁木義長拒官軍於西宮。二年春。與桃井直常等。擊鎭守府大將軍源顯家於青野原。直常敗。心省獨進擊。手斬數人。遂

日本外史補　卷之三　〇二　岡田氏藏版

大敗之。尊氏賞其功。爲駿河守護。與采邑數十。正平中。從高師直。敗楠正行於四條畷。從尊氏擊其弟直義於薩埵山。弘和三年卒。年九十。心省五子。範氏〔五郎範氏〕貞世〔三郎貞世號了俊〕氏兼仲秋直世。範氏爲中務大輔。上總介。從足利義詮。犯吉野。貞世爲左京亮。伊豫守。建德二年。菊池武政奉懷良親王。起兵肥後。足利義滿以貞世爲九州探題。有功。初心省欲以駿河與貞世。貞世以兄範氏故。固讓不受。及範氏卒。貞世復讓於範氏子氏家。心省甚嘉之。臨終遺言。令貞

世幹掌門族事氏家亦深感貞世之志臨卒遺命
以封與貞世子貞臣貞臣不聽氏家無子乃召其
弟爲僧居建長寺者使還俗更名泰範立爲嗣足
利義滿爲分駿河給半于貞世大日本史泰範又疑貞
世常欲并其封會大內義弘作亂泰範因屢譖貞
世義滿疑之召貞世貞世入京師義滿思其功待
之如初踰年卒義滿乃令養子仲秋襲其封如細
川賴元故事及仲秋卒泰範遂并其封難太平記元中
五年九月。泰範卒爲上總介民部大輔子範政嗣

左兵衛督持氏

氏憲號禪秀

世治于府中應永二十三年關東管領足利持氏
爲前宰上杉氏憲所攻來奔範政使其將瀨名陸
奥守等以三百人迎之馳使告急於京師將軍足
利義持下教關東將士討氏憲於是鎌倉宰上杉
憲基起兵越後江戶氏豐嶋氏二階堂氏竝起兵
武藏十二月擊氏憲兵於入間川破之二十四年
正月氏憲擁持氏叔父滿隆來戰于武藏豐嶋二
階堂等兵不利範政使其將三浦次郎左衛門石
川相摸赴援踰箱根關東將士皆背氏憲附持氏

俱進攻鎌倉滿隆氏憲自殺持氏乃歸鎌倉義持
賜書褒獎範政常陸人小栗滿重下野人宇都宮
持綱倍持氏範政遣兵擊滿重持綱獲之餘黨悉
平正長元年正月足利義持薨無嗣持氏冀立及
義持弟義教嗣立持氏怏怏數出怨言有異心範
政聞之遺書持氏極諫不聽由是與持氏有隙系圖
今川記永享四年將軍足利義教游駿河範政迎館
之京都將軍譜按系圖係永享元年誤五年五月範政卒年五十爲
上總介民部大輔子範忠嗣系圖按今川記範政卒係嘉吉二年恐誤

持房氏憲子

早川尻成田屬相摸

十年足利持氏宰上杉憲實數諫持氏持氏怒
擊憲實憲實訴之義教義教徵兵東海東山諸
道救憲實討持氏範忠應徵遣兵踰足柄山從上
杉持房與持氏兵戰早川尻成田破之遂攻鎌倉
有功嘉吉元年四月範忠卒年三十三爲上總介
治部大輔子義忠嗣系圖應仁之役義忠將千餘人
赴京師山名持豐招之不應屬管領細川勝元護
幕府勝元大喜居久之勝元謂義忠曰東海一道
動輒附斯波氏欲舉兵向京師公亟還鎮海道義

忠乃就國圖斯波氏斯波氏世據尾張數犯遠江參河。〔今川記〕文明十一年遠江人橫地某勝間田某叛降斯波氏義忠自將擊破之斬橫地勝間田引兵還至鹽見坂餘黨復起遮路義忠中流矢重創卒年四十四爲上總介〔系圖按今川記鹽見坂之戰係文明七年而義忠卒年二十八誤也外史義忠卒係文明八年未詳其所據〕子氏親幼其族瀨名某其老朝比奈某等各植黨相鬬氏親母抱氏親走山西匿小川法榮家上杉政憲上杉定正奉足利政知令發兵定駿河軍狐崎八幡山使人

責今川氏將士曰汝等新喪主不勠力輔孺子恣爲私鬬何故苟背孺子者皆我仇也我將問其罪將士不荅有伊勢長氏者氏親舅也說政憲定正曰國內將士無叛者特以主幼國疑故植黨耳臣願以二公之意諭將士不聽而後討之政憲等從之長氏延會將士諭之將士皆聽命誓焉於是迎氏親母子歸入府第政憲定正引兵去長氏故爲足利義視近士應仁中從義視奔伊勢遂自伊勢來依義忠至是將士皆以長氏爲功給下方

莊守高國寺城是爲北條早雲氏親既復召法榮子爲近昵〔今川記按系圖義忠卒氏親猶幼其族範滿有異志謀篡立結上杉定正爲援氏親母子避難於山西老臣朝比奈某庵原某等素歸心氏親與範滿鬬伊勢長氏居間講和範滿攝國事從府第氏親加首服於小川法榮家無幾範滿見殺氏親乃歸府第與本書不合仍俟後考〕延德三年氏親聞足利政知爲其子茶茶所弒使伊勢長氏將兵往討茶茶誅之遂取伊豆因以與長氏〔今川記〕永正二年八月氏親率一萬人略參河使長氏攻岩津城德川棹舟公來救戰于矢矯河我兵不利退軍吉田使牧野傳三守吉田而還〔武德〕

備前守貞綱

治部大輔義達

〔大成記〕氏親爲人豪邁蚤有意定京畿欲略遠江尾張以開西上之路是時大河內貞綱糾合信濃參河兵據遠江引間城以附斯波氏十年春氏親率軍入遠江屯笠井斯波義達援貞綱據深嶽城氏親使前軍將朝比奈泰以夜襲深嶽拔之義達脫走遂攻引間貞綱棄城遁十一年甲斐武田信昌兄弟生隙相攻信昌來請援氏親遣兵赴援大河內貞綱窺間與斯波義達復據引間縱火所在氏親率六千騎赴遠江六月造浮橋渡天龍河義達

貞綱迎拒氏親擊敗之義達貞綱退保引間我兵隨而圍城絕水道八月城陷貞綱戰死斬首千餘級義達出降氏親宥死囚之普濟寺遠江平（重編應仁記。按系圖。敕武田信昌。藏大河內貞綱。並係永正十二年。今從本書。及總見記。貞綱一作欠綱。）大永六年氏親卒年五十六為修理大夫子氏輝嗣天文五年氏輝卒無子遺言召其同母弟為僧居善德寺者蓄髮嗣立更名義元敘從四位下任治部大輔義元為人有膽略欲續父氏親之志（系圖）先是德川善德公為其下所弑善德公棹舟公孫也

子瑞雲公嗣善德公叔父信定圖篡之瑞雲公走伊勢是歲瑞雲公自伊勢至遠江其老安倍定吉來請援十月義元遣兵助瑞雲公入牟呂遂歸岡崎於是德川氏以參河屬我（大成記）七年武田信虎為其子晴信所逐來寓信虎義元妻父也（甲陽軍鑑）十六年故滿氏之裔吉良義鄉反降織田信秀義元攻殺義鄉（系圖）信秀斯波氏臣也及斯波氏衰據尾張數侵參河乎為我勍敵參河上和田守將松平三左衛門素屬織田氏是歲為刺客所殺信秀使

大隅守信廣

備中守泰能
五郎兵衛真幸
孫三郎信光

庚子信廣代守益築六砦以逼岡崎岡崎危急瑞雲公遣使來乞救質其嗣子竹千代是為東照公路為織田氏所奪瑞雲公來告曰不敢以賤息故背貴國也義元義而許其請十七年三月義元使朝比奈泰能岡部真幸將兵會岡崎兵擊信秀於小豆坂破之信秀留弟信光守上和田信廣守安祥而去（武德編年集成。按烈祖成績。義元令臨濟寺僧雪齋。將兵數千援岡崎。朝比奈泰能。岡部長教為副。與本書不合。）十八年三月瑞雲公卒時東照公在尾張眾疑懼義元聞訃急使朝比

大原號雪齋

奈泰能岡部真幸率三百騎往守岡崎由是岡崎將士屬我十一月義元使叔父僧大原及朝比奈泰能將駿河遠江參河兵攻織田信廣於安祥破之取其郛信廣匿嬰內城是時織田信秀已死子信長至鳴海不敢進大原使人謂信長請以信廣易竹千代信長許之於是信廣得出城而　東照公還岡崎尋質于我事詳于外史義元築館于宮崎賓　公自是參河為我屬國其將士交來執役（編年集成。按外史織田氏記。信秀以天文二十年死。而德川氏記。則死于天文十八年。二記齟

略。今以本書及大成記。信長譜諸書考之。十八年爲是。二十二年二月義元略參河。先是吉良義安嘗沼定繼叛通織田氏。義元攻義安於東條城擒之。會北條氏康窺虛來攻。氏康早雲孫也。據相摸。威服隣國。義元之入參河。慮氏康來侵。請援於武田晴信。至是晴信入援。與氏康前軍相拒。義元尋還軍。三月氏康子氏政陣刈屋川。我兵拒之。殺傷甚衆。既而議和。三家合好。義元以女嫁晴信子義信。爲嗣子氏眞娶氏康女。二十三年正月義元入參河。下鳴原。遂入尾張。欲

下野守信元

攻小川。築砦于村木。使松平長勝守之。下寺本城。小川守將水野信元乞救於織田信長。我軍不利。村木陷。弘治元年義元出兵尾張。攻蟹江。二年八月參河人奧平貞勝以作手城叛屬織田氏。築砦于雨山。使其族奧平貞良守之。義元遣兵攻雨山。貞勝赴救。我兵疾攻下之。永祿元年二月義元使

東照公略西參河。攻寺部廣瀨擧母梅坪伊保諸城。復其舊地。有功。義元賞之以賀茂郡山中三百貫。德川瑞雲公之卒也。義元悉收參河將士食邑。約及嗣子長還之。是歲　東照公年十七。義元未之還參河。將士竊憤怨。當是時義元國富兵衆。武田北條皆介好。獨織田氏屢擾西邊。二年義元使岡部眞幸守鳴海。葛山備中三浦義就守笠寺。鵜殿長持守大高。沓懸。　東照公守科野。將大擧攻織田氏。信長聞之。修中嶋善照寺鷲津丸根諸城。守之來攻。大高城中食竭。告急。義元使

公赴援納糧。先是織田氏驍將山口弘定以鳴海中村來降。義元築砦于笠寺。使其將戶部

左馬助弘定

新左衛門守之。用弘定計。取大高沓懸。多招降尾張將士。嬖臣淺田小八郎譖弘定有反心。義元怒殺弘定。又信織田氏反間殺新左衛門。由是諸將皆危懼。三年五月義元以嗣子氏眞爲留守。自將駿河遠江參河兵攻尾張。十七日至池鯉鮒。　東照公自岡崎來會。義元命爲先鋒。編年集成十九日黎明。　公拔丸根。獲守將佐久間盛重。是日朝比奈泰能攻鷲津。拔之。斬守將飯尾定宗等。義元使　公守大高。距前軍十町。餘軍桶峽。義元既

大學助盛重

拔兩城意頗驕織田信長在清須聞敗自將赴援至中嶋其先鋒佐佐隼人千秋新四郎來戰我前軍逆擊破之斬隼人等來獻首級義元滋驕張宴山間犒士卒不設備信長諜知之間道來襲直突牙營時雷雨晦暝事起不意營中大擾義元揭幄叱之信長士服部小平太進刺義元義元拔刀斫其膝身被創格鬭死我兵終大潰喪軍二千五百人烈祖成績按編年集成桶峽之役義元爲信長所襲以三百騎走敵兵追躡義元返戰僅餘五十騎終戰死總見記亦然與本書及桶峽間合戰記不合桶峽間合戰記曰永祿三年五月十九日黎明東照公拔丸根守大高義元前軍將朝比奈泰能等拔鷲津進至鳴海時信長合丹家中嶋兵赴善照寺先鋒佐佐隼人千秋新四郎望之不待信長令襲泰能陣敗死信長嚴禁輕進與泰能等相持是日義元出沓懸至田樂峽得丸根鷲津及鳴海捷報大喜意頗驕張宴閱首級松井宗信等爲先鋒三浦左馬助由比美作守關口越中守爲後拒距牙營各十町餘信長聞之留其將柴田勝家池田信輝等自將兵三千間道赴桶峽時烈風暴雨信長先衆而進直斫牙營事起不意士卒擾亂義元踞牀揭幕叱之信長士桑原甚內進逼義元親兵殺之服部小平太以槍鉞義元義元拔刀斫槍幹及其膝毛利新助進刺義元獲其首松井三浦等聞牙營戰聲各赴援聞義元已死延皆戰死是役今川氏兵死者二千百人與本書及外史略同。 東照公棄大高還岡崎諸城皆解散獨鳴海守將岡部眞幸堅守

信長使人說眞幸降眞幸曰苟返主公喪則致城信長義之送義元首眞幸致城退將入參河謂其衆曰吾無功而退甚慙焉今敵新勝而驕欲乘其不備拔一城以藉口乃陰使人覘刈屋城城將水野信元在小川其弟信近留守眞幸急攻刈屋斬信近既而信元來救眞幸迺收兵歸府中編年集成義元既卒氏眞嗣叙從四位下任刑部大輔兼上總介系圖氏眞性庸闇信讒間諸將多叛降岡崎四年氏眞聞 東照公與織田氏和遣使讓之德川氏使者來謝氏眞不復問七月參河兵拔鳥屋根東條西尾諸城掛川城主奧平貞能及西鄉正勝菅沼定盈等皆叛附參河氏眞怒與德川氏絕德川氏與織田氏連和數來攻五年三月參河兵攻西郡城守將鵜殿長持敗走其二子爲虜先是 東照公夫人關口氏及世子信康質于我至是氏眞欲殺之會德川氏將石川數正來因我將關口親永請以長持二子易質親永關口氏父也氏眞素重親永長持且憫其二子也許之乃送關口氏及世

井伊谷屬遠江

子於參河。而長持二子還駿河。既而氏眞悔之。怒殺親永。參河將士質在吉田城。氏眞持以誘降。無應者。氏眞命串殺之。是月。井伊谷城主井伊直親以寃死。初直親臣小野某怨直親。潛來府中。讒之氏眞曰。直親與織田德川通謀。氏眞怒。欲誅之。新野左馬助諫曰。直親不應有他。恐有讒構。臣請驗其實。乃使人以情問直親。直親大驚曰。先臣直盛死桶峽之役。則織田氏不獨先君仇也。今織田德川合好。臣何苦事不共戴天之仇乎。左馬助具以

見付在遠江

肥前守鎭實
嵩山城在遠江

聞。事遂寢。直親將如府中分疏其事。途經掛川。掛川城將朝比奈泰能不知直親寃。既雪。出兵擊殺直親。氏眞沒其采邑。六月。堀越氏延以見付叛。令小原鎭實擊之。氏延自殺。七月。奧山貞澄以嵩山城叛附參河。氏眞怒。遣兵攻拔其城。使朝比奈泰長入參河。襲西鄕正勝於五本松。斬之。九月。參河將酒井忠次松平親俊攻佐脇。守將板倉重定與牛窪二連木合兵。邀拒小坂井。東敗之。　東照公來援。我兵不利。重定死之。佐脇八幡皆陷。六年三

月。　東照公築砦于小坂井及牛窪傍。小原鎭實攻之不克。十月。參河針崎野寺土呂一向僧徒叛德川氏。國內大擾。織田信長方與美濃齋藤氏構兵。不能赴援。兵連踰年不解。而氏眞終無窺隙之意。七年四月。幡豆牛窪諸城叛附參河。　東照公欲攻吉田及田原城。築砦于船形山。絕我援路。五月。氏眞將兵二萬救吉田。屯佐脇及八幡。分兵攻一宮寨。使武田信虎將八千備岡崎援路。公將二千人擊破信虎。過八幡佐脇間。至本能原。

豐前守致實

內藏助資久

兵鋭甚。飯尾致實陰通于敵。稱疾還其邑引間。行縱火荒井白須賀驛舍。流言信虎亦通參河。氏眞驚。留兵諸城。歸府中。六月。參河將酒井忠次來攻小原鎭實於吉田。鎭實棄城走保宇都山。（編年集成）鎭實近江人。來仕義元。其子三浦義鎭以面首爲氏眞所寵。好蹴歌。勸氏眞觀之。氏眞大喜。盛行之。國中靡然成風。（成績本書鎭實作資長。義鎭作右衛門。今從編年集成。）　小倉資久亦得寵於氏眞。桶峽之役。舊臣朝比奈葛山等不能死難。逃歸者二十餘人。皆羞杜門不出。由是

新進用事政權盡歸鎮實父子及資久舊臣嫉之懷携貳八年冬氏眞誅飯尾致實其臣江馬安藝江馬加賀以引間屬岡崎武田信虎陰與氏眞老臣謀奪駿河事露氏眞大怒逐信虎信虎奔京師使人告其子晴信取駿河晴信謂岡崎日盛而今川氏日衰駿遠必為岡崎之有坐生大敵於肘腋非計也乃使人來告欲與俱攻岡崎氏眞不懌曰彼非援我者是欺我也我豈墮其術中耶晴信聞之乃與德川氏連和圖我成績十年十一月晴信殺其子義信義信妻大歸終與武田氏絕十一年二月久野二股高數西塚諸城皆叛附參河三月參河兵入遠江拔堀川攻宇都山小原鎮實逃走保花澤城花澤城在駿河氏眞驕土日縮財用不足三浦義鎮為急賦斂摘諸將小過沒收食邑以給其用諸將益憤惋叛者相繼十二月武田晴信來侵屯空總氏眞將兵一萬五千軍清見寺分兵使庵原安房據薩埵山朝比奈政貞葛山備中等十八將拒八幡平晴信向八幡平政貞等陰通晴信不戰而走諸軍

皆潰安房弃薩埵山退與氏眞合時麾下兵逃亡餘八十騎氏眞走入府中武田氏將山縣昌景馬場信房來逼臨濟寺氏眞惶懼棄府中走遠江據掛川城城將朝比奈泰能與三浦義鎮有隙義鎮不欲從入掛川路亡去從其父鎮實于花澤城武田氏兵入府中剽掠縱火十二月參河兵來逼掛川我兵出拒不利敵築砦于桑田村曾我金丸諸山編年集成是月氏眞攻引間守將江馬安藝江馬加賀以城降既而加賀叛降岡崎安藝疑其貳已殺加賀加賀從士小野田某殺安藝以降岡崎續成

按本書分註曰德川記德川歷代年譜附尾張云永祿十年飯尾豐前見殺其妻守引間城東照公遣使諭之曰若肯致城賜爾舊邑不使家士流離妻對曰妾雖婦女致城乞降非素志也十二月二十四日東照公遣兵攻引間不利翌日又破外郭城兵死者二百餘人我兵戰死三百餘人妻擐甲亂髮提尖刀率侍女十七人開門而出縱橫突戰我兵披靡妻與侍女皆戰死公惜之其事頗傳然年譜正文創業記家忠日記松梁紀聞等皆不載豐前被殺實在八年而江馬安藝江馬加賀自八年至是歲守引間蓋豐前妻在城中不從安藝加賀也

十二年正月參河兵復來圍掛川我兵拒之夜襲金丸山參河兵來救我兵不利氏眞使人說金丸山城將久能某

次郎左衛門正綱

久能佯約內應氏真夜遣精兵赴金丸山遇伏而敗三月參河兵復來攻朝比奈泰能出拒不利敵兵競進我舟師出其後敵乃退入引間是月氣賀堀川諸寨皆陷泰能說氏真曰疆內盡叛孤城無救援是坐待亡也臣明旦出城決戰突敵中軍不利卽死之請君乘間奔相摸徐爲後圖岡部正綱曰非計也爲主公盡忠何在一死不如與德川氏和依北條氏以爲計議未決會德川氏使者來說曰我與公父祖世結好敢忘之惟公誤用讒臣

是以至於此今若以遠江披與則我與北條氏謀復公於駿河氏真狐疑小倉資久固勸之乃送誓書和成五月氏真致掛川城自懸塚航赴相摸北條氏康使其子氏規來迎　東照公爲送糧食於是遠江悉屬　公編年集成初義元書誡氏真曰汝年既長未棄幼志鬪雞走狗文武兩廢今而弗悛其喪邦覆宗必矣言甚剴切至是果驗成績是月　東照公攻武田氏將山縣昌景於府中走之遣使謂北條氏康與俱復氏真氏真聞昌景既去府中使小倉

濱松卽引間也先是　東照公改引間曰濱松

資久森川日向修府城命岡部正綱守之自是德川氏北條氏與武田氏戰爭不絕十一月北條氏康與武田晴信戰不利晴信遂攻府中城兵不能支正綱出降元龜元年正月花澤城陷鎮實義鎮走高天神爲城將小笠原長忠所殺氏真之依北條氏氏康憫之築館于早川寘之及氏康死子氏政遇氏真無狀與武田氏和圖除氏真氏真懼走濱松依　東照公　公思舊誼厚遇之其得駿河也請信長以駿河半封氏真信長不聽編年集成天正

左馬介範以新六郎高久

三年三月氏真去寓京師謁信長獻其遺寶信長聞氏真善蹴鞠招廷臣與氏真對戲聞者醜之是歲氏真削髮號宗闇成績削髮號宗闇據編年集成慶長中　台德公賜宗闇宅地徙江戸品川歷十餘年而卒生三子範以高久澄存範以先父而死生子範英　台德公召範英賜祿五百石世襲今川氏及　大猷公時加賜五百石高久以慶長三年謁　台德公賜祿千石更姓品川以別宗家兩家子孫世事幕府系圖按編年集成慶長中　東照公老于駿府氏真携二子往謁　公　公辭之　台德

公錄二子列家臣以其名家使宗子世襲今川氏庶子稱品川氏別之慶長十九年氏真以壽終于駿府與本書不合本書氏真長子範以慶長十二年冬終于京師而　東照公老于駿府則其年春也中間不見氏真父子如駿府事且本書載氏真從江戶品川卒葬牛込萬昌院則終于駿府之事可疑故不取

岡田僑曰今川義元因父祖遺業并駿遠參食足兵衆與武田北條二氏連和擧三國兵西向以伐尾張當是時義元目中無織田氏而桶峽之敗身首異處將士瓦解強隣乘釁嚮所修好結婚者盡變爲飲血之讎終致失其國者豈非以恃勝恃衆

而然邪自古恃勝者必敗恃衆者必危雖豪傑雄武之主不能免也余嘗察義元所施行其背義乖人心者多矣初義元僕役參河將士盡收其食邑既而負約不之還而參河將士之心離矣殺山口戶部二將而部下之兵亦離矣夫人主之所以能使群臣爲我用蹈湯火而不避者以有服其心也義元徒恃兵馬之富不知衆心既已離猶誰與爲戰乎則其敗不待桶峽之役而後知也上杉謙信之入小田原也將十萬兵勢如雷霆宜一鼓擧北條氏也而一辱成田長泰則八州之士皆叛以謙信雄武辱一士猶且如此而况於辱一國之衆殺熊羆之臣乎桶峽之役率其離心之衆不幸而又有功以驕其心是天奪之魄也古創業之君於平居無事之時與士卒同甘苦結之以恩信而謹刑殺使其不忍負我故臨事赴急如手足之捍腹心明大祖嘗語將士曰張士誠恃財富陳友諒恃兵強朕獨無所恃惟不嗜殺人嗚呼明祖之所謂不嗜殺人乃我　東照公之所以興也而士誠友諒

之恃富強乃義元之所以自敗歟

日本外史補卷之三

二郎遠光
孫次郎長房
信濃守義長
民部少輔高國
又武藏守右京大夫

日本外史補卷之四

三好氏

三好氏出於源義光玄孫小笠原長清。長清父曰加賀見遠光。遠光長子光朝。次子即長清。生于甲斐小笠原。大日本史長清次子長房。居阿波三好郡。因氏焉。自細川氏領四國。子孫世屬其部下。長房後八世曰義長。義長孫曰之長。後更名長輝。稱筑前守。三好系圖讀史餘論之長更名長輝據重編應仁記按三好別記長清嫡子太郎長經封阿波居三好郡蓋誤事細川義春爲家宰。初細川賴之之後世爲管領。居京。曰上館。賴之弟詮春居阿波勝瑞。曰下館。義春即詮春裔也。任讚岐守。是時管領細川政元無子。養族政春子高國。又養藤原政基子澄之。皆不中意。以澄之任丹波守護。更養義春子澄元爲嗣。澄元稱六郎。以其猶幼。留勝瑞。重編應仁記養族政春子高國據系圖按二川分流記藤原政基作藤原尚經讀史餘論曰澄元讚岐守元晴子也又曰據系圖觀之爲讚岐守義元子外史曰澄元爲細川元勝子又曰細川賴之二弟詮春滿之世領讚岐阿波曰下館詮春之後爲政春滿之之後爲元勝未詳其所據分流記曰澄元爲細川讚岐守慈雲院孫慈雲院即義春父成之也與本書合可從永正二年。長輝與高畠

又六郎元長
修理進元吉
兵庫助元扶

其護澄元如京師。謁政元。竟留輔澄元。政元爲人褊躁。信鬼神。說好潔齋。舉動無常。其宰香西元長。藥師寺三郎左衛門擅權。忌長輝。四年六月。元長與三郎左衛門謀曰。主公近狀如狂。其禍不遠。若六郎代立。長輝必用事。我不得不爲之下。不如速行大事。擁立九郎。九郎澄之也。乃誘政元近臣福井四郎。竹田孫七等。覗政元入浴室。弑之。遂攻澄元館。長輝與高畠等拒戰。不克。奉澄元走近江。元長等迎澄之。立爲主。據嵐山。八月。長輝糾合近江。伊賀。大和。河內。淡路兵。攻破嵐山。斬元長等。澄之自殺。餘黨悉平。參取分流記重編應仁記按重編應仁記細川澄元如京師係永正三年香西元長作香西元近且云元近與藥師寺三郎左衛門謀誘政元書佐戶倉某覗政元入浴室弑之今從分流記餘畧同南海治亂記曰政元遇害時澄元在阿波長輝聞變發兵奉澄元攻嵐山外史據之蓋誤長輝請將軍足利義澄。以澄元爲管領。任右京大夫。而自專其政。削髮號寄雲。三好氏始盛。既而奈良元吉。伊丹元扶等。嫉寄雲專恣。謀廢澄元。迎高國於阿波。立爲主。請援於大內氏。先是。前將軍足利義植爲政元所廢。奔周防。依大內義

下總守長秀

興。義興聞細川氏亂。欲復義植。乃許之。五年四月。義興大舉擁義植而東。高國將兵會義興于攝津。奇雲聞之。奉澄元奔近江。據甲賀山。長子長秀次子賴澄。奔伊勢。爲國司北畠材親所殺。近畿諸城。皆應義興。六月。義興紛諸軍入京師。足利義澄適近江。朝廷奪其官爵。再任義植征夷大將軍。以義興爲管領。重編應仁記按足利季世記義興爲管領。領係永正八年。壬代一覽南海治亂記並云。永正五年四月。奇雲奉澄元。奔阿波。五月。奇雲自將阿波淡路和泉河内攝津兵二萬。與六角定賴連和。擊大内義興於京師。不利自殺于百萬遍寺。外史據之誤。八年七月。澄

右馬頭政賢　上總介義英　尾張守尚順後號卜山

元族細川政賢。以四國兵來援。至和泉。擊高國兵走之。奇雲與政賢畠山義英等。從澄元進入京師。義興高國。奉義植走丹波。既而與六角定賴大友親治畠山尚順等。合兵三萬。來攻澄元軍小川。奇雲與政賢義英。拒之于舟岡山。大敗。政賢戰死。奇雲從澄元。脫走歸阿波。重編應仁記舟岡山之役。本書舉兩說。一說係永正五年。一說係八年。諸書多作八年。今從之。十五年八月。大内義興歸周防。細川高國代義興專京師政。十六年冬。奇雲從澄元至兵庫。攻細川高國將川原林正賴於越水

城。高國來救。十七年春。與高國戰。不決。既而城中食竭。正賴棄城走。高國退屯尼崎。我兵進攻。高國夜拔營而遁。澄元軍伊丹。令奇雲追高國。高國走近江。奇雲乃入京師。意寖驕。將士解體。五月。高國與六角氏朝倉氏。合兵四萬。來攻。奇雲不設備。香川某安富某等。皆叛降高國。奇雲戰敗兵散。乃走曇華院。請降。高國囚奇雲百萬遍寺。將釋之。先是。奇雲以事殺細川成春。成春子尚春。降高國。至是欲復父仇。請高國。置百萬遍寺。奇雲與子長

則長光俱死。澄元得敗報。走播磨。遂歸阿波。高國爲管領。拜武藏守。長秀之死伊勢也。奇雲以長秀子元長爲嗣。於是元長以嫡孫承奇雲後。稱筑前守。參取分流記。重編應仁記。按阿州將裔記。三好別記。並以元長爲奇雲子。且別記載三好氏畧系云。奇雲子三人。曰筑前守。曰宗三。曰笑嵓。而長秀賴澄長則長光四人皆不載。其疎漏不足信也。六月。澄元卒。季世記。三好記。子晴元立。元長輔之。重編應仁記按讀史餘論。以晴元爲澄元弟。大永元年。細川高國廢足利義植。迎故將軍足利義澄次子義晴於播磨。立爲將軍。義植奔淡路。重編應仁記按外史足利義澄有二子。長曰義晴。季曰義維。蓋據大系圖。

四郎左衛門元盛
備後守植通
彌三郎國扶
神五郎政長號宗三

尊卑分脉。今按平嶋系圖。以義維爲義晴兄。與本書合。大系圖等說。恐非是。六年。高國殺其臣香西元盛。元盛兄波多野植通。與弟柳本彈正叛。起兵丹波。時京師政令大亂。元長聞之。謀攻高國。以故細川政賢子澄賢爲將。十二月。至堺浦。植通彈正以丹波來歸。七年二月。與高國戰桂川。破之。高國走近江。七月。元長從晴元。圍伊丹城。不下。十月。高國請援於朝倉氏。將其兵入京師。軍東寺及七條。鳥羽。元長聞之。解圍。與畠山義英等俱赴京師。義英與朝倉氏兵戰不利。元長赴救。殺

傷甚多。享祿元年正月。晴元與高國議和。弭兵。守堺城。伊丹國扶以伊丹降。元長族三好政長忌元長威權。與柳本彈正讒之晴元。曰元長貳於高國。晴元信之。由是和敗。高國奔近江。遂如播磨。請援於浦上氏。二年正月。柳本彈正攻殺伊丹國扶。與元長有姻。元長族三好遠江攻彈正於山崎城。彈正棄城走枚方。晴元益疑元長。元長怨望。八月。辭歸阿波。參取分流記重編應仁記三年九月。細川高國與浦上村宗。合兵自播磨入

左京亮長政

攝津。攻援冨松城。晴元遣兵拒之。大敗。保大物城。十一月。高國攻陷大物城。晴元意悔。召元長。四年二月。元長往謁晴元于堺城。晴元大喜。命拒高國。高國村宗列營天王寺及今宮神戶渡邊。將攻堺城。三月。細川之持以八千人來援。之持。義春子也。元長合其兵軍住吉。赤松晴政應高國徵。來軍神咒寺。初晴政父義村爲村宗所攻殺。至是晴政欲復父仇。陰送款於我。約內應。六月。晴政射村宗營。營中驚。元長進擊。大破之。斬村宗。村宗

驍將嶋村彈正奮戰。與我兵相搏。投水而死。斬首二千餘級。高國走尼崎。匿染戶甕中。我兵搜獲殺之。重編應仁記。本書赤松晴政作赤松政村。今據赤松記改之。分流記曰。高國匿染戶。三好康長圍之。迫令自裁。高國遂入廣德寺自殺。於是晴元爲管領。任右京大夫。元長輔之。居堺城。晴元既滅高國。稍疎元長。而寵木澤長政。長政畠山義英臣也。倍義英來仕。說晴元攻義英破之。結三好政長。欲奪元長權。屢譖之。天文元年正月。元長使三好一秀殺柳本彈正子甚四郎。爲伊丹國扶報怨也。晴元聞之大怒。將

[illegible]前守實休

攝津守冬康
左衞門督一存

誅元長。元長懼。屏居堺浦南莊。削髮號海雲。因細川之持謝罪。不釋。六月。晴元誘本願寺僧徒。及和泉河內攝津兵。攻海雲於南莊。海雲逸。妻子於阿波。而入顯本寺自殺。三好一秀。鹽田若狹等二十餘人死之。海雲生四子。範長實休冬康一存。範長嗣。幼名千熊。稱孫次郎。（重編應仁記。按室町日記。範長作義長。薙髮號長慶。三好別記作永義。後稱長慶。皆與本書不合。季世記。分流記。實休作之康。從初名也。本書云實休初名之康。後更義賢。又更實休。）初範長母娠。出三好川浴七夜。祈曰。男乎執天下之權。女乎爲天子之后。既而產範長。

範長狀貌魁偉。有權略。（南海治亂記）細川之持薦範長於晴元爲宰。十年九月。範長與三好政長波多野備前等。入攝津。攻鹽川政年於一藏城。木澤左馬允援政年。範長政長解圍。退守越水城。徵淡路兵。攻拔富松城。十二年七月。故細川高國遺臣。立高國族細川氏綱爲主。起兵入堺浦。和泉人玉井某等屬焉。晴元命範長伐氏綱。八月。範長將兵擊玉井於橫山。破之。（重編應仁記。按讀史餘論。天文九年十月。細川右馬頭實時子氏綱起兵。圖細川晴元於堺浦。晴元遣使召長慶。時長慶掌細川持隆兵。有威權。以父海雲故。深怨晴元。不肯應召。弟實休諫之。乃發兵至兵庫。守越水城。三好政長迎長慶。與俱伐氏綱。與本書不合。按分流記。氏綱爲高國後。係天文十二年七月十九日。與本書合。可從。外史晴元召長慶。係天文十九年。未詳其所據。）十四年夏。丹波人內藤顯勝。據關城。應細川氏綱。波多野晴通欲攻關城。來請援。範長與三好政長赴援。攻下關城。十五年。足利義晴。右細川氏綱。與畠山政國謀討晴元。政國尙順子也。求兄植長後世據高屋城。至是遣其臣遊佐長教。與氏綱兵來攻晴元。使範長拒之。不利。徵兵阿波讚岐淡路。九月。範長弟冬康。以淡路兵來援。長教等攻

高屋城在河內

大塚城。範長與政長冬康救大塚。攝津人三宅某。池田某。並叛應氏綱。我兵連戰不利。大塚陷。十月。範長弟實休將阿波兵二萬來援。我兵又振。將攻義晴。義晴避之坂本。傳職於子義輝。是歲範長更名長慶。稱筑前守。十六年春。長慶與實休冬康等入攝津。攻拔三宅城。將攻畠山政國。聞足利義晴軍北白川。以應畠山氏。乃勸晴元攻義晴。而自留備氏綱。四月。晴元入京師。軍東山。尋還軍下芥川城。長慶請援於六角定賴。定賴晴元妻父也。七月。

晴元再入京師。軍相國寺。定頼與子義賢將兵來援。共攻義晴於北白川。破之。義晴尋講和。歸京師。是月。長慶與政國戰于天王寺。破之。追入河內。（重編應仁記）十七年四月。與政國和。長慶既壯。屢有戰功。憾三好政長嘗讒殺父。欲除之。乃訴晴元曰。臣父祖世爲國盡忠。當先公辭世。君年尚弱。先臣元長輔君。滅高國以報先公之仇。乃爲政長所讒殺。今縱不加誅。豈可使其預事。宜速解其兵權。不然。臣不能復戴君也。晴元忌長慶威權右政長。長慶益

憤怨。遂降細川氏綱。與遊佐長教等攻政長子政勝於榎並城。晴元大怒。討長慶。徵兵阿波讚岐。是時。實休掌細川持隆兵。持隆之持子也。冬康爲淡路安宅氏後。一存爲讚岐十河氏後。三弟各以其兵羽翼長慶。拒晴元。三好氏勢益盛。（參取重編應仁記。南海治亂記。）十八年正月。長慶發兵。縱火伊丹。三月。攻細川晴賢於中嶋城。三好政長適來在城中。與出拒長慶。擊大破之。政長晴賢逃走榎並城。晴元在京師。赴援。入攝津。守一藏城。五月。長慶遣三好長緣擊

香西元成於西川原。破之。元成走保三宅城。晴元救元成。入三宅。長慶聞之曰。敵萃二城。是自送擒也。六月。長慶將分兵攻三宅榎並。聞政長出軍江口。乃赴江口。與政長相持。冬康一存軍三宅榎並間。絕粮道。諸將慮六角氏援晴元。請先其未至攻三宅。長慶不從。一存以部兵往攻三宅。破柵踰壘。城垂陷。一存曰。使右京大夫自殺。恐非阿兄意。乃留兵備之。還赴江口。共擊政長。斬之。政勝棄榎並走。晴元亦棄三宅。奔京師。九月。長慶擁細川氏綱

入京師。京師震駭。晴元從足利義晴。奔坂本。十九年正月。長慶連下伊丹富松諸城。悉定攝津。遂如京師。五月。足利義晴薨于穴太山中。義輝徙比叡衢。二十年二月。長慶與足利氏臣伊勢貞教。判決畿內政。（重編應仁記）課京師之民。出地子錢。（將軍譜）六角義賢遣使來議和。請復足利義輝。二十一年春。義賢再遣使來請和。長慶對曰。臣不敢抗將軍命。特恨右京大夫右臣仇政長。欲誅臣。是以至此。今臣仇已除。使右京大夫解職。以氏綱爲管領。而右京

孫次郎慶興

大夫子聰明承其後臣則奉命於是和成義輝歸京師晴元送其子聰明爲質削髮匿堅田長慶眞聰明於越水城以氏綱爲管領任右京大夫長慶輔氏綱擅畿內南海兵重編應仁記使松永久秀掌京師政久秀本西岡賈人爲人傾險多智爲長慶所親任擅威權南海治亂記　四月長慶自將畧丹波攻波多野晴通於屋上城聞芥川某以芥川城應晴通乃引兵還攝津是歲實休弑其主細川持隆奪其妾擊不從己者悉定阿波自稱豐前守重編應仁記按將爲

記天文二十一年八月十九日三好實休誘細川持隆遊獵伏兵攻之從臣奔散星合彌三郎蓮池清助獨留拒之持隆得間走見性寺實休弟十河一存圍見性寺彌三郎清助赴見性寺俱奮戰持隆自殺二人殉之分流記季世記並係天文二十二年五月蓋誤　二十二年七月長慶攻芥川細川晴元潛入京師說足利義輝起兵義輝苦三好氏專橫召六角氏兵晴元遂焚三好氏第長慶聞之大怒與畠山高政合兵二萬入京師高政政國子也晴元從義輝奔近江長慶再攻芥川拔之徙細川聰明於芥川使子慶興守之二十三年九月長慶令三好長緣將兵畧播磨弘

治元年正月遣實休再徇播磨攻三木城長慶自將繼之屯大山寺三木城主別所某降播磨悉定永禄元年五月足利義輝與細川晴元六角義賢起兵軍坂本長慶使松永久秀拒之于白河徵兵四國六月義輝軍地藏山久秀以五千人與六角氏戰不決實休將阿波兵冬康將淡路兵並來援六角氏請和許之十一月義輝歸京師晴元遁走長慶還芥川是歲畠山高政爲其臣安見美作所迫奔紀伊美作代守高屋河內盡附美作長慶欲

伐美作根來僧徒應美作二年五月長慶遣一存及松永久秀擊根來不利六月長慶自將入河內美作與野尻丹後等邀拒七月赤松氏別所氏率播磨兵來援八月長慶率諸軍攻高屋美作棄城走飯森城隨而圍之美作脫身走大和長慶復高政于高屋徙細川氏綱于淀三年正月長慶攜慶興如京師謁足利義輝義輝奏請以長慶叙從四位下任修理大夫慶興任筑前守賜其偏名更名義長松永久秀任彈正少弼久秀讒實休有異圖長

山城守康長號笑岩

富田普門寺在攝津

慶怒欲誅實休三好康長諫止四月長慶如淡路實休削髮自阿波來謝長慶待之如初尋還芥川畠山高政之復高屋以湯川直光爲宰直光粗暴貪黷國人不附高政復召安見美作以代直光長慶聞之怒攻高政高政與美作奔堺浦十一月長慶徒飯森使實休守高屋遣松永久秀徇大和下澤口萬歲諸城大和平命久秀守志貴是歲一存在岸和田墮馬病創沒四年正月長慶義長如京師謁足利義輝三月饗義輝於義長新第五月眞

細川晴元於富田普門寺七月六角義賢糾合細川氏遺臣據地藏山畠山氏遺臣亦擁高政起兵紀伊河內兵多應者長慶聞警使義長屯梅津久秀屯西院以拒六角氏冬康守岸和田以備畠山氏更命實休據堺城爲應援十二月高政與根來僧徒入河內陷三箇城五年春高政以二萬人圍岸和田城中兵寡告急實休實休使篠原長房赴援守岸和田自將萬人出陣久米田長房望見出城戰不利敵兵進犯實休陣實休拒戰被創死軍

教興寺在河內

下野守政康號釣閑

主税助左通

終大敗冬康棄城走飯森時長慶方會客爲聯歌聞敗自如松永久秀入援諫長慶速出兵長慶曰討賊之事一委汝等吾何必出也既而義長亦入援與冬康等出擊高政於教興寺大破之高政遁走根來僧徒等皆降重編應仁記久米田之役三好記係永祿三年三月三好別記係永祿四年事實亦不同按分流記永祿五年三月三好實休陣久米田畠山高政與安見美作根來僧徒合兵來攻實休先鋒篠原長房擊美作等走之追北而進高政橫衝實休麾下麾下兵寡戰不利實休被重創死由是軍大潰高政遂入高屋使美作等攻飯盛安宅冬康松永久秀援飯盛五月三好康長襲湯川直光及根來兵於教興寺斬直光斬首六百級美作等聞之遁去高政棄

高屋走堺亦與本書不合而年月全同無幾長慶有疾專任久秀久秀威權出三好氏上義長心不平久秀忌義長才望陰謀除之六年八月久秀遂毒殺義長長慶養一存子義誥爲嗣任左京大夫爾後長慶悲哀恍惚不復省事是歲細川晴元細川氏綱相尋卒七年夏松永久秀讒冬康有叛心長慶怒殺冬康既而知其無辜恨悔由是疾益劇七月卒年四十三義誥猶幼三好長緣三好政康岩成左通稱三好三黨爭權政大亂重編應仁記義誥一作義次又作義繼邦訓皆通按分流

記以三好日向守政康三好下野守定逸岩成主税助左通爲三黨讀史餘論以三好康長三好政康三好政勝爲三黨與本書不合外史以三好康長三好政康岩成左通爲三黨未詳其所據實
休之死久米田子長治嗣其臣井澤某篠原某專
其政成立記按本書細川持隆之遭害其妻大内氏歸周防爲尾其妾岡本美作女也義賢納之生二子長曰長治稱彦次郎次曰存保稱孫六郎八年五月松永久秀與
三好三黨擁義誥入京師圍足利義輝於二條城
義輝縱火自殺重編應仁記初足利義植之奔淡路攜
足利義澄長子義維養爲嗣居阿波平嶋至是久
秀與三黨議迎義維子義榮於阿波欲立爲將軍

左馬頭義維

左馬頭義榮

平嶋系圖足利官位記義維一作義冬未至久秀與三黨生隙三黨
擁義誥徙高屋重編應仁記九年二月畠山高政安見
美作應久秀屯堺浦義誥與三黨擊高政美作破
之久秀赴救度勢難抗請和罷兵六月足利義榮
自阿波至攝津十二月入普門寺十年二月朝廷
勅義榮爲征夷大將軍叙正四位下三黨負功驕
恣不禮義誥義誥怒其乳母子金山駿河說義誥
奔堺浦歸松永久秀四月久秀擁義誥據志貴尋
入南都守多門城三黨來攻軍東大寺十月久秀
襲東大寺焚之三黨遁走十一年正月義誥徙津
田使細川藤賢守志貴初足利義輝二弟曰覺慶
爲南都一乘院主曰周暠爲鹿苑寺主久秀殺周
暠幽覺慶覺慶逃走蓄髮更名義昭歷抵諸國遂
依織田信長於美濃九月信長大擧擁義昭入近
江攻六角氏連下諸城京師震駭義誥久秀不能
拒信長長驅入京師攻岩成左通於青龍寺降之
以左通爲鄕導入攝津三好政康棄飯森三好康
長棄高屋三好長緣棄芥川皆奔四國攝津河內

諸城悉陷十月足利義榮病癰卒義誥終與久秀
等降信長參取重編應仁記將軍譜信長譜信長割河內封義誥
及畠山高政以大和封久秀信長還入京師立義
昭爲將軍館本國寺引兵而去義誥從若江重編應仁記
十二年正月三好長緣等伺信長不在自阿波
入攝津松永久秀岩成左通畔應之入京師圍義
昭於本國寺義誥爲義昭妹婿助義昭擊長緣等
走之久秀復降信長天正元年信長與義昭生隙
逐之遂攻義誥於若江城中多叛者義誥自度

不免。登樓櫓。割腹死。近臣遊佐與傳焚樓自殺。自長房起阿波。至義誥十四世。三百八十餘年乃亡。將畜記。按讀史餘論。天正元年。義誥與松永久秀。攻畠山高政滅之。信長大怒。遣兵來攻若江。十一月。義誥臣多羅尾丹波。沼左京殺義誥以降。與本書不合。義誥亡後五年。三好長治為其臣一宮成助井澤賴後所弒。阿波大擾。三好記土佐國主長曾我部元親。乘間數來侵長治。長治族弟曰存保。出繼十河一存後。在堺浦。於是長治族迎存保為主。據勝瑞。元親略取大西及重清。存保攻之不克。乃降織田信長乞救。十年四月。信長使

其子信孝。及丹羽長秀赴援。會信長為明智光秀所弒。不果。元親日夜來侵。八月。存保與元親戰于中富川。大敗。保勝瑞。元親來圍。會霖雨浸城。存保奔讚岐。守十河城。阿波讚岐諸城盡陷。十一年。元親攻拔虎丸。遂圍十河。城中粮竭。不能支。存保潰圍走京師。降豐臣秀吉。及秀吉平四國。封存保於讚岐二萬石。十四年。秀吉將討嶋津氏。先命仙石秀久。長曾我部元親。及存保。率兵至豐後。與嶋津氏戰于戸次川。大敗死之。十河氏亡。參取十河物語。土佐物語。

松永久秀後義誥之亡四年。而復叛信長。為其攻殺。三好三黨。或降或滅。不詳其所終。信長譜

岡田僑曰。先師於政記論足利氏君臣曰。細川氏之事足利氏。志不在足利氏。而患己之得失而已。是以其臣之事之者。志不在細川氏。一彼一此。唯己之得失是視。而無所不至者。酷相似也。是豈細川氏之罪哉。足利氏事王家也。爭其兩紛以便於己。亦由其志不在王家。而患己之得失。其源如此。宜其末流轉相倣傚也。故三好氏之臣之亂三好

氏。猶三好氏之亂細川氏。三好氏之亂細川氏。猶細川氏之亂足利氏。細川氏之亂足利氏。猶足利氏之亂王家。信哉此言。余脩史至三好氏之事。廢書而歎焉。譬猶與奸奴黠僕。俱奪人之財致暴富。後又失之於奸奴黠僕。何者。既已共事。則不得不分其利。彼挾其功以邀於我。我惡其無饜欲除之。則為其所反噬。無他。以我之致富本出於私也。細川氏世奪足利氏之權。皆出於私者也。三好氏世輔細川氏。有共事之功。而長輝元長享其利。未久

而斃。至長慶。則懷無饜之欲。盡并其利而奪之者也。甚矣天道好還。上已無道。下轉相傚。其禍循環無窮也。長慶已廢晴元。立氏綱。盡除已所憚者。以爲天下之事。無復足慮。無幾。松永久秀毒殺義長。絶其嗣。以奪三好氏之權。而長慶飲恨而沒。豈非亦傚我之奪細川氏之權也哉。

日本外史補卷之四

日本外史補卷之五

長曾我部氏

長曾我部氏。出於秦河勝。河勝二十五世之裔曰能俊。自信濃徙土佐。居長岡郡曾我部。因氏焉。能俊後十世曰信能。事足利尊氏及細川氏領四國。子孫世屬其部下。爲岡豐城主。食邑三千貫。土佐物語。本書曾我部作宗我部。今據土佐軍記。武德大成記。諸書改之。按土佐軍記。長岡郡有曾我部。香美郡亦有曾我部。因加郡名一字別之。在長岡曰長曾我部氏。在香美曰香曾我部氏。本書之說亦然。其作宗我部者。蓋以曾宗邦音相通。致謬混耳。信能生兼能。兼能生兼綱。

兼綱生能重。能重生元親。元親子曰文兼。當文兼時。足利氏衰。天下爭亂。文明中。一條教房避京師亂。挈次子房家至土佐。將軍足利義政奏請房家爲土佐國司。治于幡多郡中村。房家幼。文兼翼戴之。與本山安藝大平津野吉良山田六族俱輔政。號七郡司。國內稍治。土佐物語。教房至土佐。與土佐軍記諸書不載。按應仁外記。應仁之亂。一條房家與父奔土佐。與本書合。可從。本書曰。七郡司之外。有香曾我部氏。片岡氏。中村氏等國士六十人。文兼二子。元門雄親相繼。至雄親子兼序。驕橫擅威權。永正六年。本山茂宗嫉兼序專肆。

左近大夫茂宗
剃髮號梅慶

與大平山城吉良駿河等攻兼序。兼序拒戰。自度不免。託一子其臣近藤某而自殺。中嶋某等十二人死之。土佐物語。按蠹簡集。係永正五年。非也。土佐軍記。兼序作元秀。近藤抱兒投房家。房家憫而撫之。兒甫六歲。稱千雄。及長。房家爲加首服。命名國親。悉予其舊邑。土佐物語。本書千雄作千翁。土佐軍記作千王。今從蠹簡集。國親名亦有異同。土佐軍記作元國。南海治亂記作元家。恐非。蠹簡集曰。千雄生于文龜二年。以永正五年投房家。時年七歲。誤也。國親以永祿三年死。年五十七。推而上之。則永正六年。國親六歲矣。國親既復。慨然欲復父仇。以茂宗爲其首謀。最恨之。而患其多黨。吉田城主吉田

周孝爲人勇而多智。國親欲因以爲援。乃通好。妻以妹。密與謀復仇。周孝曰。公欲舉大事。宜先懷人心。國親於是撫循境內。恩惠備至。久之。遠近服從。房家聞之。欲以國親女妻茂宗子茂辰。以解憾。諭之國親。先是國親與香曾我部秀義約婚。且以茂宗爲宿仇也。欲辭之。周孝說曰。是可以間彼黨也。願公許之。國親從之。遽倍秀義約。要以女嫁本山氏。秀義怒。將攻國親。周孝爲請。秀義謝罪。秀義意乃釋。而深憾茂宗。由是六族互懷危疑。周孝因說

吉田備中守

式部少輔茂辰

出羽守秀義

國親曰。可以舉大事矣。天文十三年。國親發兵攻大津城。拔之。介良下田城兵並起。遮我歸路。國親擊破之。降介良城主横山某。遂攻下田城。下田駿河。虐使其民。有一寡婦。其子以逋租見殺。至是導我兵。潛入城縱火。國親伏兵城外。鼓譟攻之。城兵驚潰。駿河自殺。於是金山十市諸城皆降。香曾我部秀義。請養國親子親泰爲嗣。國親許之。（土佐物語。按土佐軍記。香曾我部秀義請養親泰。係永禄六年。秀義作景好。）十六年。國親削髮。號覺世。二十年。攻山田元義。降之。（土佐物語。）

治部少輔元義一作丹波守

（本書攻山田元義。係天文十二年。蠹簡集係弘治二年。皆非也。今據土佐軍記改之。）永禄三年五月。覺世納粮於種崎城。潮江海賊。掠奪其粮。潮江本山氏屬邑也。覺世大怒。時茂宗既死。子茂辰聞之大驚。斬賊三人來謝。覺世不釋。謀攻其屬城長濱。初尚豐工人福原某。得罪奔長濱。至是潛來。請爲內應。覺世遣兵從種崎。乘風雨襲長濱。福原縱火城中應之。守將大窪某。棄城逃。覺世得捷報。自將赴種崎。路聞茂辰來救。乃逆戰長濱。覺世長子元親。長身白皙。美容儀。常沉默居內。不

與外事。衆輕侮之。目爲處女。覺世不予視之。時年二十二。始從軍。自率二十騎。離本軍而陣。將士皆爲之危。覺世望見。罵曰。痴漢當餒敵。既而茂辰兵來圍。元親馬上揮槍大呼。殪三騎。而敵兵大至。覺世驚喜。使次子親貞及吉田重康（江村）親家赴援。親家驍勇多力。提杭柱衝陣。大破之。茂辰走浦戸。隨而鬭之。茂辰遂棄城走朝倉。（土佐物語。本書作元親年十八。然以元親慶長四年卒年六十一推之。則當年二十二。故改之。按土佐軍記。長濱之戰。係弘治二年誤。）覺世收兵入種崎。得疾。留兵浦戸種崎。隳長濱而歸。元親後發。謂衆曰。兵端因潮江賊。他日當先攻之。我將取路宇津山。觀潮江形勢而歸。衆諫之不聽。率兵三百。踰宇津山。土寇百餘。自山上投大石巨木。元親怒。勵衆仰攻。走之。既上嶺。潮江城在眼下。元親熟視曰。城無人。可取也。即下山。直破城門而入。果空城也。將士驚歎。問曰。何以知城無人。元親曰。城上飛鳥不驚。且土寇之走。無一人顧城。吾是以知城無人。將士皆服。六月。覺世疾劇。自知不起。召元親遺言曰。吾欲復父讎。而志不

左京進親貞
伊賀守重康
備後守親家

忠兵衛忠澄

將監親茂

能遂汝謹勿忘言訖而絶。年五十七。土佐物語按蠹簡集作國親年五十九。非也。余聞諸土佐士人。瑞應寺有國親牌主。卒年五十七。可徵。按土佐軍記。覺世已拔長濱。暴病。令嗣子元親守長濱。而歸岡豐。疾益劇。自度不起。召元親遺言云云。與本書不合。四子元親親貞親泰親房。元親嗣。稱宮內少輔。奉父遺訓。屢攻本山氏。下木塚秋山森山諸城。秦泉寺吉松稻毛諸族皆來降。九月。元親遣兵徇土佐郡。使吉田周孝守井口城。谷忠澄守米本城。忠澄爲人機敏有策略。其兄爲僧。曰非有。爲瀧本寺主。有器幹。與忠澄周孝參與軍

議。當是時。一條氏衰。元親託復讎。陰有兼幷之志。屢略取隣疆。而一條氏不能制。五年九月。元親攻本山茂辰於朝倉城。茂辰子親茂勇悍力拒。我軍不利。退。明日復攻城。茂辰逆拒之于鴨部。死傷甚多。元親還軍。六年正月。茂辰焚朝倉。保本山城。先是本山氏滅吉良駿河。取弘岡。至是戍兵棄城逃。吾川土佐二郡平。元親命弟親貞冑吉良氏。守弘岡。土佐物語按土佐軍記南海治亂記。永祿六年。元親徇上佐郡。攻吉良駿河。取弘岡。駿河走讃岐。與本書不合。本書云。天文中。本山茂宗讓本山城於茂辰。而徙朝倉城。朝倉與弘岡接境。茂宗伺吉良駿河遊獵熱殿河。掩擊之。駿河自殺。據此滅駿河者。即本山氏。非元親也。七年。安藝國虎乞援於一條康政。

備後守國虎一作修理亮

康政初名兼定後削髮號自得宗性

備後守重俊

合兵來攻。康政。房家曾孫也。時城兵匱。五百人。元親堅守。會吉田重俊自夜須城來援。斷敵後。元親出城擊破之。重俊。周孝弟也。是歲本山茂辰棄本山。保瓜生野。元親自將攻瓜生野。茂辰窘蹙。送致其妻子於我。而走阿波。土佐物語按蠹簡集。滅本山式部係永祿十一年。又按土佐軍記。永祿五年。元親攻朝倉。遣使城中說降。梅慶即降削髮號宗元。梅慶即茂宗號也。而又號宗元。可疑。且本書梅慶死于永祿二年。故不取。十二

年。元親遣使安藝國虎。議和。不肯。七月。徇安藝郡。攻下姬倉金岡。遂圍國虎於安喜城。國虎自殺。元親命親泰守其城。土佐物語。按土佐軍記。攻安喜城係永祿八年。且云修理亮棄城走野根。依野根七郎。元親遂闕野根拔之。未知是否。於是幷土佐五郡。獨津野氏據高岡郡。屬一條氏。吉良親貞說元親攻一條氏屬城蓮池。陰招其戍兵。戍兵多送款者。元龜元年十一月。親貞襲蓮池城。兵走保戶波城。親貞遂攻下戶波。津野勝興懼而降。請養一子爲嗣。元親使第三子親忠嗣津

孫次郎親忠

嶋親房稱彌九郎

野氏。天正元年。元親既滅六族。康政僅保幡多一郡。而耽宴好內。其老土井宗三諫之。康政怒殺宗三。於是老臣安並某爲松某羽生某覗康政遊獵。要之讓政嗣子內政。既而安並等間康政怒欲誅己。懼通款於元親。剛康政明年遂逐康政。康政奔豐後。依大友氏。元親徙內政於大津。以女配之。國中悉屬元親。後康政入伊豫。擧兵來討。尋爲舊臣入江左近所弑。土佐物語。按土佐一條譜。康政母。修理大夫大友義鑑女也。天正五年。康政爲元親所追。薙髮奔豐後。依大友氏。又按土佐軍記。元親既滅六族。謀除康政。而康政耽宴自如。其老土井宗算諫之。不聽。元親因間之。詐修好宗算。數遣使贈遺。康政果疑宗算。與元親有私。殺之。群臣皆危懼。元親又誘殺康政老臣安並和泉。爲松若狹。由是叛者相繼。康政乃奔豐後。依大友義鎭。義鎭其妻父也。後康政入伊豫擧兵。舊臣多來屬者。元親間之。誘一條氏舊臣入江左近。給弑康政。並與本書不合。錄以備考。是時織田信長定畿內。宇喜多直家據備前美作。元親求好二氏。以自固。而阿波有三好氏。讚岐有香川氏香西氏。伊豫有河野西園寺宇都宮諸族。兵爭不絕。元親窺間欲幷四國。土佐軍記三年。三好氏臣一宮成助。來通款。阿州將裔記八月。元親自將略阿波。初元親弟親房有疾。

海部屬阿波

上野初稱七郎兵衛

羽久地屬阿波三好郡

雲邊寺在讚岐阿波界

就醫京師。路泊海部。爲其戍將海部越前所殺。全是欲先攻海部。以修宿憾。進陣宍喰。越前邀拒。元親擊走之。遂攻海部。越前棄城逃。日和佐椿泊皆降。使香曾我部親泰守海部。四年春。略伊豫宇都宮。元綱臣菅田直之據大津城。與佐久間安房相攻。元綱方與河野氏搆兵。不能援。直之來乞救。元親遣兵助直之。攻安房於鍛治城。拔之。八幡城望風而潰。今直之守二城。土佐物語夏。阿波大西覺養以大西來降。質其弟上野。既而叛附三好氏。諸將請殺其質。元親曰。質子何罪。釋之。上野感激。請自效。五年。一宮成助弑其主三好長治。阿波大擾。元親以大西上野爲鄉導。攻大西覺養。致城而遁。以其邑予上野。尋召還覺養。城羽久地。置戍。遂登雲邊寺。寺面伊豫讚岐。元親慨然指之曰。豫讚在我掌中矣。參取土佐物語。南海治亂記。按土佐軍記。元親記。並以大西上野爲覺養甥。治亂記。以爲覺養子。今從物語三好記。六年。十河存保。攻一宮成助於一宮城。成助走大栗山。存保長治弟也。爲十河一存義子。長治死後。其族迎存保立爲主。據勝瑞。將裔

山城守康長號笑嵒

記」大西上野下重清使覺養守之既而爲存保所攻陷阿波諸城多應存保元親自將自大西攻重清存保來救元親擊走之遂攻岩倉岩倉三好康長屬城也其子式部以城降康長在河內新之織田信長信長移書元親曰阿波讚岐伊豫皆我之隷汝謹勿犯若敢犯吾必加兵于汝元親不聽遣大西上野說降伊豫河江城主妻鳥氏新居宇摩諸郡皆降（南海治亂記）香川信景據西讚岐四郡與十河存保善既而生隙元親聞之招降信景信景請

五郎次郎親和

養元親子爲嗣元親大喜使次子親和嗣香川氏七年春元親略讚岐圍財田城城主財田佐兵衞衞閉出戰橫山源兵衞與格鬬斬其首佐兵衞臣小森菊之丞刺殺源兵衞奪主首投之火中而逃源兵衞子源三郎追斬菊之丞獻其首元親賜以父邑遂攻羽床氏降之（土佐物語。元親賜源三郎以父邑據土佐軍記）是歲三好式部誘殺存保三驍將存保勢益衰於是元親幷阿波七郡威震四國（南海治亂記）八年五月波川玄蕃謀叛伏誅玄蕃元親妹婿也流言一條嗣

君同謀元親怒放內政於伊豫法華津一條氏亡十河存保攻讚岐藤目城城將齋藤政賴告急元親遣兵赴援不克城陷政賴遁走元親自將攻取之納政賴（土佐物語）使一將率萬人助一宮成助攻下一宮城納成助（土佐將略記）大西當阿波讚岐界其險可守而便於出兵元親因以爲根據築壘于西長尾置兵以通大西羽久地糧道九年春三好康長入阿波復其邑美馬三好子式部以岩倉叛應康長康長與香西某扼綾坂元親在西莊留香川信景

木津屬阿波

而還大西七月十河存保募讚岐阿波淡路兵一萬與康長圍西莊信景棄城走織田信長使仙石秀久援存保徇淡路羽柴秀吉運糧於木津是時河野通直與宇都宮元綱戰不決元綱使菅田直之來乞援元親將攻河野氏使一將助直之守大津而大西上野自喜多久武內藏助自宇和二道迫之通直乞救於安藝毛利氏毛利氏以兵一萬赴援圍元綱于與居嶋攻陷大津直之戰死元親不敢援元綱竟降毛利氏毛利氏引去元親聞之

乃出攻興居嶋。元綱棄城逃。通直走來嶋乞降。通直先曰通盛。事足利尊氏。授伊豫守護。世爲著姓。至是而亡。伊豫悉平。南海治亂記。通直先通盛。事足利氏。據大日本史。本書通直作通昌。元綱作豐綱。興居嶋作松山。今據上佐軍記改之。按土佐物語。天正九年四月。元親命久武內藏助親直。率七千人。畧西伊豫。從美間攻岡本城。不利。中丸死。而通直之降。係天正十一年。土佐軍記內藏助戰死。係天正五年。攻宇都宮十年。元綱係天正八年。事實亦不同。仍竢後考。四月。織田信長聞元親荐滅隣國。大怒。遣其子信孝及丹羽長秀來攻。次和泉。三好康長爲先鋒。攻一宮。巒山下之會。信長爲其下所弑。信孝長秀路

還軍。康長奔河內。元親聞之。大議進取。八月自將入阿波。與十河存保戰于中富河。大破之。存保走勝瑞。隨而圍勝瑞。不下。九月霖潦浸城。存保奔讚岐。守十河城。元親既下勝瑞。諸城望風解散。土佐物語。按土佐軍記。中富河之戰。係天正五年八月。誤。三好康長之入阿波也。有告一宮成助及富岡城主新開道善通康長。至是元親誘殺二人。將裔記。令江村親俊守一宮。東條關兵衛守木津。阿波悉定。十月元親自將攻存保於十河城。不下。十一年春。再畧讚岐。拔虎丸城。分兵

徇引田。仙石秀久援存保。至引田逆戰。我兵不利。元親聞砲聲赴援。擊破之。秀久遁去。遂圍十河城。存保潰圍走京師。讚岐平。元親自起兵二十四年而幷四國。土佐物語。長虎丸城。及存保走京師。據十河物語。本書拔虎丸城。係天正十年。恐誤。十二年。羽柴秀吉與織田信雄搆兵於尾張。紀伊雜賀及根來僧徒。並應信雄。欲夾攻秀吉。來請援。元親遣香曾我部親泰。將兵二萬赴援。聞信雄與秀吉和。乃止。土佐物語。土佐軍記。十三年。秀吉平紀伊。將征四國。元親欲邀拒之于和泉谷。忠澄說曰。秀吉

大舉。國家存亡決於此矣。臣請先見秀吉。請和以緩其事。觀釁而動未晚也。元親從之。忠澄乃往見秀吉於堺浦。曰。弊邑以兵亂故。絕使聘。非敢有他。君若有事於四方。寡君舉四國兵。爲前驅。秀吉讓曰。汝主橫奪四國。罪當誅。今以其來謝。特宥之。速可致伊豫讚岐。不則大兵臨汝疆。忠澄復命。因勸元親削二國結和。元親怒曰。吾百戰取四國。今無故付之他人。人謂我何。若以弓箭失之。非所悔也。不聽。南海治亂記。秀吉使弟秀長甥秀次。將舟師五萬

自阿波毛利氏將吉川元春小早川隆景自伊豫宇喜多氏兵自讚岐並來攻元親命嗣子信親留守而自軍羽久地遣諸將四守疆上以一宮當敵衝使忠澄助江村親俊拒守秀長秀次攻木津東條關兵衞棄城走有告關兵衞通于敵元親誅之秀長進圍一宮阿波諸城多叛者伊豫金子石川諸城亦爲元春隆景所攻陷元親計築壘于讚岐植田置羸卒以誘敵於險而間道自羽久地夾擊宇喜多氏監軍黒田孝高覺之與宇喜多氏兵赴

阿波與秀長合兵攻一宮親俊忠澄堅守秀長遣使城中議和忠澄自度衆寡不敵乃如羽久地勸元親和元親不肯衆交諫之乃因秀長謝罪秀吉怒其不亟降削阿波讚岐伊豫（土佐物語元親築壘于讚岐植田湊徵據南海治亂記）十月元親如京師謁秀吉及進見元親昂然注目秀吉不轉視其意有變欲刺之也秀吉溫言待之以故不發既辭出左右笑其不嫺禮節秀吉曰否吾視渠眼光殊可畏也是歲秀吉任關白更姓豐臣十四年正月元親如大阪謁秀吉秀吉俱登天主閣厚饗之（土佐物語）拜從四位下侍從（南路志按土佐物語係天正十六年誤）秀吉將討嶋津義久九月令仙石秀久十河存保及信親率兵赴豐後援大友氏元親助信親俱往臨發秀吉誡秀久曰義久若不服且勿與戰以竢我至秀久先遣書義久致秀吉命促其入朝義久不聽使其弟義弘家久將兵並進入豐後十二月家久攻鶴城元親與秀久存保助大友義紡拒之于戶次川秀久欲濟而戰元親曰敵兵甚鋭且恐南岸有伏不如待敵濟而邀擊

秀久以引田之役與元親有隙不聽曰公不欲戰吾欲獨戰乃亂流而進元親不得已與信親俱進果遇伏銃丸雨注我軍大敗存保死之秀久義紡脫身走家久縱兵追擊信親留戰揮薙刀斬二十餘騎而死元親欲親決戰十市新右衞門諫之乃以殘兵數十騎走上原遂抵伊豫不敢歸國秀吉怒秀久違命奪其封元親以信親死宥罪明年春從秀吉伐義久義久降七月歸土佐（參取土佐物語南海治亂記按二書秀吉以元親伐嶋津氏功加封大隅元親愧前敗辭不受可疑嶋津氏之降秀吉使因故

（上領薩隅日。恐無賜元親之理。）十六年四月　後陽成天皇幸聚樂第。元親從秀吉扈衞。是歲。元親從大高坂信親歿後。元親悲哀踰歲。未立嗣。庶子香川親和。津野親忠。並爲衆所服。而元親獨愛少子千熊。嬖臣久武親信。希意數稱千熊賢。於是元親欲立千熊爲嗣。妻以信親女。召將士議之。吉良親實諫曰。立嗣以長禮也。香川氏年最長。次當立。卽有不當立。津野氏在焉。且以姪配叔。奈人倫何。比江山親興亦爭之。元親不懌。而寵親信。素與親實有隙。譖之曰。

左京進親實親貞子也

掃部助親興

香川津野皆非負荷之器。而親實等欲立之。其意不可測矣。元親信之。乃殺親實親興。遂立千熊爲嗣。命名盛親。十八年。秀吉討北條氏。元親與加藤嘉明。將水軍屯佐川口。沿海有一寨。元親與嘉明以巨艦攻拔寨。（土佐物語。按元親記。小田原之役。元親戰艦號大黑丸。艦幅大。櫓大三百人。過伊豆崎。諸軍皆觀之。秀吉遣使褒之。）文祿元年。秀吉征朝鮮。元親與生駒親正。將第六軍。（秀吉譜）率三千人。航海四月。朝鮮兵艦數百艘。抵熊川。元親與加藤嘉明脇坂安治等攻之。元親臣香曾我部親氏。吉田政重

市左衛門政重

等。奮戰奪虜舶。焚巨艦三艘。二年。從元帥宇喜多秀家。攻晉州。拔之。是役。慶州將朴好仁來援。入城守禦甚勉。及城陷。潰圍走。吉田政重生獲之。元親以好仁歸土佐。以其有將材。遇之以賓禮。（土佐物語。本書曰。朴好仁子孫。改稱秋月氏。其餘所俘獲八十餘人。元親憫之。賜宅地。居之。皆販[illegible]爲業。所居稱唐人街云。）慶長二年。和議敗。再航海。與藤堂高虎等。將第六軍。八月。從宇喜多秀家。攻下南原。進下全州。三年六月。元親與諸將歸自朝鮮。謁秀吉。（秀吉譜）四年春。元親拜正四位少將。爲土佐守。五月。得疾

卒。年六十一。（土佐物語。按蠹簡集。四月。元親如京師。得疾。五月。卒于伏見邸。）盛親嗣。當是時。秀吉既薨。子秀頼幼。　東照公代決天下政。五年。　公東下討上杉景勝。盛親遣使送款　公。尋發軍。而石田三成起兵關西。遏我使者。以要盛親。盛親乃應三成。與宇喜多秀家等。攻伏見城。拔之。八月。下阿濃津。遂赴關原。軍南宮山麓。會小早川秀秋等應東軍。西軍大敗。盛親不戰而走。入多羅尾山。經伊勢伊賀。至和泉。欲與毛利輝元俱拒東軍。抵大阪。聞三成等已被捕。輝元乞降。乃

航歸土佐。遣使就井伊直政謝罪。土佐物語 東照公特釋之。令直政趣盛親來謝。盛親將赴大阪。久武親信說曰。津野親忠。雅歸心內府。且與藤堂高虎善。高虎推引。恐割本州予之。不如先除之而後就召。盛親然之。逼親忠自殺。十月。盛親至大阪。寓天滿學校寺。 公優容之。使居伏見故第。關原記大全。按土佐物語。久武親信。勸盛親殺津野親忠。盛親不從。親信乃矯命。追親忠自殺。又云。東照公命盛親使居大阪第。與本書不合。 召藤堂高虎。問津野親忠何在。高虎具白。以見殺之狀。 公大怒。褫盛親封。罪當死。直

政為請哀。自詰盛親第。諭曰。主公怒不可回。當以本州付我。盛親乃致封。大全。土佐物語。 寓京師。削髮號祐夢。大阪之役。所司代板倉勝重。慮盛親有異圖。遣兵監館舍。盛親請勝重曰。僕與淺野氏有舊。願如紀伊。立功償罪。不聽。會豐臣秀賴密遣使招盛親。許以復舊封。盛親即夜潛入大阪。秀賴大悅。賜印章。使其招四國兵。大成記。按土佐物語。甲寅之役。盛親見所司代板倉勝重曰。聞有事于大阪。僕願効力行間。以償罪。勝重曰。主公不日當發駕。我將為子請之。盛親陽喜謝去。於是招平日所交市人。置酒極歡。衆既散。即夜盛親潛乘輕舸。直赴大阪。與本書不合。書以備考。 明

仁右衛門高刑
勘解由氏勝

年五月。東將藤堂高虎。井伊直孝。入矢尾久寶寺。秀賴使盛親及木村重成。各將萬人拒之。重成陣若江。拒井伊氏。盛親陣矢尾。上隄望藤堂氏旗。乃潛伏隄下。高虎前軍將藤堂高刑。桑名一孝。藤堂氏勝等馳追盛親。乃起大呼擊走之。重成游兵亦來援。獲高刑一孝等。一孝稱彌次兵衛。故長曾我部氏臣也。從軍屢有功。盛親褫封後。散遣將士。一孝去仕藤堂氏。及盛親應大阪。舊臣多來屬者。獨一孝不來。人或問其故。對曰。既已委質事人。而又

背之不義。我有一死以報新主之恩。且成故主之名。至是果致死。我軍既克盛親。縱兵追擊。會高虎將渡邊掃部。細井主殿。橫衝我軍。盛親與接戰不利。藤堂高吉。渡邊了。繼來戰。我軍終大敗。重成亦為井伊氏所破戰死。盛親與真田幸村等。自平野退入城。明日。出拒京橋口。望城中火起。乃棄旗走八幡。從兵盡散。獨與近習二人。伏葭葦中。城陷後四日。為蜂須賀氏臣長坂某所擒。斬于二條磧。參取土佐物語。難波戰記。元和先鋒錄。按難波戰記。矢尾之戰。盛親獲藤堂勘解由。取其冑。置諸左右。感

其勇也及被囚託守兵遺之勘解由家云今按先鋒録勘解由與元親姪主水鬪被殺子小大夫年十六刺殺主水取父首還事平高虎論功屬高刑一孝等者以其將爲敵所獲賞不及獨屬勘解由者以復其首得賞據此則難波戰記之說誤按烈祖成績分注載浪花戰記之說曰七日秀頼使盛親守京橋口是日城兵戰敗逃亡相繼盛親子右衞門太郎年十三中夜逃出盛親不忍棄亦走欲歸土佐道梗塞乃匿八幡村里蘆葦中有人告之伏見松平隱岐守設計捕之右衞門太郎走至良岑被捕與難波戰記渭水聞見録諸書不合蓋誤

岡田僑曰長曾我部兼序以專肆亡其身國親以其遺孤爲一條房家所庇遂復舊邑乃負恩擅起兵擊六族而元親又託復讐并吞其國其罪固不

容誅也而一條氏之所以得禍者蓋亦有自取焉自古小人得寵於君往往馴致簒奪之禍而其初未必不起於忽微也人君已不慎之於初及其勢不可制而悔焉亦已晚矣房家不懲兼序之專而庇國親者蓋以文兼嘗有翼戴我之功欲存其後耳苟欲存其後豈無處之之道乃過寵以驕其心予之邑以益其勢是猶傳虎翼也及其加兵於六族一條氏悔之而其勢既成不可復制無他不慎之於初其取滅亡固宜也余嘗論長曾我部氏之於一條氏猶宇喜多氏之於浦上氏皆忘恩以致反噬也宇喜多能家爲嶋村豐後所殺浦上宗景召其孫直家寵之使其殺豐後復祖讐割其邑予之於是直家翹然自恣盡除己所忌者遂弑宗景奪其國國親不遂其志而死雖未至如直家弑逆而元親續成父志盡滅六族迫逐其君有酷肖焉者蓋宗景房家之於直家國親其初皆小兒畜之其意以謂我撫而育焉何敢負我不知彼皆懷豺狼無饜之心非盡奪其國則不已而二君者不自

意其禍之至於此也房家本肉食紈袴其子孫皆務安逸非有治國經世之才其孱懦與宗景等耳則其取禍固不足異焉獨怪直家元親皆犯簒奪之罪而脱天誅全首領可謂之有天道耶然庚子之役其子秀家盛親皆應西軍失其國一傳而絶祀識者以爲其父積惡之報則天道之好還果可不懼哉

日本外史補卷之五

日本外史補卷之六

嶋津氏

嶋津氏。其先出於源忠久。右大將源賴朝寵比企能負妹。有娠。夫人政子性妬。潛避赴西國。路過攝津住吉祠。適分娩。是爲忠久。爲惟宗廣言婿。冒姓惟宗。後更嶋津氏。建久四年。忠久任薩摩守護使。其臣本田次郎如薩摩治國務。而自居京師。七年。忠久就國。居出水山。後徙麑嶋（藩翰譜）。忠久後九世曰忠國。忠國生二子。曰友久。春久。春久嗣。其子忠昌生三子。曰忠治。忠隆。勝久。兄弟以次相繼（嶋津系圖）。（嶋津世祿記。按藩翰譜。以勝久爲忠隆兄。誤。）至勝久無嗣。族嶋津實久。冀以其子義虎爲之嗣。勝久養友久曾孫虎壽爲嗣。更名貴久。任其父忠良以政。由是實久觖望有異志。大永六年。勝久讓封貴久。明年。老于伊佐。既而與忠良生隙。實久因媒孽之。謀除忠良。忠良走保其邑田布施。貴久聞變。出麑嶋。赴田布施。實久說勝久入麑嶋。廢貴久。貴久憤怨。與忠良起兵攻勝久。勝久爲人不慧。嬖臣末弘伯耆。什內。小倉。擅

豐後守忠久　能負妹丹後局　陸奥守忠國　右馬頭友久　陸奥守春久　陸奥守忠昌　陸奥守忠治稱又三郎　修理大夫忠隆稱又六郎　修理大夫勝久初名忠兼稱八郎　相摸守忠良

權政大亂。其老川上大和諫勝久。不聽。天文三年。大和殺伯耆。勝久奔禰寢。四年。勝久自禰寢歸麑嶋。誅大和。實久懼而叛。縱火城下。勝久奔伊佐。五年。勝久居眞幸。遂奔豐後。貴久與忠良伐實久。連年結兵。實久力竭出奔。餘黨悉平。嶋津氏將士立貴久爲主。貴久爲人寬弘。恤民。國內大服。二十一年。貴久任修理大夫（參取薩州舊傳記。世祿記）。弘治二年。貴久略大隅下松坂蒲生諸城（世祿記）。永祿元年。伊東義祐陷新山城。守將知良見大和。伊知地美作。吉田治部左衛門死之（日向記）。義祐工藤祐經裔也。祐經世領伊豆。事源賴朝有寵。子祐時。任日向地頭。使族人往治之。建武中。祐時玄孫祐持。屬足利氏。徙日向。自是世據日向。以其與我接疆壤。終爲仇讎（日向記。藩翰譜）。三年。貴久聞伊東義祐將襲飫肥。使次子忠平往守飫肥。四年五月。大隅肝付兼續叛。據廻城。貴久發兵攻之。七月。與兼續戰于竹原山。貴久弟忠將死之。貴久怒。益兵疾戰破之。兼續脫走。貴久留兵守廻城。召還忠平。

三位入道義祐　新山城在日向　飫肥城在日向　兵庫頭忠平後更義弘　右馬頭忠將

使嶋津忠親代守飫肥（世祿記。按日向記、肝付兼續作肝付良兼）五年、略日向拔飯野城（日向記）五月、伊東義祐來攻飫肥。忠親棄城、退保福嶋。九月、忠親攻飫肥、復之。七年三月、貴久任陸奥守。九年二月、貴久削髮號伯囿。伊東義祐城三山、將襲飯野。伯囿使長子義久攻三山、不利。當是時、三山以東屬伊東氏、飯野以西屬我（世祿記）十年十月、伯囿使義久忠平攻三山、破外郭。守將米良筑後隨機防禦。義久忠平乃引兵還（日向記）先是菱刈某叛、據大口城、應肥後相良氏。十一月、伯囿伐菱刈氏、以忠平爲先鋒、攻馬越城、斬城將井手籠駿河、遂攻湯尾横川、下之、斬首五百級。平城曾木守將皆遁走。相良義陽將八千人援菱刈氏。伯囿令新納忠元守市山城（參取嶋津家譜、世祿記）十一年正月、伊東義祐將二萬人屯篠領、分兵攻飫肥（日向記）伯囿使忠平守曾木城。三月、相良菱刈入來院祁答院諸族合兵來圍曾木。忠平擊破之（世祿記）六月、與伊東氏和（日向記）十二年五月、伯囿遣兵擊相良義陽於戸上嶽麓、破之。菱刈

武藏守忠元

氏乞降、致城。徙平城。伯囿使新納刑部守大口（家譜）是歲、伊東義祐長子義益卒。田原山與相良氏謀攻飯野、得疾暴死。義祐悲哀、由是勢大沮（日向記。按家譜、永祿十一年、義祐死。然本書及世祿記不載）元龜二年六月、伯囿卒、年五十八。生四子、義久忠平歲久家久。義久嗣（舊傳記、世祿記）三年五月、伊東氏將伊東加賀伊東修理等四將來圍加久藤城。義久使忠平赴援。敵已破城、退次岡尾平、不設備。忠平潛兵出栗野横川間、掩擊大破之。敵驍將柚木崎丹後以槍狙鏦忠平。忠平馬驚而蹶、槍汰冑上。我兵來遮、攢槍殪之、獲加賀修理等、斬首二百級（日向記。按世祿記、義祐自將攻加久藤城、與本書不合。本書曰、元龜三年五月、伊東氏將伊東加賀伊東新次郎伊東又次郎伊東修理、將兵攻加久藤城。加賀陣妙見山下、以備飯野。三將進圍城、破之、退次岡尾平、侮敵不備。嶋津忠平潛兵出栗野横川間、掩擊大破之。加賀修理收敗卒而退。聞新次郎又次郎等死、即返戰死。荒武某將死、謂其弟曰、吾欲遺物妻子以爲訣。弟曰、武夫臨戰不顧家。而今如此、無乃致嘗議乎。兄笑曰、臨戰不顧家者、嫌其怯懦畏死也。今己必死、而愁然於妻子、非人情也。乃嚙刀笄、留齒痕、使奴齎歸、倶犯陣死。柚木崎丹後驍勇善槍、被髮裂去袖標、混敵兵、狙鏦忠平。忠平馬驚而蹶、槍汰冑上。嶋津氏兵來遮、攢槍殪之。佐土原八郎兵衛聞諸將皆死、曰、圖鄉皆哭、而我家獨不然、可乎。我亦將使吾妻孥哭。乃奮戰死。米良

左衛門大夫歲久、一作左兵衛尉

中務大輔家久

統後曰如是我兵將殲乃整從卒據嶮以毆既而薩兵竄至統後大呼突戰薩兵披靡解而復合者數四終亦死之由是觀之義祐攻加久藤遣其將而不自出也且諸將忠死甚偉弁録以備考加久藤一作覺頭九月義久使歳久略大隅圍小濱小濱根占重長屬城也義久自將援歳久攻拔之重長乞降世祿記日向記根占一作禰寢天正元年春義久再略大隅伐肝付兼續破之三年復伐兼續拔茶園尾兼續乃降大隅平世祿記四年伊東義祐奪其將米良美濃食邑美濃憤恚以須木城來降八月義久略日向攻高原城城將福永平右衛門以城降初義祐勇

決綜練軍事雄張一時自義益死志氣頓衰奢侈近群小猜疑尤甚將士不自安至是伊東氏勢益削弱九月義久使上原尚近守高原五年伊東氏將福永丹波守野尻城上原尚近僞作丹波叛書以間義祐義祐果疑丹波丹波忿怨因尚近送款十二月夜導我兵入城伊東氏戍兵驚走義久馳入野尻內山城將野村刑部紙屋城將米良主稅等皆降義祐窮蹙與孫義賢奔豐後乞救大友氏日向記按家譜義久攻高原城福永野村通款並係元龜年間與本書不合家譜又云天正五年十

新助有信

二月七日義久遣兵三百人入野尻明日義久自將陣城外戸崎守兵焚城遁伊東氏勢益蹙義祐孫祐兵奔豐後亦與本書不合本書祐兵乃義祐次子非孫也當是時大友義鎮弁二豐二筑及肥後勢最強六年秋義鎮大舉攻日向義久使家久助高城守將山田有信拒守義鎮軍務志賀兵凡七萬使其將田原紹忍濟耳川圍高城義久聞急將步騎二萬五千赴援至佐土原敵乃解圍卻夾水而陣十一月十日敵前軍將齋藤鎮實吉弘鑑理臼杵鎮次等夜濟川來攻我兵邀戰獲鎮實明旦又戰家久有信出城夾擊大

敗之獲鑑理鎮次等十一將斬首三千餘級我兵追北擠之川敵溺死無算義鎮遁去於是鎮西豪傑皆背大友氏我軍大振大友記九州治亂記按大友記吉弘鑑理作吉弘鑑直今從治亂記耳川之役本書並係天正五年今據藩翰譜家譜世祿記諸書改之山田有信爲高城守將據舊傳記舊傳記曰大友氏之圍高城有信在城中適得報其妻新舉一男有信喜曰我既有嗣死復何憾男名有榮稱彌九郎九年五月義久叙從四位下世祿記先是義久與肥前龍造寺隆信爭肥後隆信據佐賀城威服隣國大友氏既敗於耳川宇土城主宇土行興等附隆信義

久數招行興至是行興與相良義陽來降三府城主甲斐宗運為大友氏堅守義久築砦丁川尻使行興守之以備宗運踰年宗運死由是肥後諸城多降（大友記九州治亂記按治亂記宗運作宗雲今從九州記又按家譜曰天正六年隈本城主城親冬宇土城主源行興來降義久使鎌田道觀助親冬守隈本七年相良賴房與阿蘇惟前合兵據矢崎城義久使新納忠元與道觀攻矢崎拔之八年八月義久自將略肥後相良賴房以八代城降後為甲斐宗運所攻救其部下來乞救義久使伊集院忠棟守八代與本書不合書以備考）

修理大夫義純

十年肥前原城主有馬義純背龍造寺氏來通款十一年夏龍造寺隆信攻

有馬義純義純來乞救義久使新納刑部川上左京赴援下安德城遂攻深江城刑部被創死（家譜）十二年三月龍造寺隆信以兵三萬攻有馬義純義純告急時義久在八代召將士問計將士皆畏隆信曰衆寡不敵救之不可義久曰成敗在天我為彼所賴寧可坐視其急乎乃命家久將三千人赴援家久自八代航達洲川浦悉毀舟具陣嶋原設二伏令曰敵來勿動勿不待令而發銃敵果侮我寡來攻我陣不動敵已薄

八代屬肥後

洲川浦屬肥前

家久令曰銃銃丸雨注敵前軍走隆信怒以麾下進家久邀戰良久伏起夾擊大破之川上左京獲隆信斬首七百級（九州治亂記按家譜天正十二年春義久自將入肥前軍佐志木欲攻嶋原使家久及新納忠元川上左京等將兵三千自深江至安德龍造寺隆信將二萬五千人來軍嶋原隆信恃衆侮敵家久急擊大破之左京進斬隆信與本書不合藩翰譜曰是時隆信將五萬騎）是役家久子豐久從焉年甫十五臨戰家久為被胄斷纓餘曰使敵謂我兒決死我雖入泉豈不怡懌若軍有利幸而不死吾為汝解其結及戰已克乃解之（常山紀談）隆信死

又七郎豐久初名忠豐

後龍造寺氏衰蒲池草野星野諸族皆降而筑前秋月氏原田氏亦來送款嶋津氏兵威益盛是歲義久以忠平為嗣更名義弘十三年義久遣兵入肥後擊甲斐親則走之親則宗運子也阿蘇大宮司懼而降肥後平十四年義久欲略二筑六月自將至肥後次八代遣嶋津忠長伊集院忠棟攻筑紫廣門廣門以勝尾城降因之大善寺遂圍巖屋城肥後肥前筑後兵來會者四萬人遣使城中說降城將高橋鎮種堅守不降忠

圖書頭忠長

右衞門大夫忠棟號幸侃

長忠棟益兵疾攻拔之。鎮種自殺。誘下寶滿城。遂圍立花城。不下。義久以兵疲。命二將還軍。（家譜。按九州治亂記。義久使義弘擊筑紫廣門。攻立花巖屋。使家久攻豐府。立齋舊聞記亦云。兵庫頭攻巖屋。皆誤。圍立花事。本書不載。今據治亂記・舊傳記書之。）先是大友義鎮乞救於豐臣秀吉。是時秀吉代織田氏。專制畿內之政。勢甚熾。義久聞之。亦遣使秀吉。秀吉曰。苟見授鎮西八國守護職。則奉朝貢。秀吉曰。以薩摩大隅封之。及日向肥後筑後各半。餘盡致之。使者還報。義久怒曰。我以吾力幷八國。何遽予之他人。且攻城侵地。何世無之。彼何爲者。欲坐制我。至是秀吉使其將仙石秀久・長曾我部元親・十河存保率軍至豐後。黑田孝高與毛利輝元至豐前。秀吉移書義久。徵其朝貢。義久益怒。大擧擊大友氏。（參取薦翰譜・家譜・薩摩兵亂記。）十月。命義弘將六萬人。自肥後。家久將一萬餘人。自日向。而義久自將繼之。至日向。立牙于鹽見。沿道諸城皆下。秋月・高橋・城井・長野諸族。素屬我。以故孝高等不敢動。我軍二道並進入豐後。（參取家譜・薩摩兵亂記。按薦翰譜。是時義久分兵二萬入豐後。九州記曰。義弘將二萬三千人。家久將二萬人。皆不同。今從兵亂記。）

十二月。家久軍午滿。是時義鎮守臼杵。子義統在豐前。家久分兵使野村備中・白濱周防攻臼杵。自圍戶次利光於鶴城。義統聞急。與秀久・元親・存保等來救。家久乃解圍邀擊。謂士卒曰。今日與中國兒戰。汝等當決死。勿欲生。奉書義久告訣。分兵爲三隊。戰戶次川。大破之。獲存保及元親子信親。斬首千餘級。義統・秀久等走府內。家久下鶴城。長驅迫府內。義統棄府內。保高崎。遂走豐前。秀久・元親皆遁。家久乃據府內。（九州記。斬首千餘級。據家譜。）義弘進軍管見。分兵攻野上・木部・江良・株木。降之。遠近震怖。明年春。義弘遣兵攻拔下莊・津牟禮諸城。既而秀吉前軍將羽柴秀長至豐前。秀吉率諸軍繼之。義久聞之。馳入府內。秀吉遣僧興山來議和。義久不肯。與義弘議。留家久俱引兵退。沿道諸城皆畔。土寇並起遮路。義久・義弘轉鬭至日向。軍都於郡。秀長進入日向。伊東祐兵爲導。築五十一砦。圍高城。城將山田有信堅守。義弘以二萬人襲敵將宮部繼潤・南條元續營。不利。嶋津忠親死之。義久乃引兵

右馬頭征久

歸鹿嶋。義弘亦退軍眞幸。家譜。薩摩兵亂記。伊東祐兵爲鄕導。據日向記。按逸史外史並云。家久襲宮部南條營。蓋據陰德太平記等書。與本書及太閤記。秀吉譜諸書不合。恐非。秀吉兵來圍府內。家久拒戰不能支。夜乘風雨逃至日向。遂以佐土原降秀長。太閤記。秀吉譜。以佐土原降秀長。據家譜。義弘之在豐後也。遣嶋津征久新納忠元町田久信徇筑前。征久等欲與秋月氏合。從野上經肥田至北里。聞義弘還軍。乃退守八代。忠元與伊集院忠棟保合志城。歲久在白根。亦引兵歸薩摩。秀吉既拔巖石城。徇二筑。降

秋月種實等。進入肥後。鎭西震駭。忠元忠棟棄合志城退。欲守隈本城。城主城親冬叛拒之。宇土隈莊諸城亦叛遮路。忠元忠棟縱火津森木山三舟。擊破土寇。退守關城。城兵逃亡。廼奔八代。與征久久信合。俱乘夜遁歸薩摩。秀吉入八代。肥後諸城悉陷。家譜。薩摩兵亂記。先是野村備中白濱周防去臼杵。與伊集院美作攻鶴崎城。城主吉岡掃部寡婦妙林以城降。至是三將棄城退。爲妙林所誑殺。嶋津記。九州記。按薩摩兵亂記。野村備中作平田新右衞門。又按家譜。義久義弘之去府內。伊集院美作

山城守忠昉初名神祇

平田新右衞門。白濱周防爲殿。與本書不合。五月。秀吉進入薩摩。軍太平寺。分兵攻諸城。諸城連陷。桂忠昉守平佐城。敵將小西行長脇坂安治等來攻。忠昉拒戰。其妻擐甲助夫捍禦。乘風散灰。敵兵目眯不能進。因開門突戰。擠之淖中。斬獲頗多。旣而衆寡不敵。城終陷。忠昉乃降。秀長等合兵來薄鹿嶋。嶋津氏將士交勸義久因秀長謝罪。削髮號龍伯。詣太平寺降。薩摩兵亂記。秀吉譜。桂忠昉夫妻防戰。據舊傳記。秀吉自平佐城過宮城。歲久在宮城。陰與新納忠元謀。誘秀吉兵于九尾路

險惡。士卒飢困。刈麥食之。歲久臣本田某。狙射秀吉不中。是時龍伯既降。獨歲久忠元不肯降。忠元憤慨說龍伯曰。秀吉蹂躪我城下。如入無人之境。及今不加一矢。使薩摩男子盡爲婦女。臣聞曹操以百萬衆蔑視吳蜀。而有赤壁之敗。田單以莒卽墨二城。卻燕二十萬兵。悉復舊物。今敵方窘於九尾之險。我以精兵據險與之持久。則彼勢屈不戰自潰。願君委臣以興復之任。龍伯不從。秀吉嘉忠元忠。召見。賜薙刀曰。汝猶能向我彎弓也。對曰。寡

父市郎久保

君若許臣不敢辭秀吉壯之〔世祿記〕於是秀吉還軍至太宰府乃命龍伯領其故土薩摩而賜大隅於義弘分日向賜義弘長子久保及伊東祐兵等祐兵義祐次子也〔日向記按藩翰譜秀吉使義久領其故土薩摩大隅日向而就大隅日向各創二郡賜義弘父子及伊集院忠棟新納忠元云云而賜伊東祐兵等事不載〕初龍伯之降山田有信猶守高城龍伯遣使命致城退有信不肯再諭之曰汝不速致城君臣義絕矣有信不得已而退秀吉嘉其忠封之以肥後天草有信辭曰若以其地爲寡君之邑臣則拜命若以臣

列君之近臣臣死且不拜命秀吉不能奪而止由是龍伯重有信〔舊傳記〕六月龍伯發麑嶋從秀吉如大阪〔藩翰譜〕是月家久得疾沒家久爲人勇悍佐龍伯經略鎭西世惜之〔嶋津記本書曰五月家久見羽柴秀長秀長忌家久毒殺之〕十六年肥後人叛攻其主佐佐成政義弘發兵救成政明年賊平歸麑嶋餘黨宇土顯輝來匿出水龍伯捕誅之〔藩翰譜〕八月龍伯如京師謁秀吉於聚樂第〔世祿記本書曰初龍伯之降質其愛女至是龍伯將去不忍與女別作歌示之細川藤孝曰二世登波契羅奴物遠親登子乃別連武袖乃泉連遠茂志連藤孝以獻秀吉秀吉覽之憫然即還其質〕是歲龍伯叙三位法印義弘四位侍從剃髮號惟新〔藩翰譜〕文祿元年朝鮮之役作惟新與黑田長政大友義統等將第三軍率一萬人航海久保從焉〔征韓錄秀吉譜〕小西行長加藤淸正等既下都城據之七月朝鮮將元均李舜臣等列戰艦巨濟唐嶋數十里惟新與加藤嘉明脇坂安治等攻唐嶋奪虜艦大戰海中朝鮮兵素練水軍我兵多死傷惟新見其難於進退令士卒曰弗必取敵艦彼求戰則射卻之既而虜兵疲斂兵退〔朝鮮征伐記本書攻唐嶋係文

祿二年六月攻晉州之後今據懲毖錄改之〕十月明將李如松來援朝鮮我將帥宇喜多秀家等議都城旁築寨以備之城東有金化春川二城使惟新守之時惟新在永平城令嶋津豐久以五百人守春川明兵來圍豐久告急惟新赴援擊卻之既而明兵復來攻衆寡不敵豐久謂士卒曰城壁未完救援不可俟唯有死耳乃爲圓陣直衝明軍殊死戰大破之盡劓其所獲獻之名護屋行營秀吉賜書賞之十二月惟新父子從金化金化當咸鏡江原慶尙三道要衝

明兵二道來攻久保率輕騎突戰走之是歲龍伯至名護屋謁秀吉會我臣梅北國兼田尻但馬叛據佐敷城將攻八代既而肥後人松羅某安田某誅二賊秀吉以國兼等叛爲龍伯之罪將誅之東照公爲白其冤秀吉乃命龍伯還平餘賊而遂歸罪於歲久賜之死其實修九尾之憾也（征韓錄按南浦文集略曰秀吉征韓時歲久患痿躄不能從有譖其非病者秀吉怒命細川幽齋殺之未知是否）二年正月李如松逼都城小早川隆景與立花宗茂等拒之碧蹄館惟新遣有馬重純往援宗茂宗

茂等既破明軍晉州牧司出兵扼釜山王城之間二月惟新自金化徙龍仁城以備牧司四月議和諸將皆引兵退屯釜山惟新屯唐嶋六月與諸將俱攻晉州踰月下之還復屯唐嶋九月久保病卒于唐嶋久保爲人精悍嘗出曠野調騎射明兵數十騎來殺我羌豎久保怒單騎追明兵斬二騎而還又嘗射獵遇猛虎虎負隅騰向久保從者皆怖久保發銃斃之惟新聞之戒久保禁田獵及卒深悼惜以次子忠恒爲嗣（征韓錄按舊傳記伊集院忠棟有異志忌久保壯武

又八郎忠恒

陰設誅殺之而以病死聞）三年忠恒請秀吉從父於朝鮮以十月晦至唐嶋四年秀吉撿薩摩大隅日向地召惟新惟新留忠恒發唐嶋忠恒尋徙加德嶋六月惟新歸自朝鮮謁秀吉於伏見八月歸麑嶋慶長元年秀吉以和成令諸將撤軍還忠恒受惟新旨守加德嶋不去（征韓錄）二年和敗諸將再航海惟新將第五軍（征伐記秀吉譜）四月入朝鮮屯加德嶋七月諸將進入慶州惟新乃與刻期令嶋津豐久從加藤嘉明藤堂高虎脇坂安治夜襲朝鮮將元均舟師於

閑山而自與忠恒從陸攻之率兵三千抵唐嶋閑舟師喊聲亦發喊豐久跳登一敵艦其臣樺山某先登中箭而倒甲斐某大倉某繼之奮戰悉殺其兵奪艦及天明虜艦三百艘來救諸將發大砲急攻虜棄艦上陸逃惟新預伏兵擊殲之奪艦百六十艘斬首數千級溺死者無算秀吉賜書褒賞之八月惟新屬宇喜多秀家攻南原城時明將陳愚衷守全州將援南原秀家聞之使惟新及加藤嘉明備全州援路愚衷不敢出諸將夜襲南原守

六郎兵衛忠實　玄蕃助頼豐

將楊元自西門逃適月明如晝惟新望見與嘉明等掩擊斬首四百級南原已陷愚衷棄全州走於是慶尚全羅平定諸將相議小西行長紗管全羅道惟新紗管慶尚道揭榜於二道令逃民還其鄉里務農事逃匿不出者處之刑十月惟新與忠恒入海南城黜撿賦稅經略忠清道朝鮮人據城者皆望風遁去無迎戰者遂還全羅道屯泗川三年五月秀吉諭諸將悉罷歸獨留惟新及加藤清正小西行長等十餘將於是惟新築海畔以爲根據

與忠恒守之號曰新寨使川上忠實相良頼豐勝目兵右衛門守泗川（征韓録本書曰使川上忠實等守舊館城按舊館城卽泗川城也蓋對新寨有是名本書乃以爲別城而謬泥泗川與新寨爲一曰泗川一名新寨明人呼泗川爲新寨恐不然今從秀吉譜諸書改之）築望津永春昆陽固城金海五寨分兵守之（秀吉譜）九月明將董一元將兵二十萬至晋州與望津隔江而屯憚我兵不敢濟江惟新欲誘致以擊之命諸寨守將留兵而退會明捕虜郭國安在望津通款明裨將茅國器國器說一元攻望津使國安爲內應擧火爲信至期國器

兵部少輔貞昌

引兵臨江既而寨中火起明兵濟江攻望津縱火焚之忠恒請赴援惟新不許一元分兵攻陷永春昆陽盡焚之我守兵走新寨一元已陷三寨意頗輕我遣使來議和惟新卻之趣川上忠實等棄泗川退忠實等將退會明兵夜來襲忠實拒戰獲明驍將李寧黎明明兵益來我兵血戰發銃殪明將盧得功忠實遂潰圍走相良頼豐戰沒勝目兵右衛門聞頼豐死曰我嘗與相良約共死生寧可負乎卽回馬冒明軍死忠恒聞泗川急請赴援惟新不許命伊勢貞昌往偵之貞昌單騎馳赴泗川遇

忠實與明兵且戰且退貞昌代殿而還一城驗然將士皆悔不救望津泗川惟新曰彼焚望津者由郭國安內應猶可謂得計今不據永春昆陽以窺我虛實乃并焚之大軍野次暴雨露我知其易與且彼戰勝而驕當不出三日而來我深壁堅守以逸待勞可一戰而殲也若分兵四出敵乘其虛悔何及乃下令嚴禁輕出十月朔一元果盡衆而來以國器葉邦榮彭信古爲先鋒郝三聘師道立馬

新左衛門宗位

呈文藍芳威。分為左右軍。圍新寨。忠恒欲出拒。惟新曰。未也。明兵以大熕摧城門。拔柵薄壘。我兵拒戰。會敵熕炸破。火藥齊燃。烟焰四迸。明軍亂。惟新乃命忠恒曰。可矣。忠恒與數百騎開門出戰。明軍披靡。擊信古兵。大敗之。乘勝窮追。明兵三騎忽回馬向忠恒。忠恒殪一騎。下馬將馘。二騎迫之。忠恒兵平田宗位。床並佐助。擊走二騎。忠恒馬逸。宗位追獲馬。授忠恒。忠恒復馳追敵。三騁。道立見信古敗。亦走。國器邦榮乘虛。將以萬人橫入城。惟新預

整陣備之。嶋津忠長以百騎衝國器邦榮。樺山久高。寺山久兼等方追北。上北嶺。顧見忠長與國器等戰。乃繞出敵後。擊輜重。明兵驚擾。惟新命野添某。本田某。援忠長。夾擊。大敗之。國器邦榮走。望津芳威望見先逃。國器欲據望津以拒我軍。一元不聽。遂奔星州。我兵追至江而止。斬首三萬八千級。盛其所劓馘於大樽。獻于名護屋行營。明音呼嶋津為石曼子。自是明韓兵愈畏石曼子。（參取征韓錄。秀吉譜。）是歲八月。秀吉以疾薨。至是凶問適至。諸將潛

相告。稍稍治歸裝。明軍諜知躡我後。然創新寨之敗。不敢薄。十一月。惟新去新寨。至釜山。小西行長。有馬修理等五將。在順天。明將陳璘。陳蠶。鄧子龍。馬文煥。李金。張良相等。將水陸軍八千。與朝鮮將李舜臣。沉理合兵。扼順天海口。列兵艦數百艘。行長等不能退。惟新聞急曰。令行長等歿異域。我邦之恥也。即與立花宗茂等。乘艦赴援。子龍以輕舸迎我兵。我兵發大砲。摧其舸。獲子龍。舜臣來救。又擊破之。既而陳蠶李金沉理齊進。惟新勵士卒。弓

銃亂發。虜以火器投我艦。艦燒。多溺死。惟新奮戰。奪虜艦六艘。行長宗茂等。俱扞戰卻之。順天圍解。行長等自南海退。惟新與宗茂等。至唐嶋。我臣樺山忠征等艦。為敵所燒。乃率兵上南海嶋。惟新又舟迎取。行長等亦各以船赴救。我軍盡達對馬。惟新與諸將俱至伏見。見秀吉嗣子秀賴。大老奉行慰勞之。惟新從外征之役。前後七年。我得全兵而還者。由新寨之捷也。（參取征韓錄。世祿記。）四年正月。　東照公在伏見。時豐臣秀賴幼。不能親政。　公代裁決

志摩守廣高

天下事。與大老奉行議外征諸將之功。以惟新功最大。賜公田在薩摩者四萬石。藩翰譜 三月。伊集院忠棟有異志。忠恒誅之於伏見第。以其擅殺重臣。屛居高雄竢罪。公與大老奉行議。釋忠恒還伏見第。忠棟子久直據邑叛。忠恒請假還討之。公遣其臣山口直友。遺之鐵二千。暑衣百領。又命寺澤廣高赴援。久直乃降。藩翰譜。烈祖成績。武德安民記。按舊傳記。久直作忠直 五年。公討上杉景勝。石田三成與景勝合謀起兵。移書遠近。抑留西諸侯赴江戸者。先是惟新

日本外史補　卷之六　〇三一　岡田氏藏版

奉書。公明其無異志。而三成固要之。黒田長政勸惟新歸東軍。惟新素與三成善。遂應西軍。成績 七月。發兵會大阪。與宇喜多秀家小早川秀秋等。攻拔伏見城。進至美濃。會大垣。八月。東軍攻岐阜。惟新與三成等赴援。陣呂久川。遣兵三千。進至合渡。東將黒田長政藤堂高虎乘霧雨來攻。我兵不利。敵追至呂久川。惟新謂三成曰。前軍雖敗。吾與子整兵横擊。則勝。三成不從。收兵還大垣。東軍已拔岐阜。進屯赤坂。關原記 九月

岡山今呼曰御勝山

十四日。公軍岡山。惟新欲及暮潛兵襲赤坂及岡山營。三成曰。明日之戰。保必勝。不須夜戰。惟新曰。何以保之。三成曰。田中兵部通於我。約内應。惟新曰。是豈足信乎。吾恐爲其所誑。今内府新來。兵疲。宜及止舍未定而擊之。必有利。三成不從。慶長軍記。本書曰。初三成遺書田中兵部招之。兵部獻其書東照公。公使兵部佯應焉。三成信之。故不從惟新言。 昧爽。東西軍大集關原。惟新率四千人。渡藤川。陣玉村。三成陣其左。小西行長陣其右。宇喜多秀家又陣其右。關原誌記 惟新馳使行長趣戰。行

日本外史補　卷之六　〇三二　岡田氏藏版

長不肯。關原記大全 東將井伊直政奉下野守忠吉。率輕騎來突我先鋒。先鋒與接戰。既而忠吉直政以其全隊。與細川忠興稻葉典通加藤貞泰等。合兵來戰。惟新分兵爲八隊。更代而戰。東西交鋒。烟塵蔽空。西軍勢甚熾。三成以麾下兵二千。横衝東軍。爲本多忠勝所破而退。忠勝又横擊我先鋒。先鋒敗。三成秀家前軍。亦爲黒田長政福嶋正則所破。行長先衆敗走。於是惟新與三成秀家。各以麾下兵殊死戰。勢又張。會小早川秀秋應東軍。擊大谷吉

刑部少輔正之正則子

隆東軍競進由是西軍大敗三成秀家走膽吹山惟新謂我雖敗卻走非武率殘兵五百以銃自環取路多羅尾山直過東軍而南福嶋正之邀之我兵擊卻之東軍猶尾擊嶋津豐久以二百騎返戰死惟新自度不免將決死阿多盛淳叩馬曰是非大將死所請君破一方退聞其馬驅之自留植牙旗呼曰嶋津義弘死于此東軍麕集盛淳奮戰與部兵十餘人共死惟新得間脫走既而忠吉直政又率輕騎追躡惟新令親兵以種島銃狙射直政傷臂而退譜記本書

加藤貞泰作加藤直泰蓋寫誤今據藩翰譜改之按舊傳記載釋覺山撰阿多盛淳碑文略曰盛淳號長壽院父曰島山賴國爲三好氏所攻自河內來奔義久待之以賓禮生二子長爲盛淳賴國謂亡國之餘不宜置後嗣使二子爲僧盛淳幼去經歷諸國勤行八年歸薩島義久以盛淳爲安養院主爲人辯捷有氣節義久愛之參與軍國謀議時人語曰諸事不決問義僧後義久令盛淳還俗冒阿多氏爲隊將關原之役義弘在大阪馳使召盛淳盛淳與妻子訣即日航海抵大阪聞義弘在大垣乃馳如大垣謁義弘既而東西軍大戰關原西軍敗義弘以殘兵五百退東軍追躡義弘將決鬭死盛淳諫之代死義弘因得與近臣數十騎脫走還國義久嘉盛淳節義命其子忠紫襲父祿於是惟新與數十騎踰嶺間道歷伊勢伊賀至伏見毛利輝元在大阪惟新使人謂曰關原事雖不成

公與我合力守城猶足以有爲公豈有意乎輝元不應惟新怒曰怯夫不足與謀至大阪奪毛利氏船歸薩摩參取安民記慶長軍記惟新夫人在大阪第伊集院左京有川助兵衛以計脫之以船三艘護夫人泊周防海上夜半乘風潮揭灯一艘先發夫人及左京助兵衛後發時黑田孝高置戍船富來浦以撿往來左京助兵衛望見戍船篝火認爲前船灯距富來一里天向曉覺之遽轉柁走戍船怪之來追發銃左京助兵衛乞降不聽二人自度不脫相

謂曰決死一戰不克則勸夫人自裁吾輩殉之耳乃分二艘爲左右連發鳥銃戍船八艘分攻左右我兵拒戰勝敗未決會戍船火逢投之左右船一時悉燒舟中婦女悲泣夫人端坐焚死左京助兵衛力戰死之餘衆燒溺無脫者唯舟師十三人婦女八人被俘孝高使人護送薩摩成續黑田家譜按安民記惟新至大阪取其質命伊集院左京有川助兵衛護婦女船抵周防泊島尻夜半拔碇齊發揭一灯牙船諸船繼從之時黑田氏哨船五十艘扼海路左京等誤認哨船篝火以爲牙船也從之天向曉覺之大驚拒戰左京助兵衛皆被重創死死者三百人既而我兵來救敵乃解去與本書不合又按常山

紀談。大阪賈人。有左近者。嘗往來薩摩。與惟新善。是役預艤船以待惟新。惟新之至大阪。先使人詣左近。左近迎問曰。主公何在。使者詐曰。昨戰死。左近泣曰。僕聞關原敗。日夜竢主公。今已矣。將投水。使者遽止之。告以實。惟新踵至。左近大喜。乃匿惟新于船腹。載酒樽。從如薩摩。後左近子仕島津氏云。未知是否。書以備考。先是。加藤清正應東軍。攻宇土。悉下小西氏城邑。龍伯發兵援小西氏。攻佐敷清正。既拔宇土。與黑田氏合兵臨薩摩。龍伯聞關原敗。不敢與清正孝高抗。因福島正則謝罪曰。近日之事。舍弟義弘所爲。義久非敢有貳。今既囚義弘。謹竢罪。於是　東照公令清正孝高弭兵。龍伯欲如大

阪面謝。有疾。使其臣鎌田政近請哀。七年四月。得釋。盡賜其舊封於龍伯。龍伯大喜。以忠恒爲嗣。猶如大阪謝恩。會伊集院久直復叛。不果。十二月。忠恒如伏見謁　公。十一年九月。忠恒謁　公於伏見城。　公賜其偏名。更名家久。藩翰譜。初。永亨中。足利義教賜琉球於忠國。世來貢。方貴久時。國內多難。絕使聘。天正中。遣使來貢。通互市。自朝鮮之役作。不復通。家久欲復琉球。請之　公。許之。成績。舊傳記。於是家久遣僧龍雲於琉球。責其

龍雲本新納氏。日向大慈寺主。

來貢。國王尚寧不從命。琉球有三司官。世祿重臣。更任其職。適其官缺。舉佞臣邪那者補之。邪那見我使。輕蔑之。龍雲復命。具圖其所過山川地形。獻之。參取舊傳記。南浦文集。十四年。家久命樺山久高爲將。平田增宗爲副。以征琉球。以龍雲參軍事。兵總八千。久高既受命。士卒以其無重望。意輕之。及軍發。新納一氏送久高。張帳置酒。衆皆會。一氏推久高上坐曰。今日之事。卿代主公任重職。不得不然。由是。士卒服久高。家久出屯山川。爲策應。三月。久高攻

破大島及德島鬼界永良部諸島。四月。至運天。時尚寧城那覇港。張鐵鏁於港中。屯精兵以拒守。久高乃從運天陸行。擊破諸城。過那覇港後。直逼都城。敵專備那覇港。而都城兵寡。不敢邀拒。我兵一鼓拔城。擒尚寧。斬獲數百級。三司官以下悉降。久高嚴禁鹵掠。五月。收兵。以尚寧歸薩摩。家久馳使告駿府及江戶。幕議以琉球賜家久。自是琉球世爲我屬國。舊傳記。本書樺山久高將三千人。今從成績。按成績。家久以樺山久高爲將。平田太郎左衛門爲之副。率兵八千。艤百餘艘伐琉球。抵德嶋。琉球王尚寧。以五千人。拒之於日本

權左衛門久高。太郎左衛門增宗

山。山在我日本界。距王都百里。久高擊破之。斬首三百餘級。琉球兵潰走。島民悉降。四月朔。我軍主那覇津。餘與本書略同。遂史外史並云以新納一氏為將。其記戰亦與本書大異。蓋據琉球征伐記致誤。十五年八月。家久率中山王尚寧謁　東照公於駿府。遂如江戶。謁　台德公。十六年十二月。龍伯薨。年七十八。藩翰譜。按舊傳記。龍伯薨係十六年正月。龍伯晚屬意治道。務節儉。國分城門茅茨蘿墻。有司請曰。城門甚陋。不可以視外賓。請易茅以板。龍伯曰。他邦來者。其人賢乎。則屬意民俗。城門雖美。民窮俗敝。則知其政不治。汝等患民之不富。勿患城門之陋。舊傳

記。惟新嘗謂龍伯曰。天下偃武。庶士漸趨怠惰。犯法令。請用威刑以檢不恪。龍伯曰。下之所以犯法者。由不知禮義。上教之以義。率之以禮。則下有恥且格。苟不能化其心。而專任威刑。安得淳風化致休和哉。惟新愧服。窓之須佐美　大阪之役。家久以海路不穩。不出兵。事平。率其妻子徙之江戶。鎮西諸侯質妻子於江戶。始於家久云。元和三年七月。家久進參議。五年七月。惟新卒。年八十五。藩翰譜　惟新自奉甚儉。冬月不襲衣。其在朝鮮。方冬。營中設一長

爐。與士卒俱伸兩脚圍之。同臥起飲食。加藤清正聞之歎曰。兵庫頭得士心。其強盛不亦宜乎。舊傳記　寬永三年八月。家久累進從三位權中納言。十五年二月。薨。年六十。子光久嗣。藩翰譜

岡田僑曰。島津氏以源氏之裔。世有薩摩。至龍伯。威武大振。盡幷九州。而惟新家久皆雄悍善戰。所向莫不摧破。及與豐臣氏接兵。始取挫衄。然竟不失其舊封也。或曰。島津北條皆拒豐臣氏命。而北條氏不免。島津氏獨得自全。何也。曰。二氏之罪非

有輕重也。其所以除彼存此者。蓋以其地形異歟。古稱關東八州可以敵天下。自源氏北條氏。至足利氏。皆據關東以興焉。早雲以不世出之雄。開基於伊豆。子孫相續。遂幷八州。五世養兵。據形勝之地。又與　東照公連姻。他日或一翹足。則天下之事不可測。此豐臣氏所以深忌北條氏而除之也。龍伯兄弟善用兵。非氏政父子所及也。然其所據遠在西陲。殆如外國。歷鎌倉室町變故。無有窺其國者。其地形險狹。不如八州沃野千里用武之地。

嶋津氏雖并九州然得之日淺兵非故附者又無強援之可忌所以得自全也且秀吉意已在除北條氏則雖欲復除島津氏亦時勢有不可者焉何者創業之君討叛撫服務存大體使其得自新故費力少而收功多若夫欲盡鋤天下故國則人人自知不免出死力拒之招危亡之道也則其於島津氏吾未知成敗如何也故曰時勢有不可也余嘗論薩兵勇而輕死至今遺風猶存亦足見龍伯兄弟養士有素焉其謀略戰攻之跡多可稱道而

最功於天下者爲征韓新寨之捷當是之時主沒於內兵連於外天下恟恟如蹈薄氷向使惟新無新寨之捷則韓兵尾擊躡我後十萬軍卒爲海外鬼未可知也庚子之役侯伯抗東師貶遷流竄失國者不可勝數而島津氏封土依然雄峙於鎮西豈不以其有大功於天下也哉

日本外史補卷之六

經家女利根局

日本外史補卷之七

大友氏 附立花氏

大友氏出於左近將監源能直。右大將源賴朝幸大友經家女。有身。賜之藤原親範。生能直。冒外祖姓。稱大友。（大日本史。按藩翰譜大友經家作大友經宗。大友記藤原親範作大友親義。）能直幼。字市法師。賴朝嘗詣箱根。親範攜市法師謁賴朝。自是市法師常侍賴朝。建久四年。從獵富士野。會曾我祐成與弟時致夜殺工藤祐經。以復父讎。營中大擾。賴朝擐甲欲親出拒。市法師年甫十一。牽袂諫曰。闇夜小鬭。不足親勞手。君非征夷大將軍邪。何不自重。賴朝大奇之。後以功爲左近將監。

藤北屬大野郡。府內屬大分郡。

豐後豐前守護。名能直。治于藤北。後徙居府內。（大友記。治于藤北。據大友系譜。）能直五世孫曰貞宗。爲左近將監。左衛門尉。兼近江守。元弘中。後醍醐天皇在船上。貞宗與菊池武時。少貳貞經。謀勤王。既而與貞經俱叛應足利尊氏。攻菊池氏。尊氏之走筑紫。菊池武俊迎戰多多良濱。貞宗從尊氏弟直義擊敗之。及尊氏再向京師。貞宗復從直義。攻拔福山。進

戰湊川。敗楠正成。尋與諸將拒新田義貞於東寺。卻之。貞宗生六子。貞順。貞載。宗匡。氏泰。氏行。氏時。貞載爲結城親光所殺。尊氏命氏泰承貞載後。氏泰無子。以弟氏時爲嗣。（大日本史。）氏時子親世。爲修理權大夫。幼有異質。及壯。豪邁。屢與菊池武政戰。不利。議和。及武政死。親世攻武政子武朝。不利。請援於足利氏。足利氏使大內義弘赴援。自肥前進。親世踰阿蘇。入益城郡。與義弘俱乘曉霧襲武朝於託摩原。大敗武朝。既勝而意驕。親世謂我當以計取之。乃縱反間於肥後曰。託摩原之役。義弘被創。不能復出兵。親世亦病。頃之。親世僞病死。葬萬壽寺。潛削髮號祖高。武朝聞之喜曰。親世死。無復足慮。日縱酒弛備。親世諜知之。陰與義弘約期。急攻武朝。大破之。武朝乞降。親世朝京師。爲筑紫探題。（九州記。按菊池傳記。託摩原之役。及武朝乞降。並與本書不合。）親世卒。二子。持直。親隆。皆幼。弟親著承後。親著長子孝親。爲人粗厲驕縱。親著惡之。欲傳國次子親綱。

親綱初名花市

孝親聞之憤怨。應永十三年冬。孝親弑親著而自殺。持直盡誅賊

黨自立。永亨五年春。持直讓國親綱。寶德三年春。親綱讓國持直弟親隆。親隆讓國親綱弟親繁。親繁卒。子政親嗣。文明十六年。政親傳國長子義右。既而生隙。明應五年。義右弑政親。義右亦見殺。政親弟親治起兵。平義右黨。自立。尋傳國長子義長而老。永正十五年秋。義長卒。子義鑑嗣。猶幼。親治決國事。大永四年春。親治卒。義鑑始親政。天文十六年春。義鑑如京師。謁將軍足利義輝。敘從三位。任左馬頭。先是。菊池武朝之裔能運死無嗣。族政

隆承後。國人不服。廢政隆。更立宇治惟乘子惟長為主。更名武經。既而武經驕恣嗜殺。將士怨叛。逐武經。分取其地。國中大擾。御舟城主甲斐宗運。素歸心於我。請來攻。十七年八月。義鑑令長子義鎭將兵伐肥後。以宗運為鄉導。攻合志親為於竹迫城。降之。遂攻下宇土。津守木山。八代諸城。肥後平。義鑑令弟義武冒菊池氏。鎭肥後。（九州記。按菊池傳記。係天文二十年。）義鑑性剛暴。好內。疎義鎭。而愛少子八郎。八郎母有寵。欲立其子為嗣。結義鑑嬖臣入田親眞為

丹後守親眞

援。親眞為數稱八郎賢。由是義鑑有易嫡之意。十九年二月。義鑑將廢義鎭。召其老齋藤播磨。小佐井大和。田口玄蕃。津久見美作。議之。四人交諫曰。世子聰明無過。廢長立庶。非禮也。義鑑不懌。起入內。是夕復召四人。玄蕃美作辭以疾。播磨大和入見。義鑑殺之。玄蕃美作聞之。惶急。即夜合謀。突入臥內。弑義鑑及八郎母子。而自殺。義鎭適浴別府溫泉。聞變馳歸。令戸次鑑連。齋藤鎭實。擊親眞。親眞奔肥後。投宇治惟豐。惟豐其妻父也。誚曰。汝不

伯耆守鑑連後稱丹後守剃髮號道雪

兵部少輔鎭實

能死君難。欲求活於吾。吾安得私汝。乃斬親眞。來獻其首。義鎭命梟之於市。（參取九州軍記。九州治亂記。親眞一作親誠。按治亂記。八郎作到明子。誤也。到明即義鑑謚也。又按豐後國志。義鑑之見弑。義鎭發日田玖珠兵擊親眞。親眞拒戰不支。走小松寨自殺。或曰。今小松尾山林中有二墳。一親眞。一其女墓。未知是否。）義鎭既立。慨然欲復遠祖親世之業。勤學厲武。二十年。大內氏臣陶晴賢弑其主義隆。明年。晴賢請義鎭弟義長。立為主。（九州治亂記）弘治元年。安藝國主毛利元就討晴賢。誅之。大內義長保山口。元就攻之。三年。義長棄山口。走長門。自殺。於是元就謀幷

三河守鑑種
越中守鑑速
秋月城在筑前

豐前筑前。陰招鎮西諸豪。筑前秋月文種、原田隆種、肥前筑紫惟門、素屬我。文種隆種。皆漢高祖之裔。惟門。太宰少貳賴爭之後也。三家皆以門地自負。我將士以其勢微。待之甚倨。三家常忿怨。至是陰送款於毛利氏。義鎮聞之。遣戶次鑑連高橋鑑種臼杵鑑速伐之。七月攻文種於秋月城。拔之。文種自殺。八月進攻惟門。惟門敗走保五箇山。遂奔安藝。義鎮令鑑種守巖屋。（參取大友記九州軍記）永祿五年。毛利元就既定山陽諸國。十月使小早川隆景將

左近大夫鑑理

兵入豐前。攻門司。守將奴留湯主水棄城走。義鎮聞警。遣戶次鑑連齋藤鎮實吉弘鑑理。以二萬人赴救。至立石原。分兵爲二。鑑連循安達山西。出柳浦。鎮實鑑理次魚野鵖野。約待前軍已合。踰山擊敵後。十三日。鑑連與隆景戰于柳浦。令弓手亂發。每矢刻己名。敵陣頗動。既而鎮實等踰山鼓譟夾擊。破之。隆景走保門司。隨而圍之。隆景棄城逃。我兵追擊蹙之海。敵兵爭舩覆溺死者無算。隆景僅免。於是豐前二筑復屬我。威震鎮西。（九州治亂記。按吉田物語。）

門司之戰。係永祿四年。事實亦與本書大異。當是時。肥前有龍造寺氏。薩摩有嶋津氏。皆爲勍敵。義鎮既破毛利氏。寖驕恣。多內寵。日事宴樂。好歌舞。戶次鑑連欲諫不得見。乃選歌舞童女獻之。義鎮欣然召見鑑連。鑑連因諫曰。先公怠政。失撫御之道。致疆內怨叛。其鑒不遠。今毛利氏憤門司之敗。日夜伺我。君嘗不以爲慮。自宴樂深官中。臣切恐不獨外患乘之。雖疆內亦不可保也。願君以先公爲戒。義鎮納之。（大友記）是歲義鎮剃髮。號宗麟。（大友興廢記。按九州記九州治亂記。係永祿八年。）

巖屋在筑前

寶滿山在筑前

十年。高橋鑑種以巖屋叛。降毛利氏。初鑑種兄一萬田彈正妻有容色。宗麟殺彈正。納其妻。鑑種怨之。以故叛。糾合秋月種實等。種實文種子也。文種之死。種實猶幼。竄匿陰圖復仇。至是乞援於毛利氏。筑紫惟門子廣門亦據三條城。應鑑種。鑑種城寶滿山。據之。使其族守巖屋。（參取藩翰譜大友記九州記。宗麟殺一萬田彈正。納其妻。據藩翰譜高橋記。按大友記。初宗麟以鑑種代秋月氏功。賜巖屋城。鑑種懷觖望。以故叛。恐非。）宗麟聞之大驚。遣戶次鑑連等伐之。七月鑑種出城逆拒。我軍擊破之。分兵攻拔巖屋。遂圍寶

鑑忠號宗歡

滿以城險不下退軍山麓宗麟令齋藤鎮實將八千人伐廣門廣門降（九州記。九州軍記。九州治亂記）鎮實引兵與鑑連等圍寶滿會種實將毛利氏兵據秋月城將援寶滿二筑騷然八月鑑連議留鎮實及吉岡鑑忠當寶滿而自與臼杵鑑速吉弘鑑理擊種實於甘水長谷山種實退保秋月明日疾攻拔城種實脫身走古所山鑑連等屯休松及觀音岳道場山以逼古所山種實鑑種告急毛利氏豐前筑前兵陰通毛利氏稍稍叛去宗麟聞之命諸

將還屯筑後以備毛利氏於是鎮實鑑忠退而屯松尾鑑速鑑理將退種實夜襲其營二將敗走種實轉攻鑑連營鑑連擊走之追至古所山下（九州軍記）（按大友記九州記並云鑑理鑑速屯莊山）十一年立花鑑載以立花城叛陷白嶽城（九州記）鑑載能直裔宗匡六世孫也世爲立花城主屬大友氏至是降毛利氏（立齋舊聞記）四月毛利氏將清水左近率兵來助鑑載宗麟遣戶次鑑連等三將攻立花城城兵潰鑑載自殺左近走名嶋鑑連使奴留湯主水津留原掃部守立花

而軍野田及小竹青柳既而左近恥敗來圍立花主水掃部告急鑑連等赴援擊大破之左近脫身遁（九州記）秋月種實聞左近敗懼乞降以弟元種爲質千手長野宗像原田諸族皆降十一月宗麟令菊池鎮成攻龍造寺隆信敗死鎮成義武子也十二年正月隆信與高橋鑑種謀導毛利氏以攻我宗麟聞之欲及毛利氏未至伐隆信使戶次鑑連吉岡鑑忠等將三萬人入肥前軍令山隆信邀拒月餘不決鑑忠僞作書遺隆信將古館某八重某

如與有約者射之敵營或得書以獻隆信其將士交相疑隆信懼請和乃還軍四月毛利氏將吉川元春小早川隆景將山陽山陰兵來圍立花守將津留原掃部等拒戰不能支致城去元春隆景既取立花軍博多五月宗麟自將至筑後軍高良山分兵備寶滿使戶次鑑連等赴博多擊元春隆景於多多良濱破之元春隆景走保立花（參取九州軍記。九州治亂記）我軍遂圍立花相持不戰六月宗麟留諸軍歸府內十月吉岡鑑忠說宗麟曰毛利氏久屯客

太郎左衛門輝弘

地兵疲糧盡方今天漸寒彼且運衣食我須扼周防長門海路奪敵糧舶遣一將入周防擣其虛必有利宗麟曰誰將者對曰大內輝弘可輝弘大內義隆叔父也與義隆有隙亡歷抵諸國遂來奔於是宗麟遣兵扼海路使輝弘將兵三千航海入長門縱火民家長驅入山口是時毛利氏兵多在鎮西以故無敢拒尼子氏臣山中幸盛亦擁尼子勝久自丹後入出雲遺臣爭聚元就聞之大驚使元春隆景還軍十一月二將夜棄城逃參取大友記九州記九州

治亂記輝弘將兵三千據吉田物語豐前覺書按九州記以輝弘爲義隆從弟外史以爲義隆諸兄皆誤今據大內系圖改之藩翰譜外史並以立花之役爲永祿十一年亦似誤高橋鑑種聞元春等去大懼乞降宗麟宥其罪徙之于小倉令吉弘鎮理冒高橋氏鎮理鑑理子也更名鎮種守巖屋寶滿九州軍記令戶次鑑連屯山限盡能諸軍豐前覺書輝弘之入山口留數日勢稍張聞元春隆景旋軍乃懼欲還豐後圖再舉抵秋穗爲元春所攻殺九州治亂記元龜二年宗麟令戶次鑑連冒立花氏守立花以鎮筑前豐前覺書按九州治亂記鑑連守立花係元龜元年大友記興

小倉屋書云前鎮種削髮號紹運

廢記係永祿十二年皆似誤宗麟既并鎮西六國而嶋津義久數鈔略日向與伊東義祐攻擊不已天正五年義祐爲義久所敗來奔因嬖臣田原紹忍請伐義久宗麟許之嶋津世祿記日向記按嶋津家譜與本書不合說具嶋津氏記中紹忍爲人便佞恃寵擅權政事縱弛諸將怨望宗麟信耶蘇教盡壞國中神祠宮中數有怪宗麟不以爲意大友記六年八月宗麟將伐嶋津氏會諸將議之齋藤鎮實諫曰踰國犯險伐無釁敵臣恐毛利氏乘間來侵龍造寺秋月並起應之是危道也不聽

宗麟自將至日向諸國兵來會者七萬人立牙于務志賀使田原紹忍攻高城齋藤鎮實吉弘鑑理爲先鋒九月十八日諸軍濟耳川嶋津義久弟家久助城將山田有信拒守遣使來請和且約割飫肥地千町獻之紹忍欲請宗麟許和臼杵鎮次曰彼非畏我者無故求和是欲紓我兵以竢援不然謀乘我惰掩擊也新田中將之於赤松氏可爲明鑑紹忍猶執和議鎮次怒曰公陷敵術中今見其敗矣吾固以身許國不能從公等苟免也廼拔刀

近江守鑑盛號宗雪爲柳河城主

而出以部兵百五十騎向高城諸軍從而攻城會義久赴援至佐土原乃解圍退與義久夾水而陣鎭實鑑理馳使務志賀請進麾下紹忍沮之二將再馳使說曰我軍雖衆烏合之兵其心不一無他奇道難以制勝敵欲待我濟川逆戰我退屯臼杵與彼相持遣一將自肥後徑赴薩摩襲其虛則彼顧而潰我因追擊勝可必也宗麟不從趣諸將進戰於是諸將分兵爲二鎭實爲左先鋒鑑理爲右先鋒十一月十日夜鑑理以舟渡上流鎭實騎而

渡下流敵兵迎拒我先鋒擊卻之諸軍盡渡鎭實先衆進戰死左右軍合兵擊義久義久退陣猿馬場明旦復戰勝敗未決鎭次鑑理等直衝義久麾下麾下擾亂紹忍將後隊性素恇怯望見義久馬標搖動大懼以爲敵競進也遽策馬走諸軍顧而大潰義久追躡我軍墜水溺死無算鑑理鎭次等皆死之蒲池鑑盛冒義久陣健鬭聞鑑理等死卽自殺從兵皆死鑑盛筑後人初使其子鎭漣會軍鎭漣有異志至肥後而還鑑盛怒自往而會焉至

是致死紹忍至務志賀勸宗麟收兵還於是鎭西豪傑秋月氏筑紫氏皆畔大友氏衰不復振參取大友記九州記九州治亂記島津家久助山田有信守高城據薩州舊傳記嶋津家譜按大友記興廢記並係天正五年今從九州記嶋津家譜世祿記藩翰譜七年正月宗麟傳國嗣子義統老于臼杵以義統猶弱親決軍務是月秋月種實與筑紫廣門攻高橋鎭種於巖屋城鎭種擊卻之宗麟遣志賀道輝赴援守巖戶三月種實出兵石坂道輝與安樂平城將小田部紹叱鷲嶽城將大鶴式部擊種實麻生元重宗像彈正原

田鑑尚並叛斷道輝軍後鎭種救道輝擊破種實於石栗嶺立花鑑連亦出兵擊彈正等走之道輝乃還巖戶既而廣門攻安樂平及鷲嶽鎭種赴救拒之于御笠九州軍記九州治亂記八月元重彈正鑑尚復出兵笥嶠鑑連邀拒之潛遣一將夜涉多多良川襲焚上松城俘元重妻子元重彈正遙望烟走保許斐城元重陰乞降鑑連使其焚城爲內應彈正覺之殺元重九月鑑連鎭種擊鑑尚彈正彈正走鑑尚降道輝誅之九州記十月龍造寺氏臣修行某

圖書頭忠長
武藏守忠元

太田某來侵筑前筑紫廣門援之大鶴式部小田部紹叱拒戰不克鎭種擊修行等卻之與廣門相拒月餘聞秋月種實將攻巖屋乃還兵廣門追躡鑑連聞之赴救擊廣門走之（九州治亂記）八年二月宗麟遣田北紹鐵等略豐前攻寶森城拔之屯猪膝秋月種實來襲我軍大敗保中津城三月嶋津氏將嶋津忠長新納忠元將兵入日向四月攻淺岡城城將戶次鎭秀與志賀親安朽網鑑康等拒戰不利退守臼杵（九州記）十二年春嶋津義久遣弟家

高良山在筑後

久擊龍造寺隆信於嶋原大破之斬隆信秋月氏長野氏皆附義久（嶋津家譜）七月宗麟遣兵略筑後圍猫尾城月餘不下立花鑑連高橋鎭種赴援疾攻拔之進下山下城十月收兵軍高良山十三年九月鑑連得病死于軍我衆大沮諸將收兵退筑紫廣門陷寶滿城兵遁走巖屋宗麟聞鑑連死深悼惜（薦野家譜）鑑連忠亮有勇削髮號道雪嘗夏日架涼棚大樹下晝寢暴雷震擊拔刀斬之雷傷其足既而視刀有奇文因號曰斬雷後赴軍常乘轎（興廢記）

耳川之役大友氏宿將略盡獨鑑連與高橋鎭種以立花巖屋相犄角爲府內藩屛至是筑前無復應援十四年春宗麟聞嶋津氏將來攻自度力不能抗念四方可與謀事者當是時豐臣秀吉代織田氏執京畿政威震四方宗麟欲乞救於秀吉乃如京師謁秀吉請曰自臣祖親世爲探題世任其職而嶋津義久妄稱受探題之任頻侵奪隣國前迫逐伊東義祐後攻殺龍造寺隆信聞又將圖臣國願君舉大師討義久臣請爲前驅秀吉許之宗

麟大喜辭歸臼杵（參取九州治亂記薦野家譜）九月秀吉使仙石秀久長曾我部元親十河存保將南海兵來援至豐後使黑田孝高毛利輝元赴豐前十月豐前城井某長野某起兵並叛宗麟使義統赴討志賀道易柴田紹菴素送款嶋津氏乞援至是義久使弟義弘自肥後家久自日向二道來侵義久自將繼之國中震駭家久使臼濱周防野村備中攻臼杵而自圍鶴城宗麟馳使告急義統義統驚引兵赴救秀久元親存保助之十二月與家久戰于

募兵備紛幸

戸次川大敗存保戰死義紡與秀久等走保府內家久陷鶴城長驅迫府內義紡棄府內走高崎秀久等皆遁義紡欲據龍王以殘兵四千走豐前兵多逃亡宗像鎮次吉弘紡幸等從焉參取九州記嶋津家譜近臣足達圖書後至義紡曰汝來何遲對曰臣恐妻子爲敵辱還殺之火家而來是以後矣義紡憫然流涕既而追兵迫圖書拒戰死梨津某村山某皆義紡近臣也義紡踈梨津寵村山村山路亡去梨津與圖書俱田馬死義紡纔達龍王九州治亂記[illegible]龍

王作妙見嶽今從九州記島津家譜於是臼杵救援絕柴田禮能從宗麟於城中其族紹菴在敵軍宗麟疑禮能與紹菴有私禮能憂憤欲誘殺紹菴以明己意乃出城佯以好言呼紹菴紹菴疑而不出禮能與其子玄蕃衝圍殺傷數人而死周防備中以城難拔解圍退與伊集院美作攻鶴崎城城將吉岡掃部寡婦妙林修守備設穽以待三將進兵薄城陷穽死者百餘人妙林自被戰袍提薙刀率婢三十五人皆同裝晝夜巡城中督戰既而食竭佯降九州記是時

義弘軍嘗見分兵攻下諸城邑獨栂牟禮及岡不下島津家譜岡城將志賀親次以驍勇聞閉城堅守其友某說曰國中皆叛子猶守孤城欲誰爲哉親次正色曰子非吾故人耶當以忠義彼勉勵乃反說降也其友愧謝請同守時城兵僅三百人敵兵來攻親次設伏險要縱輕兵邀戰佯走者三敵以爲怯縱火而進伏發親次出城鼓譟夾擊破之武將感狀記十五年春秀吉大擧征嶋津氏時宗麟以病卒于臼杵義紡從秀吉爲嚮導嶋津氏降義紡封豐

後初妙林以鶴崎降也數邀饗嶋津氏三將及豐臣氏前軍至豐前三將棄城退妙林佯約與俱往而豫伏兵歸路斬三將獻其首於義紡秀吉至豐後聞之召妙林妙林以疾辭九州治亂記朝鮮之役義紡與黑田長政等將第三軍守鳳山小西行長在平壤爲明兵所圍馳使來告急義紡性素柔懦見使者大懼以爲平壤既陷即棄城走都城秀吉聞之怒褫其封附義紡于毛利輝元嗣子義延于東照公　公矜義延賜采邑參取秀吉譜烈祖成績朝鮮征伐記附義紡子

加藤清正誤。關原之役。義紓從輝元于大阪。輝元使義紓將兵赴豐後。徇其舊封。未發。會吉弘紓幸來謁。義紓之失封也。紓幸依從弟立花宗茂于柳河。紓幸素以驍武顯。聞石田三成起兵。而義延在關東。謂東西舉兵。利在東。吾且奉郎君以圖興復。乃謂宗茂曰。故君之子在關東。義當從死之。請自是辭。即東上抵大阪。聞義紓在堺浦。往見義紓。義紓喜曰。因毛利氏推輓豐臣氏。使我將一面。且賜舊領豐後。紓幸曰。臣見其禍。未見其福也。義紓曰。何也。

（上關屬周防）（濱脇屬豐後）

對曰。三成託事幼主。欲營私利。天下孰與焉。智者因義致命。垂名竹帛。今君爲小人所欺。棄義壞名。假令軍有利。何爲。況萬無利乎。願君察焉。義紓不聽。紓幸乃辭出。低徊久之曰。彼此皆我主。今見其不濟。棄之而東。我不忍也。乃還。義紓大喜。俱航海抵上關。黑田孝高遣使齎書來議和。不聽。九月。至濱脇。舊臣來集五千人。宗像鎮次・田原紹忍亦來謁。義紓示以孝高書。二人交勸和。義紓曰。吾受毛利氏眷顧。不可負。惟冀以墳墓地耳。紓幸知其不可

（木付今杵築是也。）

諫。乃與鎮次約死。義紓欲先取木付據之。使紓幸・鎮次攻之。木付細川氏屬城也。守將松井康之・有吉立行乞救於孝高。孝高遣兵赴援。而自將繼之。義紓聞之。軍立石。紓幸・鎮次解圍還赴立石。孝高與康之等來攻。紓幸・鎮次拒之于石垣原。擊破其前隊。義紓馳使命紓幸收兵退。紓幸不肯。麾兵而進。自揮槍殪數十人而死。鎮次亦死。我軍大敗。義紓恇懼。不能復戰。孝高使人來說降。義紓乃降。（參取魔釋記・黑田家譜。按魔釋記。義延作義信。紓幸作宗行。今據成績改之。）尋放于常陸。

慶長十年七月卒。（九州記）義延事東照公。子孫世爲麾下士。大友氏亡後。起於其族將而顯者。爲立花氏。

（初名紓虎。後更宗虎。正成。親成。尙政。後正又更宗茂。）

立花宗茂。初名紓虎。父曰高橋鎮種。削髮號紹運。娶齋藤氏。生二子。長即宗茂。次紓增。後更直次。宗茂幼時。從群童放鷹於野。卒遇猘狗。童奴奔散。狗騰向宗茂。宗茂側身以刀脊擊之。狗走。還。鎮種聞之。謂宗茂曰。汝何不斬之。對曰。兒聞劍以斬敵。未聞斬狗也。鎮種嘉其膽力。而深戒矜伐。（譜聞記）天正

三河守增時

九年立花鑑連請養宗茂爲嗣鎭種許之鑑連以女配焉於是宗茂繼立花氏十年十一月宗茂從鑑連鎭種擊秋月種實於石坂獲敵驍將堀江備前時年十六（薦野家譜）十三年鑑連鎭種略筑後宗茂與其臣薦野增時等留守立花秋月種實窺虛來攻城中危懼宗茂謂增時曰彼侮吾少弱必不設備可襲而破也增時曰我兵寡單宜堅守不宜出戰宗茂憤激曰勝敗天也縱令守城豈保必全卿等不從吾獨往矣增時不敢違宗茂夜以三百人

出襲秋月氏營種實果不設備營中擾亂不戰而走九月鑑連軍高良山以病沒當是時大友氏既衰四隣並叛附嶋津氏宗茂堅守立花（嶋聞記按立花家譜）（立花鑑連本戸次氏承立花鑑載後戸次氏亦出於能直裔戸次重秀鑑連其十五世孫也）十四年春宗茂聞嶋津氏大舉且至與鎭種議遣使乞救於豐臣秀吉秀吉許之而未發（薦野家譜）六月嶋津氏將嶋津忠長伊集院忠棟攻筑紫廣門破之進軍大宰府兵四萬餘人國中震怖諸城皆下不下者立花巖屋寶滿三城而已（嶋津家譜薩摩兵亂記按舊聞記凡州治亂記記出條皆誤）先是筑紫氏兵守寶滿鎭種與筑紫氏和使子直次助守寶滿而自守巖屋（高橋記）七月嶋津氏二將攻巖屋宗茂聞之慮巖屋兵寡難守遣使勸鎭種棄巖屋守寶滿鎭種不肯曰我兵雖寡防守當支旬日旬日之後城陷則敵亦疲矣必不能猝拔立花也相持數日乃豐臣氏援兵至吾生不足惜顧與道雪交深分厚不可使其無後苟汝而在吾死無憾使者還報宗茂流涕謂將士曰巖屋急矣不可不赴援誰可者衆奮請往於是宗

右京連正　隼人種任

茂令吉田連正後藤種任等四十餘人赴援既而圍合鎭種勵士卒拒戰殺傷過當嶋津氏二將使新納藏人遥呼說城中曰君盡守禦之術以寡破衆其武亦多矣今大友氏既衰九州盡屬我而君猶守孤城非計也何不議和謀富貴也無爲空自破滅鎭種登櫓應之曰我荷大友氏殊遇見衰背之義所不忍豐臣氏援兵今將至公等之死立可竢矣公等亦將棄舊主乎士乘時成功易臨危守節難我寧爲難者而死二將又使莊巖寺僧來說

鎭種不答。二將知其不可降。益兵四面齊攻。二十餘日城乃陷。鎭種自殺。城兵無一人逃者。連正種任等皆戰死。參取九州軍記九州治亂記 二將遂下寶滿。執直次。轉兵圍立花。遣使城中說降。宗茂曰。必欲得城以旗鼓取之。徒勞口舌無爲也。二將以兵疲解圍去。宗茂出兵追擊大破之。明日宗茂自將攻拔高鳥井城。斬城將星野吉實。遂克復巖屋。舊聞記 十五年。豐臣秀吉將諸道軍至筑前。宗茂往謁秀吉。嘉其堅守孤城。賜名馬寶刀。命爲先鋒。討嶋津氏。嶋

津氏降。以功封筑後四郡。食十三萬石。治于柳河。任左近將監。秀吉召見直次。以其父死節。賜筑後三池郡一萬石。使屬宗茂。參取藩翰譜立花事實記古文書 是歲肥後賊起。圍平山城。城中食竭。國主佐佐成政討賊。納糧於平山。爲賊所奪。請援於鍋嶋直茂。直茂救之。與賊戰不利。秀吉命宗茂討之。宗茂率八百人赴援。次南關。分兵爲三。以一軍攻賊魁有動大隅。一軍納糧於平山。自將一軍繼之。賊兵出遮。宗茂擊走之。終納糧而還。賊伏兵山谷間。要我歸路。宗茂乃宣言曰。寡兵踰

次郎兵衞紹春

和泉守鎭幸

險。恐爲賊所遮。我且竢援而還。賊聞之不備。宗茂急提軍而過。賊覺之追躡。十時源兵衞立花紹春等死之。賊將有動下總舉槍鏦宗茂。傷其左手。宗茂怒。直奪槍拉下總。伏之鞍橋。斬其首。小野鎭幸在後軍。聞急。以二百騎馳至。夾擊破之。賊別將守大田黑城。宗茂攻拔之。賊勢稍衰。九月宗茂還軍。明年大隅伏誅。餘黨盡平。舊聞記 宗茂如京師。謁秀吉。秀吉謂曰。吾欲賞子功。公田在四國九州者。唯子所欲。對曰。臣荷殿下恩。有甲兵三千。天下有事

足以當一方。封土非所望也。殿下苟欲錄臣微功。願賜官階。秀吉爲奏請。拜從四位下侍從。藩翰譜 文祿元年。秀吉征朝鮮。宗茂與小早川隆景高橋直次等。將第七軍。征伐記秀吉譜 率兵三千。航海。四月我軍既下釜山東萊諸城。會軍師宇喜多秀家營議戰。諸將皆欲直赴都城。秀家曰。宜先聞太閤而後發也。福嶋正則加藤清正等議不合。隆景問計宗茂。宗茂曰。僕聞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今出兵海外。每事遙取進止。恐誤機會。今王城警備未周。國中

召募未集機不可失也隆景曰何以知警備不周召募未集對曰若根本堅固釜山東萊不應如此崩潰以釜山東萊無備知王城亦無備且僕聞王城道程于生山曰有艱嶮要害地數所若我猶豫彼據險守要明兵來援則難猝拔不如及其未定進取也諸將從之遂進下都城朝鮮聞書國恩錄虜兵屯城西北五六里外扼釜山之路秀家使宗茂乘夜襲擊燒柵斬首七百餘級虜兵逃散舊聞記七月小西行長擊破明將祖承訓史儒守平壤秀吉譜按舊聞記七

月明將祖承訓史儒將兵至安定館小西行長黑田長政擊之宇喜多秀家趣大友義統及宗茂援行長與明軍相持史儒乘風雨襲行長行長敗走長政救行長擊史儒走之既而朝鮮兵三萬援史儒圍長政長政危窘義統不敢救宗茂聞急赴救與長政擊史儒大破之行長亦返戰獲史儒斬首三千五百級行長蔽以爲己功與本書及懲毖錄諸書不合大友義統距平壤南四里屯鳳山宗茂屯其傍近而隆景直次守開城互爲應援二年正月明將李如松率兵二十萬來圍平壤行長告急義統義統大懼走都城過宗茂營欲共去宗茂不從將救行長會直次聞急來援宗茂大悅俱進赴平壤遇行長潰圍遁走宗茂迎問之行長曰賊鋒不可犯今且至矣即策馬去直次曰與行長俱退耶將拒敵耶欲拒敵宜留行長宗茂曰敗軍之將留之何益乃設五伏以待旣而追兵至伏發夾擊大破之斬首三千級宗茂收兵還營我諸將在都城者議使大同以東諸城撤兵退於是宗茂與隆景直次等還都城如松乘勝鼓行而進屯開城將攻都城諸將議戰守秀家等皆懲平壤之敗恐衆寡不敵欲守都城以待援軍獨隆景欲戰議不合宗茂進曰虜怯勝侮我謂不

能復戰我出其不意可一戰而敗也今不急擊之曠日持久彼知我情狀築長圍絕釜山糧道是危道也今日之計唯有戰而已隆景贊之議乃決部署所向舊聞記隆景軍南大門宗茂直次及毛利元康毛利秀包等屬焉如松果輕我軍謂和兵精銳殲於平壤乃留兵開城親率步騎十萬以高昇孫守廉祖承訓爲先鋒朝鮮兵爲後軍進至碧蹄館我軍慮明兵來襲每夜遠斥候以備之二十五日夜宗茂候騎與明副總兵査大受朝鮮將高彥伯

遇碧蹄南礪石嶺暗中相擊、死傷甚多、黎明遥望
明兵相距一里餘、於是隆景爲先軍、宗茂及元康
秀包直次爲奇兵、陣其傍、秀家等陣其後、既而隆
景與明兵戰稍卻、宗茂與元康等横衝如松中軍、
隆景勵衆督戰、自巳至午、如松所領皆北兵、劍槊
鈍劣、我軍長刀精利、無敢當其鋒、如松見勢危遽
徵後軍、未至、我軍急薄、終大敗之、如松脱身逃、秀
吉賜書褒奬之、参取征伐記秀吉譜懲毖録按戰功録舊聞記諸書正月二十五日
夜宗茂與高橋直次率三千餘人發都城分兵爲三小野鎭幸立花三左衛門將前隊十時連久内

田忠右衛門將二隊宗茂及直次將後隊黎明遇李如松先鋒連久踰前隊進戰破之乘勝追擊遇
伏而敗連久以下二百餘人死之明兵競進鎭幸等擊却之明軍萬餘復至我兵僅八百弓銃齊發
殺獲甚多而明兵益加我軍將濱宗茂以二千騎來救馬上揮偃月刀督戰將士皆奮擊莫不一當
百斬首二千九百級明軍稍卻宗茂休兵犒以酒殽會宇喜多秀家小早川隆景來援軍益振既而
如松又驅大衆而至秀家迎戰不利卻隆景繼進力戰良久宗茂與直次橫衝如松中軍殊死戰呼
聲動天地明軍大敗如松僅以身逃我兵追至蹦湘河明兵墜河溺死無算此役宗茂獲首級六千
餘監軍大谷吉隆忌其功署上三千二百級與本書不合録以備考三年四月、從宇
喜多秀家攻晋州、明將劉綎來援、宗茂請往拒、乃
以毛利秀包副之、五月、宗茂秀包拒之城外、設伏

大破綎兵、由是諸將得拔晋州、四年六月、宗茂自
朝鮮歸、十月、至伏見謁秀吉、秀吉賞其功、賜第於
伏見、爲宿衛將、五年、秀吉修伏見羅城、宗茂受命、
與小早川秀秋各遣其將吏董役、兩家役卒爭事
相闘殺、小早川氏卒秀秋怒、勒兵將攻宗茂、宗茂
適與高橋直次詣淺野氏第、聞變辭去、直詣秀秋
謝之、事得寢、而秀秋意終不解、宗茂常有戒心、慶
長二年、和議敗、再航海、從宇喜多秀家守釜山、三
年正月、明兵圍蔚山、諸將發兵赴救、會明將牧務

遼窺虚、率兵數萬抵般丹、秀家大驚、使宗茂擊之、
宗茂卽夜將八百騎發釜山、天方雨雪、衆皆請俟
天明發、宗茂曰、使敵知兵寡、非我之利、我且出其
不意、卽發、夜半抵般丹、寒甚、明兵困臥不備、宗茂
縱火虜營、鼓譟攻之、務遼駭走、斬獲甚多、舊聞記本書般
丹作般舟蓋誤逐史外史皆作般丹今從之按征伐記慶長三年正月宗茂與毛利秀元黒田長政
吉川廣家等救蔚山而不載攻般丹事淺川聞書曰宗茂再救蔚山前役明朝鮮兵據八卜塞蔚山
釜山之道宗茂夜襲破之遂赴蔚山以正月二日會諸將于蔚山吉川藏人以部兵與明兵戰小早
川黒田諸將援之宗茂亦赴援攻敵背破之按八卜地名不詳豈指般丹乎然舊聞記以襲般丹爲

（正月二日夜。則無以是日會諸將于蔚山之理。必有誤。）五月。宇喜多秀家。毛利秀元等。受秀吉旨。罷兵歸。其餘留者。分為四屯。加藤清正守蔚山。小西行長守順天。嶋津義弘守新寨。宗茂從小早川秀秋。守釜山。九月。明分兵圍三屯。秀秋聞之。議赴援。諸將皆懼。無敢出討。宗茂獨奮曰。蔚山圍解。則新寨順天自解。吾請往。秀秋素與宗茂有隙。曰。子欲往。當以一軍往。不可求援他人。諸將咸危之。秀秋曰。渠素小家。死亦不足惜矣。宗茂憤然。欲與之交刺。既而謂以私忿壞公事。

非忠也。乃率千人赴援。值明兵五千于元濆。乘曉霧擊走之。追北。小野鎮幸慮虜有後軍。諫之。宗茂曰。虜馬足亂。可追不追。虜知我寡。追擊又破之。既舍。遂囚。衆咸怪之。宗茂曰。今朝虜不知我寡。我遂囚。是視寡誘虜也。乃設五伏以待。夜半。明兵來襲。伏起。復克之。斬首四百級。明日。至全澄。距蔚山十里。明將麻貴。解蔚山圍而退。宗茂與清正。夾擊。大破之。初清正不知有援。怪明兵終夜喧騷。見宗茂以孤軍來援。驚謝曰。夙聞公勇。今則過所聞矣。麻貴既解去。宗茂引兵還釜山。（舊聞記。本書。麻貴作栫栢。今據征伐記懲毖錄改之。明分兵圍三屯。本書不記月。今據懲毖錄征韓錄補之。按征伐記秀吉譜皆云。五月。秀秋秀家秀元俱罷兵歸。非也。罷兵歸者。即秀家秀元。非秀秋也。）十月。秀吉訃至。諸將潛相告治裝。十一月。嶋津義弘去新寨。抵釜山。小西行長將去順天。明將陳璘陳蠶與朝鮮將李舜臣等。扼順天海口。宗茂與義弘等。赴援擊破之。行長自南海退。遂與俱歸。宗茂從外征。前後七年。數建功。監軍石田三成大谷吉隆等忌之。每抑其功。以故賞不酬勳。秀吉既薨。子秀賴幼。　東照公

代決天下政。（參取征韓錄舊聞記。）五年。　公討上杉景勝。石田三成矯秀賴命起兵。毛利輝元宇喜多秀家應之。徵書至。宗茂集將士議之。小野鎮幸等請應徵。薦野增時曰。內府長兵略。能料未然。馬首未東。既知關西有事。然則舍上杉佐竹。而與池田福嶋諸將還軍西上。大老奉行。雖假秀賴命。其志不一。戰必不利。黑田孝高加藤清正與三成有隙。必當左祖內府。不如據城與孝高清正協謀。定西討之議。則國家可以久安。宗茂曰。我浴太閤之恩。且與輝

元有舊不論成敗唯視義所當為宜從輝元指揮竭力從事以翼戴秀頼是我志也乃將二千五百人往會大阪關原記大全按本書一説宗茂聞西軍壓集將士問謀衆議不決宗茂曰秀頼幼弱内府代之為政宜屬内府乃遣其臣山田正兵衛輸款東照公既而秀家輝元書至勉以翼戴秀頼宗茂乃變志赴大阪又按舊聞記毛利輝元應三成招宗茂及毛利秀包宗茂同知三成奸詐與秀包俱如安藝説輝元以利害言甚剴切輝元不聽宗茂乃率軍會大阪二説皆可疑故不取九月赴美濃抵勢田聞京極高次以大津城應東軍乃與毛利秀包伊藤民部等攻大津排土豚發大砲宗茂臣由布大炊中江新八等肉薄而

登諸軍繼進破第三郭會高野僧與山來議和高次致城去宗茂將赴大垣聞小早川秀秋等應東軍西軍大敗于關原乃還入京師秀秋父木下家

肥後守家定本姓杉原

定在京師宗茂遣使謂家定曰貴息之事既無可奈何公能助嗣君守大阪僕請與共致死家定答曰子先往矣吾亦將繼發因急閉門登埤宗茂即去至大阪使謂輝元曰公苟城守願扞一方輝元曰請議而後答宗茂罵曰今日復何議乃取質航海歸柳川修守備舊聞記按大全是時宗茂遣薦野親次請東照公謝罪乞歸正未知是否加藤清正以蔚山之援與宗茂善至是遣使來説致城宗茂乃降。東照公沒其封以柳河賜田中吉政宗茂去依清正小野鎮幸以下皆從八年秋宗茂遊江戸。舊聞記按淺川聞書小野鎮幸從宗茂往隈本謁加藤清正辭出清正目送謂近臣曰渠以一槍扞一方有餘矣汝輩宜倣焉後清正親近鎮幸數召見或與圍碁嘗侍坐有近臣隔障諍闘殺人驟中大驚清正將起止之鎮幸牽袖諫曰君何輕率乃爾假令狂奴來侵此坐猶有愚臣在請以身當焉不克而後君當親勞手清正愧而止嘗問鎮幸曰武道何事最難對曰處死最難清正稱善久之清正臣飯田覺兵衛森本義大夫等毎與鎮幸宴會輙請語其戰功鎮幸絶口不言覺兵衛等意頗輕之相謂曰彼在柳河特稱雄在隈本則凡庸耳鎮幸聞之

意不悦他日宴會衆復請之如前鎮幸乃起解衣滿身四十餘創因歷指其創疵曰某役得此槍創某戰得此刀創一座驚嘆又出示大友氏及宗茂父子感状遍讀曰某役一番槍某戰二番首攻某城先登讀畢曰僕之微功大畧如此抑有欲請諸君者吾主雖屢莅陣然冒鋒刃者不過如吾曹其親下手者無幾矣聞主計頭公毎劇戰手揮十字槍至折其片枝君猶如此况為之臣者乎願待聞其詳衆默然不敢發一言鎮幸素蓄貲及宗茂遊江戸獻金充費以故無所匱缺其復得封鎮幸之功居多九年七月。公召宗茂賜五千石為麾下士十一年正月封陸奥棚倉食一萬石大阪之役從台德公參謀議以功加賜二萬石立花古文書按舊聞記慶長八年宗茂遊江戸東照公聞之召宗茂封陸奥棚倉食一萬石大阪之役以功加賜五千五百石敍元和

筑後守忠政

六年田中吉政子忠政夭無嗣封除。台德公賜宗茂舊封再徙柳河。近代實録公以其誠直無他爲宿衛臣親近之。毎宴會與丹羽長重侍世呼稱相伴衆。舊聞記寛永十四年冬肥前嶋原賊起。大猷公下教西海諸侯遣板倉重昌監其軍討之尋命松平信綱赴討召宗茂問計對曰賊雖死守食竭則自潰臣度賊資粮當不支明春若欲急夷之宜退軍三四里。下令誅止魁首脅從者盡宥之安居復業如此則豪將強兵守之猶且相疑離叛況於烏合之衆乎。

我因乘釁疾攻即城可拔也。公曰吾欲盡誅賊黨以懲將來乃從竭粮之策命宗茂佐信綱嗣子忠茂從焉。明年二月賊果食竭宗茂忠茂與諸將擊之賊盡伏誅淺川聞書。忠茂高橋直次子也。宗茂養以爲嗣。是歲宗茂傳封忠茂而老削髮號立齋。公臨其第賜刀及服。十九年十一月卒年七十六。墓誌立齋爲人忠勇有謀略善射事。大猷公寵遇優渥屢召見問戰功及年老賜帽杖許殿上用之初立齋之封棚倉也謁

尾張侯義直

台德公謝恩遂見大納言義直義直饗之語次從容謂曰請爲我語大津之役聞卿毎戰以寡破衆用何兵法立齋對曰當時僕罪不容誅然僕實蒙故太閤恩方其攻大津欲盡屠城兵會和議成而止僕所用兵法無所主臨時制宜耳僕平日待部卒無所親疎唯以愛矜撫恤爲務以故臨事致死此其所以制勝僕非有他術也義直聞之嘆稱義直性嚴峻其下多得罪者立齋蓋諷之也其再封柳河也立花壹岐謂曰故田中侯好治邸宅今君承之視外賓不敝陋不亦可乎立齋曰否美宅生

驕田中氏據筑後全國以大阪之役欠用度招謗議無他費財土木上已驕下亦惰焉吾不欲倣彼也。壹岐愧服。淺川聞書立齋既卒忠茂任侍從爲飛驒守高橋直次關原之役得罪沒封慶長十八年。東照公賜直次常陸國内五千石冒姓立花至子種次復舊封兩家子孫相繼至今。藩翰譜玉峰記

岡田僑曰余嘗遊府内觀大友氏城址既而過門司追想其與毛利氏搆兵慨然嘆興敗之有由焉。嗚呼國之有小人猶身之有疢疾也人誰不知疢

疾之可畏而常嗜甘味不自戒者以其甘於口也世主誰不知小人之可惡而常寵任不悟者以其阿諛承順喜功興事深合已意也蓋人主之用兵其初莫不惴懼自戒及其稍得志則謂無復足憚遂凌侮敵國輕用甲兵而老臣宿將遠慮持重者皆斥遠之以為老怯不足任於是無識無耻貪權懐利之徒爭迎合其君僥倖其成功功成則益固其權不成則歸咎於其君此大友氏所以寵田原紹忍取覆亡之禍也宗麟初志在復遠祖親世之

業而親世所領不過豐筑肥數州耳宗麟用戶次鑑連齋藤鎮實等勵精養鋭數破毛利氏所向有功盡復其舊圖於是意滿志驕欲弁遠祖未能弁之國輕擧妄動遠攻嶋津氏當是之時諸將皆以為不可宗麟乖衆議獨聽紹忍一敗喪氣不復振猶武田勝賴用長坂跡部之言取長篠之敗也勝賴承信玄緒業固與宗麟經營鎮西不同然恃於勝鋭於功名委任小人以致敗者未嘗異也蓋勝賴之亾兆於高天神之功宗麟之亾始於門司之捷勝賴有高天神之功而高坂馬場諸將之計不用宗麟有門司之捷而鑑連鎮實等之諫不聽嚮使此二君當用兵之初稍失利有所懲戒則其禍不至如此之速也悲夫至如義統柔懦不斷庚子之役有一統幸不能用其亡不亦宜哉

又曰大友氏事無可稱道而立花氏以其族將起身功烈甚偉而余所深感者為立花之役方嶋津氏攻二筑鎮西震駭不下者巖屋寶滿立花數城而已紹運宗茂各守孤城拯援四絕而巖屋先受

圍紹運守節死之吾觀其荅新納藏人引義慷慨誓死不顧雖張巡睢陽之守蓋不過之嶋津氏兵已陷巖屋寶滿以為立花可不攻而下也而宗茂不屈以死拒之及敵兵去尾擊破之又攻拔高鳥井城是其最難者也異日朝鮮之役數畫策建大功者已兆於此矣或曰宗茂慮巖屋難守勸其父守寶滿紹運不肯宗茂覩父之急不自赴援而遣其將何也曰各有城守之責也道雪以大友氏宿將積功勞領立花而宗茂繼道雪後則義當與城

存亡不得棄之從父也且是時敵兵方猖獗乘累勝之勢圍彈丸黒子之城萬無活路惟得死所而死此宗茂之意而豈圖得其全哉故宗茂之不自赴援猶紹運之不肯棄城也豐臣太閤嘗曰方今勇士西則立花宗茂東則本多忠勝長湫之役忠勝以五百騎躡太閤數萬之衆宗茂以孤城拒嶋津氏皆出於節義而太閤所以深稱二人者亦以此歟

日本外史補卷之七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三輯

雜史

[General Information]
□□=14664089
SS□=14664089